

东西晋演义 明 杨尔增著

第一回 王浚王浑大争功

庚子太康元年五月，却说晋世祖姓司马氏，名炎，字安世，乃河南人。司马昭之子，司马懿之孙也。篡魏陈留王之位，自立为世祖武皇帝，国号大晋，改元太康，都于洛阳。是岁首月，帝以杜预、王浑、王浚三将率水军十五万去伐江东，所向皆克。

浚兵直抵石头，吴主孙皓大惧，面缚舆榦，诣浚军门投降。王浚焚榦受降，遂入建业屯扎。封宫门府库，令人守把，待王浑至。

明日，王浑兵始济江，闻浚已专受纳吴降，先得入城，因此王浑以浚不待己至，先受皓降，意甚愧忿。欲以兵攻浚，当参军何攀谏止之。攀又急来劝浚曰：“足下成此大功，朝廷所闻。奈王将军疾足下专纳吴降，不待其至，心甚有不忿之意，欲将兵来攻足下。昔许由、巢父曾让天子之贵，今世称为大贤。足下何不效之，以是功让与之，岂不美乎？”王浚曰：“市道之人，尚争半钱之利，灭吴大勋，安肯逊彼？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。天生德于予，王浑其奈我何？吾不惮之！”何攀又曰：“功既不让，可将吴主孙皓付与王浑，吾与公二人讲和此事，云何？”浚曰：“此言可依。”遂以孙皓付与何攀，攀请吴主皓出军门，同见王浑，浑令人监之，方释此忿。

史说王浚，字士治，乃宏农郡人，家世二千石。浚博览坟典，美容貌，不修名行，不为乡曲所称。晚乃变节，疏通亮达，恢廓有大志。起宅开门前路，广数十步，邻人或谓之太过。浚曰：“吾欲便长戟、幡旗。”众咸笑之。浚曰：“陈胜有言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”

州郡辟为河东从事，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，择夫不嫁。

邈乃大会佐吏，使女于内观之。女指浚告母，邈遂以女妻之。

后除巴郡太守，吴境兵士苦役，生男多不养。浚乃严其科条，示之宽其徭税，迟之孕育者与休复，所全活者数千人。浚至夜，梦悬三刀于其卧屋梁上，须臾又益一刀。惊觉，意甚恶之。次日，问从事孚毅，毅再拜贺曰：“三刀为州，又益一者，明府其临益州矣。”后果迁为益州刺史。今伐吴有大功，王浑欲争之。而王浑虽得监孙皓，心终不悦，阴使奸细人备书，令其子王济表浚违诏不受节度。当周浚、何攀谏而不纳。

却说其子王济得父之书，浼有司奏知武帝，请以槛车囚浚。

武帝弗许，命有司以诏书入吴，责浚违诏不受节度。王浚大惊，令人入朝上书曰：臣前被诏，直造秣陵，以十五日至三山。浑屯北岸，遗书邀臣。臣因水军风发，不遑回船，及以日中至秣陵，暮乃得。

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，欲令明日还围石头。又索诸军人名定见，臣以为皓

已来降，无缘空围石头。又兵人定见，亦非当今之急，不可承用，非敢忽略明制也。事君之道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

若顾嫌避咎，此人臣不忠之利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

武帝览书，知王浑嫉浚功高于己，冒奏朝廷，故不责浚之罪。王浑见武帝不罪王浚，又使人驰书周浚，云浚烧皓宫得宝，私不入朝。又奏，武帝弗听。王浚探知，连忙复遣人上表曰：臣犯上干主，其罪可究。逆忤贵臣，祸在不测。孙皓方图降贡，左右已劫其财物，放火烧宫，臣至，乃救止之。周浚先入皓宫，王浑先登皓舟，及臣后入，乃无席可坐。若有遗宝，则浚、浑已先得之矣。今年平吴，诚为大庆，于臣之身，更受咎累也。

武帝览表，作置不问。却说杜预与王浑、王浚等既受吴降，领众振旅还京。次日，王浑、杜预、王浚等将同吴主面君。吴主皓拜伏称臣，武帝宣皓上殿，赐绣墩而坐。武帝曰：“朕设此座待卿久矣。”皓曰：“臣在南方，亦设此座以待陛下。”

武帝大笑，设宴待之。封皓为归命侯，以其子孙瑾为中郎将，随降臣宰皆封列职。丞相张悌死节，封其子孙。史臣断之云：《历年图》曰：破虏坚以孤远之兵，决忠愤之志。首犯贼锋，深入洛川，除扫陵寝，有足多者。讨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众，挥马箠以下江东。耆儒宿将，狼狈失据。开地千里，真英才也。文帝承父兄之业，师友忠贤，以成前志。赤壁之役，决疑定虑，以挥大敌。非明而有勇，能如是乎？奄有荆扬，薄于南海，传祚累世宜矣。侯官、景帝皆明惠敢决，有先世之风。

归命骄悖残虐，深于桀、纣，求欲不亡得乎？

却说王浑、王浚二人因伐吴构怨，不相推伏，互各争功，因是武帝未曾封赏诸将。时王浑表浚违诏不受节度，专擅吴降，宜以加法庶禁。将士知，劝武帝弗从，由是灭吴之勋不有封赏。

王浚自以功大，而为王浑及党与所挫抑，每入朝，奏帝曰：“臣有汗马之劳，而为指鹿之愬却似一无功业矣。臣非敢图赏，所以激发之后将士勇于立勋。”武帝亦不之听。浚不胜忿愤，径出不辞，帝亦容恕之。次日，有司奏王浚违诏，人放纵，宜请付廷尉问罪。武帝不许，命廷尉刘讼校二人事功，讼以王浑为上功，以王浚违诏为中功。帝怒刘讼折法失理，左迁京兆太守。既而，诏增贾充及王浑邑八千户，进浑爵为公，以杜预、王戎皆封县侯，诸将赏赐有差。策告羊枯庙，封其夫人为万岁乡君，食邑五千户。

至是，王浚每日在家，怨望朝廷。时有浚之外亲，益州都护范通，知其挹意，因谓浚曰：“将军功则美矣，然恨所以居美者，未尽善也。”浚问曰：“何如？愿闻其详。”通曰：“将军旋旆之日，角巾私第，口不言平吴之事

。有问者，辄曰：‘圣主之德，群师之力，老夫何功之有哉？’如斯颜子之不伐，龚遂之雅量，何以过之？此藺生所以屈廉颇也。王浑能无愧乎？安能潜也？”王浚曰：“吾始惩邓艾之事，惧祸及身，不得无言。夫不能遣诸胸中，是吾偏也。”于是王浚愤挹之。其时人亦以浚功重报轻，为之叹息。当博士秦秀上表，论王浚功高枉屈，武帝始迁王浚为镇东大将军，封杜预为襄阳县侯。因此浚大悦，谢恩归第。杜预亦谢恩，辞武帝出镇襄阳。

预到襄阳，以为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乃勤于讲武，申严戍守。史说预不跨马，射不穿甲，而用兵制胜，诸将莫及。

## 第二回 罢武备诸胡兵起

却说晋武帝以为天下平息，四海晏然，聚集文武商议罢州郡武备。大臣山涛谏曰：“州郡之兵留防境患，古来有之，岂宜去也？伏望陛下学古制而获大治，慎先谏以怀永图。”武帝弗听，自主决之。次日出诏，往发州郡，命州郡悉去兵政。其诏曰：昔在汉末，四海分崩，刺史内亲民事，外领兵马。今天下为一，当韬戢干戈，刺史分职，皆为汉氏故事。悉去州郡之兵，大郡置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为例。

时交州牧陶璜见诏，以为不可，亦上言曰：交州东西数千里，不宾属者六万余户，服官役才五千余家。

二州唇齿，惟兵是镇。又宁州诸夷，接据上流，水陆益通。州兵未宜约损，以示单虚，州郡之兵，宜存卫边城，不可约损。

时山涛极言不宜去州郡武备，帝拒不纳。至永宁以至盗贼蜂起，州郡无备，不能擒制，天下大乱。

初，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入居辽西棘城之北，号慕容部。

至孙涉归，迁于辽东之北，内附中国。数从征讨，有功拜大单于。至是始叛，以兵五万寇昌黎，此乃戎乱之始。如涛、璜所言，因此各州郡雪片上表，入朝奏知武帝。武帝大惊，急与群臣计议。颁诏去各州郡，命刺史各兼兵民之政，因是州郡镇之政尤繁重焉。天下不宁，其后诸胡因忿愤，杀害长史，渐为民害。是因此当时都御史郭钦等上疏曰：戎狄强胡，历古为患。魏初民少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，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宏农，往往有之。今虽服从，若百年之后，有风尘之警，胡骑自平阳、上党，不三日而至孟津。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尽为戎有矣。伏望陛下以平吴之威，谋臣猛将之略，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此万世之长策也。

武帝览之，弗从。曰：“秦始皇时筑墙万里以防胡虏，谁知祸起萧墙之内，不在匈奴之中。今天下一统，谁敢贰叛？”

因谓群臣曰：“朕闻治天下有道在于得人，卿等何如不举贤良、方正有才

之士入用，专进迂阔之言？”言讫，命有司发诏往各州郡，命举贤良、方正、才学之士赴选朝用。

颁诏去讫，大臣何曾上言曰：“臣闻广陵华谭有殊节操，好学敏慧。陛下若能用之，国政可定。”武帝曰：“既有此贤，即宣至京中，亲试策之。”于是遣使往广陵，诏华谭至金阶之下。

谭拜舞毕，武帝亲策之。曰：“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风。然北有未服之虜，西有丑施之氐，故谋夫未得高枕，边人未获晏然，将何以长泯斯患，混淆六合乎？”华谭对曰：“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，祖乾纲以流化，顺谷风以兴仁，兼三才以御物，闻四德以招贤。故劳谦日昃，务在择贤俊，义龙跃，帝道以光也。”武帝嘉其对。又策之曰：“舜以二八成功，文、武以多士兴周，夫制化在于得人，而贤才难得。”谭又对曰：“今州郡贡秀孝，台府简贤良，譬南海不少明月之宝，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。”武帝悦之，以为郎中，于是罢朝。

### 第三回 袁甫衔玉于何勛

史说淮南袁甫，字公胄，亦好学，以词辨见称。知朝廷招举贤士，及闻中领军上将军何勛重贤纳士，敬往谒之。因言曰：“甫乃驽钝之才，不足以骋千里。百里花封，能为剧耳。久闻将军爱士，吾侪方怀干禄，何不纳之？”勛笑曰：“今子之请，徒欲宰县，反不思为台阁之职，何也？”甫曰：“人各有能，譬缙中之好莫过锦绣，不可以为韬；谷中之美莫过稻粱，不可以为齏。是以贾霸驰名于州郡，而息誉于京邑，廷尉之才，不为三公，自昔然也。”勛闻之大悦，除为松滋令。

时慕宾石珩闻甫能辩，故难问曰：“卿果能辩，乃今寿阳以西何以恒旱？寿阳以东何以恒水？”甫应声答曰：“寿阳以东皆是吴人，夫亡国之音哀而思。鼎足强邦一朝失职，愤怒甚积。积忧成阴，阴积成雨，雨久成水，其域恒水也。寿阳以西皆是中国，新平强吴，美宝皆入。志盈心满，用长欢娱，《公羊》有言：‘鲁嬉悦，故其域旱。京师若能抑强扶弱，先亲后疏，则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矣。’君虽高士，安识此理耶？”

珩因是服其高辩，敏捷胜己，后不复问难。

史说皇甫谧，字安士，安定人，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也。

因承继后叔艾益，徙居新安。年二十，不好学，游荡无度，人人咸以为痴。尝出游得瓜果，辄进于后叔母任氏。任氏谓曰：“《孝经》云：‘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。’汝今年逾二十，目不存教，心不存道，无以慰我。汝谓瓜果进以为孝乎？”因叹曰：“昔孟母三徙以成仁；曾父烹豕以存教。岂我居不卜邻，教有所阙，何尔驽钝之甚耶？修身笃学，汝自得之，于我何有？”因对之流涕。谧乃感激而就乡人席坦受书，勤力不担居贫，躬自稼穡，带经而农。遂博

览典籍百家之言，殆有高士之志，以著述为务，自号“玄晏先生”。时举孝廉，郡邑交荐，朝廷亦屡征，皆不应命。而所著诗赋诂诵论难，及撰帝王世纪，高士、逸士、列女等传，并行于世焉。

#### 第四回 北魏祖逢天女配

却说北魏之先出自黄帝，黄帝之子昌意，昌意之子受封北国。有大鲜卑山，因此以为号。其后世为君长，统幽都之北，广漠之野。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，不为文字，刻木结绳记事而已。时事远近，人相传授，如史官之纪录焉。黄帝以土德王，北俗谓土为拓，谓后为跋，故以为氏。

其裔始均事尧时，逐女魃于弱水。北人赖其勋，舜后命为曰祖厯。三代至秦汉，獯鬻、猃狁、山戎、匈奴之属，累代为害中州。而始均之裔不南下，是以载籍无闻。积六十七代，至成皇帝，讳毛方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威振北方。宣帝南迁大泽，方千百余里，厥土昏冥沮洳，谋更南迁，未行而崩。献皇帝时，有神人言：“此地荒遐，宜徙建都邑。”献帝年老，仍以位授子圣武皇帝，命南移。山谷高深，九滩八阻，于是欲止。有神兽似马，其声似牛，导引历年，乃出，始居匈奴故地。

其策略多出宣、献二帝，故时人并号曰“推寅”，盖俗云钻研之义。传至拓跋诘汾，为人孤弱，诸部各散。

却说北魏圣武，姓拓跋，讳诘汾，曾亲耕于山泽。忽一日，歛见辘辘自天降下。诘汾奔前去观，见一妇人，生得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，前来相见。谓诘汾曰：“吾乃上界天女，玉帝因见君祖宗积德，敕吾降凡，与君为室。君不嫌丑陋，乃妾之幸耳。”诘汾曰：“蒙天帝赐有姻缘，何德以当之？”言毕，遂与施禄相携手回第，设筵相待。至夜二人成亲，欢会三日。天女辞曰：“吾今请还天宫，不敢久留。吾昔受命于天，只许三日姻缘，今已满足。吾去之后，期年周时，与君后会于前日相见之处，不可遗忘。”言毕，相辞欲行。诘汾不忍相离，因留恋之，而天女化清风不见。

后诘汾自天女归天之后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一载。

猛然思起天女临别之言，至是日，依然径入山泽伺候。不霎时，见天女驾五彩祥云，自天下来，抱着一个小儿，近前与诘汾相见。曰：“别来无恙，幸不失信。”以此抱小儿授与诘汾。又曰：“此是君之子，乃当世帝王也，君宜善抚育之。”言毕欲行。诘汾接得小儿，拖住天女曰：“一日夫妻，百夜恩情，自卿归天之后，忘食失寝，要想一会，不能得见。今蒙降临，何忍言去？可同我归第，再叙一夜，明早归天未迟。”天女曰：“此乃天帝之敕，与君姻缘，只能在此遇，岂敢再延？”语终，化清风不见。因是诘汾垂泪，抱着小儿归家恩养，取名“力微”。

黄帝修德上天知，敕降神女为裔妻。

不觉明年产真主，北代从斯作帝畿。

## 第五回 夷夷兵犯没鹿回

却说光阴易过，倏尔数年。力微长大一十余岁，容貌奇伟，文才出众，武艺超群。因无舅家，故北代诸部时人谚曰：“诘汾皇帝无妇家，力微皇帝无舅家。”时诘汾发疾而崩，力微痛之，安葬哀毁逾礼。丧事毕，有没鹿回部大人窦宾，闻力微有雄杰之度，召之为部长，自此乃依窦宾为将。

却说西部酋长夷夷，以兵一万扰境，掳掠畜产。窦宾亲领胡兵二万人，出界拒敌。次日，两军相遇，窦宾亲自出战，大骂：“野犬逆贼，何敢侵境！”夷夷见其大骂，忿怒勒起坐下马，抡起手中枪，走奔阵前，更不打话，直取窦宾。宾亦舞大捍刀出迎。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，二人战了十合，窦宾气力不加，勒住跨下马，收回手中枪，走回本阵。夷夷赶来，见宾走已远，夷夷就左手拈弓，右手搭箭，望窦宾心后一箭。窦宾听得弓弦一响，急翻身下来躲过，那箭正中马胫，马即死于阵前。

夷夷见宾死了战马，拍马来追。将及追至，恰力微领兵到，见宾无马，急以所乘之马与宾骑之。大言曰：“大王急回本阵，小将出迎敌兵。”言毕，以步兵接战。力微以步兵摆开，与夷夷交锋大战，战上三十余合，夷夷抵敌力微不住，骤马奔回本阵，被力微驱兵奋击。夷夷大败，退还本国去讫。力微连追一百余里，方始鸣金收兵回城。

次日，宾聚集诸部大人问曰：“孤昨与夷夷交战，被他射死战马，险些被擒，不知甚人将骏马与我骑之，方得脱此大难。我在乱军之中，杀得头昏眼花，忘记其人，汝等可自白之，我必酬其大功。”是时，力微隐而不言。当左右大人对曰：“前日阵上救大人者，乃拓跋力微也。”窦宾大惊，问力微曰：“孤三问，卿如何不答也？”力微曰：“此大王洪福，诸部之力，小将何功之有？”窦宾大喜曰：“我今将国划半分卿，酬卿大功。”力微固辞曰：“臣食君禄，当尽犬马之力，岂图赏也？”

固推不受。宾愈敬之曰：“子贡辞赏，后人羨之。而卿如此，何以为报耶？”又曰：“吾有爱女金玉公主，不与凡子，今赐与卿为妻，勿得再推。”因是力微从之。选日纳聘礼，就迎公主，过门成亲毕。自此以后，宾甚宠用之，常思报其前勋。

忽一日，谓力微曰：“孤闻韩信据齐不得，张良择地而封。欲委卿以一方，卿谓何地可据，孤即授之。”力微曰：“韩信连百万之众，收四海之地，平秦灭楚，取赵挟燕，功盖天下，名闻古今。张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匡扶社稷，扭转乾坤，以三寸之舌，开四百年之基，成汉室之业，皆此二人

之力，高祖所谓人杰。臣于大王，无尺寸之功，止一马之力，何敢受其赐也？”宾曰：“富贵二字，世人贪之，恐不得至，卿何固辞？今授卿一所，吾欲南霸天下，欲卿效张良、韩信之立勋，故有是命，卿何却之？”力微曰：“臣见前贤所谓功盖天下者不赏，勇略振主者身危，未尝不思退避。富与贵，人情之所欲，岂不爱之？望大王法尧舜之仁，休效汉祖之疑。臣愿慕二贤之忠，望大王授臣北镇长川，以图霸举。而臣既承半子之分，而思欲随部奉事大王，不舍远离。”宾曰：“男儿所志在功名，别何足惜离？”又曰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卿可同金玉公主速去镇守长川，就以其地授卿，以为汤沐之邑。”因是封力微为北部大人，命其往镇。于是力微拜辞宾，领金玉公主同去长川镇守，收纳亡叛，延揽英雄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由是旧部人马悉来归附。数年之间，军威大振。

谁想光阴迅速，寒暑更迁，不觉宾染病将危，乃唤二子龙、虎至卧前，戒曰：“拓跋力微勇略无双，吾死之后，不可疏慢此人，功多不伐。当以国事见委，勿以常人遇之。”

言讫而卒。龙、虎二人举哀发丧于西陵，宾代父领其诸部十万之众。

## 第六回 宾龙以谋攻力微

当宾代父位领众，使人持孝书来报知公主、力微。力微接得孝书，方知岳父宾于十月内身故，辟踊恸哭，昏倒于地。

左右急劝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何苦如是？”力微始拭泪入内，说与公主。公主涕泗交流，命排车马，要同力微回国吊丧。力微急止之曰：“吾观舅舅龙、虎二人，昔尝屡起害我之心，今若归国，恐中其谋。宜先以人打探消息，方可回国。”公主听见其说，犹豫不行。因此打发使人回去，只推力微有疾，不能远行，待瘥可再来补礼。使人得是语，忙回归报知宾龙。

宾龙大怒，乃召宾虎入内，议曰：“力微诈病不来奔丧，必有异志。前日细作人回说，力微在长川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今若不除，久则为患。吾欲讨之，恨力不加，汝有何计可以教我？”宾虎曰：“吾有一策，使力微不能脱吾毂中。”龙曰：“有何高计？愿闻其略。”虎曰：“可使人再去长川对力微说，我父亲临死之时，嘱咐我兄弟二人，他死后汝可起军发马去攻取北川，与妹夫力微以作嫁资，却把长川易还我部，此计若何？”龙曰：“北川迢迢，取之不易，此计莫非不可。”虎笑曰：“你道我真个去取北川与他？只以此为名，实欲取长川，教他不作准备。今假说去取北川，必要从长川经过。若过长川，力微必然出来劳军，就问他索钱粮，去到城下，一鼓而擒住了力微，以除吾之后患也。故兵法曰：‘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’”龙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言毕，即遣使人授此意，投长川去见力微。呈上书信，与力微、公主同看。

力微观书讫，对公主说道：“龙、虎二位大舅欲起兵取北川与我为嫁资，要我应付钱粮，犒劳三军。”公主大喜，以为是实。惟力微心中半信半疑，只得打发使人回去，道军马一至城下，准备粮草、牛酒，犒劳三军。

使人去讫。公主曰：“难得兄弟如此好心，代取北川。你可准备粮草、牛酒，犒劳三军。”力微笑曰：“你道窦龙兄弟二人真去代取北川？欲来攻我也。”公主曰：“如何是来攻我也？”力微曰：“龙、虎二人自讨死耳！这等计策瞒小儿也瞒不过。”公主再问：“如何是计？”力微曰：“乃是投饵钓鱼之计也。虚取北川，实欲来害我也。只等我与公主出城劳军，就势拿下杀之，攻我无备也。”公主曰：“二贼不念我同胞共乳，要来谋害，如之奈何？”力微曰：“公主宽心，收拾窝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，只等二人前来，他便不死，也九分无气。”言讫，唤北部王才至曰：“你可持书去见那窦龙兄弟，说道我闻知二位舅舅起兵代取北川，心中大悦，难得二位舅舅如此好心，称谢不荆今准备牛酒、粮草整齐，专待军马来，到与公主出城迎接。”王才领其言语及书信，忙来没鹿回部，即入宫内，呈上书信，具说力微之言与龙、虎二人。二人听讫，大喜，王才即时告辞，归长川报知力微。力微又唤大将于龙来听了计策，如此如此，其余我自有摆布，自作准备。

龙虎决策取长川，神元先知第一筹。

贪图香饵钓鳞鲤，谁想翻身入浪游。

## 第七回 拓跋力微霸长川

却说窦龙二人得力微回书，抚掌大笑曰：“你原来今番中吾计策也。”即时遣甘宇为先锋，自与徐丁为二队，凌蒙为后队，共计五万，水陆并进，望长川进发。龙与虎二人自在船上，时复欢笑，将谓力微中计。迤迤而行，前军已至川口，龙、虎叫问：“前面有人迎接否？”人报力微令王苻来见。窦龙唤王苻入船中，问：“劳军如何？”王苻曰：“主公皆准备停当，但钱粮陆续起运。”龙曰：“驸马何在？”苻曰：“在长川城门外相待，与大王把盏。”龙、虎曰：“今为汝家事，劳军之礼，休得轻意。”王苻领了言语，先回去了。

窦虎将战船密密排于河上，依次而进。看看至林安，并不曾见有一只船，又无人迎接，河面上静荡荡的。忽哨船回报，长川城上插两面白旗，并不见一个人影。窦龙二人并牵战马，亲自上岸跨马，带徐丁甘宇一班儿军官，并虎贲千余人，径往长川。来到城边，不见动静。窦龙二人乃勒住马，令前军大叫城上守门军将曰：“谁在城上？今有没鹿回部窦龙二位大王亲自在，请汝主驸马相见。”忽一声梆子响，白旗倒处，二面红旗竖起，城上军人一齐排立刀枪。敌楼上于龙出曰：“大王此行，端的取北川如何？”窦龙等曰：“吾替汝王取北川相赠，以为嫁奁之资。”于龙曰：“吾主人已知大王投饵钓鳞之计



，故使吾等安排军马守城，大王休来。”窦龙闻知，勒马便回。探马报曰：“四路皆有埋伏，军马一齐杀到。关明从河陵杀来；张因从岂居杀来；黄由从河安杀来；魏正从长川小路杀来。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，喊声远近振十余里，皆言要捉二位大王。”窦龙二人大惊，坠于马下，左右急救，得扶起上马。

时四面军马杀将拢来，龙、虎忙率军马拼死杀出，那里冲突得出？四面军马拥至，将龙、虎二人杀讫，余兵无主，各自溃去。

力微方始退阵鸣金，收军入城。是日，于龙、张因二人献窦龙兄弟首级，力微令人收拾尸首，一同葬于城东十五里地内。

当力微既诛了窦龙兄弟，乃议招军，招其部众。其诸部大人悉引众前来降顺，因此得控弦之士二十余万人。次日，诸部大人商议，尊拓跋力微为神元皇帝，总统部众，大封功臣。至是，知定襄之盛乐有天子之气，乃引诸部大人复迁都于盛乐城。始起觊觎中原之志，因遣太子沙漠汗入中原奉贡，就使观中原风土如何，意欲吞并。

沙漠汗领父命，带名马珠玉来中国。不数月，来到京都，以金宝骏马朝见晋武帝。武帝大悦，受其贡礼，乃留沙漠汗在洛阳太学中读书。居岁余，沙漠汗思归，乃上殿奏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些有方。臣父母春秋已高，乞回奉养。”武帝闻奏，欲令人送其归国。当大臣卫瓘奏曰：“沙漠汗资质雄异，不可遣归，恐为后患。今若放他回去，正如龙归大海，虎入深山，将不可服矣；不如留之，使以金帛赂其国中诸部大人，令其间谍神元，使彼父子不亲，弃之不取，此乃中华之福，不然贻患后世矣。”武帝犹豫。沙漠汗来，屡上表要还。武帝沉吟，欲不放其归，匈奴方强，恐其扰境；欲放其还，恐其有异。见沙漠汗辞表情切，只得多以金帛赐之，用十分恩义结之，遣人护送其还。当沙漠太子得圣旨准放其还，即忙入朝拜辞武帝，次早登程。

行数月，来至阴馆城。先遣人入国，报父神元。神元设位。

近臣奏曰：“太子沙漠汗先年入贡中国，观覘虚实，今差人来报回国，已至阴馆。”神元大喜曰：“既太子归国，诸部大人可去阴馆迎接。”诸部大人即出，以酒馔来阴馆迎接。参拜太子讫，各以酒把盏，酒至半酣，沙漠汗仰视空中，忽有一只飞鸟。其时沙漠汗在中国，带得弹子在袖中，便以左手拈弓，右手搭弹，望空中一放，正中飞鸟颈子上，死落在地。时匈奴诸部大人不识弹子，又不见羽箭，以为沙漠汗空弓射得鸟落。诸部大人俱各大惊，皆以为神。密相谓曰：“今太子入中国，被服同南，更兼有此奇术，射不用箭，他日神元万岁后，太子统国，必然变易旧俗，吾等必不得志，亦难保善终矣。不如先走入朝，奏知万岁，说太子今回国，臣等观动静，必有贰意。更兼学得有奇术，空弓射落飞鸟。又带南人而还，臣恐太子篡位争权，变易旧俗，国不得安。

”诸部大人计议已定，就辞太子沙漠汗，先驰还内，以前所议之计，奏知神元。神元大惊曰：“既如此，当如之何？”诸部大人奏曰：“圣上更有贤子，不若除之，免其后患。陛下不纳臣言，诸部各散。”神元无奈，因言当即除之。

于是，诸部大人矫神元诏出朝，将太子沙漠汗执下，暴其罪曰：“太子沙漠汗奉晋数年，不思还国事亲，今反带南人而归，必有叛心，此乃大不孝也。今封鸩酒一壶，黄罗五尺，宝剑一口，命其自荆”沙漠汗听见其诏，大哭一场，乃饮鸩酒而亡，因此沙漠汗被害。神元悔之，乃命收葬，谥曰文皇帝。

## 第八回 束皙诚心祈天雨

却说中国吴中大旱，连月不雨，百姓屡祈未应。史说束皙，字广微，阳平元城人，汉踈广之后。王莽末，广曾祖孟达避难，自东海定居沙鹿山南，因去踈之足，遂改姓束焉。束皙博学多闻，少有德行，远近皆知。时值天旱无雨，百姓相谓曰：“吾闻仁德动天，致诚感应。今闻此处束广微先生仁闻州里，德播日新，不如请其求雨，天必有济。”众耆曰：“然！”因是百姓来请束皙祈雨，皙欣然从命。斋戒沐浴，祷告上天。须臾，天即下雨，三日不息，万物回生。由是百姓感之，乃作歌歌之曰：束先生，通神明，祷天三日雨零零。我黍以育，我稷以生。何以酬之，愿束长生。

束皙自此朝野知名。武帝闻知，擢为著作郎。

时武帝朝会群臣，问中郎挚虞曰：“三日曲水之义，卿知之乎？与朕言之。”虞曰：“汉章帝时，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生三女，三日俱亡，时人以为怪，乃招携之水滨洗祓，遂因水以泛觴，其义起于此也。”武帝曰：“必如卿之所议，便非嘉事。”时皙在侧，因进曰：“虞小生，不足以知，臣请言之。昔周公成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，故逸诗云：‘羽觴泛波。’又秦昭王置酒河曲，见金人捧水心之剑，曰：‘令君制有西夏，乃霸诸侯。’因此立为曲水。二汉相缘，皆为盛集流至今也，何得以三月生女即死之义耶？”武帝大悦，曰：“卿才果有大过人者。”就以皙为尚书郎，赐皙黄金五十斛。皙谢恩而退。

## 第九回 刘毅对帝似桓灵

辛丑太康二年三月，武帝诏选吴孙皓宫人五千入宫内，朝夕淫乐游宴，怠于政事。其掖庭殆将万人，卫从常乘羊车，恣其羊车之所至，便宴寝其宫。其时武帝既乘羊车游寝宫庭，宫人竞以竹叶插户，盐汁洒地，以引帝车入宫。于是后宫乱宠，无次序矣。

却说皇后杨氏，其父杨骏，字文长，宏农人也。官拜车骑将军。时武帝以后宠，封杨骏为临晋侯。当中书令褚碧与尚书郎郭弈等谏之曰：“夫封建诸侯，所以藩屏王室也，后妃所以供粢盛，宏内教也。今后父杨骏，虽有国戚之尊，却无汗马之劳，安可封侯？”二人因上表称杨骏小器，不可以任社稷之重

，恐乱天下之始。武帝怒而不听，益宠杨骏。于是，杨骏势倾天下，任意横行。

却说武帝自太康以后，天下无事，不复留心万机，惟耽酒色，请谒公行。杨骏与弟杨珧、杨济势倾朝野，公卿大夫无有不惮之者，故时人号为“三杨”。时太尉何曾因朝回第，谓诸子弟曰：“今皇上以吾为太尉，吾每宴见，未尝闻经国远图，惟说平生常事，非贻厥孙谋之道也，及身而已，后嗣其殆乎？汝辈可以免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属必及于难矣。”

壬寅太康五年，武帝设朝，君臣礼毕。武帝问司录校尉刘毅曰：“朕可方汉之何帝？卿实言之。”毅曰：“桓、灵似陛下耳。”武帝曰：“朕何至于此？”毅曰：“桓、灵卖官，钱入官库。今陛下卖官，钱入私门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”是时武帝卖官，钱入宫，故毅言之。当武帝大笑曰：“桓、灵之世，不闻此言，今朕有直臣，故为胜之耳。”因赐毅金二十斤。

时毅纠劾豪贵，无所顾忌，人皆惮之。

#### 第十回 石崇与王恺斗宝

史说石崇，字季伦，生于青州，故小名齐奴。少敏慧，勇而有谋。其父石苞临终分财与诸子，独少与崇。其母以为言：“何不均分，使崇少也？”苞曰：“此儿虽小，后自能得。”

及其年长二十，为修武令，有能名，迁为阳城太守。因伐吴有功，封为安阳乡侯，累迁侍中。武帝以崇功臣之子，有干才，深器重之，出为南中郎将，荆州刺史，领南蛮校尉。石崇颖悟，有才气，而任侠无行检。在荆州时，私与从人劫远使商客，以致大富，因此不资久之，后拜为太仆，因出镇下邳。崇有别馆，在河阳之金谷，一名梓泽，饯送者倾都畅饮于此，故号为“金谷园”。是岁，武帝又拜崇为卫尉。崇家中财产丰积，室宇宏丽，后房百数，皆曳锦绣，珥金翠，丝竹尽当时之眩庖膳穷水陆之珍，富盖天下，无有贰也。

时后将军王恺，乃文明皇后之弟也，家中亦大富，爱于射竞，以奢侈相高。一日，武帝设朝罢，退出外殿。石崇、王恺二人俱各夸诞，王恺说：“我家中以饴饫釜”；石崇说：“我家以蜡代薪”。这边道多，那边道胜。众僚友因谓二人曰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。公二家休在此争论，凡家中有甚奇异珍宝，请出相斗，方见高下。”当王恺使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，石崇使人作锦步障五十里；崇涂屋以椒，恺用赤石脂。僚友见崇胜恺，俱称羨不已。武帝闻王恺与石崇斗宝，乃宣恺入，取珊瑚树高二尺者赐恺。恺大喜，拜谢出内，即以珊瑚示石崇。

石崇接过看了，以铁如意击碎。王恺大怒曰：“你无此宝，故打碎，欲与相妒。”崇大笑曰：“君不足为恨，吾自偿之。”

乃使人取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，条干绝俗，光彩耀目，以示王恺，因以赔恺。僚友劝和，各回第讫。当司马傅咸上书于武帝曰：先王之治天下，食肉衣帛者有制，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。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，由于简也；今土广人稀而民不足，由于奢也。欲时人崇俭，当诘其奢。奢不见诘，转相高尚，无以穷极矣。

帝览，谓咸曰：“王、石自相射竞，何干兴废，卿何多言耶？”弗听傅咸之谏。

却说尚书张华，先因伐吴都督幽州军事，以文学才识名重一时，论者皆谓宜为三公。荀勖、冯统以伐吴之谋，深嫉之。

先时，武帝知张华才能，故使人问华，谁可托后事者。华曰：“以明德至亲，莫如齐王。”及此，武帝使人征之，齐王忤旨不至。帝思华能，欲征张华。荀勖、冯统忌华所能，因而谮华于帝曰：“张华督幽州，抚循夷夏，誉望益振。而华参朝政，恐有钟会之变也。钟会之反，颇由太祖。今陛下征华亦然。”

武帝变色曰：“卿是何言耶？”统惊，即免冠言曰：“善御者必知其辘缓急之宜，故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；光武诸将由抑损克终，非上有仁暴之殊，下有愚智之异也，盖抑裁予夺使之然耳。会才智有限而太祖夸奖无极，使会自谓算无遗策，功在不赏，遂构凶逆耳。向令录其小能，节以大礼，则乱心无由生矣。”帝曰：“然！”统稽首曰：“陛下既然臣之言，宜思坚冰之渐，勿使如会之徒复致倾覆。”帝曰：“当今岂复有如钟会之徒？”因屏左右而言曰：“陛下谋画之臣著大功于天下太平，总戎马之任者，皆在圣虑矣。”帝默然。由是不征张华，征齐王司马牧入朝。齐王牧入朝用事，德望日拢荀勖、冯统、杨珧皆忌之。因设朝罢、统谮于武帝曰：“齐王攸私结群党，恐不利于社稷。”帝曰：“齐王乃先帝之所亲信，故朕委之以朝政，岂有异心耶？卿勿多言。”统曰：“陛下不信，诏诸侯之国，宜从亲者使，齐王独留京师，可乎？”勖又曰：“百僚皆归心齐王，陛下试诏之国，必举朝以为不可，则臣言验矣。”

武帝始以为然。次日，乃以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、都督青州诸军事，令其归国。国公王浑入朝上书曰：窃见齐王司马攸至亲盛德，宜赞朝政。今出之国，假以虚号，而无典戎干方之实，恐非陛下追述先帝、太后待攸之宿意也。若以同姓处之太厚，则有吴、楚逆乱之谋，汉之吕、霍、王氏皆窃人也。历观古事，轻重所在，无不为害，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耳。若以智计猜嫌，虽亲见疑，疏者庸可保乎？

武帝不听。扶风王骏、光禄大夫李熹、中护军羊琇、待中王济、甄德皆入

切谏，帝亦不听。王济与甄德见帝不听，又使其妻公主俱入宫，涕泣曰：“今使齐王归国，莫非内有小人献佞？且齐王国之至亲而不可信，况他人乎？望陛下留齐王，乃国家之幸。”因再四请帝留齐王攸。武帝大怒，出谓王戎曰：“兄弟至亲，今出齐王，自是朕家事，而甄德、王济遣妇人来生哭耶！”乃出甄德、王济。时李熹见武帝出济、德二人，亦以年老逊位，后卒于家焉。

太康四年正月，武帝设朝，命太常议崇锡齐王礼物，博士庾剪、秦秀等因上言曰：“考之古礼，三公无职，坐而论道，不闻以方任婴之。惟宣王救急朝夕，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，故其诗曰：‘徐方不回，王曰旋归。’但宰相不得久在外也。今天下已定，六合为家，将数延之三事，与论太平之基，而更出之，违旧章矣。望陛下诏齐王归朝，天下幸甚。”武帝弗听。

当祭酒曹志叹曰：“安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亲，不得树本助化，而远出海隅。晋室之衰，其可待矣。”乃上章极谏曰：古之夹辅王室，同姓则周公，异姓则太公，皆身居朝廷，五世反葬。及其衰也，虽有五霸代兴，岂与周、召之治同日而论哉！自羲皇以来，岂一姓所能独有？当推至公之心，与天下共其利害，乃能享国长久。是以秦、魏才得没世，而周、汉亲疏为用，此前事之明验也。志以为当如博士所议，诏宣齐王回朝，则朝廷幸甚，天下幸甚。

武帝览表，大怒曰：“曹志尚不明吾心，况四海乎？且博士不答所问，而答所不问，横造异论也。”遂免曹志官，其余皆赴廷尉问罪。廷尉刘诵奏劾等大不敬，法当弃市。帝从之。

尚书夏侯骏见帝曰：“官立八座，正为此时，博士不当加罪。”

帝始回心，独以骏议留中七日，乃诏劬等七人免死除名，命齐王攸备物典策，设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，黄钺朝车，乘輿之副从焉。却说齐王攸既被荀勖、冯统之谗，不得预政，在外愤怨发病，使人奏武帝，乞往守太后之陵寝。武帝不许。齐王病剧，武帝遣御医诊视。御医将行，勖等阴嘱曰：“汝去视齐王疾，不可下药，只便回来。主上问你时，只说无疾。”御医应诺，及去诊视脉息，病将危笃，不肯下药。诊罢复旨，皆言无疾，帝亦不深问。当河南尹尚雄谏曰：“陛下子弟虽多，但有德望者少。齐王卧居京邑，所益实深，不可不思也。依臣之愚见，可诏还京。”武帝不纳，尚雄愤恚而卒。齐王攸疾转笃，帝犹遣人催其上道，至是呕血而薨。其子司马冏发丧而归，武帝与百官亲临吊丧。司马冏号踊陈诉御医谎言父疾无恙，不肯下药，致误身死。武帝大怒，即命武士收御医，诛于市曹，以其首级祭之。初，武帝爱齐王攸甚笃，为荀勖、冯琇所构，欲为身后之虑，故出之。及其薨，帝哀痛不已。冯统侍侧曰：“齐王名过其实，天下归之。今自薨，是社稷之福也，陛下何哀之过？”

帝收泪而止。按齐王攸举动以礼，鲜有过失，武帝敬惮之，每引同处，必

择言而后发，因此朝野重之。

### 第十一回 刘毅论上中正九品

乙巳太康六年初，陈群奏帝，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之士，故令郡国各置中正之官，州置大中正，皆取本土之人，任朝廷官，德充才盛者为之，使途次等级，以为九品。有言行修著则升之，道义亏缺则降之。吏部凭之，以补百官。行之渐久，中正或非其人，好弊日滋。太尉刘毅入朝上疏曰：今陛下立中正，定九品，高下任意，荣辱在手，操人主之威福，夺天朝之权势。公无考校之资，私无告奸之忌，因心百态，营求万端，廉让之风灭，争讼之俗成，窃为天朝耻之。中正之设，损政有八：高下遂强弱，是非随兴衰。一人之身，旬日异状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，一也；重其任而轻其人，使驳论横于州里，嫌隙结于大臣，二也；优劣异地，首尾倒置，三也；禁人诉讼，使受枉不获上闻，四也；采誉于台府，纳毁于流言，五也；抑功实而隆虚名，长浮华而废考绩，六也；不问才之所宜，而但第为九品，七也；各任爱憎，以植其私，天下之人，焉得不懈德行而锐人事，八也。由此论之，职名中正，实为奸府；事名九品，而有八损。古今之失，莫大于此。臣愚以为宜罢中正面除九品，摒魏氏之弊法，更立一代之美制也。

晋武帝览之，大悦。虽善其言，终不能改也。

却说侍中王济因谏武帝宜亲齐王之事，免官久之。今齐王已薨，武帝因谓何峤曰：“我将骂王济而后官之，何如？”峤曰：“王济俊爽，恐不可屈。”武帝使人宣至，责让之曰：“卿知愧否？”王济曰：“尺布斗粟之谣，常为陛下愧之。他人能令亲者疏，臣不能令亲者疏，以此愧陛下耳。”武帝默然泪下，以王济为侍中。

却说齐王攸死，天咎屡见：河南荆扬大水；八月朔日食；冬，慕容廆兵五万寇辽西，辽西郡守章明以兵拒战败死，失去州郡。太庙殿陷，星陨如雨。或者以为齐王死屈，故有是变。

慕容廆既寇辽西，武帝甚忧之。群臣奏宜下诏招安，封其为鲜卑都督，则彼自降。武帝从之，使使捧诏往辽西，令东夷校尉以节封慕容廆为鲜卑都督，令来降。使人领诏，入辽西，见东夷校尉何龛，使人以书通知慕容廆。廆大悦，即以士大夫礼巾衣诣府门降何龛。龛恐其诈，乃严军以见之，廆即出，乃改服戎衣而入。左右问其故，廆曰：“主人不以礼待客，客何为哉？”龛闻，甚惭焉。于是，龛持节，开诏读之。廆跪听宣讫，谢恩而起。于是廆降晋，受鲜卑都督印绶，收兵徙居徒河西山去讫。

却说武帝极意声色，遂致成疾。时杨骏秉权，忌诸王有变，心生一计，密奏帝曰：“陛下龙体不安，自是主弱臣强，倘不豫，何以制之？宜封建诸王

，都督各镇，此万全之计也。”帝从之，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大司马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使镇许昌；又徙皇子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，使其都督关中；以司马玮为楚王，使其都督荆州；以司马允为淮南王，使其都督扬、江二州诸军事，并假节，令其归国，非宜唤不许入朝。又立皇子司马义为长沙王；立司马颖为成都王；司马晏为吴王；司马炽为豫章王；司马演为代王；立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。

武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司马衷，衷纳之，生皇孙司马通。

年五岁，宫中曾夜失火，武帝大惊，登楼以望。时皇孙司马通乃牵武帝裾入，暗中而言曰：“暮火仓卒，宜避非常，不可令照见人主。”武帝闻言，由是奇之。次日，武帝领皇孙司马通观豕牢，通言于武帝曰：“豕甚肥，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？”武帝嘉其说，遂使烹之。因抚其背，谓廷尉傅祗曰：“此儿当兴我家。”次日早朝，会武帝谓群臣曰：“朕皇孙司马通聪敏非常，前观失火之戒，后上烹豕之言，好似吾太祖宣帝之才也。朕观太子不才，意欲废之。今见皇孙如此明慧，故不易之。”于是群臣上贺，皆称万岁。

武帝乃大会群臣于凌云台。尚书卫瓘知太子司马衷庸才，不堪政事，每欲陈启废之事，未敢发言。因此朝会佯醉，入跪武帝床前曰：“臣欲有所启。”武帝曰：“卿所言何耶？”欲言而止者三，乃以手抚床曰：“此座可惜。”武帝意悟，因谬曰：“卿真大醉。”于是瓘不敢复言，而武帝了然在心，乃闷闷归宫，密谓皇后杨氏曰：“今太子不堪大统，此事若何？”

杨后对曰：“古来神器立嫡以长，不问贤愚，岂可动乎？”时武帝疾甚，知太子不才，然恃皇孙司马通明敏，故无废立之心。

先用王祐谋，以太子母弟柬、玮、允，分镇要害。又恐杨氏之逼，以王祐为北军中侯，典禁兵。又与皇孙通高选僚佐，以散骑常侍刘寔志行清素，命为之傅，以辅皇孙。又封宗室数人。

淮南相刘颂疏曰：

陛下以法禁素宽，未可遽革。然矫时救弊，亦宜以渐。譬犹行舟，维不横截迅流，当渐靡而往，稍向所趋，然后得济也。

臣闻为社稷计，莫如封建亲贤。然宜审量事势，使诸侯率义而行者，其力足以维持京邑；包藏祸心者，其势不足以有为。陛下宜与通达古今之士共筹之。周之诸侯有罪，身诛而国存；汉之诸侯有罪，或无子者，国随以亡。今宜反汉循周，则下固而上安矣。天下至大，万事至众，是以圣王执要于上，委务于下，非恶劳而好逸，诚以政体宜然也。夫以居事别能否，甚难也；以成败论功罪，甚易也。今陛下精于进始而略于考终，此政之所以未善也。人主诚能居大执要，考功罪于成败之后，则上下各得其所安矣。古者六卿分职，冢宰为正。

自汉氏以来，凡列、执事，丞相都总。今尚书制断，诸卿奉成，于古制为太重，使出家事付外寺，使得专之。尚书统领纲纪，岁终考功，校簿而行赏罚，斯亦可矣。今动皆受成于上，故上之所失，不得复以罪下。岁终事功不建，不知所责也。夫细故谬妄，人情之所必有，而悉苛以法，则朝野无完人矣。近世为监司者，类大纲不振，而微纤必举，尽由畏避豪强而又惧职事之旷，则谨密纲以罗微，使奏效相接，状似尽公，实则挠法。是以圣主不善碎密之案，必责凶猾之奏，则政之奸自然擒矣。夫创业之勋在于立教定制，使遗风系人心，余烈匡幼弱，后世凭之，虽昏犹明，虽愚若智，乃足尚也。至夫修饰官署，凡诸作役，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。今动所不须，以伤所凭，窃以为过矣。

## 第十二回 武帝托孤立惠帝

庚戌永熙元年四月，晋武帝卧疾将笃，遂诏车骑将军杨骏入宫内卧所。武帝曰：“朕今不豫，以皇太子顾托于公。公宜念朕椒房之亲，殚心尽力，辅佐皇子。”骏曰：“陛下善保龙体，以重天下之望，臣敢不效忠贞之节而报今日殊遇之恩？”

帝又谓近臣曰：“卿等各怀忠义之心，以上政治之方，辅佐皇储，惟望始终如一。”言讫而崩。太子与诸大臣俱各涕泪。次早举哀，停梓富于别殿。武帝崩时年五十五岁，庙号世祖，在位二十五年。改元者三：泰始十年，咸宁五年，太康十年。

史说武帝善谋能断大事，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，百姓思古之遗风，武帝乃励以恭俭。有司曾奏御牛青丝绉断，重费民财，武帝即下诏，命以青麻代之。至平吴之后，天下晏然，遂怠于政事，耽于酒宴，宠爱后党，亲贵当权，旧臣不得专任，彝章紊废，请谒公行矣。

却说武帝既崩，杨骏与大臣举哀发丧。丧事已毕，以武帝椁柩殡于峻阳陵，乃立太子司马衷为孝惠皇帝，改元永康元年。

惠帝既即大位，以杨骏为太傅，总摄朝政，于是百官咸听骏命。

惠帝又以贾氏南风为皇后，以才人谢玖为太妃，以其子司马遹为皇太子，其余大臣俱各加赠封赏。

## 第十三回 后父杨骏独秉政

史说孝惠帝乃世祖武皇帝之长子，名衷，字正度。在位十七年，后因中毒而崩。

却说武帝疾笃时，杨骏独侍禁中，人臣皆不得在武帝左右。

骏因以私意改易，要尽树其心腹。武帝少间，正色谓杨骏曰：“何得便尔？”时汝南王司马亮尚未之国，武帝知之，令作诏以司马亮与杨骏同辅政事，且欲择朝士有名望者佐之。会武帝复迷乱，皇后杨氏奏以杨骏辅政，不能言



，帝颔之。皇后使召华廙、何劭等作诏，授骏太尉都督诸军，录尚书事。骏受诏，仍趣汝南王司马亮赴镇。武帝少苏，又伺：“汝南王来未？”

左右言未至，遂崩。既而太子衷即位，骏入居太极殿，拥虎贲百人自卫。及汝南王亮得知帝崩，不敢临丧，乃哭于大司马门外，使人上表求葬帝讫，方行往镇。骏恐其有变，密使人以兵图之。亮探知，乃星夜以兵驰赴许昌去讫，始获免其难。

五月，杨骏自知素无美望，欲普进封爵以求媚于众，奏帝，诏增群臣爵位有差。将军傅咸谓骏曰：“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论功者也，于理有所不可。”骏不从，诏中外群臣各增位赐爵有差，复租调一年。散骑侍郎何攀言曰：“帝正位东宫二十余年，今承大业而颁赏行爵，优于革命之初，轻重不伦。且大晋卜世无穷，制当垂后，若有爵必进，则数世之后，莫非公卿矣，无乃不可乎？”骏不从。自以为太傅大都督，假黄钺，录朝政，百官总己以听。当傅咸谓骏曰：“谅闇不行久矣。今上谦冲委政于公，而天下不以为善，惧明公未易当也。周公大圣，犹致流言，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？进退之宜，明公当审之。”杨骏不从。杨济闻知，遗傅咸书曰：“谚云：‘生子痴，了官事。’官事未易了也。”傅咸回书曰：

卫公有言，酒色杀人，甚于作直。坐酒色死，人不为悔。

而逆畏以直致祸者，当由矫枉过正，或不中笃，而欲以厉为声，故致忿耳，安有恹恹忠益，而反见怨疾乎？

济得书默然。

却说杨骏见贾后险悍，多权略，忌之。乃以外甥段广管机密，张劭典禁兵，凡有诏命，与帝省讫，入呈太后，然后得行之。时冯翊太守孙楚谓骏曰：“明公以外戚居伊、霍之任，而不与宗室共参万机，祸至无日矣。”骏亦不从。骏姑子宏训、少府蒯钦数以直言犯骏，人为之惧。钦曰：“杨文长虽暗，犹知人无罪不可杀，不过疏我，我得疏乃可以免，不然与俱族矣。”杨骏闻东部王彰贤，使人往匈奴辟王彰为司马。使人去，王彰闻知乃逃，不受。其友怪而问之，彰曰：“自古一姓二后，鲜有不败。况杨太傅昵近小人，疏远君子，专权自恣乎？吾逾海以避之犹恐及祸，奈何应其辟乎？且武帝不为社稷大计，嗣子既不克负荷，受遗复非其人，天下之乱可立待也。”

八月，广陵王司马遹既立为太子。帝以何劭、裴循、王戎、张华、杨济、和峤为师保。

惠帝初为太子时，和峤曾言于武帝曰：“太子有淳古之风，而末世多伪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”武帝不则声。后又与荀勖同侍武帝。武帝曰：“太子近进，卿可俱诣之。”峤、勖二人去谒，太子无有经国之言，惟自乐而已。二人

即还见武帝。荀勖曰：“今太子明识雅度。”峤曰：“太子圣质如前。”武帝不悦而起。及是，以和峤为少保，从太子入朝。贾后在帘内，使惠帝问之曰：“臣昔谓朕不了家事，今定如何？”峤曰：“臣昔事先帝，曾有是言，言之不效，国之福也，何必曰更？”

#### 第十四回 贾后南风夺朝权

辛亥元康元年。却说皇后贾氏。讳南风，平阳贾充之女也。

初，武帝立惠帝为太子时，欲取卫瓘女为太妃，因元后纳贾、郭、霍亲党之说，欲婚贾氏南风。武帝谓元后曰：“卫公之女有五可，贾公之女有五不可。卫家种贤而多子，美而长白；贾家种妒而少子，丑而短黑。”元后固请婚贾氏，又使荀勖、周顗于帝前称其美，武帝乃定婚贾氏。泰始八年，拜为太子妃。

贾氏既为妃，心性妒忌，多权诈，太子畏而忌之，因此嫔御罕有进幸者。而贾氏性酷虐，尝手杀宫人，或以戟掷孕妾，子随之坠地。武帝闻知，欲废之。杨太后救之曰：“贾公屡有大勋于社稷，岂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？”始得不废。后太后数劝贾氏。贾且不知其助己，反以为恨，至是不以妇道事太后。

惠帝既即位，乃立为皇后。因不知太后向之救己助己，又衔其戒劝之言，事太后愈无礼。而流淫放恣，与太医程据等乱，彰内外。使宦竖以箱柜装少年入内，同寝处有不中意者，害之。

不日，洛阳有盗尉部小吏生得端丽，一向厮役，褴褛垢秽。忽一日，容仪光彩，鲜衣艳服，众吏咸疑其为窃来，暗以告尉部。

尉部亦疑而讯之，小吏曰：“非故为盗也。月前夜行，逢一老姬，云其家有女病甚，术者曰：‘须得城南少年压之方瘥。’欲烦一行，自当重报，乃随而去。上车下帷，纳篋箱中。觉行十余里，过六七重门限，启篋而出。见楼阁壮丽，胜似天宫。问此为何处？答云是天上。即以香汤沐浴，出鲜艳衣服与吾更换，珍肴美食，恣其饮食。少须，引见一妇人，年可三十五六，形短，面青黑色，眉有赘瘤，与共寝处，欢宴数夕，临行以此服相赠，仍纳篋车而出。所遇如此，安敢为盗？”尉部听毕，知是贾后，乃笑而遣之。盖贾后常以此计载人入宫，不中意而死者甚多。独此小吏，贾后爱之，得全而出。由是漏泄，洛阳城内人尽知之。

贾后性凶悍，多权略。每惠帝临朝，贾后必在珠帘后坐。

若大臣所奏政事，贾后不待惠帝听断，即干预之。当太傅杨骏入请曰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今陛下春秋正当，政治多能，安用垂帘忧乱治体，宜速还宫。”贾后闻之，羞惭满面，低首入宫。虽不答话，心甚怅恨，寻思变怒，欲杀杨骏，奈无计可施。时殿中中郎将孟观、李肇二人，当初杨骏面辱

，心甚恶之。

及闻贾后与骏构怨，因见黄门董猛，一同入宫，献谋诛骏。贾后大悦，问曰：“卿等以何计可诛老贼？”观、肇曰：“臣有一计可杀杨骏老贼。”猛曰：“不然。满朝皆其心腹，不可与谋。娘娘宜使人持书报楚王司马玮，令其以兵外应，方可诛得；不然，反启内乱。”贾后曰：“然！”于是贾后遣孟观以书来见楚王司马玮，曰：“吾亦恨老贼久矣，必须吾自以兵入朝，方可行事。”观曰：“请殿下以兵屯于城外，以待内应。即行，臣先入宫报与娘娘，娘娘使人来迎。”

却说孟观回宫，报知楚王应允以兵屯司马门外，以待内应一事。贾后曰：“此事甚善，卿等宜密启帝，称骏谋反，请速下诏收之。若更迟延，早晚祸生。待帝应允，颁诏，卿等以禁兵讨之，则杨骏可诛矣。”孟观等领懿旨，出内殿。待帝退朝，入宫，孟观奏帝曰：“杨骏谋反，欲夺位，陛下宜早图之，不然臣等亦难讨乱。”惠帝曰：“汝何得出是言？”观曰：“臣知多日矣，不得不冒死上闻，望陛下火速降诏，委臣等与楚王讨之，缓则必变。”惠帝方始大惊，骂曰：“老贼欲效王莽！”

因此即命黄门董猛草诏，诬杨骏谋反，命东安公司马繇率殿中四百人，及楚王司马玮入朝共孟观等讨之。孟观得诏，出迎楚王玮入屯司马门，又以诏召东安公繇入内，领禁中四百人埋伏。

计策安排已定，俱各以兵埋伏。

次日，孟观入宫，见贾后说：“计成，必须娘娘矫圣上手诏，去宣杨骏入内，执而诛之。然后，臣等以兵夷其三族。”

贾后大喜，即矫惠帝手诏，使人持去宣扬骏入议军国大事。使人持诏至杨骏府中，说圣上在宫内诏太傅入宫，共议军国大事。

骏闻诏欲往，其弟杨济、杨珧止之曰：“前日吾兄面抑贾后，今日无事宜入内宫，必有诈谋，切不可去，去必有患。待来日大朝，兄可与弟告老休致，免累三族矣。”杨骏曰：“帝现有诏在此，有何患焉？若内有变，皇太后必有密旨，何故虑之？”

杨济等曰：“交构已成，尚欲入宫，何不早决？”杨骏始悟，即召官属至，曰：“吾尽忠报国，念日圣上在宫内有手诏，召我入宫，同议军国大事，吾二弟济、珧以为诈，故求一决耳。”

当主簿朱振曰：“吾揣楚王玮无故入朝，必有谋明公之心，此定是阉竖为后谋，不利于明公。为今之计，宜速烧云龙门以胁之，索造事者首，引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，取奸人，殿内震恐，必斩送之，不然，无以免难矣。”

杨骏素性怯懦，不决，乃曰：“魏明帝所造云龙门，功费甚大，奈何烧之

？”正犹豫，皇太后杨氏在宫闻知，急自作书，令人射出城外，曰：“有人救得杨太傅者千金，赏万户侯。”

当被贾后宫中人拾得，将来呈于贾后。贾后因宣言太后同杨骏谋反，即令孟观催东安公以殿中兵出，以火烧杨骏公府。杨骏大惊，逃入于厩中，被兵拥入就杀之。遂收杨济、杨珧及张劭、段广等人，皆夷三族。珧临刑，告东安公繇曰：“吾昔有表，收在石函，可问张华。”繇不听，叱左右斩之。

## 第十五回 贾后谋害皇太后

当有人进宫中来报知太后杨氏，说贾后夷其三族之事。杨后大怒，即诣其宫，责骂贾后曰：“无端贱人，先帝不肯娶汝泼贱，是吾抬举娶汝。今日得志，反害绝吾家，是何道理？”

贾后亦骂曰：“老贱人，你父谋反，故法诛之，如何骂我？”

二后相骂，将欲交手，左右宫人急劝解之，送皇太后杨氏回宫。

贾后忿怒不息，使人密召孟观人，问曰：“杨骏虽死了，皇太后尚存，必有复仇之心，欲早除之，卿有何计？”观曰：“今杨骏兄弟俱死，太后无能为力，大权诏命，皆出娘娘之手，何不矫诏徙之于之金墉城，有甚难乎？”贾后大悦，曰：“我草诏，卿可代吾徙之。”于是贾后矫惠帝诏命，孟观领诏，入后宫，去徙皇太后。孟观领诏入后宫来，杨太后谓观曰：“吾无宣召，汝直入来此何干？”观曰：“奉圣上诏旨废娘娘，不许在宫，命臣下徙居金墉。”杨后大惊曰：“我。实无罪，如何见废？”观曰：“圣上以娘娘不合，与杨骏同叛，贾后奏知，一人叛逆，九族皆诛。圣上以娘娘与其母子之亲，不忍加诛，是以徙居。”太后闻之大哭，欲出金蛮亲见惠帝。孟观使宫人扯住，不放其行，喝将乘舆至监，令杨后上舆，喝令众人拥出宫门，使人送至金墉，后居已定，孟观始入宫回报。贾后大悦，以帛百疋赏之。因谓观曰：“卿与我启皇上，称皇太后同杨骏谋反，宣诏令其自绝，不可贻患于后。”观曰：“不须娘娘懿旨，臣见圣上见可而进，使其弑之。”于是，孟观与李肇、董猛出殿奏曰：“今皇太后图危社稷，自绝于天下。虽有无已之情，臣下不敢奉诏，宜早绝之，免贻后患。”惠帝问有司如何所议。当中书监张华议曰：“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，今党其所亲，为不母于圣世，宜依汉废赵太后故事，称成皇后，居异宫，以全始终。”惠帝未决。有司奏曰：“一人造逆，九族皆诛。以其与圣上有母子之情免死，宜废为庶人。”惠帝未及对，贾后命即草诏下金墉，废杨太后为庶人。

贾后又使有司启惠帝，言昨诏原杨骏妻庞氏之罪，以慰皇太后之心。今皇太后既废为庶人，请以庞氏付廷尉行刑。惠帝从之。廷尉奉旨来金墉城，押庞氏入市曹。临刑，皇太后抱持号叫，截发稽颡上表于贾后，称：“妾当请全母

庞氏之命。”

贾后不省，反趋廷尉行刑。贾氏之恶如此，当时公卿无不归罪于贾氏者。天人之理既灭，宜乎大乱之作矣！

却说贾后欲干预政事，乃召黄门董猛、孟观等曰：“吾欲总专朝政，须得一能臣辅佐之方好，汝等试举之。”观曰：“汝南文成王亮，字子翼，宣帝第四子也。又有尚书卫瓘，字伯玉，极善草书，人皆仰慕。此二人皆先帝元老，可服群臣。娘娘若委用之，朝政安定，可使天下太平。”贾后闻言大喜，即从其言。

## 第十六回 八王用事相图害

次早，惠帝设朝，贾后在后殿出奏曰：“杨骏谋反，今已诛之，无人参辅朝政。汝南文成王司马亮、尚书卫瓘二人乃先朝元宰，忠义慨然。使其辅政，国家幸甚。伏望陛下政临亲决，刚明不惑，未知圣意云何？”惠帝曰：“皇后所奏，正合朕心。”言讫，即以汝南文成王司马亮为太宰，录尚书事，以尚书卫瓘为太保，同辅朝政。

汝南王司马亮既辅政，欲悦众论，诛恶赏功，诸将封侯者千八十一人，亮皆增封赏。御史中丞傅咸曰：“无功而获厚赏，则人莫不乐国之有祸，是祸源无穷也。”亮不从。傅咸复谏亮，亦不从。自是，亮颇专权执政。

## 第十七回 司马亮专权执政

却说文成王专权，凡有军国大事不议于众，只与卫瓘独断。

当御史中丞傅咸谏曰：“往从驾，殿下见语，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？而欲摩天子逆鳞！自知所陈，诚（名欠）瓘触猛兽之须耳。所以敢言，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，前摩天子逆鳞，欲以尽忠。今猛兽触之须，非敢为恶，必将以此见怒，望殿下听臣以察微言也。”汝南王司马亮怒而不纳，愈肆横行。

先司马亮与东安王司马繇不相推服，司马亮及此秉政，乃密启贾后，称：“东安王司马繇之兵权太重，更有异志，宜早废之，免貽后患。然后使楚王司马玮代领其兵，万无一失也。”贾后从之。即矫诏称东安王司马繇谋叛之故，废为庶人。司马繇受枉，见亮势大，莫敢谁何，只得忍气吞声而已。

繇既废，贾后即召楚王司马玮人，代繇之职。楚王司马玮既代东安王领兵，专立威名，惠帝亦忌之，更常忤汝南王司马亮之意。司马亮寻以乱易乱，如何是好？欲夺其权柄，无计可施，心实惮之。乃召卫瓘议曰：“楚王司马玮用事专立，刑威更甚于繇。欲夺其权，智识不及，卿可有计杀此跋扈否？”

瓘曰：“司马玮其实无过，焉能害之？要削其权，臣有一计。”

汝南王亮曰：“何计？请道其详。”瓘曰：“殿下来日入朝，奏圣上称楚王司马玮功多，更兼勇略双全，可封其为大将军，令其之国，使镇西地，盗贼

不敢扰境，玮既出外，国事任殿下所行。”亮曰：“卿计正合我心。”议计已定，明日入朝奏闻。

## 第十八回 司马玮杀亮夺权

却说文成王欲削楚王权，早被楚王司马玮手下探听人得知，密报于司马玮。玮闻知，痛恨司马亮，乃思一计，密地见于贾后曰：“臣闻汝南王司马亮、太保卫瓘同谋，欲行伊、霍之事，娘娘知也未？”贾后大惊曰：“汝何得出是言？我实未闻。”司马玮曰：“臣心腹人窃而知之，以报臣耳。”贾后骂曰：“吾重用彼二人，何敢异心谋我耶？必杀此二贼。”玮又曰：“若欲杀，宜先下手；如迟，事必泄漏，反遭祸矣。”贾后曰：“谁人可杀此贼？”司马玮曰：“臣部下有一大将，姓李名肇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可使去收二人，必然成功。”贾后即宣李肇至，密嘱其事。李肇持诏出宫，引禁兵五百人，先来围住太保卫瓘府，口称太保谋叛，奉旨收拿。言讫入内，将卫瓘并其子卫恒及其孙九人尽收，执押去市曹斩讫。领兵复至汝南王府，将司马亮擒祝司马亮曰：“汝等小人，何敢执我？”李肇曰：“奉圣旨杀公。”司马亮曰：“我之忠心可剖示天下也，如何无道，枉杀不辜耶？”言未毕，被肇执出市曹斩讫。肇收兵入内报知贾后，贾后大悦，因问李肇曰：“汝南王死有何言？”肇曰：“汝南王临刑，道我之忠心可剖示天下也，如何无道枉杀不辜？”贾后闻言，方悟司马玮之谗谮，亦有杀司马玮之意，无计可施，闷闷不悦。

## 第十九回 楚王司马玮执政

却说贾后在宫中愁闷，忽贾谧送惠帝回宫，因见贾后不悦，遂问之，贾后以前事一一对贾谧与惠帝说知。惠帝曰：“汝南王乃先帝旧臣，若有变异，岂待今日？”因之泪流满颐。又曰：“朕见楚王谗佞多猛，屡逆诏旨，且今赏功罚罪皆非朕意，若不早除，后必为患，汝反欲杀汝南王耶！”言讫又泣。贾谧曰：“死者岂能复生，悔之无及。楚王如此，宜速讨之。”惠帝曰：“楚王权重，何计可制？”贾谧曰：“黄门侍郎张华有王佐之才，公辅之器，更兼足智多谋，何不与其商议，必能讨楚玮。”惠帝闻说，即使人召张华入内，问曰：“今司马玮掌握重权，多立刑威，朕恐有异，难以制之。吾诛此强暴，怕人议论，未有计谋，卿有妙策，代朕筹之。”张华曰：“楚王既谋害太宰、太保，则威权尽归之矣。人主何以自安？臣亦寒心矣。圣上宜此时，究他何以专杀二公之罪？诛之，谁敢乱也？”

贾后曰：“然。可用何计？”华曰：“可遣殿中将军王宫，赍驸虞幡麾向众曰：‘司马玮矫诏，屈杀汝南王司马亮及太保卫瓘，圣上震怒，使我招回大小将军，速回龙、虎二营，不许卫从元凶。如违诏旨，的系同恶，尽行处斩。’如此谁敢从乱？”

惠帝曰：“其计大善！”

## 第二十回 帝用华计杀楚王

于是惠帝依张华之计，宣殿中将军王宫入内，说与计策，命其持驺虞幡麾，领卫兵五百人直入帅府。见龙、虎卫瓘士拥护楚王司马玮乘舆而出，王宫持幡高叫曰：“楚王矫诏谋杀汝南王及太保，圣上震怒，诏命我等持此幡麾，招回汝等大小将士军校，各回龙、虎二营，不许护送。”言未毕，甲冑数百人皆释仗而走。楚王司马玮左右无复一人，窘迫不知所为，被王宫使从军执之，斩于府前，乃收兵回奏。惠帝大悦，乃拜张华为少傅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中书，金章紫绶。张华固辞，不受其职。贾后欲劝惠帝罢之，当贾谧上言曰：“张华庶族儒雅，又有筹略。进无逼上之嫌，退为众之所依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亦可以寄百里之命。依臣之愚见，宜倚以朝纲，共参政事，不可推其辞。”因此，惠帝不从其辞，委以朝政。于是张华只得领职谢恩，与贾模、裴頠同心尽忠匡辅，弥缝补缺。虽当暗主虐后之朝，而海内赖之晏然，是张华之力也。后进封为武郡公、太保。

卫瓘女上书与国臣曰：“先公名谧未显，一国无言春秋之失，其咎安在？希明公辈公议而奏请之，庶九泉无负屈含冤之人耳。”于是张华、裴頠等正欲启帝，会太保主簿刘繇执黄幡，挝登闻鼓，讼卫瓘之冤，被武士捉以见帝，帝曰：“汝有何冤？”繇曰：“臣窃为太宰亮与太保瓘尽忠报国，被谮屈死，望陛下念其前功，复其爵谧，则彼二人虽在九泉之下，亦衔恩矣。”帝未及决，张华等亦上言：“二公尽忠无贰，果系屈死，陛下宜复其爵谧。”帝从之，谥汝南王亮曰“文成王”，谥卫瓘曰“成侯”。

却说吴郡有名士曰陆机，字士衡。祖陆逊为吴丞相，父陆抗女吴大司马。机身长七尺，声音如钟，少有异才，文章冠世，服膺儒术，非礼不动。领父兵为牙门将军，年二十而吴灭，退居旧里，闭门勤学，积有十年。弟云，字士龙，六岁能属文，与兄齐名。虽文章不及于兄，而持论过人，故吴人号曰“二陆”。幼时，吴尚书广陵闵鸿见而奇之曰：“此儿若非龙驹，当是凤雏。”至是时，陆机、陆云兄弟二人闻得朝廷举贤良、方正，思欲匡扶明时，乃相邀入洛阳来谒张华。张华素重其名，及见陆机，遂握手顾语，欢若平生，胜如旧识。因曰：“前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，未及得见，何期今日命驾一临？”又曰：“令弟士龙如何不见？”陆云好笑，故机曰：“云有笑疾，未敢命见。”俄而云至，相见礼毕，云独大笑不已。因见张华为人多姿，以帛缠其须，云不觉大笑，张华亦不之怪。

时上宾荀隐字鸣鹤，亦善谈论。尝闻二陆之名，素不相识，于是高朋满座，张华笑谓荀、陆兄弟曰：“今日诸贤相遇，勿作常谈。”陆云就出座，因握

荀隐手曰：“吾乃云间陆士龙。”

荀隐即应曰：“我是日下荀鸣鹤。”陆云又曰：“既开青云，睹白雉，何不张尔弓，挟尔矢？”荀应曰：“我本谓是云龙騃騃，乃是山鹿野麋，兽微弩强，是以发叹耳。”于是二人嘲难成风，乃抚掌大笑不止。

时有华阳卢志，乃毓之孙，班之子也，以善笑谈。见华重陆机兄弟出于众人，乃问机曰：“陆逊、陆抗于君宗远近？”

机曰：“如君于卢毓、卢班耳。”卢志默然，乃不敢复问。陆云谓机曰：“殊邦遥远，客不相悉，何至如此直曰其祖父之名讳耶？”机曰：“我之祖父名播四海，彼岂不知？故乃直讳，吾亦故以是对之。”因此二人辞华而出。次日，张华入朝荐于惠帝，以陆机为参军，以陆云出补浚义令。

## 第二十一回 陆云县治若神明

却说陆云领职，到任肃然。下不欺上，市无二价。一日，祭祀归，忽听见一人被杀在地，无人告发。云即使人拘唤邻众，究问死者姓名。因拘死者之妻，监禁十日，故无所问，而遣其妇出，密令从人随妇后窃听。从人欲行，云谓曰：“其妇此去不出十里，当有男子候之，若与妇人语，便缚来见我。”从人领其言，私跟妇人而去。不过数里，果有一男子候其妇人，问曰：“因何得出？”，妇人未及答，被从去人缚了，送来见云。

云问曰：“你如何杀人？”其男子不肯招认，云怒曰：“汝分明与死者之妻通奸，共杀其夫，汝何得抵赖？”于是其男子、妇人默然，不敢争论，遂供招偿命。由是军民百姓皆称其为神。

因此郡守嫉其才能，屡以言责。云乃去官归政。百姓追思，图写形像，配食县社焉。

却说陆机自过江以来，家音断绝，信息无通。时机有骏犬，名曰“黄耳”，甚爱之。既而羁寓京师，久无家问，机笑谓犬曰：“我家绝无书信，汝能赍书取消息否？”其犬摇尾作声，有若肯去。于是作书一封，以竹篋盛之，而系其颈。犬果寻南路走，遂至其家，得通消息。又带回书以还洛阳。自此以后得犬送书，家音频通，不劳人送矣。

元康二年二月，皇后贾氏弑故皇太后杨氏于金墉城，时太后尚有待御十余人，贾后悉夺之，绝膳八日而卒。

《纲目发明》云：

子不可以废母，妇不可以废姑。前已书废太后为庶人，而此犹书故太后者，不与其废也。

却说皇太后屈死之后，天下大饥，东海雨雹，荆、扬、青、兖、豫、徐州大水。十月，武库火灾。识者以为天道已变，王道乱应，果若矣。



## 第二十二回 赵王伦征胡三寇

六年正月，惠帝以张华为司空。六月，匈奴郝度元与冯翊、北地马兰羌、卢水胡各以兵五万俱反，杀北地太守，自称为大王。诏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与雍州刺史解系起兵五万讨之。

次日，雍州刺史解系见征西大元帅赵王伦曰：“今匈奴郝度元、马兰、羌、卢水胡分作三处侵掠，臣与殿下亦宜以兵分作三队去镇要害。若不分军去守，则两处百姓必降，北地皆为匈奴所有，再难与争。”王伦未及答，嬖人孙秀密谓赵王伦曰：“殿下既为大将军，宜自主事，何听调遣于臣下？今之将军皆殿下之家人，要发即发，要止即止。解系何等人，反受他节制？殿下宜自己督其军，五分队迎战，进可必大胜。”赵王伦然其说，因谓解系曰：“不可分兵，分军则兵势不振。卿可与吾先讨郝度元，再以得胜之军去讨二羌，三路自然可平，何必分军而进？”解系不从。因此赵王伦信嬖人孙秀，与雍州刺史解系争论军事。于是，二人各以表奏闻朝廷。

惠帝问群臣，张华曰：“陛下可使梁王司马彤去代赵王伦领兵，征伦还朝。不然两人角智，必误军事。自今羌人侵境，若再内乱，彼必乘隙而入，深为大患。”惠帝依华言，即召梁王司马彤至殿，谓曰：“今赵王与系不睦，卿可往西代赵王领兵，令赵王还朝。”梁王既受诏，辞帝来进见赵王伦，称诏相代还朝之事。赵王心中烦恼，痛恨解系，只得将符印交付与彤讫，自与孙秀还朝。先，赵王伦与解系各上表时，解系表道：“宜诛孙秀以谢氏羌，则胡人收兵。”因此，张华奏惠帝诏梁王司马彤代伦领兵。梁王彤临起行，张华见梁王曰：“殿下若到边，可先收嬖人孙秀诛之，分兵镇，不可与大战。”及此，梁王彤受征西大将军符印，欲诛孙秀。孙秀大骂，急投梁王参军傅仁求救。原来傅仁与孙秀友善，傅仁即来见梁王曰：“孙秀乃赵王重臣，殿下若诛之，则赵王怪而构隙。依臣愚见，不若休息。”于是梁王彤从之，孙秀始得性命，同赵王司马伦入朝。

孙秀因说赵王伦曰：“今见朝廷大事在贾后，欲厚爵者，必须结其腹心。殿下何不以千金深交贾模，挽其荐于贾后？贾后若信之，必委以朝政，因而求录尚书事。指日可以趋名。”

赵王伦曰：“卿谋正合我心。吾以金七百斤，玉带一条，汝可将此物代我谋之。”秀领命，即将金并玉带私入贾府，拜见侍中贾模曰：“赵王司马伦在边新回，无有奇物相送，今有黄金七百斤，玉带一条，令某拜奉足下，伏求鼎力一荐于圣后，求为录尚书事，重谢在后，微物聊表私忱。”贾模大悦，曰：“你回拜上赵王，此物本欲返璧，诚恐却之不恭，权且贮之，容某人入宫面奏圣后，自当竭力谋之，自有好音奉复也。”于是孙秀去讫。

贾模因入宫见贾后曰：“赵王司马伦乃先帝元老，有宰相才，更兼致敬娘娘，诚实恳笃。若以委录尚书事，事必有善政，可保娘娘终始无穷。”因此贾后信之。次日，惠帝升殿，贾后以赵王伦为录尚书事。张华、裴頠争曰：“赵王伦先朝元老，信用小人，若使参政，必害朝纲。故易辞曰：‘德薄而位尊，力小而任重，智小而谋大，鲜不及矣。’言不胜其任也，依臣等实为不可。”贾后从之。因此赵王伦不得预政，痛恨张华、裴頠等，而生欲报贾后之心。

### 第二十三回 周处合兵讨氐羌

八月，秦雍氐羌齐万年以七万之众谋反，大掠泾阳，各州郡表奏入朝，奏请发兵去讨。至十一月，惠帝设朝，近臣奏知此事。惠帝问群臣曰：“氐羌谋反，谁可去征？”张华奏曰：“御史中丞周处勇略双全，陛下委其征讨，不日平静。”帝曰：“朕正欲用此人。”即召周处至金阶，封为建威将军，领兵五万，令其与安西将军夏侯骏并梁王彤共合兵征讨之。当中书令陈准谏曰：“不可。若用周处，臣料其必败，不得生还，必遭梁王之忌。”惠帝问曰：“何如被梁王之忌？”准曰：“夏侯骏与梁王皆贵戚，非将师之才，进不求名，退不畏罪。周处忠勇直果，有进无援。望陛下语孟观，以精兵万人为处前锋，使自为主将而讨之，必然殄灭。不然，梁王彤初在朝时违法行事，被周处弹劾，心必怀恨于处。今使其受制于梁王，必使处为前驱而不救以陷之，其败必也。”惠帝不听。周处只得与夏侯骏以五千兵前来北地，参见梁王司马彤。彤果怀前仇，谓周处曰：“今氐兵雄盛，屡战不分胜败。你可以本部军为前锋与战，吾自以兵后应。”于是处别梁王出，引军出屯泾阳。

却说氐羌齐万年闻朝廷用周处为将，乃谓请酋长曰：“周府君有武才，若专制而来，不可当也。若受制于人，此成擒耳。”正论间，细作回报，朝廷以梁王彤与夏侯骏共周处合兵而来。

齐万年曰：“高枕无忧矣。”遂以全军迎敌。

### 第二十四回 周处战死在羌阵

七年正月，将军周处领军至泾阳，氐羌齐万年以兵七万屯梁山。梁王彤、夏侯骏谓周处曰：“今氐兵皆屯梁山，你可领五千兵去击之。”处曰：“军无后继必败，不惟身亡，为天朝耻。今日以五千兵去战彼七万，若无后援，何以取胜？”梁王曰：“你速去攻，吾自以大兵后应。”于是，周处以五千人欲饱餐出战，梁王故使人促之曰：“氐兵甚弱，不必传餐。”令速进兵。周处愤怒，驱兵而出，与齐万年遇于六陌坡。周处全身披挂，手执长枪，出阵与齐万年交战，大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负。自旦至暮，两军混战，其如氐兵十倍于我，加之兵未得食，五千人所存无几。处复奋勇攻击，战得弓尽弦绝，救兵不至。

军士曰：“眼见得梁王欲陷将军，故一卒不援，不若引退以避其锋。”周

处按剑曰：“是吾效节致梁王若受王命之日也！”

遂力战而死。残军涕泣逃散。梁王彤与夏侯骏等闻周处力战而死，皆不敢出战，只得坚壁守住险要，使人请救不提。

史说李特，字玄休，巴郡西宕渠人，其先廩君之苗裔。昔武洛钟离山崩，有石穴二所，其一赤如丹，一黑如漆。有人出于赤穴者，名曰“务相”，姓巴氏；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，曰“释氏”、“樊氏”、“柏氏”、“郑氏”，共五姓，俱出皆争为神。于是，相约以剑刺石穴屋，能着者为廩君。四姓皆莫能着，独务相氏之剑悬焉。四氏不肯服，务相氏又以土为船，雕画之而浮于水，曰：“若其船浮者为廩君。”四氏亦以土为船，放于水即沉，务相氏之船又独福于是，四氏遂尊称务相氏为廩君。五姓共上土船，当夷水而下，至于盐阳。盐阳水神乃一女子，出止廩君，不得行。廩君以矢射之中盐神，盐神死，复乘土船下。及夷城，因居之。秦并天下，以为黔中郡，巴人呼贼为賫，因谓賫人焉。汉高祖更名其地为巴郡，汉末，賫人自巴郡宕渠迁于汉中。魏武帝克汉中，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。

武帝迁之于洛阳，因居之，为易姓李氏焉。

## 第二十五回 孟观领军伐万年

却说洛阳巴氏李特、李庠、李流兄弟三人皆有武才，善骑射，性任侠，州党皆重之。因齐万年反，关中荐饥，洛阳、天水等六郡之民流移入汉州者数万家。道路有疾病穷乏者，李特兄弟赈救之，由是颇得众心。后与其流民至汉中，上书朝廷，乞寄食巴蜀。有司奏知惠帝，诏群臣朝议。张华谏曰：“今流民甚众，宜遣人持节慰劳，且监察之，勿令入剑阁，无至乱也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遣侍御史李芯持节入汉川，慰劳流民。

芯既入汉川，流民特等以倡金千两赂芯，乞表与众入蜀。芯既受其赂，上表言流民十余万口，非汉中一郡所能赈赡。蜀有仓储，宜令就食，朝廷从之。由是流民散在梁、益，不可禁止。

李特至剑阁，叹息曰：“刘禅有如此地面经于人，岂比庸才耶！”遂起窥窃蜀中之意。

却说梁王彤恨周处劾己之仇，故不以兵接应，周处力战死之。梁王彤坚壁不战，使人持表奏知朝廷。惠帝甚忧之。张华奏曰：“陛下勿虑，臣举一人，可讨平氏羌。”帝问：“卿举谁人？”华曰：“殿中将军孟观，沉毅有文武才，若用之，可克万年。”于是，惠帝以孟观为征讨将军，领兵三万，去讨万年。孟观既受兵符，即日收拾起行，至涇阳五十里外下寨。次日，大队军马前进。齐万年已知其来，亦以兵出迎。两军相见，俱各矢石交攻。孟观身骑骏马，手搦长枪，亲挡矢石，出与齐万年交战。两马相接，兵器齐发，战上十余合

，齐万年大败而逃。孟观奋不顾身，勒兵赶杀，一连大战十数阵，杀得氏兵十损七八，无敢抵敌，直赶至梁山。齐万年计穷力尽，驱残兵回，谓孟观曰：“赶人不可赶上，我今与你死战，挡我者死，避我者生。”言讫飞刀便战。孟观举枪便迎，不数合，氏兵自溃，晋兵拥前，把齐万年擒祝时孟观始令鸣金收军，押送齐万年，奏凯回朝。次早面君，惠帝诏斩万年于市，封孟观为大将军不提。

十一月，贾谧侍奉东宫，对太子倨傲，甚不为礼。成都王司马颖入见，叱之曰：“太子乃天下之副，汝何得慢？”因是贾谧怀恨。次日，入宫见贾后，曰：“成都王勇健过人，众僚有望，不若出之镇外，免生内忧。”贾后曰：“既如此，若出之，亦宜有备。”谧曰：“封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，使镇关中，以防之。”贾后曰：“汝且退，吾告圣上为之。”是夜，贾后以贾谧言告惠帝，帝大惊。次日，诏出成都王司马颖为平北将军，令其镇邺，以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，使其驻关中。

二王受诏，各自之镇。初，武帝作石函之制，非至亲不得镇关中。司马颙乃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孙，孚乃懿之弟也。颙轻财爱士，朝廷以为贤，故用之镇关中也。

却说南风淫虐日甚，裴頠与贾模及张华议曰：“皇后淫污后宫，吾奏帝废之，更立谢淑妃为后，此事如何？”模、华曰：“主上自无废黜之意，若吾等专行之，倘上心不以为然，将若之何？且诸王方强，朋党各异，废之且祸起，身死国危，无益社稷。”頠曰：“诚如公言，然中宫逞其昏虐，乱可立待。”

张华曰：“卿二人于中宫皆亲戚，言或见信，宜数为陈说。倘因之戒，庶无大悖，则天下尚未至乱，吾曹得以优游卒岁而已。”于是，頠旦夕人说其从母广成君郭槐，令戒谕贾后，以亲厚太子。模亦数为后言祸福，贾后反以模为败己而疏之。贾模因此得疾，忧愤而卒。贾后奏惠帝以裴頠为尚书仆射，又诏专任门下事。頠虽后亲属，雅望素隆，四海惟恐其不居权位，颇上表固辞。或谓之曰：“君可以言，当尽言于中宫；言而不从，当远引而去。倘二者不立，虽有十表，难以免矣。”頠不能从。

## 第二十六回 贾后谋废皇太子

却说皇太子司马遹，乃惠帝长子，才人谢玖所生。遹幼聪慧，故武帝甚爱之。曾对群臣言太子司马遹似宣帝，于是令诏传于天下。时望气者言广陵有天子气，故封为广陵王。元康元年，出就东宫。及长，不好学，惟与左右嬉戏，不能尊敬保重。

而贾后素忌太子遹有令誉，因此以密计敕黄门李己、宦宦刘才，媚谀于太

子遹曰：“殿下富有天下，贵为太子，诚可及壮时极意所为，何故自为拘束？”太子遹于是慢傲益彰，或废朝侍，性拘小忌，惟好缮壁修墙，正瓦动屋，而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遹母谢玖，乃屠家之女，故太子好之，由是名誉寝丧。又令西园卖之葵菜、鱼盐、鸡面之属，而收其利。

当洗马江统陈五事谏之曰：“古之圣王，莫不以俭为德，故汉文身曳绋，足履革舄，以身先物，政治太平。及到末世，则有玉杯、象盞、熊蹯、豹胎云云。殿下何如不思他日临御九五之尊，身亲万机之政，而为市井之利，奢侈之用，自弃之甚耶！”太子不纳。时舍人杜锡以皇太子非贾后所生，而后性凶虐，深以为忧。每尽忠规谏皇太子修德业，保令名，远诽谤，言辞恳切。皇太子大怒，使人以针着锡常所坐毡中而刺之，两股流血。因是人不敢谏，言路塞矣。

却说贾后之母广成君郭槐，以后无子，因劝后曰：“汝年将暮，不幸无主器者，念太子遹虽非汝生，宜加慈爱，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今汝妹贾午嫁与韩寿，生有女儿，汝可求为太子妃，不然后必有变，族难保也。”后即召其妹贾午入宫商议。

贾午入宫后，达广成君之言，午曰：“太子非姊所生，妹不能许。闻太尉王衍有二女，长女妍，次女媼，娘娘可主一人，姊为太子聘之。”贾后曰：“既长女美，吾代贾谧聘之；次女丑，聘与太子。”午曰：“娘娘先为谧聘，后为太子聘之。”于是使人通知王衍，即将聘礼，代贾谧定其长女，后始与太子聘其次女。太子闻王衍次女丑陋，心甚恶之，而不敢言，无计奈何。

时广成君郭槐病笃，唤贾后至卧所，执其手言曰：“汝宜慈爱太子，勿可疏之。赵粲、贾午必乱汝家，勿可听之。”言讫而终。贾后举哀承服，以后妃之礼葬祭之。

## 第二十七回 贾后逼杀皇太子

永康元年正月，太子遹见贾谧恃中宫骄贵，心有不平之意。

贾谧闻知其怨己，乃谗于贾后曰：“今太子多蓄私财以结小人者，为贾氏故也，不如早图之，免累三族。”后曰：“然！”

乃使人召其妹贾午入宫，谓曰：“今闻人言太子欲结党羽，要谋贾氏，吾须废之，恨我未有亲子，奈何？”午曰：“此事容易。娘娘可诈为有娠，待十月满足，内囊物产以瞒朝臣。妹今孕满欲产，权住宫中。倘若生男，娘娘认为己子而抚养之，将来主器，有何不可？然后扬太子遹之短而害之，则贾氏三族安若泰山也。”贾后大悦，曰：“此计甚妙，但吾妹生男方好。”

于是诈为有娠，奏知惠帝。待十月足，午果生子，贾后冒为己生，养在宫

中。朝野咸知为韩寿之子，而后借此朝夕图谋害太子之计。

当左卫瓘率刘卞知之，以告张华曰：“今皇后不仁，欲废太子。太子若废，天下谁归？”华曰：“君欲如何？”卞曰：“东宫俊义如林，愿率精兵万人，若得公命，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，废贾后于金墉城，两黄门力耳！”华曰：“今天子当阳，太子人子也，忽相与行，此是无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。虽能有成，犹不免罪，况权威满朝，威柄不一，成可必乎？”

贾后探知刘卞欲废己，忙请贾午问计。午曰：“不可杀他，可升而出之。”于是，贾后以刘卞为雍州刺史。刘卞亦知事泄，乃自饮药而死。贾后又问贾午曰：“今事急矣，宜害太子，你有何计？”贾午乃附贾后耳畔言计曰：“如此如此。”贾后曰：“此计甚善。”

十二月，贾后诈称惠帝不豫，使黄门官召皇太子司马遹入宫。皇太子不知是计，即入宫。贾后使人监于别宫，使婢陈舞诈说圣上命赐酒三斤，逼尽饮之。太子推故不饮。陈舞称帝所赐，安敢推？故太子只得饮讫，遂大醉。贾后即召黄门侍郎潘岳作诬太子谋为犯上之书，令属草，使太子书之。太子大醉不醒，遂照草誊写。其书曰：陛下宜自了；不自了，吾当为了之。中宫亦宜速自了；不自了，吾当手了之。与谢妃共安，克期而发，扫除患害。

其时太子醉迷，照草而写之，字半不成，贾后使人补成之，令人扶太子回东宫去讫。次日早朝，惠帝幸式乾殿，贾后佯涕哭，将太子书呈与帝览。惠帝大怒，召公卿诸王入内，以太子之书示之，曰：“太子不仁，其书如此，将欲弑朕，合当赐死。”诸王公莫敢言者，惟张华曰：“此国之伏祸。自古帝王因废黜正嫡，以致大乱也，愿陛下详之。”裴頠曰：“可先检校传书者。”又请比较太子手书，恐有诈妄。诸王公议至日西不决，贾后惧事有变，忙上表曰：“太子虽不仁，且赦其死，免为庶人。”惠帝下诏从之。贾后使人将太子司马遹并其子司马霖、司马臧、司马尚皆幽于金墉城，又使人杀其母谢玖，霖寻亦卒。

当太尉王衍上表请离婚，诏许之。

## 第二十八回 王氏惠风守贞节

太子妃王氏，字惠风，乃太尉王衍之女，有贞婉志节。当太子遹见废，王衍上表离婚，不与女儿说知，只令其休随太子往金墉，别行改嫁豪士。惠风曰：“妇人再醮，在百姓家，有志之女亦所不为，况台阁之女，皇储之妃？动为天下不取，而败坏人伦，忍心害理，贻万世之笑骂乎？”即叱车仗同太子往金墉不提。

史说阎缵，字缵伯，巴西人也。博览坟典，坚持雅节。其父早逝，继母不慈，力事之弥谨，乡里以孝称。国子祭酒邹湛荐为秘书监，未就。及闻皇太子

被贾后所废，阎缜使家人輿棺诣阙，上书理太子之冤。惠帝设朝，缜自至御榻前上书，惠帝览之，曰：臣缜伏念前太子遹生于圣父而至此者，由于长养深宫，沉沦富贵，受饶先帝，父母骄之。每见选师傅，下至群吏，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，希有寒门儒素，如卫绾、周文、石奋、踈广，洗马舍人，亦无汲黯之比者，使不见事父、事君之道，所以致败也。臣素寒门，无力仕宦，不经事东宫，情不私遹。念昔楚国处女谏其主曰‘有龙无尾’。言年四十，未有太子。臣当备近职，虽未能自结天日，情同阉寺，恫恫之诚，皆为国计，以死献忠，伏须刑诛。

永康元年，惠帝览毕流涕，而惧贾后，终不能纳，而遣阎缜暂还。缜号泣出朝，群臣无不歔歔者。太子既废，众情忿怒。

卫瓘督司马雅曾给事东宫，与殿中郎士猗等欲谋废贾后，以复太子。当士猗谓雅曰：“若行此事，必须交当权者方为得计，不然祸反累族。”雅曰：“右将军赵王伦执掌兵权，性贪冒，可借以济事。其府中有一个嬖人，姓孙名秀，可去见此人而说之，必然克济。”士猗曰：“如此，吾即往说之。”于是士猗来见孙秀，曰：“今国无嫡嗣，社稷将危矣。久闻足下与赵王奉事中宫，若前太子之废，公与赵王必预知之。今大臣将举事，祸必相及，何不与赵王先谋之乎？”秀曰：“君言是也。待见赵王，白之。”因是，孙秀入府，以士猗之言与赵王详述。赵王伦大悦，曰：“正合吾心。”即使人请通事令史张林到府，商议使为内应。张林从之。

期日将发。孙秀入止之，曰：“且缓之。臣窃见太子聪明刚猛，若还东宫，必不受制于人。明公党与贾后，今虽能建大功，太子必谓公居奇货冀免罪耳，心讷深德于公，不若迁缓其期。贾后必害太子，然后废后，为太子报仇，岂徒免祸，更可以大得忠矣。”赵王伦然之。于是孙秀因使人行反间计，言殿中欲废贾后，迎太子。

贾后闻知大惊，恐再复太子。先使人将司马遹更幽于许昌，复矫诏使黄门孙虑与太医令程据和药来害太子。孙虑奉贾后伪诏至许昌，谓太子曰：“今圣上有诏命杀殿下，臣不敢加刃，谨上药酒，请殿下自裁。”言讫，捣药和于酒内，请太子饮。

太子不肯饮，走至厕，被孙虑以春药杵锥杀之。于是太子被弑，天下之人尽皆冤之。自此之后，贾后恣意专政矣。

三月，尉氏雨血，妖星现南方，太白昼见，中台星折。当张华少子韪劝华曰：“天道示变，大乱将作。大人宜早逊位，免受其患。”华曰：“天道幽远，岂能尽应？不如静以待之。”

是以不听。

## 第二十九回 王戎与世同浮沉

丁巳永康七年九月，惠帝、贾后以尚书左仆射王戎为司徒，阮瞻为太子舍人，王戎弟王衍为尚书令；乐广为河南尹，胡母辅之为乐安太守，谢鲲为长史，毕卓为工部侍郎。此数人皆以清谈任显，故贾后用之。

史说王戎，字浚冲，琅琊人也。父王浑乃西凉州刺史。戎幼而颖悟，神采秀彻，视目不眩。裴楷见而旨之曰：“戎眼烂烂如岩下电。”年六七岁，尝与群儿戏于道旁，见李树多实，群儿竞趋之，戎独不往。人问其故，戎曰：“树在道旁而多李，必苦李也。”群儿取之，果苦，人皆异之。阮籍素与浑为友，时戎年十五，随浑在邸舍。戎少籍二十岁；而籍一见与之交结。

阮籍每适浑家，俄倾辄去，过见戎良久，然后出谓王浑曰：“浚冲清赏，非卿伦也。共雅育不如共阿戎谈。”及浑卒，西凉州故吏赠钱帛凡数百万。戎辞而不受，由是显名其时。王戎既为三公，与时浮沉，无所匡救。委事寮案，轻出游畋，性复贪吝，广收八方，田园水碓，周遍天下，积宝货钱，不知万计。

每自执牙筹，昼夜算计，恒若不足，而务鄙吝，不自奉养，故天下之人谓之膏盲之疾。戎家有好李，常出货卖，恐人得种，恒钻其核，以此毫无闻望，凡所赏拔，专事虚名。

却说阮咸之子阮瞻，字千里。性清虚寡欲，自得于怀，读书不甚研求，而默识其要。善弹琴，人闻其能，多往求听，不问贵贱长幼，皆为之弹也。与司徒王戎乃通家，因来造谒王戎。

戎命坐，待茶罢，因问瞻曰：“圣人重名教，老庄明自然，其旨同异？”瞻答曰：“将无同。”咸奇之，嗟叹良久，即辟之为掾吏，时人谓之“三语掾”。后为太子舍人。不信阴阳，素执无鬼论，人莫能难，自谓此理足以辩正幽明。忽一日，有一客来相访，通姓名，问寒暄之礼毕，聊谭于名理，客甚有才辩，与之言良久。又谈鬼神之事，反复甚苦。客遂屈，乃作色曰：“鬼神之事，古今圣贤皆有其传，君何独言无也？汝不信，仆便是鬼。”言终，客变异形，须臾消灭不见。瞻默然，意色甚恶。后岁余而亡，年三十岁。

却说惠帝、贾后闻王衍、乐广二人皆善清谈，宅心事外，名重当时。乃征衍为尚书令，广为河南尹。二人谈论终日，义理愈精，言如瓶泻，口若悬河，是故朝野之人多慕效之。

## 第三十回 王衍专意事清谈

史说王衍，字夷甫，乃司徒王戎之从弟也。少有盛才，美貌，明悟若神，常自比子贡，声名藉甚，倾动当世。妙善玄言，惟谈老庄为事。每执玉柄麈尾，与手同色，义理有所不安，随即改更，故世人号为口中雌黄。朝野翕然



，谓之一世龙门矣。

后进之士，莫不景仰。

乐广，字彦辅，南阳人也。幼孤贫，侨居山阳，寒素为业，人无知者。尤善谈论，每以约言析理，厌人之心，而其所不知默如也。凡论人，必先称其所长，则所短不言自见。初，卫瓘见广而奇之曰：“自昔诸贤既没，常恐微言将绝，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。”因命诸子造焉，曰：“此人如水镜，见之莹然，若披云雾而见其天也。”时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，至及见广，便觉己之烦。为识者所叹羨如此。广善言而不长于笔。广为任满，欲为表让尹，不能写，请潘岳为之。岳曰：“当得君意，方可作书。”广乃作二百句语，述己之志，岳因取次便成名笔，时人咸云：“若广不假岳之笔，岳不取广之旨，无以成斯美也。”先赴任，有亲客造，去久不复来，岁余方至，问其故，客答曰：“前岁在贵座蒙赐酒，方欲饮，见杯中有蛇，意甚恶之，既饮而成斯疾，因此久失奉训耳。”于时河南厅事壁上，有角漆画作蛇。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，复置酒于前处。待客，因而又问杯中复有所见否？客答曰：“杯中所见蛇复如初。”乐广乃告曰：“其蛇非真，乃角影也。”因指与客，豁然意解，沉疴顿愈。其明辨如此。广与王衍齐名，故天下人言风流者以王、乐为首焉。其时乐广与王澄、阮咸、阮修、胡母辅之、谢鲲、王尼、毕卓皆以往诞放达。

史说王澄，字平子。生而警悟，虽未能言，见人举动，便识其意。及长，勇力绝伦。与王敦、谢鲲、庾恺、阮修最善，号为“四友”。后为荆州刺史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阮咸叔侄效放达

阮咸，字仲容。妙解音律，善弹琵琶。处世不交人事，惟其亲知雅歌酣饮而已。时咸与叔阮籍居道南，宗室请阮居道北。

时北阮富而南阮贫。七月七日，俗例曝衣，北阮盛曝衣服，锦绣炫目，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。人或问之，咸答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。”人皆讥之，后出补始平太守，放达无稽。

阮修，字宣子，善清言，性简任，不修人事。修不喜见俗人，遇便舍去。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，至酒店，便独酌酣畅，虽过富贵之人，亦不肯顾。修家无担石之储，晏如也。与兄弟同居，自得林阜之趣。修居贫四十余年而未有室，王敦等名士敛钱为婚，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。后王敦为鸿胪卿，谓修曰：“卿尝无食，鸿胪承差有禄，汝能为否？”修曰：“亦复可耳。”遂为鸿胪承差焉。

胡母辅之，字彦国，泰山人。少擅高名，有知人之鉴。性嗜酒，任放不拘小节。与王澄、王敦、庾恺俱为太尉王衍所重，号为“四友”。澄常与人书曰

：“彦国吐嘉言，如锯木屑，霏霏不绝，诚为后进领袖。”为家贫，求试为繁昌令，后为乐安太守。谢鲲，字幼舆，陈国阳夏人也。以儒业显。鲲少知名，通简有高识，不修威仪，好老庄，能歌，善鼓瑟。后东海王司马越闻其名，举为掾。邻家高氏女有美色，谢鲲尝挑之，女投梭折其两齿，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任达不已，幼舆折齿。”鲲闻之，傲然长啸曰：“犹不废我啸歌。”后为长史。

毕卓，字枚世，新蔡渔阳人。少希放达。太兴中，求为吏部，尝饮酒废职。比舍郎酿酒熟，卓因醉，夜至其瓮间盗饮之，被掌酒者所获。到明旦视之，乃毕吏部也。遂遽释其缚。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，偿其酒钱，致醉而去。尝语人曰：“得酒满数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床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终身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。”因此好酒，为人所讥。乐广闻而笑之曰：“名教中自有乐地，何必乃尔。”是时何晏等祖述老庄，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本以无为。无者，开物成务，无往不存者也。阴阳恃以化生，贤者恃以成德，故无之为用，无时不贵矣。

故王衍之徒皆爱重之，由是朝中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，废弛职业。

史说裴頠，字逸民。宏雅有远识，博学稽古，自少知名。

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：“頠若武库，五兵纵横，一时之杰也。”累迁侍中。乐广尝与頠谈清言，欲以理服之。而頠词论丰博，广笑而不言，谓頠为言谈之林。

其时俗尚放荡而不尊儒术，浮虚而不尊礼法，尸禄耽宠，仕不事事。王衍之徒声誉太盛，不以实学相尚，并皆仿效，风教陵替。是故裴頠著《崇有论》以释其弊，众皆然之，犹不能救当时也。其论曰：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；事务可节而未可绝无也。谈者深列有形之累，盛称空无之美，遂薄综世之务，贱功利之用，高浮游之业，卑经实之贤。人情所徇，名利从之。于是立言藉其虚无，谓之玄妙；处官不亲所职，谓之雅远；奉身舍其廉操，谓之旷达。故悖吉凶之礼，忽容止之表。渎长幼之序，混贵贱之级，无所不至。夫万物之生，以有为分者也。故心非事也，而制事必由于心，不可谓心为无也；匠非器也，而制器必须于匠，不可谓匠非有也。由此而观，济有者皆有也，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！

### 第三十二回 江统进上《徙戎论》

先是元康九年，惠帝设朝，群臣皆集。朝贺礼毕，太子洗马江统以中原半为夷居，匈奴刘渊居晋阳，羯戎石勒居上党，羌人姚弋仲居扶风，氐人苻洪居临渭，鲜卑慕容廆居昌黎。种类日繁，恐其有变，故上表曰：“戎狄之人，人面兽心，宜早绝其源，不然必乱中华。”惠帝不能行之。统又作《徙戎论》以

警朝廷，因上惠帝。惠帝览之，曰：夫夷蛮戎狄，地在要荒。禹平水土，而西戎即叛。其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。四夷之中，戎狄为甚。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。

当其强也，以汉之高祖而困于白登，孝文帝于灞上。及其弱也，以元、成之微，而单于入朝，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，虽稽颡执贄，而边城不备固守，强暴为寇，而兵革不加远征。期令境内获安，疆场不侵而已。魏兴之初，与蜀分隔，疆场之戎，一彼一此。武帝徙武都之氏于秦川，弱寇强国，捍御蜀虏，此盖权宜之计，非万世之利也。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。夫关中土沃物丰，帝王所居，来闻戎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而因其衰敝，迁之畿内。土庶玩习，侮其轻弱，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。至于蕃育众庶，则坐生其心，以贪悍之性，挟愤怒之情，俟隙乘便，辄为横逆。而居封域之内，无障塞之隔，掩不备之人，收散野之积，故能渐成滋蔓，暴害不测，此必然之势，已验之事也。

犬马肥充，则有噬齿，况于夷狄，能不为变？但顾其微弱，势力不逮耳。夫为邦者，忧不在寡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广，士民之富，岂须夷狄在内，然后取足哉？此等皆可申谕发遣，还其本域，使彼羁旅怀土之思，释我华夏纤芥之忧，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，于计为长也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鲁褒伤时作《钱论》

论上朝廷，不能用。却说惠帝为人愚憨，尝在华林园闻哈蟆鸣，谓左右曰：“此鸣者为官乎？为私乎？”左右戏之曰：“在官地为官，在私地为私。”时天下饥馑，百姓饿死。帝闻之曰：“胡不食肉糜？”由是权在臣下，政出豪门，势位之家，更相荐托，有如五市，贾、郭二党恣横，货赂公行。当有隐士南阳鲁褒，字元道。好学多才，以贫素自立，因见元康之后，纪纲大坏，伤时之贪鄙，乃隐姓名，而著《钱神论》。其略曰：钱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。内则其方，外则其圆。其积如山，其流如川，动静有时，行藏有节。市井便易，不患耗折，故能长久，为世神宝，亲之如兄，字曰“孔方”。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。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

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钱之为言也，泉也。无远不往，无幽不至。京邑衣冠，疲劳讲肄，厌闻清谈，对之睡寐。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钱之为神，往无不利，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？

由此论之，谓为神物。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。排金门，入紫闼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；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非钱不胜，幽滞非钱不拔，怨仇非钱不解，令闻非钱不发。洛中朱衣，当涂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无已极。执我之手，抱我终始。故谚曰：“钱无耳，可使鬼神”。今之人惟钱而已矣。

此论盖疾时而作，朝士亦不察。满朝政务以苛察相高。每有所议，各立私意，刑法不一，狱讼繁滋。尚书刘颂上疏曰：近世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。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夫君臣之分，各有所司。法有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；理有穷塞，故使大臣释滞；事有时宜，故人主权断。主者守文，若释之执犯，譬之坐也；大臣释滞，若公孙宏断解郭解之狱也；人主权断，若汉祖戮丁公之佞也。自非此类，皆以律令从事，然后法信于下，可以官政矣。

惠帝览之，终不能用，朝臣不肯为，故寝也。

却说韦忠，平阳人。少慷慨，有不可夺之志。闭门修己，不交当世。仆射裴頠闻之，慕而造谒。忠在家，托以远出，故不相见，愈重慕之。次日，因见侍中张华曰：“平阳韦忠有公辅之器，庙廊之才，人皆仰敬，明公可于此时擢之，必有匡济当时之务。”华曰：“闻名久矣，未曾见面。今如此，吾即辟之。”于是张华使人辟之，韦忠称疾不起。友人问忠不出仕之故，忠曰：“吾乃草茅下士，本无宦情。张茂先华而不实，裴逸民贪而无厌。弃典礼而附贼后，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哉？逸民每有心托我，我常恐洪涛荡漾，余波见漂其溺及我，况我蹇裳而就之哉！”人服其说。

史说索靖，字幼安，敦煌人也。少有逸群之量，与乡人范衷、张彪、索紞、索永俱诣太学，驰名海内，世人号称“敦煌五龙”，惟靖最雄。后四人并亡。时侍中张华重其名，除为雁门太守。索靖知天下将乱，出朝因指洛阳宫铜驼曰：“曾见汝在荆棘中耳。”

### 第三十四回 赵王起兵诛贾后

庚申永康元年四月，却说赵王司马伦，字子彝，乃宣帝司马懿之第九子也。见愍怀太子被贾后所害，欲起兵，恐力不及，谓孙秀曰：“今惠帝无道，贾氏专制，谋杀太子，淫乱后宫，先曾与卿谋之，恨力未及。吾思宣帝尽忠仕魏，南拒孙权，北抗刘备，幸有大勋，德及武帝，平蜀灭吴，而有天下。未及三世，遭此贱人暴虐，鹿将失之。吾欲起兵，尽诛贾党，诚恐刻鹄不成，反类鹜耳。汝有何策？”孙秀曰：“殿下欲立盖世之功，独力是所不能。臣见齐王冏每有不忿贾后之意，请其同讨贾氏，方可有济。其余碌碌等辈，不可令其知之。”司马伦曰：“然！”

于是司马伦即使人请司马冏至，置酒相待，至半酣，赵王屏左右，哭谓冏曰：“今皇上愚愍，悍后专权。君之元子弑之于许昌，后之贼党委之以重任。若不早为社稷计，眼见天下非晋有矣，吾等岂能免乎？今欲与侄共诛贾氏，以正纪纲，侄意若何？”司马冏曰：“吾欲杀此贱人久矣，因力不及，既如此，何不三家就此起兵，矫诏废后，诛其贼党，以靖朝廷，谁敢拒之！”司马伦曰：“既有同心，奈无兵权。”孙秀曰：“此容易耳。明早殿下可入朝奏帝

，称说昔年东安王司马繇因罪见废，今因久在东安，甚得民心，常抱不平之志，将来之患，固不待言。宜乘此时乱心未作，朝廷商议着亲信大臣领兵镇之，使彼不萌恶念，可保万全。皇上必允。若问谁可镇守，王殿下宜力保齐王殿下领兵，则兵权归于掌握。即勒其兵，矫诏先废悍后，后诛贼党，岂不甚便？则大功可望成矣。”二王抚掌大笑曰：“此计甚妙，宜速为之。”于是齐王辞别回邸，各自歇息。

次日，赵王司马伦披公服，执牙笏，奏惠帝曰：“臣闻东安王司马繇被废居东安，怨望朝廷，阴结力士，谋为不轨。陛下可速使人以兵去镇，捕其羽翼，庶得东地宁息。倘恶念一兴，难以扑灭。”帝问曰：“东安欲叛，谁人可去镇之？”伦曰：“齐王冏有文武才略，可使镇守，万无一失。”惠帝从之，即召齐王司马冏领车骑将军，授以兵符，发兵二万五千人，使其出镇东安。齐王冏谢恩，捧符印出朝，来见司马伦商议。孙秀曰：“来日俟圣上坐朝，齐王殿下矫皇上诏，废贾后为庶人。

殿下率禁卫武士拒住宫门，以防外兵，然后请旨，诛张华、裴頠、贾谧等党。”因是赵王伦等各依孙秀之计而行。

计议已定，赵王伦佯使司马雅去告张华曰：“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，为天下除害，公意如何？”华拒之曰：“天下已定，百僚奉职。贾后虽虐，未至大患，除甚大害，子莫骏乎？”司马忿怒曰：“刀将加颈，犹为是言耶？”不顾而出报伦，伦怒。

是夜，乃自矫诏，敕三部司马曰：“中宫与贾谧等谋杀太子，今奉皇上圣旨，命车骑司马冏入废中宫，汝等从命，赐爵关内侯，不从者夷其三族！”众皆从之，开门而入。至天明，司马伦又以兵一千人入宫，拒住内外，宫人不得出入。齐王司马冏自披甲执锐，领甲士五百人，在宫内矫诏责贾后曰：“皇太后何罪见废？皇太子何辜见诛？汝淫乱宫室，污秽朝廷，今圣上有密旨在此，废汝为庶人，火速收拾，迁往金墉城去，不许久延掖庭！”贾后大惊，曰：“诏当从我出，汝诏从何而来？”

齐王冏曰：“诏书乃圣上亲书，不必争论！”言讫，喝令军士拥而出之。贾后走上台阁，遥望金銮殿上大呼曰：“陛下之妇使人废之，你久后亦行自废！”齐王冏大怒，挥军士上阁，将贾后推扯下来。以宫车仗，使军士护送，迁于金墉城。去讫，勒兵出宫，会同赵王司马伦、梁王司马彤等请帝上殿。

贾后淫风毒且愚，谋绝皇嗣却必诛。

今朝司马伦兵起，犹说诏当从我出。

时惠帝见诸王各执兵入，心中大惊，战栗不已。当赵王司马伦俯伏殿下奏曰：“臣等为社稷之计，必无谋异之心，陛下不劳惊恐。”惠帝方才放心。司

马伦又奏曰：“今贾后凶悍淫虐，废弑太后，谋杀太子，臣故废之。今侍中张华、仆射裴頠、太常贾谧助后为虐，陛下可下诏诛夷。”惠帝见赵王如此，不得不从，连忙下诏许之。于是，赵王伦迎惠帝幸东堂，执贾谧斩之。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，于是裴頠等皆至。又令收赵粲、贾午等，尽诛之。乃令张林执张华、裴頠，解结于庭中。张华谓张林曰：“卿欲害忠臣耶？”林称诏诘之曰：“卿为宰相，太子之废，不能死节，何耶？”华曰：“式乾之议，臣谏草具存，可覆按也。”林曰：“谏而不从，何不去位？”华无以对。

林遂出来，将裴頠等皆夷三族。又收董猛、孙虑、程据等皆诛之。于是赵王伦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，以侍中孙秀为中书令，并据兵权。计文武封侯者数千人。奏惠帝诏追复太子司马遹位号，更立其子司马臧为临淮王。

时有司奏尚书令王衍备位大臣，太子被诬，志在苟免，请禁锢终身。诏许之。赵王伦见张华不至，复使孙秀去收，诛其三族。时伦欲收人望，选用海内有德之士，以李重、荀组为左右长史，以王堪、刘模为左右司马，束皙为记室，荀松，陆机为参军。李重知伦有异志，辞不受。赵王伦逼之不已，忧愤成疾，扶拽受拜，数日而卒。

五月，惠帝诏立临淮王为皇太孙。此时朝野震悚，士民恐避，独阎纘闻知，径入市曹，抚张华尸，恸哭曰：“吾曾语君及早退位而不听，今果不免也。”后复见贾谧尸，叱曰：“小儿乱国之由，诛之晚矣。”哭讫，上疏表张华之死屈。惠帝善其忠烈，乃擢为汉中太守。

史说张华之幼子张翥，颇识天文，夜观乾象，见中台星折。

次日见华曰：“今中台星折，正应大人，宜早退位，免祸临身。”华不听，且曰：“天道幽远，惟修德以应耳，不如静以待之。”未数日，孙秀以兵入府，曰奉旨斩公。华大惊曰：“吾先帝老臣，忠心如丹，不爱生而靖王室之难，祸不可测也。”言未终，孙秀使人推出市，斩之，诛其三族。

张华性好人物，至于贫贱候门之士，凡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羨，为之延誉。性爱书籍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惟有文史溢于箱篋，尝徙居，载书三十乘。秘书监虞挚撰定官书，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。天下奇秘，世所希有者，悉在华所。由是博物洽闻，世无与比。陆机尝请华宴，于是宾客满座，华举器，见鲜有异，乃曰：“此龙肉也。”众客未之信。张华曰：“公等不信，试以苦酒灌之，必变异象。”众依法以苦酒灌之，而五色光起，众始默然。席散，机问鲋主，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鱼，质状殊常，以作鲋过美，故以相献耳。时武库封闭甚密，惠帝使人开搬点视宝物，其中忽有雉雏，诸人皆以密固，何有此物？惟华曰：“此必蛇化为雉也。”众视雉侧，果有蛇脱焉。

吴郡临平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捶之无声。郡守进入朝廷，惠帝问华，华曰

：“可取蜀中桐材，刻鱼形，扣之则鸣矣。”帝如其言，即取蜀桐刻形打之，声闻数里。

先吴之未灭也，斗牛之间常有紫气。及吴平，紫气愈明。

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，乃召焕至，与宿，乃屏人谓曰：“可与汝共寻天文，知将来之吉凶。”因同登楼，仰观天象，问焕紫气之故。焕曰：“仆察之久矣，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。”

华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焕曰：“宝剑之精，上彻于天耳。”华曰：“君言得矣。吾少时有相者，言吾年出六十，位登三公，当得宝剑佩之，斯言岂效耶？”因问曰：“在何郡？”焕曰：“在豫章丰城。”华曰：“欲屈君为宰，密共寻之，可乎？”

焕曰：“从命。”于是华即补焕为丰城令。

焕到县，掘狱屋基，入地四文余，得一石函，光气非常，中有双剑，并刻有题：一曰“龙泉”，一曰“太阿”。自得此剑，其斗牛间之气不复见矣。焕以南昌西北岩下土以拭剑，光芒艳发，因此遣使送一剑并土来京与华，一自佩。华回书谓焕曰：“得两送一，雷公得无欺乎？”焕谓使人曰：“本朝将乱，张公当受其祸。此剑当系徐君墓树，灵异之物当化去，不永为人服也。”时华得剑，宝爱之，常置坐侧。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，令人报焕，书曰：“详观剑文，乃干将也，莫邪何不复至？虽然天生神物，终当合聚。”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，焕更以拭剑，倍益精神。

张华既诛，剑失所在，并不见踪。焕亦卒，其于雷焯为州从事，持剑行经延平津，忽于腰间其剑跃起坠水，即使从人没水取之，并不见剑，但见两龙各长数丈，蟠萦有文，没者惧而返。须臾，光彩照水，波浪惊沸，于是失剑。焯叹曰：“先君化去之言，张公终合之论，此其验乎？”张华博物如此类甚多，不能详载。华著《博物志》十篇，及文章并行于世。先是，华与赵王司马伦有隙，司马伦乘此诛华。华死年六十九岁，朝野莫不悲恸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赵王司马伦执权

却说赵王司马伦既废贾后，及诛张华等，乃自专国政，总握兵权，自为相国，以孙秀为侍中。时百官俱听命于伦，而伦素旷达无智策，复受制于秀。于是孙秀威权震于朝廷，天下皆事秀，而无求于伦。

却说孙秀乃琅讶小吏，累官于赵国，以谄媚自达。秀既执机衡，遂恣其奸谋，多杀忠良，以逞私欲，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，秀之诸党皆登卿相，并列大封，其余同谋者，皆超阶越次，不可胜纪。至于奴卒厮役，亦加以爵位。每朝会，貂蝉盈座，故人为之谚曰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”而秀以苟且之惠，取悦人情；府库之储，不充于赐；金银冶铸，不给于私。故有白版之侯，君子耻

服其章，百姓亦知其不终矣。

孙秀既立非常之事，司马伦愈敬重焉。当孙秀人见赵王伦曰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今贾后虽废为庶人，犹在金墉，若不剿除，后必为患，殿下可速矫诏诛之。”赵王伦曰：“卿计正合孤心，你可密地使人持诏杀之。”于是，孙秀乃伪诏使王全赍金屑酒来金墉杀贾后。使者领命到金墉，入内请贾后跪听宣诏，贾后不听。王全开读其诏曰：贾氏专权，废弑皇太后，无妇之道；谋弑皇太子，无母之慈。祸乱国家，淫恶昭著。至忠之臣见遭诛戮，谗佞之辈反授权柄，致使天下之人谤朕不君。谓天地所厌，人神共怒，今赐金屑酒一壶，赐其自尽，勿得推故。

贾后虽不肯跪，然耳听其宣读。听讫，大骂赵王司马伦逆贼，将酒饮之而死。王全收敛，方始还都报知赵王司马伦。伦大悦，重赏王全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淮赵二王相谋害

秋八月，却说赵王伦以淮南王司马允为骠骑将军，领中护军。司马允性沉毅，宿卫瓘将士皆畏服之。知赵王伦、孙秀有异志，欲谋讨之。伦、秀密知其议，即转司马允为太尉，外示优崇其爵，内实夺其兵权。淮南王司马允乃大怒，遂率国兵数百人直出，大呼曰：“赵王与孙秀谋反，我讨之，肯从者左袒！”于是从者甚众，司马允以其兵遂围相府，赵王伦亦引兵数千人出，与淮南王允战。两军相交，战不五合，赵王伦败死者数百人。伦走入府内，紧闭不出，允乃结阵于承华门前。

中书令陈淮欲应允，言于帝曰：“今日淮南王司马允与司马伦为争权，各以兵相战，望陛下委臣领禁兵，前去解和，不然必有一伤，而乱及中朝矣。”惠帝曰：“卿不可去，朕使别将去。”于是帝遣殿前将军伏胤以三百兵，持白幡前去解斗。

在相府前过，赵王长子汝阴王司马虔时在门下省见胤领兵过，即出，阴与胤誓曰：“君能为我，富贵当共之。”胤答曰：“殿下息言，吾乘幡入内杀之。”言讫，即驰至承华门，乃诈言曰：“臣奉诏以兵来解和，殿下火速开阵，与臣相见。”淮南王允以为是实，不提防，令开阵门受诏。伏胤直入，将淮南王允刺死，收其兵来见赵王伦。伦大喜，拜伏胤为大将军，入朝奏惠帝，言淮南王允谋反，夷灭允族数千人。

### 第三十七回 孙秀害潘岳石崇

却说潘岳，字安仁，荥阳人也。少以才颖见称，乡邑号为奇童，谓是终贾之俦也。先是武帝时，帝躬藉田，潘安仁曾作赋以美其事曰：五辂鸣鸾，九旗扬旆。有邑老田父，或进而称曰：“损益随时，理有常然。高以下为基，人以食为天。正其末者端其本，善其后者慎其先。”今圣上图匮于丰，防俭于逸。



展三时之宏务，期仓廩于盈溢。固尧汤之用心，而存救之要术也。

潘岳因此才名冠世，为众所疾，遂栖迟十年，出为河阳令。

自负其才，郁郁不得志。后迁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岳性轻躁，趋世利，与石崇等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与石崇辄望尘而拜。《惜愍怀文》，岳之辞也。谧二十四友，岳为其首。谧《晋书限断》，亦岳之辞也。其母曾谓之曰：“尔当知足，而于没不已乎？”岳终不能改。既仕宦不达，乃自作《闲居赋》。其赋曰：岳读《汲黯传》，至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良史书之。题以巧宦之目，未尝不慨然而叹也。曰：“嗟乎！巧诚有之，拙亦宜然。”仆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，八徙官而一进阶耳。再免，一除名，一不拜职，迁者三而已矣。虽通塞有时，抑亦拙者之效也。普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，固曰拙于用多，称多者，吾岂敢言拙？则信而有征。方俊义在官，百工惟时，掘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。太夫人在堂，有羸老之疾，尚何能违膝下色养，而眉屑从斗筲之役乎！于是览止足之分，舒浮云之志，筑室种树，逍遥自得。池沼足以渔钓，租税足以代耕。灌园鬻蔬，供朝夕之膳；牧羊酤酪，俟伏腊之贾。孔子曰：“孝乎？惟孝友于兄弟。”此亦拙者之为政也。

潘岳美姿容，少时曾挟弹出洛阳道游，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，投之以果，遂满车而归。时张载生甚丑陋，每行遇小儿，以瓦石掷之，委顿而返。

岳先事贾谧，谧荐为黄门侍郎。而岳常轻孙秀，因此购隙。

秀既得志，每有杀岳之心，未得其便。至是朝中伦、秀秉政，遂存害岳之意焉。

秀又闻石崇有爱妾，名曰绿珠，色美而艳，又善吹笛，秀使人来崇家求之。此时石崇正与绿珠在金园别馆，方登凉亭，临清流，集群姬在侧。使人直入凉台，见崇曰：“孙侍中闻足下家有美妾，极善歌舞，使某求一，足下意允否？”崇曰：“有。”乃尽出其妇数十人以示使，皆蕴兰麝，披罗縠。崇谓使人曰：“子所择佳者，即以奉承。”使人曰：“君诸姬服御，丽则丽矣，然吾受侍中之命，止索绿珠，不知谁是？”石崇勃然曰：“绿珠乃吾所爱，不可得也！”使人曰：“君侯博古通今，察远照迩，侍中之暴，君侯已知，愿加三思，勿使噬脐无及。”崇曰：“不必多言矣！”竟不许。使人出，回报孙秀，说崇不肯。孙秀大怒，乃入见赵王司马伦曰：“昨闻石崇与潘岳二人密谋，要与淮南王允等报仇，若不早除，将至乱矣。”

司马伦曰：“岳、崇有异，卿可诛之。”秀既得命，即出府堂，矫诏使介士二百人，收石崇与潘岳二家。时石崇正与绿珠宴于楼上，介士到，曰：“奉诏收二人，速下楼！”石崇大惊，哭谓绿珠曰：“我今为汝得罪，不知遂驾何所？”绿珠亦泣曰：“君侯为妾得罪，妾当效死君前，岂敢奉事二姓，为君羞

耶？”

言讫，自投于楼下而死。介士逼崇急行，崇曰：“吾不过流徙交广，何相逼耶？”言讫与行。及执至东市，方知处斩，石崇大哭，叹曰：“奴辈利吾家财耳。”收者答曰：“知财能为祸，何不早散之？”崇默然不语。时介士执潘岳至，谓之曰：“安仁卿何说复尔耶？”岳泪曰：“可谓白首同所归矣。”岳先题《金谷诗》云：“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归。”今果应其讖，故潘岳言之。俄而监斩官到，将二人并家属尽斩之，籍没崇之家财焉。

却说河内太守刘颂见政出群下，付托非人，乃草具所陈于惠帝曰：“顾惟万载之事，理在二端。天下大器，一安难倾，一倾难正。故虑经后世者，必精下之政，使万世赖耳。”

表上及陈政要休付与人，宜亲万机。惠帝曰：“不能行矣。”因此朝野不安，大乱焉。

### 第三十八回 赵廞起兵据蜀城

冬十一月，赵王伦以齐王司马冏有废贾后之功，升为游击将军。齐王冏大怒，曰：“废贾后，吾戮力共成。汝为相国，吾当游击！”心甚不平。孙秀闻知，惧其有变，乃计使赵王伦出齐王冏为东平将军，令其镇许昌，齐王冏意亦不满。次日，赵王伦使孙秀议废贾后之功，孙秀乃集众于朝堂，议加赵王伦九锡。吏部尚书刘颂曰：“昔汉之锡魏，魏之锡晋，皆一时之用，断乎不可。周勃、霍光其功至大，不闻有九锡之命也。”

张林欲杀之。孙秀曰：“杀张、裴已伤时望，不可复杀颂。”

乃止。百官看见张林欲杀颂，惧不敢逆，俱各从议。秦帝下诏，加赵王伦九锡之礼。复加其子司马乂及孙秀、张林等官，并居显要。赵王伦及诸于顽鄙，无有识见。而孙秀狡猾贪淫，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，惟竞荣利而无有深谋远略，志趣乖异，互相憎疾。然孙秀子孙皆形貌短陋，如奴仆之下者。秀乞帝女河东公主而为驸马，众为耻之。时贾后已诛，后宫久虚。孙秀奏惠帝，以其党尚书郎羊玄女羊氏立为皇后。

却说赵王伦欲篡位，恐贾氏之亲在外为变，矫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，以成都刺史耿滕代之。赵廞乃贾后姻亲，闻朝廷征，甚惧，恐入朝见害，心下自思，晋衰，阴有据蜀之志。

乃心生一计，即发仓廩以赈流民，厚遇李特兄弟，以为爪牙。

特等持势聚众为盗。耿滕密使人上表道：“流民刚剽，蜀民懦弱，主不能制客，必为乱阶，宜使还本地。”廞闻之大怒，屡欲攻滕。会朝廷诏至，以滕代己为刺史，乃乘此以计，使益州文武千余人迎滕于小城，待至杀之。

时滕守成都小城，廞守益州大城，益州文武千余人至小城迎滕，滕欲趋去

。功曹陈恂谏曰：“今使君与刺史构怨已深，彼还在未离，岂可即去？不如留小城以观其变，’然后檄诸县，合村堡，以备秦氏，方可以往也。不然，必坠其计矣。”滕不从，收拾本部，行至益州。赵廞遣兵五千伏城内，滕入无备，遂被所杀，余众尽降。

于是，赵廞就以滕兵来攻西夷校尉陈总，总甚忧。主簿赵模曰：“彼兵未至，今当速行招众，助顺讨逆，谁敢动者！”

总缘道停留，北至鱼涪津。廞军已至，止隔一百余里。模又曰：“事急迫，火速散材募兵以拒，不然我寡敌众，难以决战。”

总又不听，众遂自溃。廞兵大至，总出马与战，未十合，被斩于马下。招集其众，遂降。于是，赵廞始勒兵还益州，自称为益州牧，置僚属，易守令。李庠等亦以四千骑归之。赵罔委以心膂，使其招募六郡壮勇二万余人，以断北道。

却说散骑常侍张轨，以时方多难，阴有据河西之志，因见赵王伦曰：“西凉盗贼生发，屡屡攻陷诸郡。臣请为将去讨，不日可平。”赵王伦从之，即以张轨为凉州刺史，令其去讨。

于是张轨即出朝，以宋配、汜瑗为谋主，以军二万人来凉州，与鲜卑寇狼交战。两军对圆，寇狼出马与轨交锋，不数合，斩狼于马下，尽降其众。轨与汜瑗等引军入据凉州，招集军马，粮草堆山，因此威名震西土。

### 第三十九回 司马伦废帝自立

辛酉永宁元年，却说赵王司马伦召侍中孙秀入，谓曰：“吾欲废帝自立，如何？”孙秀曰：“今朝廷至弱，权在殿下，不就此时行事，迟则有变矣。来日殿下可于府堂聚会百官，商议其事。若有不从者，立斩之。则昔指鹿之事，正在今日。”

司马伦大喜，便教大排宴会于府堂。

次日，请百官饮宴。是旦，飞骑往来于城中，遍请公卿。

公卿皆惧伦、秀之势，谁敢不到？司马伦见百官到了，令各入席，自徐徐带剑亦入席。各讲礼讫，令从人执盏劝酒。待酒行数巡，司马伦自举杯劝诸大臣饮酒，令停酒止乐。伦曰：“今有大事，众官听察。”于是众皆肃听。伦曰：“天子为万乘之主，以治天下。今帝戇驽而无威仪，不可以奉宗庙社稷。况先帝有密诏，言惠帝昏愚，未可为君。吾欲以帝为太上皇，吾自权监国，候有德者立之，此事若何？”当百官立于筵前，曰：“殿下所见差矣。昔商朝太甲不明，伊尹放之于桐宫。汉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，造罪三千余条，霍光告太庙而废之。今上虽懦弱，并无罪过，莫非不可！”司马伦大怒曰：“天下乃吾家之天下，汝等何得逆吾？若顺者生，如忤必诛！”群臣莫敢再言，于是百官

自出还第。

次早，赵王司马伦使孙秀领兵列于朝门外，自仗剑带甲士数百人，直入殿上，群臣皆惧。司马伦请帝升殿，大会文武，如有不到者斩。是日，大臣皆列班次，司马伦掣剑在手，曰：“帝昏庸，不堪掌理天下，今告太庙，以惠帝为太上皇，令其徙居金墉。今有郊天策诏，群臣静听。”言讫，令孙秀读其诏曰：昔武帝不幸崩逝，孝惠皇帝嗣位，承绍海内，仰望太平。

而惠帝昏庸，政出后宫。弑皇太后，不孝于母；杀皇太子，不慈于亲。凶德彰露，昏蒙弱暗似此，岂堪继承大统！今公卿大臣孙秀等请告主庙，以惠帝为太上皇，限即日迁徙，不许迟延。

赵王司马伦素有仁德之风，成周之懿，朝野仰识，天下共知，宜登大位，以任社稷。是斯诏示群众，和宜应天顺人，以慰生灵之望。知悉。

孙秀读诏讫，命左右扶惠帝下龙床，解其玺绶，令其北面而立。惠帝号哭，群臣亦悲。孙秀自扶赵王司马伦登位，群臣拜舞，皆呼万岁。君臣礼毕，赵王伦谓惠帝曰：“废一帝，立一帝，古来有之。汝虽不德，朕念至亲，不忍加害于卿，汝速徙金墉，非宜呼不许入朝。”谕讫，命介士至，取车仗护送惠帝并宫妃人等于金墉城居住，改金墉为永昌宫，月给粮米并供膳。

赵王司马伦既登了帝位，孙秀专政，总领内外兵权，于是赵王伦益重孙秀。凡下诏令，秀辄改革，有所予夺，自书青纸为诏，或朝行夕改者数四，百官转易如流。赵王既登大位，吏在职者皆封侯。因府库之储不足以供应，侯铸印不给，或以白版封。

#### 第四十回 司马冏起兵废赵王

三月，齐王司马冏因废贾后得权。见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乃密召偏将军王义入内而谓曰：“今司马伦篡位，吾欲起兵讨伦，返正车驾，汝等有何高谋复安天下？”王义曰：“若举大义，可传檄召河间王司马颙、成都王司马颖、长沙王司马义，及新野公司马歆并匈奴左贤王刘元海，令其纠率诸侯，同讨篡逆。

若诸侯领兵至阙下，声赵王司马伦篡位之罪，中外夹攻，可诛其党羽，迎返惠帝正位，桓、文之勋矣。”司马冏曰：“汝谋正合我意。”于是冏乃使人持檄往各诸侯王处，求各起兵讨伦。

其檄曰：

贼臣孙秀谄附逆王，废帝金墉，共谋篡位，天地不容，人神共怒。公等分茅列土，理合勤王，共讨篡逆，望执鳌弧先登，毋使防风后至。

却说成都王颖得檄，召邳卢志入内问曰：“赵王伦篡位大逆，今齐王传檄诸镇合兵讨伦，孤恐兵少，卿意若何？”志曰：“扶顺讨逆，百姓必不召而至，宜从之。”于是，成都王立起招军旗，远近皆应集，众至十余万。然颖心中

犹豫不敢发。

嬖人王某曰：“今殿下起兵讨伦，其如赵王亲且强，齐王疏且弱，依臣之意，不如助赵攻齐为是。”当参军孙询大言曰：“赵王凶逆，天下当共诛之，何亲疏强弱之有耶？小人何得妄言军国大事！”于是，颖方发兵以应齐王罔讨逆伦。

却说河间王颙与齐王有隙，虽传檄书至，反遣张方领兵去助司马伦。忽探事人回报，齐王与成都王二处兵威大盛，共有四十万众。河间王即召张方回兵，计曰：“今成、齐二王军盛，汝莫助赵，且以兵助齐王。于是，张方以兵五万来应齐王。是时长沙王司马义、新野公司马歆、左贤王刘元海各路兵皆到，因此齐王军威大振，号称一百万众，俱至都下安营。

却说司马伦闻知大惊，急召孙秀问之。秀曰：“兵来将对，水来土掩，何须惊恐？宜遣将迎之。”于是，司马伦遣孙辅、张泓、司马雅率兵十万拒齐王；遣孙会、士猗、许超率兵十万拒成都王。分拨已定，各去迎敌。

却说张泓出阵，见齐王全军皆出，兵威甚锐。泓军寡弱，退走三十余里，自相践踏，折兵四万余人，扎住营寨，谓司马雅曰：“彼众我寡，战则不胜。不若乘彼胜无备，往劫其营，何如？”雅曰：“然！”吩咐一更造饭，二更起行。

却说齐王罔得胜回寨，谓诸将议曰：“今日虽胜一阵，亦因众寡不敌，彼必谓我得胜无备，来劫我营。汝等各引兵四下埋伏，待吾号炮响时，各引兵杀回，必获全胜。”各各依计埋伏去讫。将次三更，张泓引兵杀至寨，见是空寨，情知中计有伏，忙退兵。只听得号炮连天，伏兵尽起，前后左右火把齐明，照耀如白日。鼓声振地，将张泓人马围在垓心。张泓只得接战，两下混杀直至天明。看部下兵折去大半；左冲右突不能得出。

正在危急，忽司马雅引生力兵万人杀入重围，救得张泓回营。

计点残兵，仅存一万余人，退入城中。

却说成都王前锋至黄桥，正遇孙秀之子孙会与士猗等兵至，两下交战。卢志出马与许超交锋，未五合，志敌许超不住，引兵退走四五里下寨，损折人马。成都王曰：“敌兵甚盛，不如旋师。”卢志曰：“胜负乃兵家常事，岂以一战小挫而自怯哉！且彼兵得胜必骄，骄则必败。臣有一计，明日殿下引兵攻其前，臣出奇兵抄其后，前后夹攻，管保克敌。”颖从之。是夜，志引精兵万人从小路抄孙会营后，伏于溴水之侧。

且说司马伦闻会得胜，遣人以节封会、猗、超等为大将军，赍白金二百斤，赏黄桥之功。因此会、猗、超毕持旄，军政不一，又恃胜一阵，不作准备。故成都王兵直至寨前，而会、猗之兵尚未准备。闻知，举止无措，众皆溃散。

成都王挥军奋击，大破之。会等急退至溴水之上，卢志以精兵出截，两下夹攻，杀得尸如山积，血若川流，孙会等鼠窜入城去讫。成都王传檄齐王冏、河间王颙及诸侯王会得胜之兵，乘势济河。

却说朝中闻此消息，莫不欣喜。有左卫将军王舆率兵五千人入宫，三部司马为应于内，攻中书省，执孙秀出斩之。王舆率兵大开城门，纳五王及诸侯兵马入城。齐王冏带领甲士收逆王司马伦，及执其眷属党类，并孙秀三族人等俱斩于市曹。将司马伦幽于永昌宫，候旨发落。于是齐王司马冏、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颙及长沙王司马义、新野公司马歆、匈奴左贤王刘元海、左卫将军王舆等会集群臣，备金舆玉辇，齐诣金墉城，迎接惠帝还朝复位。

是日，惠帝车驾从端门入，升殿复登大宝，乃永宁元年辛亥夏四月也。群臣顿首谢罪，惠帝悉赦之。乃宣齐王冏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至前，再三慰劳曰：“拨乱反正，三卿之力也。凡百官为伦所拜者皆斥免，台省府卫仅有存者。”自兵兴六十余日，战斗死者近十万人。

#### 第四十一回 齐王威权拒众谋

次日，惠帝以三王有反正之功，宜加封锡。以齐王冏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备物典策，如宣、景、文、武辅魏故事。以成都王颖为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假黄钺，录尚书事，加九锡。以河间王颙为侍中、太尉，以长沙王义为抚军大将军，以新野公歆为王。惟齐、成都、河间三王府各置掾属四十人，武护森列，文官备员而已。

新野王歆说齐王冏曰：“窃见成都王兵权太重，若有变，难以制之，不如早削，免生后患。”冏曰：“然，容徐图谋之。”长沙王义说成都王颖曰：“齐王专政，必不容亲，不若早图，免致后悔。”颖以其言问卢志，志曰：“大王径前济河，功无二，然两雄不俱立，不如因大王太妃微疾，求还定省，委政齐王，以收四海之心，待其有罪而讨之，则大功可成。”于是，颖上表称颂齐王功德，宜委以万机，乃自辞归邺。由是颖之德誉，天下皆闻。

齐王既执权，辟刘殷军咨祭酒，曹摅为记室，江统、荀晞为参军事，张翰、孙惠为掾，顾荣、王豹为主簿，何勖为中领军，董艾典枢机。又封其将佐葛旗为县公，委以心腹，号曰“五公”。

却说成都王还邺，让九锡殊礼，表论兴义功臣，乞运河北邸阁米，以赈阳翟饥民，敛祭黄桥战士，旌显其家，皆卢志之谋也。由是，士民之众皆归颖焉。

次早朝会，帝谓齐王颙曰：“司马伦谋叛大逆，罪不容诛，卿可明正其罪，以彰法律，庶使臣下不敢效尤而乱朝廷。”冏曰：“伦罪应赐死，陛下宜下诏，送金屑苦酒，令其自荆”于是，惠帝使王催持诏，以金屑苦酒来金墉，赐

伦自死。催既奉命持诏来至金墉，入宫见司马伦曰：“臣奉圣旨持金屑苦酒，请殿下自裁。圣旨紧急，望赐早决，与臣回奏，休累小臣责限不便。”伦大哭曰：“孙秀误我！孙秀误我！”连道数声，执着金屑苦酒在手，徘徊再四，流泪满面，只得一饮而荆以巾覆面，犹曰：“孙秀误我！”言讫而死。王催方始驰还京都回旨。诗曰：

赵王司马伦，奸邪素平庸。  
有谋诛贾后，无义篡晋君。  
不慕周公德，专凭孙秀凶。  
今日金墉死，徒恨嬖人终。

#### 第四十二回 司马颖起兵讨齐王

却说齐王司马冏既得志，选举不公，任用嬖佞，忠谏者远，直谏者诛，仗义之功反成罪衅。因是中外失望，士不倾心。时齐王冏初征顾荣为大司马主簿，辟张翰为大司马东曹掾，二人皆应命而至。

史说顾荣，字彦先，吴国人也。因就职，见齐王冏擅权骄恣，恐失职祸延及己，于是终日酣醉，不综府事。因上言谏齐王司马冏曰：“臣忝在治下，不敢不告。臣闻古人有言曰：‘谦受益，满招损’。又曰：‘汝惟不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与汝争功。’今殿下举动之间，骄恣不法，势压群下，此岂君子之盛节也？如以学业骄人欤？则仲尼曰：‘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’如以富贵者骄人欤？则子贡曰：‘贫贱者骄人，且富贵者安敢骄人乎？’伏望殿下居廉有终，永保令誉，勿使马援之笑子阳也。”又曰：“且势有时而尽，势尽则倾。如扬雄所谓‘旦握兵权而为卿相，夕失势则为匹夫’者。转眼宠辱，反掌荣枯，岂不畏哉！惟殿下安分见机，平易自处，则鬼神亦将害盈而福廉矣。臣以此故不避斧钺之诛，以献逆耳之言也。”齐王怒而不纳。

顾荣忧患，来造冯熊。友人冯熊闻荣朝夕饮酒，不理政事，乃见其至，以言谏曰：“兹蒙足下过爱，以献药语，切莫见怪。夫酒之为物，固可合欢，亦能丧性，故古人比之狂药，非佳味也。古今以嗜酒致祸者，往往可鉴，此刘伶荷锺自随，毕卓盗酿被缚，君子所以不取也。今足下湛于麴蘖，日夜衔杯，此非贤人君子之所好者。愿足下察其善恶，自示劝惩，勤于听事，休败骏德也！”荣答曰：“子读一卷儒书，知得千古遗事，岂不识酒之为祸败德也？子知其一，不知其他。今齐王冏骄恣擅权，不久必败，败则吾在其府主事，诚恐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；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。是以放性酣醉，以消忧患耳。”熊曰：“既若此，吾有脱君之计，不必忧。”荣曰：“何计？”熊乃近于荣耳畔，言不数句，语未一时，只见顾荣曰：“妙矣！”

因语毕各散。

数日，冯熊因见齐王长史葛旃曰：“顾荣好酒不综府事，王府大事固非酒客所能办，君何不言之齐王，迁其外，以免误政务？”旃曰：“吾正欲言，幸君先施。”因此，葛旃入府，以其事告与齐王冏，冏曰：“吾重其名，以故用之。今既如此，便迁之。”因是以顾荣改授中书侍郎，顾荣用冯熊之计，出为中书侍郎。在职廉能，不复饮酒。葛旃因见问曰：“君何前醉而后醒耶？”荣恐事觉，怕齐王疑诈以罪，又复更饮。因与州里杨彦明日：“吾为齐王主簿，恒虑祸及，见刃与绳，每欲自杀，但人不知耳。”

史说张翰，字季鹰，乃吴下人也。见齐王司马冏专制骄奢，任用小人，故与同郡顾荣曰：“久必齐王自用，不纳忠谏，为今祸败，吾欲求去，故来造谒执事，旦日定行矣。”荣见其说，执翰手，怆然曰：“吾亦欲与子菜南山之菰，饮三江之水耳。”

言讫，因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叹曰：“人生贵得适志，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？”语毕，二人过数日相邀，命驾而归。

却说齐王司马冏宴会群臣，议军国之事。酒行三巡，董艾言于齐王曰：“侍中稽绍，善于丝竹，殿下可使其为一操，以助欢乐。”齐王冏促命左右进琴，命绍品操，稽绍推而不受。

冏曰：“今日为欢，何故若此？”绍进对曰：“明公匡复社稷，当轨物作则，垂之于后。绍虽粗鄙，忝备常伯，腰绶冠冕，鸣玉殿首，岂可操执丝竹，以为伶人之事？若释公服，侍私宴，所不敢辞也。”由是齐王冏不敢强命其弹，只令大臣畅饮，至夜方散。

却说李庠骁勇而得众心，赵廞深忌之，欲杀而无罪。曾庠劝廞称尊号，廞乘此以庠为大逆，命斩之，以其兄李特为督将。

特大怒，遂以其兵入攻，执赵廞而斩之。乃遣使诣洛阳上表，陈赵廞违诏杀耿滕之罪状，特故诛之，请以另调吏守益州。

初，梁州刺史罗尚闻廞谋反，上表称廞素非雄才，不须兵讨，败亡可待。以此朝廷不曾致讨。廞被诛，朝廷以罗尚为益州刺史。诏去讫，罗尚即以家属往任益州。李特使弟李骧以珍宝金银迎罗尚，尚受之，以骧为骑督，使人请李特二人并郡守等会筵于成都。时广汉太守辛冉入蜀，因说尚曰：“李特兄弟为盗贼，后必有异，宜因此会而斩之，不然后必为患。”尚先受其赂，故不从。

#### 第四十三回 李特造反攻巴蜀

初，朝廷以兵符至秦雍，令其召还流民，又遣御史冯该督之。李特兄李辅等始至蜀，盲中国方乱，不可复还。李特然之，乃遣阎式诣罗尚，求权督流民延至秋。李特使式催尚罗，尚以其言白与冯该，许之。以玺书下益州，条列六



郡流民与特总督。

而李特因讨赵廞有功，该奏朝廷，欲加封赏。辛冉欲以为己功，不以实上，众咸怨之。

至是，冉等与李特兄弟构怨。当罗尚督流民七月初起行，而流民散处梁、益州间，为人佣力，闻郡州逼遣；人人愁怨。

且水潦方盛，年谷未登，无以为行资，特复求停至冬而行，辛冉以健为太守，李苾以为不可。冉性贪暴，欲杀流民首领，取其资货。乃与李苾曰：“罗尚设关搜索，特为流民请留，流民皆感而待之，想率归特。今不以行，久则有变，宜先讨特。”

苾然之，乃曰：“可出榜召募能杀特兄弟者以重赏，必有人执来诛之。”于是辛冉榜，使人各处分挂。李特密知，使人私取以归，与弟李骧改之为募六郡豪杰，如能得流民一首者，赏帛百匹。于是流民大惧，皆归特，旬日间至二万人。特复遣式去求罗尚申期，尚许之。式还谓特曰：“罗尚威刑不立，冉等各拥强兵，与我不睦，必怀害我之心。一旦为变，非尚所能制，宜为自备。”特从之，与弟李骧以兵分二营，缮甲治兵，以待冉等至。

时冉闻李特分兵以备，乃与李苾率步骑二万至夜来袭李特营。特放炮，发二营伏兵出击之，冉、苾之军死者甚众。于是，流民推特行镇北大将军事，承制封拜，李流及兄弟李辅并弟李骧皆号将军，攻冉于广汉。

次日，辛冉以兵出城，大骂流贼焉敢谋反！李特大怒，骂曰：“吾尽忠于国，汝何无故加兵夜攻？”于是两下各拍马持刀掩杀，不十合，冉大败而逃奔德阳城。李特引兵入据广汉郡。

居数日，进兵攻成都，与蜀民约法三章，施舍赈贷，上下无滞，军政肃然，蜀民大悦。

却说辛冉与李苾大败，来见罗尚曰：“使君以李特兄弟为心腹，今日如何？”尚曰：“特本无反意，因卿等促劫流民，催其为乱。事既成，宜火速攻讨，一面使人求救于梁州及南蛮校尉。”冉曰：“然。”于是，罗尚自将兵围郫水，作营连延七百里，与特相拒。

太安元年夏，河间王司马颙闻流民李特兄弟为乱，即遣督护卫博前来讨特。卫博以军至梓潼，李特探知，使其子李荡以兵五千来迎，两军皆遇于德阳。次日，两下结阵交战，李荡出马与卫博交锋，未三合，博败走，其众悉降。李特乃自称为大将军、益州牧，招军以攻罗尚。

却说齐王司马冏久欲专政，以惠帝子孙俱尽，大将军颖有次立之势。清河王司马覃，武帝孙也，年方八岁。冏乃上表，请立为皇太子。惠帝从之。以齐王冏为太师，东海王越为司空，尽领中书监。

至八月，闻蜀李特谋反，复以张微为广汉太守，令其起兵讨特。张微既受诏，即以军至德阳，抄小径来攻李特大营。被李荡闻知，以兵塞截中隘，张微兵不得出，尽被李兵上山以木石滚下，微兵皆死之；李特使李骧进兵攻成都之北，又使李流进兵攻成都之南，约会合兵共击罗尚。时罗尚闻张微被陷，令辛冉率精兵二万人前来攻李骧。时骧前驱已到成都之北，辛冉即以兵迎战，与李骧交锋，连战十数合，胜负未分。正战间，忽东南征尘起处，一彪人马飞至。冉回头视，旗上写得分明，乃李流之兵，急欲以兵拒敌。前兵已至。骧见流兵到，大驱兵众来战。两下夹攻，冉支驾不住，拨马自逃，余兵尽被杀死，得遁还者什一二耳。因此骧、流攻成都。

时十二月，齐王冏骄奢擅权，起府第与西宫等，中外失望。

侍中稽绍上疏曰：

存不忘亡，《易》以善戒也。臣愿陛下无忘金墉，大司马无忘颍上，大将军无忘黄桥，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。

惠帝勿能用。齐王耽于宴乐，不入朝见，坐拜百官，符敕三选举不均，嬖宠用事。南阳处士郑方上书谏曰：大王安不虑危，宴乐过度，一失也；宗室骨肉，互相疑贰，二失也；蛮夷不静，不以为意，三失也；百姓困穷，不闻谋救，四失也；义兵有功，久未论赏，五失也。有此五失，若不早救，诚恐家国难保厥终矣！

齐王冏不能用之。孙惠亦上书曰：

天下有五难、四不可，明公皆居之。冒犯锋刃，一难也。聚致英豪，二难也；与将士均劳苦，三难也；以弱胜强，四难也；兴复皇业，五难也；大名不可久荷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权不可久执，大威不可久居。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，处其不可而谓之可，惠窃所不安也。殿下宜思功成身退之道，委重二王，长揖归藩，则太伯子臧不得专美于前矣。

齐王冏不能用，孙惠辞疾而去。醢谓曹摅曰：“孙惠劝吾委权还国，何如？”摅曰：“物议太甚。大王诚能居高虑危，褰裳去之，斯善之善者也。”冏不听。王豹亦致牒于冏曰：河间、成都、新野三王以方刚之年，并兴戎马，处要害之地，而明公挟震主之威，独据京都，专执大权，未见其福也。

请悉遣王侯归国，依周、召之法，以成都王为北州伯，治邺；王为南州伯，治宛，分河为界，各统王侯，以夹辅天子可也。

时长沙王义见豹上笺，因入谓冏曰：“小于离间骨肉，何不于铜锤下打杀之？”冏乃鞭杀之。豹将死，曰：“可悬吾头大司马门，见敌兵之攻齐也。”言讫而死。

第四十四回 长沙王攻杀齐王周

却说河间王司马颙，亦恨齐王司马冏久专大权，威势震主，欲举兵攻之，恐力不足。当长史李含说之曰：“成都王至亲，有大功，推让远藩，甚得众心。齐王越亲而专政，朝廷侧目。”

今檄长沙王，使其讨齐王，齐王必诛长沙王。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，去齐立成都，除疏建亲，以安社稷，大勋也。”颙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颙使人入朝，上表陈齐王冏罪恶，请长沙王义废冏，以成都王颖辅政。使人去讫，遂举兵，以李含、张方领兵趋洛阳。

十二月，表至京师，冏见大惊，忙会百官议之。尚书令王戎曰：“二王兵盛，不可挡也，若以王就第，委权崇让，庶可求安。”言未毕，冏从事中郎葛旃怒曰：“汉魏以来，王侯就第，宁有得保妻子者耶？可斩之。”百官震悚。戎伪药发坠厕，得免。时李含兵屯阴盘，张方兵屯新安，使人持河间王檄与长沙王义，义即遣董艾袭之。义自将左右百余人驰入宫，闭诸门，奉迎天子，攻大司马府。齐王冏亦恃府中左右兵众出战。是日，城内大战，惠帝惊得面如土色。亲幸东门，会集御前群臣，死者相枕藉。连战三日。齐王冏与长沙王义交锋，未经一合，大败而逃，余皆溃散，冏被义执而斩之，挥兵入府，收其党，并夷其三族，令李含、张方等以兵还长安。长沙王义奉天子还宫，自执朝政。然义虽在朝廷，事无巨细，皆使人诣邺咨成都王颖。

#### 第四十五回 罗尚以兵讨李特

二年春二月，成都李特以兵潜渡江击罗尚，水上之军皆散走，蜀中太守以小城降，李特入据之。惟取马以供军食，无侵掠百姓，赦境内，自号建初元年。蜀人见两下交兵，恐兵入扰乱乡村，咸相聚为坞以保二境。因见李特杀马为食及赦境，不干于民，诸坞皆送牛酒款待李特。特恐粮食不敷，分流民于诸坞就食。李流大惊，急入谓特曰：“诸坞新附，宜委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，以备不虞，何故散兵就食于坞耶？”特怒曰：“大事已定，但当安民，何为更加疑忌，使之离叛乎？”时朝廷已知李特占去州郡，遣荆州刺史宗岱等率水军三万来救。罗尚军势稍盛。况诸坞闻尚军益振，皆有二志。参军任叡献计于尚曰：“李特散众就食诸坞，骄怠无备，此天亡之时也。宜遣人密约诸坞，刻期同发，内外击之，破之必矣。”尚从之，使人说诸坞，诸坞大姓皆愿应之。

罗尚至二月始发兵三万来攻特营，李特急召诸坞。诸坞起兵反应罗尚，共击李特，特兵大败五十里。罗尚自引五千人马出益州来迎敌军，李特先自怯战。又值初春，阴云布合，雪花乱飞，军马皆冒风雪。罗尚骤马提刀出阵，与李特打话。特曰：“汝何人，到此如何不降？”尚大怒，纵马向前。李特挺枪采迎，两骑相交。尚拨回马斜刺便走，李特赶来，转过山坡，尚回马大喝一声，舞刀直取李特。特早拦截不住，却拨回马走。

尚右手倒提宝刀，左手将套索把李特拖下鞍鞞马上，擒回本阵。

两军呐喊，李特军便走。尚军赶上，夺得百十匹马，其余走脱。

尚叫休赶，绑缚特回益州，押在厅下。尚大怒，骂曰：“吾待汝不薄，命汝权督流民，汝何谋叛？今日被执，有何言说？”

特无言对。尚怒，命左右牵出斩之，传首洛阳。

李流、李荡、李雄收集余众，还保赤祖。李流自称为益州牧，守东营，李荡、李雄守北营。罗尚使督护何冲以兵二万来攻南北二营。李流驱流民出战，交马只三合，李流之众大败而走，何冲乘胜以军进抵成都。流入闭城自守，查点部下，李荡中矛而死，雄等皆哭伤情，要与兄荡报仇。时流虽是坚守，甚惧宗岱军至，难以拒迎，心下欲主降尚，因与李雄等商议。李雄等迭谏休降，流勿听。李雄乃诱流民曰：“今李益州欲降，若降，汝等何得全生？辛冉恨汝，必被坑之。不若火速从我尽力一战，杀退罗尚等兵，可安性命。”流民踊跃答曰：“生死愿从将军之命。”于是，李雄即大呼流民各执兵出城，与何冲交锋，大战十余合，遂杀退何冲诸军，连追一百余里方还。闻宗岱起兵，至半路而卒，其众无主退还。李流甚惭，因谓李雄曰：“吾前日议降，今得汝杀退敌军，甚是壮剑凡日后事，可与子谋。”由是，李流奇雄之才，凡军事悉以任之。

流又说使李雄取郫城。汶山太守以军拒迎，被雄杀之。李流徙军屯郫城，蜀民皆保险结坞以防之。时南入宁州，东下荆州，先被李特劫掠，城邑皆空，野无烟火。李流之众皆饥饿无食，惟涪陵千余家，依青城山处士范长生据之，流不敢攻。平西参军徐举献计罗尚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望使君委以守汶山，邀结范长生，共讨李流，不日可平。”罗不许。举大怒，去降李流。流使举去说长生以粮应接其军，长生从之，因此李流之兵复振。

#### 第四十六回 张昌攻杀新昌王

却说新昌王司马歆都督荆州，为政严急，失蛮夷心。因此，义阳蛮张昌聚党五千人欲为乱。会荆州以调发武勇兵讨李流，流民惮远征，皆不欲行。诏书督逼。

却说张昌初得石冰，以兵五千降，着其为前部来寇扬州。

刺史陈徽调兵出战，皆败走。于是陈徽引腹心数百逃遁，因是诸郡尽没。江州、武陵、零陵、豫章、武昌等处州郡皆为张昌所破。昌更置牧守，皆贼盗小人，专以劫掠为务。刘弘大惊，急使陶侃等领军三万去击张昌。侃引军至竟陵，驱军出战。张昌以兵拒迎，两下各自结阵。侃自将出阵前，大骂：“张昌逆夷，何敢谋反？”张昌大怒，舞刀便砍。侃以枪来迎，二人在阵斗至二十余合。张昌气力不加，勒马便走。陶侃挥军追杀，杀得张昌大败，逃于下隳山。

而其众悉降陶侃，惟石冰尚据临淮。

却说陶侃自幼孤贫，为郡都邮。长沙太守方嗣见而异之，命其子与结交。后举孝廉至洛阳，郎中令杨暉荐之于顾荣，侃由是知名。既克张昌，刘弘谓曰：“吾昔为羊公参军，谓吾后当居其处，今观卿必继于老夫矣。”时荆州守宰多缺，弘请补选，朝廷诏许之。弘叙功铨德，随才授任，人皆服其公。当上表以皮初为襄阳太守，朝廷议以初望浅，更用弘婿夏侯陟补。

弘下教曰：“凡治一国，宜以一国为心，必若姻亲然后可用，则荆州十郡，安得有十女婿然后为政哉！”乃复表“姻亲旧制，不得相滥，皮初之勋，宜先酬之。”朝廷诏听之。于是，劝课农桑，宽刑省赋，公私给之，百姓爱悦。

#### 第四十七回 桓穆北魏并诸国

却说北魏神元皇帝自太子沙漠汗死后，宠爱诸子，思念沙漠汗成疾，是年崩，享国共五十八年，寿一百零四岁。神元既崩，诸部大人乃立文帝少子弗政为帝。帝刑政宽简，百姓怀服，在位一年而崩。诸部大人又立神元帝少子禄官为昭帝。禄官既承大位，选日朝会诸部大人。时诸部大人毕至，俱各拜起立两边。昭帝与诸部大人议曰：“我欲分国为三部，一居上谷北、濡源西，东接宇文部，我自统之；一居代郡之参合坡北，使文帝长子猗柁统之；一居定襄之盛乐城，使文帝少子猗卢统之，其议如何？”诸部大人曰：“大王所为，无可无不可也。”于是，昭帝即降诏，封猗柁为桓帝，封猗卢为穆帝，各授以兵五万人，命其统领诸部大人往二处去讫。

其时先是神元与晋和好，并不动刀兵。却说穆帝猗卢引所部军马出并州，迁杂胡去北，自徙都云中、五原、朔方城，其地乃是匈奴乌桓国王所统，被穆帝引众霸居之。匈奴主乌桓国王闻知，乃引所部大兵十万前来争夺。穆帝猗卢亦领军五万出迎。乌桓国王兵分两路掩至，猗卢身先出阵，来杀匈奴之兵。

诸部大人见穆帝当先向前，众领军尽力击之，乌桓国王兵大败，诸部连追一百余里。乌桓国王势孤力寡，引残兵走还国。猗卢追赶至杏城之北八十里，迄长城与晋分界而回，招兵买马，积草聚粮不提。

却说桓帝猗柁引所部五万人马渡漠北，占西路为都，分军守把险隘。其地乃是乌戈国王所统。乌戈国王闻知猗柁占其西地，心中大怒，乃引所部人马及兵十万前来攻讨。猗柁王大惊，遂唤鲁供、余光先带一万人马守西关，临行嘱供、光曰：“如十日内失之关隘，必斩你二人；十日外失了关，不干你二人事。我亲率大军随后便至也。”二人领了将令，是夜便行。鲁仁进曰：“兄弟鲁供性躁，恐误大事，某当代往。”猗柁王曰：“你与我押送粮草，随后接应。”

却说鲁供、余光到关上，坚守关隘，只不出战。乌戈国王选军人能言快语

者来关下大骂猗篁王，毁辱太甚。鲁供大怒，要提兵下关厮杀。余光谏曰：“此时乌戈国王见我兵不出，故来相激，将军不可出战，待主公大队军马来时，自有主意。”

因此止祝乌戈国使军人日夜轮流数番来骂，鲁供大怒，只要厮杀，被余光苦苦哀告所阻。当时已过九日了，鲁供在关上看来，乌戈军都下了马，坐在关前草地上骂。鲁供见了，即备马点起五千兵马，开关杀将下来。余光闻知，恐供有失，领兵随后接应。乌戈军弃马抛戈而走。鲁供得胜，领军赶去，余光骤马来赶，请供速回。乌戈大军杀来，鲁供抵挡不住，折军大半，杀出重围。鲁供、余光急往关上奔时，山背后两军截住，左是乌戈王，右是西水王。鲁供等见腹背受敌，不能复关，乃弃关引众而走。乌戈王等引兵随后追赶。

其时桓帝猗篁，招集各处军马已齐，次日起行。鲁仁为前锋，军行之际，正遇鲁供、余光败回。鲁仁方知失了西关，乃下住营寨，与余光、鲁供接着。过了一日，猗篁王大军方到，供、光前去请罪。猗篁令扎下营寨，唤鲁供、余光问曰：“与你十日限，缘何九日失了关隘？”供曰：“乌戈军无般不骂，某等因见彼军懈怠，乘胜赶去，不想中贼机彀。”猗篁曰：“鲁供年幼躁暴，余光你须晓事。”光曰：“我累谏不听，当日光在关东点视粮草，将及知道，小将军已自下关去了。光恐有失，因此亦引兵接应。”猗篁大怒，喝斩鲁供。一班儿诸将皆跪下告饶，猗篁方曰：“权且记罪，后有功可赎，如无功必诛。”因是鲁供伏罪而退。猗篁次日传令，进兵直叩西关。鲁仁曰：“可先下定寨栅，然后打关未迟。”猗篁方始教军砍伐树木，立起排栅，分作三寨。左寨鲁仁，右寨夏渊，中寨自领。

次日，西军哨马直到寨前，猗篁并三寨大小将校起追西军哨马，未上十数里，西军全队亦到，两边各自布阵。猗篁自出，立于门旗下，看西兵人人勇猛，个个英雄，各执长枪，排列阵脚。门旗开处，中间涌出一员大将，红袍银铠，白马大刀，生得目如傅漆，唇若涂朱，腰细膀阔，声雄力猛，乃即乌戈国王。

上首乃西水国王，下首乃代山国王。见猗篁在阵前，高声大叫曰：“汝何故侵犯我之国王！此仇必与汝贼势不两立。”言讫，三人各舞大刀，杀过阵来。猗篁欲出迎敌，背后王示出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，大王请看小将出阵。”王示拍马挺枪出迎，与乌戈国王两骑交锋。战不数合，示兵大败。鲁仁等杀出助战，皆敌不住，被西军混杀，却得鲁供引一军死拒定寨栅，西军方退。

猗篁传令固守，乱动者斩。诸将告曰：“西兵甚是强壮，尽使长枪。若非选择前锋以迎之，则难挡也。猗篁曰：“战与不战皆在于我，虽有长枪，安能便刺汝等也？诸将皆坚壁观之，贼自退矣。”诸将退而言曰：“主人自来征战

勇敢当先，如今一败乌戈，何如此弱也？”因是各不知其主意。次早，细作报来，西关昨日又添十七个国王，来合兵七万相助乌戈，乃是羌胡部落人也。猗箎大喜。至日脯时，细作又报入中军来，说乌戈又添十三个国王，共合兵六万相助。猗箎在帐大笑，置酒作贺。诸将问曰：“乌戈添兵，大王欢喜，何也？”猗箎曰：“待吾破了却对汝说。”诸将皆暗笑之，自此相持三个月余。

忽一日，猗箎集诸部将佐至帐下，谓鲁仁曰：“今乌戈盛兵皆在西关上，此去西陇必无准备，是贼之无谋也。卿等领二万人从北径度岭西，直入陇中截之，吾自领部佐穿西关左路，烧其粮草。夏渊引五万大军打关搦战，待其出战，却举火为号，三下进兵，可破西军矣。”计议已定，诸将各依计而行。是夜，鲁仁、鲁供以兵二万渡岭西去了，猗箎自领兵亦穿关左，去烧粮屯。次日，夏渊以兵五万杀上西关。乌戈王与西水王、代山王见军至，各点起大兵出战。未及交锋，夏渊便走。乌戈国王率诸国王驱兵追赶，未上十里之程，追兵传报猗箎引军抄左路上关，放火烧了粮蓄。乌戈大惊，正欲回兵，又报道称说鲁仁兄弟阴入西陇，截我兵归路。乌戈慌乱，急引诸王杀还关上。将及至关，已被猗箎横拦截住相杀，乌戈王传令，教休要恋战，退复西陇。于是，诸国王各尽力冲过西关，猗箎与夏渊合兵后追，乌戈王大兵穿至西陇，被鲁仁以军敌住，不能前进。乌戈国王乃自引本部兵穿阴谷而逃，走还本国。西水十余国见乌戈王走了，急欲奔逃，已被截住归路。欲战时主兵甚锐，无奈只得倒戈卸甲，自缚伏道请降。猗箎一见，教释其缚，带还大寨。

猗箎置酒款待三十余国诸王，皆以善言抚慰其心，令其各还本国，去讫。

诸将问曰：“前日乌戈王得胜，日日添兵，羌部齐集而来三十国，诸将胆颤心惊，大王反加欢喜，置酒作贺，此意何也？”猗箎王曰：“前日乌戈添兵，兵无纪律，兵多心必不一。吾用火攻焚其粮草，食绝无依，众心必乱也。且三十余国若一一从头去征，非十年安可服也？今全集在此，一计破之，功成一旦，吾故喜也。”于是诸将曰：“大王天资高远，智量宏深，我等不及也。”猗箎王曰：“非吾一人之力，皆赖卿等之力也。”言讫，传令班师还国。猗箎王人物生得英杰魁梧，战马不能胜其坐，乘车驾大牛而行。

#### 第四十八回 二王起兵攻长沙

九月，却说河间王颙初用李含计，欲俟齐王醜杀长沙王，因而讨之，遂废帝，立成都王颖，以己为相。既而不如所谋，心甚不乐。颖亦恃功骄恣奢侈，百度废弛。嫌义在内，不得逞其欲，欲与颙共攻义。卢志谏曰：“明公委权辞宠，时望美矣。今且屯兵关外，公服入朝，此霸王之事也。”颖不听。参军邵续谏曰：“人有兄弟如左右手。今明公欲当天下之大敌，而先废一手，可乎？”颖亦不听。使人会河间王颙，一同上表，道长沙王义论功不平，与仆射羊

玄之、将军皇甫商专擅朝政，请遣义还国及诛玄之等，如不从，即举兵。使人以书来见颙，颙大喜曰：“吾久欲为此矣，恨力不加。”即回书与颖，共上表后各起兵，使人去讫。于是二王同遣人上表于朝，惠帝览之，大怒，即颁诏与使回曰：“颖、颙敢举兵向阙，吾当亲率六军以讨之。”因是以长沙王义为太尉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其点军预防守城。

却说使人回以手诏示颙，颙大怒，以张方为都督，将精兵七万人东趋洛阳。颖引军屯朝歌，以陆机为前锋都督，令粹、牵秀、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向洛阳。机以羁旅事颖，一旦居诸将之右，粹等心皆不服。孙惠劝机让都督于粹，机曰：“彼将谓机首鼠两端，所以速祸也。”因此不听。惠帝闻二王兵至，即召长沙王义督六军，帝自亲征，军至十三万。义使皇甫商将一万军拒张方，两军会于宜阳。

时皇甫商出阵，与张方交战十数合，商不能敌方，因此大败而走。惠帝得卫兵保走于荒山，羊玄之忧惧而卒。帝无食，投一庄安下。其庄上一太公出接入内，以酒食款待，又以粮给军饷。惠帝问其姓名，太公道：“臣姓缙，祖居在此。年已六十余，无嗣，止生一女。年纪十八，能通十八般武艺，未曾许配他人。”帝悦之，命女见。缙公即唤女儿出来，山呼拜讫，帝命平身。缙氏曰：“陛下在上，臣妾不敢。”帝见缙氏生得姿容妍嫩，因与缙公曰：“朕自才人谢氏被贾后害后，未曾选聘。朕欲以汝女为才人，卿意云何？”缙公曰：“恐不堪幸。”

帝曰：“朕意已悦，卿勿容辞。”于是缙公命女儿与帝侍寝，因留帝在庄歇数日。

时牵秀闻知帝在缙庄，乃引兵五千，前来围住庄院。帝大惊，缙氏曰：“陛下勿惧，臣妾自能退兵。”帝稍心安。缙氏披挂执枪，带庄客五百人，各执兵器出战。牵秀以兵排开，与缙氏交锋，军器并举，大战二十余合。缙氏容颜不变，气力愈强。牵秀恰好遮拦得住，不能取胜。二人又战数合，牵秀气力不加，拨开军器，勒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。缙氏驱庄客一击，杀得秀兵大败而逃。

却说张方既杀败皇甫商，引兵杀入京城，纵兵大掠，城内百姓死者万计。长沙王义自宜阳战败，不知帝之下落，使人探知在缙家庄，遂引军寻至庄上。君臣相见，俱各流涕。义请帝还京，惠帝与缙氏一同回。至建春门，会司马颖遣将军傅咸助陆机攻城，正遇帝军回京，咸以兵拦住归路。长沙王义急使司马王瑚以五千精兵出突，咸举刀拍马直取王瑚。王瑚持戟来迎，两马相交，兵器并举，刀来戟拨，戟去刀拦。二人约战十合，咸被王瑚一戟刺于马下，众军踊突向前，将咸斩之。长沙王义谓瑚曰：“兵贵神速，汝即以此得胜之兵去攻机



，吾保圣上回宫。”瑚然之，大喊一声，乘胜杀入大营，引五千军来攻机营。

机令坚壁，妄动者斩。超不听，以兵出迎，与王瑚战，被杀之。

机措手不及，被王瑚以精兵一冲一突，攻入大营。机兵莫能抵敌，大败而生。赴七里涧，被瑚军赶上，又杀一阵，死者积草，涧水为之不流。

初，宦人孟玖有宠于司马颖，孟玖自恃于颖，欲用其父为邯郸令，陆机固执不许，曰：“此县公府掾资，岂有黄门父居之耶？”玖深恨之。玖弟超是机小督，未战，纵兵大掠，机录其主者欲斩之。超将铁骑军入，麾而夺之，顾谓机曰：“貉奴能作督不？”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，机不能用。及王瑚来攻，超不受节度，轻兵独战，败死于阵。及此孟玖疑超被机杀之，因潜于司马颖曰：“陆机有二心于长沙王，宜早为之。”颖未信。牵秀、王粹等素陷事于玖，相与证之机怀二意。颖于是大怒，使秀将兵收机。

却说陆机闻牵秀至，释戎衣，着白衿，与秀相见。为笺辞颖而叹曰：“华亭鹤唳可复闻乎？”牵秀遂杀之。颖令收陆云及孙拯下狱，记室王统、察克等流涕固请，颖恻然有宥云之色。

玖扶颖入内，催令杀之，夷其三族。又使狱吏究拷孙拯招二陆二心之谋。狱吏掠孙拯数百，两踝骨见，终言机冤屈。吏知拯义烈，谓曰：“二陆之枉，谁不知之？君何不爱身乎！”拯仰天叹曰：“陆君兄弟，世之奇才，吾蒙知爱，今既不能救其死，复忍从而诬之乎！”狱吏对玖言孙拯不肯招认二陆贰心之谋，玖等令狱吏诈为拯招之辞进颖，亦夷三族。拯门人费慈宰竟诣狱，明拯冤屈。拯譬遣之曰：“吾义不负二陆，死自吾分，卿何为尔耶？”慈宰曰：“君既不负二陆，仆又安可负君？”固言拯冤。玖怒，亦同杀之。天下人人皆为含冤。

十二月，长沙王义奉帝以大军过张方营时，方见帝乘舆而至，乃退其城，不敢交锋。方大败，退五十余里。众惧，欲夜遁、方急谓众曰：“胜负乃兵家之常事，今虽一败，不足为虑。况善用兵者因败为成，今我更前作垒，出其不意，此奇策也。”

于是，乃夜以兵渐进逼洛城七里，筑垒数重，外引廩谷以足军食而守之。意待城内粮尽，入攻之，必克洛阳也。

义既得胜，以为方不足忧，及闻方垒成，遣军攻之不利。

司马颖之兵进逼京师，公私穷蹙，米一石值万钱。诏命所行，一城而已。犹豫之际，骠骑主簿祖逖言计于义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退方兵。”义曰：“何计？”祖逖曰：“雍州刺史刘沈忠义果毅，其兵力足制河间，宜启圣上，命沈举兵攻司马颙。颙窘急，必召张方以自救，此乃孙子围魏救赵之良策也。”义从之，即以其计奏惠帝，使人持诏令刘沈发兵，去攻河间。刘沈奉诏，合七郡

之众二万余人，趋攻长安。

十二月，却说议郎周圯等起兵江东，欲讨石冰，未有主将，乃推前吴兴太守顾秘为扬州都督，传檄州郡，命杀石冰。所署将吏前侍御史贺循、庐江内史华覃，及彤阳尹葛洪、甘卓皆起兵以应顾秘，兵势大振，来攻冰。冰大惊，乃使部将黄仁以兵二万五千拒战。与周圯交锋，未三合被圯斩于马下，余兵溃走。

圯以兵长进。石冰闻得黄仁被斩，乃退兵趋攻寿春。征东将军刘准闻知冰至，大惧，不知所为。广陵度支陈敏统众在寿春，谓准曰：“此等小人皆不乐远戍，因朝廷逼迫成贼，为群乌合之众，其势易离，将军何必忧虑，请为公破之。”准大悦，曰：“如卿所言，贼无难制，更调五千人益卿为先锋，去拒讨之。”于是，益领军五千人出拒石冰。

闰十二月，李流得疾危笃，聚诸将于府中，垂涕言曰：“吾恐不久于人世。前军李雄英武，殆天所相，可共受事，汝等宜善事之。”言讫而卒。诸将营葬，遵其遗命奉李雄为主，领益州牧。李雄以其众入据邛城，屯数日，引众攻成都。罗尚闻知，即领兵出城结阵，亲与李雄对垒，两下对住阵脚。罗尚拍马向前，大骂曰：“流贼，朝廷有何负汝，无故大逆！”李雄亦骂：“吾父遭汝所害，誓不与你同天地，共日月！”言讫，驱兵交战，不三合，罗尚大败，即走入城。恐寡不敌众，乃与陈坚商议，领家属百余人走回许都。李雄领众入据成都。

却说罗尚被李雄杀败，逃至江阳，遣使上表，奏失益州之事。惠帝颁诏，令罗尚权统巴东、巴郡、涪陵三郡，以供军赋。

尚虽得三郡，粮草不给，遣别驾李兴诣荆州刘弘借粮。弘以三万斛给之，尚赖此以存。李兴见刘弘兵盛粮多，乃言于弘曰：“兴虽不才，愿留为帐下一参军，使君肯容乎？”弘夺其手版而遣曰：“罗公孤军狼狈，无人戮力讨贼，安敢夺卿？火速回去！”于是，李兴满面羞惭而回，去讫。

却说流民在荆州者十余万户，羁旅贫乏，各为盗贼。弘大给其田，与之耕种。擢其贤才，随资叙用，流民遂安，不为盗矣。

却说幽州都督王浚，即王沈之子也。浚以天下方乱，欲结援夷狄，乃以一女妻务勿尘，一女妻宇文素怒延，又表以辽西郡封务勿尘，朝廷许之。于是王浚与夷狄树党而立，以观天下。

#### 第四十九回 张方炙杀长沙王

永兴元年，是岁僭国二，却说长沙王屡破颖兵而未尝亏奉惠帝之礼，虽城中粮食日窘，士卒无有离心。张方以为洛阳未可克，欲引兵还长安，其如东海王越因妒忌长沙王执政，阴欲杀义。奈力不及，见成都、河间二王兵马围城

，欲为内应杀义。

闻张方欲退兵，虑事不济，潜谓殿中诸将士议曰：“今成都、河间二王各以强兵外攻，非为圣上，乃恨长沙王义为政不均，故来讨之。况城中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不久皆为擒矣。何不今夜卿等护我收长沙王义，则二王之兵不战而自退矣，可保国家无危。”诸将闻言从之，于是暂退。

至初更，俱集于帐下，悄地入营，将长沙王执之。次早入朝，奏曰：“今成都、河间二王谋反，皆为长沙王之故，起兵至关，目今粮草日尽，救兵无望，臣等请废长沙王义为庶人，二王始肯退兵，不然社稷将危。望陛下火速降诏，以安众心。”

帝曰：“义忠于寡人，不有过舛，岂可废之？”越与将士皆奏曰：“长沙虽无罪，宁可废一人以安社稷，不可因一人以害苍生。”帝被越并诸将士所逼，不得已下诏，免长沙王义官，令其徙居金墉城。改年永康，大赦满城百姓，命开城门放成都王颖入城。

时诸将士既开城门，见外兵不盛，心甚悔之，欲更谋劫长沙王为将以拒司马颖。越闻此消息大惧，连忙遣心腹人密告知张方，使其将长沙王义谋杀之。方得此意，即令军士攻入金墉，将义缚至军前，张方命左右斩之。义曰：“吾无罪。况乃金枝玉叶，谁敢杀我？”方大怒，命左右将义绑于柱上，四围以火炙杀之。方之军士见之，亦为之流涕。司马颖既入京师，朝见惠帝，自为丞相，以东海王越为尚书令，乃以颖众复还镇于邺城，遣石超率兵屯十二城门。殿中宿卫将士凡为颖所忌者，皆令杀之，悉代去宿卫之兵，以布其腹心。

#### 第五十回 刘沈死节于长安

却说司马颙屯兵于郑邑，为东军声援，忽闻刘沈兵起，急退入长安，乃使人召张方回军。方闻知，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回。沈军已渡渭水，颙急领兵出城与沈交战二十余合，颙兵大败，走入长安。沈使卫博、皇甫澹以精兵五千漏夜追袭，颙兵大半入城。卫博等混战已入城门，后军未至，颙将张辅见其后军未至，急令闭城门，四下涌战。卫博、皇甫澹独力难敌，措手不及，被张辅所杀。乃领得胜之兵出城，正遇沈军来，辅勇为身先，沈军望后便退，被辅麾兵一击，杀得沈军十去其七，各自溃散。刘沈犹自死战，与张辅交锋三十余合，寡不敌众，被辅获之，余众各自逃散。

却说刘沈被辅所获，押至司马颙帐前。颙欲招其降，刘沈谓颙曰：“知己之惠轻，君臣之谊重。沈不可违天子之诏，量强弱以苟全，投袂之日期之必死；菹醢之戮，其甘如荠。”颙大怒，命左右斩之。新平太守张光数为沈获计攻颙，颙使人执至，诘之曰：“汝与刘沈设计攻我，今日何如？”光曰：“雍州不用鄙计，故令大王得有今日。”颙壮之，乃表为右司马。

不说张光归顺于颡，且说成都王颖使张方以兵废皇后羊氏并太子司马覃于光城，因此朝野失望，民心骚动。

却说广陵度支陈敏及周圯以兵来攻石冰，兵至建康，冰犹未降，以军拒战。当日陈敏出马，与石冰相杀，二人战未十合，东北周圯一彪人马抢风杀来，正欲分兵，西南一路贺循一彪人马先至军前。冰措手不及，被陈敏冲突入阵斩之，余众尽伏地而降。于是扬、徐二州平静，周圯、贺循等皆散众还家，不言功赏，朝廷以陈敏为谨陵相。

#### 第五十一回 成都王独执权政

却说司马颡使人上表推司马颖为皇太弟，而已为太宰，领雍州牧，惠帝下诏从之。秋七月，司马颖既为皇太弟，僭侈日甚，嬖小人用事，大失众望。东海王司马越怒之，因谓右卫将军陈彤曰：“今成都王颖废皇后、太子，自为太弟，后必有废立之心，若不讨之，其谋必成矣。卿可助我一臂之力，杀此跋扈。”彤曰：“殿下肯主张，臣愿效力。”于是，司马越与陈彤勒军入云龙门，奏惠帝以诏三公百僚，戒严讨颖。颖与石超闻知，奔走还邺去讫。越乃复皇后羊氏、太子司马覃监国，请帝自上鸾驾，诏集百官，皆戎装以六军起行。时稽绍随驾欲行，侍中秦准谓绍曰：“今往安危不测，卿有佳马乎？”绍正色曰：“臣子扈从乘舆，死生以之，要佳马何为？”言讫即行。

#### 第五十二回 东海王奉驾讨颖

时东海王越遣人檄召四方之兵，北至安阳，众至十余万人。

军未至，司马颖闻知甚忧，急会群僚问计。东安王司马繇曰：“天子亲征，宜释甲缟素，出迎请罪。”颖不从，乃使石超率兵五万出城拒战。陈彤弟陈昭在颖部下，闻帝亲征，其兄为将，乃私自逃回，归降东海王越。因问邺中虚实，言邺中军闻圣上亲征，俱各离散。由是东海王越不甚设备，以为颖可必擒。大军至汤阴县，忽然石超五万兵掩至，越等措手不及，急令点军，超兵已驰突入中军，矢石如雨，众军溃散，越亦逃窜，越军大败。惠帝颊中三矢，百官侍御皆散，惟稽绍朝服登辇，以身卫帝。军人引绍欲杀，帝曰：“此忠臣也，卿等勿杀。”众兵对曰：“奉太弟令，惟不犯陛下一人耳，余者不留！”遂杀之。

绍血溅帝衣服，帝亦坠于草中。众乱争扶，亡失六颗玉玺，急诏跟寻，无存。于是，石超奉帝车驾幸其营。帝饥饿甚，求食于下。超进米，左右进秋桃。

时颖闻超得胜，杀败东海王越，乃自领众僚佐迎帝入邺城，以酒食拜奉，改号建武元年。左右侍臣见帝龙服有血，请脱浣之。帝流涕曰：“此忠臣稽侍中之血也，勿得浣也。”颖既败越，执天子在邺，不与还宫。陈彤上宫，乃

集残兵回，奉太子覃守洛阳。越自以残军还东海。孙惠谓越曰：“殿下今虽大败，尚可复振。”越曰：“用何计？”惠曰：“宜邀结藩镇，同奖王室，候再共举，可保无危。”越从之，以惠为参军记室。

### 第五十三回 王浚起兵讨司马颖

却说东海王越用孙惠计，遣人结连幽州都督王浚及荆州刺史及其弟东嬴公司马腾等，各起兵讨颖。二人得越檄，俱各募兵候应。先是齐王冏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募兵共讨赵王伦时，王浚拥众挟两端，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，颙深恨之，欲图害不克。至是又诈称诏征浚入邺，来害之。浚已料知，乃遂遣人会鲜卑段务勿尘、乌桓、羯末及荆州刺史东嬴公腾同起兵二十余万，前来讨颖。

却说颖在邺，人报王浚结连乌桓国王及鲜卑段务等起大军前来攻邺都，可作急拒敌。颖急聚文武议事，时王戎上言曰：“乌桓、鲜卑不可轻敌，只宜求和？”颖问众谋士曰：“战和二者孰利？”石超曰：“浚等无用之辈耳，何必求和！”戎曰：“将军错矣。吾观王浚任用贤才，更兼士广兵强。田、许乃智谋之士也，为之谋主；沈、逢以为忠臣也，任其军事；贡良、宋丑勇冠三军，何以为无用之人也？”石超笑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浚兵中，立法不整。田坚刚而犯上，田许贪而不治，沈已专而无谋，逢纪果而无用，其势不相容，必生内变。贡良、宋丑匹夫之勇，一战而可擒矣。其余碌碌等辈，纵有数百，何足道哉！是以知王浚无用矣。”戎默然。颖曰：“皆不出石君之所料耳。”唤前后两军官听令，差前将军刘代、后将军田忠领兵五万，打吾旗号出北路防王浚。当吩咐田忠不可轻进，吾自引十万大军出城拒敌，待我杀退，方勒兵来破王浚。”刘代、田忠领兵去了。

却说颖领兵离都，两军隔八十里，各深沟高垒以守之。次日，颖遣石超领兵五万去击王浚，超得令领众即行。

八月，颖恨东安王司马懿前令其迎帝请罪之言，乃命人执懿斩之。懿兄子琅邪王司马睿沉敏有度量，现为左将军，与东海参军王导善。导识量清远，以朝廷多故，每劝睿之国。及懿被杀，时睿从帝在邺，恐祸及己，自将逃归。颖先敕关津，但有贵宦过者，无得放出。睿私逃至河阳，为津吏所获。从者宋典自后来，以鞭佯拂睿而笑曰：“令长官禁庶人，汝亦被拘耶？”吏被诈以为果是庶民，听其去之。于是睿与宋典以计瞒守吏，得至洛阳，迎太妃夏侯氏归国，去讫。张方勒兵复入京城，废皇后羊氏并皇太子覃而自守之。

却说惠帝在邺城以公府为宫室，一日，颖闻五部寇边，即入内伏地奏曰：“今朔方匈奴之外五部数十余国，不服王化，屡屡掳掠边境，杀害军民。今有刘渊者，乃匈奴冒顿之后，汉朝之甥儿，为冠军将军。有次子刘聪，骁勇绝

人，博涉经史，又善属文，能弯二百斤弓，文武皆通，现为精弩将军。此父子二人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可封他为左贤王，令其总摄诸部，则五部不敢再犯矣。望陛下圣鉴。”帝从之。当群臣议曰：“不可！彼夷狄之人，人面兽心，见利则弃君亲，临财则忘仁义。投之遐远，犹惧外侵，处于封畿，窥我中隙。昔幽后不纲，胡尘暗于戏水；襄王失御，戎马生于关洛。至于示强弱，少兵权，体兴衰，知利害，于我中华未可量也。况元海乃人杰，必致青云之上；聪以殊才，不居庸劣之下。今委之以兵，令之归国，有若策马鸿骞，乘机豹变，非为我用，乃为我患也。以臣等鄙见，实为不可。”司马颖曰：“日今东嬴公腾二子为乱，况且朝廷兵衰将老，若不重用此人去敌，谁人能讨二子耶？”惠帝曰：“卿宜从便而行，不必再议，既如此，即以刘渊为左贤王，令其统领诸部。”言讫，颖谢恩，即宣刘渊至，封为左贤王。

渊即谢恩出朝。群臣曰：“乱天下者此人也！”珠帘放下，文武退班。

#### 第五十四回 匈奴元海称汉王

史说前赵先号汉王。刘渊，字元海，乃匈奴人。名犯高祖庙讳，故称其字焉。初，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，以妻冒顿，约为兄弟，故其孙子遂冒姓刘。元海父名约，为左贤王，然皆家于晋阳、汾涧之滨。妻呼延氏，无嗣，乃备牲酒至龙门祈子。

嘱讫，俄而有一大鱼，头有二角，轩鬣朱须，跃鳞浮至祭所，久之乃去。巫覡皆异之，贺曰：“此乃嘉祥，必生贵子。”及回，是夜梦其所见之鱼化为一人，左手把一物，大如半鸡子，光亮非常，授与呼延氏曰：“此是日精，服之生贵子。”呼延氏服之，寝而告刘约。约曰：“此乃吉征也。”果有孕，十三月生元海，左手文有其名，遂以名焉。幼好学，尤好《左传》、《孙吴兵法》，略皆诵之，《史》、《汉》诸子无不综览。尝谓同门生曰：“吾辈观书传，尝鄙隋陆无武，绛灌无文。道由人弘，一物之不知者，固君子之所耻也。”于是遂学武事，妙绝于众。猿臂善射，膂力过人，仪伟，人皆敬之。

渊既为左贤王，聚集宗室饮宴。当从祖刘宣指刘渊谓众族人曰：“自汉亡以来，我单于徒有虚号，无复尺土。自余王侯，降生编户。今吾众虽衰，犹不减二万，奈何敛手受杀，奄过百年？今左贤王英武超世，天苟不欲兴匈奴，必不虚生此人也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鼎沸，复呼韩邪之业，此其时也。”

众昆侄曰：“谨听约束。”于是刘宣乃相与谋，推刘渊为大单于。宣又曰：“今议已定，不能归国，将若之何？”班部中转出一人，姓胡名延攸，言如瓶泻，口若悬河。言曰：“某愿见皇太弟司马颖，以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其令大王归国如何？”宣曰：“得君高论，说得还乡，大事济矣。论将安出？”攸遂近宣附耳低言数句，宣大喜曰：“妙矣！”言讫，使攸来见皇太弟颖。颖正坐

府堂，忽胡延攸至，言讫立在一边。其时正值王浚、东嬴公腾起兵攻颖，颖遣将拒战，皆败而还，延攸将此情由人说曰：“今闻王浚、东嬴公腾二子在外为乱，屡次与战不利。今左贤王祖在匈奴已故，今欲回国奔丧，命臣告知殿下，请为殿下还国，就说匈奴五部国王以兵来救国难，同讨二子，则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国门也。不知殿下以为如何？”颖闻其说，大悦，乃诺攸曰：“就拜他左贤王为北单于，参丞相军事，你可令他速去速回，不必面君，吾自奏知。”于是攸归告刘渊。

渊次日辞颖，因说颖曰：“今二镇跋扈，恐非宿卫及近郡士卒所能御也。臣请还国，说五部来救国难，可克二贼。”颖曰：“吾欲奉乘舆还洛阳，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，何如？”渊曰：“殿下武皇帝之子，有大勋于王室，恩威远著。王浚竖子，东嬴疏属，岂能与殿下争衡耶？但殿下废邺宫，示弱于人，洛阳不可得，虽至洛阳，威权不复在殿下也。勉抚士众，靖以镇之，渊为殿下以五部可讨二人也。”颖大悦，乃拜渊为北单于，领丞相军事。

因是渊辞颖，与攸召集宗人所部即忙起行。至左城国，刘宣与众立渊为大单于，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，二旬之间，得胡晋之兵二十余万。当宣谓群臣曰：“昔汉有天下之初，恩结于民，吾汉氏之甥，约为兄弟。今兄亡弟绍，不亦可乎！不如建号大汉，汝等以为何如？”群臣曰：“大善！”于是乃建国号曰“汉”，推左贤王为汉王，改元元熙元年，追尊汉安乐公为孝怀皇帝，设庙四时祭之。以右贤王刘宣为丞相，崔游为御史，陈元达为黄门，以族子刘曜为建武将军，招集军马，以候大举，不在话下。此五胡乱华之首也。

#### 第五十五回 河间奉帝还洛阳

却说石超以兵来击王浚，兵至平棘，正遇浚军，两下交战二十余合，后军忽然喊起，兵众各个逃溃。超急回马，时一军抢近前来，视之，乃东嬴公腾至。超见两下夹攻，心慌不敢恋战，乃冲出垓心，退至邺城下屯祝次日，王浚与腾合军追赶，赶至邺城，两下交兵大战。是日，石超领兵出阵，王浚以乌桓遣西土大人引兵出战，与石超相斗。斗二十余合，石超抵敌不住，拨开军器，走回本阵，被乌桓王亲领大军漫山寨野，混乱杀来，杀得晋兵抛戈弃甲，大败而逃。乌桓恐诈，乃收兵回营。

是时，成都王颖见石超迎敌不住，慌走入城，令三军坚守城门，不与交战。即入见帝，同众文武商议。当司徒王戎曰：“今建邺城不坚固，粮食又少，倘乌桓诸部围城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必被所困，不如乘此时胡人未逼城下，走还洛阳，调天下之兵迎敌，方退得兵。”帝曰：“其计大善。”于是令王妃人等各出宫门，与百官开城门，望洛阳而走。其时颖等与百官五千骑保帝同奔，浚、腾暴至，众各惊慌而走。仓卒无钱，只有中黄门布被囊中，赍

私钱三千，帝诏贷之，将于道中买饭食，以瓦盆至温而吃。行至先武帝之陵，帝自下犍车谒武帝陵。帝先因乱中失履赤足，乃纳从者之履着之，下拜先陵，流涕哭倒在地，百官扶起复行。

#### 第五十六回 张方劫驾入长安

河间王颙闻惠帝车驾还洛阳，聚众谋士商议，将到洛阳。

李含进曰：“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影从，汉高帝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正。近白天子蒙尘，将军首兴义兵，徒以河间扰乱，未遑远赴，銮舆旋转，建都榛芜，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迎主上入长安，以致英俊，大功也。四方虽有逆节，其何能焉？若不早定，使英雄生心，后虽为虑，亦已无及。”颙乃大喜，收军起程。

忽仆射荀藩自外入来，颙便请问朝廷之事若何？藩曰：“殿下兴义兵以除暴乱，入朝天子，辅翼王室，此王霸之功也。

以下诸将人殊志异，未必服从。今留匡弼，事势不便，惟有移驾去长安。然朝廷播越，新还旧京，远近观望，冀得安生，今复移驾，不厌众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愿算其多者行之。”颙执其手大笑曰：“此孤之本志也。”又曰：“王浚在此，大臣在朝，事节若何？”藩曰：“易也。以书与浚，且安其心。大臣闻之，则曰：‘洛阳无粮，欲车驾暂幸长安，转运粮食稍易，可无缺乏悬隔之忧。’大臣闻此，皆欣然也。”

颙大喜曰：“愿公早晚相从，有不可行者教之，自当拜谢。”

颙意决，命张方率五千骑先去，临行嘱咐其计。方答曰：“臣自能之。”于是，方迎至帝前。帝问曰：“卿来何方？”

奏曰：“臣奉河间王命，闻乌桓国王攻邺，使臣引兵五千，前来保驾，自随后引大兵来迎。”帝曰：“河间王乃朕之亲，可为社稷之臣也。”言讫，保帝还洛阳宫，奔众复还，百官复集。

却说王浚与腾见颖劫帝走还洛阳，乃引众入邺，暴掠一空，复各回镇。时刘渊闻颖去邺，叹曰：“不用吾言，徒自奔溃，真无才也。然吾与之有言矣，不可不救。”因此渊欲发兵攻鲜卑、乌桓，刘宣等谏曰：“晋人奴隶御我，今其骨肉相残，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。鲜卑、乌桓，我之族类，可以为援，奈何击之？”渊曰：“善。大丈夫当为汉高、魏武，呼韩邪何足效哉！”宣等稽首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自是渊发兵救颖。

#### 第五十七回 李雄自称成都王

却说李雄自杀败罗尚之后，威名日著。雄以范长生有名德，为蜀人所重，欲迎以为君长。生不肯受。其部将杨褒等推雄为成都王，雄乃约法三章，简刑爱民，于是蜀中望风降附，成都大治，百姓安堵，国富兵强。雄既即大位



，国号建兴元年，以世子李期为太子，以叔父李让为太傅，以兄李始为太保，李离为太尉，李国为太宰，以杨褒为大将军。李国、李离二人有智略，谋事必咨而行，然二人事雄弥谨矣。自此蜀地悉被李雄所据有。十一月，张方先授颙迁都之计来洛阳，既久剽掠，百姓殆竭，军粮不敷，恐难住坐，乃集将士商议劫驾回长安，将士皆从之。于是乃引兵入，因奏曰：“洛阳废弛已久，不可修葺，更兼转运粮米甚难，臣料长安地面城廓宫室、钱粮民物足备，可以幸銮輿。臣排办已定，请陛下登辇。”君臣皆惧方之势，莫敢言不可者。即日驾起，方分拨军马，尽带百官，迁都而行。

帝不肯行，方命诸军以乘车入内，逼帝上车。帝垂泪从之，谓方曰：“卿宜讨车载宫人宝物同行。”于是诸兵因掳掠后宫宫人为妻，分争府库，割流苏武帐为马栈，魏晋藏积珍宝，扫地无遗。张方拥帝并皇太弟颖、豫章王炽等趋长安。驾至新安，天降大雪，寒冷之甚。帝身冻，忽坠于车下，伤了右足，众军急救登辇，不胜悲惨。来到霸上，以征西府为宫权歇。

次日入长安，河间王引文武百官出廓迎接入城，以公府为朝堂，文武百官皆朝贺。帝以河间王颙为录尚书事，以张方为司隶，自此权尽归张方，自为行事。惟使仆射荀潘及司隶刘暉等在洛阳为留台，承制行事，复称永安年号，复立羊氏，号“东西台”。

#### 第五十八回 河间王专执朝权

十二月，河间王颙自专朝政，奏帝以诏废太弟司马颖，更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。帝准奏。诏贬皇太弟颖还第，更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。初，惠帝兄弟二十五人，时存者唯颖、炽及吴王晏。晏才庸下，而炽冲素好学，故颙立之。诏颖还第，帝乃以颙自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以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，与颙夹辅帝室。王戎参录朝政，王衍为左仆射，张方为参军录尚书事。

又下令州郡，蠲除苛政，爱民务本，请通之后，当还东京。颙以四方乖离，祸乱不已，故下诏和解之，冀获少安。而越上表辞太傅，不受。

却说汉王刘渊遣刘曜寇太原郡，取兹氏县。又遣乔晞寇西河，取介休。二将领命，俱各以兵一万前去取二邑。时乔晞以兵攻破介休，执介休令贾浑。晞招其降，浑不从，晞命斩之。

出见浑生之妾生得美貌，逼纳为室。其妻宗氏骂晞而哭，晞又杀之。汉王刘渊大怒曰：“彼乃忠臣，如何诛之？使天道有知，乔晞望其种乎！”遣人迫还晞，降秩四等，命收浑等尸葬之。

#### 第五十九回 东海王檄讨张方

二年四月，张方复废皇后羊氏。东海中尉刘洽以张方劫迁车驾，复废皇后，心甚不平。因见东海王越曰：“张方劫迁车驾，二废皇后，罪恶弥天，休道

先帝之灵不可，天下人神共怒，明公如何不檄天下讨之，迎天子复回旧都，而坐视其逆耶？”

越曰：“恨力不及，恐难讨之。”洽曰：“东平王懋现督徐州，兵精粮足，若得徐州，可为成事。今有一人姓王，名修，现为徐州长史，极能舌辩，明公召来，使其说东平王懋以徐州授明公，则大事成矣。”越从之，即使人召王修至，说与其事。修领诺，即来见东平王懋，曰：“今东海王欲举义，檄山东之兵讨张方，迎天子还旧都，恨力不及，欲借大王徐州都督诸军，以率义山东，大王意下如何？”东平曰：“彼既为国为民，吾安敢不从？”遂慨然从王修之说，即使人请越至，以徐州授越，懋自为兖州刺史。于是，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，纠率义兵，共去讨张方不提。

史说范阳王司马虓，字武会。少好学驰誉，研考经史，言论清新，官拜散骑常侍。闻知惠帝被河间王颙令张方劫驾迁都长安，心甚不平。长史冯嵩知其意，因谓虓曰：“今河间王司马颙使张方劫帝入长安，废成都王颖，久必篡逆。殿下若肯与令兄平昌公起义兵，保驾还洛阳，其功可比周公，勋业必成。”

虓曰：“吾在宗室之末，眼前无有可为者。”嵩曰：“东海王司马越有英雄之志，可云命世之英，不如推东海王为盟主，聚义起兵，大事可成。”虓曰：“君言正应我心。”于是，范阳王虓使人会东海王越议起义之事，越忻然从之，引兵而至。次日，虓大排筵会，平昌公司马模、长史冯嵩等刑白马祭天地，歃血而盟，推东海王越为盟主，扯起招军旗。不旬日，得兵二万人，出屯西河，商议进兵。当冯嵩言曰：“今我始聚之兵，乌合之众，难以出战。今见豫州刺史刘乔部下多有精兵，可使人持节招其来降，同起义兵，方可得安。”越曰：“然！”于是使人持节来招刘乔。刘乔不受节度，反又起兵来并。使者见如此光景，急忙回报东海王越。越拜虓为都督河北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，领豫州刺史，令其引众讨乔。

却说成都王颖既废，河北人多怜之。其故将公师藩等因而自称为将军，起兵赵魏，众至数万人。初，上党武乡羯人石勒有胆力，善骑射。并州大饥，东嬴公执诸胡于山东卖之，以充军实。勒亦被卖与荏平人师欢为奴，欢奇其状貌而免之。勒乃与牧师汲桑结聚壮士为盗。及闻藩起兵，桑与勒帅数百骑赴之。

桑始命勒以石为姓，以勒为名矣。藩既得桑、勒为副将，攻陷州郡县堡坞，无敢迎敌，又来攻邺城。东海王越与范阳王虓使部将苟晞领二万军去击藩，藩闻苟晞至，大惧，部下兵皆溃去。

于是，藩不敢交锋，领其众走之。虓以军还。

东海王越大会诸将，刻日兴师。是日，诸将士毕集，筵罢，越拨调诸将，乃留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，监徐州军事，守下邳。

睿领命曰：“请参军王导为司马，与吾同理军。”越从之。自率甲兵三万西屯萧县，使范阳王虓自许屯于荥阳。时越承制，使人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，使虓领豫州。刘乔以虓非天子命，亦不肯发兵。虓闻细作回报，刘乔以兵来拒命。虓大怒，即忙整点军马，大驱前进。初，虓以刘琨为司马，越以刘藩为淮北护军，刘舆为颖川太守。刘乔闻舆兄弟党越为逆，心甚恨之。于是遣人封上见帝，道刘舆兄弟罪恶于尚书省，乃令其子刘祐以兵二万人屯于灵璧县以拒虓，自引兵来攻许城以讨舆。

分拨已定，各以兵行。

却说东平王懋在兖州征求不已，郡县百姓不堪命。虓闻知，遣荀晞还兖州，徙懋于青州。晞领命来兖州，白之于懋，懋不受命，曰：“吾以徐州授东海，方成大事。今日负吾，又欲易之，彼何不足耶？若要易，除非徐州还我，方让兖州。”晞见不肯，乃还之。因此懋阴使人结刘乔，合兵攻虓。时颺闻知山东兵起，心中大惧，即入朝上表奏帝曰：“山东大乱，百姓不安，望陛下诏成都王复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以镇于邺，可保山东。”帝从之，使人持诏往邺，以颖都督河北诸军事。颖得诏，复集旧将士，镇于邺城。颺已知越、虓起兵，无计可施，乃奏惠帝以诏往山东，命越、虓等各以兵就国，毋许为乱。越、虓等不从。会刘乔封上事称刘舆兄弟胁虓造逆，颺即入内奏过。

惠帝诏其令镇南将军刘弘、征东将军刘淮起兵，与乔戮力先讨刘舆。又以张方为都督，率兵五万，共会许昌，诛舆兄弟。又遣人驰书使成都王颖与石超等以众拒河桥，为刘乔继援。

却说刘弘既得诏，使人遗乔及越书，使解纷释兵，各还归镇，同奖王室。乔、越皆不听。弘乃遣使入朝上表曰：顷自兵戈纷乱，构于群王，翩其反而互为戎首。载籍以来，骨肉之祸，未有如今者也。万一四夷乘虚为变，此亦猛虎交斗，自效于卞庄者也。谓宜速诏超、越等，令两释猜疑，各保大局。

自今有擅兴兵马者，天下共伐之。以此为示，谁敢勿从也？

帝览表犹豫。颺方拒关东，倚刘乔为助，故不纳。奏帝曰：“陛下先曾有诏令越、虓各就国，尚且未听，今诏彼岂肯从？不若讨之。”帝从其奏。

却说刘乔闻朝廷遣张方以兵助己，乃集诸将士商议进兵。

长史刘荣曰：“张方大兵计日将至许昌，今刘舆兄弟与范阳王在许昌五十里下寨拒方。彼谓我孤军坚壁，无敢出境，吾料其必无准备。此去不远，使君亲持甲卒五千，星夜抄小路，驰去攻许，指期得矣。彼既失穴，安能恋战，必走回镇。张方战于前，使君攻其后，不独得许，而脏亦可成擒矣。”乔大善其计，即引五千甲卒漏夜至许昌。果无备，乔乘虚袭许破之，分军定成。使人打探回报，张方大军将至虓营，因此乔以四千甲卒挟夹攻虓营。虓闻许昌城陷

，更又张方兵至，腹背受敌，恐难拒战，乃与刘舆等领兵俱奔河北。张方见虓等走，亦不赶追，乃引兵入屯于许昌，令刘乔还豫。张方行军无律，部下残掠百姓，民不堪命，众心俱离，不乐其屯。时刘弘见张方残暴，知颖等必败，乃率诸军受越节度，不听方命。

十一月，将军周权矫诏立羊后，于是，颺矫诏救留台赐死后，司隶校尉刘瞰上奏固执得免。颺恨之，欲收瞰，瞰奔青州去讫，被颺将周权追及斩之。

#### 第六十回 司马虓击斩石超

十二月，颖以兵据洛阳。范阳王虓与刘琨等走至冀州，竟无处安身。刘琨曰：“冀州刺史温羨与某有半面之识，吾请命入说其人，以冀州让与殿下，权且屯扎，以候再举。”虓曰：“卿去宜紧慢说之，如不从，可速还，别作一计。”于是，琨即入冀州，拜见温羨。羨见其来，握手欢若平生，胜如至亲，以酒待之，半酣，问琨何来？琨以实对说：“范阳王虓兴义兵，欲清朝野，共讨张方，被刘乔乘虚攻陷许昌，无处安身，今避至此。范阳王意请足下一同举义，使其入拜，未审尊意何如？”

羨曰：“张方劫驾，暴掠百姓，孰不思食其肉，何况范阳王乎？吾欲讨久矣，恨力不及。既范阳王至，吾让此州共讨跋扈。卿出去请进。”于是，琨出邀虓入冀州，刺史温羨让位，与虓同发兵。

又使刘琨结连王浚，命浚领兵击成都王颖，取洛阳，迎回车驾。刘琨即以书见浚，浚即发兵济河至荥阳，颖使石超引兵三万拒迎。是日，石超与浚交锋，战上十余合，超兵大败。浚挥军一击，杀得超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超势穷而入一山窠，被浚军追及斩之，以军进逼洛阳。东海王越闻王浚攻石超，乃以二万军来攻刘祐。时祐在谯县屯住，无备，被越军驰至，祐惊溃，被执而杀之。刘乔闻知其子祐被杀，引残兵逃走。东海王越引军屯阳武。王浚遣别将祈弘，将三万兵助越，自以其众来攻洛阳。

#### 第六十一回 陶侃为将讨陈敏

却说陈敏，初以兵讨克石冰，自谓勇略无敌，遂据历阳以兵叛。吴王常侍甘卓弃官归养，敏闻卓有一女尚未许人，乃使人为媒，去说聘卓女与子陈景为妻，卓许以与成亲。于是，敏谋使卓假称皇太弟，令拜敏为扬州刺史，敏乘此发兵，使钱端以兵南略江州，使弟陈斌东略诸郡，遂据江东。以顾荣为右将军，贺循为丹阳内史，周圯为安封太守，豪杰名士咸加优礼。

循佯狂得免，周圯称疾不来。敏疑诸名士不为己用，欲尽诛之。

顾荣曰：“将军神武不世出，若能信任君子，散芥蒂之怀，塞谗谄之口，则上方数州传檄而定。不然，终不济也。”敏乃止。

敏既谋叛，朝廷闻知，河间王颺以张光为顺阳太守，命其率步骑三万前来

讨敏，军马即日起行。刘弘亦知陈敏造反，谓江夏太守陶侃曰：“今陈敏大逆，使钱端寇掠本境，众心未附，卿宜乘此时击之，不然酿成大祸。”陶侃然之，乃引兵五万出屯河口。弘又使南平太守应詹督水军二万以继之。陶侃与敏同乡。又同岁举吏，左右私谓刘弘曰：“今日明公以陶侃为将讨敏，然侃与敏同乡，侃设有异志，则荆州必不保矣。”弘曰：“侃之忠能，吾得之已久，必无是也。”早有人报侃，侃遣其子陶洪为质以自固。弘引为参军，资而遣还曰：“匹夫之交尚不负心，况大丈夫乎！”侃见洪还，问之，洪以弘语俱白与侃。

侃大悦，无生异心。陈敏闻侃以军来，乃遣陈恢引兵二万寇武昌，侃已知。时侃皆是步骑，无有战船，忽运粮船至，侃即以运粮船为战船，左右以为不可。侃曰：“用官船击官贼，何为不可？”言讫，领步骑尽上运船，与恢交战。侃身先矢石，士卒争锋，于是大胜。恢军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被侃追杀，恢等弃船而去，侃即以军前来会张光。

光初合兵，屯于长岐，时钱端兵至，张光以军来迎。两下交战十数合，钱端败走，其众尽降于光。于是张光率众还顺阳，陶侃亦还江夏，使人报知刘弘。左右或说弘曰：“张光乃司马颺腹心，今宰既与东海合义，宜斩张光，以明向背也。”弘曰：“宰辅得失，岂张光之罪？危人自安，君子勿为也。”乃遣人上表称张光杀败钱端之功，乞加迁擢。

## 第六十二回 司马颺谋杀张方

光熙元年却说东海王越初起兵时，使人说司马颺，令奉帝还洛阳，约与分陕为伯，即便回兵，颺欲从之。张方自思罪重，恐为诛首，乃谓颺曰：“今大王据形胜之地，国富兵强，奉天子以号令，谁敢不从，奈何拱手受制于人？”颺乃止。及闻刘乔败，颺心大惧，欲罢兵，恐方不从，乃密召方帐下督郅辅至，诱之曰：“东海王等起兵之故，非我之过，乃恨张方劫帝来长安，并废皇后太子之罪，故来讨也。今山东兵盛，难以抵敌。今东海王使人入朝上奏，道杀张方，奉驾还洛阳，即罢兵。今圣上有密诏在此，有能诛张方之首，解得山东之兵者，封万户侯。我与卿议之，杀方非卿不可也。”郅辅曰：“既圣上有诏，小臣即斩之，送首前去与东海王，说其解兵。”颺曰：“卿若斩得张方，退得此兵，吾保奏汝为万户侯。”郅辅从之，领其谋回。至夜领心腹五十余人入宫中，将张方杀之，取其首级，漏夜送与东海王越，请和罢兵。越不肯，遣祁弘等领军兵西迎车驾。弘引兵去讫。

却说王浚与宋胄等救洛阳，成都王颖见石超死了，去其右臂，不敢出战，乃点卫兵开西门，走奔长安，胄等人城屯扎。

## 第六十三回 祁弘奉驾还洛阳

却说祁弘等率群臣入内奏曰：“臣等奉东海王命，引兵至此，迎请陛下车驾回洛阳旧都。”帝曰：“游子思故乡，朕欲还洛久矣。卿等既来保朕，目下即行。”于是，惠帝诏集百官文武皆起行。山径又狭，不堪车驾，帝乃乘牛车而行，百官步走，跋涉艰难。当东海王越引群臣道左拜迎，帝车驾入洛阳还宫，命工修葺宫室殿宇，复太庙社稷台剩六月，立皇后羊氏，以东海王越为太傅，录尚书事，以范阳王虓为司空，命其镇邺城。帝辄与群臣论众务，讲议经籍。

晋室悠悠百二秋，何事干戈战不休？

只因骨肉相残害，致使胡人窃位羞。

却说李雄占据益州，国富兵强，群臣劝进大位。于是雄即帝位，国号“大成”，追尊父李特曰景皇帝。时范长生至成都，雄感前恩，门迎执板入内，拜为丞相，尊之曰“范贤”，至是以为天地太师。时诸将恃恩互争班位，尚书令阎式请效汉晋故事，立百官制度，雄从之。

#### 第六十四回 司马越执权秉政

自此关中皆服于越，河间王颙保长安而已。东海王赵越为太傅，颖川人庾敳为军咨祭酒，泰山人胡毋辅之为从事中郎，以河南郭象为主簿，以陈留人阮修为行军参军，以阳夏人谢鲲为掾，数人皆尚虚玄，不以世故掇其心，清言放诞。越以其名重，故辟之。

八月，荆州都督新城刘弘卒。时天下大乱，弘专督江汉，威行南服，事成则曰某人之功，如败则曰老夫之罪。每有兴废手书，辄相叮咛款密，人皆感悦，争赴之。咸曰：“得刘公一纸书，胜于十部从事也。”辛冉说弘以纵横之事，弘怒斩之。

至是卒，谥曰元。

#### 第六十五回 太弟司马炽登位

九月，却说初祁弘入关，成都王颖自武关奔新野。会刘弘卒，司马郭嵩作乱，欲奉颖为主，不克被诛，遂奔济河收故将士，欲赴公师藩，被顿丘太守冯嵩引兵围之，执而使人送入邺，范阳王虓将颖纳之。其故将公师藩欲以兵来救，虓将苟晞领兵出袭破之，藩众大溃，只得以残骑交锋，战未三合，藩被苟晞斩之，余众尽降。晞分军戍镇，自以兵还邺。时范阳王虓已病卒，长史刘舆以颖素为邺人所附，恐其有变，伪称诏以药酒赐颖死。颖官属闻知，皆先逃散，惟卢志不去。至是，颖饮药酒而死，志流涕哭泣，收而殡之。

太傅越闻虓先卒，颖因亦死，心中大悦，乃使人召卢志为军咨祭酒，志赴领职。又将召刘舆，左右曰：“舆犹臆也，近则污人。”越虽不听，使人召至，而疏淡用之。舆密视天下兵薄及仓库、牛马、器械、水陆之形，皆默识之。

每越会僚佐同议是事，輿应机辨画，无不符合于理。于是越倾膝酬接，即以为左长史，军国之务，悉以委之。

十一月，太傅越意在立炽，而帝尚在，乃以金赂帝左右，以毒置饼中进上。惠帝食之，中毒而崩，时年四十八岁，在位十七年。百官举哀发丧，葬于太阳陵。

却说惠帝先为太子时，朝廷咸知帝不堪政事，武帝亦自疑焉，悉召东宫官属，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。帝不能对，贾妃遣左右代对，令多引古书。给事张泓曰：“太子所学，圣上所知，臣代对，宜以事，断不可引书也。”妃从之。泓代对以草令，帝书之，上于武帝，武帝览之大悦，太子遂安。及居大位，政出群下，纲纪大坏，贿赂公行，忠贤路绝，谗谀得志，更相荐举，天下谓之互市焉。

却说惠帝既崩，羊后自以于大太弟炽为帝，为嫂恐不得为太后，将立清河王覃。侍中刘琨驰告太傅越。越即入宫，集百官，即使人请太弟炽入宫即位。炽固辞不受，道：“清河覃本太子也，可宜立之，孤则不敢当。当与令修肃曰：“太子幼冲多疾，不堪摄政，今殿下固辞，必欲立之，若立，政出臣下，倘有异乱，殿下何安？不如因文武之心受之，则祖宗之祚可保万年矣。”炽方诺曰：“卿乃吾之宋昌也。”乃即出与太傅越入宫，即皇帝大位，改元永嘉，岁在丁卯。尊羊氏为惠皇后，居弘训宫；立妃梁氏为皇后，越复为太傅，总摄朝政。

按史晋孝怀皇帝名炽，字丰度，武帝二十五子。惠帝立为太弟，因东海王司马越立之。在位六年，为汉将执归杀之，寿三十，谥怀帝。既立位，始遵旧制，于东堂听政。每至宴会，辄与群臣论众务，考经籍。黄门侍郎傅宣叹曰：“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。”

#### 第六十六回 五马渡江一化龙

东海王越既复为太傅，总摄朝政，恐诸王在内有异，复以司马睿为琅邪王，以司马羲为西阳王，以司马祐为汝阳王，以司马宗为南顿王，以司马紘为彭城王，诏各就国。于是，五王不敢停留，各领家眷同舟渡江归国去讫。越又恐河间王虓在外为乱，奏帝诏征虓为司徒。虓就征，入朝赴职。时南阳王司马模在许昌，闻得朝廷征虓为司徒，恐虓再预政，不利于己，即遣将王因以千人半路邀杀之。

时朝廷已知虓被模杀，以虓罪重，故不责模。时越大会谋臣，计议北藩之事。当长史刘舆曰：“东燕王腾守并州，今并州饥馑，人民离散，更兼胡寇连年人寇，深为可忧。明公欲为靖天下之计，宜令一能将替镇之，不然并州非复国家有也。”

越曰：“谁人可去镇之？”舆曰：“刘琨智勇双全，此人就镇，可寄北面之重。”于是，越即遣刘琨镇并州，以为北面之重。

而进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以镇邺。琨至上党，腾即自井陘东下。时并州饥馑，数为胡寇所侵掠，吏民万余人悉随腾就谷冀州，号为“乞活”。所余户不满二万，寇贼纵横，道路既塞。

琨募兵上党，得五百人，战斗而前。至晋阳，府寺焚毁，邑野萧条，琨抚循劳徕，流民稍集，并州稍安。

#### 第六十七回 顾荣周圯杀陈敏

晋怀皇帝永嘉元年二月。初，兹县县令刘柏根反，王浚以兵讨斩之。其长史王弥遂为盗贼，来寇青、徐，杀东莱太守，劫掠府库一空而去。

却说陈敏刑政无章，子弟凶暴，顾荣、周圯等忧之。庐江内史羊谭以陈敏为忧，遣人送书与顾荣等。其书曰：陈敏盗据吴会，危如朝露。今皇舆东返，俊彦盈朝，将举六师以清建业，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耶？

顾荣素有图敏之心，及见其书，甚惭。乃密遣人报征东将军刘准，使发兵临江，愿为内应，乃剪发为信。刘准得其信息，即遣扬州刺史刘机起兵二万，前来讨敏。敏大忧，问荣。荣曰：“可遣明公之弟陈昶将兵屯乌江，陈宏将兵屯牛渚而拒之。”

敏从之，分兵与二弟去了。兵及行，周圯密嘱敏司马钱广曰：“今立新君，贤隲满朝，故遣刘机来讨陈敏。而敏刑政无律，不久必败。若败，吾与君等皆陷，不若去邪归正，免自取臭于万年。今日敏以君与其弟昶将兵屯乌江，君可乘此杀昶，勒兵还来攻敏，共图归正。”广曰：“吾亦有心，恨力未备。今既如此，吾即谨领号令。”

于是，钱广即出，与陈昶将兵起行，至夜安营，广使左右将昶杀之，因勒兵朱雀桥东屯扎。

敏闻广杀其弟，即遣甘卓以兵三千讨钱广。时顾荣与敏之弟陈宏将兵去牛渚，虑敏疑之，故即还见敏，说钱广大逆之事宜讨之。敏曰：“卿当四出镇卫，岂得就我耶？”荣乃出，密来与周圯说甘卓曰：“敏既常才，政令反复，其败必矣。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，事败之日，使函首送于洛阳，题曰‘此贼臣顾荣、甘卓之首’，为万世之辱也，不若早决。”甘卓曰：“君言必欲诛敏，正合我心。”于是卓称疾不行，使人迎女回家断桥，收船南岸，与周圯、顾荣、纪瞻等共攻陈敏。敏闻荣、圯、瞻、卓等变乱，即自率一万五千人来讨卓等。卓使军人隔水语众将士曰：“本所以戮力陈公，正以顾丹阳、周安丰今皆异矣，汝等何为？”敏众狐疑未决，荣以白羽扇挥之曰：“陈敏背反，朝廷大怒，故遣刘机讨之。旦日大军继到，我等亦奉密诏诛敏，汝等如何不去，自取灭



族之患哉？”言讫，众皆溃去。敏见众离，单骑而走，被荣等驱兵追而斩之，夷其三族，使人传首京师。怀帝大悦，乃诏顾荣为侍中，纪瞻为尚书郎，太傅越辟周圯为参军。荣等至徐州，闻北方愈乱，乃逃归。

却说怀帝诏立清河王覃弟司马诠为太子，使居东宫。时怀帝亲览大政，留心庶事。太傅越不悦，奏帝故求出藩，去镇许昌。帝从之。越既出许昌，诏以南阳王模都督秦、雍军事。

#### 第六十八回 琅邪王收用贤俊

十月，怀帝降诏，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令其镇建业。睿受诏镇建业，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，令其招纳俊杰，延揽英雄，委以腹心，政事谋之。睿名誉素轻，吴人不附，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至者，甚患之。其时乃三月上巳，皆当祭祀鬼神。王睿自出观楔，导见之，曰：“今殿下欲招贤纳士，皆不肯至。臣有一策，殿下自坐乘舆，多具威仪部从，与导骏骑并从而行，则吴士观之，道殿下爱士，则吴中豪杰皆来恐后矣。”睿从之。

出祭回来，果有高士顾荣等见之惊异，谓众说礼贤如是，相率拜于道左迎之，扶而送之。导急下马，因谓睿曰：“古之王者，莫不宾礼故老，存问风俗，虚己倾心，以招俊杰。况夫下丧乱，九州分裂，大业之兴，急于得人。知此数人，皆吴之所望者，宜引之以结人心。二子若至，则士无不来至。”睿大悦，归府，乃使人造请顾荣、贺循二人。二人皆应命而至。睿拜贺循为吴国内史，顾荣为军师，兼散骑常侍，凡军府政事，皆与谋之。纪瞻为三军祭酒，卞壶为从事。

导又说琅邪王曰：“谦可以接士，俭可以富国，宜以清静为政，抚绥新旧，则天下归心焉。”睿纳之，故江东百姓归心附之。睿颇好酒废事，导以为言，睿遂命酒瓶覆之，于是绝不饮酒。

史说琅邪王司马睿，字景文，宣帝之曾孙，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也。生于洛阳，有神光之异，一室尽明。及长，白毫生于目角之上，隆准龙颜，目有精耀，顾盼炜如也。年十岁为琅邪王，有令誉。侍中稽绍曰：“琅邪王毛骨非常，殆非人臣之相也。”后果应稽绍之言。

五月，先，公师藩既死，其党汲桑逃还苑中，聚众声言为成都王报仇；以石勒为前驱先锋，所向辄克，遂进攻邺城。时邺中空竭，而新蔡王腾资用甚饶，性吝啬，无所赈惠。临急乃赐将士米各数升，帛各丈尺，于是人不为用。因是桑遂攻入邺，杀腾，烧宫，大掠而去。南击兖州。越闻腾被杀，乃遣将军苟晞以军三万去讨。大军行数日，到兖州，与桑交战五十余合，胜负未分。自此相持数月，大小二十余战，互有胜负，亦各安营相持。

#### 第六十九回 苟晞火攻汲桑众

却说苟晞与汲桑相持数月，互有胜负。苟晞心为忧闷，夙夜无寐，思得一计，谓诸将佐曰：“贼人与我相持数月，各分八垒，依林避暑，其意怠也。汝等亦宜分作八队，至夜各持火炬，烧林而攻之，则贼可破也。”众然之。是夜风清月朗，各分队伍，二更时分，晞以火炬至营垒放之。须臾，火起入垒，皆灼如同白日。汲桑之兵众十去其九，尸积肉山，血凝红土。

桑单骑奔走，为晋兵所杀，石勒走奔乐平去讫。

自是苟晞威名大振，朝廷诏加苟晞都督青、兖诸军事。晞屡破强寇，雄名甚盛，善治繁剧，用法严峻。其从母依之，晞奉养甚是恭厚。其子求晞用之为将，晞不许，曰：“吾不能以王法贷人，将无后悔耶！”其子固求之，晞不得已用之为督护。

后果犯法应杀，从母叩头求活，晞不听，竟杖节斩之，而更素服哭之曰：“杀卿者兖州刺史也，哭弟者苟道将也。因此人皆怕犯其法，各效忠心为之用也。”

时胡部大人张□督等拥众壁于上党郡，石勒既走乐平，无处投奔，乃往上党求见张□督请降汉。张□督从其说，即引石勒去见汉王刘渊。渊奇其壮貌，以勒为辅汉将军、平晋王。勒大悦，志得行焉。

十一月，帝以王衍为司徒。衍既为司徒，乃思自全之计，因说太傅司马越曰：“朝廷危乱，当赖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。今王澄、王敦二人智勇俱备，明公何不委之重任，可保国家，明公亦安也。”越从之，以王衍弟王澄为荆州都督，以王衍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。二人领职临行，王衍语之曰：“荆州有江汉之固，青州有负海之险。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，足以为三窟矣。若其有不测，可以为救耳。”澄、敦拜辞而去。王澄至镇，日夜纵酒，不理庶务，虽寇戎交警，不以为怀，民甚忧之。史说王衍，字夷甫，乃王戎之从弟也。衍生得神清目秀，丰安端雅。尝造山涛，涛嗟叹良久。既去，目而送之曰：“何物老嫗生此宁馨儿？然误天下苍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”武帝时闻其名，问戎曰：“夷甫当世谁比？”戎曰：“未见比，当从古人中求之。”帝因以为元城令，后人为黄门侍郎。至此太傅越秉政，以为司徒焉。

却说太傅越初与苟晞亲善，引晞升堂，结为兄弟。至是威名日盛，司马藩滔说越曰：“兖州冲要，魏武因之创业，晞有大志，非纯臣也，若迁之青州，明公自牧兖州，经纬诸夏，藩卫本朝，此所谓为之未乱者也。”越以为然，乃自领兖州，改苟晞为征东大将军、青州刺史。晞虽受诏去青州，而心不悦，由是越与晞有隙。晞至青州，以严刻立威，日行斩戮，州人谓之“屠伯”。

却说王弥及其党刘灵因乱招集亡众，劫掠青、徐，众弱不能自立，恐藩众来攻，乃引兵投降于汉。刘渊以二人为左右将军。而刘灵少贫贱，力制奔牛

，走及奔马，时人虽异之，莫能举也。灵抚膺叹曰：“天乎，何当乱也！”及公师藩起，灵亦起，自称为将军，寇掠赵、魏，与王弥俱降汉。刘渊用以为将，亦命寇赵、魏。

#### 第七十回 石勒以兵下赵魏

戊辰二年正月朔，日食。汉王渊遣辅汉将军石勒领兵五万下赵、魏。幽州都督王浚心甚忧之，朝廷亦知，遣使诏王浚讨之。王浚既受诏，恐力不及，即忙使人往朔方穆帝处借兵同讨。

当穆帝得浚书，与诸部大人商议回书，与使人还，随即点兵起行，亦至赵郡。王浚闻朔方兵至，即忙发兵，亦至赵地。次日，忽望见尘头蔽日，军马漫山寨野而来。浚视之，乃五原穆帝之兵。浚大喜，直至中军，下道拜迎，穆帝亦下马答之。浚说前日乞师之事，帝曰：“君休烦恼，吾兄弟代你雪耻。”言讫，下令安营，以酒相待。言曰：“吾令将军为前部，吾自引大兵至后应。”浚曰：“谨领尊命。”言讫，即辞出，收拾军马，迤迳前行。

却说石勒军至上党，忽听得豁喇炮响，阵后喊起，使高贡探之，北军杀到，当先一将，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乃朔方西乡人也，姓许，名诸，持刀杀来。高贡战不利，退入阵走，北将冲来。呼延攸大怒，来斗许诸。正斗之间，阵外喊声起，大军来到。攸拖画戟引兵向东走，北军两下杀来，人困马乏。又一军来当头拦路，乃王浚也。横刀跃马，截住去路。攸与浚交锋，背后张目赶上，攸冲开路，慌忙奔走。石勒引军杀至，走入上党城中。

王浚与穆帝直追至城下，高叫石勒打话。勒令坚壁四门，自上城头。王浚在马上，以鞭揖勒。勒以手答之。浚曰：“近闻卿降汉掠赵，故领兵至此，若能倒戈投降，共扶晋室，不失封候之位；若复愚迷不省，打破城池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。”

勒曰：“汝且暂退，尚容商议。”穆帝曰：“限汝三日，不降以兵攻城。”言讫，退兵下寨归。石勒亦退归内，与呼延攸、高贡等议曰：“不如乘其下寨未定冲出，走回至国城去。若在此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必被所擒耳。”攸等曰：“即今日便行。”石勒曰：“今日乃凶神之日，不可出城，待来日戌亥之时，可以上马领兵开西门走。”计议已定，各准备走路。

次日，传令约束行李器械，至夜令呼延攸为前部，自领后军，开西门大喊杀出。呼延攸当先，听得一声鼓响，一将当先拦住去路，大叫：“休要走了石勒！”攸视之，乃许诸。攸与战十数合，乃冲开血路而逃。石勒亦催后军杀出，遇许诸拦路，无心恋战，冲路而去。许诸乃引兵赶杀，石勒引兵赶上王弥一处同走，又遇王浚杀一阵，冲开血路，奔走回国去讫。王浚、穆帝见勒兵去远，亦不追赶，鸣金收兵，各自安营。次日王浚以牛酒犒劳代兵，以金帛拜谢穆

帝，乃引兵回国去讷。王浚亦收军还镇。

三月，太傅越奏怀帝，杀清河王覃。帝不敢阻，群臣无不嗟叹。

### 第七十一回 王弥集众寇洛阳

五月，汉主渊闻勒、弥败回，复遣王弥引兵二万寇洛阳。

王弥得令，收集亡散，兵复大振，分遣诸将攻陷郡县，遂入许昌屯扎。

却说凉州刺史张轨，乃安定乌氏人，汉赵王张耳十七世孙。

闻汉王遣王弥入寇洛阳，乃使督护北宫纯将三万人入卫京师。

时王弥入轩辕关，与北宫纯军会战于伊水。北宫纯败走，王弥引兵遂至洛阳。怀帝大惊，急聚文武商议。群臣皆曰：“宜命司徒亲督诸军，可退弥兵。”

于是怀帝以王衍为都督，督诸军出战。时王衍即出殿，点集三军。未及出城，

王弥之兵攻城，放火烧建春门。北宫纯自伊水一败，乃募勇士五百人，继后

突杀王弥后阵。城中王衍望见弥后军自乱，亦引军使左卫将军王秉为前锋，杀

出城来。两下夹攻，弥兵大败，望风远窜。王秉以军追至七里涧，又杀了一阵。

弥兵无心恋战，大败而走奔平阳，不敢归国。时北宫纯亦引兵还洛阳。汉王

渊闻弥败，羞不敢归。侍中效迎，且曰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卿有何耻，孤亲

行将军之馆，拂席洗爵敬待，将军如何逗留？”于是王弥入见，甚惭愧。汉王

渊乃拜弥为司隶校尉。

却说王衍得张轨遣督护北宫纯以兵来解洛阳之围，方杀败王弥，乃入奏朝廷，怀帝遣使持诏去西凉，封张轨为西平郡公，轨辞不受。时州郡之使无有至者，轨独贡献不绝，因是朝廷赏之。

七月，汉王渊与群僚商议迁都于蒲子城中。平阳渔人在汾水打鱼，拾得玉玺一颗，献与汉王刘渊。渊大悦，重赏渔人，以为祥瑞。乃集百官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汉，改元永凤元年。

以其子刘聪为大将军，总领诸军，以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，故北兵威振单于。遣石勒与刘灵寇魏、汲、顿丘三郡。石勒、刘灵率众来寇三郡，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，勒皆假垒主将军都尉印绶，检其强壮五万为军士，其老弱者安堵如故。

却说蜀成尚书令杨褒卒，成主李雄深痛惜之。杨褒好直言，成主雄初得蜀，用度不足，诸将有以金银得官者。褒谏曰：“陛下设官爵，当网罗天下豪杰，何有以官卖金耶？”雄谢之，由此天下知名耳。

永嘉己巳三年正月朔，荧惑犯紫微，汉太史令宣于修之以禳变，言于汉王渊曰：“今岁元口荧惑犯紫微，应不出二年，必克洛阳。今蒲子崎岖，难以久安，平阳气象方昌，请陛下徙而都之。”渊即从其请，领百官迁都平阳城。

三月，晋帝诏以山简都督荆、襄等州诸军事。简乃山涛之子也，嗜酒不恤

政事。初，荆州寇盗不禁，诏起刘弘子刘璠为顺阳内史，江汉间翕然归之。简恨之，使人上表称璠深得众心，恐百姓劫以为主，为乱不浅。于是，朝廷又诏征璠为越骑校尉，南州由是遂乱，父老莫不追思刘弘。

## 第七十二回 何曾一曰费万钱

却说太傅司马越集诸将士商议国事，当刘舆、潘滔因说越曰：“散骑常侍王延、尚书何绥、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，公若不早除之，后必有谋明公之心。”越曰：“此数人皆无罪，何计杀之？”二人曰：“若不诬之以谋反，何以诛之？”越曰：“然！”于是，越引一班儿谋士并甲士三千回朝。越既入京师，中书监王敦谓所亲曰：“太傅越专执威权而选用，表请尚书，犹以旧制裁之，今来必有所诛。初，帝为太弟也，与缪播善。及即位，委以心膂。帝舅王延、尚书何绥、太史高堂冲等帝皆亲用之，此数人量必难保。”越及至，果遣甲士三千人入宫，执播、延、绥十余人于帝侧。帝问越何以收此数人，越答此十余人谋反，故来诛之。言讫，越命将播、延十余人付廷尉，明正其罪而杀之。帝叹息流涕而已。

绥乃何曾之孙也，初，何曾侍武帝之宴，退而谓诸子曰：“主上开创大业，吾每宴见，未常闻经国远图，惟说平生常事，非贻厥孙谋之道也，及身而已，后嗣其殆乎！汝辈犹可以免。”

指诸孙曰：“此属必死于难。”及绥死，其兄嵩哭之曰：“我祖殆圣乎？”曾日食万钱，犹云无下筋处。其子劭日食二万，绥及弟机、羨，汰侈尤甚。与人书疏，词礼简傲，王尼见绥书，常谓人曰：“伯蔚居于乱世而矜豪乃尔，其能免乎！”人曰：“伯蔚闻卿言，必相图害。”尼曰：“伯蔚所闻我言，自己死矣。”伯蔚者，乃绥之字也。及此果死耳。

却说太尉刘寔见朝廷危乱，连年请老，朝廷不许。刘坦言古之养老，以不事为优，不以吏之为重，宜听寔所请。于是，帝下诏寔以疾就第，复以王衍为太尉。太傅越以顷来兴事多由殿省，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。帝只得从之。于是，越更使何伦、王秉，引东海国兵数百人入宿卫，以防内变。

却说汉主刘渊又遣刘景将兵五万人，寇黎阳县。县令王堪引兵拒之，大败而逃，走奔延津。于是，景以众入城，怒百姓不开门纳其大兵，乃令诸兵将黎阳男女三万余人沉之于河，皆淹死之。汉主渊闻知，大怒曰：“刘景何面目来见朕耶！且天道岂能容平？吾所欲除者司马氏也，细民何罪而故黜之也？”

由此刘景未敢归国焉。

## 第七十三回 石勒寇巨鹿常山

史说石勒，字世龙，其先匈奴别部老渠之胄。勒生时赤光满室，白气白天属于中庭，见者咸异之。年十四，家贫乃随邑人行贩洛阳，倚啸上东门之柱。

忽司徒王衍过，见而异之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向者胡雏吾观其有异，恐将来必为天下大患，不如杀之，免其为后乱。”言讫，驰遣人收之，石勒已去矣。使人回报已去，衍叹息良久。勒年长，壮健有胆力，雄武好骑射。

里中父老相之，皆曰此子状貌奇异，志度非常，其终不可量也，因劝邑中人宜厚遇之。邑中多嗤笑，不听其说。惟郛人郭敬阳、曲宁驱以为信然并加资贍，勒欣领其惠而心感之。

尝代人力田，耳中常闻铃铎之声，以为有患，走归以告其母。母曰：“汝作劳耳鸣，非不祥也。”于是勒心少安。至太安中，并州饥乱，刺史东瀛公腾恐军民生变，计执诸胡于山东发卖，以充军实。勒亦在其中，因卖与荏平人师欢家为奴。有术者谓勒曰：“君鱼龙发际，上四道已成，当主大贵。”勒谢之曰：“若如公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后与诸奴力作，屡有奇异，诸奴归以告师欢，欢始奇其状貌。继闻诸奴之言，遂免其力作，不取其卖身之值，纵之使还。勒无盘缠不行，闻欢邻有为马牧之官姓率名汲桑者，勒自言能相马，桑亦奇其壮伟，厚遇之。

一日，于武安临水佣田，偶遇一队游兵经过，怪勒不避，执拥而去。正走间，草际赶起一鹿，众人撇下石勒，竞相逐鹿，勒因是走脱。俄见一老人前来谓勒曰：“适间之鹿，我所为也，方脱子于难。子后有大福，宜自保重。”勒拜而受命曰：“多谢指迷。”起视老人，不知所往。勒自是忻然自得。会公率藩起兵赵魏，汲桑与勒率数百骑赴之，为苟晞所败。后又与晞战，大败，桑走死，勒归降刘渊。渊见其奇伟，乃以为辅汉将军，数有功劳，乃令其攻巨鹿、常山二郡，始得行其志焉。

却说汉主渊大宴将士于平阳，报石勒拔魏、汲、顿丘三郡凯还，渊大喜。宣勒至，拜于殿下，问劳已毕，便令赴宴。原来勒自降后居左国，礼贤纳士，惜民养军，数四出征，无有不胜，因此汉王甚爱之。常叹曰：“使吾有子如此，即死有何恨！”因以勒为辅汉将军。先引兵去伐流部，军人得胜而回；复使寇魏、汲、顿丘，又得胜而回。

当日宴罢席散，回至寨中，心怀闷悒。是夜月明，自思如此英雄，不能独占一方，今反居于人下，因放声大哭。忽一人自外入，大笑曰：“世龙何故如此？今日有何不快之事？何不与我商议而自苦也。”视之，其人姓张，名宾。勒请坐，而问于勒曰：“为何而至于哭？”勒曰：“恨半生碌碌，恐虚度耳。”宾曰：“久居人下，自不能伸丈夫之志，公何不向汉王乞兵攻巨鹿、常山，从中以成大业。”言未毕，倏有六人入曰：“公等所谋吾已知之，吾六人手下有精勇百余，少助将军一马之力。”视之乃夔安、孔苌、支雄、呼延莫等。勒大喜。张宾曰：“只恐汉王不肯动兵，奈何？”勒曰：“吾自代他征讨，如

何不肯？”

商议已定，次日入见汉王，拜于阶下。渊问其故，勒曰：“臣欲乞兵攻巨鹿、常山二郡，收钱粮，广土地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，未审圣意若何？”汉主曰：“卿肯出力，如何不从？且目今正缺粮草用度。”即以精兵三万，马千余匹，加封石勒为征东将军、并州刺史、汲郡公，命其攻巨鹿、常山二郡。勒领命谢恩而出，即领兵速行。以刁膺为股肱，及张敬、夔安、孔苌、桃豹、逯明为牙爪，并州诸胡羯多从之。

史说张宾，字孟孙，赵郡顿丘人。博涉经史，不为章句，胸次阔达，有大节大志，多智多谋，机不虚发，算无遗策。尝自谓不后子房，但不遇汉高耳。闻勒动兵攻巨鹿，因谓所亲曰：“吾历观诸将，无如此胡将军者，可与共成大业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佩剑诣勒军门大呼请见。勒闻知，即请人，亦未之奇也。

张宾以策上勒，由是奇之，用为谋主。时勒众至十余万，集衣冠人物别为“君子营”，于是勒军大振。

次日，起行来攻巨鹿、常山二郡，刘宠闻知，引军来迎。

次日，石勒引大队军马来，刘宠引军出迎，两阵开处，石勒于阵前令众军大叫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刘宠令军士发进，两阵呐喊。这边道胜，那边夸能。支雄出马搦刘宠，决胜负，定输赢。宠当先出马，张英曰：“不须主公劳力，吾自擒之。”张英出到阵前，支雄曰：“汝非是敌手，只教刘宠出马。”张英大怒，挺矛直取支雄，两马相交十余合，刘宠急鸣金收军。张英曰：“我正欲擒杀贼将，何故收兵？”宠曰：“吾闻张宾引兵袭取城池，城中有一人姓吴名豫，乃松江人。闻得与石勒为内应，若城池不保，我等安归？不如还城会师，统军马再来迎敌。”刘宠收军回寨，勒亦不赶。长史孔苌进曰：“张公已取巨鹿，彼军无战心，今夜正可劫寨。”勒然之，当夜分兵，长驱大进。刘宠军将原无纪律，加之败后四分五落，张英难支，引数十人投别处去了，刘宠与谋士许子亦走陵城去了。

石勒连夜进兵至巨鹿，时城被张宾诈称刘宠军马败回，诱开城门，接勒入城坐定，出榜安民，勒取四方之众于巨鹿，安民惜众，投者无数。巨鹿内外之士民初闻兵至，老幼皆失魂丧魄，官吏尽弃城廓逃避山林。及勒至，治军士，军士奉命，并无一人敢出掳掠者，故鸡犬果木分毫不动。民心大悦，竞送牛酒到寨劳军。勒以金帛答之，欢声遍野。其有刘宠等旧军愿从军者，并除门户；不愿为军者，赍发粮米，令自归家生理。四方之民闻勒清政，谁不仰羨？由是声势大振勒使逯明守本郡，自领兵进取常山。太守程晟令严兴出战，交兵于枫桥，兴横刀立马于桥上。勒军望见，报到中军，勒便欲出。张宾谏曰：“夫主将乃筹谋之所主，不可自出；三军之所系命，不宜轻出。愿明公重天授之资

，副四海之望，无令国内上下危惧。”勒谢曰：“先生之言如金玉，但恐将士不用命当先耳。”随遣王阳出马。阳骤马至桥下，正待交锋，而支雄、桃豹各从河内涉水而过，乱箭射倒岸上之军，飞身上岸。严兴望见，忙退入城。支雄、桃豹直杀至城下。王阳大兵并进，围住常山，一围三日。勒引众将到城下招谕，城上一个裨将，左手执定护心梁，右手指着城下骂。王阳在马上拈弓搭箭，道：“看我射这厮左手。”一箭射去，正透手背，钉在护梁上，城上下看者无不喝采。群卒救了，进去见程晟，说城外有一人如此神箭。晟大惊，商议求和。

次日，使严兴出城来见石勒。勒延入寨中，同坐饮酒。酒酣，勒拔剑欲砍严兴所坐之席，兴惊倒在地。勒笑曰：“聊作戏耳，勿惊。”问兴曰：“汝主求和，欲何如也？”兴曰：“欲与将军平分常山。”勒大怒曰：“鼠贼怎敢与吾等辈也！”

兴急起，勒掷剑砍之，应手而倒，割其首，令从者提回城去。

程晟料敌不过，弃城而走。勒进兵追袭，势如劈竹，生捉程晟，领众入城。

是时，石勒取得巨鹿、常山二郡三十余城，以及聚集胡羯之众来附者，共有兵三十余万，战将千余员，威声大振。石勒聚众宴会，问众将佐曰：“吾得群贤辅佐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又得降兵二十余万，意欲回国，其事如何？”张宾出席曰：“重寄者不归，功多者不赏。今明公威名，天下所知，不如因此自立一方，亦不逆汉主之命，结为兄弟，横行四海，谁敢不遵乎！”于是勒意乃决，与众商议进兵攻讨襄阳城。次日，石勒谓将士曰：“吾始受命于汉，安可就背？”于是使人还国报捷，请益粮兵。次日，使人入汉报捷，汉主渊大悦。又遣楚王刘聪与王弥来协助石勒去攻洛阳，命勒为前锋都督，军至壶关。壶关守将见其势大，莫敢当锋，引众退还。刘琨闻汉兵至，即发兵来救援，不克，勒兵已入关了。

群臣急奏，怀帝，大惊，请太傅越来商议。越奏曰：“不须圣虑，臣等与百官遣将拒之。”于是，越即出朝入公府，遣河南内史王旷、将军施融以兵五万出拒之。时旷兵济河，欲长驱而前，融曰：“彼乘隙间出，且当阻水为固，以量形势而拒之。”旷怒曰：“胡寇入关，主上卧不安席，今委我等击之，恨不得一战擒虏，君欲阻众耶？”言讫，遂以兵逾太行山，与汉军相遇于长平。刘聪见有敌兵，乃自拍马挺枪出战，不上数合，晋兵大败，王旷等人皆死于乱军之中，贼众尽降于汉。

#### 第七十四回 坦延诈降败刘聪

八月，汉刘聪之兵将至洛阳，晋将军曹武引兵拒之。刘聪自出马与武交战



，未经三合，武兵大败各散。曹武弃众逃溃，乃单骑走还洛阳，汉军长驱至攻洛阳。刘聪连胜数阵，怠不设备。时弘农太守坦延以兵五千拒聪，恐寡不敌众，乃设计诈降于聪。聪以为实，至次夜以牛酒劳军，军士皆醉歇息。半夜，坦延乃使其众散往各营放火，大叫晋兵全队在此。汉军醉中，见火光冲天，各持刀自相残杀。及至天明，聪军死其大半。坦延以兵击杀，汉军大败而逃退二十里屯住，招集残军。

至十月，以其众来攻洛阳，屯军于西明门。卫将军北宫纯谓诸将士曰：“敌众我寡，难于拒战。今彼远至，有劳无逸，宜乘其劳未定而击之，可以取胜。”众领诺。至夜，北宫纯亲自率勇士三千人攻汉壁。时汉兵初至，行路辛苦，闻晋兵至，皆自奔溃，不敢当锋。汉将军呼延颢连忙跨马出拒敌，被北宫纯驰至，大喝一声：“休走！”抡刀当头便砍，呼延颢竟死于非命。刘聪见晋兵甚盛，乃收众屯洛水，计点诸将，始知呼延颢被杀，大司空呼延翼亦为晋兵所杀。刘聪势穷，连忙遣使回国求救兵。汉主渊欲发兵前来，当宣于修之上言曰：“岁在辛未乃克洛阳，今晋气犹盛，大军不归必败，不如召还。”汉主渊曰：“然！”于是遣人乃召楚王刘聪回国。聪闻召还军，乃以众归平阳，使王弥以军出轩辕关。流民之在颍川、襄城、汝南、南阻、河南者数万家，素为居民所苦，皆杀长史以应王弥。

庚午四年，汉烈宗刘聪光兴元年正月，琅邪王司马睿以周圯有三定江南之功，拜圯为吴兴太守，圯奉命受职。汉主渊又遣曹嶷为将，寇东平、琅邪，又使刘灵寇幽州。四月，汉刘灵以二万军来寇幽州。王浚急忙点军，分二队埋伏险津两岸。灵兵直过险津，被伏兵出截。正欲交锋，浚大军又至，当三下夹攻，灵死于乱军之中，杀散余兵，俱各走还。

## 第七十五回 刘聪杀兄为汉王

却说汉王刘渊寝疾，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宰，楚王聪为大司马、大单于，并录尚书事，安昌王刘盛、安邑王刘钦、西阳王刘睿分典禁兵。聪于年少时，不好读书，惟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曰：“诵此能行足矣，安用多诵而不行乎？”李喜见而叹之曰：“望之如可易，及至肃如严君，可谓君子矣！”渊以其忠笃，故临终付以要任。渊既卒，众臣立太子刘和即位。和性猜忌无恩，宗正呼延攸、侍中刘秉、西昌王锐说和曰：“先帝不推轻重之势，使大司马拥十万众屯于近郊，陛下便为寄坐耳，宜早为之计。”和信之，至夜召刘盛、刘钦告之。盛曰：“陛下勿信谗言以疑兄弟，兄弟尚不可信，他人谁足信哉？”

攸、锐闻知大怒，命左右将二人杀之，遂将兵五千攻聪于单于台。

聪听说攸、锐为乱，乃命起兵出台，与呼延攸、刘锐等交战。攸、锐等大败，走入南宫。聪前锋诸军随追入南宫，遇汉主和，大喝：“休得无礼！”诸

军将和杀之，入内执住呼延攸、刘锐、刘秉等，皆杀之，遂出迎大司马刘聪入内即位。北海王刘乂乃刘渊之子也，聪以位让之。刘乂涕泣固辞，聪遂即位，以乂为皇太弟，领大单于，以子刘粲为河内王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以石勒为并州刺史。又立妻呼延氏为皇后，以刘殷为太保，李弘为大鸿胪，其下群臣皆有封赠。

史说刘聪，字玄明，乃刘渊第四子也。母张氏初孕聪之时，梦日入怀，寤而告渊。渊曰：“此乃吉祥也，慎之勿百。”至十五个月而生。聪年十四，究通经史，百家之言及《孙吴兵法》，无不诵之。既杀兄自立后，在位八年，改元者四。

却说皇太后单氏生得姿色绝美，聪爱其丽，故立为皇太后。

每退朝幸其宫与通，后事露，被其子刘乂以为言，谓其不正可污，单氏惭愧。后人诗叹曰：堪叹胡人专恃强，杀兄自立作君王。

孰知七八年间事，孤子由然亦被伤。

却说氏酋蒲洪，骁勇多权略，群氏皆畏服之。汉主聪遣人拜为平远将军，不受，乃自称为秦州刺史，略阳公。史说蒲洪家池中，蒲生长五丈五节，如竹形。时人咸谓之蒲家，因为姓焉。又陇右大雨，谣曰：“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”因名洪。

后以晋穆帝永和间，讖文有草付应王义，以孙坚背有草付字，遂改苻氏矣。

却说雍州流民，困难逃避在南阳，朝廷闻知，遣使持诏书来南阳，遣流民还乡里。流民以关中荒残，皆不愿归。荆州都督山简见流民不肯归，遣兵五千促发其还京兆。又有王如者，潜结壮士二千余人，乘简兵不备，夜袭其众，大破之。攻城镇，杀令长，聚众至四五万，自号“大将军”，使人称藩于汉。

#### 第七十六回 猗庐大破铁弗氏

初，匈奴刘猛死，刘虎代领其众居新兴，号“铁弗氏”，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。并州刺史刘琨将讨之，恨力不及。史说刘琨，字越石，中山魏昌人。少得隼朗之目，自负志气，有纵横之才，而颇浮夸。与范阳祖逖为友，俱以雄豪著名。永嘉元年，惠帝以为并州刺史。至是白部、铁弗为乱，意甚忧之。

却说北胡白部大人结连铁弗刘虎，共计狄兵十万人，大掠边城。刘琨闻知，白部大人并铁弗氏刘虎为乱，连兵扰境，急忙写表，令人申奏朝廷。晋怀帝闻知，发诏回并州，令刘琨随便起军征讨。琨大惊，恐寡不敌众，与王平商议。平曰：“今北魏穆帝拓跋猗庐部下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与本朝和亲，不如割西河地与之，料穆帝必从，起兵前来助战，里应外合，可擒白部大人矣。”

琨曰：“恐他不肯动兵。”平曰：“可使君公子前去为质，彼自肯动兵。”

”琨曰：“既如此，事急矣，我就作书，汝与公子导即行。”言讫，即唤刘导出曰：“今白部大人统兵犯境甚急，你可同王平去北魏处为质，借兵征讨，候杀退白部，我即将西河之地换汝而还，汝宜小心。”导垂泪与王平便行。不数日，到北五原，呈上文书，代主看讫，即留刘导，当作回书与王平回去。乃聚集文武计议，起兵五万，乃使太弟之子郁律为将，出并州助战。

却说郁律姿质雄壮，甚有威略，后号为平帝。今奉命救援，以蒋琰为参军，以江夏律为长史，以赵延为大将，总督军马，用西渠为副将，又用北将数十员，共起两部甲兵，总计十万，前往并州。起发大队人马，各依队伍，夜住晓行，所过之地，秋毫无犯。

却说白部听知平帝自引兵来，与铁弗共议分兵二路迎敌。

铁弗取左路，白部取右路，共有五万军马。且说铁弗氏一军前来迎敌，为头先锋姓郎名唤，使支大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生得身長九尺，面貌丑恶，离了大寨而来拒战北兵。

却说平帝大兵已到境界，前部大将西渠、副将张疑抵前入界首，与焕军马相遇，列成阵势。张疑出马与焕交锋，战数合，疑诈败，焕随后赶来。走不数里，西渠、王兴齐出，绝其后路，疑复回，三将夹攻，生擒郎焕。解至大寨，来见平帝，平帝教斩。

却说铁弗、刘武见部将被捉，大惊，急来与白部大人商议进兵。当白部大人令金单、花奴、阿会三大人各领兵五万，分三路迎敌平帝军马。三人得令，即出营寨。金单大人领兵取左路进，花奴大人以兵取中路进，阿会大人以兵取右路进，各带五万胡兵，分路而进。

却说平帝军行五十里下寨，三路左右中各有报马报胡兵三路而来迎敌。平帝在帐中见说，唤赵延至帐前，却待吩咐，故不开言。又唤西渠至帐前吩咐，又不开言。却又唤王平、伯恭至前，吩咐曰：“今胡兵分三路而来，吾欲使赵延、西渠二人去敌，为此二人不识地理，吾不敢用。王平汝可往左路迎敌，伯恭汝可往右路迎敌，吾令赵延、西渠随后接应。汝二人今整顿了军马，来日平明进兵。”王平、伯恭听令而行。又唤张疑，吩咐你领一支军马取中路，去敌胡兵。今日整顿军马，明日平明约会左路王平、右路伯恭一齐进兵，赵延、西渠随后接应，皆听令去了。赵、西二人面有怒色，平帝曰：“吾非不用汝二人，恐失锐气也。”赵延曰：“倘我等识得地理如何？”平帝曰：“若如此，吾用汝为大将。”赵、西二人辞退，平帝随即唤回，吩咐曰：“你二人是中年人物，休被胡兵算计，自宜小心。”赵延二人到自己寨中，商议曰：“吾二人是中年人，不用我等为先锋，却用后生，言吾二人不知路径，因此羞辱于我辈，真可气也。”西渠曰：“我二人各上马亲自去探路，拿住土人，教他引

路。”赵延从其言。二人上马径取中路而来。行不数里，远远望见尘头起，二人策马上山坡看时，早见胡兵哨马数十骑来往巡哨。赵延、西渠分两路冲出去，胡兵见了，大惊而走。

赵延、西渠各生擒一人回寨，问其路径。胡兵曰：“前面是金单元帅大寨，正在山口寨边，东西两路却通五溪元帅花奴寨，并诸洞使阿会之寨之后。”赵、西二人听知这话，当晚点起五万精兵，教擒来二人引路。二更左右，明月当空，赵、西二人同去劫寨。来到金单寨边，已及四更，诸胡方起造饭，准备日间厮杀。赵延、西渠两路杀人，胡兵大乱。延直到中军，正遇金单，交马只一合，刺杀金单于马下，割了首级，余军溃散。

赵延便分一半军与西渠，抄东路花奴寨，自领一半军投西路抄阿会寨。赵延二人却从胡兵寨后杀出，将及到寨时，天色微明。

却说西渠杀奔花奴寨，花奴已自知了，引军出寨后拒敌。

只听前寨门大喊，原来王平军马已到，两下夹攻，胡兵大败。

花奴冲条路走脱，背后西渠追赶不及。

却说赵延杀到阿会寨时，伯恭引军先到，内外攻击，胡兵乱窜，阿会死战得脱。白部知三路败亡，遂引本部兵迎敌。北兵四下围裹将来，左右冲突。白部铁弗又逢刘琨引大兵拦住去路，后兵赶着白部大人、铁弗、刘武，众将一涌齐上生擒，押赴大寨来见平帝，兵降者无数，平帝尽收之。命将白部大人、铁弗氏、刘武尽斩之。

次日，并州刺史刘琨一班儿将官，以牛酒粮米来北寨谢平帝，犒劳北军。平帝大悦，留坐，备酒相待，就要索西河之地。

琨答曰：“大王暂且引兵还国，吾写表奏过晋帝降诏，前来交割其地，必然有丹诏来封赠殿下矣。”平帝曰：“君言亦是，来日退兵还国，不可失信。”于是送刘琨还州。次日，自领众军还国，朝见穆帝去讫。刘琨归州，即时使人上表入朝，奏与晋帝，盛称拓跋助国，大破白部大人及陷铁弗、刘武之功。怀帝大悦，使人奉诏入北，进穆帝为代公，封为大单于，国割西河五县马邑、阴馆、楼烦、畴嵒、陁南与北单于。穆帝大喜，置酒相待来使，就请刘导同饮。次日，各以珍宝贡贺晋帝，又使刘导与使归还并州。因此穆帝又得其地，东接代郡，西连西河朔方数千里。其时与白部争战，五县人民逃散，猗庐乃徙人十万家充之，于是大霸匈奴之地。

时北地属幽州王浚管，穆帝遣人来守代郡，王浚方知刘琨表以地割猗庐，浚由是与琨有隙，深恨之。乃以兵出拒猗庐之众，被猗庐杀败，走回幽州，不敢复出。猗庐既得志，以封邑去国悬远，民不相接，乃迁部落万余家，自云中入雁门，从琨求陁北之地，琨不能制，且欲倚之为援，以其地与之，由此

猗庐益盛。琨遣使入朝，言于太傅越，请兵共讨刘聪。越忌苟晞为后患，遗书不许。

时京师饥困日甚，太傅越使人以羽檄征天下之兵入援京师。怀帝亲谓使臣曰：“为我诏征诸镇，今日尚可救，后则无及矣。”使人去了，卒无至者，止有荆州都督山简遣人以兵五千入援，又被汉王如败走还。王如遂大掠沔、汉，直进逼襄阳。

时怀帝大惊，急召文武商议迁都以避其难，惟王衍坚执为不可，乃令卖车牛以安众心。汉石勒以兵击并州，王如以兵寇襄阳。

十一月，太傅越见胡寇益盛，内不自安，乃戎服入内，见帝曰：“今石勒以胡寇占去州郡日甚，臣请出讨石勒。”帝曰：“今胡虏进逼郊畿，公岂可远去以孤根本？”越对曰：“臣出而幸破贼，则国可振，犹强于坐待困穷也。”言讫，乃出率甲士四万向许昌，留何伦防察宫省，以行台自随。用王衍为军师，朝贤素望悉为佐吏，名将劲卒咸入其门。于是宫省无复守卫，饥死日甚，盗贼公行，府寺营署，并握塹自守。越既出，东屯项城，自领豫州牧。

初，李毅死，其子李钊自洛往宁州，人奉之以为主州事，遣人诣京师，求为刺史。朝廷不许，乃以王逊为宁州刺史。逊奉诏至宁州，复表以李钊为朱提太守，朝廷许之。时宁州外逼于城，内有夷寇，城邑丘墟。逊乃自恶衣疏食，招集流散，数年之间，州境复安。又诛土豪不奉法者十余家，州境大治。逊乃点所部兵三万余，出击五苓夷。五苓夷无备，被王逊入其营垒，尽灭五苓之族。因此内外震服，宁州始安。

却说汉王聪自以越次而立，忌其兄恭为乱，乃密使人杀之。

时单皇太后有美色，汉主聪烝焉。其子刘乂屡以为言，单氏惭恚，至是死，乂之宠由是渐衰。呼延皇后言于刘聪曰：“父死子继，古今之道，太弟何为者哉？陛下百年后，粲兄弟必无种矣。”聪心然之。刘乂舅冲谓乂曰：“疏不间亲，而主上有意于河内王矣，殿下何不避之？”乂曰：“天下者高祖之天下，兄终弟及，何为不可。粲等既壮，犹今日也。且子弟之间亲疏距几，主上宁有此意乎？”遂不听。

五年，汉嘉平元年正月，汉曹窳以兵五万寇青州，苟晞以六万人出拒险隘。曹窳不能入境，乃还归汉。被晞追出赶杀，窳大败，走回去讫。石勒寇江夏，吏民闻风皆逃，江夏遂被其陷。勒意初欲保据江汉，张宾以为不可。会军中饥死者大半，乃渡沔，寇江夏守之。

却说谯周之子居巴西，为成太守马脱所杀。其子谯登逃，请刘弘诣兵复仇。弘乃表登为梓潼内史，使其自募民兵去讨。

于是谯登募巴蜀流民，得二千人，西上攻岩渠。马脱无备，被谯登陷儿获

之，遂斩马脱，哭祭其父而食其肝，遂据涪城。成主李雄遣五节以兵一万来攻涪城，屡为譙登所败。至是连围三年，譙登食尽援绝，士民熏鼠食之，饿死甚众，无一人离叛者。

及是成兵攻陷其城，登被成兵所获，来见成主雄。雄欲宥之，登词气不屈，遂遇害。

却说巴蜀流民在荆湘间，为土民所困苦。湘州将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，言于刺史苟眺，欲尽诛流民。流民大惧，四五万家一时俱反。以醴陵令杜弼为湘州刺史，以领其众以拒苟眺。

却说扬州都督周馥以洛阳孤危，表请迁都寿春。太傅越恨馥不先白己，大怒，使人召馥。馥惧不行，太傅越密使人命琅邪王睿攻之。于是睿遂引兵攻馥，馥大败而走。琅邪王遂以王敦为扬州刺史，都督征讨诸军事。

三月，苟晞恨太傅越易其镇，移檄诸州，陈越罪状。怀帝亦恶越专权违命，所留何伦等抄掠公卿，逼辱公主，密使人赐晞诏使讨之。晞由此兴兵，欲来讨越，越亦知其檄罪状。晞领兵攻越，先令骑兵收越党尚书刘曾、侍中程延斩之。越忧愤成疾，乃召集诸将士王衍等至卧所，谓曰：“吾自起兵陷颖、颍至今，得卿等戮力，攻战必克，今为强汉所困，无能解救。是以忧愤成疾，量必不起。汝等各效忠义之心，毋怀懈怠之意，杀退汉兵，保辅少主。”言讫，泪下如雨，遂以后事付王衍，而次日卒。

越既卒，收殓讫，众将士共推王衍为元帅。衍不敢当，奉越丧，欲还葬。何伦闻知越卒，以裴妃及世子司马毗自洛阳东走，城中之民争随之，来奔越丧。时怀帝亦知越卒，乃追贬越为县令，诏以苟晞为大将军，都督青、徐、兖、豫、荆、扬诸军事，晞得志焉。

#### 第七十七回 勒责王衍乱天下

四月，太傅越卒，王衍保丧还国。石勒使孔萇率轻骑追至苦县东郡，将军钱端出与孔萇交战十余合，钱端被萇杀于马下。

萇挥骑围而射之，十万晋兵无一免者，皆被射死。将司徒王衍并东海王楢皆擒执，回寨见石勒。石勒坐幕下，孔萇押王衍跪在地下。勒问衍曰：“晋之国事虚实，君知可为我言之。”

衍曰：“城内虚实，祸败之由，计不在我，今将军大振威名，天下归心，不如乘此立尊号，三分天下，谁敢阻并？且衍少无宦情，不豫世事，未觉其困。晋国虚实，明公已知，何须问衍？”勒曰：“君少壮登朝，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得言无宦情，不晓动静？破坏天下，非君而有谁人？”勒意欲准其降，故谓孔萇曰：“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尝见如此之人，当可留否？”

萇曰：“彼乃晋之三公，必不为我尽力。”勒曰：“既不可留，加以锋刃

。”言讫，叫左右牵衍出斩。

衍临刑言曰：“呜呼！吾曹虽不如古人，何若不祖尚虚无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矣！”勒令氏人排墙杀之。又令剖越枢，焚其尸，曰：“乱天下者，此人也。吾为天下报之。”

其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死于难。惟裴妃为人所掠卖，渡江而去。初，琅邪王睿之镇建业，裴妃意也，故睿德之。及闻裴妃为人掠卖渡江，寻得厚加存抚，以其子冲继越之后。

史臣断八王曰：

昔高辛抚运，衅起参商，宗室嗣立，祸缠管、蔡。详观曩册，逖听前古，乱臣贼子，昭鉴在焉。有晋郁兴，载崇藩翰，分茅赐瑞，道光恒典，仪合式充，礼备彝章。汝南以纯和之姿，失于无断。桂阳习果锐之性，遂成凶狠。或位居朝右，或职参近禁，俱为女子所谗，次第受诛。虽曰自贻，良可哀也。伦实庸琐，见欺孙秀，潜构异图，煽成奸慝。乃使元良构凶酷，上宰陷诛夷，乾曜以寤倾，皇纲于焉中圯，遂裂冠毁冕，幸百六之会，绾玺扬纛，窥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，鸿名岂容虚假。

而欲托兹淫祀，享彼天年，凶暗之极，末之有也。

罔等父子倡义勤王，维鸿业于既成，拯皇舆于已坠，策勋奇绝，良足可称。然而临祸忘忧，逞心纵欲，曾不知乐不可纵，盈志难持久。笑古人之未工，忘己事已拙。向若采王豹之奇策，纳孙惠之嘉谋，高谢兖章，永表东海，虽古之伊、霍，何以加焉！长沙才力绝人，衷概迈俗，投弓掖门，落落标壮夫之气，驰车魏阙，凛凛怀烈士之风，虽复阳九数屯，在上之情无夺，抚其遗节，终始可观。颖既入总大权，出居重镇，中台藉以成务，东宫资以宅心，乃协契河间，共图进龠而颺任李含之奸诈，仗张方之凌虐，遂至灭门丧亡，长沙授首，逞其无君之志，矜其不义之强。銮驾幸巡，冀乎有征无战；乘舆西幸，非由望秩观风。若火燎原，不可扑灭，矧兹安忍，能无及乎！东海纠合同盟，创为义举，匡复之功未立，陵暴之衅已彰。罄彼车徒，固求出镇。既而帝京寡弱，狡寇凭陵，遂令神器劫迁，宗社倾覆。数十万众，并垂饵于豺狼；四十八王，咸损身于锋刃。祸难之极，振古未闻，虽及楚如，犹为幸也。

自惠皇失政，祸起萧墙，骨肉相残，黎元涂炭。胡尘惊而天地蔽，戎兵接而宫庙隳。支属肇其祸端，戎羯乘其间隙。悲夫！诗所谓“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”，其八王之谓矣。

第七十八回 石勒引兵攻襄阳

却说石勒引兵来攻襄阳，襄阳守将李德，闻知勒起军马来取襄阳，慌引军出。两军对阵，李德出马见勒曰：“汝何故起兵？”张宾曰：“我奉天命来诛

贼也。”李德曰：“汝乃胡人，与人作奴，今始得志，便来相吞。”言讫，支雄曰：“环眼贼汉，何敢辱我主人！”言讫，亦挺戟骤马与其交战。两个酣战一百余合，未分胜负。李德见胡兵四面渐渐围裹将来，恐有疏失，急急鸣金收军入城。张宾分兵四面围定。德谓众曰：“今胡兵围城甚急，如何是好？”众议曰：“不若弃城走还洛阳，此为上策。”德曰：“谁可杀开此围？”小将陈仁曰：“某愿当先。”于是德令仁领兵在前，自保家眷，当夜三更乘月明，大开西门，正遇支雄，杀开血路，保着家小，走奔洛阳。石勒见李德带家小而走，命诸将休赶。

次日平明，引众入城，安民谕讫。命逯明守镇，自同诸将领兵来攻江西，江西郡守等官闻其兵威势大，不敢迎敌，各自溃逃，只有军民举众投降，是以得据江西。张宾劝勒还北，勒意欲有雄据江、汉之志；弗从。由是封张宾为参军都尉，领记室，专居中总事。

### 第七十九回 城陷怀帝被汉虏

却说汉主聪设朝，谓群臣曰：“自辅汉将军征南，积岁不还，未知胜负如何？”群臣奏曰：“前日有表来奏说大捷，连得巨鹿、常山、江西等郡，自今军屯洛阳，未曾轻进。”汉主曰：“朕欲另差一将领军前去，助辅汉将军石勒攻洛阳，谁肯代朕此行？”言未毕，一人出班奏曰：“小弟愿往。”聪视之，乃其父养子刘曜也。

史说刘曜，字永明，刘元海之族子也。少无父母，刘元海养之为子。曜幼聪慧，有奇度，年八岁从元海猎于西山，遇雨止树下。迅雷震树，旁人莫不颠倒，曜神色自若不动，元海异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及长，为人性磊落宏宽，与众不群，雄武过人。铁厚一寸，常以铁胎弓立射之而洞入，时人号“神射”。尤好读书，武略谙请诵。常侮吴、邓，而自比管、毅、萧、曹，时人轻之，莫之许也。而刘聪每曰：“永明乃世祖、魏武之流，何足比数公哉！”尝隐迹管涔山，以琴书为事。

夜闲居，忽有二童人跪曰：“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，就献宝剑一把，与皇帝留出军用。”言讫，置于地，再拜而去。曜惊以烛照之，剑长二尺，光华非常，赤土为屑，背上有铭云“神剑御除众毒”。曜出拜谢神人，遂佩之。剑随四时而变，为五色，可以出阵，无不胜也。

当曜前去助勒，汉主聪以兵五万使曜去助石勒攻洛阳。曜既得军马，即出朝门，次日领军就行。来至南地，入见石勒。

石勒闻知，出来迎接入府，置酒洗尘。及曜叙汉主差某同君共攻洛阳之事，勒大喜曰：“殿下伺力，南可图矣。”言讫，又饮酒至晚，方送刘曜回营。

次日平明，勒与曜商议分作二队而行，勒自为前部，刘曜为后部，二人长



驱大兵来攻洛阳城。其时乃正月，汉刘曜与石勒领大兵二十万至城下围住，晋怀帝大惊，急聚文武商议，使军民上城日夜守护。勒、曜攻打月余不下，石勒乃请始安王刘曜到营相见，以酒宴相待。礼讫，勒开言曰：“今攻洛阳不下，可使人回国请添兵，再来攻之，必克。况且今缺少粮米，不如退兵，殿下可去攻三台城，某自打邯郸城，取二邑钱粮以资军急，待来年春暖，主上军至，却又复攻洛阳，殿下主意如何？”

曜曰：“君言正合我心，不如分兵退攻三台、邯郸二城屯扎，此计大善。”于是，曜即使使回国起兵。次日，拔寨起行，领军来打邯郸、三台；离城数里安营，商议攻城。

却说大单于汉主聪设朝，太保刘殷奏曰：“始安王表到，奏请添兵益将，攻打洛阳，陛下圣意若何？”汉主聪问曰：“谁可领兵征南？”大将呼延晏出曰：“臣请行。”汉王曰：“得卿引兵而行，协助二人，大功必成，朕甚悦。来日卿可点齐军马粮草，即便行，朕旦夕望汝奏捷。”于是，呼延晏领精兵二万七千人来攻洛阳，军马直至城下。闻说勒二人分兵攻三台、邯郸去了，晏即传令不必安营，限五日攻下洛阳。如不下，斩众部长，于是三军齐心攻打。

晋帝大惊，急使前将军张进急领御林军出城迎敌。张进出马，呼延晏来迎。两将于阵前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北军曹奇忿怒，挥刀纵马直出，南军高见挺枪来迎，四员将未见输赢。晋军阵内夏洪引军冲出，北将潘仁在将台望见，忙放号炮，两边伏弩齐发，中军箭手都涌向前乱射。晋军抵挡不住，忙引兵将入城，自相践踏。呼延晏驱兵掩杀，晋军大败，走入城中，坚闭不出。

晏移军就城下寨，潘仁进曰：“可拨兵去城边筑起土山，可以下视城中虚实。令军人山上放箭，守军不能抵挡，城可唾手而得也。”晏从之。于是，各寨内选生力军人，用铁锹土担就城下垒土成山，周围筑二十余里，限旬日要完成，如迟即斩。

晋军见北军垒土为山，皆要出战，被潘仁以弓弩手挡住要路，不能前进。旬日间筑成土山五十座，上立櫓楼，分一半弓弩手于其上，望城中乱射。晋军大惧，皆顶遮箭牌。忽一声梆子声，矢下如雨，晋军皆蒙楛伏地。城中军人乱窜，土山上呐喊而笑，以为得计。晋侍中王隼奏帝曰：“陛下可急造发石车，方可御敌。”帝令隼绘成式样，鸠工连夜造成数百乘，分布各城门内。候土山上云梯排列，弓弩手将放箭时，命军士拨动炮车，大石从车中飞出，飞击其梯。霎时间将所设云梯打得粉碎，弓弩手死者不知其数，北军号为霹雳车也。潘仁又献一计，令军人于本营内用铁锹掘地道，直透城中，名为掘子军，从之。隼见北军晏不来攻城，奏曰：“北军明不能攻，臣料必穿地道而入。”帝曰：“何以御之？”隼曰：“绕城内可掘长堑，令百姓守之，则地道无用也。”

”帝依其言而行之。果然掘子军至堑边见防御甚严，只得退回，空费了许多军力，不能得入也。

自是相持一月有余，城中粮尽，百姓饿死过半。帝曰：“城中粮尽，百姓皆饿死了，如之奈何？”王隼又曰：“前日荀晞有表，奏请陛下迁都仓坦以避之。”怀帝曰：“然！”帝将欲徙之，众公卿犹豫不决。况城中饥困，人民相食，百官流亡者十去九。帝将行，而卫从皆散，又无车舆，乃自步出西掖门至铜驼街，为盗所掠，不得进。又度支魏浚率流民数百家保河阴之峡石，掠得谷麦甚多。见怀帝至无食，乃献供给之费，送帝还宫。

时刘曜、王弥、石勒闻知洛阳将陷，乃会兵皆至城下安营。

次日，呼延曼见各人皆至，乃集部十二万余人，飞马身先攻破平昌门，遂放火焚其府寺。司空荀藩及光禄大夫荀组皆奔轘辕去讫。次日，王弥见晏克平昌门，乃引部下兵同来攻宣阳门。

时汉兵齐心并力大战，以弩箭射杀守门军士，骁勇争先，攻破宣阳门。呼延曼、王弥诸军皆入，城中大乱。

先是怀帝自知城不能守，与庾珉、王隼等于洛水备舟数只，欲走长安。俄而城陷，呼延曼至洛水，见船无数，命军士放火焚之，不留一个。当晋帝与庾珉、王隼闻北军杀入，帝走洛水，其船已被烧毁，只得走还入得宫中。北军涌入午门，帝急走华林园，欲出奔长安，被汉兵赶上追执之，押来见呼延曼。其时曼入居金鸾殿，传令鸣金收军，屯于城内。见众军押晋帝、庾珉、王隼等来，曼命左右监之。至次日，曼将后宫金宝、珠玉库藏一应收拾装载上车，传令将怀帝、大臣庾珉、王隼等尽监上车，领兵还国而去。其时洛阳只存虚城，所有怀帝及大臣、金宝尽被呼延曼搜掠而去。

先是呼延曼先入城，始安王曜并王弥、石勒兵皆未曾至。

曼只有一万七千人，与晋兵交战于河南。曼连胜一十二阵，杀死晋兵三万余人。及陷城，只走了镇东将军顾荣、前太子洗马卫玠等，逃入长安，其余尽被掳向左城。

却说刘曜自西明门入，杀太子司马诠等，士民死者三万余人。遂又遣人发掘晋帝诸陵，焚其宫庙。见皇后美容，纳之为妃。石勒乃自引兵出屯许昌。

却说刘曜恨王弥不待己至，自先入洛阳，心甚怨之。当王弥闻曜至，出迎入内，说曜曰：“洛阳，天下之中，山河四塞，城池宫室不假营修，殿下宜请皇上自平阳徙来都之。”曜曰：“天下未定，洛阳四面受敌，何能守也？”于是不用弥策，命诸军放火焚其宫殿。弥见曜不用其策，乃骂曰：“屠沽子，岂有帝王之意耶！”由是弥与曜有隙，乃自引兵东屯项关。当刘曜说弥曰：“将军建不世之功，又与始安王相失，将何以自容？不如东据本州，徐观天下之势

，上可以混一四海，下不失鼎峙之业。”弥遂从之。

却说左城国汉主刘聪登朝，聚集文武，正问南征之事，忽呼延晏领军还国，押晋怀帝、庾珉、王隼等入朝。拜毕，汉主刘聪大喜，就以晏为镇南大将军。晏谢恩，起立一旁。聪命押晋怀帝及大臣庾珉、王隼等至，令放其缚，赐其平身而谓曰：“朕父与汝先帝有恩，故不加刃，恕汝王在余部下为臣何如？”

晋帝听见，只得与臣下谢恩。汉主命有司赐房宅与住，使兵外监之，于是晋帝不得复还。聪又使使以书来南，遣始安王刘曜等以车攻长安，加曜为车骑大将军，取镇长安。曜得命，领军前去攻长安。

#### 第八十回 石勒以军据襄国

却说石勒既屯许昌，集诸谋士商议，欲攻三台以据之。张宾急进言曰：“宾闻得地者昌，失地者亡。邯郸襄国乃赵之旧都，依山凭险，形势之国也。使君可择此二邑而都之，然后，命师出之，授以奇略，推亡固存，兼弱攻强，则群凶可除，王业可图矣！”石勒谢曰：“右侯之计是也。”右侯，张宾之号也。于是石勒即从之。

司空荀藩因洛阳陷，乃逃在阳城，得汝阴太守李矩输给之，藩乃建行台于密，传檄四方，推琅邪王睿为盟主，以李矩为荥阳太守，集众以图兴复晋室不提。

却说豫章王司马瑞，乃太子司马诠之弟也。洛阳既陷，乃奔仓坦。荀晞使人迎之，奉为皇太子，置行台，徙众屯于蒙城，招集散亡将士。

却说秦王司马业，乃吴孝王司马晏之子，荀藩之甥也。年十二岁，闻荀藩在密，乃南奔至密，来见母舅荀藩。藩奉之为主，欲趋许昌。天水阎鼎聚西州士民五千于密，欲还乡里。藩见鼎有才而拥众，用鼎为豫州刺史，以安人心。周顛为参佐，同佐秦王业，欲讨群胡。

#### 第八十一回 司马睿招百六掾

是时海内大乱，独江东地面差安，中国士民避乱者，多南渡江从之。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殿下宜招其贤俊，与之谋事，可御群凶也。”睿曰：“然！”于是从之。招纳忠贤，得掾属百余人，故时人谓之《百六掾》。刁协，字玄亮，渤海人也，少好经籍，博闻强记，琅邪王睿以为长史。卞壺，字望之，济阴人也，壺弱冠有名誉，转迁御史中丞，睿以为司马。庾亮，字元规，美姿容，善谈论，睿以为西曹掾。贺循，字彦先，会稽山阴人也，言行进止，必以礼让，睿以为安东将军。周访，字士达，汝南人也，少沉毅，谦而能让，睿以为参镇扬烈将军，与兵一千二百，令其屯于浔阳。又得陈烦、陶侃、甘卓数十人，皆相附焉。

睿既承荀藩之檄，承制署置，独江州刺史华铁及豫州刺史裴宪二人不从其

命。睿大怒，使人命王敦、甘卓、周访合兵去击裴宪、华轶。宪、铁闻王敦、甘卓等来，二人乃合兵来迎。

次日，两军相遇，大战三十余合，轶、宪之众大败而走。华轶被周访追及斩之，裴宪单骑逃走幽州，其从尽被王敦杀散。鸣金收军，入城屯住，遣人报知琅邪王。王得捷音大喜，以甘卓为湘州刺史，周访为浔阳太守，又以陶侃为武昌太守，命王敦总督其军。

七月，大司马王浚在幽州设坛告类，立皇太子，称受中诏承制封拜，备置百官，列置征镇，自领尚书令。

告类如《泰誓》武王伐商，《王制》言天子将出，皆云类于上帝。

## 第八十二回 刘曜攻模入长安

却说南阳王司马模闻汉遣刘曜来寇长安，急使牙门将赵梁以二万人出戍长板，以防汉兵。梁见汉军甚盛，不敢交锋，乃以众降于曜。曜即使梁为前锋，来攻长安。司马模闻赵梁降曜，乃自以兵三万出拒潼关，与赵梁交战。模大败，走回长安。于是刘曜、刘粲与赵梁合兵长驱下邽城。

时凉州将军北宫纯见模败归，亦引凉兵降刘曜。曜以为将，共攻长安。时长安仓库虚空，士卒离散，司马模恐不能守，乃诣刘曜营投降，被粲所杀。时关西饥馑，白骨蔽野，士民存者百无一二。刘曜等克长安，使人报知汉王。聪大悦，使使以曜为雍州牧，封中山王，命其守长安。

却说南阳王模被害，世子司马保走据上邽城。都尉陈安见模遇害，乃率众人上邽而归，保遂有秦州，寻称为大司马，承制署。陇右氐羌皆来从之，保众稍振矣。

## 第八十三回 石勒陷蒙执苟晞

却说石勒以军来攻蒙城，时苟晞在蒙城，骄奢苛暴。前辽西太守阎亨谏曰：“明公居乱世，欲效中兴，不可奢暴，使天下有归也。”晞怒命左右杀之。

时从事明预有疾，闻亨谏被杀，亦使家人乘舆自入，谏曰：“闻亨所谏，乃天下之公，亦明公之福也，何以杀之，以失士望？”晞怒曰：“我杀阎亨，何关汝事而竟来骂我？”预曰：“明公以礼待预，故预以礼自荆今明公怒预，其如远近怒明公何？桀为天子，以骄暴而亡，况人臣乎！愿明公且置是怒，思预之言。”晞不从。

由是众心离怨。加以疾疫饥饿；城内虚困。石勒军到攻城，将士离散，无人守把。勒军攻入城，如入虚境。石勒既入内，将苟晞、豫章王瑞皆执之。勒招晞降，晞不从。勒以铁锁锁晞颈，晞方从之，以晞为左司马。

## 第八十四回 石勒诱王弥杀之

却说汉大将军王弥，与石勒外相亲而内相忌。会其将徐邈叛去，弥兵渐衰

，闻石勒擒苟晞，心甚恶之，佯以书贺勒，略曰：公获苟晞而用之，何其神也。使晞为公左，弥为公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

勒见书以示张宾，曰：“王公位重而言卑，其意图我，此事如何？”张宾曰：“王弥与明公外亲内相忌，不若乘其小衰，诱而杀之，不然终为明公之患。”勒然之。

时王弥与刘瑞相持，会徐邈叛去，弥势遂衰；屡战不利，使人求救于勒，勒未之许。张宾密谓勒，曰：“明公常恨不得杀王公之便，今天以王公授我矣，如何不听？”于是勒命使人还，乃自以军来救王弥。刘瑞乃撇王弥而与石勒交战，不五合，被勒斩之，以众来见王弥。弥大喜，心谓勒实亲己而不疑也，遂排宴待之。次日，石勒与张宾用计，以请王弥。弥不之疑而诣其营，勒迎饮宴，酒半酣，将弥执祝张宾使将士推出斩之，对众数王弥之罪，以并其众，尽归石勒，军威大振。

却说汉主闻石勒杀王弥及并其众，大怒，欲讨之。陈元达曰：“不可！勒之杀王弥，必有他故。况此用人之际，若讨之，自必归晋，则天下何年可定？不如加其爵秩，以慰其心，让其不理，以禁后令。”聪听之，使使加勒为镇东大将军，而让勒曰：“卿何专害公辅，有无君之心？”勒惭愧，上表谢罪而受爵秩。却说苟晞欲谋叛，被石勒杀之，石勒乃引大众掠豫州诸郡，临江而还，归屯于葛陂。

初，石勒幼年未遂时，被东嬴公司马腾卖与荏平师欢为奴，遂与母相失。先是刘琨闻石勒得志，乃收其母王氏并从弟石虎在府养之。及闻勒威名日振，四方服从，乃使张儒送其母弟到葛陂来交于石勒，请其归附晋室。勒母子相见，悲喜交集，乃厚待张儒。当拆刘琨之书视之，其书曰：将军用兵如神，所以周流天下而无客足之地者，盖得主则为义兵，附盗窃则为贼众故也。成败之数有似呼吸，吹之则寒，嘘之则温。今相授侍中领护匈奴中郎将，将军其受之。

勒读毕，谓张儒曰：“你还，代拜于汝主，道我本是羯人，今仕于汉，岂敢二心！”言讫，以名马珍宝厚礼，并回书与儒，使谢刘琨而绝之。其书曰：事功殊途，非腐儒所知。君当逞节本朝，吾自夷难为效。

琨得其书，亦不过逼。

却说石虎年十七，残忍无度，勒入内白知母王氏，欲除之。

母曰：“快牛为犊，多能破车。汝小忍之。”及长，弓马熟娴；英勇莫当，每屠城邑，鲜有遗类。然御众严而不烦，莫敢犯者。指授攻讨，所向无前，由是勒遂宠用之。

第八十五回 贾疋复晋取长安

却说安定太守贾疋字音龙，与冯翊太守索綝字安夷、护军鞠允，尽散家财，召募义兵，谋复晋室。旬日间，募得义兵五万，来取长安。时雍州刺史鞠持，闻索綝兴义兵，亦率众十万会之，同攻长安。刘曜大惊，急使刘粲以兵五万屯新丰，自以大众出黄丘，正遇索綝之军至，两下各立阵脚。晋阵鞠允出马阵前大骂曰：“戎犬挡吾者死，避吾者生！”恼得刘曜性发，亲自持刀拍马走出阵前，更不打话，直取鞠允。二人交战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索綝挥军夹攻，刘曜抵敌不住，拨开兵器，勒马望本阵而走。索驱军掩杀，汉兵大败，死者大半。

时刘粲在新丰，不能接应。及闻刘曜兵败；忙引兵来救，又被鞠持、鞠允杀败而逃，粲兵亦损去大半而还。因此义兵之势大振，关西胡晋之兵翕然响应。阎鼎在密，听知索綝等在长安谋复晋室，乃奉秦王业入关来，据长安以号令四方，共讨刘聪。其荀藩、周顛等皆山东人，不欲西行，至中途逃散。周顛逃奔江东，独鼎领众保秦王业至蓝田，使人告贾疋，疋发兵五千，迎之入于雍城，使梁综以兵一万卫之，疋复同綝、允等攻长安。

#### 第八十六回 彝指王导管夷吾

却说司徒掾周顛，字伯仁，乃安东将军周俊之子也。因洛阳陷，晋帝被掳，秦王西行，闻琅邪王睿招贤，乃来江东投之。

是日，睿正与王导等文武同议兴复之事，忽门吏报司徒掾周顛来投，王即令请入。顛即入府堂拜见琅邪王，曰：“臣为帝被北掳，故来投依殿下，同谋恢复。”睿大喜曰：“吾正商议起兵，今得卿来戮力，其事成矣。”言讫，以顛为军咨祭酒、前军骑都尉。言未毕，门吏入报谯国桓彝来投。睿命人拜见讫，睿以为安东将军。

桓彝字茂叔，性通朗，早获盛名，亦因避乱投奔。见睿微弱，心中忧惧不乐，而谓周顛曰：“我以中州多故，来此求全。

今见主上单弱如此，将何以济？”正论间，忽见王导劝琅邪王曰：“殿下谋兴复之计，宜用贤人君子，与之图事。荆、扬晏安，户口殷实，为政务在清静，克己励节，匡主邦宁。于是情好日隆，朝野倾心，天下可图，大业必成矣。”睿从容谓导曰：“卿乃吾之萧何也。”于是号王导为仲父，加为辅国将军。

导又上笺曰：

今者临郡不问贤愚豪贱皆加号，辄有鼓盖，动见相准，时有不得者或为耻辱。天宫混杂，朝野颓毁。导忝荷重任，不能崇浚山海而开创乱源，饕窃名位，取紊彝典，谨送还鼓盖，崇重典物，请从导始，庶令雅俗区别，群无惑矣。

睿观之，曰：“从卿所云。”须臾，又上言十数条，皆立国安邦之策。桓

彝见其言大喜，复谓周顛曰：“向见管夷吾，无复忧矣。”

次日，琅邪王作新亭始成，大排筵席，会集诸多贤士，同饮至晚。又命设灯烛来，饮至半醉，忽司徒周凯举杯歔歔而言曰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江河之异。”言讫，潸然泪下。诸名士曰：“足下何故发悲？”

#### 第八十七回 导指流涕似楚囚

顛曰：“吾泪者，为晋天下也。今遭单于流毒中国，残害百姓，吾等朝夕难保。想晋先帝降吴灭蜀，定有天下，子孙相承数十余年。不想今日丧于单于，圣主被掳，不能复仇，吾等欲舍此七尺无用之躯，与胡人死战雪耻，诚恐孤力不加，无益于国，犹然发悲耳！”诸多旧臣名士皆掩面大哭。座中一人愀然变色曰：“诸公所哭，还能哭得胡兵退耶？否也。公等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对泣耶？”众视之，乃仲父王导，各收泪羞愧而言曰：“承君之言是也。”于是席散。次日，陈顛遣王导书曰：中华所以颓敝者，正以取才失所，先名望而后实事，浮竞驱驰，互相贡荐。加有老庄之俗，倾惑朝野，养望者为弘雅，政事者为俗。夫人欲制远，先由近始。今宜改章，明赏信罚，拔卓茂于密县，显朱色于桐乡，然后大业可举，中兴可冀耳。

王导览之，竟不能从。

#### 第八十八回 慕容廆破木丸部

却说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，附塞鲜卑素喜连、木丸津，遂陷诸县，屡败群兵。东夷校尉封释病不能讨，民皆失业，归慕容廆者甚众。廆少子慕容翰言于廆曰：“自古有为之君，莫不尊天子以从民望得成业者也。今连、津寇暴不已，不若数其罪，上则兴复辽东，下则并合二部，忠义彰于本朝，私利归于我国，此霸王之基也。”廆笑曰：“孺子乃能及此乎！”遂使翰为前锋，自后接应，来讨连、津二部。素喜连、木丸津以兵迎敌，与翰交战一阵，被翰斩之。二部之众，尽降于廆。时东夷校尉封释病中得慕容廆剪除连、津二部，心中大喜，遂使人请廆入城，排宴待之。谓曰：“释屡遭二部寇患，未能殄灭，今得将军绝之，无恩可酬。释今病笃，料不能起，倘吾死后，吾孙封奕颇谙武艺，望将军收留之。”言讫，命奕拜廆，廆亦还半礼。廆曰：“足下善养贵恙，不必虑后。吾即回兵。”

释将金宝谢廆，廆受之还镇。后释卒。廆闻知，乃使人召封奕至，与谈终日不倦，应对如流。廆悦之，曰：“此乃奇士也。”

称为小都督。释又有二子封浚、封袖，闻父卒，皆来奔丧。廆召见之，曰：“此克家之令子也。”以道远不通，皆留之。以浚为参军，以袖为长史。

六年正月，汉主聪闻太保刘殷二女美色，欲纳之为贵嫔。

当太弟刘乂固谏曰：“刘殷与陛下同姓，与先帝有连支之派。今此二女与

陛下有兄妹之亲，不可立也。”聪谓义曰：“此女皆姿色绝世，淑德冠时。且太保于朕实有不同，卿何必固谏耶？”义曰：“五百年前共一太祖，可乱伦乎？”当李弘议曰：“太保胤自有周，与圣源实别，殿下若以同姓为碍，且魏司空王基，当世大儒，岂不达礼？为其子纳司空王沉女为妻，以其姓同而源异，故尔谐耳，今何必拘此也！”刘义又固谏。聪问太宰延年，对曰：“太保白云刘康公之后，与陛下殊源，纳之何害？”于是太弟义无对。聪大悦，赐金六十斤，曰：“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耳。”于是命李弘以玺册立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，又纳刘殷孙女四人为贵人。因此六刘之宠，冠于后宫。

聪恋色，稀出设朝，百官奏事皆中黄门决之。

忽一日，汉主聪谓怀帝曰：“卿昔为豫章王时，朕尝与王武子造卿，卿赠朕柘弓银研，卿颇记否？”怀帝曰：“臣安敢忘之，但恨尔日不早识圣颜。”聪曰：“卿家骨肉，何相残如此？”帝曰：“大汉将应天受命，故为陛下自相驱除，此殆天意，非人事也。如臣家若能奉武帝之业，九族敦睦，陛下何由得之？”聪大喜，以小刘贵人妻帝，曰：“此名公之孙也，卿善遇之。”

却说故新野王牙门将胡元，聚众于竟陵郡，以杜曾为竟陵太守。曾能披甲游于水中不溺，人莫能获。凡出军交战，胜则追掩，败则入水，以此人皆畏服，勇冠三军。与胡元寇掠荆土，招集亡众，威名益振。

#### 第八十九回 琅邪遣将讨石勒

二月，石勒筑垒于葛陂，课农造舟，将攻建业。琅邪王睿大惊，急集江南之众于寿春，商议讨勒。乃以纪瞻为扬威将军，领兵五万去讨之。瞻既领兵欲行，会大雨，三个月不止。石勒军中饥疫，军士死者大半。闻江南兵至，集将士议之。刁膺进曰：“司马睿据有长江之固，更且贤士归为之用，民心附，兵粮足。今若与其战，难以求胜。不若送款于睿，来扫平河朔以自赎。候其军退，再徐图之可也。”勒愀然长啸。孔苌曰：“明公何思何虑？请以兵五万委臣，分道夜攻寿春，据其城，食其粟，江南今年必能定也。”石勒笑曰：“是勇将之计也。”

顾谓张宾曰：“于君意何如？”宾进曰：“将军攻陷京师，囚执天子，杀害王公，妻掠妃主，擢将军之发，不足以数将军之罪，奈何复还相臣俸乎？今天降霖雨于数百里中，示将军不应留此也。邺有三军之固，四接平阳，山河四塞，宜北据之以营河北。河北既定，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。宜使辎重从北道先发，将军引大兵向寿春。辎重既远，大兵徐还，何忧进退无地？”勒攘臂鼓掌曰：“张君计是也。”于是黜膺，擢宾为右长史，号之曰“右侯”。次日，勒引兵退，遣石虎以兵五千向寿春。

却说纪瞻闻石虎引兵来，会将士听令曰：“石虎既引兵至，料胡人好掠而



贪财，汝等各引兵埋伏于船内傍岸，上面皆放粮草于上，装作粮船，待其上船来抢，汝等尽力而拒之。吾于岸上埋伏以待按应，放炮为号，两下夹攻。可以擒石虎也。”众将各领众去，准备船只而行，瞻引军上岸埋伏。次日午后，石虎兵至，见江边一个个皆是运船，又见粮草在上，虎兵饥久，见粮如何不抢？众各争上运船抢粮，石虎不能禁止。须臾一声炮响，江边两岸战船俱进，岸上纪瞻军杀至，水陆夹攻，虎兵措手不及，被纪瞻杀死一半，大败而逃，赶上石勒前军。勒见虎败，即回兵结阵以待之。纪瞻追至，见石勒大众在彼，不敢交战，只令众军安营以待之。

却说王得、马鲂说刺史张轨曰：“今晋室破败，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，檄天下之兵，共讨石勒、刘曜，明公安可坐视，从其自定？依某之见，宜命将出师，翼戴帝室，即遣使驰檄关中，共尊辅秦王。且言先遣前锋宋配率步骑二万径趋长安，诸军络绎继发，乘兹集兵，上可不失封侯之位，下可以保凉州。”

轨从之，驰檄关中，发兵二万人来长安，会众讨曜。

却说汉王聪以鱼蟹不足供给宫廷，乃斩其左都水使者。又作温明、微光二殿未成，以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。观鱼于汾水，昏夜不归。王彰入谏曰：“今愚民归汉之志未专，思晋之心犹盛。刘琨咫尺，刺客纵横，帝王轻出，一夫之敌耳。”聪大怒，命将王彰斩之。时彰之女为夫人，旁叩头乞哀，始乃囚之。皇太后张氏闻知，以聪刑罚过当，三日不食。太弟刘乂、大单于粲輿棹切谏。聪怒曰：“吾岂桀、纣，而汝辈生来哭人耶？”

太保刘殷等百余人，皆免冠涕泣而谏，聪慨然曰：“朕昨大醉，非其本心，若非公等言之，朕不闻过。”各赐帛百匹，使侍中持节赦王彰，进封为定襄公，于是群臣谢恩而起。

却说雍州刺史贾疋以大众来攻长安城，刘曜闻知大惊，急聚众将商议。曜曰：“贾疋、索綝聚各处军马直抵城下，众将有何妙策？”王直挺身言曰：“大王勿虑。吾见贾疋之兵众多，诸卒如草芥耳。小将提狼虎之师，定斩其首，悬于军门，直之愿也。”曜大喜曰：“吾有王君，高枕无忧矣。”言未绝，王直后一人高声而出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！不必将军有劳虎威，吾观斩晋诸兵之首，如探囊取物耳。”曜视之，其人身长九尺，面如血盆，虎体狼腰，豹头猿臂，关西人也，姓华名权，是帐前一员骁将。晞听其言大喜，加为骁骑校尉，拨马步军五万，一同李轸、赵本，连夜飞奔出城来。

却说晋兵有胡忠先将马步军三千，径抄小路直来搦战。华权引骁骑五百飞出，大喝：“贼将休走！”胡忠手起刀落，将权斩于马下，生擒将校极多，将华权首级直来大寨献功。疋喜，重赏胡忠。又与铁甲马车三千，前来攻城。刘曜见斩了权等，乃引众开城门，走离长安。贾疋传令诸军勿追，迎接秦王业入

城屯驻，招纳四方之豪俊时汉太保刘殷卒。殷不为犯颜件旨，然因事进规，补益甚多。聪每与群臣议事，殷无所是非。群臣退出，殷独留敷畅条理，商榷事宜，聪未尝不从之。殷尝戒诸子弟曰：“事君当务几谏，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，况万乘乎？夫几谏之切，无异犯颜，但不彰君之过，所以为优耳。”殷在公卿间，常恂恂有卑让之色，故能处骄暴之国，保其富贵，不失令名，所以考终寿也。

却说刘琨亦招集军马，以俟大举。按琨长于招怀而短于抚御，一日之中，虽归者数千而去者亦相继。于是，琨使刘希往中山郡去招军买马，希从之，来中山郡招集民兵一万余人，又买马数千匹。时中山属幽州所统，代郡、上谷、广宁之民多归希，由此将集三万人。王浚闻知大怒，即令胡矩以书邀段疾、陆眷二人称曰：“刘希没理，何得越境地招军，中山乃吾之所统，汝何得专功？可将五万人同去袭之。”矩等领段、陆驰兵至中山，希不之备，被矩与段疾、陆眷三人分兵夜攻之。希措手不及，被矩杀死，大掠其众而还。琨闻知希死，心甚忧之。

又恐石勒取三台并邺，乃令兄子刘演以兵五万镇邺。石勒大众济河，刘演以兵出保三台。勒请将欲攻之，张宾曰：“攻之未易猝拔，舍之彼将身逃避。今王彭祖、刘越石，公之大敌也，宜先取之，演不足虑也。且天下饥乱，明公拥兵羁旅，人无定志，非所以保万全控六合也。不若择便地而据之，广聚粮储，西并平阳以固幽、并，此霸王之业。”勒从之，乃以众进据襄国，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，运谷以输襄国。汉主闻勒在襄国，乃使使以勒为冀州牧。

却说刘曜自长安一败，无处屯扎，以众走回平阳。时刘琨移檄州郡，期十月会兵平阳击汉。未及行，而琨素奢豪，喜声色。徐润以音律得幸，骄恣干预政事，护军令狐盛数以为言，固谏之。琨大怒，令人收盛杀之。琨母曰：“汝不能驾御豪杰，以恢远略，而专除胜己，祸必及我。”琨不能改。令狐盛子令狐泥乃私奔平阳降汉，具言晋阳虚实。汉主聪大喜，封泥为将，即以书遣刘粲与刘曜，将兵来寇并州，以泥为向导使。刘琨闻知，急东出收兵于常山，一面使人去求救于代公猗庐。琨既东出收兵，晋阳空虚，被刘粲与曜用令狐泥引路，抄小路袭破晋阳而据之。琨闻之，急以兵还救晋阳，城已陷，乃率众复奔常山，琨之父母被泥杀之矣。是年九月，贾疋奉秦王业为皇太子，建行台登坛告类，建宗庙社稷。

#### 第九十回 代公大破刘曜众

十月，代公猗庐得刘琨书，发兵来救晋阳。猗庐以其子修之率军十万为前锋，自率二十万为继后。刘琨知代动兵，乃随路迎接代公猗庐，甚称惭愧，言失镇之因。猗庐亦以善言安慰其心，就令刘琨收散卒为向导，特进晋阳。刘曜

亦引兵屯于汾东拒之。次日，交战十数合，刘曜莫能抵挡，大败坠马，身中七创。曜见代军雄盛，乃引兵夜逾蒙山逃归，被代公催军追之，战于蓝谷。大败，被代公杀得汉兵伏尸数百里。刘曜及粲只余二千余人走还。猗庐因出猎寿阳等山，陈阅皮肉，山为之赤。

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，固请进兵讨汉。代公曰：“吾远来士马疲敝，况百年之寇未可顿除，且待后举，而刘聪不敢复寇也。

留大将戍晋阳，吾暂回国。”言讫，留其将箕澹戍晋阳，自回去讫。刘琨乃自徙居阳曲屯扎。

讫十二月，贾疋入关，杀梁州刺史彭仲阳。至是，其子彭天护率群胡前来报仇。疋发兵与天护交战，不三合，疋被天护所杀。疋既死，群胡散，大众推麴允为雍州刺史。

### 第九十一回 王浚遣兵攻襄国

却说王浚遣督护王昌以五万众，会段疾、陆眷与弟匹磾、文鸯、从弟末杯等一十五万众来攻襄国。石勒闻知，遣将领兵去拒，皆败而还。勒大惊，召将佐曰：“吾欲悉众出战，何如？”诸将皆曰：“不如坚守，候其退而击之。”张宾、孔苕曰：“鲜卑段氏最为勇悍，而末杯尤甚，其锐卒皆属焉。今刻日来攻北城，必谓我孤弱不敢出战，意必懈担宜且勿出，示之以怯。凿北城为突门二十余道，俟其来至，列守未定，出其不意，直冲末杯，余必震骇，不暇为计，破之必矣。末杯败，则其余不攻自溃矣。”勒从其计，传令诸军暗凿突门于北城二十余处，又令军士埋伏于突门内。计排已定，段、陆之军果至，见北城崩突二十余处，以军扎屯城下，欲攻北面。因见其城上皆无守卫军士，心疑之；传令军士诈作懈怠以诱之，看城内动静，待其军出而攻之。

时石勒见段疾、陆眷兵至，乃登城望之，见将士皆释仗甲而寝，石勒即命孔苕督锐卒五千从突门出击之，被段疾、陆眷从中军杀出，苕大败而退，突门走入。末杯不知是计，杀得性起，引兵从突门赶苕杀人，被众伏兵一拥而至，获住末杯。孔苕乘胜分门杀出，追击段疾、陆眷等兵，死者枕尸三十余里，苕方收军入城。段疾、陆眷走脱，招集亡众，使人以铠马金银五千斤献勒，求赎其弟末杯，永为其藩，再不敢犯。勒从之，将放末杯还。诸将劝勒杀之，以除后患。石勒曰：“辽西鲜卑，健国也，与我素无仇讎，为王浚所使耳。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，非计也。归之必深德我，不复为浚用矣。”言讫，乃遣石虎出，与段、陆二人盟于诸阳，结为兄弟。段、陆二人大喜，引兵还国。王昌见段疾、陆眷归盟附勒，乃引兵亦走还蓟。勒知陆、段退兵而还，乃召末杯出，与之宴饮，誓为父子，令人送其回国。由此段氏专心附勒，王浚之势渐弱矣。

却说王澄少与兄王衍名冠海内，刘琨谓澄曰：“卿形虽一郎，而内实动侠，以此处世，难得其死。”及在荆州尸为杜弢，所以望实俱损，犹傲然自得。与内史王机日夜纵酒博弈，上下离心，故山简参军王冲拥众自称刺史。澄惧，徙治香中。琅邪王睿闻知，召为军咨祭酒，以周顛代之。时王敦领兵讨杜弢，进屯豫章。澄过之，自以名声当出敦右，犹以旧意侮敦。敦怒，诬其以杜弢通信，遂杀之。

却说羌酋姚弋仲，乃南安赤亭羌也，集众东徙榆眉，戎夏襁负，从者数万，因而自称扶风郡公，招集羌众，大霸其地，威名日甚。

孝愍皇帝延兴元年正月朔，汉主刘聪大会文武，宴于光极殿，使晋怀帝著青衣行酒，劝其群臣。当晋臣庾珉、王隼等亦随帝携在此，见帝著青衣劝酒，不胜悲忿，因相谓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吾等不能杀此酋奴，受用在此睹此羞耻？”

言讫，大骂刘聪，滔滔大哭。汉主大怒，命左右牵晋怀帝与庾珉、王隼十余人出外斩之，于是君臣遂遇害。

晋朝庾珉十余臣，同君俘陪在胡庭。

当时不哭主辱死，忠义安留万古名。

是时只有侍中辛勉因疾未曾赴宴，不曾被害。当汉主聪使人以印绶拜为光禄大夫，使人传旨，以是语诱之，令降汉。勉固辞不受，惟愿死节，无怀二心。使得其言，复回见汉主聪，道其不降无异之志。聪欲受其降，吩咐黄门乔度曰：“你将此酒逼他来降，不可与他饮之，只可逼之。”因此黄门乔度赍鸩来见勉，逼之曰：“若降贵不可言，若逆可饮此酒，请君自裁，随使而行。”辛勉曰：“大丈夫岂以数年之命而亏高节，如事二姓，何面目下世见晋武皇帝哉！”言讫，持鸩酒欲饮，乔度遽止之曰：“主上相试耳，君真高士也。”于是叹息而还。度以勉言回奏于汉主，聪大喜，嘉其贞节，深敬异之。使人为筑室于平阳西山，月奉酒米供给，勉亦辞不受，后年至八十，卒于平阳。

司马君王遭此擒，侍中辛勉亦随行。

甘偕国难随君王，不辞身害逆胡平。

愿饮药鸩为晋鬼，岂贪美禄作刘臣。

遭观晋史忠贞士，如君高节几何人。

## 第九十二回 元达锁腰谏汉主

三月，汉主刘聪立其贵嫔刘娥为后，欲起煌仪殿以居。廷尉陈元达切谏曰：“天生民而树之君，使司牧之，非以残兆民之命，穷一人之欲也。是以先帝身衣大布，居无重茵，后妃不衣锦绣，弃舆马不食粟。陛下践柞以来，已作殿观四十余所，饥馑疾疫，死亡相继，而益思营缮，岂为民父母之意乎？”刘聪

大怒，骂曰：“朕为天子，仅营一宫殿，何关汝鼠子之事乎？不杀此奴，必沮乱朕心，此殿何能得成也？”却命左右曳出斩之，并其妻子梟首于东市。

时聪在逍遥园李中堂，元达先以锁锁腰而入，即以锁锁堂下树，呼曰：“臣所言者，社稷之计，而陛下杀臣。朱云有言，‘臣得与龙逢、比干游，足矣。’”聪喝左右曳出。左右曳之不能动。大司徒任颢等叩头出血，曰：“元达为先帝所知，尽忠竭虑，知无不言。臣等每见之，未尝不抱愧。今伊虽狂直，愿陛下容之。”聪默然。刘后闻之，密敕左右停刑。即忙作手疏上言曰：今宫室已备，无须更营。四海未一，宜爱民力。廷尉之言，社稷之福也，宜加封赏，如更诛之，四海谓陛下何如哉？夫忠臣进谏者固不顾其身也，而人主拒谏者亦不顾其身也。陛下为妾营殿而杀谏臣，使忠良结舌者由妾，远近怨怒者由妾，公私困弊者由妾，社稷倾危者由妾，天下之罪皆萃于妾，妾何以当之？妾观自古败国丧家，未始不由妇人，心常疾之。不意今日身自为之，使后世视妾犹妾之视昔人也。妾诚无面目奉巾栉，愿赐死此堂，以免朝议也。

汉王览之色动，命任颢等引元达上，以刘后表示之曰：“外辅如卿，内辅如后，朕复何忧？”乃改命逍遥园为纳贤园，李中堂为愧贤堂。聪谓元达曰：“卿当畏朕，而反使朕畏卿耶！”

### 第九十三回 怀帝被害立愍帝

四月，怀帝被害，凶闻至长安，皇太子业与百官举哀。索綝等请太子业加元服而即帝位。太子既即大位，改号为建兴元年，以梁芬为司徒，麴允、索綝为仆射。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，蒿荆成林，公私有车四辆，百官无章服印绶，惟桑版署号而已。寻以索綝为卫将军，领太尉，军国之事悉以委之。

史说索綝，字巨秀，敦煌人也。少有逸群之量。其父索靖，每曰：“綝廊庙之才，非简札之用，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。”

至是，果应其言。

孝愍帝名业，字彦旗，吴王宴之子，武帝之孙也。初封秦王，及怀帝遇害，大臣立以为帝。在位四年，为汉刘聪将执而弑之，寿四十八。按谥法，在国遭忧曰愍。

### 第九十四回 石虎引兵陷邺台

却说辅汉将军石勒，以从子石虎为先锋，领兵十万来攻邺都三台城。兵至城下，团团围绕，水泄不通。

史说石虎，字季龙，乃勒之从子也。犯太祖庙讳。勒父朱幼而字季龙，故或称勒弟焉。季龙性残忍，好驰猎，尤善弹，数以弹打死人命，军中以为毒患。勒白母王氏，将欲杀之。王氏谏曰：“快牛为犊子时，多能破车，汝当小忍之。”于是留之。年十八，稍折节，勇冠三军。当时将佐、亲戚莫不敬惮，勒

始安之。为娶将军郭荣之妹为妻。季龙攻讨所向无敌，故勒宠之，得以专征伐之任耳。

此时季龙攻三台城，三台军民皆溃。大将军谢胥势穷，乃率三台流人诣石勒营投降乞活。勒欲准降，偏将军李恽上曰：“南人奸诈多端，倘若有变，吾等无类矣。”勒深然之，即命将谢胥斩之，自上马出来，欲坑其降卒，忽见郭敬在内，勒认识之，乃恩人郭季之子，即问曰：“汝莫非郭季之子乎？”敬叩头曰：“是也。”勒忙跳下马，执其手而泣曰：“今日相遇，岂非天乎？”赐其衣甲车马，署敬为上将军，悉免降者，与敬统领。昔勒幼贫，得郭敬之父郭季资给，是故报之耳。

于是勒领众人邺，问于右侯张宾曰：“邺乃魏之旧都，今吾将营建，须贤望以绥之，谁可信也？”张宾曰：“晋故东莱太守赵彭忠亮笃敏，有佐时良干，若任之，必能允副神规。”

勒从之，使人征彭，署魏郡太守。彭至，入见勒，泣谢曰：“臣往策名晋室，食其禄矣。犬马恋主，切不可忘，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，亦犹洪川东逝，往而不返。明公膺符受命，可谓攀龙之会。但受人之荣，复事二姓，臣志所不为，恐明公之所不许。若赐臣余年，全臣一介之愿者，明公大造之惠也。”

勒不然。张宾进曰：“自将军神旗所经，衣冠之士靡不变节，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，至如此贤。以将军为高祖，自拟为四皓，所谓君臣相知，亦是成将军不世之高，何必使之？”勒大悦，曰：“右侯之言，得孤心矣。”于是赐安车驷马，养以卿禄，令其还宅，乃辟其子赵明为参军。命石季龙为魏郡太守，镇邺三台，勒自领兵还屯襄国。

却说华谭尝在寿春依周馥，及闻琅邪王霸有江东，乃往从之。至是，琅邪王睿问谭曰：“周祖宣何故反？”谭曰：“周馥虽死，天下尚有直言之士。馥见寇贼滋蔓，移都以靖国难，执政不悦，兴兵讨馥，死未逾时而洛阳沦没，若谓之反，不亦诬乎？”睿曰：“馥位为征镇，召之不入，危而不持，亦天下之罪人也。”谭曰：“危而不持，当与天下共受其责，非但馥也。”睿无以对，乃以华谭为军咨祭酒。

时睿参佐多有避事自逸，参军陈頔言于睿曰：“洛中承平，尔时朝士以小心恭恪为凡俗，偃蹇倨傲为优雅，流风相染，以至败国。今僚属皆承西台余弊，养望自高，是前车已覆，后车又将随之也。请自今临使称疾者皆免官。”睿不从。向三王之诛赵王伦也，制己亥格以赏功，自是循而用之。陈頔又曰：“昔赵王篡逆，惠帝失位，三王讨之，故厚赏以怀向义之心。今功无大小，皆以格断，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，符策委仆隶之门，非所以重名器，正纪纲也，请一切停之。”頔出寒微，数为正论，府中多恶之。睿出为谯郡太守。

却说吴兴太守周圯宗族强盛，琅邪王颇疑惮之。睿左右用事者，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，驾御吴人，吴人颇怨。圯自以失职，又为刁协所轻，阴与其党谋诛执政，以南士代之。事泄，忧愤而卒。将死，谓其于勰曰：“杀我者，诸伧子也。能复之，乃吾子也。”言讫而卒。时镇东将军顾荣、太子洗马卫玠皆卒。

史说顾荣子彦先，吴国人也。荣机神朗悟，吴丞相雍之后也。与弟平及陆机三人入洛，时人谓之“三勣”。奉例拜为郎中，历尚书郎、廷尉。荣恒纵酒酣畅，常谓友人张翰曰：“惟酒可以忘忧，但无如作病何？”初，荣与同僚宴饮，见从人执炙食者状貌不凡，其人有爱炙食之色。荣即割其炙食，与从人吃之。坐者问其故，荣曰：“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乎？”及赵王伦败，荣为伦长史，亦被执。将诛，而得前执炙食者已为督卒，救之得免。后事琅邪王睿，以为散骑常侍，年五十七卒。

史说卫玠，字叔宝。年五岁，丰神秀异，其父瓘：“此儿有异于众，奈吾已老，不能见其长成耳。”总角乘羊车入市，见者皆以为玉人。骠骑将军王济，玠之舅也，俊爽有丰姿。每见玠辄叹曰：“珠玉在前，觉我形秽。”又尝语人曰：“与玠同游，炯若明珠之在侧，朗然照人耳。”及长，好言玄理。时王澄有高名，每闻玠言，辄叹息绝倒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卫玠谈道，平子绝倒。”澄及王玄、王济并有盛名，皆出玠下。

世人云：“王家三子，不如卫家一儿。”玠妻父乐广，有海内重名，议者以为妇公冰清，女婿玉润。久之拜为太子洗马。玠以天下大乱，移家南行，转至江夏。妻先亡。征南将军山简见之，甚相钦重。玠知其有女淑德，使人说亲。简忻然曰：“昔戴叔鸾嫁女，唯贤是与，不论贵贱，何况卫氏权贵门户，令望之人乎？”于是以女妻焉。成亲，遂进豫章。其时王敦镇豫章，长史谢鲲先重玠，见玠忻然，言论弥日。敦谓鲲曰：“昔王辅嗣吐金声于朝中，此子复玉振于江表。微言之绪绝而复续，不意永嘉之末，复闻正始之音，何平叔若在，当复绝倒矣。”由是人士皆相重之。年二十七岁卒于南昌。晋王睿闻知，不胜悲叹。

## 第九十五回 慕容魔大霸棘城

却说慕容魔，字弈各环，棘城鲜卑人。其先有熊氏之苗裔，世居北夷，邑于紫蒙之野，号曰东胡。秦汉之际，为匈奴所败，分保鲜卑山，因以为号。曾祖莫护跋，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，从司马宣帝伐公孙氏有功，拜为率义王，始建国棘城之北。时燕代多冠步播冠，莫护跋见而好之，乃敛发袭冠，诸部因呼之为步遥其后音讹，遂称慕容，或云慕二仪之德，继三光之容，乃以慕容为氏焉，始以为姓。慕容名魔悖魔幼而魁梧，美姿貌，雄杰有大度。安北将军

张华雅有知人之鉴，魔童冠时，往谒之。华甚款洽，谓曰：“君至长，必为命世之器，匡济时艰者也。”因以所用之譬帙遣魔，纳之殷勤而别。

至元康四年，魔以大棘城，即帝颞顼之旧墟，乃与父涉归徙居，教民以农桑，法制同于上国。其时镇北将军王浚政法不立，不能存抚，士民避乱来奔者往复去之。闻慕容魔政事修明，爱重人物，故士民多来归之。魔举其英俊，随才授任，众至十数万，威名盛，遂霸棘城。

西戎吐谷浑，乃慕容魔之庶长兄也。其父慕容涉归在时，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。其后不料涉归死了，慕容魔嗣其大位。魔既即位，聚集诸部议事。忽马奴来报，说御马出浴于河，因见吐谷浑所乘之马，各相狠斗，御马反输折足，请大王令人医治。魔听见其说，大怒，谓吐谷浑曰：“先公分封有别，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？”吐谷浑曰：“马为畜，斗，其常性也，何怒于人？”魔转怒曰：“远别甚易，当去汝于千里之外矣。”

吐谷浑闻言曰：“远别甚易，恐后会为难。”言讫，忿气走出外，领家属遂西行。

弑怒不息。忽长史楼冯入内问魔曰：“大王何怒？大公子吐谷浑今领所属诸部西行矣。”魔以马斗之事言之，楼冯曰：“兄弟者，手足也，且与人相斗，去其右手，宁必胜乎？夫弃兄弟而不亲，则天下其谁亲之？安可以马斗而疏远至亲之骨肉耶？”魔心悔之，急曰：“卿可速去追请吾兄还国。”于是楼冯即出追及，曰：“大王令小臣请公子还国，不可速离。”吐谷浑勒马答曰：“先公称卜筮之言，当有二子克昌，祚留后裔。我卑庶也，理无并大矣。今因马为弟所怒而别，殆天所启乎？诸君若请吾还，可驱我马令东，马若东还，吾当从。君之请若西，则不归矣。”楼冯使从人拥马东行数百步，马辄悲鸣，复西走不去。吐谷浑对楼冯曰：“我不归耳。”楼冯跪下曰：“此殆天意，非人事也。”于是，吐谷浑策马西行。楼冯回见魔，以吐谷浑之言不归之意说知。魔心愧，念思兄吐谷浑谓为阿千，乃自作阿千之歌，岁暮穷思常歌之，悲涕不胜。

吐谷浑西至阴山，就居其地，据有西零、西极、白兰数千里，戎人多附之反。吐谷浑卒，有子六十人，长于牡延嗣，雄姿魁杰，羌虏诸部戎人尽皆惮之，号曰：“此乃项羽复生。”

吐延嗣性倜傥不群，忽一日闲坐，慷慨谓其左右曰：“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、光之事，与韩、彭、吴、邓并驱中原，定天下雌雄，使名垂竹帛，而潜处穷荒，隔在殊俗，虽偷观日月，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于是羌人咸服其言。只有羌酋姜聪心疾其能，每欲起害延嗣之意。而延嗣性虽猜忌，而自负其智，不之防耳。因一日饮酒大醉，与从人数十出猎，至阴山小谷，被姜聪伏草中暗标



一枪，正中后心，落马身死。左右从人各持兵刃搜山，捕得姜聪，即斩之，取首级，拾延嗣尸首，回府见其夫人燕氏。燕氏痛哭，哀号终日，命安葬之。命将姜聪首级砍为肉泥以饲狗。时延用之子吐叶延，年十岁，见父被聪所害，缚草为人作姜聪之像，大哭以箭射之。中之，则号泣，不胜哀哭；不中，则取箭大呼骂，又射之。其母燕氏入后园见之如此做作，哭谓叶延曰：“姜聪逆贼，诸将已屠食之矣，汝何为如此耶？”吐叶延泣曰：“父母之仇不同天地，逆贼虽死，此恨难消。诚知射草人不益于先仇，以申罔极之志耳。”言讫，母子相抱大哭。

初，中国士民避乱者多依段氏，其政法不立，往往去之。

段氏兄弟专归武勇，不礼士大夫。惟魔政事修明，爱重人物，故归之。魔以裴嶷、阳草为谋主，游邃、逢羨、卦抽、裴开为股肱。宋该、皇甫岌、岌弟皇甫真。又封奕、封裕典机要。裴嶷清方有干略，兄武为玄兔太守，卒。嶷与武子开以其丧归，过谒魔，魔敬礼之。行将及辽西，道不通。嶷欲还从魔，开曰：“寓段氏强，慕容氏弱，何必去此而就彼也？”嶷曰：“欲求托足之处，岂可不慎择其人？汝观诸段岂有远略，且能待国士乎？慕容公修仁义，有霸王之志，加以国富民安，今往从之，高可以立功名，下可以庇宗族，汝何拒焉？”言讫，复还就魔。

魔大悦，以为谋主。

初，游邃尝避地于蓟，后归魔。王浚屡以手书招其兄游畅，畅欲赴之。邃曰：“彭祖必不能久，且宜盘桓以俟之。”畅曰：“彭祖忍而多疑，今手书殷勤而稽留不往，将累及卿。且乱世宗族，宜分投以冀遗种。”邃从之，卒与王浚败没。

五月，愍帝设朝，群臣奏请，以诏封琅邪王睿为左丞相，南阳王保为右丞相，分督陕东西诸军，去讨刘聪。帝从之，诏曰：今当扫除群凶，奉迎梓宫。令幽、并两州劲卒二十万直造平阳，右丞相宜率秦、梁、凉、雍之师径诣邺中，左丞相率所领精兵造洛阳，同赴大敌，克成元勋。

又诏睿以时进兵，与乘舆会除中原。琅邪王睿集僚佐商议，谋臣以方平定江东，未暇北伐，宜推故却之。于是睿以表辞而不行，乃以刁协为丞相、左长史，以刘隗为司隶。隗雅习文史，善伺候人意，故特亲爱之。时主簿能远，以譬法律久废，乃上书于睿。其略曰：军兴以来，处事不用律令，用者不敢任法。每辄关咨，非为政之体。愚谓凡为驳议者，皆当引律令经传，不得直以情言，无所依准，以亏旧典。若开塞随宜，权道制物，此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专也。

睿览之，不能从。

## 第九十六回 祖逖击楫取中原

史说祖逖，字士雅，范阳道人。世吏二千石，为北州旧姓。

逖性豁荡，不修仪检。年十四五，犹未知书，诸兄每忧之。后乃博览书记，涉猎古今，往来京师，见者谓逖有赞世之才。先与友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，情好绸缪，共被同寝。中夜闻鸡鸣，蹴琨觉曰：“此非恶声也。”共起舞焉。逖、琨二人并有英气，每语世事，或中宵起坐相谓曰：“若四海鼎沸，豪杰并起，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。”

及京师大乱，率亲党百余人来江南投奔琅邪王睿。是日，正与刁协、卞壺、陈颙、庾亮、甘卓、周访、陶侃一班儿文武议事，忽左右人入说：“门外有范阳祖逖特来相投。”睿命进来。祖逖入见，行礼毕。王曰：“不辞远来，必有见教。”祖逖对曰：“诚恐鄙言殿下不垂清听，臣思晋室之乱，非上无道而下生怨叛也。由宗族争权，自相鱼肉，遂使戎狄乘隙，毒流中土。今遗民既遭残贼，人思自奋，大王诚能命将出师，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，郡国豪桀必有望风响应者矣，何患兴不在此时耶？”睿大喜，曰：“孤本无北伐之志，得君之壮，令人有意中原矣。孤就拜卿为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廩千斛，布二千匹，与卿召募兵，渡江北进。”逖忻然拜领，出召募兵得三千余人。

次日，引众登舟渡江，至中流，击楫而誓曰：“祖逖不能靖中原而复济此者，有如大江！”辞色壮烈，众人皆慷慨。次日，行至淮阴，铸器械甲冑。又募得二千余人，进屯豫州。安民阅武，大兴攻讨，北地士民皆来归之。于是北地遂平，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矣。逖使人去见琅邪王处报捷。王大喜，复使拜祖逖为镇西大将军。自此逖威名远播，胡人不敢窥兵矣。

史说并州刺史刘琨闻知友人祖逖为豫州刺史，转升镇西大将军，心忧自不能先，乃移书归家遗其亲故曰：“吾枕戈待旦，志枭群逆，常恐祖生先吾着鞭，今果然也。”

却说周顛以兵屯浔水城，被杜弼兵围之。陶侃闻知，即遣将军朱伺领军二万来救。弼已闻知朱伺来，乃退兵保冷口。侃又使人令伺逆击之。伺得令引军至冷口，弼以兵拒战。次日交锋，弼不能抵，败走，被朱伺驱军追击，大破之。杜弼势孤，遁归长沙，伺引军还。王敦使人上表，奏侃之功。朝廷以侃为荆州刺史，命屯沔江城。侃既受诏屯沔江，招集士众，商议去击杜弼。

## 第九十七回 张光视死如登仙

十月，氐羌杨茂搜之子杨难敌，遣其子贩易于梁州，被梁州刺史张光杀之。及光与王如余党杨虎相攻，光不能胜，使人求救于杨茂搜。茂搜遣难敌以兵来救光，被杨虎窃知，密使人持金宝厚赂难敌，反与虎夹击，张光大败，撻城自守，愤激成疾。僚属劝光退据魏兴，光按剑曰：“吾受国重任，不能讨贼

，今得死如登仙，何谓退也！”声绝而卒。难敌知光死了，城中无主，驱兵攻拔梁州，入屯扎之。

却说陶侃既受荆州刺史屯沔江，与诸将谋，兴兵来长沙击杜弢。杜弢亦引军出迎，两下交兵于城下。弢又败，被侃挥兵大破之，弢逃入城，坚守不出。

#### 第九十八回 刘曜阴入攻长安

却说刘曜与麴允相持数月，乃阴使赵梁率精兵三万，偷袭长安，自为后应。梁得令，漏夜驰至，攻入外城。内城中军民鼎沸骇奔，愍帝大惊，奔射属楼。梁骑至龙尾坡，使人放火烧晋诸营。见内坚闭不出，恐有埋伏，亦不敢进，乃勒众退屯逍遥园中。

次日天明，将军鞠鉴率兵二万来救长安，与曜众遇，战于武灵，兵大败。曜恃胜不为防备，与赵梁合兵而屯。鞠鉴败归，麴允曰：“汉既胜，谓我不敢再至，必无准备，正可袭之。”

言讫，传令三军尽起，来劫曜营；曜果不设备，被允军袭之，汉军大败。刘曜见势头不好，引腹心弃营先逃。只有一将乔志明以众出拒战，被麴允杀之，其众溃散，走去大半。刘曜既走脱大难，招集残兵，复归平阳去讫。

#### 第九十九回 石勒奉表于王浚

十二月，幽州都督王浚自谓英雄无比，豪杰无双，欲反晋自称尊号。当刘亮、高集切谏，皆被杀之。时燕国霍原志节清高，屡辞征辟。浚使人召至，以尊号事问之，原不答，浚诬以罪，杀之而梟其首。于是士民骇怨，而浚矜豪日甚，不亲政事，所任皆苛刻小人。枣嵩、朱愿贪横尤甚，北州谣曰：“府中赫赫朱丘伯，十囊五囊入枣郎。”石勒闻知，集兵丁将士商议，欲袭之，未知虚实，将遣使观之。当参佐刁膺等请用羊祜、陆抗故事，致书于浚。勒以问张宾，宾曰：“浚名为晋臣，实欲废晋自立，但患四海英雄莫之从耳。将军名振天下，今折节事之，犹惧不信，况为羊、陆之抗敌乎？夫谋人而使人觉其情，难以得志矣。”勒曰：“善！子之言正合孤心。”于是，勒遣舍人王子春奉表于浚，浚大喜。其表曰：勒本小胡，遭世饥乱，流高屯厄，窜命冀州，窃相保聚，以救性命。今晋祚沦夷，中原无主，为帝王者非公复谁？愿殿下应天顺人，早登皇祚，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，殿下察勒微心，亦当视之为子也。

浚读罢大喜，谓子春曰：“石公可信乎？”子春曰：“殿下中州胃望，威行夷夏。自古胡人为辅佐，名臣则有矣，未言为帝王者也。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，原以帝王自有应立，非智力之所取故也，又何怪乎？”浚大悦，遣使以重礼报聘于勒。勒受之。时游纶兄游统为浚将，镇范阳城，遣使私附于勒。勒斩其使，遣人以其书与使人首级送于浚。浚虽不罪统，益信勒之忠诚，无复疑矣。

二年正月，有星如日陨于地；又有三日相承东行，又有流星陨于平阳北，化为肉。人视之，则长三十步，广二十七步，臭息闻于平阳。肉旁常有哭声，昼夜不止。汉主聪闻知，心甚恶之，以问公卿。陈元达曰：“陛下女宠太盛，此应为亡国之征，宜修省之。”聪曰：“此乃阴阳之理，何关人事？”言讫，忽后宫宫人奏：“皇后刘氏产下一条大蛇，一只猛兽，在宫中伤人。”聪急使人捕之，军人即带兵刃去捕蛇兽，蛇兽飞走不见，寻之不获。军人急出奏知汉王。聪正烦恼，出榜去寻，忽群臣奏说：“百姓道其蛇兽飞走在前陨肉之旁，如今其陨肉蛇兽不知何处去了，哭声亦止。”正论间，忽后宫宫人来奏皇后刘氏死了。聪流泪入宫，去讫。文武退班，刘聪入宫举哀，敛葬毕，自此之后乱宠，进御无序矣。

却说王浚遣使者送玉麈尾与石勒。勒在襄国闻浚使至，尽匿其劲卒精甲，以羸师虚府以示，北面拜使者而受书。浚送勒麈尾，阳不敢执，悬之于壁，朝夕拜之，曰：“我不得见王公，见其所赐，如见王公也。”使人见勒如此殷勤，以为是实。时勒复使董肇奉表，同使人去见王浚，期以三月中旬亲诣幽州奉上尊号。又修笺将金帛送与枣嵩，求并州牧。枣嵩受勒赂，甚称勒德于浚。浚又得勒表，心中大悦，又问使人虚实动静之事。

使人俱陈勒形势寡弱，款诚无二，及言拜麈尾之事。浚亦以为实，心中不疑，不为设备矣。

却说石勒问浚于王子春虚实如何，子春曰：“幽州去岁大水，人不粒食。王浚积粟百万，不能赈赡，刑政苛酷，赋役殷烦。忠贤内离，夷狄外叛，人皆知其将亡。浚意气自若，曾无惧心。更置台阁，布列百官，自谓汉高、魏武不足比也。”勒抚几笑曰：“王彭祖真可擒也。”

却说汉嘉、涪陵、汉中之地皆为成有。成王李雄虚己好贤，随才授任。命太傅李骧养民于内，李凤等招怀于外。刑政宽简，狱无冤囚，兴学校，置史官。其赋民，男岁谷三斛，女人半之，疾病又半之。户绢绢不过数丈，绵数两，事少役希，士民多富实，新附者给复除。是时天下大乱，而蜀独无事，年谷丰登，竟可闾门不闭，路不拾遗。然朝无仪品，爵位滥溢，吏无禄秩，取给于民。军无部伍，号令不肃，此其所短也。

时梁州张咸闻知，乃与民众谋集五万人，欲逐杨难敌以州来降于成。难敌见兵起，亦不敢战，引兵退还。于是张咸以梁州降于成，成主李雄封咸为将，就镇梁州。

### 第一〇〇回 石勒袭蓟杀王浚

三月，石勒欲袭王浚而未敢发，因惧刘琨、乌桓为后患也。

张宾曰：“明公欲图王浚而趑趄未发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、乌桓为吾后患

乎？”勒曰：“然。”宾曰：“彼三处智勇皆不及明公。明公虽远出，彼必不敢轻动。且彼不靖，明公便能悬军于千里取幽州也，轻车往返，不出二旬。即使彼有是心，若其谋议出师，吾已远矣。刘琨、王浚虽同名晋臣，实为仇敌。若修笺于琨，送质请和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，终不救晋而袭我也。用兵贵神速，勿后时也。”勒曰：“吾所未料，右侯已料之。”遂遣使奉笺于刘琨，自陈罪恶，请讨浚自效。琨大喜，移檄州郡，言勒已降，当攻平阳以除僭逆，军未及发。

三月，勒军达易水。浚督护孙纬见勒兵驰至，遣人白浚，自以兵拒之，游统禁之勿拒。王浚闻纬使人报石勒至，遂得令勿拒，候我来见。浚将佐曰：“胡人言而无信，必有计，请击之。”浚怒曰：“石公来，正欲奉戴我也。况前日表至，约在此时，岂有诈乎？敢言击者斩！”即令诸将设饷以待之。

勒次晨至蓟，叱守门者开门。犹疑有伏，先驱牛马千头，声言上礼，实欲塞诸街巷。浚始悔时，勒诸将已各升其听事堂。

王浚出与石勒相见，被勒叱令执之于前。浚骂曰：“胡奴调乃公，何凶逆如此？”勒曰：“公位冠元台，手握强兵，坐观本朝倾覆，曾不之救，乃欲自尊为天子，非凶逆乎？”言讫，传令左右，即监送还襄国斩之。浚之将佐皆至勒军门谢罪。前尚书裴宪、从事中郎荀绰独不至，勒召而让之。宪、绰对曰：“宪等皆世为晋臣，荷其荣禄。浚虽南祖，犹是晋之藩臣，故从之，不敢有二。今明公苟不修德义，专事威刑，则宪等死自其分，请就死。”不拜而出。勒谢之，待以客礼。勒数朱愿、枣嵩等以纳财乱政，责游统以不忠所事，皆令斩之。浚将佐亲戚家眷皆巨万，惟宪、绰只有书千余卷，盐米各十余斛而已。勒曰：“吾不喜得幽州，喜得二子耳。”于是以宪为从事中郎，绰为参军，分遣流民各还乡里。勒停蓟二日，焚浚宫殿，以故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戍蓟，置守宰而还。

孙纬闻知王浚被害，以军拦住石勒归路。勒众与战不利，退寻别路而归，得还襄国。遣使奉王浚首，献捷于汉主。聪大悦，使使以勒为东单于。

刘琨闻知勒杀王浚，献首于汉，方知勒无降意，遣使请兵于代公，会击平阳。代公拓跋猗庐得琨书，即起兵。其部下杂胡欲谋应勒，代公闻知，悉诛之，因此迟滞，不能赴约。琨见北兵不至，亦未敢行。

却说刘翰见勒军退还襄国，驱逐戍守之吏，乃以蓟城归段匹磾。匹磾引众人据蓟城。

第一〇一回 邵续弃子归晋室

却说王浚所署乐陵太守邵续，因王浚死而附石勒，勒以其子邵义为督护。渤海太守刘胤闻浚被杀，乃弃郡依续。谓：“续君子，晋之忠臣，奈何从贼以

自污乎？”言未讫，会段匹磾使人以书邀续同归江东，续从之，回书使人复命。左右曰：“君归江东，其如令嗣邵义何？”续泣曰：“我岂能顾子而为叛臣乎？”因杀异议者数人。于是续已知决定，使刘胤来江东见左丞相睿，具说归晋之事。睿大悦，以刘胤为参军，遣使拜邵续为平原太守。石勒闻知邵续归江东，乃杀邵义。石勒见邵续去江东；自率众来围之。续使人求救于段匹磾，匹磾自以五万军来救，勒乃引军退还襄国。续出城谢段匹磾及犒劳其卒，匹磾亦还蓟。是时，襄国大饥，谷二升值银一斤，石勒甚忧之。

时五月，太尉凉州牧西平公张轨寝疾，集文武将佐于卧内，吩咐曰：“吾将不豫，汝等文武将佐忠辅吾世子张寔，务安百姓，上思报国，下以宁家。”言讫而卒。长史张寔即主丧事讫，乃使使入朝，表世于张寔摄父之位。愍帝诏寔为都督刺史、西平公，谥轨曰武穆。

### 第一〇二回 刘曜赵梁寇长安

六月，汉主聪使大司马刘曜、赵梁以兵十万来寇长安，刘曜奉命督军，使将军赵梁寇新丰城。

却说晋愍帝设朝，近臣奏知，帝遣卫将军索綝领兵五万出迎。索綝得诏，点军即行。却说赵梁出战常胜，累建大功。闻索綝领兵来迎，有轻綝之色。当长史鲁徽谏曰：“晋之群臣自知强弱不敌，将致死于我。索綝若来，将军勿轻之。其足智多谋，武艺亦不在将军之下。宜坚壁勿战，观彼动静，然后出奇兵胜之。故兵法曰：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’耳。”梁大怒，曰：“以司马模之强，吾取之如拾芥。索綝小竖，岂能污吾马蹄宝刀耶？”

次日，率轻骑数十讨之，曰：“要当获綝而后食。”索綝见赵梁在阵前搦战，綝令精兵在前，以箭射住阵脚，急与偏将王文至曰：“你可同王武二人速退，各引守寨之兵伏于三十里西北屏山谷内，待吾败回，彼必赶来。候彼军入谷，你二人杀出截住，吾复杀回，两下夹攻，可擒赵梁。”文、武二人得计退去，领兵埋伏讫。索綝亲自披挂持戟，出阵前大骂：“胡贼焉敢犯境。”梁大怒，执枪杀过阵来。与交锋，将次十合，綝佯败便走。梁不知是计，引兵赶来。未上五里之程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。前有索綝拦路，后有王文、王武杀来，杀得汉兵十去其七，大败奔溃。

赵梁死战得脱而归，悔曰：“吾不用徽言至此，何面目见汉王？”先命斩徽，徽大怒曰：“将军愚悞以取败，乃复忌人害胜，犹有天地，其得死于枕席乎！”言讫自杀。后梁攻北地；中弩而死。

冬，汉王聪以子刘粲为相国，粲少有隼才，自为丞相，骄奢专恣，远贤亲佞，严刻悞谏，国人始恶之。

三年正月，周勰以其父遗言，因吴人之怨谋作乱。使吴兴功曹徐馥矫称勰

叔父周札之命，收合徒众，以讨王导、刁协，豪杰翕然附之。是月，馥杀吴兴太守袁琇，欲奉札为王。周札闻知大惊，以告吴兴太守孔侃。颺知札意不同，不敢发。馥党惧事不成，乃攻馥杀之。札子周续亦聚兵应馥，闻馥死，亦退不发。左丞相睿闻续为乱，集诸将议发兵讨之。王导曰：“今若少发兵则不足以平寇，多发兵则根本空虚。续族弟黄门侍郎周延，忠果有智，请独使延往，足以诛续，何必纷纷起兵劳民乎？”密从之，即使延去，同孔侃诛逆。延得命兼行，至吴兴郡，将入府，遇周续于门，延逼续与俱诣府与侃相见。礼毕，分列而坐，延指续谓侃曰：“府中何以置贼在座耶？”续即出衣中刀逼延，延叱令将续格杀之。因令收周颺至，谓曰：“汝等如何谋叛，累我宗族？吾奉左丞相命，来同孔府君诛汝。”

颺曰：“非干我事，乃兄周邵命颺用徐馥之谋。徐馥虽已死，邵还在宅。”于是延引百余人，令收邵诛之。延不归家省母，遂长驱而去，报知左丞相。睿大悦，以札为吴兴太守，以延为太子右卫率。睿以周氏吴之豪望，故不穷究，待颺如旧矣。

却说愍帝聚集文武商议中兴之策，群臣奏曰：“臣等闻单于平阳拓跋猗庐有雄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与先帝有恩，今不如封其为王，以藩屏求应，可保国家无危，不惧胡兵也。”帝曰：“卿等所议正合朕心。”于是使使诏来平阳，封猗庐为代王。

却说猗庐与诸部大人商议边庭之事，闻中国愍帝有诏至封王，即命左右排香案跪听。宣读毕，方知封他为代王，谢恩讫，受其印绶。排宴款待使人，以金宝回贡晋主，时赐使人回朝去讫。猗庐既为代王，乃置官属，分君臣之礼。

‘时国俗宽简，人皆不畏。至是代王明刑峻法，以示群下，诸部人多以违命得罪。代主升殿，复集文武谓曰：“今吾以法示，如何故违？再有违命者，皆举部戮之，决不恕免。”群臣曰：“自后再不敢干。”于是中外肃然，无有再犯。

二月，晋愍帝发二使以左丞相睿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以南阳王保为相国，以刘琨为司空。

却说代王闻并州从事莫舍贤，乃遣人至并州见刘琨，求莫舍为长史，刘琨从之。莫舍不欲去，琨谓曰：“以并州单弱，吾之不材，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间者，诚乃代王之力也。吾倾身竭货，以长子为质而奉之者，庶几为朝廷雪大耻也。卿欲为忠臣，奈何惜共事之小诚而亡殉国之大节？平生事代王，为之腹心，乃一州之所赖也。”于是舍遂来见猗庐。猗庐甚重之，常与参大计。代王用法严苛，一人犯法者举部就诛，老幼相携而行，人问何之？答曰：“往就死。”无一敢逃匿者。

### 第一〇三回 周访击斩贼张彦

三月，却说王敦遣陶侃等讨杜弼。侃既以兵讨杜弼，前后共数十战皆胜。杜将士多死，于是弼使使来江南请降于左丞相。

睿受其降，遣人以弼为巴东监军。弼既受睿命为巴东监军，陶侃攻之不已，弼不胜愤怒，复反。遣其将张彦攻陷豫章郡，周访以军来击彦。彦即出城拒迎，与访交战不上数合，彦被周访拍马冲阵而斩之，彦众遂降于访，访遂入屯豫章。

时平阳血雨三日于汉东宫延明殿，太弟刘乂心甚恶之。太子太傅崔玮、太子太保许遐说乂曰：“今相国威权逾于东宫，殿下非徒不得立也，朝夕且有不测之危，不如早为之计。”乂弗从。舍人告于汉主聪。聪大怒，即选一人诛之。使将军卜抽将兵五千，监守东宫。乂大惊，急遣人上表，乞为庶人，且请以刘粲为嗣。卜抽监住，不能得出产。

汉青州刺史曹窳尽得齐、鲁间郡县，自镇临淄，有众十余万，临河置戍。石勒闻之，使人入平阳，称曹窳有专据东方之志，请为讨之。汉主聪与近臣议，恐勒灭窳，不可复制，因此不许。勒遂不敢行。

却说汉主刘聪纳中护军靳准二女月光、月华，立月光为上皇后，以刘贵妃与月华为左右皇后。当陈元达知立三后，入内苦谏曰：“自三皇五帝以至于今，未有一国而立三后，非为礼也。今陛下不思求贤，专事宠女，诚恐社稷危矣。”汉主怒而不听。元达又奏：“月光素有秽行。”聪亦不听。月光得悉元达所奏，惭愧自杀。聪以是恨元达，乃迁元达为御史大夫，喝令速行。元达满面羞惭而出，曰：“忠言逆耳，庸君不纳。”

于是闷闷回第去讫。

### 第一〇四回 陶侃击破杜弼死

却说陶侃与杜弼相攻，弼屡败。是日，弼使王贡出挑战，侃亦领兵出阵。侃遥谓王贡曰：“弼为益州小吏，盗用库钱，父死不奔丧。卿本佳人，何为随之？天下宁有白头贼耶！”贡听见，遂弃戈投降，侃与并马而还，以酒相待。次日，用贡为前部，自为最后，以军来击杜弼。弼众不战自溃，弼不能敌，乃单骑逃走。至湘州，因发疾，竟死于道中。陶侃以军进克长沙，湘州悉平。于是，丞相睿进王敦为征东大将军、都督江、扬、荆、襄、交、广六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敦始自选置刺史，刺史以下，寝益骄横。

初，王如之降也，敦从弟王棱爱如骁勇，请敦将如配己麾下，敦从之，棱甚加宠遇。如数与敦诸将角射争斗，棱杖之数十下，因此如深以为耻。及敦潜畜异志，棱每谏之，王敦大怒，密使人激如杀棱。如恨其杖己之怨，乃夜持刃入内杀之。敦闻之暗喜而佯惊，亦使人捕如诛之。



## 第一〇五回 王敦意欲害陶侃

初，朝廷以第五猗为荆州刺史，杜曾迎于襄阳，聚兵万人，与猗分据汉、沔。侃既破杜弢，乘胜进击杜曾。而侃有轻曾之志，反为杜曾所败，死者数百人，遂以兵屯驻不战。

时荆州都督荀崧屯宛城，杜曾乃撇侃以兵来围宛城。时崧军少食尽，恐不能敌，欲来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，无人敢往，心内大忧。当崧小女荀灌娘年十三岁，有胆智，见父烦恼，进曰：“父亲大人休忧，女儿愿往石太守处求取救兵来解此围。”崧执不与行，灌娘只管率士五十余人跃城突围夜出，与曾交战，且战且前，冲出重围，直至襄阳拜见石览，说求救之事。

览曰：“苟使君被困，下官理宜发兵，奈治下兵少粮稀，无将领兵。今既小姐自来，其势甚危。你且休忧，吾兵虽少，亦只得行。吾有友人周访，吾作书与汝去彼处求救兵，彼必能同吾往救。”于是，写书与灌娘，持见周访。访得览书视之，即命其子周抚、率军二万来与览同救襄阳。杜曾闻二处救兵至，乃引兵遁去。抚、览之军见曾遁去，亦引军还。杜曾无城可据，恐无倚凭，使人于荀崧处求自效。崧恐其再攻，故许之。陶侃闻知，遗崧书曰：杜曾凶狡，所谓鸱枭食母之物。此人不死，州土不宁，足下当识吾言，早为之计。

崧自思兵少，藉为外援，不从侃言。杜曾过数月果反，复率流亡二千余人来围襄阳。崧坚闭不出，相持月余。曾不能克襄阳，引众而还。

却说王敦手下嬖人钱凤疾陶侃之功，屡毁之不止，因此侃久沉在外，不得录用。侃遂亲自来见王敦，陈上功勋，敦留不遣，以侃宛转广州刺史，以其弟廙为荆州刺史。侃所统荆州将吏郑板等诣敦留侃复荆州刺史，王敦不许，于是郑板等众情愤怒，遂迎杜曾、第五猗以拒王廙。王廙不敢入荆州，乃遁还。

王敦意郑板等必承陶侃讽旨始叛，乃自披甲持矛将杀侃，出而复还者数四。陶侃在外正色曰：“郑板等来见使君，吾未尽知，亦不曾一会。今虽谋反迎曾，非吾所知。使君雄断当裁天下，何所不决乎！”敦始解甲如厕。参军植陶即入言于敦曰：“周访与侃姻亲如左右手，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？”敦意解，即出，转怒为欢，乃设盛撰以饯之，曰：“今日是吾不明，颇有小失，卿勿为恨。仅陈薄酌，代卿送行，来日卿可速往广州赴任。”侃拜谢，饮醉而出。至夜领自部属，驰入广州。

时王机盗据广州，侃至始兴州，人皆言宜观察形势，且停数月而去。侃不听，直至广州。侃既入广州，安民阅武，分守戍边。又遣督护将军郑正以军二千去讨王机，王机闻知，遂逃去，广州遂平。

史说陶侃，字士行，本鄱阳人。吴平，徙居庐江之浔阳。

父舟娉妾生侃，侃家贫贱，其嫡母湛氏，每纺绩资给之，使侃交结胜己者

为友。侃少曾为得阳吏，奉官差常监鱼梁，私以一缸鱼鲊使人送归以奉母。母不受，即封鲊寄还，写书责侃曰：“汝为吏以官物遗我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。”侃得书，自觉愧怍，不能立身扬名以显扬父母，郁郁而怅。

复渔于雷泽，因网得一织梭，归至宅以挂于壁间。有顷，忽雷雨大作，其梭自化成龙而去，侃又闷闷不已。是夜梦身生八翼，飞而上天，见天门九重，将登八重，惟一重门不得入去，被阍者以杖击之，因坠地，折其左翼。及醒，觉左腋痛。次日，思想其梦，恐不祥，因出外行走，遇术者师圭，侃请其相。师圭即相侃至左手，因谓曰：“君中指有竖理，当为公，若更彻于上，贵不可言。”侃拜谢归家，以针决上见血，其纹成为公字，以纸裹手，公字愈明矣。侃自是益喜，因与友人鄱阳孝廉范达归家，留达宿歇。贫无所措，侃入与母说留达之事。其母湛氏乃撤所卧薪荐，自割给养其马。又自密截发卖与邻人，沽酒供肴饌。达闻之，叹息曰：“非此母不生此儿也！”称赞不已。次日，达辞去，侃从送百余里，达问曰：“君欲仕郡乎？”

侃曰：“困于无津耳。”言讫，二人相辞而行。后范达过庐江，入探太守张夔共话，达称赞湛氏之德、陶侃之贤，慕羨不已。

夔大喜，送达出府，即使人召陶侃至，以为督邮，又迁主簿。

偶张夔妻某氏有疾，夔出堂，闻鄱阳郑医者用药如神，即问谁人肯去鄱阳请医。此时天落大雪，寒不可当。况庐江到鄱阳百余里之程，诸官吏皆不答。侃独应声而出，曰：“资于事以事君，小君犹母也，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？某请行。”言讫即去请。医人至疗，夔妻疾愈，由是众服其义。夔举侃以为孝廉，举至洛阳。时郎中令羊晫与陶侃同州里人，晫谒之，闻其贤，甚敬之，曰：“《易》称‘贞固足以干事’，陶士行是也。”于是与侃同乘来见中书郎顾荣。荣亦知其贤，甚奇之，荐于朝廷，因此知名。

先时，尝与羊晫同乘而行，有吏部郎温雅谓晫曰：“君何与小人共载？”晫曰：“此人非凡器，乃国之柱石也。”后母死，即卸职回家居优，朝夕涕泣，庐于墓侧。忽有二客来吊，不哭而退，化为双鹤，冲天而去。人皆异其孝感天地，无不敬之，因此孝名闻于州里。

陶侃既在广州，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，暮运百甓于斋内。

人问其故，侃曰：“吾方致力中原，过尔优游，恐不堪事，故习劳耳。”人皆尚之。

时十月，汉刘曜以兵五万寇北地，进拔冯翊。麴允军于灵武，以兵弱不敢进。愍帝大惊，屡征兵于相国司马保。保左右皆曰：“蝮蛇螫首，壮士解腕，今胡寇方盛，且宜断陇道以观其变。”从事中郎裴洗曰：“今蛇已螫头，头可断乎？”于是即以胡崧为前部都督，领诸军事。愍帝见保军士不至，心中大

惧。鞠允与索綝商议，欲奉帝往就保。綝曰：“保得天子，必逞其私志。”允意遂止。于是，自长安以西不复贡奉，百官饥乏，采粟以自存。

却说凉州军士拾得玉玺，文曰皇帝行玺，献与张寔，僚属皆贺。寔曰：“是非人臣所得留。”遂献之于国。

### 第一〇六回 汉杀陈休等七人

四年二月，汉中常侍王沈，郭猗荣宠幸用事，汉主聪游宴后宫，或百日不出，政事一委相国粲，惟生杀除拜，乃使沈、猗入白。沈等多以私意决之，而沈、猗有怨于太弟义，谓相国粲曰：“猗今与大将军谋，因上巳大宴作乱，今祸期将近，宜早图之。殿下如不信臣言，可召大将军从事王皮、刘惇，许其归道以问之，则可知。”粲许之。猗密出，谓皮、惇曰：“三王反状，主上及相国俱知之矣，卿闻之乎？”二人惊曰：“无之。”猗曰：“此事已决，吾怜卿亲旧，必并见族耳。”因佯为欷歔流涕。二人大惊，叩头求救。猗曰：“倘相国问卿，卿但云有之，无事惊忙。”惇许诺。

次日，粲召王皮、刘惇入问之，言皆同而其辞若一，粲以为信然。靳准复说粲曰：“人告太弟为变，主上必不信，宜缓东宫之禁，使宾客得往来。太弟虽好待士，必不以此为意。轻薄小人不能无迎合为之谋者，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，乃尽收其宾客，拷问之。狱辞既具，则主上无不信之理也。”粲然之，乃命卜抽引兵离东宫去讫。

时东府少傅陈休、将军卜崇为人忠直，王沈深疾之。侍中卜干密知其事，因谓休、崇曰：“沈等势力足以回天地，卿辈自料亲贤，孰与窦武、陈蕃？”休、崇曰：“吾辈年逾六十，职位已崇，惟欠未捐身，死于忠义，乃为得所，安能俯首低眉以事宦竖乎？”至是，靳准表太弟与东宫佐属谋欲为乱。汉主聪大怒，令收休、崇与特进綦毋达等七人诛之。此七人皆群臣所恶，故使汉主诛之。卜干进谏，王沈叱之曰：“卿莫不同谋乎？”汉主聪亦怒，免为庶人。各官与刘易及陈元达等谏曰：“今遗晋虽殄，巴蜀不宾，石勒谋叛，国无贤臣，欲王全齐，陛下心腹四肢，何以无患？乃复以王沈、郭猗等助乱诛巫咸，戮扁鹊，臣恐遂成膏肓之疾，虽救之不可及矣。”乃上疏曰：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正者，皆奸人播弄蒙蔽圣聪，侮慢天常，窃权承宠，浊乱海内，擅握王命，党恶相乘，攻击正人。

一至出门，便获大赏。京畿诸郡，数百万膏腴美田，皆沈等所据，致使侯服要荒，盗贼蜂起。士民皆言先诛宦竖，以除民害。

从台阁求乞贤臣，随慰抚以至新安。臣闻扬汤止沸，不如抽薪；溃痈虽痛，胜如发毒。临溺呼救，悔之无及。臣请诛沈等，则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矣！

时汉主聪在上秋阁见表，反以表示沈等，笑曰：“群儿为元达所引，益成

痴也。”聪问沈于粲，粲盛称其忠清。聪大悦，封沈等为列侯。刘易又上疏极谏，聪大怒，手裂其疏，易忿恚而卒。刘易素忠直，元达倚之为援，得尽谏诤。及卒，元达哭之，恸曰：“人之夭亡，邦国殄瘁。吾既不复能言，安用此默默苟生乎？”归宅遂自杀。国中士民闻者，莫不悲叹。

史说陈元达，字长宏，后部人。本姓高，以生月妨父，故改云姓陈。自幼孤弱，躬耕读书，年四十不与人交通。先刘元海为左贤王时，闻名而召之。元达不答。及刘元海僭号，征为黄门郎，既至引见，元海曰：“卿若早来，岂为郎官而已？”

元达曰：“臣惟性之有分，盈分者颠，臣若往叩天门者，恐陛下赐处于廊庙、纳言之间，此则非臣之分。是以抑情盘桓，恃分而至。大王无过授之谤，小臣免致寇之祸，不亦可乎？”元海大悦。元达在朝忠谏，屡进说言，退而焚草稿，子弟莫有知者。汉主聪常谓元达曰：“卿当畏朕，反使朕畏卿乎？”元达叩头谢之。及其死也，人人冤之。陈元达已死，汉主聪大宴群臣，传旨引太弟刘义同宴。见义憔悴而涕泣陈谢，甚称被诬之事，聪亦大哭，待之如初。

#### 第一〇七回 代王兴兵讨六修

却说代王猗庐先爱其幼子比延，欲以为嗣。使长子六修出居新王城，而黜其母。是岁，六修来朝，代王以比延为嗣，使六修拜比延，六修不从而去。代王大怒曰：“吾行法律以制群下，何敢逆之？”即唤西渠、赵延二部大人，各领兵十万为左右先锋，代王自领羽林军五千为合后，杀奔小平阳而来。六修使人打探，知得备细回报六修说，代王亲征，六修在小平城，先分付曹屯以兵守西陵，以为犄角之势，深沟高垒，却不出战。

忽人报代兵已渡江，必须迎之。修曰：“但坚守勿战。”

骁将朱金忿然而进曰：“代兵临城而不出战，是怯也。况吾军新旺，若不重仗锐气，军皆惰矣。愿借五千军士，某去决一死战。”修从之，令朱金点马步军五千出城迎敌。两阵对圆，朱金出马，与西渠更不打话，战至四五合，西渠败走。朱金引五千人马赶入阵去，被赵延指麾五千兵马裹围。朱金于阵中左右冲突，不能得出。六修在城上望见朱金困于核心，急使左右备马。长史陈矫谏曰：“殿下保重，不可自出军。今朱金不听约束，妄自出战，致败如此。假使弃此数百人，何将军轻出而救乎？”修曰：“不然。若朱金一失，小平阳必不可保也。”遂披甲上马，引手下壮士五千骑出城，陈矫于城上助威擂鼓。修引军隔代军百余步，通于一沟之上。陈矫将为六修只就那里扎住，遥与朱金为声势。只见六修大呼一声，骤马飞渡浅沟，众皆奋力而过。修独先执刀杀入代阵，代兵迎之，不能挡而走。

修直至核心，救出朱金。回顾阵中尚有数十骑不能得出，修突入重围，所到莫敢阻拦，救出这一彪人。正遇着赵延拦路，被修奋武冲散代兵，朱金助威，代兵大乱。修将曹屯亦引兵出，大杀代兵一阵，缓缓而回。陈矫举杯迎门出接，赞修曰：“殿下真天人也。”言讫，调兵坚守四门，不出交战。

却说赵延兵败，伤折太多，回见代王。代王大怒，欲斩赵延。诸部大人告免，方免二人。代王自此烦恼得病，渐渐加重。

将危，诸部大人入见，言于代王曰：“今大王病重，况又屡战失利，不如退兵还都，待大王疾瘥再来征讨未迟。”代王曰：“既卿等所劝，暂且回兵，来春再战。”言讫，传令部众，引兵即还北都。代王由是发愤成病而卒，众部以比延年幼，故不立。遂推猗笏子普根为主，将率军五万来攻六修。次日，交战十数合，六修被普根斩于马下，尽收其众归国。会将军卫雄、箕澹与刘琨质子遵谋归晋，率晋人及乌桓三万人、马牛羊十万头归于刘琨。琨由是复振。代普根忧恨成疾而卒。国人与诸部乃立郁律为主，袭晋爵为代王，总摄诸部，威名复振矣。

却说西平公张寔下令所部吏民，有能举其过者，赏以布帛、羊豕。当时曹佐隗瑾曰：“明公为政，事无巨细，皆自决之，群下畏威受成而已，如此虽赏千金，终不敢言也。明公宜少损聪明，延访群下，使各尽所怀，然后采而用之，则嘉言自至，何必赏也？”宦悦而从之，增隗瑾之位二等。又遣将军王该率步骑五十人入援长安，又送诸郡贡税入朝。索綝奏愍帝降诏，拜张綝为都督陕西诸军事。

却说石勒引兵攻廩丘，刘演恐寡不敌众，乃弃城而走，投段匹磾去讫。因此石勒又得廩丘城，使人戍之。

#### 第一〇八回 梁纬夫妻死恩义

七月，汉刘曜攻拔北地郡，以兵进至泾阳。鞠允欲以军救之，被刘曜计使百姓于道反间，给允曰：“郡城已陷，去无及也。”因此允逗留，众惧而溃。被曜引众来追，允军寡弱，大败而还。复集将士万人，来取北地郡。允性仁厚，无威权，专以爵位悦人。诸郡太守皆领征镇，村坞主帅，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，然恩不及下，故诸将军骄恣而士卒离怨。

于是刘曜进至泾阳，河北诸城悉溃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忽诸将获晋将军鲁克、梁纬至，曜命释其缚，与酒饮之，曰：“吾得子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克曰：“身为晋将，国家丧败，不敢求生。若蒙公恩，速死为幸。”曜曰：“忠义士也，吾不杀汝。”因赐剑与其自裁。鲁克、梁纬接剑，皆自刎而死，曜深惜之，叹嗟不已。诸将又获将梁纬之妻辛氏至，曜见辛氏美色，欲以为妻。辛氏不从，哭之曰：“妾夫已死，义不独生。且一妇人而事二夫，将军何取之乎

？”曜曰：“此贞女，听其自裁。”

辛氏亦求剑自杀。曜悲哀不已，皆以礼葬之。

却说汉主聪立故张皇后侍婢樊氏为上皇后，三后之外，佩皇后玺绶者复七人，嬖宠用事，刑赏紊乱。大将军刘敷数涕切谏，聪怒曰：“汝欲乃公速死，即何以朝夕生来哭人也？”敷归，忧愤而卒。

时汉大蝗，民流殍者什五六。石勒闻知，遣将屯并州，招纳流民，归之者二十万户。聪知，遣使让之，勒不受命。

### 第一〇九回 愍帝出降于刘曜

汉刘曜既陷北地诸郡，乃集大众来攻长安。时安定太守焦嵩、新平太守竺恢引兵来救长安，皆畏汉兵强盛，不敢进兵。

相国司马保使胡崧以二万人援长安，至灵台正遇汉兵至，两下交锋，连战五十余合，被崧出奇兵冲阵，汉兵大败，十伤其六。

刘曜不敢恋战，引众冲入长安。胡崧既胜，破曜之众，恐国复振，则鞠、索二家势盛，乃引兵还槐里，坐观胜败。

刘曜引兵寇长安，胡崧如何不救观。

其时借得龙泉剑，将此奸臣不义碗。

刘曜闻胡崧退去，乃驱兵攻陷长安外城。鞠允、索綝引军退守小城，内外断绝。城中饥甚，百姓将士亡逃不可制，惟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。太仓有麦数十斛，允屑之为粥以进。至是，愍帝泣谓允曰：“今穷厄如此，外无救援，当忍耻出降，以活士民。”因叹曰：“误我者鞠、索二公也。”近臣奏曰：“长安军民扶老携幼，哭声振动天地，各自逃生溃去。目今兵微将寡，难以迎敌，若投降可保百姓。”

言未了，御屏风后转出一人，乃愍帝八子甚，封北地王。

帝生子九人，皆懦，惟甚自幼英气过人。时甚出殿前大喝曰：“偷生鼠辈，岂妄议社稷大事？自古岂有降天子哉？可斩此人，臣请出战。”帝曰：“今大臣议皆可降，汝仗血气之勇，欲令满城流血耶？”甚曰：“此辈未尝见其干预政事，今妄起乱言，甚非其理。臣窃料长安之兵有数万，琅邪王全师皆在江南，若有人去召，必来解救，内外夹攻，可获全胜。岂听鼠辈之言，轻弃先君之基业乎？”帝叱之曰：“汝小儿岂识天时也？”甚叩头大哭曰：“若理穷力极，祸败必至。便当父子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报先君可也。”帝令拖下殿阶，甚叩头大哭曰：“吾祖宗不容易得社稷，一旦弃之，吾宁死不降也。”

愍帝庸才信浅谋，不思守国欲降仇。

当时若听太子语，未必山河扫地休。

愍帝令推出宫门，便作降书，使侍中宗敞送降书于曜。被索綝闻知，潜留

敞在府，密使其子去说曜曰：“殿下若许索綝以车骑、仪同万户郡公者，请以城降。”曜即斩其子，使人送之曰：“帝王之师以义行也。孤将兵十五年，未尝以诡计取人，必穷兵极势，然后取之。今綝所言如此，天下之恶逆也，辄相为戮之。”綝大惊，遂放敞见曜，曜受之降。

次日愍帝乃乘羊车，肉袒而缚，衔璧舆榦出降。群臣号泣攀车，帝亦悲不自胜。御史中丞吉朗叹曰：“吾智不能谋，勇不能死，何忍君臣相随，北面事贼虏乎？”言讫，乃自杀。帝亦哭，与辛宾出东门，谒大司马曜军前投降。时曜知晋帝来降，领兵入城至东门道主，见愍帝与群臣伏道请降，曜下马扶起晋主，令左右焚榦受璧，迁晋帝及公卿于其营，令兵卫之，自入长安屯扎三军。

次日，令中将军李益送愍帝及公卿，并库藏、宝贝、玉璧来平阳见汉主聪。聪大喜，临光极殿。愍帝稽首于前，鞠允伏地恸哭。聪大怒，命囚之。允大哭一场，乃自杀。聪叹悔不及，以愍帝为光禄大夫，封怀安侯。以刘曜为太宰，假黄钺，督陕西诸军事，封秦王。赠鞠允车骑将军，溢节愍侯。将索綝斩于市曹。聪赐晋帝与公卿居馆驿，使军卫之，月给俸米。

史说先愍怀太子妃王氏，乃太尉王衍之女也，字惠风，贞婉有志节。先与愍怀太子为妻，后太子既废，惠风与父王衍居于金墉。其父王衍因太子废，请绝婚。惠风不肯，道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，即请乘舆，号哭而归，为太子行。行路人皆为之流涕，称其烈女。

其时汉刘曜既得长安，又领兵来攻洛阳。洛阳吏士军民闻风奔溃，无人守城。刘曜入洛阳城，尽收晋之宗室，悉行诛戮。

因见王氏惠风有貌，曜不忍杀之，以惠风赐其部将乔属为妻。

属大喜拜谢，领惠风归帐。命左右整备筵席，要与成亲。因携惠风手同坐，风拔其所佩剑在手，拒属曰：“吾乃晋太尉公之女、皇太子之妃，生为晋妇，死作晋鬼，安肯从汝胡狗为妻？”

言讫，以剑刺乔属。乔属大怒，取左右利刃将风杀之。可怜忠烈女，到此一命休。有诗叹曰：晋亡宗室尽遭擒，堪叹王妃贞烈行。

朝中徒有许多士，岂及金墉一妇人。

干氏宝曰：

晋之亡也，树立失权，付托非人，四维不张，而苟且之政多也。夫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，理节则不乱，胶结则不迁。

昔之有天下所以能长久，用此道也。今晋之兴也，创业立本，固异于先代矣。加以朝寡纯德之人，乡乏不贰之老，风俗淫僻，耻尚失所。学者以庄、老为宗而黜六经，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，持身者以放浪为道而狭节信，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悖是以刘颂屡言治道，傅成

每纠邪正，皆谓之俗吏。其倚仗虚旷、依阿无心者，皆名重海内，礼法刑政，于此大坏。国之将亡，本必先颠，其此之谓乎？故观阮籍之行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；察庾纯、贾充之争，而见师尹之多辟；考平吴之功，而知将帅之不让；思郭钦之谋，而寤戎狄之有衅；听傅玄、刘毅之言，而得百官之邪；核傅咸之奏、钱神之论，而知宠赂之彰。民风国势如此，虽以中庸之君、守文之主治之，犹惧致乱，况惠帝以放荡之行临之哉！怀帝承乱得位，羈以强臣；愍帝奔播之后，徒守虚名。天下之势既去，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以取之矣！

《历年图》曰：

武帝既迁魏祚，席卷全吴，续禹膺服，恃其治安，荒于酒色。以开基之始，不为远图，崇尚浮华，败弃礼法。惠帝昏愚，不辨菽麦，譬之万金之宝，弃之中衢，无人守之，安得不为他人有乎？祸起于闺门，成于宗室，骨肉相残，胡羯、氐、羌、鲜卑争承其弊，剖裂中原，话齏醢生民，积骸成丘，流血成渊，几三百年，岂不哀哉！

#### 第一一〇回 刘琨失据奔蓟州

却说石勒以五万之众围乐平，乐平太守韩据使人清救于刘琨。琨新得猗庐之众，欲因其锐气以讨勒。箕澹源曰：“此虽晋民，久沦异域，未习明公恩信，恐其难用。不若闭关守险，务农息兵，岂可远出与战？”琨不从，命澹速行。澹不得已，率骑二万前驱。琨以军屯广牧，为之声援。

却说石勒闻刘琨使箕澹将兵来救，与张宾商议，先据险要，设疑兵于山上，使支雄、刁膺各以军五千出与澹交战，佯为不胜而走。澹不知其是计，纵兵追之。至伏兵处，勒引军杀回，刁膺在左手下冲出，支雄在右手下冲出，三下夹攻，澹兵大败，伤其大半。澹拼死走出奔代郡。韩据见救兵大败，亦弃城而逃，并州震骇。

时十二月，琨长史李弘见勒兵甚盛，刘琨势弱，乃以并州降勒。勒又得并州，刘琨进退失据。段匹磾闻知，使人以信邀之曰：“足下进退若难，可来同议，以图再复之计。”于是琨恐勒来攻，率众奔蓟，投附匹磾。匹磾甚相亲重，与结婚，约为兄弟。而勒既得并州，遣孔苕持兵二万攻贼帅冯睹，始而不克。

时流民数万户在辽西迭相招引，民不安业，勒遂问计于张宾。宾曰：“冯睹本非公仇，流民亦皆恋本。为今之计，宜班师振旅，选良牧守，使招怀之，则幽、蓟之寇可不日而清，辽西流民将相率而至矣。”于是勒然之。使人召孔苕归，以李向为高阳太守，睹帅其众来降，流民归者相继于道。

#### 第一一一回 丞相睿移檄北征

却说丞相司马睿闻长安不守，急集诸谋士商议出师，躬擐甲冑，移檄四方



，刻日北征。以漕运稽期，传令斩督运令史淳于伯。刑者以刀拭柱，血流至柱有二丈余，而下观者或以为冤。

司直刘隗上谏，淳于伯罪不至死，请免从事中郎周筵等官。于是王导等引咎请解职。睿曰：“政刑失中，皆吾愚暗所致，人无所尤。”

时刘隗性刚直，当时各士多被弹劾，睿率皆容贷，由是众怨归之。中郎将王含，王敦之兄也。以族望位高，骄傲自恣。

隗奏含文致甚苦。事虽被寝，而王氏深忌之。是时，丞相睿以邵续为毕州刺史，以续女婿刘选为平原内史，命二人各以众前去守据城池。

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。正月，黄门郎史淑自长安奔凉州，称愍帝出降。前一日，使淑赍诏，赐官拜为凉州牧，承制行事。

且曰：“朕已诏琅邪王持摄大位，君其协赞，共济多难。”淑至姑臧，张寔大宴三日，辞官不受。初，张寔叔父张肃为西海太守，闻长安被汉危逼，请为先锋入援，寔以老弗许。及是闻长安失陷，忧愤而卒。寔等哀痛不已，即遣司马韩璞等率步骑一万东击汉境，使人遗相国司马保书曰：王室有事，不忘投躯，前遣贾蹇瞻公举动，中被符命敕蹇还军。今闻朝廷倾覆，为忠不遂，愤恻之深，死有余责。今遣璞等，惟公命是从。

相国保得书，惭愧而已。韩璞等以兵出击，汉有准备，卒不能进，其众悉还西凉。先是长安小儿有谣言曰：“秦川中，血没腕；惟有凉州，倚柱观。”至是果汉兵覆关中，氐羌掠陇右，雍秦之民，死者什八九，独凉州安全。

时二月，汉主聪使刘曜率兵三万攻荥阳，太守李矩未及为备，乃与众议以计诈降。曜信之，不复设备，以兵进五里屯住，候矩来降。时李矩见汉兵退去，急集将士欲乘其无备，至夜袭之。士卒皆疑惧，矩遣其将郭诵备祭仪祷于子产祠，诵祷讫回府。子产显灵，使巫阳言于矩诸将士卒曰：“子产有教，汝等今夜火速进兵，吾当遣神兵相助。”于是士卒勇跃争进，掩击曜营，杀死曜兵三万人，存者惟刘曜仅以身免，因此汉主不敢复兵来寇荥阳。

## 第一一二回 丞相容即晋王位

史说东晋元帝，讳睿，字景文。宣帝曾孙，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也。咸宁二年，生于洛阳，有神光之异，一室尽明，所藉藁如始刈。及长，白毫生于目角之左，隆准龙颜，目有精曜，顾盼炜如也。年十五嗣位琅邪王，幼有令誉。侍中稽绍谓人曰：“琅邪王毛骨非常，殆非人臣之相也。”永嘉初，用王导计，始镇建业。愍帝即位，进位丞相大都督，督中外诸军事。

其时琅邪王睿闻知愍帝被掳，朝夕涕泣，与王导商议起兵复仇。导曰：“可移檄四方，征天下之兵，方可进讨。”睿从其计，使使移檄邀天下各处之兵进讨胡人。于时有玉册见于临安，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，其文曰“长寿

万年，日有重晕”，皆以为中兴之象。民人拾得玉册、神玺，知琅邪王有德，将来呈上于睿，睿受而赏之。时西阳王司马羲以祥瑞遂见军师王导，导曰：“吾意已定夺也。”乃设座灵殿，遂引诸将人见琅邪王。

王导曰：“方今晋室倾颓，胡羯狂獞，天下百姓无主。主公年过半百，德及四海，东除西荡，奄有金陵，可以应天顺人，法尧禅舜，即皇帝位，名正言顺，以讨国贼。此合天理，事不宜迟，便请择日。”琅邪王曰：“军师言之差矣。睿虽然忝居皇族，乃臣也。未为愍帝报仇，安敢为此？”王导曰：“方今天下分崩，英雄并起，各霸一方。四海有才德之士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舍死忘生而事其主，非为名，则为利也。今主公苟避嫌疑，守义不举，天下之士皆无所望，其心皆惮，不久自去矣，愿主公熟思之。”琅邪王曰：“僭居尊位，吾则不敢。”慨然流涕曰：“愍帝之仇不能克报，孤本罪人也，惟持节守义，以雪天下耻，庶赎斧钺之诛。吾本琅〔玦〕王，诸贤见逼不已，当归琅玦耳。”言讫，欲命驾返国，诸将留之。

会弘农郡太守宋哲为汉所攻，弃郡奔建康，称受愍帝诏，令丞相睿统摄万机。睿持节素服出，举哀三日，未肯登位。诸将官属又集议，请睿上尊号，又固执不从。导乃谓众曰：“主公平生以义为重，安肯便居尊位耶？请依魏晋故事，推为晋王，以安百姓。”于是，睿乃许之，遂即晋王位，改元建武，置百官，立宗庙社稷。有司请立太子，睿爱次子宣城公司马裒，欲立之。谓王导曰：“立子当以德。”导曰：“宣城公虽有朗俊之美，而世子年长，主器者莫若长子矣。”晋王从之，立世子司马绍为王太子，封裒为琅邪王，嗣泰恭即位后镇广陵，以西阳王司马羲为太保，封谯王司马逊之子司马承为谯王，王敦为大将军，王导为扬州刺史，领中书事，以刁协为仆射，周顛为吏部尚书，加贺循为太常。时承丧乱之后，江东草创，协久宦中朝，谙练旧事。循为世儒宗，明习理学，凡有疑议，皆取决焉。

却说刘琨与段匹磾相与歃血同盟，翼戴晋室，于是琨檄告华夷，遣右司马温峤奉表诣建康，劝晋王进尊位。峤临行，琨谓曰：“晋祚虽衰，天命未改。吾当立功河朔，使卿即奉表南行矣，勉之。”峤诺。至建康，奉表劝进。晋王受表，亦不肯登大位。时王导、周顛、庾亮皆爱峤之才，争与之交，峤遂留在建康。

时晋王与百官议降诏，以慕容廆为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，使人奉诏去见。廆辞不受。处士高弼曰：“霸王之资，非义不济。今晋室虽微，人心犹附之，明公宜遣使江东，示有所尊，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，不患无辞矣。”廆大悦，从之，乃使长史王济浮江诣建康，见晋王，劝进尊号。晋王亦不从。

第一一三回 汉主刘聪杀太弟

四月，刘聪之子刘粲欲杀太弟刘乂，无计，因与左右近侍商议，使太弟党谓乂曰：“适奉中诏云，京师将有变，宜束甲以备。”乂信之，命宦官皆裹甲。粲以其计告靳准、王沈二人。

次早白汉主聪曰：“太弟将为乱，自与宦官皆裹甲矣。”聪大惊，使人探之，东宫宦官果皆裹甲，因此信之。大怒，命靳准持军收东宫官属，坑士卒万五千余人，废刘乂为北部，刘粲寻使靳准杀之。乂形神秀爽，宽仁有气度，故士心多附之。汉主聪闻其死，哭之曰：“吾兄弟止予二人而不相容，安得使天下知吾心耶？”言讫，命厚葬之。

时六月，豫州牧荀组及冀州刺史邵续、青州曹嶷、宁州王逊等，皆表劝晋王进尊号。晋王不许。

#### 第一一四回 祖逖取谯击石虎

初，流民张平、樊雅各聚众在谯城为坞主，晋王为丞相时，遣参军桓宣去说而下之。及祖逖屯庐州，使参军殷义诣谯城说张平、樊雅，殷义意轻张平，视其屋曰：“可作马厩。”见大镬曰：“可铸铁器。”平曰：“此乃帝王镬，天下清平方用之。”义曰：“卿未能保其头而爱镬耶？”张平大怒，命人将义斩之。勒兵固守谯城，因此逖攻之岁余不下，逖乃诱其部将至，使杀之。雅、平犹据谯城，逖攻之不克。

中郎将王含闻逖攻谯经岁不下，乃遣桓宣将兵五千前来助逖。逖待宣甚厚，因谓宣曰：“雅众被困穷极，卿信义已著于彼，今复为我说雅，雅必能从降。”宣欣然领诺，单马从二人至谯城下，叫开门入内，说雅曰：“祖豫州方欲平荡刘、石，倚卿为援。前殷义轻薄，非豫州之意。卿能降，可保无危也。”

雅从之。即开城门与宣诣逖营请降。逖受之，乃引众入谯城屯住，桓宣以兵还去。石勒闻知，遣其子石虎以兵五万来围谯城，王含复遣桓宣以兵五千来救，与祖邀约会夹攻。石虎大惧，以兵解去。祖逖使使表宣为谯国内史，晋王从之。晋王又遣使传檄天下，称石虎敢率犬羊渡河纵毒，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陆四道，径造贼窟。因授逖节度，寻复召裒还建康，数月而卒。晋王恻哀不已。

七月，汉主聪与群臣议立子相国刘粲为太子，命入东宫。

却说段匹磾与众推刘琨为大都督，传檄其兄辽西公疾陆眷及叔父涉复辰并弟末柸等，共讨石勒。兵皆会集欲行，其弟末柸不服其兄匹磾，说复辰、陆眷曰：“今匹磾不与叔父兄弟等同议，而与他人同盟讨贼，令父兄而从子弟调遣，可不耻也？不若罢兵而还。”众默然。来日陆眷、辰、柸各引兵还去。匹磾见叔父兄弟皆解去，不能独留。亦还蓟城讫。

#### 第一一五回 周访杨口破杜曾

却说郑板等因王敦留陶侃，乃与杜曾诸将拒王廙。众心不一，攀惧请降

，于是攀、曾降王廙，请以兵击第五猗以自赎罪。

廙从之。自将赴荆州，留长史镇杨口垒。竟陵内史朱伺谓廙曰：“杜曾，猾贼也，外示屈服，宜大部分未可便西。”廙矜厉自用，以伺为老怯，遂行而去荆州。杜曾果还攻陷杨口，乘胜径造沔口。晋王闻知，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。访集众八千进至沔阳，使将军李桓督左甄，许朝督右甄，自领中军。次日交战，杜曾以众先攻左右甄，周访自阵后射雉以安众心，传令其众曰：“一甄败鸣三鼓，二甄败鸣六鼓，”曾与二甄战，自旦至申，两甄皆败。访始选精锐八百人，自行酒与众饮之，敕不得妄动。

忽闻鼓音乃进，杜曾之兵未至三十步，访遂亲鸣鼓。将兵皆腾踊奔出，八百精锐跃出冲阵。曾众大溃，访追击之。曾兵大败，十伤其七。访追杀至夜，诸将请待明日。访曰：“杜曾骁勇能战，向者吾以计使彼劳我逸，故克之。若待来日，安得胜也！宜及其衰，乘之可灭也。”言讫，鼓行而进，遂定汉沔。杜曾走保武当县而据之，王廙始得至荆州，以功表知晋王，晋王迁访为梁州刺史，命其屯襄阳。又遣使以刘琨为太尉。

是年十一月，征南将军司戴邈上疏请立太学，其疏曰：丧乱以来，庠序隳废，议者或谓平世尚文，遁乱尚武，此言似之而实不然。今王业肇建，万物权舆，正宜笃道崇儒，以励风化耳。

晋王览之犹豫，王导亦上曰：“宜设庠序，择贤子弟并入于学，选博学、修礼之士而为之师，化成俗定，莫尚于此。”

晋王始纳之，乃令设太学，命宿儒师之。

史说郭璞，字景纯，河东人也。好经术，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。词赋为中国冠，好古文奇字，深晓阴阳星历。有郭公者客居河东，精于卜筮，璞从之受业。公以《青囊中书》九卷与之，由是遂洞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术，禳灾转祸，通致无方，虽京房、管辂不能过也。璞门人赵载尝窃《青囊经》，未及读而为火所焚。

璞既精通天文及卜筮之术，见惠帝时政出群下，乃与筮之，知难将作。于是避地东南来，闻抵将军赵固。会固所乘良马死，惜之，忧闷不出府堂。璞善能治活，乃至门下，唤门吏人报。

吏曰：“赵将军因死良马心忧不乐，岂遑迎接宾客乎？足下暂退，来日相见。”璞曰：“敬为此事而来，你可通报，我能活马耳。”吏惊人通报赵固曰：“门外有一先生要见将军，我道将军死马心下烦恼，你可来日相见。其先生道，他能令此马再活。”固曰：“岂有此人？与吾请进。”吏即出曰：“将军在堂，请先生人见。”郭璞进，与固相见礼毕，固问曰：“先生高姓贵表，愿闻大名。”璞曰：“学生姓郭名璞，乃河东人也。闻将军良马已死，特来医治

。”固曰：“马已死了，何以能活？”璞曰：“须得健夫二三十人，皆持长竹竿往东行三十里，有一丘林社稷者处其中。有一神物似兽在于中林巢树，使众人持竿打拍，必得此物，将归能救此马即活。”赵固曰：“若还活得此马，重酬先生。”言讫，使三十余人依璞所言，各持长竿至丘林打拍，果获一兽似猴，将归放马尸旁。此兽一见死马，便嘘吸其鼻，顷之，马奋起嘶鸣，食亦如常，其兽忽然不见。

因此赵固奇之，将银十锭酬谢，欲留之，璞不从，受其酬金，复出游行。

来至庐江汪吉家，借宿开店卜筮。见吉家有一少婢，生得娇美，心甚爱之。无由而得，乃私取小豆三斗，至夜绕吉宅前后撒之，不知念甚咒文。次日，吉早晨出来开门，见赤衣人数干围其屋。汪吉急入内，取兵器与众出来掩杀，忽不见，心甚恶之，乃请璞卜卦。璞投卦曰：“君家不宜畜此少婢，其婢主招邪耳，可令人将于东南二十里外卖之，慎勿争价。吾代君书符去捉，则妖怪可除也。”吉从之。令人将婢去东南发卖，璞密使人将银去买之。时璞与吉书符投于井中，数千赤衣人皆反自缚投于井中，遂灭其迹。吉大悦，以钱酬谢郭璞。璞出东南取其婢为妾，始渡江南来谒王导。

导素闻其名，深敬重之，引为参己军事。次日，王导令其筮江南之事，所言皆验，如眼亲见。因此而荐于晋王曰：“有一贤士自北而来，姓郭名璞，乃河东人也。通圣好术，博学多才，上晓天文，下识地理，诸子百家、阴阳历数、卜筮术数，无所不晓。现在臣家，大王宜重用之。”晋王曰：“既有此人，何不召来见吾？”导即使从人召郭璞朝见晋王。晋王曰：“孤闻王导谈足下之德，敬召以问德政得失，何如？”时阴阳错谬，刑狱繁兴，璞上疏曰：夫寅畏者所以向福，怠傲者所以招祸。宜荡除瑕赞阳布德，则民仰戴归心矣。

晋王纳之，以璞为尚书郎。其后，璞言便宜，多所匡益。

而郭璞性轻易，不修威仪，嗜酒好色。时或过友人干宝，宝诫之曰：“君贪杯好淫，此非适性之道也。”璞曰：“吾所受有本根，用之常恐不得尽，卿乃忧酒色之为害乎？”

#### 第一一六回 汉主刘聪弑愍帝

十二月，汉主聪设朝，下诏命排弯驾出畋平阳。汉主自坐车驾，又使愍帝行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，出平阳门，百姓聚观。内有认得愍帝者，因指之曰：“此故长安天子也。”由是百姓争前而观之，父老皆感叹而有垂涕者。汉主聪出猎罢回宫，太子刘粲言于聪曰：“昔周武王岂乐杀纣乎？正恐同恶相求，为患故也。今日出猎，百姓见晋帝前导，各有思泪，意尚附晋也。不早除之，免贻后患。”聪曰：“前杀庾珉辈而民心犹，如是吾未忍也，且少观之。”

次日，聪命排宴于无极殿，大会文武百官。行酒三巡，汉主又使愍帝劝酒

。帝眼中垂泪，只得劝完。汉主又使愍帝洗爵，愍帝亦只得洗爵。污了衣服，欲推更衣而出，汉主不与出外，又使之执盖，愍帝泣而执之。当晋臣多被擒在此者，尽皆涕泣。

有尚书郎辛宾掩住愍帝，大哭曰：“因不能杀贼保国，使陛下遭辱，臣非贪生。”言讫，夺帝所执盖，来撞汉主。汉主大怒，命武士牵辛宾出殿外斩之，平阳百姓无不嗟叹。有诗曰：

晋君忍耻在平阳，可惜辛宾尚书郎。

樽前抱主因身死，提起教人痛断肠。

时洛阳守将赵固、河内太守郭默皆引兵侵汉，扬言曰“要当生缚刘粲，以赎天子。”刘粲大惊，言于汉主聪，命将愍帝杀之。因此晋帝遇害于平阳，谥曰孝愍。

按西晋四帝共五十二年，始于武帝乙酉篡魏自立，终于愍帝丙子为伪汉刘聪所灭。

却说晋王睿躬亲课督农桑，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，诸军各自佃作，即以为禀。而辽西公段疾陆眷卒，其子劝叔父涉复辰自立，末杯深恨之，乃诈奔丧，乘虚以众入内，袭杀复辰，复辰无备被害。于是，末杯自称为单于，以统大众。

### 第一一七回 晋王容即皇帝位

大兴元年二月，愍帝凶闻至建康，晋王自斩衰居庐，百官请上尊号，不许。纪瞻曰：“晋氏统绝，于今二年，西都燔荡，宗庙无主。刘聪窃号于西北，而陛下高让于东南，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。”晋王犹不许，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。绩欲上殿，纪瞻叱之曰：“帝座上应列星，敢妄动者斩。”绩不敢上，反退入班。晋王为之改容，欲奉请。周嵩上疏曰：古之王者，义全而后取，让成而后得，是以享世长久。今梓宫未返，旧京未清，宜开延嘉谋，训卒厉兵，先雪大耻，副四海之心，则神器将安适哉！

晋王览毕，将从之。百官恨其忤旨，乃出嵩为新安太守，嵩乃周顛之弟也。次日，晋王大会文武，去讨汉刘聪，以雪大耻，百官诸将不肯行。晋王望北而哭，情动万民。王导、刁协一班文武，又表请即帝位。表曰：臣导等上言，迺者刘聪掳弑愍帝，天下无主，万民咸思晋司马氏。今上无天子，海内遑遑，靡所仰戴，致各处守吏上书者五百余人，咸称符瑞图讖，名应大王。玉册见于临安，神玺出于江宁。其文曰：“长寿万年，日有重晕。”又闻重谣云：“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”此天命大王以符中兴。武帝定有天下，国号大晋，到此不幸，遭胡所灭。惟大王乃宣帝琅玕亲王之胄，仁高德广，天下咸闻，民皆仰焉。伏望大王应天顺人，早登大位，以承宗庙，昭布天下，祚永万

年，祖宗幸甚！

晋王览表大惊，曰：“汝等皆欲陷孤为不忠不孝之人耶？”

王导曰：“非也，刘聪竖子尚自可立，何况大王承父兄之基业乎？”晋王勃然作色曰：“今愍帝被害，孝服在身，吾岂能效逆贼所为耶？”遂大怒而起，入于后宫。众官皆散。后三日，王导又约百官候晋王出，皆拜于前。太傅卞壶曰：“天子已被刘聪所弑，主上不即帝位而兴师讨贼，是不忠不孝也。今天下之民皆欲主上为君，与先帝雪仇。今主止不行，是失民望也。愿熟思之。”晋王曰：“吾虽宣帝之曾玄，今普天率土之滨，并不曾有半分德泽以及于万民。今立为帝，是篡逆也。愿死誓不为不忠不孝之事，汝等欲陷孤万世骂名乎？”王导苦谏，又并不听。

次后凡奏请立位，晋王并无半分应允。因此王导设计，托病不出。晋王听知王导病，乃自驾到王导府，下车直至卧榻，问曰：“军师所感何疾？”导答曰：“忧心如火焚，恐命不久矣。”晋王曰：“军师所忧何事？”导推托几次，不肯言。晋王坚意请问，导愀然叹曰：“导自得遇主上，相从到今，言听计从。幸主上有建业之地，不负夙昔也。今文武数百员皆欲主上为君，共图禄爵，以耀祖宗，不期主上坚执，如是则文武皆有怨心，不久必皆散去矣。文武若散，敌人来攻，建业休矣。导安得不忧也？”晋王曰：“非是推阻，但恐惹天下之议论耳。”导曰：“圣人有云，‘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’。今主上名正言顺，有何不可？岂不闻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？”

晋王曰：“待军师病起，行之未迟。”王导把屏风一击，外面一班儿大臣皆入拜曰：“大王既允，便请择日以受大位。”晋王曰：“陷吾骂名者，皆汝等也。”王导奋然曰：“大事已定，来日即位。”言讫，各散。次日，百官具龙旗、恭辂、仪仗、銮驾，迎请晋王登位，祭天地。侍臣刁协于殿上读其文曰：维大兴元年戊寅四月丙子，皇帝睿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天上帝，后土神祇，晋有天下，历数无疆，于胡人篡盗，俘害上帝，社稷幸存。今刘聪兴兵，戳害生民，罪恶充积。群臣将士以为社稷隳废，睿宜修之。嗣我二帝，代天行罚。睿以不惠，惧忝帝位，询于庶民，外及蛮夷。今日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宗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，率土咸望在予一人，畏天之明命，又惧晋室将湮，于是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坛，受皇帝玺绶，循燔遍告类于天神，惟神享祚于晋，永绥四方。

晋王既受玺绶，捧于四面，让之曰：“睿无才德，请有德者立。”群臣皆曰：“主上平定天下，功德昭于四海。况是大晋嫡派，宜即正位，复何让焉？”于是，百官皆呼万岁。拜舞已毕。改元为大兴元年，国号“东晋”。以其子司马绍为皇太子，以王导为司徒，以导兄王敦为大将军，其余大臣，各有加

封。

### 第一一八回 元帝颁诏赦天下

却说晋中宗元皇帝司马睿，字景文，乃宣帝曾孙，琅玕王司马觐之子。初为安东将军，因愍帝被伪汉刘聪所弑，诸将固劝，乃即大位于建康，国号东晋，改元建武元年，在位十六年，寿四十六。

昔魏文帝篡汉，任司马氏为相，世执魏政。魏明帝时，宝鼎负图有石马七，乃牺牛之像，时又有“牛继马后”之谣。按司马懿启封于晋，至愍帝方及七代，应“七马”数也。怀、愍二帝，值五胡乱华，为贼刘聪所掳。帝乃琅玕王也，同西阳王羣等五王渡江来，父老裹粮而归之，遂据地建康而为都焉，是为东晋元帝。时有“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”之说。其帝实非司马氏也，乃琅玕秦王妃夏侯氏，因与小吏牛金私通所生，而冒司马姓，实牛姓是也，是应“牛继马后”之讖也。

元帝既即大位，乃赦天下，其余文武增一等。帝与文武商议，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，加位二等；民投刺者，皆除吏，凡二十余万人。散骑常侍熊远曰：“陛下应天继统，率土归戴，岂独近者情重远者轻？不若依汉法遍赐天下恩爵以为普晋，且可以息检窃之烦，塞巧伪之端也。”帝不从，群臣又请更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，帝从之。

绍仁孝，喜文辞，好武艺，且好贤礼士，容受规谏，与庾亮、温峤等为布衣之交。亮丰格峻整，善谈老庄，帝器重之。

庾亮妹为绍妃，使亮侍讲东宫。帝好“刑名家”，以韩非书赐太子绍。亮谏曰：“申、韩刻薄伤化，不足法圣心。”太子纳之。

史说刘隗，字大连，彭城人。少有文翰，因避乱渡江，帝以为从事中郎。帝既即位，委以重任，深器重之。时庐江太守梁龛，明日该除妇服，今日请客奏伎。当丞相长史周顛等数十人，知龛有丧服未满，而宴会非礼，乃会刘隗入见元帝，奏梁龛慢服之愆。因上曰：“夫嫡妻长子，皆期杖居庐。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。既除而宴，古训犹在。况龛匹夫，暮饮朝除，慢服之愆，宜肃纪律，请免龛之官。”帝纳之，减龛俸一月，于是群臣无不惮之。

### 第一一九回 邓伯道弃子留侄

史说邓攸，字伯道，平阳人。祖父邓殷，尝为淮南太守，梦行水边，见一女子，猛兽自后断其盘囊。请入圆梦。占者曰：“水边有女汝字也，断盘囊者，新兽头代故兽头也，子不作汝阴，当作汝南也。”后果应其梦，迁为汝阴太守。及至攸，父早丧，少孤，与弟同居，为镇东将军。贾混甚厚遇之，攸常诣其府，贾混以百姓案讼之事示攸，因谓曰：“卿能为我一决乎？”攸不视曰：“孔子云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’”贾混因此奇之，以女妻攸



至是，石勒兵至，百姓皆逃。邓攸以牛马负妻子，而又被勒兵掠去牛马，只得步走，以笊自担其儿及弟之子邓绥而行。

攸自度盘缠稀少，恐不得两全，乃谓妻贾氏曰：“路遥途远，盘缠稀少，宜减一口，方可保全到南。”贾氏曰：“可弃绥也。”攸曰：“吾弟早亡，唯有一息，理不可绝，只应弃我儿耳！幸而得存，我与你年纪未老，后当有子矣。”妻泣曰：“恩不及如夫妇，亲不及如父子，君何舍子而留侄耶？”攸曰：“今事急矣，不得不弃，若留子弃侄，弟必绝嗣，旁人谓我不义。”

由是妻大哭而从。邓攸乃放子于路，抱绥而走。其子朝弃暮赶及，明日攸以绳缚于树而去。

来至江东，元帝闻其义，以邓攸为太子中庶子。时吴郡缺太守，人多欲之，元帝以授邓攸。

攸载米至郡，俸禄无所受，惟饮吴水而已，在郡刑政清明，百姓欢悦，为中太守。因称疾辞职归。郡有常例，凡太守辞职旨，送迎钱至数百万，因此吏民以其钱送攸。攸不受一钱，于是百姓数千人，不忍其去，乃留牵攸船，船不得行，攸乃少停，至夜中密发遁去。故吴人歌之曰：

统如打五鼓，鸡鸣天欲曙。

邓侯挽不留，谢令推不去！

攸归家，思自弃子之后，妻不复孕。乃置妾某氏，因询其家同，妾说是北人，遭乱流落至此，因道父母名姓，乃攸之甥。

攸遂嫁之，不复蓄妾，因以无嗣，时人义而哀之，为之语曰：“天道无知，使邓伯道无儿！”

时晋帝遣使以慕容廆为龙骧将军、大单于，廆既受其爵，以游邃为龙骧长史，以刘翔为主簿，命邃创朝仪。裴嶷曰：“晋室衰微，介居江表。中原之乱，非明公不能拯也！今诸郡虽各拥兵，然皆顽愚相聚，宜以渐并取为西讨之资，未可便尊以撰朝仪。”廆悦之，以嶷为长史，委以军务之谋。诸部弱小者，稍稍击取之，皆嶷之力也。

## 第一二〇回 李矩遣将夺汉营

却说荥阳太守李矩，闻洛阳太守赵固率兵攻汉，被汉太子粲兵所败，乃遣将军郭默、郭诵领军一万，来救赵固。诵等既领兵出，谓部将耿稚曰：“今汉太子刘粲，屡胜赵固，必不设备，更谓困穷无救，不知我等动兵；你可引精骑八千，晓行夜伏，去到汉营，待夜举火烧其积垒，擂鼓呐喊，称道晋兵百万在此劫营，彼必自相残杀；乘乱而入，可得汉营，彼必逃溃。若得其险要，则刘粲可擒。”

稚得令即出，引精骑八千，依计而行。来到汉营，果无准备，至夜耿稚令诸将放火，鸣鼓呐喊。汉太子刘粲闻知晋兵劫寨，乃引心腹逾营先走，奔据阳城。汉兵无主，俱各不知是计，以为晋兵已杀入营，又黑夜并不相认，俱各自相残杀，乱窜逃溃，耿稚等乘势杀散其众，入掳其营，救灭其火，于是稚等获汉器械军资，不计其数。

汉王聪闻知大惊，急使太尉泡隆率骑二万来助太子刘粲，合兵围住其营，稚见李矩大兵不至，令军士杀所获牛马而食之，放火焚其军资，以兵突围而出，奔武牢关屯住，于是赵固得此一军为救，徐徐而退屯祝朝廷闻知李矩遣将大破汉太子刘粲之兵，使人特诏，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。

却说都尉陈安与相国司马保，举兵逼上邽县，保便使告急于张实，实遣步骑一万救之。军至新阳，闻愍帝崩，司马保欲谋称尊号。破羌都尉张洗知而言于实曰：“南阳王轻忘大体，而亟欲自尊，不能成功。晋王近亲，且有名德，当率天下以奉之。”实从之，遣牙门将军蔡忠奉表诣建康。及至，晋王已即帝位，重赏蔡忠而还。然实竟不用江东年号，自称建兴。

四月，帝加王导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于是，导使从事顾和等行扬州郡国从事，去而复返。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，独顾和无言，导问之，和曰：“明公作辅，宁使网漏吞舟，何缘采听风闻，以明察为政耶？”导咨嗟称善。

时汉“螽斯则百堂”火焚，烧死刘聪之子二十一人，聪痛哭不已。

#### 第一二一回 汉以王沈婢为后

中常侍王沈养女有美色，汉王刘聪闻知，立以为其皇后。

当尚书令王鉴、中书监令崔懿之、曹恂上书曰：“臣闻王者之立后也，将以上配乾坤之性，象二仪敷育之义。主承宗庙，母临天下，后土执馈，皇后必择世德名媛，幽娴淑善，副四海之望，称神祇之心。是故周之追母妣氏，以兴‘关畀之化，飨祚百世。孝成任心纵欲，以婢为后，使皇统亡绝，社稷沦倾。有周之隆，既如彼矣；大汉之祸，又如此矣！奈何一旦以婢主之？臣恐无福于国家也！”

汉主不纳，鉴又谏曰：“借使沈之女形余却丑，犹不可以尘椒房，况其家婢耶？”聪大怒，命王沈收鉴等三人诛之。鉴等临刑，沈以杖叩之曰：“庸奴复能为恶耶？”鉴嗔目叱之曰：“竖子！灭大汉者，正汝鼠辈与靳准耳！”懿亦叱准曰：“汝心枭獍，必为国患！汝既食人，人亦当食汝！”言讫而死，朝中无不嗟叹。

#### 第一二二回 匹磾杀太尉刘琨

却说刘琨世子刘群，为段末柸所得，末柸厚礼之。并许琨为幽州刺史，欲

与琨袭之。兄匹磾密遣人赍群书，请琨为内应。

使人为匹磾逻骑所获，将其书来与匹磾，匹磾以其书示琨曰：“吾意亦不疑公，因以白公耳！”琨曰：“吾与公同盟，庶雪国家之耻；若儿书密达，亦终不以一子之故，负公而忘义也。公可察之！”匹磾初无害公之意，将听其还屯。其弟叔浑谏之曰：“刘琨虽无谋害之心，必定决谋归之意，若听其一面之虚词，放其远屯，决不可制矣！不若留之。”匹磾遂留琨不与还屯。会代郡太守辟闾嵩，潜谋欲袭匹磾而不留琨。事泄，匹磾令人收刘琨缢杀之。

刘琨从事卢谌等，闻琨被匹磾所害，帅琨余众来依末杯，末杯受之。朝廷已知，以匹磾尚强，冀其能平河朔，乃不为琨举哀，及让匹磾之过。温峤闻琨被害，上表称刘琨尽忠帝室，家破身亡，宜加褒恤。后匹磾死，帝方加赠琨太尉，谥曰“愍”。于是夷狄之人，俱恨匹磾。

初，温峤为刘琨奉表诣建康也，其母崔氏固止之，峤绝裾而去。既至，屡求返命，朝廷不许。会琨死，帝除峤为散骑侍郎。峤闻母亡，阻乱不得奔丧，固让不拜，苦请北归。诏曰：“今粲逆未梟，请军奉迎梓宫，犹未得进，峤可以私难而不从王命耶？”不得已受拜为散骑侍郎。

时六月，帝以刁协为尚书令。协性刚悍，与物多忤，与侍中刘隗俱为帝所宠任。欲救时弊，每崇上抑下排阻豪族，为王氏所疾。诸琐碎之政，皆云隗、协所建，协又使酒侵毁公卿，见者皆侧目。

### 第一二三回 代王郁律破刘虎

七月，铁弗国刘虎，名刘武，先与猗卢，在并州结仇，及回国，聚数万众，前来复仇。杀至北部，北部大人告急于代王郁律。代王尽起本部军兵来援。武闻知代兵来，亦引军于盘河布阵，代王列阵桥西。

代王横槊立马于桥上大呼曰：“背主之徒，如何不见？”

武亦乘马而出，指代王曰：“你先助刘琨以杀吾，今特来复仇耳！”代王曰：“昔先帝以汝为不忠不义之人，助桀为虐，故约刘琨杀汝，汝不知悔，反逞狼心狗行，尚欲来侵吾地耶？”

刘武大怒，策马挺枪，直杀上桥，代王看见，忙使东部大人上桥迎敌。东部大人跃马而出，与刘武交锋，战有十合，武抵挡不住，拨回马便走。东部大人乘势追赶过桥。武走入阵中，东部大人拍马径入阵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往来在阵中追赶。武手下健将四员，接住厮杀，被东部大人刺一将下马，其三将奔散。

东部大人追刘武透出阵后，武只得弃众望山谷而逃。东部大人骤马在后，厉声高叫：“快快下马受缚，免汝一死！”武弓箭尽落，头盔坠地，纵马逃出寨外而去。其部落尽降于代王，代王遂有西域之地，兵马精强，复振北方。

## 第一二四回 刘约死去复还魂

却说汉主聪子刘约死去，一指尚温，遂不敢殓。忽然苏醒，对宫人言：“见祖父刘元海于不周山，经五日，复从至昆仑山，三日而返于不周山。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，悉在宫室，宫室甚是雄壮，号曰‘象珠离国’。当元海谓约曰：‘东北有遮须夷国，无王，久待汝父为之王耳。汝父后三年当来，来后中国大乱，汝且还，后年当来见汝。’不日约拜辞而归，道遇一‘猗尼渠余国’，国王引约入宫，与约皮囊一枚，曰：‘与吾遗汉皇帝。’因谓约曰：‘刘郎后年来必见过，当以小女相妻。’”约归，置皮囊于几上，俄而苏起，使左右去几上取皮囊开之，有一方白玉。题文曰：“猗尼渠余国大王，敬信遮须夷国大王，岁在‘摄提’，当相见也。”刘约驰将此玉呈上聪看，及见元海之言，一一奏上。汉王聪听此说，大悦曰：“吾不惧死矣！”后聪死，果将此玉同葬焉。

时东宫鬼哭，赤虹经天，或奏曰：“上下当为三分，愿陛下早为之所。”汉王弗听，怒入后宫，闷闷不已。遂寝疾，遣使征刘曜、石勒受遗诏辅政，二人皆固辞不至。于是聪乃以刘曜为丞相，领雍州牧；石勒为大将军，领幽冀牧；上洛王刘景、济南王刘骥并录尚书事；以靳准为大司空，皆迭奏事。次日将危，召太子刘粲，并靳准入卧所，流涕满面，嘱以后事。准亦涕泣曰：“陛下善保龙体，不须烦恼。”聪曰：“朕今日不豫，以太子托卿，卿宜尽忠王室，不怀二心！”准叩头曰：“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志！陛下将息龙体，臣等必尽犬马之报。”是夜聪崩，计在位九年，改元者三。

宫人报知太子，太子与百官举哀，发丧已毕，靳准与群臣扶太子刘粲登位为汉主，俱各山呼万岁。君臣礼毕，国号大汉，汉王封靳准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一应军国大事，皆决于靳准。

汉主粲晨夜烝淫，奸宿刘聪之后——靳氏、宣氏、樊氏、王氏等妃。此五皇后，皆年未及二十，并有国色，故粲贪烝，不出理政。

靳准见汉王粲淫乱无道，阴有异志，私谓粲曰：“迺闻上洛、济南诸王，欲行伊、霍之事，陛下宜早图之。”粲信之，使人收刘景、刘骥杀之。粲游宴后宫，军国之事，一决于准。

## 第一二五回 靳准谋灭汉王粲

八月，靳准与弟靳术商议曰：“今汉王粲无道，烝乱宫室，不理朝政，吾欲勒兵诛之，取其天下，你可助我一臂之力，共享富贵。”术曰：“愿从兄命。”准曰：“来日弟与吾二人勒兵入宫，尽诛刘氏，百官自从。”计会已定。

次日，靳准、靳术兄弟，各披甲执锐，领甲兵二万人，术引兵突入宫廷，但见阉官，不论大小，尽皆杀之。靳准斩关而入，樊陵、许相出殿来呼

：“不得无礼！”术立斩二人，以下尽皆奔走。赵广、夏胜四个，赶在翠华楼上放火，跳下楼，就楼前被剁做肉泥。宫中火焰冲天。汉王粲同五皇后，并内省官属，复从走北宫。靳准正在宫中，环甲持戟，立于阁下，望见汉王拥五后过来，大呼：“烝贼休走！”喝众军向前，将汉王粲并五后擒祝又令军士入宫，将汉王宗室刘氏男女、少长尽皆杀之。

准自出坐殿上，靳术领甲兵环立四边，命手下军呼集百官，至殿下，谓曰：“今汉王粲不亲政事，淫乱太后，吾故杀之，自代其位。诸大臣顺者高官，逆吾者必诛！汝等心下何如？”

群臣皆不敢逆，只得山呼万岁毕。准自谓曰：“吾自称为大将军、汉天王也。”又谓胡嵩曰：“自古无胡人为天下者，今以传国玺付汝，还于晋家。”嵩不敢受，准怒杀之。又命武士将汉王粲，并五皇后宗室男女少长三百余人，斩于东市。又使人发掘元帝刘聪墓，取出棺槨焚之，烧其宗庙，尽皆灭之。

靳准既即天王位，以弟为丞相，总督中外诸军事，又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：“刘渊屠各小丑，矫称天命，使二帝幽没，卿等辄率众扶持梓宫以还，请以上闻。”

李矩得其语，驰遣人上闻之于晋帝。晋帝大悦，使太常韩胤等前去，奉迎梓宫。

靳准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，延骂曰：“弑主逆贼，何不速杀我，以吾左目置西阳门，观相国之人也！再以吾右目置建春门，观大将军之人也！”准怒杀之。

却说相国刘曜，闻平阳大乱，每日啼哭，自长安发兵讨之。

石勒闻知，亦率精兵五万，以讨靳准，据襄陵北原。靳准探知二处起兵，亦引兵十万来迎战。勒坚壁以挫之。

十一月，呼延晏私奔来报相国刘曜，时曜兵至垒，延晏迎着，哭说靳准谋逆之事，相国曜大哭，昏倒在地，众将急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痛之无益。”曜停哀，命将士举哀数日。晏入内曰：“今少帝为贼所弑，殿下宜即大位，以安众心。”曜从之，乃即皇帝位于赤壁，改元戊寅为光初元年，下诏以石勒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进爵为赵公。于是勒始进兵攻准，平阳以及羌羯，降者十余万落，勒皆从于所部。

#### 第一二六回 刘曜石勒讨靳准

却说靳准自料不能迎敌石勒，使侍中卜泰送乘舆御服，请和于石勒。勒大怒，将卜泰囚之，使人送与汉主曜。曜释之，谓泰曰：“先帝末年，实乱大伦，司空行伊、霍之权，使朕及此，其功大矣！并早迎大驾者，当悉以政事相委，况免死乎？汝可回以白之。”卜泰还，以曜语与言之，靳准不从。

将军乔泰等见准不从，引兵入城，将准诛之，推靳明为主，又遣卜泰奉传国玉玺降汉。石勒大怒，进军攻靳明。明率兵出与勒战，大败回城，不敢复后交兵。

十一月，日夜出，高三丈。晋帝以王敦为荆州刺史，又诏群卿各陈得失。御史中丞熊远上疏曰：胡贼猾夏，梓宫未还，而不能遣军进讨，一失也；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，二失也；选官用人，不求实德，惟尚清谈，选求才干，惟事请托；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，奉法为苛刻，尽礼为谄谀，从容为高妙，放荡为达士，骄蹇为简雅，三失也。世所恶者，陆沉泥滓；时所善者，翱翔云霄；是以万机未整，风俗为薄，朝廷以从顺为善，相违见贬，安得朝有辩争之臣，士无禄仕之志乎？古之取士，敷奏以言；今光禄不试，甚违古义，又举贤不出世族，用法不及权贵，是以才不济务，奸无所惩，若此道不改，求以救乱难矣！

先是帝欲慰悦人心，州郡秀孝至者，不试皆署吏，尚书陈頴亦上言，宜循旧制试以经策。帝从之，仍诏不中科者，刺史、太守免官，于是“秀”、“孝”皆不敢行。有到者托疾，三年无就试者。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，尚书郎孔坦谓曰：“近郡惧累君父，皆不敢行；远郡冀于不试，冒昧来赴，若加除署，是为谨身者失分，侥幸者得官，颓风伤教，忍从此始？不若一切罢之，而为之延期，使得就学，则法均而令信矣。”帝从之，待至七年而试。

却说晋司马焕，乃郑夫人所生之子，时年二岁矣。沾疾将危，晋帝甚爱之，封琅玕王而卒。帝命备吉凶仪服，营起园陵，功费甚广。右常侍孙霄谏曰：“古者凶荒杀礼，况今丧乱，宪章旧制，犹宜节省，而典礼所无，安崇饰如是乎？竭已疲之民，营无益之事，殫已困之财，修无用之费，此臣之所不安也！”

帝不从，正欲退殿，忽闻报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。帝大怒，即诏下邳内史刘遐、泰山太守徐龕，二人引兵讨之。

却说石勒见靳明不出，亲驱大众攻平阳甚急。靳明遣使求救于刘曜，曜佯许之，使人以一万军迎之。明不知是计，以为是实，况石勒攻得甚紧，明乃率平阳士女一万五千弃城奔汉，来降刘曜，被曜掳去，收靳氏男女二百人，皆斩之。石勒见靳明奔曜，乃引众入平阳，焚其宫室，修其故陵，收斂以下百余口葬之。拨守置戍而归襄国云。

大兴二年二月，刘遐、徐龕各以兵二万来击周抚。相持月余，互各胜负。初掖人苏峻屡被汉兵搅扰，不能得安，乃率乡里结垒自保，远近之人，多来附之，众至二万余人。曹嶷恶其强盛，将发兵攻之。峻觉，率兵浮海助刘遐，共击周抚。是日交锋，苏峻骤马与周抚交锋，不两合，抚败，刘遐、徐龕各收兵

还镇。刘遐奏苏峻讨抚之功，晋帝降诏以峻为晋陵内史、鹰扬将军。峻自是归晋。

### 第一二七回 石勒献捷于刘曜

却说石勒既克平阳，遣左长史王修持书献捷于汉，汉主曜大悦，遣使授勒太宰，进爵赵王，加殊礼，称警蹕。使人去讫，王修亦还。先，王修同舍人曹平乐来汉，刘曜留之为常侍，因此平乐为汉，私言于曜曰：“勒使王修来献捷，实窥陛下强弱，俟其复命，将袭乘舆，今陛下宜防之。”时汉兵疲惫，曜听其言，乃使武士追及，斩王修于市。

探听人回报石勒，言汉斩修之故。石勒大怒曰：“同事刘氏，于人臣之职有加矣，彼之基业，皆孤所为，彼既得志，将欲相图？赵王赵帝，孤自为之，何待彼也？”自此勒不受伪汉之用命矣。

时三月，礼宜祀天地南郊，未曾建立。元帝请群臣会议郊祀，刁协等以为宜待还洛阳祭之，今且罢之。司徒荀组等曰：“汉献帝都许即行郊祀，何必洛阳？”元帝从之，乃立丘于建康城之南地，帝观祀之。以未有北郊，并地祇合祭之礼，帝诏琅玕恭王宜称皇考。贺循曰：“礼，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。”

帝既而罢之。

四月初，蓬坡坞王陈川，自称陈留太守。先祖逖攻柳雍也，陈川遣其将李头助之。头力战有功，逖厚遇之。头既还，每叹曰：“得此人为主，吾死无恨！”川闻之，以头背己与逖有谋，将头杀之，遂大掠豫州诸郡县。祖逖大怒，自将兵来击陈川。

川以众与战，被逖破之。大川大败，只留一千余人，恐不能敌，乃以凌仪县使人降于石勒。勒受其降，拜为将军。

却说先徐龛与刘遐共讨周抚，周抚被苏峻杀败而走，徐龛部将追及斩之。朝廷论功，刘遐为先，徐龛居次，因此徐龛大怒，以泰山郡叛，亦降于石勒。勒受之，加龛秩位一等。

### 第一二八回 刘曜即位于长安

汉刘曜既即大位，徙都长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立世子刘熙为太子，立宗庙社稷，南郊北郊，改国号为赵。以冒顿配天，光文配上帝，由是称为赵也。

羊氏讳献容，乃惠帝后，遭奸人之废。怀帝即位，羊氏为惠帝皇后；后洛阳败，投于曜，执以为妻。曜既僭位，立为皇后，政事皆与决之。因问后曰：“吾何如司马家儿？”后曰：“胡可并言。陛下开基之圣主，彼亡国之暗夫；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，不能庇之。贵为百主，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；妾尔时实不思生，何图复有今日？妾生于高门，常谓世间男子皆然，自奉巾栉以来，始知天下有丈夫耳！”因此言，赵主曜甚宠爱之，每日宴饮，不思远图之计

却说南阳王司马保，自称为晋王。保既称王，改元建康，置百官。陈安先谋叛，保遣兵击之，遣使告急于张实。实亦遣韩璞以五千兵助之。陈安恐独力不敌，乃使人降于成王李雄。

雄纳之，遣兵来助。于是陈安以众来逼上邦，保坚守不出。会城中大饥，又为安所困。会张实使韩璞引兵来救，因此城中得此消息，保出兵来应，两下夹攻，杀败陈安。陈安势穷乃退，上邦百姓方才得安。

是时江东亦大饥，元帝诏百官各言时事，益州刺史应詹上疏曰：“元康以来，贱经尚道，以玄虚玄事为放达，以儒术清俭为鄙俗。宜崇奖儒官，以新俗化也。”元帝纳之，诏命崇儒。

### 第一二九回 祖逖兴兵讨陈川

却说祖逖率五万步骑，攻陈川于蓬关。石勒闻知，遣石虎、桃豹将兵三万来救，祖逖始迁屯淮南。石虎既至蓬关，令陈川率众徙居襄国，留桃豹守陈川故城。自勒兵与川退还襄国去讫。

却说石勒又得陈川之众，遂率兵五万来寇幽州，幽州无备，被攻陷之。

段匹磾在蓟城，闻幽州失守，心中大惧，恐来攻蓟，乃率众奔乐陵县而据之。

却说梁州刺史周访击杜鲁，鲁勒众拒战，两下交锋，战四五十合，鲁措手不及，被访斩之，其众尽降。初，王敦患杜鲁，因谓访曰：“足下若擒得杜鲁当相论为荆州。”至是访破斩杜鲁而回，敦不用。

又王廙在荆州，多杀陶侃将佐，士民怨怒，朝廷已知。元帝征廙为散骑常侍，而以周访代之。王敦忌访威名难制，从事郭舒亦说敦曰：“荆州虽荒敞，乃用武之国，不可以假人，宜自领之，访为梁州足矣。”敦从之，乃加周访安南将军，余如故。访闻大怒，敦手书譬解，并以玉玺玉枕遗之，访掷之于地曰：“吾岂贾豎，可以宝悦耶？”因此访去襄阳，务农训兵，有图敦之志。守宰有缺即补，然后言，王敦不能制。

却说徐龕既降石勒，以众寇来掠济、岱诸境，近臣奏知，帝甚忧之。问群臣谁去讨之？王导奏：“以太子左卫率羊鉴，乃龕之州里冠族，能制之，令其率兵五万去讨。”元帝从之，封羊鉴左都督，令率军讨之。羊鉴辞谢曰：“臣才非将帅，恐不克效，望陛下另选良将。”郗鉴亦上表，言羊鉴不可使。王导不从，以羊鉴为征讨都督，督徐州刺史蔡豹及刘遐、鲜卑段文鸯等讨之。于是鉴不得已，领旨出朝，点过精兵五万，择日起行。

### 第一三〇回 石勒自称后赵王

却说石虎与张宾等上言于勒曰：“今刘曜僭大位，弃汉自号赵，是逆宗统



；荒淫不理政事，是无德也。吾等观其久必败，定自为人所擒，王侯本五种，帝王岂有根！明公宜加尊号，以安百姓，绝刘曜耳。”石勒曰：“孤本氏人，得诸君相扶，侥幸至此，天下未定，何敢为之？”张宾又曰：“今有内十二郡，赵国十二郡，合有二十四郡。为赵国，准《禹贡》，魏武复冀州之境，地方数千里，将士数百员，主公若登大位，命将佐出讨，何坚不破？何敌不灭？主公再执不行，将士解体，民各生心，晋氏复起，谁人肯用命乎？不如主公且登后赵王位，以安众心，可谓万全之计。”于是勒始从之。石勒既即王位，称元年为后赵元年。以将军支雄等主胡人词讼，禁胡人不得凌侮华族，号胡人为国人；遣使循行州郡，劝农桑；朝会使用天子礼乐；加张宾为大执法，专总朝政；以石虎为骠骑将军，都督诸军，赐爵中山公。

时张宾任遇优显，群臣莫及，而谦虚谨慎，开怀下士，屏绝阿私，以身率物；入则尽规，出则归美；勒甚重之。每朝尝为之正容貌，简辞令，呼曰“右侯”而不敢名。勒既以天子礼乐飨群臣，威仪冠冕，从容可观矣！

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，法令甚严，讳胡尤峻。时有醉胡出入止车门，勒大怒，即召宫门小吏冯翥至，责其不报白之故。

翥惶惧忘讳，因对曰：“有醉胡乘马驰，某呵御之，而又不可与语。”勒笑曰：“胡人正自难与，因是恕而不罪翥耳！”

### 第一三一回 宇文氏攻慕容廆

十一月，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归慕容廆，心甚不平。乃密遣人阴说高句丽、段氏、宇文氏，约使起兵共攻之。毖所亲高瞻力谏曰：“慕容氏部下军多将广，智足深谋，更兼霸地千里，粮料山积，攻之难克，退之结怨，莫若含忍以候其变，然后可为之。”

毖不从，发使去三国讫。不旬日，皆执兵而至，于是宰牛杀马，犒劳三国之兵讫。三国合兵，共五十三万。次日起行，来伐慕容廆。兵至城下，廆诸将请击之。廆曰：“彼为崔毖所从，邀一切之利，军势初合，其锋甚锐，不可与战，当固守以挫之。彼乌合而来，未相归服，久必携贰，然后击之，破之必矣！”诸将默然，于是三国进兵攻棘城，廆令将士闭门自守，并不出战。过数日，计以牛酒使人独劳宇文氏，请兵退和。宇文氏受之，崔毖、段氏二国，果疑宇文氏与廆有谋，各引兵归。

时宇文氏士卒二十余万，连营四十里，其大将悉独官曰：“二国独归，吾独取之！”因是进兵，慕容廆使人召使其子慕容翰，将兵人屯于徒河。翰人归城内，见父廆曰：“彼众我寡，难以取胜，儿欲为奇兵于外，伺其间而击之，若并兵为一，取得专意攻城，非策之得也。”廆从之。翰选精兵三千骑，屯于五十里之外。

悉独官闻之曰：“翰远归而不入城，或能为患，当先取之。”于是分遣五千骑击翰，翰计以三千精兵伏于暗谷中，又使人假为段氏使者，逆于道，假说大路有伏兵不可行。宇文氏信之，引兵从小路进发，至翰设伏之处。将过大半，一声鼓响，伏兵从暗谷中杀出，翰自以兵出迎，塞住去路。宇文氏兵被翰杀死，十停去其七停，余者尽被杀之。

翰忙使人入城报魔，使出兵击其前，又使部将乘胜径进袭其后，自于中间接应前后。于是魔知翰胜进兵，乃自披挂，率众出城大战。前锋始交，后兵接战，两下夹攻，杀伤甚众。战至十五合，翰率二千骑，从旁直入其营，纵火焚之。风起火发，宇文之兵烧死大半。宇文之众大败，折去三十万人，悉独官仅以身免而还。魔尽俘其众，获皇帝玉玺三纽。崔毖闻之，惧奔高丽，魔入于平州，不忍绝其类，反以其子崔仁镇辽东，官府百姓，安堵如故。魔以高瞻为将军，瞻称疾不就。魔数临其家候之，抚其心曰：“君之疾在此，不在彼也！今晋室丧乱，孤欲与诸君共靖世难，拥戴帝室，奈何以华夷之异，介然疏之哉？夫立功立事，惟问志何如耳？”瞻犹不起，魔颇不平。瞻以忧卒。于是魔引众还镇，使裴嶷奉表，并将所得玉玺诣建康献之。

### 第一三二回 末桮以兵攻匹磾

三年二月，段末桮嫉兄匹磾仕晋，以十万兵攻兄。匹磾以五万兵出迎，两下交战，不三合，匹磾大败而逃，被末桮追杀，伤去大半。不敢入城，走至冀州城下，叫冀州刺史邵续曰：“尔本夷狄，因慕义为晋破家，君不忘旧要，请相与共击末桮。”

续闻言，即率三万生力军出城助匹磾，与末桮相战，未十合，末桮大败。匹磾与邵续追及，大破之。匹磾因胜，与弟文鸯率众来攻蓟城，邵续收屯军兵回冀州。

后赵王勒探知邵续势孤，况匹磾自去攻蓟，冀虚无援，遣石虎将兵攻冀州。石虎领兵将至冀州，分一万人潜伏于青山之内，自引兵去攻城。邵续自出击虎，交战二十余合，石虎佯败，落荒而逃。邵续以兵追赶，走过伏兵之所，被伏兵杀出其后，虎引兵杀回，两下夹攻，邵续遂被石虎执之，押至城下。令其招城上出降，续大呼兄子邵竺曰：“吾志欲报国，不幸至此。汝等努力奉匹磾为主，勿有二心！”

时匹磾闻石虎攻续，率众来助冀州，匹磾杀入城，与续子邵缉固守冀州。

石虎见城不下，使人送续还襄国，白之后赵王勒，以续为忠臣，释而礼之。因下令自今克敌获士，必生致之。

初时，吏部郎刘胤闻邵续被石虎所攻，乃入内言于元帝曰：“北方藩镇，惟余邵续一人，如使为虎陷之，孤义士之心，宜发兵救之。”帝不从，及是

闻续已歿，乃使人持诏以续仕位，以授其子邵缉，于是缉领冀州刺史矣。

### 第一三三回 赵将尹安降李矩

却说赵将尹安，及宋始四军屯洛阳，乃以城降于青州刺史李矩。矩使颍川太守郭默，将兵入洛阳。后赵王勒闻知，率胡虜守将未始一军，北渡河而去。于是河南之民，皆相率归矩，洛阳遂空。

时三月，裴嶷至建康，呈上表及玉玺，元帝大悦，因问魔之行状。嶷甚称魔之威德，贤隲皆为用之。朝廷始重之。帝欲留裴嶷在朝，嶷曰：“臣少蒙国恩，出入省闼，若得复奉鞶鞶，臣之至荣！但以旧京沦没，山陵穿毁，名臣宿将，莫能雪耻。

独龙骧竭忠王室，故使臣万里归诚；今臣不返，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，孤其响义之心，使懈于讨贼，此臣之所深惜也，故不敢从。”帝然之，遣使赵嶷去拜魔为安北将军、平州刺史。

魔受命，极其欢悦。

五月，上邽诸将谋杀晋王保，保不能抚众任人，故遇害。

保乃司马模之世子，曾自称体重八百斤，喜睡，好读书，而暗弱无断，是以及于难耳。先司马故将陈安也降晋王保，保已死，乃自据陇右，聚众五万余人降于赵，赵王刘曜以陈安为秦州刺史。

### 第一三四回 羊鉴有罪以除名

却说王导举羊鉴为将讨徐龛，鉴率众屯兵于下邳，不敢进。

独徐州刺史蔡豹得命，率骑兵二万来击龛。龛引众拒迎，战不十合，龛大败，遣使求救于后赵王。石勒使其将王伏都率兵一万来救之。时王伏都淫暴，不进助战，龛疑其袭己，请其来赴宴而斩之，令使人来后赵，称伏都罪状，请别为救。后赵王怒而不受。

朝廷敕鉴进兵，鉴犹疑，惮不敢进，于是刁协劾鉴之罪。

元帝从其说，除名，诏以蔡豹代领其兵。王导自惭以失誉，奏帝乞自贬，元帝不许。

却说京兆人刘宏，客居凉州，以妖术惑众，张实左右皆信而事之。宏自言天与神玺，应王凉州。张实帐下阎涉等欲谋杀实而奉之。初，实弟张茂，密知其谋告之，实大怒，使兵五百，去收宏。未及至，阎涉等已知，入杀实。实死，前所使五百之兵，已入天梯山，将刘宏执之而还；见实被害，众遂将宏斩之，诛其党阎涉等数百人。左司马阴元等以实子张骏尚幼，推其弟张茂为凉州刺史。茂以实子骏为世子，茂代领其众，安抚凉州。

### 第一三五回 子远狱谏赵王曜

却说赵将尹车、解虎谋不一，巴酋氏徐庠彭等至，以酒相结谋。至半酣

，车与库彭言曰：“今主上不思远图，专宠女色，不久必败。吾欲统所部之兵，出屯平阳，别作良图。恐独力难为，今请阁下同去与议，公意若何？”库彭曰：“吾熟思久矣！无人戮力，故迟至今。既将军亦有此谋，我等愿作前驱。”

车曰：“既阁下肯相附待，正月元宵夜，同引兵遁去。”言讫，二人饮得大醉，至三更始散。

时尹车、库彭二人饮酒之间，言来语去，说胜道强，早有察事人窃知，来报赵王曜。曜大怒，次早设朝，文武皆集，君臣礼毕。赵王命武士将尹车、库彭擒下，大骂曰：“朕何负汝，汝今二人谋反？”命武士执尹车斩之，又令太保呼延晏领御林军杀其部下五千人，又令杀库彭。

光禄大夫游子远告赦不听，又将库彭等部下五千人，囚于阿房。过数日，赵王使领兵欲去杀库彭五千人，游子远固谏：“圣主用刑，惟诛元恶，不宜多杀。巴酋氏徐库彭虽得罪，宜赦之，削其兵权；若杀之，其党必然谋反，关外之地，非复国家之有！”赵王不听，子远叩头流血苦谏。赵王大怒曰：“你亦同谋，故相教耳？”使武士执子远，幽于天牢。命御林军去尽杀徐库彭五千人，于是巴酋氏人闻知尽叛。关中应者三十余万，因此关中大乱，城门尽关，人不敢行。

子远在狱，不知库彭已杀，又使人上表苦谏道：“若杀库彭，非安社稷之计，巴酋氏人必然为乱。”赵主愈怒，呼左右曰：“速与朕入狱将子远杀之。”中书刘雅、朱纪、呼延晏谏曰：“子远幽狱尚谏，所谓忠于社稷，陛下纵弗能用，奈何杀之？若子远朝诛，臣等亦暮死，以彰陛下过杀之愆！天下人皆当去陛下，蹈西海而死耳！陛下复与谁居乎？”赵王意乃解，赦出子远，封子远为车骑大将军，都督雍、秦征讨请军事，大赦境内。

赵王曜欲将讨氏，子远又谏曰：“彼非有大志，欲图非望也。直畏刑欲逃死耳。莫若大赦，与之更始；其有罪者，皆纵遣之，使相招引，听其复业；彼得生路，何为不降？若其自知罪重，屯结不散，愿假臣弱兵五千，必为陛下梟之！”曜大悦，从之，即日大赦。遂使子远领兵征讨巴酋氏人。

大军至雍城，城下屯祝次日，二军相迎，子远单骑出阵，谓氏人部长曰：“前日徐库彭大逆，故赵王诛之，君等如能弃兵前来，倒戈投降，不致灭族之患。若拒逆命，必点倾国之兵，使汝氏人无种类矣！吾不与战，汝等三思回话。”言未尽，氏人皆下马投降，惟句氏宗党保于为阴密县不降。子远率众陷其城，尽执而戍之，于是关外悉平。子远振旅还都，从氏羌二十余万于长安。子远入见赵王曜，曜大悦，以子远为大司徒、录尚书事。子远请立太学，赵王曜从之。立太学，选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，择儒以教之。

赵王曜作酆明观及两宫凌霄台，又营寿陵。侍中乔豫、和苞谏曰：“前营酆明市道，细民咸曰：‘以一观之功，足以平凉州矣！’今又欲拟阿房而建西宫，法琼台而起凌霄，其为费万亿，酆明若给以军，则可以兼吴蜀而并齐魏；又营寿陵，周围四里，铜棺金饰，其深三十五丈，殆非国内之所能办也！自古无不亡之国，不掘之墓，古圣人之俭葬，乃深远之虑也！”

赵王曜大悦，下诏曰：“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，可谓社稷之臣矣！”今悉罢诸役，寿陵制度，一遵霸陵之法。以豫、苞二人领谏议大夫，又省酆水囿以与贫民矣。

### 第一三六回 祖逖计运土为粮

七月，晋祖逖以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。韩潜与豹相守四旬，逖军粮尽，恐豹视虚来攻。逖计以布囊盛土，使千余人运以馈潜，又将数千人担米息肩于道，待豹兵逐之，即弃之而走，以其是实。

时豹兵亦粮尽，士卒久饥，见逖运粮千余人过去了，后又数十人担米至，豹兵逐而获之是米，将来见豹。豹果以为逖士卒丰饱，因是大惧，连忙使人回襄国运粮。使人去了，运得粮米将至，祖逖闻知，又遣人密使韩潜率精兵五千，从小径邀之。

运粮军人见兵至，皆弃粮车而逃。潜尽获其粮米回，以馈三军。

桃豹粮尽数日，运来的粮又被韩潜夺去，恐士卒散去，令众至晚遁走去讫。逖知，使潜回，率兵进屯封丘以逼之。逖自以众镇雍丘，于是后赵镇成归逖者甚多。

先是李矩、郭默互相攻击，逖使人去和解，示以祸福，二人遂皆受逖之节度，于是朝廷诏加逖镇西将军。逖与将士同甘苦，约己务施，劝课农桑，抚纳新附，虽疏贱者，皆给以恩礼。

河上诸坞，先有子任在后赵者，皆得两属。时遣游军伪抄之，明其未附，坞上皆感恩。后赵有异谋，辄以相告，由是多所克获，自河以南，多叛后赵归晋。逖练兵积谷，为取河北之计。

后赵王闻知边境戍守之人，反己附逖，心甚患之。

### 第一三七回 张宾计修祖逖墓

勒问计于张宾曰：“边境之人，近将附逖，将奈之何？”

宾曰：“祖逖，范阳人，极有勇略，若与战，难以取胜。臣闻祖逖祖父母葬在吾成皋县东，大王使成皋县官吏，修祖逖父母之坟墓，立起祠堂，使人看守之。代其四时享祭，彼必感吾之德，而不为边患矣。”后赵王勒大喜，使人持书来成皋，以其意示县官吏知悉。其书曰：祖逖屡为边患。逖北州士望也，素有丘首之思，其下幽州，可代修其祖父坟墓，为置祠，四时祭享；彼必感

恩不扰其境矣。

宜速施行！

成皋县官吏见书，即寻访逖之祖父墓而修之，立祠祭享，使人看守。早有人来报知祖逖，祖逖感激不已。

时祖逖衙门童建因与蔡内史周密有仇，至夜潜杀周密，祖逖闻知，即欲拘童建治罪。童建乃逃，来降后赵王勒。勒审知是祖逖部下之兵，即令斩之，修书一封，使人持童建首级并书来报祖逖。逖大喜，拆其书看曰：叛臣逃吏，吾之深仇；将军之恶，犹吾之恶也；故不吝而戮，使人呈之。外，将军祖氏之墓，虽在吾界，即吾父母之莹，已令人营祠，守而祭之矣。

逖见书大喜，重赏使人，回书与去。自此以后，后赵有人来降者，逖皆不纳，始抽回境上之兵，于是后赵之民，边境之间，稍得休息。

八月，梁州刺史周访卒，朝廷知之，便降诏以甘卓代之。

访，字士达，汝南人也。少沉默而能让。及元帝渡江，命访参镇东将军事，智勇过人，讨贼屡建大功。每入朝见帝，未尝论功，同僚问曰：“人有小善，鲜不自称。汝勋功如此，初无一言，何也？”访曰：“朝廷威灵，将士用命，访可功之有？”

因此朝野之士，皆重之。而访善于抚绥，士卒皆为致死。知王敦有不臣之心，私常切齿，敦由是终访之世，未敢为逆。及卒，敦遣王舒监其军。元帝以甘卓镇襄阳，征舒为左丞，敦留不遣。

却说徐龛战败，遂来降后赵，后赵王勒受之。勒用法严峻，使张宾定九品，命公卿及各州郡岁举秀才、孝廉、清正、贤良、直言、武勇之士，各一人。

第一三八回 谯王丞为湘刺史

十二月，元帝之始镇江东也，王敦与从弟王导同心翼戴，元帝亦推心任之。敦总征讨，导专机政，群从子弟，布列显要。

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王与马，共天下！”后敦恃权骄恣，元帝畏而恶之，乃引刘隗、刁协等以为腹心，稍抑损王氏之权，导亦渐见疏远。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，有佐命之勋，宜加委任。

元帝出愉为长史。导能任真推分，淡如也，而敦亦怀不平。其参军沈充、钱凤皆巧谄凶狡，知敦有异志，阴画策呈敦，敦宠信之。而敦上疏为导讼屈，词语怨望。佐军谯王司马丞，忠厚有志行，元帝亲信之。帝得敦疏，夜召丞入内，以敦表示之。

丞曰：“王敦权重心异，久则为患，今观其疏，词意怨望不逊，陛下宜早防之！”刘隗为言曰：“敦疏谓陛下推腹心于我，其意将以我名为乱也！不若委臣权而招义兵，待其显而讨。”元帝不从，因是二人在宫中未出。

次日，会王敦使人表沈充为湘州刺史，元帝谓丞曰：“敦奸逆已著，朕为惠帝，其势不远。湘州据上流，控三州之会，敦欲以充居之，为乱何抵之？朕且逆其欲，以叔父居之何如？”

丞曰：“臣奉诏命，惟力是视，何敢有辞？然湘州经蜀寇之余，民物凋敝，若及三年，乃可即戎，苟未及此，虽灰身无益也。”

帝然之，诏以丞为湘州刺史。

丞领诏命而行，过武昌，王敦闻知，只得出迎入内，以宴待之。酒半酣，因谓丞曰：“大王素雅佳士，恐非将帅才也。湘州久叛地面，恐治之难！”丞曰：“公未之见耳，铅刀岂无一割之用耶？丞虽不才，且看吾之治湘耳。”敦无以对，听其自去。送丞去了，入谓钱凤曰：“彼不知惧而学壮语，无能为也！且看如何？”谯王丞既至湘州，时湘土连年困敝，丞躬自俭约，倾心绥抚，湘地稍安，甚有能名。

四年正月，徐龕复使人入朝降，晋帝受之。三月，日中有黑子，元帝甚忧。著作郎郭璞上疏曰：“阴阳错谬皆繁刑所致，赦不宜数；昔子产知铸刑书，非政之善，不得不作者，须以救弊故也。今宜赦之，理亦如之。”帝从之，发诏大赦境内。

### 第一三九回 段匹磾死于忠义

却说后赵王勒使石虎以军五万，攻匹磾于厌次，又使孔长以军三万，攻其统内诸城，诸城悉拔之。虎兵至厌次围之，匹磾使弟文鸯领兵出拒，与虎交战，自旦至夜，连战一百合，鸯力尽，被虎执之，鸯尤骂贼不已。虎使兵人监之。次日，又攻城，匹磾见弟文鸯被执，已去右臂，心下大惧。集诸将商议，拟自单骑归晋。邵续之弟邵洎主降，不听，复欲执朝廷使人送虎请降，匹磾正色谓之曰：“卿不能以兄之志，遏吾不得回朝亦已甚矣！复欲执天子使臣，我虽夷狄，所未闻也！”邵洎与缉、竺等不听其语，乃使人立降旗，开城门与石虎之军而入。

虎入城，召匹磾。匹磾曰：“我受晋恩，志在灭汝，不幸至此，不能为汝敌也。”虎先素与匹磾结为兄弟，见匹磾至，即起迎之。及见其语，令人送匹磾、文鸯、邵洎、缉、竺等还襄国去，于是幽、冀、并三州，皆入于后赵。匹磾等既至后赵，后赵王勒以匹磾忠义，故不害之。而匹磾见勒不为礼，常着朝服，持晋节。久之，勒怒，乃杀匹磾，文鸯、邵洎皆杀之。

### 第一四〇回 帝以戴渊拒王敦

七月，元帝见王敦凶逆，将显为乱，与刁协计议，以戴渊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司、豫六州军事，以镇合肥；刘隗为镇北将军，都督青、徐四州诸军事，以镇淮阴。皆假节领兵，名为征胡，实备王敦也。隗虽在淮阴，朝廷机事，进退

士大夫，帝皆与之密谋。敦闻隗领兵镇淮阴，使人遣隗书，言欲与之戮力王室，共靖海内。隗亦遣人答曰：“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，竭股肱之力，效之以忠贞，吾之志也。”敦见其书，甚怒之。元帝知敦有异，故以王导为司空，录尚书事，而实疏忌之。

当御史中丞周嵩上疏，以为不宜听佞臣之言，放逐旧德；亏既往之恩，招将来之患，帝颇感悟，导由是得全。

史说戴渊，字若思，广陵人也。有丰仪，性轩爽，少好游侠，不拘细行。常至洛为劫盗，因遇机赴洛，若思见陆机船装甚盛，遂与帮徒掠之；若思自登岸，据胡床，指麾同伴取物，皆得其宜。机察之，皆非常人，在船屋上遥谓之曰：“卿才器如此，乃行劫耶？”若思感悟，因流涕投舱，还其行李而就之。

机与言，遂深加赏异，而与之结交焉。后若思改举孝廉，入洛阳，机荐之于赵王伦曰：“戴若思诚东南之遗宝，朝堂之奇璞也，何不用之？”因是伦乃辟之为主簿；及伦败，始过江归元帝，帝深信之，由此有重任焉。

却说豫州刺史祖逖，闻朝廷以戴渊都督六州，逖以戴渊吴士，虽有才望，无弘智远识；且已剪荆棘，收河南地，而渊雍容，一旦来统之，意甚是忡忡；又闻王敦与刘、刁构隙，将有内难，知大功不成，遂感激发病，至九月卒于雍丘。豫州士女，若丧父母，无不流涕，皆为立祠而祭之。其弟祖约发丧，申奏朝廷。至十月，元帝闻奏祖逖身死，恐羯人犯境，乃使人奉诏，以逖弟祖约为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代领其众。

初，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历，陈川谓人曰：“今年西北大将当死！”逖亦见星曰：“为我矣！方平河北，而天欲杀我，此乃天不佑国也！”俄卒于雍丘，故史臣谓：“祖士雅慷慨忠义，有智略以行之，岂惟晋臣，亦自古难得之才也，惜其未闻道也！”

王敦闻祖逖死，益无所忌，专意谋罚逖弟祖约既领其众，无绥御之才，不为士卒所附。范阳李产被乱依逖，至是见约志趣异常，乃率子弟十余人，间行归乡里。

#### 第一四一回 石勒召封仇人爵

却说后赵王勒，乃上党武乡羯人，思欲归以省亲，张宾谏之乃止。勒乃使人悉召武乡耆老诸人赴襄国，耆老诸人皆至。

后赵王勒大排筵宴，自与耆老论年齿而坐，欢饮，语及平生，无不快活。先是石勒未遂时，与邻居李阳常争麻池，迭相殴击，至是李阳不敢来见。勒因谓父老曰：“李阳，壮士也，何以不来？殴麻是吾布衣之恨，孤方崇信于天下，宁仇一匹夫乎？”

即又使人去请李阳。李阳乃至，拜伏于地请罪。勒喜扶起，与其醉谑，引



阳臂而笑曰：“孤昔履卿老拳，卿亦饱孤毒手！”

言讫，赐甲第一区，拜阳为参军都尉。又与众曰：“武乡吾之丰沛，万岁以后，魂灵当游之耳！”复以货帛给赏父老。以乡比丰沛，复之三世。后赵王勒以民始复业，资储未丰，乃重禁酿，郊祀宗庙，皆醴酒行之，于是数年间，无复酿酒者。

慕容廆闻中国无主，遣使过海入建康，劝元帝即位。元帝既登大位，以廆忠慎，始遣谒者去大棘城，以慕容廆为都督吉、平二州诸军事，封辽东公。谒者得诏，前来棘城封公。廆闻知，使人迎接入城，排香案跪听披读诏书，受其印绶，望南谢恩讫，大排宴会，款待谒者。次日以金宝名马与谒者还朝，以作进贡之物。廆乃始立郡，以统流亡。准冀州人为冀阳郡，豫州人为成周郡，青州人为营兵郡，并州人为庾国郡。于是推举贤才，委以庶政。廆始承制除官府，置僚属，立子皝为世子；作东贤，使皝与诸生同受业。廆览政之暇，亲临教之。皝雄毅多权略，善经术，国人称之。因是廆徙子慕容朝镇辽东，以慕容仁镇平郭，而翰抚安民夷，甚有威惠。

#### 第一四二回 代贺僭谋弑其君

却说代王郁律大会群臣，闻探事人回报：中华晋愍帝被刘聪所害，聪亦死，粲即位，亦被靳准所弑。今刘曜僭位，都于长安，石勒称尊于襄国，晋元帝立于江南，天下大乱。代王见说大悦曰：“今中原无主，天其资我乎？”言未讫，近臣奏前赵王刘曜遣使至，请和，结为唇齿之邦。不一时，近臣又奏赵王石勒亦遣使至，乞和，结为兄弟之国。代王曰：“吾正欲取中原，岂与汝和？”皆命不纳，斩其使而绝之。自此代王乃讲武练兵，欲平南夏。

有拓跋猗娑之妻惟氏，忌代王郁律之强，恐不利其子，乃令其子拓跋贺傺阴结代王郁律左右将佐，至夜入内，执郁律弑之，而自立为代王，尽领其众。

代王既被害，其次子什翼健幼在襁褓，其母王氏知变，乃将什翼健匿裤中而出逃，因祝之曰：“天苟存汝，汝则勿啼。”

久之不啼，因此私自逃奔外家，乃得免其大难，后长成人。

#### 第一四三回 王敦举兵谋逆叛

永昌元年正月，王敦举兵谋叛。

史说王敦，字处仲，乃司徒导从父兄也。敦少有奇人之目。

先王愷、石崇以奢侈自尚，愷尝置酒会客，王敦与导俱在席。

愷令女伎吹笛，小失声，愷便殴杀之，一座人咸改容，敦神色自若。愷又使美人行酒，吩咐道：“劝客饮不尽，辄杀汝！”

美人行酒至敦前，敦故不肯饮，美人悲惧失色，而敦傲然不视。

导素不能饮，恐行酒美人得罪，遂勉强尽畅饮之。王导还而叹曰：“处仲

心怀刚忍，非令终也！”洗马潘岳见敦而叹之曰：“蜂目已露，但喻声未振，若不噬人，亦必为人所噬！”

先时，王敦初事元帝，日渐骄厉，雅尚清谈，口不言财色，因是负重望，专任阃外，控强兵，遂欲专制朝廷而有问鼎之心。

因是元帝畏而恶之，乃引刘隗、刁协等以为心膂，敦益不能平，于是嫌隙始构。酒后辄咏曹孟德乐府歌章曰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！”以如意打唾壶为节，壶边尽缺，于是敦几欲怀异。敦既与朝廷乖离，乃羁录朝廷有时望者，置己幕府。以羊曼、谢鲲是为长史，鲲终日酣醉，故不委以事。

时敦欲作乱，因谓鲲曰：“刘隗奸邪，将危社稷，吾欲除君侧之恶，卿意如何？”鲲曰：“隗诚如城狐社鼠，岂能为患？”

敦怒曰：“汝庸才耳，岂达大体？”遂不听之。

史说王充之，字深猷，父王舒，丞相王导之从弟也。充之少最知名，总角来从伯王敦，敦甚爱之，谓其似己，恒以相随，出则同舆，入则同寝。其时王敦与钱凤、沈充及充之在帐中夜饮，充之佯醉，辞曰：“侄已醉，欲先卧耳！”敦曰：“你快往帐后凉床上去睡，吾欲说话，一时间来。”于是充之就帐后凉床上去睡。王敦以充之睡了，乃谓钱凤曰：“吾欲以兵入建康，杀天子，诛大臣，自取帝位，其事何如？”凤曰：“今天下汹汹，人怀异望，欲得晋鼎，明公若不首谋，恐天下英雄，皆有此心，若他人先起，则鹿走未定，今夕之策，宜早为之，则大业必成！”敦曰：“然！过旬日，可与吾调兵起行。”计议已定，钱凤辞去，王敦欲来同充之宿歇。

先时，王敦与钱凤之所谋议，是时充之已醒，悉闻其言。

充之恐敦见疑，乃诈为醉，便于卧处大吐，衣服便污。时敦果疑充之听见，乃以灯烛入照，视充之，见吐于卧处，遂以充之为大醉，不复疑之。

至次日，充之辞敦曰：“侄来此日久，欲回视亲。”敦曰：“你既回，吾使人送你回去！”言讫，唤十数军人，护送王充之还建康。

却说充之还家，以伯王敦与钱凤谋反之议，报知父舒。王舒惊曰：“吾兄何得行此灭族之事？”舒忙报与从兄司徒王导，王导曰：“可速奏于主上，以作准备，免吾一族之人，被其连累。”于是王导、王舒二人入朝，具以王充之所言王敦与钱凤谋反之议，奏知晋帝。晋帝曰：“既王敦谋反，可兴兵讨之。”

王导曰：“宜准备守护防之，未可以勒兵扰民耳。”因此，帝令诸将调兵守护城池，日夜巡视。

却说王敦叛谋计定，乃使诸葛瑶、周抚等领兵为前锋，自与钱凤为后，共

率兵二十余万，次日前驱大进。当吴兴太守沈充亦引兵来应，迎着王敦，曰：“明公兴兵入建康，先宜正名，然后可以起行。故兵法曰：‘兵出无名，所以不胜。’故诸侯起兵，宜先以正名。可使人先上疏陈刘隗不臣，臣故起兵；上可以制群臣，下可以慰百姓。”敦曰：“卿谋正合我心。”敦自武昌举兵，先遣人入建康上疏，称曰：刘隗佞邪奸贼，威福自由，臣故进军致讨；隗首朝悬，诸军夕退。昔太甲颠覆厥度，幸纳伊尹之忠，殷道复昌。愿陛下深虑三思，则四海又安，社稷永固矣！

元帝览之大怒，忙调兵守御建康。敦兵至芜湖，又上表刁协罪状。元帝见表，愈加大怒，下诏曰：王敦凭恃宠幸，敢肆狂逆？方朕太甲，欲见幽囚？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今朕率大军以诛大逆，有杀敦者，封五千户侯。

降诏遍示百官讫，即使使往合肥，召大将军戴若思，领兵入卫建康。

却说春陵令易雄，字兴长，乃长沙浏阳人，闻王敦作逆，朝廷下诏，有诛敦者，封五千户侯。雄闻知，恨无兵，力寡不能去，乃自作檄书，数王敦罪恶，使人驰报，随即起兵。王敦闻采事人报知，大怒曰：“竖子安敢无礼！”即使将军魏义以兵五千来攻春陵，城陷，易雄被人所执，送至敦营，敦以檄证示易雄，叱之曰：“汝乃一邑小令，何敢妄诬大臣罪愆？今日见我，有何分辩？”雄曰：“此实有之，惜雄位微力弱，不能救国之难，诛汝之首，今日之事，雄安望生？清即赐戮，得作忠魂，乃所愿矣！”敦闻其言直，乃释之。

时太子中庶子温峤，谓仆射周顛曰：“大将军此举，似有所仁，当无及之耶？”顛曰：“今主上非尧舜，何能无失？安可举兵以胁之，举动如此，岂得云非乱乎？”

却说敦初举兵，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，约与俱下。卓许之，后更狐疑不赴，诸将问之，卓曰：“且伪许敦，待至都下而讨之。”众问其故，卓曰：“昔陈敏之乱，吾先顺而后图之，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，心常愧之，今若复尔，何以自明？”

敦见卓军不来，乃遣参军桓熊去说谯王司马丞，请为已军，丞不从，怒曰：“得死忠义，夫复何求！”

丞闻长沙虞诩贤而多才，使人持檄召长沙虞诩为长史，会诩遭母丧不至，丞亲往吊之，曰：“王室方危，金革之事，古人所不辞，将何以教之？”诩曰：“鄙州荒敝，难以进讨，且宜收兵固守，传檄四方，四方兵动，其势必分，分而图之，庶几可捷也。”丞谢之而回，即囚桓熊，以诩为长史，以其弟虞望为司马，移檄远近，列敦之罪恶。州郡内应之，惟敦姊夫郑澹为湘东太守，不从命。丞使望率众五千人攻陷湘东，执澹斩之，以徇四境。诩曰：“必须得辩士入梁州，说甘卓同举，可济大事。眼前无可往者？”丞曰：“主簿郑蹇

有辩才，可遣之。”

惺乃遣赛往说甘卓曰：“刘大连虽矫蹇失众心，非有害于天下，大将军敦以私憾称兵向阙，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，公受任方伯，奉辞伐罪，乃桓文之功，今樵王举义讨敦，邀明公共行此事，何如也？”卓欲从之，卓参军季梁谓卓曰：“昔隗嚣跋扈，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，受乃其福。今但当按兵坐待，敦事若捷，必委将军以万人；如朝廷捷，必以将军代之，何忧不富贵？而释此庙胜，决存亡不可战耶！”赛即向前言曰：“光武当创业之初，故隗不可以从容而行，今将军之于王敦，非窦融之比也；襄阳之于大府，非河西之固也。使敦克刘隗还武昌，增石城之戍，绝荆襄之粟，将军将安归乎？势在人手，而曰以处庙胜，未之闻也！且为大臣，国家有难，坐视不救，于义安乎？以将军之威名，仗节鸣鼓，以顺讨之，举武昌若摧枯拉朽耳！武昌既定，据其事实，招怀士卒，使还者如归，此吕蒙之所以克关公也。”卓从之，曰：“非先生之见教，则孤失其妙算也。”

未及发，敦闻卓于后为变，又遣参军乐道融往邀之。道融忿其悖逆，来梁州，反说卓曰：“王敦使某邀使君同讨刘、刁，而王敦背恩肆逆，举兵向阙，君身受国厚恩，而与之同，生为逆臣，死为愚鬼，不亦惜乎！为君之计，莫若伪许应命，而驰袭武昌，必不战而自溃矣！”卓意始决，遂露檄数敦逆状，率所统大兵十万致讨。

卓又遣参军至广州，约陶侃同攻武昌。侃遣参军高宝，率兵二万北下。时武昌城中传卓军至，人皆奔散。

敦闻樵王丞檄卓，侃攻己，大怒，乃遣魏义率兵二万，来攻长沙城。时长沙城池不完，仓储又缺，人情震恐，诸将说丞曰：“今城池不完，兵甲不坚，粮草不敷，人心不固，何以迎敌？不若去投陶侃，或退据零、桂为上也。若沉吟，死无葬身之地矣！”丞曰：“吾之志欲死忠义，岂可贪生苟免，为奔走之将乎？事之不济，令百姓知吾心耳！”乃婴城固守。魏义攻城，虞望率众出战，大败而死。城中甚急，甘卓知之，使人遣丞书劝之，且云：“当以兵出沔口，截敦归路，则湘围自解矣。”丞即复书与卓曰：“足下能卷甲电赴，犹有所及，若其狐疑，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！”卓不能从之，丞只得固守湘东。

尔时，元帝封子司马翌为琅玕王，命其领兵出守城池。

却说赵王刘曜，自以兵十万，去击杨难敌。难敌率众拒迎，与曜逆战，曜不胜，乃退保城池，绝难敌粮道。难敌只得遣使称藩于赵，赵王曜许之，以杨难敌为武都王，而难敌自此归赵，于是曜令退兵还长安。

却说赵秦州刺史陈安率众入长安，求朝于曜，曜恐其人为乱，乃疾辞不与入见。安大怒，大掠而归。陇上氐羌人皆附之，有众十余万，自称凉王。赵王

曜便使呼延晏及鲁凭二人引兵出追，被陈安获之，安招其降，二人不屈，安命左右斩之。

#### 第一四四回 王导待罪于阙下

元帝闻王敦兵将至，使人征戴渊、刘隗领兵入卫建康，二将皆应命而至。帝使百官出迎于道，刘隗岸帻大言，意气自若，与百官刁协等入朝元帝，君臣礼毕，隗、协平身。帝曰：“王敦作逆，故召卿等还迎王敦。”是时刘隗、刁协大惊，急奏曰：“王敦作逆，其弟王导并家属数百人，今在建康城内，若敦兵至此，导必为内应，不如先诛王导等族众，然后以兵去迎。”

帝曰：“容朕三思后行。”隗、协见帝不许，心中愈惊。

司空王导闻兄王敦作乱，见刘隗、刁协奏请尽诛王氏，心中大恐，乃率其从弟中领军王遽、左卫将军王廙、侍中王侃、王彬，及宗族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，每旦诣阙待罪。值仆射周顛入朝，导呼仆射谓曰：“伯仁，吾以百口累卿，望速救耳！”顛直入不顾，而见帝奏曰：“司空王导闻兄王敦谋逆，今领兄弟宗族二十余人，阙下待罪。臣见王导平素忠诚，必无叛心；若与敦私有异志，安肯身留建康自陷也？望陛下看其草创之功，以赦如今无贰之愆！”帝曰：“朕亦思王导无叛之意，可原其心。”纳其言而赦之。周顛先是饮酒而入，及辞出还未醒。当周顛见纳其奏即出，王导犹在阙前待罪，见顛出，又呼而问之，顛不与言，顾左右曰：“今年杀诸贼奴，取金印如斗大，系肘后。”言讫即出，乃使人上表，明导无罪，言甚切至。

王导不之知，而心甚恨之。

元帝又见周顛上表，乃下诏赦王导等二十余人无罪，赐朝服，召入朝见之。导稽首奏帝曰：“贼臣逆子，何代无之？不意今日近出臣族。”帝下殿执导手曰：“茂弘，朕方寄卿以百里之命，安忍罪之？”于是君臣惠爱如初。

三月，帝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以戴若思为骠骑大将军。

诏曰：“王导以大义灭亲，可以之为安东时节假之将军。”又以周顛为尚书左仆射，王遽为右仆射。

次日，帝乃命刘隗、刁协、戴若思等领军去迎。将军周札，素爱俭好利，帝使刘隗领兵屯金城，使周札屯石头城，二人领诏去讫。

时，敦军至石头，欲先攻刘隗，杜弘谓敦曰：“刘隗死士多，未可易克；周札少谋，兵不为用，攻之必败，札若败，则隗走矣。”敦从之，使弘为前锋将军，以军二万先攻石头。周札果开城门纳弘，弘军一涌而入，于城屯祝于是王敦入据石头，叹曰：“吾不得复为盛德事矣！”谢鲲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但使自今已往，日忘日去耳！”

元帝闻石头失守，诏命刘隗、刁协、戴渊、周顛、王导等分头接战，于是

协、隗、渊等领兵来石头挑战。

王敦闻探事人回报，王导为都督骠骑大将军，总领诸军事；又令刁协、刘隗、戴若思领兵十万前来迎敌。自令军马将到石头。敦忙唤周抚、邓岳二人，整军马去战，于是二人以军出城排阵。是日两军相遇，刘隗出马，大骂：“王敦，朝廷何负你，故敢谋反？”周抚大怒，拍马出战，更不打话，挺枪便刺。

刘隗以刀来迎，二人交战，战到二十余合，隗敌周抚不住，走回本阵。戴若思忙持刀接住周抚交战，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

邓岳见周抚赢不得若思，亦拍马抡斧冲出阵，帮护周抚。三人在垓心交战，战不过五合，若思敌不过二人，勒马便回本阵，被王敦麾兵一击，杀得晋兵大败，抛戈弃鼓，倒旗失金，乱溃奔走，各自逃生。王敦等连追数十余里，方始下令，收军还城。

当刘隗、刁协得戴若思保护走回建康，入太极殿，见元帝曰：“王敦势大，难以迎敌，因此大败而回。”

是时，刘隗、刁协二人，在帝前流涕，帝亦携二人手垂泪。

因谓隗、协二人曰：“今王敦谋逆，为汝二人，汝二人乘其未还，可引本属，朕给与兵符避祸，免遭其难。”刁协泣曰：“臣当死守，不敢有避。”元帝曰：“事逼矣，安可不行！”乃命有司给兵符人马与二人，二人流涕，拜辞元帝，出领家属，带人马出城而逃。

元帝见二人去了，心中忧闷，无人去退敦兵。当太子司马绍欲自率将士决战，温娇执鞞谏曰：“殿下国之储副，奈何以身轻天下？”抽剑斩鞞乃止。

敦虽知刘、刁走了，仍拥兵不朝，放士卒劫掠，宫省奔散，惟将军刘超按兵直卫，及侍中二人侍帝侧。元帝遣使谓敦曰：“刘、刁二人，皆奔外国去矣，公若不忘本朝，于此息兵，则天下尚共安矣！如其不然，朕当归琅琊，以避贤路。”敦部下禁兵未肯退。

当司空王导奏曰：“陛下不须烦恼，臣请诏加王敦爵位，臣与百官去说其罢兵，彼自退矣。”元帝从之。

#### 第一四五回 王敦杀周顛戴渊

于是帝令王导与百官俱至石头，见敦讲礼讫。导曰：“朝廷诏兄罢兵！”敦许之。敦谓戴渊曰：“前日之战，有余力乎？”渊曰：“岂敢有余？但恨力之不足耳！”王敦曰：“吾作此举，天下以为何如？”渊曰：“见形者谓之逆，体诚者谓之忠。”敦笑曰：“卿可谓能言。”又谓周顛曰：“伯仁负我！”

周顛曰：“公戎车犯顺，下官亲率大军不能共事，使王旅奔败，以此负公

。”敦不答，心下以太子有勇略，为朝廷所向，欲加其不孝而废之。

次日大会百官，敦问温娇曰：“皇太子以何德称？”声色俱厉。娇曰：“钩深致远，盖非浅局所量；以礼观之，可谓孝矣！”众皆以为信然，敦谋遂阻。

元帝召周顛谓曰：“近日卿见王敦大事，二宫无恙，诸人平安，大将军固副所望耶？”顛曰：“二宫自如明诏，臣等尚未可知。”元帝曰：“王敦怀逆，必害卿，卿远避之。”顛曰：“臣备位大臣，朝廷丧败，岂肯草间求活，投胡越耶？”

当敦参军吕猗素以奸险，为渊所恶，因谓敦曰：“周、戴皆有高名，以惑众心；近者之言，曾无怍色，公不除之，恐必有再举之忧！”敦然之，以问导曰：“周、戴南北之望，当登三司无疑也。”导不答，又曰：“止应令仆射。”又导不答。

敦又曰：“若不尔，正当诛耳！”又不答。

敦遂遣部将收顛并渊部将，领五千兵收周、戴二人。回经太庙门首，顛大言曰：“贼臣王敦，倾覆社稷，枉杀忠臣，神祇有灵，当速诛之！”收人以戟伤顛口，流血至踵，容止自若。

观者皆为流涕。敦令押入市曹，并渊杀之。元帝使敦弟王彬，以牛酒劳敦。而彬素与顛善，闻顛被杀，先往哭之，然后见敦，敦怪其容惨而问之，彬曰：“因哭伯仁，情不得已。”敦怒曰：“伯仁自致刑戮，且伊为人奸佞，何哀而哭之？”彬勃然数之曰：“兄抗旌犯顺，杀戮忠良，图为不轨，祸及门户矣！”

其词气慷慨，声泪俱下。敦大怒曰：“尔以为吾不能杀汝耶？”

导劝彬起谢，彬曰：“脚痛不能！且此复何谢？”敦曰：“脚痛孰若颈痛！”彬殊无惧色，由是王导劝散去讫。

#### 第一四六回 王导执表涕周顛

自此王导复预朝政，后因人中书省，行检中书故事，忽见周顛救己之文，殷勤款至，词意恳切。导执表流涕，归告其诸子曰：“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！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也！”言讫，子数十人皆信，个个流涕。

史说周顛好酒多失，元帝初立时，补吏部尚书。顷之，以醉酒为有司所纠，白衣领职。太兴初，转尚书仆射。庾亮尝谓顛曰：“诸人咸以君方乐广。”顛曰：“何乃刻画无盐而唐突西子也？”帝宴群公于西堂，帝酒酣，从容谓百官曰：“今日君臣共集，何如尧舜时耶？”顛因醉厉声曰：“今虽同人王，何得复比圣世？”帝大怒，诏付廷尉，将加戮，累日方赦之。

初，顛以雅望获海内盛名，后颇以酒失为仆射。略为醒日，时人号为“三

日仆射”。庾亮曰：“周侯末年，所谓凤德之衰也。”顗在中朝时，能饮酒一石；及过江，虽日醉，每称无对，偶有旧识从北来，顗遇之欣然，乃出酒二石共饮，各大醉。及顗醒，使人视客，已腐胁死矣。而顗性宽裕，而友爱过人；其弟嵩尝因酒瞋目谓顗曰：“兄才不及弟，何乃横得盛名？”以所燃蜡烛投之，颜色无忤，徐曰：“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？”

先王导甚重之，尝枕膝而指其腹曰：“卿此中何所有也？”顗答曰：“此中空洞无物，然足容卿辈数百人！”导亦不为忤。

王敦素惮顗，每见顗，辄面热，虽冬月，扇面手不得休。敦使缪恒籍没顗家，收得素篋数枚，盛败絮而已，及酒五瓶、米数石，在位者服其清约。顗遇害时，年五十四岁，人人尽叹惜之。

史说祖纳，字士元，乃祖逖之兄也。幼有操行，能清言，文义可观。性至孝，少孤贫，常自炊爨以养母。时王敦闻之，乃使人遣其二婢，代奉养母，辟为从事中郎。时人戏之曰：“奴价倍婢。”纳应之曰：“百里奚何必轻于五羊皮耶？”王敦既为相，以为军谘祭酒。时纳好与人弈棋，王隐言之曰：“禹惜寸阴，不闻棋数。”纳对曰：“以忘忧耳？”隐曰：“古人遭逢，则以功达其道，若其不遇，则以言达其道。君少长五部，游宦四方，华裔成败，皆当闻见，胡不记述，而有裁成？何必忧围棋而后忘忧也？”于是纳不复下棋。旦日入朝，乃奏于帝曰：“自古小国之有史官，况于中华安可不置？”帝纳之，使纳修晋史。

其弟平西将军祖约，领军镇守豫州，不能驭众，边地多叛。

闻长城戴洋善风角，有才识，使人召至，以为中兴军。永昌元年四月庚辰，有大风起自东南，飞砂折木。洋出闻之，人谓约曰：“今年十月，必有贼狄治罪到谯城，将军宜防之。”约未应，当主簿王振言曰：“天道高远，岂人先知？今戴洋妄造谣言，扇惑民心，宜以洋收狄治罪。”约从之，乃命左右执戴洋收狄治罪，不得与食，待其自死。于是左右执洋入狱中，连绝食五十日不死。左右与说话，言语如昔，左右人报知，祖约曰：“吾知其有神术，安能害之？”乃赦其出，即骂王振曰：“你进谗言，险害神人！”令左右执振斩之，洋急救曰：“若杀此人，臣请归山。”约曰：“振昨日曾诉君于我，何反救之？”

洋曰：“振不识风，非有夙嫌，振往时垂饥死，洋养活之，振犹尚遗忘；夫处富贵而不弃贫贱者，固其难矣！”约义而释之。

却说王敦在石头，闻卓起兵大惧。时卓兄子甘印，为敦参军，敦乃遣印归说卓，使旋军。卓虽慕忠义，而多疑少决。及印至说，犹豫逗留；及闻戴渊、周顗死，流涕谓印曰：“吾之所忧，正为今日。若径据武昌，敦势逼必劫天子



，以绝四海之望，不知更思后图。吾据敦上流，敦亦不敢复危社稷也。”于是即令旋军。乐道融曰：“今公兵断彭泽，使敦上下不得相赴，其众自然离散，可一战擒敦也。将军起义兵而中止，窃为将军不取也！”卓不从，道融忧愤而死。卓本宽和，忽更强塞；径还襄阳，意气骚扰，识者知其将死也！

王敦既得志，改易百官及诸军镇，惟意所欲。将都武昌，谢鲲曰：“公若朝天子，使君臣释然，则物情相和悦服矣。”

敦竟不朝而去，四月竟还武昌。

#### 第一四七回 湘州谯王死忠义

却说魏义攻湘州，百日拔之，义兵入城，执谯王司马丞囚之。又执虞悝子弟于市曹，子弟皆对之号泣，悝曰：“人生会当有死，今一门为忠义之鬼，亦复何恨？”言讫，被杀之。义既得湘州，遣人以槛车送丞往武昌，主簿桓雄、僚佐韩阶、从事武延皆毁服为僮，从丞不离左右，义见雄姿貌举止非凡，憚而杀之。

时，王敦闻魏义执丞送至武昌，乃使弟王廙先候于道，将丞杀之，不与入武昌，恐人议论。丞既被害，韩阶、武延二人收殓。送丞丧至都，葬之而去。

五月，却说甘卓既班军回镇，悉散细作。其家人皆劝曰：“今王敦贼臣，意在图谋社稷，而忌公居上流，故不敢行也。既还武昌，必有害公之心，岂可散兵释戎而不为备也？宜三思之！免累及族。”卓不从。

王敦还武昌，深恨甘卓。阴使人持书，命襄阳太守周虑攻卓，虑承敦旨，乃点军三万，来袭甘卓。卓无备，措手不及，被袭杀之。使人传首于敦，敦大喜，重赏来使，以从事代卓镇江中。敦既得志，暴奸滋甚，四方贡献，多入其府，将帅州牧，皆出其门。以沈充、钱凤为谋主，二人所谮，无不死者。

却说郗鉴在邹山二年，有众数万，战争不息，百姓饥馑，为后赵王勒不时遣将率兵所逼，于是引众退屯合肥。仆射纪瞻以鉴雅相清德，宜从容台阁，上疏请帝征之，于是元帝遣使征鉴，拜为尚书。鉴始入朝时，徐兗间诸坞多降于后赵王，赵王置守宰而辅之。

十月，却说祖逖既卒，后赵屡遣支雄、桃豹寇河南，拔襄城，城拔，又率众围谯城，祖约不能御，退屯寿春，雄、豹等遂取陈留。梁、郑之间，复骚然矣。初，戴洋以风角占十月当有寇至，至是果然。约始信洋占，遂以礼待戴洋矣。

#### 第一四八回 元帝崩太子即位

元帝因王敦作逆，忧愤成病，将笃，乃召司空王导入内，受遗诏辅政。王导入内，嘱曰：“朕自琅琊王得遇卿至此，不幸病笃，谅已难逃天命。朕闻神尧以一旅取天下，吾以天下不能讨五胡，而雪三帝之耻，朕所恨在此，愧见先

帝于九泉之下耳。”言讫而昏，徐徐又醒，谓王导曰：“太子笃厚恭谨，可任大事，汝等宜辅佐之，各尽忠义之心，以图灭胡之计，勿少忘焉。”言讫而崩。帝年四十七岁，在位十六年而崩。

帝性简俭冲素，容纳直言。初镇江东，颇以酒废事，王导深以为言，帝命酌，引觞覆之，于是遂绝不饮。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，宜施绛帐，帝曰：“汉文集上书皂囊为幔”遂令冬施青布，夏施青练帷帐。将拜贵人，有司请市雀钗，帝以烦费不许；所幸郑夫人，衣无文彩耳。始先秦时有望气者云：五百年后，金陵有王者气。故始皇东游以厌之，改其地曰秣陵，堑其山以绝其势。及孙权之称号，自谓当之。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，四百三十七载，考其替数，犹为未及。元帝之渡江也，乃五百二十六年，真人正应在于此矣。天意人事，又符中兴之兆。太安之际，童谣：“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”，识者以为吴越当兴王者，是岁元帝与四王司马氏共渡江，帝竟登大位焉。

初，《玄石图》有“牛继马后”之说，故宣帝深忌牛氏，遂以二榼共一口以贮酒。帝先食佳者，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，而恭王妃夏侯氏，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，亦有符云矣。

元帝既崩，司空王导与百官举哀发丧，葬于建平。丧事毕，乃扶太子司马绍登基于太极殿，百官山呼万岁。礼毕，分列两班。改年号为太宁，百官上尊号肃宗明皇帝。群臣皆上贺，帝命光禄寺排宴。宴毕群臣，加封王导为郡公，进位太保，剑佩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辞。导受职谢恩，尽忠王室，竭力辅政。太子即位，尊所生母荀氏为建安君。

史说明帝讳绍，字道几，乃元帝长子，在位三年，寿二十七岁。幼而聪哲，为元帝所异。年幼时，帝坐置膝上，适长安有使来，元帝因问之曰：“汝谓日与长安孰远？”对曰：“长安近，不闻人从日边来！居然可知也！”元帝异之。明日宴群臣，又问之，明帝对曰：“日近！”元帝失色曰：“何乃异前问之言？”明帝又对曰：“举目则见日，不见长安！”由是益奇之。元帝为晋王，立为王太子，及即帝位，立为皇太子。帝性至孝，有文武才。时王敦欲诬以不孝而废之，大会百官而问中庶子温峤曰：“皇太子以何德称？”声色俱厉，必欲使有言，峤对曰：“钩深致远，盖非浅局所量！以礼观之，可称为孝矣！”敦谋逆遂止。今元帝崩，乃即帝位。

#### 第一四九回 郭璞葬致天子问

却说尚书郎郭璞，因母死居忧，去职在家，将母柩椁下葬于暨阳，近河漫水百余步，当友人王用谓璞曰：“君何葬母地近河，他日洪水漂荡，则母骸将为鱼矣！”璞曰：“卿不必忧，不久当即为陆矣！”用不信，后因洪水走推，别处反沙涨，去墓十里皆为田。

于是用深敬之。因父棺未埋，亦请郭璞代他择吉安葬。璞与择地，葬其父后郭外东陵龙耳上。埋讫，私谓王用曰：“其地甚吉，不出三年，当致天子相问也！”时明帝闻知郭璞尝与人择葬，吉效如神，尚未深信，乃自微服装作庶人，引从者私出宫门，来观其所葬之地如何。恰好来至东陵，遇王用扫坟，帝问曰：“此坟谁替你择葬？”用曰：“乃是郭璞。”帝佯吓之曰：“何以葬于龙角？此法当夷族！既是璞葬，有何吉应？”

用曰：“郭璞道此葬龙耳，不出三年，当致天子也。”帝曰：“出天子耶？”用曰：“当致天子问耳！”帝异其效，乃归宫。

次日，诏郭璞起复，以为尚书郎，凡事皆与议之。

璞素与桓彝友善，彝常造之，或璞在厕间，便入相见。时值岁除，璞穰灯知来年有大难。至正月，欲行掩法，怕人窥见，正在厕间请祝，彝又至，璞曰：“卿来他处自可，但不可厕上相寻耳。若相寻，必客主有殃。”彝笑辞归。旦，璞在厕行掩法，彝饮得大醉，诣璞家，数寻不见。至厕果遇璞正在厕行掩法。彝窃而观之，见璞裸体披发，口衔刀，设醮回首，忽见彝在，抚心大惊，出曰：“此天命不可逃也！吾每嘱卿勿来厕间，反更如是，岂但祸吾，卿亦有殃不能免！”彝听言被吓，酒已半醒，因曰：“我被酒误矣！”二人歔歔一回，各别去。是岁璞因王敦反被害，后彝因苏峻反死。

史说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，名为《洞林》，又抄京、费诸家要撮，更撰《新林》一篇，《韵》一篇，注释《尔雅》，又注《三苍》万言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楚辞》，并所作诗赋诔颂，亦数万言，皆传于后世。

却说后赵右长史张宾卒，后赵王勒哭之恸曰：“天不欲成吾事耶？何夺吾右侯之早也？”因谓文武曰：“张宾阔达大节，谋无不中，算无余策，成吾业者，宾之勋也。虽子房、萧何，不过其才耳。卿辈年齿与朕等辈，惟有侯年少，吾欲托以后事，不期如此天灭，使朕心腹崩裂矣！”言讫，又泪如雨，亲往吊祭，哭之而归，以程通代为右长史。勒每与遐谋议，有所不合，辄叹曰：“右侯舍我去，岂非酷乎？”因是流涕弥日矣。

肃宗明皇帝太宁甲申元年三月，后赵王勒使桃豹、孔长等寇彭城、下邳等，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，王敦欲谋篡，使人讽朝廷征己，明帝举手诏征之。敦遂徐移镇姑孰，屯芜湖，以王导为司徒，自领扬州牧。敦欲为逆，弟王彬谏之甚苦，敦变色，目左右将杀之。彬正色曰：“君昔岁杀兄，今又杀弟耶？”

敦乃止之。

第一五〇回 王逊怒甚冠裂卒

却说成王李雄，使李骧率兵五万，来攻宁州。刺史王逊已知，遣将军姚岳领军三万拒战。

次日，二军相遇，交战不十合，成军败走。岳催军追至泸水而还。回见王逊，逊以岳不穷追李骧，乃大怒鞭岳，怒甚，冠裂而卒。

逊在州十四年，威行殊俗，士民得安。于是朝廷已知其卒，诏以其子王坚为宁州刺史，代领其众。

### 第一五一回 平先以众击陈安

十月，赵王刘曜占据陇城，遣将军平先率劲骑十万，前来陇右讨陈安。赵军至陇右，陈安引兵迎。其时，安身骑高头骏马，左手提七尺钢刀，右手执丈八蛇矛出阵。平先亦身骑黄骠马，手持点钢长枪，出与陈安搏战。三合，胜负未分。次日，二人又战，当平先与陈安一来一往，无有胜败，三番四复，没有输赢，看看战了五十合，陈安以丈八矛用力刺着平先左肋，被平先用手一接，夺住一扯，把陈安扯落下马，平先见安落马，便执其矛来刺，安弃马步走，走至涧曲，被平先拍马追着斩之。

杀散余兵，方令鸣金收军，回长安去讫。

其时赵王曜不抚士众，专与嬖臣饮博，而陈安在陇右，爱惜士卒，法令严明，今战死，故陇上作歌痛之曰：陇上将士有陈安，躯干虽小腹中宽；爱养士卒同心肝，蹶驄交马铁锻鞍。七尺钢刀奋如湍，丈八蛇矛左右盘；十荡十决无敢前，战始三合失蛇矛。弃我蹶驄窜岩幽，为我外征而悬头；西流之水东流河，一去不还争奈何？

平先既斩陈安，回见赵王曜，以陇上之人作歌言奏知，曜闻之而哀伤，因命乐府歌之。安既死，羌氏之众皆归降于晋，晋明帝以赤亭羌酋姚弋仲为平西将军，封平襄公，使其领之。

八月，明帝畏王敦之逼，以郗鉴领兵为外援，使镇合肥。

王敦忌之，乃使人上表，表鉴为尚书令。明帝不得已而从之，诏鉴还台。郗鉴既还，过姑孰，人见王敦，敦待之，饮罢，与论西朝人士。敦曰：“乐彦辅短才耳，考其实，岂胜蒲武秋耶！”鉴曰：“彦辅道韵平淡，愍怀之废，柔而能正；武秋失节之士，安能拟之？”敦曰：“当时危机交迫。”鉴曰：“丈夫当死生以之。”敦恶其言，遂入内不复出见，鉴亦辞而归。归时，敦手下将士登劝敦杀鉴，敦不从曰：“若杀鉴，则失朝士心。”鉴始得还台。次日入朝，遂与明帝道王敦谋逆，欲宜图先之，帝默然。

却说后赵王勒遣石虎率骑步四万击青州，郡县多降，遂进兵围广固。广固粮尽，曹嶷出降，被虎杀之，得其众三万。虎欲尽杀其众，刺史刘征曰：“今留征，使牧民也，无民焉牧，征将归耳！”于是虎乃留男女七百余口配征，使镇广固。

### 第一五二回 赵击凉州张茂降

却说赵王曜自陇西得胜，乃以其众西攻凉州，戎卒二十八万，号为五十万，是日启行。

凉州士卒大震，参军马岌劝张茂亲出阵战，长史纪纬请斩岌出降。岌请茂曰：“纪公糟粕书生，不思大计；明公父子，欲为朝廷诛曜有年矣！今曜自至，远近观公此举，当立信勇之体，以副秦陇之望；力虽不敌，势不可以不出！”茂曰：“善！”乃率众出屯石头，乃问计于参军陈珍，陈珍曰：“曜兵虽多，乃氐羌乌合之众，恩信未结，且有山东之危，安能旷日持久与我争河西耶？若二旬不退，珍请敝卒数千，为明公擒之。”

茂沉吟时，曜众至河西，诸将争欲济河。曜曰：“吾军疲困，其实难用，今但按甲勿动，以威声振之，若出中旬，茂表不至者，吾为负卿矣！”至是，茂果疑寡不敌众，密使人上表称藩于曜，曜大悦，遣使拜茂为太师，封凉王，加九锡。茂使人贡财物劳军，曜始振旅还军。

却说杨难敌闻陈安死，大惧赵王曜来攻，乃自请降于成王李雄。李雄未允，难敌以金百斤，赂将军李稚，李稚与成王，说之，雄方受其降，遣其还武都。难敌既还，闻曜王之兵已退，遂差兵据险，不服于成。李稚自悔失计，亟请成王率兵讨之，于是成王遣李稚同兄李舍攻难敌。稚、舍率兵长驱至下辨，难敌闻知讨，遣部将引兵一万，断舍、稚归路，自将兵分三阵出迎。舍、稚深入难继，被杨难敌三面攻之，大败而还。又被难敌先使部将断住归路，不能出进，被难敌四下夹攻，舍、稚皆被难敌所杀，其众悉降。

### 第一五三回 曜封世子永安王

却说赵王曜世子刘胤，年十岁，长七尺五寸。既长，多力善射，骁捷如风。靳准之乱，胤逃于黑匿郁鞠部。陈安既败，乃自言于郁鞠，郁鞠礼而使人送还于曜。曜悲喜，谓群臣曰：“义孙故世子也，材器过人，且多历艰难，吾欲法周文王、汉光武，以固社稷而安兆民何如？”左光禄大夫卜泰进曰：“文王定嗣于未立之先则可，光武以母失恩以废其子，岂足为法？向以东海为嗣，未必不如明帝也！胤文武材力，诚高绝于世；然太子孝友仁慈，亦足为承平贤主。况东宫神明所系，岂可轻动？臣等有死而已，不敢奉诏！”曜默然。胤进曰：“父之于子，当爱之如一，今黜熙而立臣，臣何敢自安？苟以臣颇堪驱策，岂不能辅熙以承圣业乎？臣请效死于此！不敢闻命。”曜亦以熙王后所生，后已卒，不忍废也。卜泰，即胤之舅也，曜喜其公忠，以泰为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太傅。而封胤为永安王，都督二宫警卫，录尚书事，命熙尽家人之礼而见胤。

却说凉王张茂筑大城姑臧，兴役修灵钧台以备寇。别驾吴绍谏曰：“明公所以筑城修台者，盖征既往之患耳！愚以为恩苟未洽于人心，虽处层台，亦无

所益，适足以疑群下之志，示怯弱之形。”张茂曰：“亡兄一旦失身于物，岂无忠臣义士欲尽节者哉！顾祸生不意，虽有智勇，无所恃耳！王公设险，勇夫重闭，古之道也。”言讫，大兴工役，卒为成之。

十一月，王敦欲谋反，先强宗族：故徙其兄王含都督江西诸军事，以王舒为荆州刺史，以王彬为江州刺史，各执重兵。

甲申二年正月，王敦欲反，忌周氏宗族强盛。周氏一门五侯，况周嵩以兄周顛被敦所杀，心常愤恨，敦甚恶之。会道士周脱以妖术惑众，敦诬周嵩、周札、周筵等与脱同谋不轨，收而杀之。于是从事周嵩、周筵皆遇害。惟札在会稽，敦又使沈充领兵一万，去袭会稽。札闻知，领兵出城交战，札军少大败，死战于阵，因此充等收兵还镇，遂起霸鼎之心。

#### 第一五四回 成立兄子为太子

却说成王雄后任氏无子，有妾子十余人，雄不立为嗣，乃立兄李特子班为太子，使任后母之。群臣固谏不可，请立诸子。

雄曰：“吾兄先帝之嫡统，有奇才大功，事垂克而早亡，朕常悼之，且班仁孝好学，必能负荷先烈。”

当太傅李骧谏曰：“先王立嗣必子者，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夺也，宋宣公故事亦足以观矣！”雄不听，骧退而流涕曰：“乱自此始矣！”李班为人谦恭下士，动遵礼法，雄每有大议，辄令预之。

时五月，赵凉王张茂疾笃，执其子张骏手而泣曰：“吾家世以孝友恭顺著称，晋室虽微，汝奉承之，不可失也。”且下令曰：“吾官非王命，苟以集事，死之日当以白衣人棺，勿以朝服殓也。”言讫而卒。茂既死，赵王曜遣使立其子骏为凉州牧，封为凉王。

#### 第一五五回 王敦举兵谋逆叛

六月，王敦谋反，以沈充、钱凤为谋士，郑岳、周抚为左右先锋，统兵二十万，准备待行。王敦偶发疾，传令屯驻三军。

时王敦无子，养兄王含之子王应为嗣，敦疾甚，乃与钱凤商议，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，以代敦权领三军，以兄王含为骠骑大将军，令其督战。

当钱凤谓敦曰：“今丞相疾甚，设有不讳，便当以大事付应耶！”敦曰：“非常之事，非常人所能为，且应年少，岂堪大事？我死之后，吾有三计，君等宜行之。莫若释兵散众，归身朝廷，保全门户，此第一上计也；退还武昌，收兵自守，贡献不废，此第二中计也；及吾尚存，悉众而下，万一侥幸，此第三下计也。”凤欲作乱，乃谓其党曰：“今丞相下计，乃上策也！汝等各宜尽忠，休怀二心。”

#### 第一五六回 明帝私视王敦营

明帝在营，密闻近侍报：“王敦复作乱，兵至湘阴。”帝不与百官计议，自密乘巴滇骏马，微行至湘阴，探察王敦营寨。

正观之际，敦营中有军士出，见帝单骑窥伺营寨，而军士见帝颜貌颇不俗，疑非常人，即入报王敦。时敦病，正昼寝，梦红日环其营寨，王敦惊起曰：“此必黄须鲜卑取来也！”帝母荀氏，乃燕氏人，帝状类外氏，须黄，故敦谓黄须鲜卑奴也。

正欲使人访察捉之，忽军士入报，适间有一人，黄须单骑，在营外窥探，至今未去也。王敦曰：“正是鲜卑奴也！”急唤傅玩至，说与帝状，令其出领五骑，各带利刃，追着杀之，取得首级来，封千户侯与你。

五人得令即出，各骑骏马，带长枪利刃，领五骑来追明帝。

明帝见营内纷纭，想有人追，乃急驰去。时马有遗粪在地，帝恐追人察冷热，追着不便，取水辄灌之为冷而走，见逆旅卖食老妪在门首立，以赶马七宝鞭与妪曰：“吾将此宝物送与婆婆，倘后有骑马来追者，可以此鞭示之，道吾去远也。”老妪接鞭在手，明帝忙拍马去。俄而，傅玩五骑追至，问老妪曰：“适有一黄须后生，并无跟随之人，骑一大马，在此过么？”老妪以七宝鞭示之曰：“去得好远，失落此鞭在地，被我拾得。”

傅玩等认之，乃帝之七宝鞭也，因此傅玩在此稽留遂久，心犹未信，因见马粪在地，以手试之，粪已冷矣，遂信老妪之言，去远而止不追，勒马而归。明帝仅得免其大难，自回转营去讫。

傅玩引五骑回营，报说明帝去远，追之不及。王敦闻知，病反加增。时沈充、钱凤定谋，以宿卫尚多，使人上表，奏令三番休二时。明帝已回宫，以温峤为中书令，议讨王敦。王敦使人探知，心甚恶之，恐其为明帝谋己，乃使人请温峤为左司马，峤不敢辞，乃朝拜明帝辞别，帝欲阻之，峤曰：“陛下休留臣，臣自能复返，就观动静耳。”

峤即行事敦，敦悦之。峤伪为勤敬，乃综其府事，时为密谋，以附其欲，结钱凤，为之声誉。每曰：“钱世仪精神满腹，峤素有藻鉴之名。”凤甚悦，深欲结好。会丹阳尹缺，峤言于敦曰：“京尹咽喉之地，公宜自眩”敦然之，问谁可者？温荐钱凤可，钱凤荐温峤可。温峤伪辞，敦不听，遂使人表用峤，使覘伺朝廷消息。

时王敦行事，不待朝廷应允，表人即除，朝廷亦不敢逆敦，遂使温峤为京尹。峤恐既去而凤后间之，乃因王敦作宴饮峤饯别。酒至凤，凤未即饮，峤佯醉，以手版击凤帻坠地，作色曰：“钱凤何人？温太真行酒，乃敢不饮？”凤意不乐，敦以峤为醉而释之。峤将别，拜敦，佯为涕泗横流，出园后复入者再三，似不忍离去之状而行。后凤果谓敦曰：“温峤与朝廷甚密，而与庾亮深交

，今此去未可信也！”敦曰：“太真昨醉，小加声色，卿何得便尔相谗耶？”言罢不听。

温峤既得脱身至建康，尽以逆谋告知明帝，与庾亮画策讨之。

王敦闻知峤泄己之谋，大怒曰：“吾乃为小物所欺！”因遣人与弟王导书曰：太真别来几日，作如是事，当募人擒杀之，以拔其舌，方息吾丹田一点火耳！

导以是书见明帝，帝乃加导为大都督，领扬州刺史。又使温峤与将军卞敦、应援、郗鉴，分督诸军讨敦。鉴奏请曰：“臣等出讨，望陛下诏临淮太守苏峻、兖州刺史刘遐等率军入卫京廷。”帝然之，诏峻、遐率兵入城，明帝自领禁兵，屯于中堂。

### 第一五七回 王导计气王敦死

其时朝野将士皆惮王敦，不肯向前去战，各自相推。当时王导密谓帝曰：“今敦在，将士畏惮，不敢向前。今闻敦病甚，其性极急，陛下可作诏书，使人送去见敦，暴敦罪恶，彼心受气，不死将次九分！臣归家，率子弟，称敦见诏气死，代其发哀挂孝，然后下诏，只讨钱凤、王含，休书王敦，则将士认王敦已死，必然奋志向前，可讨王敦，彼之将士，亦自散矣。”

帝大喜，用其计，即使人持诏去，暴王敦之罪。敦得书，果恚气病增，卧床不起，使人催王含进兵。王导归家数日，率子弟挂孝发哀，称说王敦死了。兵以为王敦已死，咸有奋志，于是尚书省眷诏，遣人送敦府下曰：敦辄立元息，以自承代，不由王命，顽凶相弊，志窥神器，天不长奸。敦已陨毙，凤复煽运，今遣司徒导等讨之，诸为敦所授用者，一无所问。敦之将士，从敦两年，违离家室，朕甚悯之。其单丁遣还，终身不调；余皆与假三年，休讫还台。当与宿卫，同例三番。

使人持诏下敦府，敦见诏大怒，而病愈笃，欲即起兵，使郭璞筮之，璞曰：“无成！”敦疑璞助温峤，欲杀之，恐人议论。敦问曰：“吾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明公起事，祸必不久！若在武昌，寿不可测！”敦大怒曰：“卿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命尽今日日中。”敦怒甚，收璞杀之。乃即召兄王含及钱凤人告曰：“吾疾笃，难以御众，汝等可与邓岳及周抚率众五万，先向京师，吾随后接应。”凤问曰：“事克之日，天子云何？”

敦曰：“尚未南郊，何称天子？便尽卿兵势，但可保护东海王、裴妃而已。”

七月，王含水陆五万，奄至江宁南岸，人情恟惧。温峤恐其兵过，放火烧了朱雀桥，以挫其锋。

明帝欲尽将兵击含，闻朱雀桥已焚，大怒于峤。峤曰：“今宿卫寡弱，后



兵未至，若贼豕突，社稷且恐不保，何爱一桥乎？”明帝方息怒，命峤等同屯桥岸矣。

司徒王导遣使遗书王含曰：

近承大将军已不讳，兄此举谓可如昔年之事乎？昔年佞臣乱朝，人怀不忿，如导之徒，心思外济；今则不然，大将军未屯于湖，渐失人心，临终之日，委重安期，诸有耳者，皆知将为禅代，非人臣之事也。先帝中兴，遗爱在民，圣主聪明，德洽朝野，兄乃欲妄萌逆行，凡在人臣，谁不慎难？导门户大小，世受国厚恩，今日之事，明目张胆，为六军之首，宁为忠臣而死，不为无赖而生也！

含见书，怒而不答。明帝集诸将商议，诸将曰：“王含、钱凤，众力百倍，苑城小而不固，趁军势未成，大驾自出拒战。”郗鉴曰：“群逆纵逸，势不可当，可以谋屈，难以力竞。且含等号令不一，抄盗相寻，旷延日久，必起义士之心。今决胜负于一朝，万一蹉跎，虽有申胥之徒，何补既往哉！”明帝从之。明帝乃率诸军出屯，而帝当夜募壮士，使将军段秀等率千余人渡水，掩其无备。

秀等领计，率一千二百人夜渡河，平旦与含军相遇于越城。

两下交锋，未战十合，王含败逃，被秀大破之而还。段秀，乃匹磾弟也。

王含既败，领残兵退屯于别所。王敦闻知大怒曰：“我兄老婢耳，门户衰，世事去矣，我当力行！”因作势而起，困乏复卧。乃谓兄子王应曰：“我死汝便即位，先立朝廷百官，然后莹葬。”应拜受其言。至夜，王敦愤惋而死。诸葛瑶谓王应曰：“今丞相归天，不可发丧，若三军闻知，则在外将士，不肯尽心出战。不如秘之，将铺席裹尸，埋于厅中，只管饮酒调将，去攻建康；待取得京师，然后发丧。”应曰：“其计甚妙。”于是使近侍将王敦尸以席蜡涂其外，埋于厅中。每日与诸葛瑶饮酒淫乐，不理军事。

明帝虽胜一阵，心中犹疑寡众不敌，乃使人说沈充降，许以司空。

沈不奉诏，遂起兵与王含合兵，来攻建康。当司马顾扬说充曰：“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，锋挫气沮，持久必败；若决破钱塘，因湖水以灌京邑，纵舟师以攻之，此上策也！藉初至之锐，并东西军之力，十道俱进，众寡过倍，理必摧陷，此中策也。转祸为福，召钱凤人议事，因斩之以降，此下策也。”

沈充不能用。

刘遐、苏峻得诏，率精兵二万人至。次日沈充战，两下交锋，充、凤大败，被遐、峻大破之。

时，浔阳太守周光，率千余人赴敦营求见王敦，王应辞以疾重，不能出见

。光料得敦已死，乃退谓兄周抚曰：“王公已死，兄何为与钱凤作贼耶？”众愕然，抚方以实告光。光遂出，佯以为发兵助凤，因而入斩钱凤，付抚诣阙，自请其罪。沈充为故将吴儒所杀，传首建康。王含见事不成，与王应烧营夜遁。

次日，明帝闻沈充、钱凤之死，王含烧营而逃，方始收军回宫。

却说王含欲奔荆州，其子王应曰：“不如投江州叔父彬处。”含曰：“大将军素与江州不睦，何如欲归之？”应曰：“此乃所以宜归也！江州当人强盛时，能立同异，此非常人所能及；今观困厄，必有愍侧之心，荆州叔父舒守文，岂能意外行事乎？”含不从，遂与应奔荆州。

荆州刺史王舒遣军迎之。惧朝廷见罪，乃以酒款待王含父子，二人饮得大醉，王舒使人执缚，沉其父子于江死之，遣使奉表入朝。

却说江州刺史王彬，闻应大败，当来奔己，密具舟待，不至，深以为恨而退。

于是敦党悉平，有司奏明帝，使人发敦尸，焚其衣冠，跽而斩之，与充、凤之首，同悬于南郊，百姓观者，莫不称庆。

郗鉴曰：“前朝诛杨骏等，皆先极官刑，后听私殡；臣以为王诛加于上，私义行于下，宜听敦家收葬。”明帝许之，敦家人收敦尸首，乃葬之。

王导等皆以讨敦功，受帝封赏。有司奏王彬等当诛，明帝下诏曰：司徒导以大义灭亲，犹当百世称之，况彬等皆其亲近乎，悉无所问！

帝诏敦纲纪除名，参佐禁锢，温峤上疏曰：敦刚愎不仁，忍行杀戮，处其朝者，恒惧危亡。原其私心，岂遑安处，其赞导凶悖，自当正以典刑，如其枉陷奸党，宜施之宽宥。

明帝览之，未及问，郗鉴曰：“先王立君臣之教，贵于仗节死义，王敦佐吏，虽多逼迫，然进不能正其逆叛，退不能脱身逃遁，准之前训，宜加义贡。”明帝不从，乃听峤议而行矣。

#### 第一五八回 陶侃劝人惜分阴

乙酉三年二月，明帝设朝，君臣礼毕，诏故樵王司马丕、戴渊、周顛、甘卓、虞望、郭璞等，赠官有差，因王敦谋逆，丕等死于国难，故皆赠溢其官。

时周札亦死国难，未蒙诏录，因是周札故吏上表，为札讼冤。尚书卞壺议曰：“札开门迎寇，不当赠溢。”王导上议曰：“往之事敦，奸逆未彰，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，与札无异，既识其奸，札便以身许国，寻取梟夷。臣谓宜与周、戴同例。”郗鉴曰：“周、戴死节，周札迎寇，事异赏均，何以劝惩？如司徒议则樵王、周、戴，皆应受责，何赠溢之有？今三臣既褒，则札宜贬明矣！”导曰：“札与樵王、周、戴，虽有异同，皆人臣之节也。”鉴曰

：“敦之谋逆，履霜日久，若以往年之举，义同桓、文，则先帝可为幽、厉耶？”诸臣虽各议不合，明帝卒用导议，诏札与周、戴同例有差。群臣请立太子司马衍为皇太子，明帝大悦，从之。

五月，诏以陶侃都督荆、襄、雍、梁四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于是陶侃复领荆州，次日率众去镇。

时荆州士女闻陶侃来镇，各各欢悦，以香花迎接。侃至荆州，恭勤终日，敛膝危坐，军府诸事，检摄无遗，未尝少停。

常语人曰：“大禹圣人，乃惜寸阴；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，岂可逸游荒醉？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！”

又尝造船，其木屑竹头，侃皆令人收拾而藏之，不许失落，人咸不解所以。后正会积雪初晴，厅阶以前余雪犹存，乃令人以木屑布地；及桓温伐蜀，以侃所贮竹头作钉钉船，其综理微密，人皆不知也。

初，侃参佐有博戏废事者，侃命取其酒器、樗博之具，悉投之于江，将吏则加鞭扑，曰：“樗蒲者，牧猪奴戏耳，老庄浮华，非先王之法，言不益实用，君子当正其威仪，岂可蓬头跣足，自谓宏达耶？”有奉馈者，必问其所由，若力作所致，虽微必喜，受赐叁倍；若非理得之，则切厉诃辱，还其所溃侃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，侃问何来？人曰：“行道所见，聊取之耳。”侃怒曰：“汝懒不佃，而贼人稻？”执而鞭之，是以劝百姓农作，家给人足矣。

#### 第一五九回 戴洋风角占神通

却说司徒王导有疾，经月不愈，长史李仁视导疾，因说曰：“近闻长城有一人，姓戴，名洋，字国流，年十二，遇疾死，五日而苏，说死时天使其为凡藏吏，授符录给吏，从幡麾将上蓬莱、昆仑、积石、大室、恒、庐、衡等山。既而遣归，逢一父老谓之曰：‘汝后当得道，为贵人所识。’及长，遂善‘风角’。为人短陋而朴野，妙解占候卜数，无不应验，天下人人敬之如神，司徒何不使人召来，问卜吉凶？”导曰：“既有此人，烦卿召来。”

于是李仁去请戴洋来见王导，参拜毕，导问疾之因，洋对曰：“君侯本命在申金为土，使之王而为申，石头空治；火光照天，要为金火相灿，水火相煎，以故受疾耳。若能迁乔，病即瘥耳！”导移居东府，病果瘥，重赏洋。

却说后赵王勒遣将军石生率众三万，寇掠河南。青州刺史李矩、颍川太守郭默，引兵拒战，数败于生。矩、默乃使人持书降于赵，赵王曜使刘岳、呼延谟率兵五万，围石生于金镛城。

石生被困，遣人回襄国求救，后赵王勒又使石虎率二万精骑，求救石生。值虎兵至金镛，与刘岳交锋，大战五十余合，刘岳大败而退。呼延谟又出战，不十合，被虎斩之。赵王曜闻呼延谟被杀，自率精兵二万，前来救应，与虎

交战，未上三合，曜军无故而溃，曜亦败走，遂居长安。刘岳被石虎执而杀之，赵王曜因此忿怒成疾。郭默南奔建康，李矩亦率众南归，卒于鲁阳。于是青、豫、徐、兖之地，咸皆入于后赵，以淮为境矣。

却说代王贺傜始执国政，以诸部多未服，乃筑城于东木根山，徙居之。

#### 第一六〇回 明帝托孤于王导

闰七月，明帝疾，召右卫将军虞胤、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至。明帝亲任典禁兵，直入殿内，多聚勇士以为羽翼。王导、庾亮入内视疾，颇以为然；帝愈厚宫禁管钥，委之宗等。时帝寝疾，庾亮夜有所表，使人从司马宗求钥，宗不与，叱亮使人曰：“此汝家门户耶？何敢夜深而入宫？”使人回，告与庾亮，亮益忿之。

及次日，帝疾笃，群臣无得进者，庾亮疑宗、胤二人有异谋，乃拉王导等排闥入见明帝，请黜宗、胤，帝不纳。是夜召引太宰西阳王司马羲、司徒王导及尚书令卞壶、将军庾亮、郗鉴、陆华、丹阳令温峤，并受遗诏辅佐太子。王导、庾亮、卞壶等入宫内卧所，帝嘱咐曰：“朕欲与卿等平复天下，扫清海内，不幸遇此危疾！今太子年幼，不得不召卿等，托以大事也。”言讫泪流交颐，王导亦涕泣曰：“愿陛下万岁，以副天下之望，将息龙体，臣等少尽犬马之劳。”帝又曰：“卿等早晚看觑幼子，勿负朕言。”乃执太子手付与王导曰：“可念朕躬，勿效王敦。”导汗流满身，手足无措，泣拜于地，以头叩地流血，曰：“臣等安敢不竭尽忠之心，效元节之志，继之以死，难报今日托付之重耳！”帝命太子扶起王导。又谓庾亮、卞壶曰：“吾死之后，褒进大臣。”又曰：“诸大臣，朕不能一一嘱咐，皆当保爱。”言讫而崩，在位三年，寿二十七，谥曰“明帝”。帝敏有机，故能以弱制强，剪除逆臣，克复大业，规模宏远也。

明帝已崩，卞壶等率百官收殓，举哀发丧，孝事毕，葬于武平陵。

时太子司马衍，生五年矣。群臣扶其即位，请太后临朝称制。是日群臣进玉玺，司徒王导辞疾不至。卞壶正色于朝曰：“王公非社稷之臣，大行未殓，嗣皇未立，岂人臣辞疾之时耶？”导悯之，乃即扶病而至，上玺。太后临朝，命王导录尚书事，与卞壶、庾亮参辅朝政。然事之大要，皆决于亮。尚书郎乐广子谟，为郡中丞，庾珉子怡为廷尉评，二人各称父命不就。

卞壶曰：“人非无父而生，职非无事而立，有父而有命，居职必有悔；若父各私其子，则王者无民，君臣之道废矣！今广、珉受宠圣世，身非己有，况后嗣哉？”谟、怡不得已就职。

太子衍既即大位，乃大赦天下，改元咸和，庙号“显宗”。

史说葛洪，字稚川，丹阳句容县人也。少好学，家贫，躬自伐薪，以货纸

墨。夜辄写书通宵，以儒学知名。性寡欲，无所爱玩，不知棋局几道。樗蒲齿名，为人谨讷，不好荣利。杜门却扫，未尝交游。时或寻书问义，不远数千里，崎岖跋涉，期于必得。遂览究典籍，尤好神仙导养之法。先吴时从祖玄，学道得仙，号曰葛仙公，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。洪就隐学，悉得其法焉。

先，司徒王导知其儒名，召补州主簿，亦有节政。时导又选入朝为散骑常侍，颇多著作。葛洪至，入朝朝见帝，固辞曰：“臣今年老，不堪重用，欲炼丹以祈遐寿，闻交趾句漏县有丹，臣请出为其令。”帝见洪姿高质异，乃曰：“交趾远隔，虽有奇宝，朕不舍卿远行。”洪曰：“臣此行非欲为荣，以其有丹，故求出耳。”帝见其辞恳，始从之。洪遂出，将子侄俱行。行至广州，广州刺史刘岳闻知其至欲往交趾，使人留之，意欲受学其炼丹之术，洪不听而去。到了句漏县，遂入浮罗山，积年炼丹，优游闲养，著述不辍著《内外丹经》一百一十六篇，作序曰：“洪体乏进趋之才，偶好无为之业。假令奋翅则能凌厉玄霄，骋足则能追风蹶影，犹欲戢劲翻于鷦鷯之群，藏逸迹于跛驴之伍。岂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，造化假我以至弩之蹇足？自知者审，不能者止：岂敢效苍蝇而慕冲霄之举，策跛跋而迫飞兔之轨哉？是以身望于荣华之盛，而志安乎穷圯之域。藜藿有八宝之甘，蓬荜有藻悦之乐也。世儒但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书，不但见而笑之，又将谤毁真正。故余所著之言黄白之事，名曰《内经》；其余驳难通释，名曰《外经》，内外凡一百一十六篇。虽不足藏诸名山，且欲緘之金匱，以示识者。自号《抱朴子》，因以名书。”洪博闻深洽，江左绝伦。

著述篇章，富于班、马。又精辨玄赜，析理入微；年八十有一，自知天命试返，宅心事外，名重当时。乃征衍为尚书令，广为河南尹，二人谈论终日，义理愈精，言如瓶泻，口若悬河，是故朝野之人，多慕效之。

#### 第一六一回 王衍专意事清谈

史说王衍，字夷甫，乃司徒王戎之弟也。少有奇才美貌，明悟如神，常自比子贡，声名藉甚，倾动当世，妙善玄言，惟谈老庄为事。每执玉柄麈尾，与手同色，义理有所不安，即便更改；故世人号其“口中雌黄”，朝野翕然，谓之“一世龙门”矣！后进之士，莫不景仰。

乐广，字彦轴，南阳人也。幼孤贫，侨居山阳，寒素为业，人无知者。尤善谈论，每以讷言析理，厌人之心，而其所不知，默如也。凡论人，必先称其所长，则所短不言自见。初卫瓘见广而奇之，曰：“自昔诸贤既没，常恐微言将绝，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！”因命诸子造焉，曰：“此人如水镜，见之莹然，若披云雾而见其天也。”

时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，及至见广，便觉己之繁，为识者所叹羨如此！

而广善言而不长：于笔。广为任满，欲为表见上，不能写，潘岳为表。岳曰：“当得君意，方可上书。”广乃作二百句语，述己之意，岳因取弃，便成名笔，世人咸云：“广不假岳之笔，不取广之旨，无以成斯美也。”

先赴任有亲客造去，久不复来，年余乃至。问其故，客答曰：“前岁在贵座，蒙赐酒方欲饮，见杯中有蛇，意其恶之。

既饮而成斯疾，因此久失奉训耳。”时河南厅室，有角挂壁，漆画作蛇，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。复置酒于前处待客，因而问曰：“杯中复有所见否？”客答曰：“杯中所见，蛇复如初。”

广乃告之曰：“此蛇非真，乃角影也！”因指与客，豁然意解，沉疴顿愈，其明辨如此！广与王衍齐名，故天下人言风流者，以王、乐为首也。其时乐广与王澄、阮咸、阮修、胡毋辅之、谢鲲、王尼、毕焯，皆以任放为达。

史说王澄，字平子，生而警悟，虽未能言，见人举动，便识其意。及长，勇力绝伦，与王敦、谢鲲、庾微、阮修最善，号为“四友”。后为荆州刺史。

#### 第一六二回 阮咸叔侄效放达

阮咸，字仲容，妙解音律，善弹琵琶。处世不交人事，惟共亲知雅歌酣饮而已。时咸与叔阮籍居道南，宗室居道北。时北阮富而南阮贫。七月七日，俗例曝衣。北阮盛曝衣服，锦绣炫目；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。人或问之，咸答曰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！”人皆悦之，后出补始平太守，放达无稽。

阮修，字宣子，善清言，性简任，不修人事。绝不喜见俗人，遇便舍去。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，至酒店便独酌酣畅，虽遇富贵之人，亦不肯顾。修家无担石之储，晏如也。与兄弟同居，自得林泉之趣。修居贫四十余年，而未有室，王敦等名士敛钱为婚，时慕之者，求人钱而不得。后王祸将及矣，次日入朝奏帝，求出为广州刺史，成帝从之，遂刺史广州矣。

却说南顿王司马宗自以失职怨望，又素与苏峻善，庾亮欲诛之，无罪不敢行。而宗亦欲废执政亮等，中丞钟雅劾宗谋叛，亮乘之使人收宗杀之，降其兄太宰、西阳王淩为弋阳县王。王为宗室近属，乃先帝保傅，亮一旦剪黜，由是愈失远近之心。

宗之死也，成帝不知。久之，帝问庾亮曰：“常日白头公何在？”庾亮对曰：“因谋反伏诛！”帝泣曰：“舅言人作贼便杀之，人言舅作贼当如何？”亮惧，变色而退朝。

却说后赵王勒用程遐之谋，营邺宫，使养子石虎镇之，守邺城。虎自以为功多，无去邺之意。及修三台，迁其家室而居之，虎由是怨望。

十一月，后赵王勒使石聪率二万骑攻寿春，祖约坚守不出。

使人屡表求救，朝廷不为出兵。聪遂进寇阜陵，建康士民大震。

苏峻闻知，遣其将韩晃引三万骑前来拒战。石聪闻救兵至，乃走之。朝廷欲作涂塘以遏胡寇，祖约闻知曰：“朝廷为此，是弃我也！”益疑愤恚。

二年五月，朔日食。

却说张骏闻赵兵为峻所败，乃去赵官爵，复称晋大将军、凉州牧，遣辛岩领二万攻赵秦州。赵王曜令刘胤将兵五万出击辛岩，二军交锋，不上数合，辛岩大败而走。胤乘胜追奔，济河，攻拔令居，进据振武，因此河西大骇，金城抱空降之。峻遂失河南之地。朝廷已知，庾亮大集文武于朝堂而议之。当时尚书左丞孔坦、司空陶回言于司徒王导曰：“及请峻未至，宜断阜陵，守江西当涂诸处，彼众我寡，一战决矣。今不先往，而峻先至，则人心危骇，难与战矣！”导然之，亮不从。

至是，峻遣其将韩晃攻陷姑孰，取其盐米以给诸军。亮始悔，使左将军司马流将兵三万人，据芜湖以拒之。

时宣城刺史桓彝，欲起兵赴朝廷，长史祖惠曰：“郡兵实弱，山民易扰，且宜按甲以待之也。”桓彝厉色曰：“见无礼于其君者，若鹰鹯之逐鸟，今社稷危逼，义无晏安，何敢坐视也？”乃慷慨流涕，遂将兵屯芜湖。

峻即使韩晃将兵前往至芜湖，与彝交战，彝兵寡弱，不三合大败而还，退回宣城。晃乘之，因攻宣城，桓彝不能敌，又退保广德。

时徐州刺史郗鉴，欲率所镇之兵赴国难。朝廷知之，恐北寇来侵，下诏不许。于是，郗鉴得旨，遂按兵不敢前行。

### 第一六三回 卞壶父子死忠孝

戊子三年，温峤欲救建康，以军集屯于城外。峻将韩晃兵至芜湖。司马流素懦弱，闻峻兵至，将出战，食饭不知口处，慌忙驱兵出阵，未及两战，兵溃大败而走。时苏峻自将兵横江而济，亮军出拒屡败。

陶回谓亮曰：“苏峻颇达兵机，知石头有重戍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，宜伏兵击之，可一战而擒矣！”亮又不从。

时峻惧石头有重戍不敢下，乃令诸军弃舟，从小丹阳步行，夜迷失道无复部分，至天明方寻路径而来，方列队伍，至青溪栅屯住传食。早有人探知回报，亮始悔曰：“吾不听陶回之计，果中贼人之谋！”言讫，以兵列于宣城湖内待战。是时，朝士多遣家人往江东避难，惟左卫将军刘超，独迁妻孥入居宫内，以安上心。

成帝大惊，急诏卞壶督诸军出战，壶忙集请将出西陵，与峻交战，壶大败。峻兵攻青溪栅，壶又拒击之。峻因风纵火，烧台省诸营皆荆卞壶背痈新愈，疮犹未合，听诏即起，出兵拒战，至是力竭苦战，与峻交锋，不上十合，背

上疮发身死。

其二子卞晔、卞旰，闻父战死，遂领部从赴战，亦死。其母抚三尸而哭之曰：“父为忠臣，子为孝子，夫何恨哉？”时征士翟阳闻之，叹曰：“父死于君，子死于父，忠孝之道，萃于一门！”苏峻奸臣乱建康，惟有卞壶是忠良。

单身为国为民死，二子俱同忠孝亡。

英名烈烈扬中国，赤胆乾乾独上苍。

可怜一家罹国难，教人怎不泪汪汪？

时苏峻既害卞壶父子，引兵杀入城来。庾亮见峻兵混杀入城，急令军士排开待战，未及交锋，众军见峻兵势大，皆弃戈溃走。亮见军士逃散，料不能敌，乃引心腹数百人，奔走浔阳。

将行，顾谓侍中钟雅曰：“吾之此去，后事深以相委！”钟雅曰：“棟折榱崩，谁之咎也？”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容复言！卿当期克复之效耳！”雅曰：“想足下不愧为荀林父耳！”

言讫，亮去。

雅入宫内，成帝大惊。左卫将军钟雅、右卫将军刘超，均侍帝左右。有黄门李义欲逃，私谓钟雅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古之道也。今苏峻入乱，何不随时之宜，与吾同去，而在此坐待其毙也？”雅曰：“国难不能救，君危不能济，若遁避以求免，吾惧董狐执笔而书矣！”遂不行。

当丹阳尹羊曼、黄门侍郎周道、卢江太守陶瞻，竭力战峻而死。峻兵入台城，司徒王导谓侍中褚翼曰：“至尊当御直殿。”褚直入，抱帝登太极前殿。导及光禄大夫陆晔、荀嵩、尚书张闾，共登御床卫帝。刘超、钟雅及褚翼，皆率百官侍立左右。

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。峻兵入朝，叱翼令下，翼呵之曰：“苏冠军来觐至尊，军人岂得侵逼？”于是军人不敢上殿，突入后宫，宫人皆见掠夺。驱役百官，裸剥士女。宫有布二十万匹，金银五千斤，钱亿万，绢数万匹，峻皆赏之。又领军士数百，至太极殿前。

司徒王导叱曰：“圣上在此，不得无礼！”苏峻与军士同呼：“万岁！”当成帝问曰：“卿兵不待宣召，遂入京师，欲何为也？”峻乃奏曰：“中书令庾亮，为政不均，赏罚不明，苦虐群黎，乱杀小臣，臣今起兵，亦为社稷之计，岂敢叛乱朝廷？”帝曰：“今庾亮逃不在朝，卿等何不退兵？”峻曰：“臣今入朝辅政，陛下未曾封爵，故不退兵！”帝曰：“卿欲何授，自择奏请！”苏峻曰：“司徒王导，德望于民，宜复旧职；祖约廉能，可为侍中、太尉、尚书令；臣为骠骑，录尚书事，其余百官守旧爵，独庾亮兄弟不许以原例立于朝。”帝从之。



祖约、苏峻把握朝政，极暴残酷，驱投百官，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楚，逼令担土负泥，登筑蒋山；裸剥士女，皆以坏席枯草，自障坐地，以土自覆，以此哀号之声，震动中外。

弋阳王司马夔，先被庾亮废之，至是诣峻，称峻功德，峻复以为太宰、西阳王。

却说庾亮被苏峻杀败，无处安身，乃引从人来浔阳，投奔友人温峤。

史说温峤，字太真，性敏捷，有识量，能属文，丰仪秀整，善于谈论，见者皆爱悦之。平北大将军刘琨，举为参军。元帝初镇江左，琨诚系王室，遣峤将命，既至引见，帝器而嘉焉。

于是时，江左草创，纲维未举，峤殊以为忧，及见王导共谈，欣然曰：“自有管夷吾，吾复何虑？”会琨死，荐峤为散骑常侍。温峤将奉命，辞母崔氏，崔氏以老固止之，峤绝裾而去。

其后母亡，峤阻乱不获归葬。由是固让不拜，苦请北归葬母，诏不许，峤不得已乃受。明帝即位，拜侍中，机密大谋，皆所参综，诏命文翰，亦悉预焉。咸和初，代应詹为江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、平南将军，镇武昌，甚有惠政。在镇见王敦画像，言曰：“敦大逆，宜加斫棺之戮，受崔杼之刑。古人阖棺而定谥，《春秋》大居正，崇王父之命，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图形于群下。”命削去之。

先，峤与亮同为侍讲东宫，因为布衣之交。是时亮败，无处奔投，特来浔阳见温峤，曰：“苏峻与祖约谋叛，攻陷京师，建康倾覆，吾奉太后明诏，以卿为骠骑将军，命开府仪同三司，檄兴义兵，共讨逆骏。”峤闻之号恸曰：“汝今虽离建康，主上幼弱，倘被贼害，何有所凭？太后虽诏，为今之计，当以灭贼为急，吾未功而先拜官，何以示天下？吾不敢当！”言讫，因与庾亮相对悲泣，士人闻之者，莫不流涕。温峤素重亮，亮虽败奔至此，峤愈推奉，分兵给之。

三月，皇太后庾氏因庾亮违众议，首生厉阶，及为元帅，兵败身窜，恐祸及族，忧虑而崩。百官举哀葬之，谥曰“明穆皇后”。苏峻恐诸镇起兵，自率众南屯于湖，深虑后变。

#### 第一六四回 亮峤推侃为盟主

夏五月，温峤将兴兵讨峻，而不知建康声闻。会范汪至，言二宫无事，而峻政令不一，贪暴纵横，虽强易弱，宜及时进讨。峤深纳之，庾亮辟范汪参军事。

次日，庾亮推峤为盟主，请兴义兵讨峻。峤不敢当，推及于亮，二人互相推让。当峤从弟温充曰：“今汝二公相推，不肯为之盟主，恐不敌峻也。吾闻

征西大将军陶侃，位重兵强，宜共推之，可济大事。”于是二人从之，乃遣都护王愆期至荆州，推奉陶侃，称说：“温平南及庾公，推明公为盟主，同讨峻、约之事。”言讫，呈上书缄，侃拆观之，书曰：峻、约跋扈，欺天谋逆，入乱宫廷，鞭撻百官，贪暴纵横，人不忍言，朝野士民，岂乐其生哉！峤今集兵选马，欲为扫清帝室，恨力不及，未敢轻举。公乃仁者，忠义慨然，素为江左士望，请为盟主。望乞起兵同赴国难，共讨不义，如有驱使处，即当奉行。

侃见书，犹以先帝不预顾命为恨。答王愆期曰：“你见温平南，说吾疆场外将，不敢越局以兴大兵。”愆期领其言语，回报温峤，报说陶侃不肯起兵之事。庾亮闻之曰：“今主上有燃眉之急，社稷有倒悬之忧！彼不肯为，吾与卿当自兴兵，不然幼主何安耶？”峤曰：“既如此，吾一面使人请起兴兵，吾与公先行。”乃又吩咐使人见陶侃曰：“明公且守，仆当先行。”

使人得其语，行二日，参军毛宝闻之，入见峤曰：“闻公使诣陶侃，称自先行，大不可也。师克在和，不宜异同，假令可疑，尤当外示不觉，公可急遣人迫使改书，言必俱进，若不及，则更遣使可也。”峤始遣人星夜追回先书，改称与俱进。

于是侃得峤书，遣督护龚登率兵一万诣温峤，峤自率众七千人，与庾亮、龚登等起行。先使人列上书，陈峻、约罪状，移告各镇，共发讨峻。峤既登舟，泣涕谕众欲行。陶侃使人追龚登引众还镇，峤苦留之，又使王愆期去与侃书曰：行军有进而无退，可增而不可减，近已移檄远近，言于盟府，惟须仁公军至，便俱进耳！今乃返退还，疑惑远近，成败之由，将在于此。假令此州不守，则荆楚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！仁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，参桓、文之业；退当以慈父之情，雪爱子之痛。且峻、约无道，人皆切齿，今之进讨，如石投卵，若复召还，是为败于几成者。遂谓仁公缓于讨贼，虽悔难追，愿公察之！

侃得书犹豫，愆期上言曰：“峻，豺狼也，如得遂志，公安有容身之地耶！依吾之言，明公火速自行，则诸镇同赴，大功可成。”于是侃感悟，即戎服登舟，起兵而行。时侃子瞻因与峻战死，家人收骸殓棺，送还荆州，是日到州，侃遂不顾，兼道而进。

#### 第一六五回 郗鉴王舒赴国难

却说郗鉴，字道徽，高平人，少孤贫，博览经籍，躬耕垄亩，吟咏不倦，以儒雅著名。初，鉴值永嘉之乱，在乡里贫甚饥馁。其乡有黄长者，以鉴名德，传请供给之。时兄子迈、外甥周翼幼小，鉴常携之就食。黄长者曰：“今各自饥谨，吾以君贤，欲共相济耳！恐不能兼有所存。”于是鉴后独往食，食讫，以饭着两颊边，还家吐与二儿食，因此养得二人复存。后同过江，迈位至

护军，翼位至剡县令。鉴投事元帝，帝遂以为广陵太守。

其时，鉴任广陵城，兵微粮少，逼近胡寇，人无固志，俱各散心。忽得檄书至，即流泣谓众曰：“今主上幼小，被苏贼叛逆，污乱朝廷，吾欲起兵，以死报国，汝等尽忠，同赴国难，不得推延。”于是将士争勇向前。因是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，谓峤曰：“或闻贼欲挟天子东入会稽，当先立营垒，屯据要害，既防其越逸，又断其粮，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。贼攻城不拔，攻野无掠，必自溃矣。”峤闻其计，深以为然。

五月，陶侃自将兵至浔阳。温峤同庾亮商议出兵，当诸将谓峤曰：“陶公此来，必诛庾公以谢天下，然后讨峻，庾公宜避之。”庾闻其言大惊，欲往别镇去。温峤止之曰：“不可！公宜负荆自责见侃，侃必不伤于公。今欲去，反搆成冤。”

于是亮用峤计，出迎诣侃拜谢，侃惊止曰：“庾元规乃拜陶士行耶！昔君侯修石头，以御老子，今日反求见府。”亮引咎自责曰：“主上遗诏，托辅司徒王导及中书令卞壶等，亲王大臣亲自所见，岂敢裁除？修筑石头，以防诸胡，岂疑于君？若有此意，天地不容。”言讫泪下。侃乃释然曰：“前言戏之耳！”因此温峤亦来相见会议。

次日，三人遂同起兵，直奔建康，共率精兵四万，旌旗七百余里。

峻知，恐建康不固，乃自姑孰还朝。次日入内，集百官谓曰：“今陶侃起兵，要劫天子，必伤百官；今建康兵甲未精，城郭不固，难以坚持，不如暂徙石头，候太平还都。”王导出曰：“建康虽则兵城未备，乃兴王之所，况太庙诸陵在尔，岂可一旦离之？石头虽固，宫省台司，全无可居，甚不可移。”

苏峻要徙，王导固争不从。峻曰：“吾意已决，逆令者斩！”

于是，百官不敢吐言，成帝哀泣从之。

次日，峻备车请帝升车。时大雨泥泞，刘超、钟雅步侍左右，峻给马与之，二人皆不肯乘，而慨慷悲哀，峻心恶之。

帝与群臣既至石头，峻以仓屋为帝宫室，与成帝居之，峻党日肆丑言。当超、雅与荀崧、华恒、虞潭等常侍不离帝侧。

值饥馑米贵，峻闻遗超，一无所受，缙纆朝夕，臣节愈恭，虽居困厄之中，犹启成帝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

王导见峻逆众而劫上迁都，乃密令张闿以太后诏，谕三吴以起义兵。会稽内史王舒得太后诏，使督护庾冰将兵一万西渡浙江，前来讨峻，于是吴兴太守虞潭、吴国内史蔡谟、义兴太守顾众等，皆起兵应之。

虞潭之母孙氏，性聪敏，识鉴过人，忽闻各处起兵讨峻，谓潭曰：“主上受困于石头，汝当舍生取义，勿以吾老为念，速起兵讨峻。”言讫，乃遣家僮

从军，鬻其环珮，以给军费。

苏峻闻知大惊，忙遣部将管商等引兵五千拒之。

### 第一六六回 峽侃会兵讨苏峻

时峽、侃军至笱子浦，峽以南兵习水，峻军便步，传令军中将士不许上岸，有逆者死。

时苏峻遣人送米一万斛馈祖约，峽参军毛宝闻知，乃告其众曰：“兵法，军令有所不从，温公虽令将兵无得上岸，今贼送米与祖约拒吾，又无大将护卫，安可视其可击而不上岸击之耶？”言讫，乃引兵大喊上岸，往击取之。峻送米人忽见毛宝兵至，乃尽弃辎重粮食而逃，毛宝获之，以济三军。祖约由是饥乏。温峽录宝之功，乃表毛宝为泸江太守，陶侃亦表王舒、虞潭监浙东西军事，郗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，朝廷从之。于是郗鉴遂率众渡江，与峽、侃等会，舟师直诣石头。

苏峻望峽、侃、亮、鉴等兵大至，面有惧色。乃令其弟苏逸守城，自执兵五万出城屯住，以为犄角。

陶侃既大集各路军马，皆至石头，侃部将李相请筑白石垒，使人上岸守之。于时陶侃传令三军，筑垒于白石，使亮将兵一万守之。

苏峻屡遣人去攻白石垒，不克而退，苏峻心下大忧，急集诸将士商议，当参军匡孝曰：“今陶侃筑白石垒，甚得其宜，进可攻我，退可为居，虽得其计，然白石南寨，其将赵胤守之，势孤易攻克。今夜我引一军抄小路去取寨后，明公可使公子硕以攻其前，两下夹攻，则胤便成擒矣。若克南小寨，则白石垒即易破也。”苏峻然之。

至夜，匡孝率三千士卒，抄小路而去；峻使其子硕，率五千人去攻寨前。硕兵至半夜，鼓噪直进，胤慌忙披挂上马，正遇苏硕，两下交锋，不上数合，寨后匡孝兵已至，大放火。赵胤军人四下大乱，胤回马走四十里，喊声不绝。众军相杀，止有祖茂跟定王舒突围而走。背后匡孝赶来，胤回马又战十余合。

胤连放二矢，被孝闪过，胤又竭力放第三箭，用力太猛，折了弓与箭，弃弓纵马，穿林而走，去远。匡孝始放火烧其营寨，与苏硕鸣金收军而还。苏峻大喜，重赏诸人。

温峽见南寨有失，救之未及。于是，使王愆期领军船一百只、兵五千名出战。峻使匡孝来迎，与愆期交战，不上二十余合，愆期大败，损去军船三十只、水军千余人。

赵胤等失南寨，至晚见陶侃，侃甚忧之。侃将孔坦曰：“本不须召郗公，遂使东门无限。今宜遣还京口，虽晚犹胜也。”

侃然之，乃令郗鉴率众还据京口，立起大业、曲阿、凌亭三垒，以分峻兵之势，鉴从其计。峻果疑之，分兵去攻三垒。又使人持书命祖约攻之。祖约得书，使祖涣、桓抚率七千兵攻湓口。

涣、抚兵至，毛宝急令民兵三千人，与涣、抚交战。毛宝中矢流血，流髀彻鞍。宝忍痛急使人踏鞍拔矢，血流满鞍。又复出战，勇敢当先。于是士卒竭力一攻，涣、抚大败而走。毛宝追数十里，伤其众五千余人，方始收军还屯。

史说王育，字伯春，少孤贫，每过小学，必歔歔流涕。尝为人牧羊，时有暇即折蒲学书，忘而失羊，为羊主所责，育将鬻己以偿之。同郡许子章，敏达之士也，闻而嘉之，以钱代育偿羊，给其衣食，使与子同学，遂博通经史子集。章以兄之女妻之，为立别宅，分之贲业。因是本州太守杜宣，命为主簿。

俄而杜宣左迁万年令，有县令王攸过诣其邑，宣不出迎，攸见而怒曰：“卿往为二千石，攸所敬也，今吾侪耳，何故不见出迎？欲以小雀遇我，使我畏死鷄乎？”王育在旁，执刀叱攸曰：“我府君以非罪黜降，如日月之蚀耳！小县令敢轻辱吾君乎？”以刀欲前杀之，杜宣惧，乃跪下抱育而止。自此知名，后迁为武阳令。为政清约，宿盗逃奔他郡。又迁并州督护，后征讨有功，朝廷拜以为破虏将军。闻知苏峻作逆，温峤奉檄起兵，王育遂以部兵五千人，来会温峤讨峻，温峤以为先锋。

却说苏峻使韩晃率兵去攻宣城，内史桓彝闻知，以军进屯泾县，方知京口不守，被峻所下，心中烦恼，朝夕忧国。时，长史裨惠劝桓彝曰：“苏峻势大，朝廷莫能制，今吾孤军在此，焉能拒战？不如使君遣人致书，伪与通和，以纾交至之祸，可保吾军民耳。”彝曰：“吾受国恩，义在致死，焉能忍垢蒙羞，与苏贼相通？如其不济，此乃命也。”言讫，即遣副将军俞纵，以兵三千出屯兰石，以拒峻军。

时，韩晃以兵五千来追。桓彝兵至兰石，正遇俞纵军至，军大喊，两下交锋，战不上二十余合，俞纵大败，退守兰石，不敢出战。晃军以未知地理，亦不敢前进。

当俞纵左右劝纵曰：“今韩晃之兵，十分精锐，与战不利，不如退回宣城，另作良图。”纵以刀砍案曰：“吾受桓侯大恩，本以死报，吾之不可负桓侯，犹桓侯之不可负国也！有再言退兵者，定按军法！”言讫，即驱兵出战。纵亲与韩晃力战五十余合，纵力怯，被晃斩于马下。晃麾军大进，来攻宣城。

彝调兵守护城池，并不出战，与晃相持，卒岁粮尽，城中大乱。韩晃探知备细，大驱人马攻城，城陷，桓彝被晃所害，彝妻刘氏、次子桓冲五人逃走外家，得免于难。韩晃既得宣城，使人戍之，自以兵还石头。

七月，却说祖约部将阴与后赵通谋，许为内应。后赵王勒遣将军刘聪率兵

二万，济淮攻取寿春。祖约闻之，即勒兵回战，大溃，于是祖约领家属奔走历阳。

### 第一六七回 石虎率众攻前赵

八月，后赵王勒使石虎率兵四万攻赵。虎军至蒲坂，赵王曜闻知，自为将，领十万余人来迎，石虎大惧而退。曜催军追及，与虎交战，又大破之，斩其将石瞻，横尸二百余里。虎奔朝歌。曜以众回攻石生于金蒲，石生坚闭固守，不出与战，使人回国取兵来救。使人去了。曜见石生不出，计令诸将决千金峪，引水而灌之，于是荥阳、野王诸城皆降，襄国大震。

### 第一六八回 侃将诛峻于石头

九月，却说苏峻心腹路永、贾宁二人，劝峻尽诛朝中诸大臣，更树腹心。而峻雅敬司徒王导，故不许之。于是永、宁二人，以峻不听其计，更贰于峻，乃有离峻之心。王导窃知之，使袁耽诱永、宁曰：“卿二人忠事苏公，苏公无重于卿，故卿等虽进忠言，反见逆耳。今天下兵集，岂能拒之？不久必败，卿为其党，将安归乎？依吾之见，不若早投西军，则身安而家可保也！”永、宁二人默然，至晚皆奔白石西军而降，温峤受之。

峤与峻久相持不决，而峤军食尽，见贷于侃，侃怒曰：“若屡战失利，粮草又尽，焉可以决胜负？吾虽有粮草，留应自军，若少更假于谁？君既食尽，暂且罢兵，吾自西归，任君何如？”峤曰：“凡师克在和，古之善教也！光武之济昆阳，曹公之拔官渡，以寡敌众，仗义故也。峻、约小竖，凶逆滔天，何忧不灭？明公奈何舍垂成之功，设进退之计乎！且天子幽怀，社稷危殆，乃臣子肝脑涂地之日。峤与公尽受国恩，事若克济，则主臣俱存；如其不捷，当灰身以报先帝耳！今之事势，义无旋踵，譬骑虎安可中下哉？以一违众西返，人心必沮，众必败事，则义旗将回指于公耳！”毛宝亦说侃曰：“军政有进无退，惟直整齐三军，示众必死而已，亦谓退无所据，终至灭亡。可试与宝兵，断贼资粮，若不立效，然后公去，人心不恨矣！”

侃然其说，委兵五千遣之，断绝峻之粮道，宝既引兵去了。

金陵太守李阳谓侃曰：“温公贷粮，仁公执不假与，设若不济，公虽有粟，安得而食诸乎？”侃然之，乃分粟五万石以饷峤军，于是峤军得食，众心始安。

却说毛宝引兵五千，使人探知峻军粮草，皆积聚于句容、姑孰，宝率兵直抵句容、姑孰屯所，放火烧之，于是峻军乏食，侃遂不去。

时苏峻使韩晃领兵二万，进攻大业垒。郗鉴参军曹纳曰：“大业，京口扞之蔽也，一旦若不固守，则贼兵至，故请还广陵，以俟后举。”鉴大怒，会僚佐责纳，将欲斩之，久而哀告，众请释放，因此众心固守。使人求救于侃，侃

将分兵去救大业，长史殷羨曰：“吾兵不习步战，不如急攻石头，峻必抽回其军，则大业不救自解矣。”侃然之，于是侃督水军二万攻石头。庾亮、温峤见侃向石头，亦率步兵一万，从白石南上攻峻旱寨。

峻见峤、亮步兵南上，自同将匡孝引兵二万来迎。时侃将赵胤当先奄至，峻令匡孝出战，两马相交，不上十合，赵胤败走回阵。

峻见匡孝杀败胤，言曰：“孝能破贼，我更不如？”时峻先未出阵，饮酒大醉，及见孝胜，乃亲自持刀拍马将入，数千人迎战，乘醉突阵。三冲不得入，忙跑马趋至白木坡，马蹶，被侃部将彭世、李千等见之，遂率步兵三千追及斩之。众军皆称苏峻死，峻军大溃。

世、千等既斩苏峻，碎割之以焚其骨。世、千持首级来见陶侃，侃令号令军门。

苏峻既死，其部下司马任护等立峻弟苏逸为主，闭城自守。

峻虽已死，其众犹遐。温峤乃创建行台，广招兵马，布告远近：凡故吏二千石以下，皆令赴台，告祭皇天后土及先帝之灵，以期三军要得石头城。于是至者云集，峤与侃、亮祝祭讫，声气激扬，流涕覆面，情动三军，皆歆歆愿以死战。

#### 第一六九回 佛图澄起死回生

却说后赵王石勒爱子石斌，暴病身死，勒悲泣不息，连日不出宫门。大臣程遐等入内，见其泣涕，因问曰：“大王何故发悲？”勒曰：“昨日不幸，爱子石斌暴病而死，因此伤恸，将欲葬之。”遐等曰：“近闻有一异人，姓帛氏，名佛图澄，乃天竺人也。少学道，能通玄术，在洛阳自言百有余岁，常服气自养，能积日不食，善诵神咒，能役使鬼神。图澄腹上有一孔，大如酒杯，常以絮塞之，夜每读书，拔去孔中之絮，则孔中出光，能烛一室如昼。又常于朔望之时，平旦致流水于腹侧，从腹孔中引出五脏六腑，洗之讫，还纳腹中。人人皆说：‘此人能起死回生’。既殿下病死，何不使人召来救之，或可活也？”勒曰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答曰：“现在城外云游。”勒即使人召至。

既至，问曰：“卿乃当世神仙，必有奇术，有何妙法，请试一观。”佛图澄曰：“贫僧无法，聊作一戏耳。”言讫，取出钵盂一具，盛水一盏，焚香诵咒。须臾，钵盂内生出青莲花一朵，光色耀目。勒信之曰：“卿乃活佛耳！昨日爱子石斌暴病身死，将殡葬之。孤闻虢太子死，扁鹊能生之；今此子亡，大和尚能救之乎？”图澄曰：“大王勿忧，能令即生，可抬尸来。”勒即令人将石斌尸抬至，图澄取杨柳枝，沾水洒而咒之，执斌手喝曰：“可起矣！”倾之，随手自苏。因此勒深敬重佛图澄，使石斌及宫中诸子拜谢图澄。又命有司起造寺院，与图澄居之；又以诸子在图澄寺中养之。凡有机事，必谋于澄而后行

之。石勒既得图澄救活石斌，心中甚喜，次日出狩于近郊。主簿程琅谏曰：“目今禾苗满田，农夫甚艰，今大王出狩，人马纷纭，践踏田亩，百姓何堪，况此山谷崖岭峻峨，恐不吉。”

勒不纳，领百官拥行，行至山谷，忽见群鹿衔花前过，勒放猎犬逐之，犬畏之不敢往；乃令左右赶御马逐之。左右得令，即大驱马，谁知御马奔得猖狂，皆触石而死。勒见之，大悔，乃曰：“吾不用忠臣之言而有此咎，吾之过也！”乃赐琅朝服，封为关内侯，领众还都。于是朝臣谒见，忠臣竞进。

#### 第一七〇回 后赵王勒获刘曜

冬十二月，后赵王石勒欲自将兵去救石虎。石生、程遐等固谏曰：“大王乃一国之主，不可擅离，宜命将往救之。”勒大怒，乃按剑叱遐等，谓记室参军徐光曰：“庸人之情，皆谓刘曜锋不可挡。昔日刘曜为将时，引甲十万，攻一城而百日不克，师老卒怠，吾以初锐击之，一战可擒矣！若洛阳不守，曜必自河北卷席而来，吾事去矣。卿以为何如？”徐光曰：“刘曜乘高候之势，而不能进临襄国，偏守金墉，此其无能。为悬军三时，无攻战之利，以大王威略临之，彼必望旗奔败。今此机会，所谓天授，授而弗应，祸之攸集乎？定天下在今一举矣！”勒笑曰：“光之言是吾志也！”勒又问于佛图澄，佛图澄曰：“大军若出，必擒刘曜，又何必问耶？”

于是勒乃使内外戒严，令石堪去会荥阳，石虎进据石门，勒自统步卒四万，济自大碣，谓徐光曰：“刘曜盛兵于成皋关上，乃上策也；阻洛水，其次也；坐守洛阳，此成擒矣。”先是，大碣江水流渐风猛，人皆难度；及勒军至冰泮，风停浪息；及勒军渡毕，流渐大至，狂风亦起。勒大喜，以为神灵之助，乃改其地名曰：“灵昌津”。领兵复至成皋，勒见赵无守兵，大喜，举手加额曰：“此天助我也！”传令士卒卷甲衔枚，倍道兼行，出于鞏、訾之间。

时赵王刘曜与嬖臣等饮博，不抚士卒，左右或谏，曜以为妖言，斩之。俄而洛水侯者与后赵前锋交战，擒羯送之。曜闻之知勒自来，色变，使释金墉之围，陈于洛西，众十余万，南北十余里。勒望见之，喜曰：“可以贺我矣！”率步骑四万入洛阳，令石虎引步卒一万攻赵中军，石堪以精兵二万击其前，石勒自将后应。

次日，见洛阳城内兵出，料必来战。曜见石勒大惊，急使平先领兵三万为前锋，自统大众后应。平先与石堪大战于西阳门，石勒亦自贯甲胄，引兵五千出阊阖门，夹攻之。

曜闻之，乃自饮酒数斗，率步兵一万至西阳门，两军呐喊交战。忽山后面一彪军出，旌旗两路分开，一队马出，打龙凤日月旗，四斗五方旌旗，金爪银钺，黄钺白旄，黄罗锁金凉伞盖下，石勒浑身金甲，腰挂宝刀，立马阵前。骂



：“曜弑君逆贼，背主奴家！”曜大怒，挺戟向前来杀石勒。勒副将李丰挺枪出马来迎，不上三合，曜被伤其手，弃戟而走。曜少时淫酒，末年更甚，是日交锋，又饮酒而出，因此昏醉，大败奔逃。走至石渠，醉堕冰上，被石堪追及执之。

当石勒见执了刘曜，乃急下令曰：“吾所擒者，刘曜耳，今已获之，其余众兵，随纵其归命之路。”于是其众都降。

前赵王曜之太子刘熙，见父被执，乃率百官、领家属余兵开城门，奔上邦去讫。

石勒便鸣金收军，将刘曜监归襄国，使多兵严守。勒使刘曜与其太子熙书，谕其来降。曜乃不听，但嘱熙与诸大臣：“维持社稷，勿以我为念。”勒大怒，令左右杀之。

乙丑四年。先，苏峻叛时，逼居民聚之后苑，使其将匡术守之。至是，光禄大夫陆华及弟玩说术，以苑城附于西军，百官皆赴。钟雅曰：“奉帝出西军。”事泄，苏逸使任让将兵入宫，收刘超、钟雅二人，成帝抱持悲泣曰：“还我侍中、右卫！”让夺而杀之。因此，成帝不能出。

却说祖约闻峻死，备据历阳。温峤使冠军将军赵胤，率一万之众攻拔历阳。约势穷，乃奔走后赵，降于石勒。

却说赵王曜已死，其太子刘熙恐勒再至，乃与南阳王胤，商议走保秦州。当尚书令胡勋曰：“今虽丧君，境土尚完，将士不叛，当并力拒之，若不能拒，走未晚也。”胤以胡勋阻众，谋激天子斩之，遂领百官奔上邦，关中大乱。右卫将军蒋英拥众十万，据长安，遣使遂降于后赵王勒，勒使石生率众赴之。

第一七一回 诸军讨苏逸诛之

二月，陶侃、温峤、庾亮、郗鉴等诸军攻石头，连三日不下。建威长史滕含募健卒五千，在城中东击苏逸。与任让交战，任让大败，其兵自溃。合兵获逸及韩晃斩之，大开城门，引诸军入城。含引将士，入保后纪、公卿百官，令部将曹据抱成帝，奔温峤船，使请侃、亮、鉴等以兵卫之。

成帝既登峤舟，侃、亮诸大臣，顿首号泣，请罪曰：“臣等不能早发义兵，使陛下为贼所困！”帝泣曰：“若非卿等尽忠，朕安得复有此今日！”言讫，君臣皆喜。时滕含执任让及西阳王羨至，帝命杀之。陶侃与任让有旧，为请其不死。成帝曰：“是杀吾侍中右卫刘、钟者，不可以赦之！”于是乃杀之。

司徒王导等请成帝入城，百官随王导，既接帝入城，令取故节。陶侃笑曰：“苏武似不如此！”导有愧色，心甚不悦。

即日，成帝与百官还建康。是时，宫阙被峻烧为灰烬，帝以建平园为宫。当温峤谓群臣曰：“今宫阙被峻贼烧为灰烬，若将营造，民皆贫乏，库无余积

，国以不足，吾欲奉銮驾西迁都于豫章，公等以为何如？”三吴之豪，皆请都于会稽。司徒王导出曰：“夫建康，古之金陵，旧为帝里，孙仲谋、刘玄德皆言王者之宅。古之帝王，不必以丰俭移都；苟务本节用，何忧凋敝？若农事不修，则乐土为墟矣！且北寇游魂，伺我之隙，一旦示弱，窜于蛮越，失民之望，俱非良计。今宜镇之以静，则群情自安。”群臣皆曰：“司徒见者是也！”由是不复徙都，而以褚翼为丹阳尹，翼收集散亡，京邑遂安。

三月，成帝宴会群臣，论乎苏峻之功。以陶侃为太尉，郗鉴为司空，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庾亮为豫州刺史。

侃、鉴、峤以下，封拜有差。谥卞壶曰：“忠贞”，其二子晔、盱及刘超、桓彝、钟雅、羊曼、陶瞻、俞纵，皆加赠谥。又以滕含为襄阳太守。路永、匡术、贾宁皆峻党，先归朝廷，司徒王导拟欲官永，峤曰：“不可！永等首为乱阶，晚虽悔悟，未足赎罪。得全首领，为幸多矣！”于是乃止。

侃以江陵偏僻，移镇巴陵，朝廷从之。

时，温峤欲还江陵，群臣朝议，留峤辅政。峤以王导乃先帝所任，固辞之，又以京邑荒残，留资蓄，具器用，而后还藩。

庾亮顿首谢罪，欲阖门投窜山海，成帝以手诏谕之曰：“此社稷之难，非舅氏之责也。”因是亮入内奏曰：“前臣误及国难，今幸复平而不罪臣，臣愿镇武昌，抚其士民，积草屯粮，以伺北鄙，当前驱效死，以报今日。”成帝从之。于是亮领豫州刺史，出镇武昌。亮出朝，陶侃谓曰：“公与侃戮力破贼，同起共功，何故辞之？夫赏罚黜陟，国之信，公何独怪隐然？”亮曰：“此功乃元帅指挥，武臣效命，亮何功之有？因然独出一方耳。”

庾亮出镇武昌，拜殷浩为参军。

史说殷浩，字深源，陈郡之长平人也。浩识度清远，善于谈论。人或问曰：“将莅官而梦棺尸，将得财而梦粪土，何也？”浩曰：“官本是臭腐，故将莅官而梦尸；钱本粪土，故将得财而梦秽。”时人以为名言。年四十，府辟皆不就，屏居墓所十余年，时人拟之管、葛。长山令王蒙、江夏相谢尚，犹伺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之事，因相与省之，知浩有确然之志。

既反，相谓曰：“深源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？”于是亮知其名，召至。当浩见亮所乘的驴马，浩告亮曰：“使君所乘之马，乃的卢也，不利于主，可卖之耳！”亮曰：“曷有己之不安，而移之于人，大不义也！吾不为耳！”浩惭退之，而不出。

时亮染病，闻戴洋善风角卜候，乃使人召至而问曰：“吾初镇武昌，闻卿善于风角，敬召卿至，以卜吉凶，切莫隐谜，幸直言之！”洋曰：“武昌地方，有山无林，政可图始，不可居终。山作八字，数不及九。昔吴用壬寅来上

，创立宫城，至己酉，还下秣陵。陶公亦涉八年。土地盛衰有数，人心去就有期，不可移也。公宜更择善处，武昌不可久居。”亮曰：“卿言甚是有理，吾今病作，代吾卜之。”洋观风讫，便曰：“昔苏峻乱时，公于白石祠中祈福，许赛其牛，愿至今未酬，故为其鬼所考，宜速还之。”亮曰：“卿是神仙也，此愿果有，未去酬之。”言讫，使人以牛酒向去石祠解愿。解后，亮病果瘥，敬重于洋矣！

初，侃之讨峻也，独湘中刺史卞敦拥兵不赴，又不给军粮，侃奏曰：“请槛军收赴廷尉。”司徒王导曰：“丧乱之后，宜加宽宥。”乃以敦为广州刺史。敦自知悔，乃忧愧而卒。

时库藏空虚，无有支给，止存练帛三千端，使人出售，民皆不顾。导计因谓百官曰：“今库藏无有支给，止存练帛三千端，吾使人鬻之，民皆不顾，来日诸贤，俱各要制练布单衣着之，则练必有人增倍而买。”于是百官朝罢即散，归家作练布单衫而着，因此士庶看见，翕然争买服之，练遂涌贵。导使人将库内练帛三千端出卖，每一端卖金五两，得金一万五十两，易银八万余两，以充国用，而以葺宫殿始完，四月始安。

温峤既受江州刺史之职，领军还藩。行至牛渚矶，自登舟行，令军践水过去。左右禀曰：“其下多怪异，其水不可测度，人难以渡。”峤不信，遂燃犀角照之。须臾，见水族毕现，奇形怪状，乘马车、着赤衣者而过之。峤见，遂令军人讨舟而渡。

其夜，梦一人谓之曰：“与君幽明道别，今何意相照也？”醒觉齿痛，心甚恶之。因拔其齿而中风，至江州一旬而死。江州士庶闻之，莫不相顾而泣。峤卒时，年四十有二，朝廷谥曰“忠武”。

峤既卒，王导奏以刘胤为江州刺史。胤，乃峤军师也。侃、鉴出曰：“胤恐非方伯之才，不若易之。”王导不从。其子王悦谓之曰：“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，流民万余，国之南藩，要害之地。今信任胤，而胤以汰侈无检，卧而治之，不有外变，必有内患矣！”导亦不听。

八月，赵南阳王刘胤闻石生人据长安，乃自率众十万，自上邦至长安，陇东戎夏皆应之。胤兵至长安，石生据城自守。

石虎闻之，领步骑二万来救，与刘胤交战，胤大败，被虎大破之。乘胜追击，枕尸千里。追至上邦，上邦军民尽皆弃城大溃。

石虎入城，执太子刘熙及南阳王刘胤等共二千余人，皆杀之。

徙其台省文武、关东流民、秦雍大族于襄国，秦陇悉平。苻洪、姚弋仲俱降于石虎。虎表洪监六夷军事，弋仲为六夷左都督。

徙氏羌十五万落于司、冀州。前赵王曜在位十年而败，自汉元海至曜三世

，共二十载，没于后赵。

十二月，晋刘胤既领了江州刺史，遂矜豪纵酒，不恤政事。

时，郭默被征为右军将军，求资贷于石河。会有司奏，朝廷空竭，百官无禄，惟资江州漕运，而胤商旅继路，以私废公，于是成帝诏免胤官。胤方自申理，默诬胤大逆，领部众袭斩之，遣使传首京师。诏引樵国内史桓宣为党，桓宣固守不从。

初，代王郁律被贺傜所害，其长子拓跋翳槐出奔别部，招集勇士数万，至是来取大位。代王纥那闻知，乃出奔宇文部去。

百官复迎翳槐，立为代王，以统朔方，兵威复振，诸部来应之。

### 第一七二回 陶侃兴兵讨郭默

庚寅五年春正月，郭默使人传刘胤首于建康。王导明知郭默诬害刘胤，而以默骁勇难制，乃枭胤首于大航，以默为江州刺史。陶侃闻之，奋袂起曰：“此必诈也！”即自将兵讨之，上表言默罪状，与司徒王导书曰：“默杀江州，即用为方州；害宰相，即用为宰相乎？”导收胤首，答侃书曰：“默据上流之势，加以船舰成资，故包含隐忍，以待足下，岂非遵养时晦，以定大事者耶！”

侃得书笑曰：“是乃遵养时贼也。”侃兵至江州，默部下将缚默以降，陶侃命斩之，收兵还镇。

二月，后赵群臣请勒即皇帝位，勒乃称大赵天王，行皇帝事。立妃刘氏为王后，世子弘为太子，宏为大单于，中山公虎为太尉，进爵为王。虎怒，私谓其子邃曰：“吾身当矢石二十余年，以成大赵之业，大单于当以授我，乃与黄吻婢子，念之令人气塞，不能寝食！待主上晏驾后，不足复留种也！”

### 第一七三回 赵诛祖约夷其族

却说祖约被赵胤攻陷历阳，无处安身，乃奔襄国，降于赵王勒，勒容纳之。时，仆射程遐言于勒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当显明顺逆，故汉高祖赦季布，斩丁公，以正法律。今祖约犹存，臣窃惑之。”姚弋仲上书，亦以为然，勒始命诛族。初，祖逖有胡奴曰王安，甚爱之。在雍丘，逖谓安曰：“石勒是汝种类，汝宜奔之，必有荣显。”于是厚资遣之。王安出奔，仕后赵为左卫将军，至是诛约，安叹曰：“岂可使祖士雅无后乎！”乃往观刑，窃取逖庶子道重匿之，养大成人，后及石氏亡，复归江南。五月，朝廷诏太尉陶侃兼督江州，侃遂移镇武昌。

六月，张骏因前赵之亡，以复收江南地土于狭道，立五屯护军，与赵分境。赵王勒遣使拜骏为凉州牧，骏不受命。赵王勒大怒，遣徐光以兵攻破休屠王羌，骏始惧，乃使人称臣入贡。

九月，赵群臣又劝勒始称皇帝尊号，大宴群臣。宴毕，郭敬率兵五万去寇襄阳，南中郎将周抚率众拒之。敬退兵，乃屯于樊城，计令掩藏旗帜，寂若无人。见侦者告之曰：“汝宜自爱坚守，后七八日大骑将至，相策不复得走矣！”又使人浴马于津，周而复始，日夜不绝。侦者还告，抚以为赵兵大至。抚惧奔许昌，郭敬遂得毁襄阳，迁其民于沔北城、樊城以戍之。

朝廷闻之，抚坐免官。

辛卯六年三月，赵王勒令公卿以下，岁举贤良方正。令举人更得相荐，因以广求贤之路。起明堂、雍辟、灵台于襄国城西。

九月，赵王石勒如邺，将营新宫，廷尉续咸苦谏不可。勒大怒，敕御史冯翥执咸去斩，中书令徐光曰：“咸言不可用，亦当容之，奈何一旦以直言斩列卿乎？”勒回怒作喜而叹曰：“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！岂不识此言之忠乎？向戏之耳！匹夫家资满百，彼尚欲市别宅，况富有天下万乘之君乎？此宫终当营之，且敕停作，以成吾直臣之气也！”因赐咸绢百匹。至是，复营邺宫，以洛阳为南都，置行台。

勒闻参军樊坦清贫有才，乃擢授章武吏。坦入辞，勒见坦衣冠敝坏，大惊曰：“樊参军何贫之甚耶？”坦性诚朴，粹然误对曰：“顷被羯贼，货财荡荆”勒知其敦笃，不怪之也。

乃笑曰：“羯贼乃尔暴掠耶？今当相偿耳！”坦知失语，大惧，叩头泣谢。勒曰：“孤当自防俗士，不关卿辈老书生也。”反赐车马衣服，钱三百万，以励贫俗。

冬，成帝烝祭于太庙，诏归胙于司徒王导，且命不拜，导辞疾不敢当。初，帝即位冲幼，每见导必拜，与导手诏，则云“惶恐言”，中书作诏，则曰“敬问”。有司议，元会曰：“帝应敬导不？”博士郭熙认为，礼无拜臣之文。侍中冯怀认为，天子临雍，拜三老，况先帝师傅，谓宜尽敬。侍中荀弈曰：“三朝二首，宜明君臣之礼，他日小会，自可尽礼。”诏从之。

却说慕容廆集僚属会议，具表进廆官爵，参军韩恒驳曰：“立功者患信义不著，不患名位不高；宜缮甲兵，除凶逆，功成之后，九锡自至。比于要君以求宠，不亦荣乎？”廆不听，于是遣使与陶侃书，劝以兴兵北伐，共靖中原。而东夷校尉封加等疏上陶侃府，请封廆为燕王。侃复回书曰：“夫功成进爵，古之成规也。车骑虽未能为国摧勒，然忠义竭诚，今眷笈上听，可否迟延，定在天台也。”

第一七四回 石勒自问古何主

七年，赵王勒飡高句丽、宇文屋孤使，酒酣，乃谓徐光曰：“朕方自古帝王何等主也？”光曰：“陛下英勇筹略，迈于高皇；雄伟卓犖，超于魏祖；自

三王以来，无可比也！其轩辕之亚乎！”勒笑曰：“人岂不自知，卿言亦太过！朕若遇汉高祖，当北面而事之，与韩、彭比肩而争先耳！朕遇光武，当并驱于中原，未知鹿死谁手？大丈夫行事，宜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终不效曹孟德、司马仲达父子，欺人孤儿寡妇，以取天下也！朕在二刘之间耳，轩辕岂敢拟乎？”群臣顿首呼万岁曰：“陛下神武，虽二刘不及也！”

石勒虽不学，然常使儒生读史书而听之，每以其意论古帝王之善恶。尝使人读《汉书》，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，大惊曰：“此法当失，何至于有天下也？”及闻留侯谏止，乃曰：“赖有此耳！”

却说赵太子石弘，好属文，亲敬儒生。勒谓中书令徐光曰：“大雅愔愔，殊不似将家子。”光曰：“汉祖以马上取天下，孝文以恭默守之，圣人之后，必有胜残去杀者，天之道也。”

勒甚悦。光说曰：“中山王虎，雄暴多诈，陛下一旦不讳，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。宜渐夺其权，使太子早参朝政。”程遐亦曰：“中山王勇悍残忍，威震中外，诸子皆典兵权，志愿无极矣。若不除之，臣见宗庙不血食矣！”勒不听。徐光他日乘间言曰：“今国家无事，而陛下若有不悦，何也？”勒曰：“吴蜀未平，恐后人不以吾受命之主。”光曰：“陛下包括二都，平荡八州，然帝王之统，不在陛下，复当在谁？且陛下不忧腹心之疾，而更忧四肢乎？中山王资性不仁，见利忘义，父子并据权柄而取之，常有不满之心。近见东宫有轻慢天子之色，臣恐陛下万年，不可复制也。”勒默然。始命太子省可尚书奏事，以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，惟征伐断斩大事乃奏之，于是震权过于主相，季龙之门，可设雀罗矣！虎愈怏怏。

却说郭敬既克襄阳，使人戍之，乃引兵南掠江西。太尉陶侃使人探知，谓桓宣曰：“郭敬为寇，陷襄阳而掠江西，樊城必虚，卿以一军先拔樊城，敬闻失巢，回救；敬众必溃，然后乘胜而击之，襄阳可复也。桓宣然其言。于是陶侃遣中郎将桓宣率兵一万，乘虚去攻樊城。桓宣得命，引一万诣樊城，果无备，遂攻拔其城，悉俘其众。郭敬闻知，即抽兵回救，至则城已破矣。敬遂挑战，宣即领所部人马出迎。两军会战淠水之上，敬众自溃，遂被宣大破之。敬惧遁而去，宣乘势复拔襄阳而守之。宣使人持书报侃，侃复命桓宣镇之。宣招怀初附，简刑罚，略威仪，劝农课桑，或载锄耒于轺轩，亲率众民耘获。在襄阳十余年，赵再攻之，桓宣以寡弱拒守，赵不能攻而去，时人以为亚于祖逖、周访。

却说赵凉州牧张骏，僚佐皆劝骏称凉王，置百官。骏曰：“要待朝廷之命，此非人臣所敢言也！如敢言此者，罪不宜赦！”然境内皆称之为王，骏乃立重华为世子。

癸巳八年春，赵王勒遣使来修好。成帝大怒，诏焚币，使者被辱而还。

五月，辽东公慕容廆子慕容皝等至榻前，谓之曰：“吾今病重，不可复事，听吾嘱咐：狱者，人命之重也，不可以不慎；贤人君子，国家之基，不可以不敬；稼穡者，国之本也，不可以不急；酒色奸佞，乱德之基也，不可以不戒；吾死之后，休忘此言。”言讫而逝，百僚举哀葬讫，乃立慕容皝为辽东公。

却说赵王勒正服于东堂，召百官问曰：“朕昨得河西郡守表章，道天下大雹，起西河介山，大如鸡子，平地深三尺，洿下深丈余，行人被打，禽兽死者巨万余数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

侍中徐光对曰：“周、汉、魏、晋皆有之，虽天地之常事，然明主未始不为变，所以敬天之怒也。去年陛下禁寒食，介子推，帝乡之神也，历代所尊，或者以为未宜替也。然介山左右，晋文之所封也，宜任百姓奉之。”时黄门韦謏驳上曰：“按《春秋》，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。自子推以前，雹者复何所致？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。今虽为冰室，惧所藏之冰不在，固阴沍寒之地，多在山池之侧，气泄为雹也。以子推忠贤，令绵、介之间奉之为允，于天下则不通矣。”勒曰：“汝二人之言，亦各有理。”于是使人迁冰室，于沍寒之所，令并州复寒食之节。

#### 第一七五回 赵王勒卒太子立

自此赵王勒寝疾，中山王石虎人待，矫诏群臣、亲戚皆不得入。时秦王石宏、彭城王石堪将兵在外，虎恐其拥兵在外，不能行事，乃计使其还。勒疾小瘳，见宏惊曰：“吾使汝二人处藩镇，正备今日，汝何故在此耶？”虎惧，前奏曰：“秦王思慕陛下，暂还视疾耳，今遣还之。”宏出，虎仍留之不遣。

至是，勒疾笃，遗命曰：“大雅兄弟，宜善相保，司马氏汝辈前车也。中山王宜深思周、霍，勿为将来口实。”言讫卒，年六十岁，在位十五年，改元者二：太和、建平。

勒未卒时，天静风轻，而塔上一铃犹鸣，佛图澄谓众曰：“铃音云：国有大丧，不出今年。”至是果应其言。

大臣徐光等领百官举哀发丧，将勒灵柩停于东阳山谷，未及安葬，是夜权瘞，忽不见，莫知所往，意者以其为神。因是，光等复备其仪卫文物，虚葬于高平陵。

却说石虎欺勒已死，乃与子邃谋劫太子弘，使人收程遐、徐光下廷尉，使其子邃将兵入宿卫。弘大惧，急让位于虎。虎曰：“汝休辞让，且登其位，汝若不堪重任，天下自有大义，何足豫论？”弘乃即位，改元延熙元年。时，虎即杀程遐、徐光，自为丞相、魏王、大单于，加九锡。

#### 第一七六回 石虎杀刘后石堪

石虎既自为相，以旧臣皆补散任，虎之亲党者，皆居要职。

勒太后刘氏谓彭城王石堪曰：“先帝甫晏驾未久，而丞相遽相凌藉如此，将若之何？”堪曰：“宫省之内，无可为者，请奔兖州，举兵诛之。”言讫，辞太后，微服轻骑，以兵百人，袭兖州不克，南奔譙城。石虎闻之，遣将军林因率兵五千追而获之，解还襄国。虎大怒，执太后刘氏及石堪杀之。文武暗嗟，莫敢谁何。太后刘氏有胆略，佐勒建功业，有李后之风。

时石生镇关中，石朗镇洛阳，闻勒死，石虎为变，杀太后及彭城王，各举兵二万讨虎。石生遣使降晋，而蒲洪西附张骏。

石虎乃自率兵攻朗，朗与虎交锋，被执斩之。虎乘胜向长安来攻石生，石生麾下将吏叛，斩生降虎。

关中既平，虎遣麻秋领其兵，去讨蒲洪。洪惧来降虎，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。虎从之，徙十万余户于关东，以洪为龙骧将军、流民都督，居枋头；以弋仲为奋武将军、西羌大都督，居蹶头。虎自还建魏台，如魏武辅汉故事。

却说慕容皝初嗣位，用法严峻，国人不安。主簿皇甫真切谏之，不听。皝兄翰，庶母弟仁，皆有勇略，屡立战功得志，有宠于皝，皝忌之，遂有相图之意。翰知，乃与子出奔段氏。

段辽素闻其才，甚爱重之。慕容仁据平郭，皝遣兵去讨，大败而还。于是仁遂有辽西之地，段辽及鲜卑皆应之。皝无奈彼何，追思真言，以真为平州别驾。

却说段辽得慕容翰，甚爱重之。翰亦倾心吐胆，说皝国中虚实，因是段辽遣其弟段兰与慕容翰领兵二万，共攻柳城。二人领命，引兵起行来攻柳城。慕容皝闻之，以慕容汗为将，点兵一万来救，与兰军相遇交战，汗军大败而还。兰欲乘胜追之，翰恐遂灭弟国，乃止之曰：“吾与君受命之日，只求其捷，若贪进取败，有何颜面？不若罢之。”兰曰：“此追则汗已成擒矣，时卿虑遂灭弟之国耳？”翰曰：“吾投身相依，无复还理，国之存亡，与我何有？但我为大国计，乃命所部欲独还。”兰不得已从之，回兵来见段辽，辽喜，重赏二人。

## 第一七七回 张淳假道通建康

却说张骏欲假道于成，以通表建康，使人求问成王，成王李雄不许。骏乃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成，以假道去建康。雄与百官计议，欲伪许之，将覆淳于东峡。计议已定。次日，淳入见成王，说称藩假道之事，雄曰：“汝主既称藩于吾，任从卿去往返，诚恐西复东都，峡有盗，阻卿不前。”淳闻言，知其有谋，乃谓雄曰：“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，通诚于建康者，以陛下嘉尚忠义



，能成人之美也。若欲杀臣，当斩之都市，宣示众曰：‘凉州不忘旧德，通使琅玕，主圣臣明，发将杀之。’如此则义声远播，天下畏威；今使盗杀之江中，威刑不显，何足以示天下？”李雄大惊曰：“安有此耶？前言戏之耳！”

于是罢其计矣。

当司隶景骞言于成王曰：“张淳壮士，请留仕成。”雄曰：“壮士安肯留？且试以卿意观之！”骞谓淳曰：“卿体丰大，天热可少停，遣下吏先往，待凉而行。”淳曰：“寡君以皇輿播荡，梓宫未返，生民涂炭，莫之能救；故使臣通诚上都，所论事重，非下吏所能传；使下吏可，则淳亦不来矣。虽火山汤海犹将赴之，岂寒暑之足惮哉？”雄亦谓淳曰：“贵主英明盖世，土险兵强，何不称帝，自娱一方？”淳曰：“寡君祖考以来，世笃忠贞，以仇耻未雪，枕戈待旦，何自娱之有？”雄甚惭，厚礼而遣之。淳至半路卒，下吏遂致命于建康。

甲午九年正月，仇池杨难敌卒，其子杨毅嗣位，遣使称藩于建康，成帝从之。二月，张淳之下吏奉表诣建康，朝见成帝，及奏淳假道与途卒之事，成帝叹息不已，重赏下吏。复以张骏为大将军，命使之国。于是，使者每岁往来于建康。

六月，太尉、长沙公陶侃卒。侃晚年，深以满盈自惧，不预朝权，屡欲告老回国，佐使等苦留之。至是疾笃，上表逊位，奉还所假节钺、麾幢、曲盖，侍中貂蝉、太傅并八州刺史印傅，棨、戟、军资、器仗、牛马、舟船，皆有定簿，封印仓库，自加管钥，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愨期，輿车就船，将归长沙。顾谓愨期曰：“老子娑娑正坐君辈。”及薨，谥曰“桓”。

侃在军中四十一年，明毅善断，识察纤密，人不能欺。自南陆讫于白帝，数千里中，路不拾遗。尚书梅陶尝谓人曰：“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陆机诸人不能及也！”

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，而尤得法外意。

#### 第一七八回 成王卒李班即位

却说成王李雄，生疡于头，身多金疮，及病，旧痕皆脓溃，诸子恶而远之。独太子班日夜侍侧，不脱衣冠，亲为吮脓。雄自料不起，召建宁王寿，受遗诏辅政，谓寿曰：“卿乃朕之至亲，国之元忠，今朕将归，托汝后事。吾闻传国以嗣，嗣不肖即以德，今诸子皆非鼎器，故不立而立班。班有仁孝，可以为君，卿善事之，勿负朕言。”言讫，又谓班曰：“建宁王有智谋，卿可举国委之。”言讫而卒。

李班治丧讫，居数日，寿等扶班即位，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点、尚书令王怀，班居中行丧礼，一无所预。百官备礼，班举哀发丧。

却说李雄在位三十二年，雄宽厚，简刑约法，时海内大乱，而蜀独无事，百姓殷实，门不闭户。雄常无事出外行游，忽见丞相杨褒在后持矛驰马，雄怪而问之，何如做作？褒对曰：“夫统天下之重，如臣所乘恶马而持矛也，急之则虑自伤，缓之则惧自失，故马驰而不制也。”雄悟，即还，而不复出。

班既立为后蜀成都王，李雄庶子李越先已屯江阳，闻雄死，乃奔丧成都，与其弟李期欲谋作乱。成王班弟李忤窃知，密告于班，劝遣越还江阳，免其在此为患，乃以期为梁州刺史，使往镇，庶无内变。成王班以雄未葬，不忍，推诚待之，且曰：“二人既为谋，卿可代吾领兵五万，出屯涪城，彼必不敢为变。”于是忤领兵出屯于涪。

李越谓期曰：“蜀地乃吾家天下，今班嗣立，你有何计策将班杀之？我虽居长，愿让位与汝，汝意下如何？”期曰：“吾有此意久矣，明早待班来殡宫，朝哭父王，吾与兄领兵心腹二十余人，各藏利刃，伏而杀之，而后取其大位，其计可么？”

越曰：“此计虽善，恐百官不服。”期曰：“易耳，诬班谋杀君父，自夺大位，吾欲杀之，谁敢忤之？”二人计议已定。

次日平旦，越、期二人领了心腹二十余人，各藏利刃，入殡宫埋伏。不一时班至，望灵柩拜哭在地，被李越一刀砍在地下，左右欲持兵器向前，被李期大喝曰：“不得无礼！李班谋杀君父，吾故杀之，吾等受太后诏，故杀之，其余人等，都皆赦免！”于是众随宫人各散，李越即出前殿，聚集文武百官谓曰：“李班欲速得位，谋杀君父，吾故杀之。我弟李期有仁有德，今可以登基。汝等群臣，速行君臣之礼，有不服者，以班为例。”言讫，扶李期上坐。期推让再四，方上龙座。越率群臣，山呼万岁。期既即位，改号为玉恒元年。以兄越为相国，加大将军。李寿为大都督，皆录尚书事。

却说成帝设朝，加庾亮为征西将军，假节钺，督江、荆、益、豫、雍、梁六州诸军事。亮在武昌得诏旨，受征西将军印绶节钺，重赏使人还都，以殷浩为记室参军，以褚裒为豫章太守，社又为丹阳丞。

史说褚裒，字季野，少有简贵之风。昔谯国桓彝因见，常谓之曰：“季野有‘皮里阳秋！’”言其外无臧否，内有褒贬也！时谢安亦推重之，恒曰：“裒虽不言，四时之气备矣。”

初，裒总角谒亮，亮使郭璞筮之，卦成，璞骇然。亮曰：“莫非不祥乎？”璞曰：“此非人臣之卦，不知少年何以得表斯祥？此乃大贵之卦，二十年后，吾言方验，”后其女为康皇后，乃拜侍中、录尚书事，其卦果验。杜乂，字弘理，性纯和，美姿容，有盛名于江左。王羲之见面目谓曰：“肤如凝脂，眼如点漆，此神仙中人也。”桓彝亦曰：“卫玠神清，杜乂形清。”

殷浩，乃陈郡长平人，羨之子也；褚裒，阳翟人也；杜乂，桂陵人，预之孙也，此三子皆以识度清远，善谈《老》、《易》，擅名江东。而浩尤为风流所宗，故庾亮录用而重之。

### 第一七九回 石虎弑主自即位

十二月，赵丞相石虎欲篡位，乃集百官于朝堂，谓曰：“孤自受将略以来，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百战而有千伤，十死侥幸一生，论吾之勋，足高一时；成大赵之业者，乃我也。若无吾一人，安得至于今日耶？今圣上晏驾，不遗诏立我而立弱弘，倘外窥兵，谁能当之？我欲废之，汝诸大臣，其意云何？”

斯时，石弘懦弱，石虎强盛党多，父子并执大权，众臣皆畏其势，乃对曰：“臣等正欲上请废立，未敢发言，丞相言之，无不可也。”虎见百官听从，乃退还府。

赵王石弘闻知其议，恐祸灭族，乃自赍玺绶，步诣魏宫，请禅其位于虎。虎曰：“帝王大业，天下自当有议，何为自论耶？”虎不受玺绶，弘见推却，乃流涕回宫，谓太后程氏曰：“石虎欲谋大位，先帝真无复遗种矣！”言讫，母子对泣。

于是，尚书省奏魏台请依唐虞禅让之事。虎曰：“弘愚暗昧，居丧无礼，不可以君万国，便宜废之，何禅让也？”言讫，即领府兵入，命武士扶弘下殿曰：“汝素居丧无礼，不谙政事，难奉宗庙，是以废之。”弘并不辞，乃下阶立于臣列。于是丞相虎自登御座，百官与弘同拜山呼。虎以弘为海阳王，自称居摄赵天王，改元建武。

时尚方令作“司南车”成，构思精微，虎赐其爵关内侯。

时众役繁兴，军旅不息，加以久旱，因此谷贵，金二斤，买米二斗。虎闻长乐魏国有田畴未辟，桑业不修，下诏贬其守宰。

虎既即大位已定，阴使人弑程太后及石弘一家，不留一人，果然勒种无遗。姚弋仲闻之，称疾不贺。虎累使召之，乃至，正色谓虎曰：“弋仲尝谓大王命世英雄，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耶？”虎心虽不平，然察其诚实，亦不之罪矣。

却说慕容仁反据辽东，慕容皝亲率三军去讨，军至辽东城，仁亦率众出迎。两下会战，仁大败，乃弃城，引家属，出奔别处。皝遂领众入城，欲悉坑辽东之民，高诩谏曰：“今元恶犹存，始克此城，遽加夷灭，则未下之城，无归善之路，不若赦之为安！”皝以为然，止之。

乙未咸康元年正月朔，成帝加冠，群臣朝贺。三月，司徒导羸疾，不堪朝会，成帝与群臣达其府。导排宴待帝与朝臣于内室，帝拜导及其妻曹氏。侍中孔坦密谏曰：“陛下初加元服，动宜顾礼。”时帝方委政于导，坦复言曰

：“陛下春秋已长，圣境日跻，宜博纳朝臣，诏谕善道。”而导恶之，即出坦为廷尉。坦明知，即辞以疾，去职还第。于是罢宴，成帝还宫。

时桓景谄巧，导亲爱之。会“荧惑”守“南斗”，经旬，导谓将军陶回曰：“‘荧惑’犯‘南斗’，而‘南斗’乃扬州分野，今妖孽处之，吾当逊位，以厌天谴。”回曰：“明公以明德作辅，与桓景造象，使‘荧惑’何以退舍？”导深愧之，略疏桓景，使人辟太原王濂为椽吏，王述为中兵属。史说王述，字怀祖，年三十尚未知名，人或谓之痴。时，导以门第辟为中兵属，及见，导无他言，惟问江东米价如何？述张目不答。导曰：“王椽不痴，人何言痴耶？”尝见导每发言，一座莫不赞美，述正色曰：“人非尧舜，安能每事尽善？”导改容谢之。

王濂，字冲祖，善隶书，美姿容。尝览镜自照，称其父字曰：“王文开生如此儿耶？”居贫，帽败，自入市买之，姬悦其貌美，遗以新帽，不问取价，时人以为达。与沛国刘大协齐名友善。协尝称濂性明通，而自然有节，濂云：“刘君知我，胜我自知。”当司徒王导闻二子之名而辟之。四月，赵王石虎亲令晨官及六军南游，临江而还，有游骑十余至历阳。太守刘耽大惊，以为石虎必来为寇，忙使人入建康，上表称虎军至近，不言多少，宜速为救。朝廷震惧，成帝既加司徒王导为司马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令其备拒赵兵。是日，帝自观兵广莫门，分命放将，去救历阳，及分兵戍慈湖南渚；郗鉴闻知，亦使广陵相陈光将兵五千，入卫朝廷。俄闻赵骑至少，又已去了。成帝遂解严，导亦解司马，诏责耽轻妄免官。

九月，赵王石虎与百官商议，乃迁都于邺城。初，赵王石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能预言成败，屡有应验，敬事之。及虎即位，奉之尤谨，衣以绫锦，乘以雕辇。朝会之日，太子诸公扶澄上殿。国人化之，争造寺庙，削发出家，于是百姓或避赋役为奸宄。诏问曰：“佛，外国所奉，里中小人无爵秩者，应得事奉？”著作郎王度等议，上言曰：“王者祭祀，典礼俱存。佛，外国之神，非天子所应祀也；今宜禁公卿以下，毋得诣佛寺，烧香礼拜。且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，汉人皆不得出家。今令赵人为沙门者，皆返初服。”虎不听，诏曰：“朕生自边鄙，忝居诸夏，至于飨祀，令应从俗。其夷赵百姓，乐事佛者，特听之。”于是，百姓都争入寺出家。

却说成王李班之舅罗演等，欲杀成王李期，复立班之子。

事觉，遂收演等及班母罗氏杀之。期自得志，轻旧臣，信任景赛、姚华、田褒、中常侍许浯等，刑赏大政皆决于数人。而褒无他才，先尝劝雄立期为太子，故此有宠。由是朝纲隳紊，雄业衰矣。

却说代王纥那先入宇文部，招集亡散五万人，复来争位。

翳槐闻之，莫敢当其锋，乃引众奔赵去了，于是纥那复占朔方。

#### 第一八〇回 张骏上疏请北伐

初，张轨及实、茂保捷河右军旅之事，无岁无之。及骏嗣位，境内渐平。骏勤修废政，总御文武，咸得其用，民富兵强，远近称为贤君。骏遣将伐龟兹、都善，于是西域诸国，皆诣姑臧朝贡。而骏有意兼秦雍之心，乃使人特入建康上疏曰：“勒、雄既死，虎、期继逆，元老消落，后生不知慕恋之心，日远日忘。乞敕司空鉴征西，亮等泛舟江沔，首尾齐举，则大业得以大兴矣。”

丙申二年，成帝与群臣议而未行，由然寝矣。

却说慕容皝欲讨其弟慕容仁，与百官议之。当司马高翔曰：“仁叛弃君亲，神人共怒，前北海未尝冰，自仁叛以来，冰冻二年矣。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袭之也！大王宜速应天意也！”皝曰：“卿言正合孤意！”于是皝从之，将兵五万，从昌黎东践冰而进。凡三百余里，至历林口，舍辎重，轻兵赴平郭，去郭七里屯下。侯期见皝兵至，乃驰入城以报仁。仁忙整兵出战，被皝令大将高翔伏兵于路，诈败获之。皝驱兵入城，先收仁党斩之，后赐药与仁自裁。仁因怒饮药而死，皝始分兵戍守，自勒兵回国。

二月，晋成帝立皇后杜氏，帝自临轩，遣使备“六礼”迎之。群臣贺毕，帝宴之。

却说前廷尉孔坦疾笃，庾冰省之流涕。坦慷然曰：“大丈夫将终，不问以济国安民之术，乃为儿女子相哭耶！”冰谢之而问曰：“吾见使君病重，未敢轻触，君百岁后，中原可复否？朝中谁可为将也？”坦曰：“勒、雄虽死，余党更强，二都急未可得，莫若爱民养兵，分戍险要，屯田讲武，待十年后，可议北矣。”冰曰：“承此金石之言，铭刻肺腑。”言讫，谢之而去。坦叹数声而卒。

#### 第一八一回 赵作大武东西宫

却说赵王石虎兴工，作大武殿于襄国，又作东西富于邺，皆砌以文石，以漆灌瓦，金铛银楹，珠帘玉壁，穷极之巧。选士民之女以实之，服珠玉被绮縠者万余人。教宫人占星云气，马步射，以女骑千人为卤簿，皆著紫纶巾，蜀锦裤，执羽仪，鸣鼓吹打，游宴以自随。于是境内大旱，粟二斗值金一斤，百姓骚然。

而虎用兵不息，百役并兴，徙洛阳“钟虞”、“九龙”、“翁仲”、“铜驼”、“飞廉”于邺，又于邺南投石于河，以作“飞桥”。工费数千万亿，竟不能成。其时白虹出，是大社凤阳门。虎大惊，下书曰：“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，政以钩平为首，化以仁义为本，故能允协人和，缉熙人物。朕以眇传，君临万邦，台辅百官，其各上封事，极言无隐。”虎虽书示下，人无敢言。

丁酉三年，赵王石虎自称赵天王。左校令成公段，作“庭僚盘”炙人，虎试而悦之。至是，五百余人上尊号，庭僚油灌下盘，死者二十余人。虎恶之，腰斩成公段。

却说晋国子祭酒袁环、太常冯怀，以江左寝安，入朝请兴学校，成帝从之，而立太学。征集生徒，而士大夫习尚老庄，儒术终不能用。

#### 第一八二回 赵王虎杀太子邃

却说赵太子邃，虎甚爱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司马兄弟自相残灭，故使朕得于如此，如朕有杀阿铁理否？”群臣皆默而不言。

既而邃骄而残忍，好装饰美姬，斩其首与宾客传观，又烹其肉，共食之。时虎亦荒耽酒色，喜怒不常；因使邃省司尚书事，诘责笞捶，月至再三。

邃私谓中郎子李颜曰：“官家难称，吾欲行冒顿之事，卿从我乎？”颜等伏不敢对，邃计遂称疾不视事。虎欲去视邃疾，佛目澄谓曰：“陛下不宜往东宫。”虎问之，澄故不答。虎思其东宫有谋，乃自还宫，命所亲信女尚书亲为已往视察之。邃以虎至，抽剑击之，虎知大怒，收颜等，诘之，颜具言虎状，遂杀颜三十余人，即诏废邃杀之，并其男女二十六人，并埋一坑。虎于是召次子石宣，立为东宫。

#### 第一八三回 燕王称藩于赵国

却说慕容皝威名日盛，当镇军长史封弈等说曰：“今雄杰并起，天下纷争，大王以千里之卿，当五湖之劲，抚剑顾盼，亦足以为人豪，而反受制于人，不自称尊号乎？”皝从之，乃涓吉集僚佐于殿堂，乃自称为燕王，封弈为相国。乃谓群臣曰：“吾欲伐段氏，汝等有何高见？”封弈出曰：“段氏数侵赵边，虎必恶之，大王若能称藩于赵，赵必纳之。然后使人率师讨辽，赵必从吾，可破必矣。”皝然之，乃修书使人称藩于赵王。虎大悦，厚加慰答，期以明年大举。

却说代王翳槐因纥那入侵乃逃，遣人降赵，赵王纳其降，以兵助之。纥那闻之奔赵，复占朔方，因此翳槐复立于代。

却说杨难敌初杀毅，自称仇池公，降于赵，赵王纳之。

四年春，却说赵王石虎欲攻段辽，使姚豹等将舟师十万出于水津，与惟等将兵七万为前锋。燕王皝闻知赵王动兵，亦引兵五月，攻掠令支城之北。段辽集诸将商议，以兵追之。当慕容翰曰：“今赵兵在南，宜并力御之，而更共燕国，万一失利，何以御南敌乎？”段辽怒曰：“吾前为卿所说，以成今日之患，今不复堕卿计中矣！”言讫，乃率众追之，被皝设伏邀击，大破之，掠五千户而归。段辽始悔不听慕容翰之言。

赵王虎兵进屯金台，与皝军长驱入蓟辽，所署渔洋、上谷、代郡守将皆降

，因是虎取四十余城。时北平相杨裕率数千家，登燕山以自固。诸将恐其为后患，欲攻之，虎曰：“裕，儒生，矜惜名节，耻于言降，无能为也。可速进兵，且勿攻之。”诸将遂引兵直过燕山，段辽亦不敢复战，弃令支，奔密云山。慕容翰乘乱再走，投降宇文部去了。于是虎得令支宫，徙其民二万户于司、雍、襄、豫四州。其士大夫之有才行者，虎皆擢叙之，虎分定署守，振旅还都，其署城皆被剽取而戍之。

#### 第一八四回 李寿杀其主李期

四月，成王期骄虐日甚，多所诛杀，大臣皆不自安。而期忌寿之威名，使其出屯涪城。寿惧不免，每当入朝，常诈为边书，辞以警急，既而使出屯涪，趣装即行。

却说李寿，字武考，乃李骧之子也。官封车骑将军，因成王期疑忌其威，使出屯涪，心甚怨望。于是欲自立，恐力不及，问长史任调曰：“主上托孤于我，以期不堪嗣国，是以班为东宫，委吾立之。今期弑班代之，骄虐残杀，果应主上易箒之言。吾欲废此残主，自取天下，其事若何？”任调言曰：“李期逆父弑主骄虐，残害百姓，明公若兴义兵讨之，孰不来应？”寿曰：“吾恐谋事不成，反招其咎！”任调曰：“可使卜者占之。”寿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遣使出府，召卜者入内筮之。卜者投卦成曰：“乾卦。”因贺曰：“将军主有数年天子之分，恐后不延！”任调曰：“一日尚为足，而况数年乎？”寿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任侯之言，策之上也。”因此每日论计划策，商议自立之计，而犹豫未发。

初，巴西处士龚壮，父叔皆为李特所杀，欲报仇，积年不除丧。寿闻其贤，数以礼辟之，而壮不应。其时闻期刑政紊乱，而来见寿，寿问自安之计，壮曰：“蜀民本皆晋臣，足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，称臣于晋，不但自安，则福流子孙，名垂不朽，岂徒脱今日之祸而已哉？”寿然之。

次日，寿领兵五万来袭成都，时寿世子李势为翊军校尉，闻父起兵至，乃开门率众纳寿，遂克成都，屯兵宫门。奏杀大臣数人，纵兵大掠，数日乃定。用调之计，矫太后任氏令，废期为县令，幽之。期愧，自缢而死。当罗恒、解思明等劝寿用壮策立，寿遂从任调等之言，自称为帝，改元曰汉兴元年。尊父骧帝号，更以旧庙为大成庙。尽杀成臣，李雄诸子，不留一人。以李势为王太子，以任调为大将军，以安车束帛征龚壮为太师。壮不至，誓不出仕，寿见其不谄，又以厚赠，壮无所受。

#### 第一八五回 赵王虎伐慕容皝

却说赵王以燕王慕容皝不会而攻段辽，自专其利，使赵览为左将军，以侯昭为右将军，遣使四征。诏诱民夷二十万，分为二队，来击辽东。

时燕辽东诸郡县反，应赵者三十六城，因此赵兵不血刃，直抵棘城，城下屯扎，分兵四面进攻。时慕容皝大惊，欲逃往东胡避之，急吩咐其子慕容恪，带兵保护家小先走。其父慕容廆遗有骏马一匹，其色赭白，有奇相逸力。时皝避难，欲乘此马，其马悲鸣蹊啮，皝不能近。皝意决，乃曰：“此马见异，先朝孤常仗之，得济大难，今不欲孤骑者，盖是先帝之意，不许吾出也。”言讫即出。将军慕容根闻皝欲出奔，忙谏曰：“彼强我弱，大王一举足，奔走之气势遂成，不可复振矣！今固守坚城，其势百倍，事之不济，不失于走，奈何望风委去，为必亡之理乎？”皝曰：“孤欲取天下，何有出走？”皝遂止，然犹惧形于色。

玄菟太守刘佩曰：“事之安危，系于一人。大王当自强以励将士，不宜示弱。事急矣！臣请出击之，纵无大捷，足以安众。”皝从之。

佩将敢死骑兵七百人出冲赵兵，所向披靡，斩获二百余人而还。于是士气百倍，皝意乃安。佩等日夜力战，凡十余日，赵兵不战而退。皝唤其子慕容恪来，谓之曰：“汝可领军追之！”又曰：“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，若气不捷，则吾等无种类矣！火速用心。”于是恪率五千精骑追击之，赵兵大败，斩首万余级而归。

赵兵皆溃，惟游击将军石阡独全一军。阡本姓冉，虎养以为子，骁勇善战，多策略，虎爱之比诸孙。虎既败还邺，以功拜苻洪为都督六夷诸军事。阡言于虎曰：“洪雄略，得将士死力，诸子皆有非常之才，且握强兵，据近畿，宜密除之，以安社稷。”虎曰：“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吴蜀，奈何杀之？”待之愈厚。却说慕容皝使子恪追杀石虎之兵去远了，乃自整兵取诸叛城，皆下之，诛灭甚众。

虎闻之，遣曹状将青州之众戍海岛，当运粮米三百万斛以给之。又以船三百艘运谷，诣高句丽，使王典率众万余，屯田海滨。又令青州造船千艘，谋复击燕。时冀州八郡大蝗，司隶奏请坐罪守宰，赵王虎曰：“此朕失政所致，而欲委咎守宰，岂罪己之言耶？司隶不进谏言，佐朕不逮也，而欲妄陷无辜，汝可白衣领职！”司隶满面羞惭而退。

#### 第一八六回 庾亮欲攻王导止

却说成帝以司徒王导为太傅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郗鉴为太尉，庾亮为司空。六月，更以导为丞相，罢司徒官。而导性宽厚，任用诸将赵胤、贾宁等，多不奉法，大臣患之。庾亮闻之，欲率众入朝黜导，先使人奉笺会郗鉴同起兵。其书曰：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，入则在宫人之手，出则唯武官小人，读书无从受章句，顾问未尝遇君子。秦政欲愚其黔首，天下犹知不可，况欲其主哉？今主春秋既盛，不稽首归政，导居师傅之尊，多养无益之士。公与下官并荷



付托，大奸不扫，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？

鉴得书，知亮欲共起兵废导，乃不听。急使人奉书，止亮曰：闻公率众黜导，仆以为不可。何也？昔王敦入讨刘隗，天下以为谋反；苏峻嫉公，事却亦然。此二者，公亲见非远闻也，公宜罢之！

亮得其书，犹未止，鉴急来劝导密为之备。导曰：“吾与元规，休戚是同，攸攸之谈，宜绝智者之口。果如君言，元规若来，吾便角巾还第，复何惧哉？”因此二人不成大隙。而亮尝欲有黜导之意，孙盛谏曰：“王公尝有世外之怀，岂肯为凡人之事耶？此必佞邪之徒，欲间内外耳！”亮始止。是时亮虽居外镇，而遥执朝权，既处上流，拥强兵，趋势者多归之；然导内不能平，尝遇西风尘起，举扇自蔽，徐曰：“元规尘污人！”

却说王导为丞相，以李充为掾属。以时俗崇尚浮虚，尝以老子绝仁弃义，盖患乎精仁义者寡，而利仁义者众耳。而凡人见形逐迹，离本愈远，乃作举箴曰：“名之攸彰，道之攸废。乃损所隆，乃崇所替，非仁无以长物，非义无以齐耻，仁义固不可远，去其害仁义者而已。”由然士大夫，亦不能改其前俗。

#### 第一八七回 龚壮上封得失事

秋，汉霖雨百日，百姓饥疫。汉王李寿命群臣极言得失，龚壮因上封言曰：陛下起兵之初，上指星辰，昭告天地，歃血盟众，举国称藩。天应人悦，大功克集；而论者未谕，权宜称制。今霖雨百日，饥疫并臻，天其或者将以鉴示陛下？故愚谓宜遵前盟，推奉晋室，彼必不爱高爵，以报大功，虽降阶一等，而子孙无穷，永保福祚，不亦休哉！

汉王寿省书内惭，秘而不宣。

十月，晋光禄勋颜含以年老逊位，致仕在家。时论者以王导为师傅，百僚宜为降礼。太常冯怀敬以问含，含曰：“王公虽贵重，礼无偏敬，降礼之言，或是诸军事宜？鄙人老矣，今不识时务。”怀诺诺而出。人问其故：“何不答之？”含告之曰：“吾闻代国不问仁人，何冯祖思问礼于我，我岂有邪听乎？”

初，郭璞尝欲为之筮，含曰：“年在天，位在人修而已，而天不与者，命也！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！自有性命，无劳蓍龟。”因不与筮，含致仕二十余年，九十三岁而卒。

#### 第一八八回 翳槐卒立什翼犍

却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，因先被纥那来攻，与翳槐俱奔投赵。翳槐以什翼犍质于赵，请师击走纥那而复北代，弟得归国。至此，翳槐疾病，召各部大人入卧内受顾托曰：“朕令疾笃，恐未能起，召卿等嘱之。朕弟什翼犍，丰骨

不凡，才智高爽，若亡后可立此人，则社稷可安耳。不幸质在于赵，卿等可使人召之。”言讫而卒。诸部大人以什翼犍在赵，来未可必，谋立次弟孤。孤度不可，乃自诣邺见赵王虎，请身为质替兄，什翼犍归国领众。赵王虎悦其仁义而俱遣之，乃分国之半与弟孤也。却说什翼犍，生而奇伟，宽仁大度，身長八尺，隆准龙颜，立发垂地，卧则两乳垂席。既立为代王，乃改号建国，始制百官，分掌众职。代王猗卢卒，国内多难，部落分散。什翼犍雄勇有智略，修祖业，以代人燕凤为长吏，许谦为郎中令，制叛逆、杀人、奸盗之法，号令明白，政事清明，无鞠招连逮之烦，百姓安之。于是东自秽貊，西及破落那，南距阴山，北尽沙漠，率皆归服，有众数十万人。

十二月，却说段辽自败于燕、赵，逃入密云山，不能归故地，惧燕来攻，乃遣使降于赵。使人去了，既而又悔，复遣使降于燕，燕王皝自将兵来迎段辽，未及行，赵王虎先得其降状，乃遣将军麻秋率众一万迎之。秋将行，虎敕秋曰：“卿去受降如受敌，不可轻也。”秋诺而去。段辽探知燕、赵皆来相迎，乃遣人与燕谋覆赵军。于是，皝遣慕容恪伏精骑于密云山。麻秋不知有谋，未为防备，引众而入，被恪指挥伏骑齐出，麻秋措手不及，大败而逃。获其司马杨裕，尽得其众而还。段辽既归燕，皝待以上宾之礼，以裕为郎中令。后辽谋叛，皝知斩之，此后事也。

己亥五年三月，庾亮与僚佐商议，欲开复中原，遣使上表，以桓宣镇襄阳，弟恽镇魏兴，与弟翼镇江陵，毛宝、樊峻戍朱城。又上疏欲率大众十万移镇石城，遣诸军罗布江沔，为伐赵之规。帝下其议，丞相导请许之，太尉鉴以为资用未备，不可大举。太常蔡谟议曰：运有否泰，道有屈伸；苟不计强弱而轻动，则亡不终日，何功之有？为今之计，莫若养威以候时。时之可否，系胡之强弱，胡之强弱，系虎之能否？自石勒举事，虎倚为牙爪，百战百胜，遂定中原。勒死之后，虎挟嗣君，而诛将相，内难既平，剪削外寇，四海之内，不失尺土。以是观之，为虎能将不能也？今征西欲率大军席卷河南，虎必亲率其众，来决胜负，欲与之战，何如石生？若欲城守，何如金墉？若欲阻沔水，何如大江？若欲拒石虎，何如苏峻？石生已将关中精兵西征之战，殆不能胜也，金墉险固，兵数十万，众不能拔；又当是时，洛阳、关中皆起兵击虎，今此三处，反为其用，方之于前，倍半之势也。石生不能敌其半，而征西乃欲当其倍，愚所疑也！苏峻之强，不及石虎；沔水之险，不及大江；大江不能御苏峻，而欲以沔水御石虎，又所疑也。昔祖士雅在日，曾于城北界，豫置屯军，以御其外；谷熟胡至，丁夫战于外，老弱获于内，多持炬火，急则烧谷而走。如此数年，竟不获利。当是时，胡惟距沔北，方之于今，四分之一耳！士雅不能捍其一，而乃欲以御其四；又所疑也。

然此但论征西既至之后耳，尚未论道路之虑也！自沔以西，水急岸高，鱼贯溯流，首尾百里。若胡无宋襄之义，及我而未阵击之，将如之何？今王士与胡，水陆异势，便习不同。胡若送死，则敌之有余；若弃江远战，以我之所短，击彼之所长，惧非妙胜之算计也！

帝览之默然，而问群臣，朝议与漠皆同。于是帝使人持诏止之，而亮不听，乃移镇石城。

却说代王什翼犍会集诸部大人，商议欲迁都于垒源。问其母，王氏曰：“吾自先世以来，迁徙为业，今国家多难，徒无城郭而居，一旦寇来，无所避之。”因此乃止。时，什翼犍初质于赵，未曾婚娶之，至是使人求婚于燕王。燕王皝以其妹妻之，由此两国通婚，结为唇齿。

### 第一八九回 何充庾冰参政事

七月，丞相、始兴郡公王导卒，以何充为护军将军，以庾冰为中书监、扬州刺史，参录尚书事。

却说王导先卧病在床，上书荐妹之子丹阳尹何充于帝曰：何充器局方概，有万夫之望，其必能总录朝端，为老臣之副。臣死之日，愿引充内侍，则外誉唯缉，而社稷则无虞矣。

成帝览疏，从之，即以何充为侍中。使人召充至，以为侍中，充谢恩领之。导于是月而卒。年六十四。导简素寡欲，善因事就功，虽五日用之益，而岁计有余。辅相二世，仓无储谷，衣无重帛。王导既卒，帝不胜哀感，诏丧葬参用天子之礼，谥“文献”，以其长子为中书侍郎。遣使征征西将军庾亮为丞相，亮固辞不诣，始以充及亮弟庾冰为参录尚书事。

冰经纶时务，不舍昼夜，尊礼朝贤，升擢后进，于是朝野翕然，称为贤相。初，导辅政，每从宽恕，至冰颇任威刑。丹阳尹殷融谏之，冰曰：“前相之贤，犹不堪其弘，况如吾者哉？”范汪谓冰曰：“顷天文错度，宜尽销御之道。”冰曰：“玄象岂吾所测，正当勤尽人事尔！”又察出隐实户口无名万余人，以充军实。冰好为缉察，近于繁细，后益矫违，复存宽纵。

疏密自由，律令无所用矣。

是月，改丞相为司徒，太尉、南昌公郗鉴疾笃，上疏曰：臣所统错杂，率多北人，迁徙新附，皆有归本之心；臣宣国恩，示以好恶，处与田宅，渐得安帖。闻臣笃疾，众情骇动，若当北复，必启寇心。太常臣蔡谟，平简贞正，素望所归，可为徐州牧。

成帝览毕，问使人太尉病躯若何？奏已死矣！帝伤悼不已，敕命葬之。拭泪，以蔡谟代鉴都督徐、兖军事。

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赵，帝进攻寿阳。蔡谟上疏曰：寿阳城坚而固

，又王师在路五十余日，前驱未至，声息夕闻，贼河北之骑足以来赴，况停舟水渚，引兵造城，前对坚敌，后临归路，此兵法之所诫也。今光所将，皆殿中精兵，以国之爪牙，击寇之下邑，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；失之则害重而反以益寇，非长策也！

帝省之乃止。

#### 第一九〇回 赵人入寇陷沔邾

九月，赵王虎将军夔安率兵七万来攻沔南及邾城。

初，陶侃在武昌，议者以江北有邾城，宜分戍之。侃每不答，而言者不已。侃乃度木桥，引将佐语之曰：“我所以当寇者长江耳。邾城隔在江北，内无所倚，外接群夷。夷中利深，晋人贪利，夷不堪命，必引虜入寇，此乃致祸之由也。若羯虜有可乘之会，又不资于此矣。”众服其言。

至是，庾亮欲伐赵，使毛宝、樊峻戍之。虎果然使夔安等将兵来攻，毛宝使将陈忠五人率兵五千出拒。兵至江北岸畔，忽见尘头起处，一军阻住，为头首将夔安，挺枪拍马而出，与陈忠并不打话，互相交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忽闻东南角上，喊声大振，桃豹引兵冲突而来。忠急分兵，不及，又与雄一军冲横而来，忠与四人共五将，竭力死战，不能抵挡，大败而逃。

忠同五将被二路军马包围而来，皆被杀死。余兵无主，俱皆逃走。

二人得胜，将二万轻骑来攻邾城。毛宝闻前军已陷，不敢出战，急遣人求救于庾亮。亮不即时遣兵去救，因此被安等攻陷邾城。毛宝、樊峻二人突围出城，赵兵后追，前无船渡，皆赴江而死。夔安既陷邾城，率众进寇江夏、义阳，二城皆降。

安等又进围石城，竟陵太守李阳以兵七千人拒敌，大败而退。

时庾亮犹欲迁镇，闻邾城陷乃止。

却说赵王室贵戚豪恣，石虎患之。知李矩忠直，不惧豪恶，虎擢矩为御史中丞，由是内外肃然。虎口：“朕闻良臣如猛虎，高步旷野，而豺豹避路，今得中丞信然！”

十月，却说燕王皝自以称王，未受晋命，遂使长史刘翔来建康，献捷论功。且言权假王位之意，更请刻期大举，共平中原。晋帝从之。时慕容皝又遣慕容恽慕容霸击宇文部，霸年十三，勇冠三军，所向无敌。

丁亥六年正月，司空庾亮疾笃，召弟庾翼至卧所，嘱之曰：“吾历官至司空，人臣之位极矣。汝于吾死之后，善事主上，勿生异心，负吾清名也。此权今交付于汝，其柄不可移于他人，自取祸也。”言讫而卒。史说庾翼，字稚恭，乃庾亮弟也。丰仪秀逸，少有经纶大略。

因是，庾亮临死，以权付彼。翼既代亮率领其众，举哀收殓，殡葬于武昌

定金山。此时友人何充，闻知亮死已葬，欷歔叹曰：“埋玉树于地中，使人情何能已？”

庾亮既死，成帝即以何充为中书令，庾翼都督江、荆等州事。时人疑翼年老，不能继其兄。翼乃悉心为治，戎政严明，数年之间，公私充实，皆称其才。

却说慕容翰自密云山外，人字文部降于逸豆归，豆归忌翰才名，欲害之。翰佯狂乞食，举国贱之，不复省录，以故得往来自由，山川形便，皆默记之。时燕王朝以翰因猜嫌出奔，虽在他国，常潜为燕计，乃使商人王车通市于宇文部，因而得入宇文部，见翰称说燕王使车迎殿下归国。翰与王车遂窃逸豆归名马，携其二子逃归。皝大喜，厚遇之，翰亦无二志矣。

三月，却说赵王虎遣使遗汉王寿书，欲连兵入寇于晋，共分江南。寿大喜，即回书赏使，约定大举，使使去了。寿集舟师大阅于成都，龚壮谏曰：“陛下与胡通，孰若与晋通？胡豹狼也，既灭晋，不得不北面事之；若与争天下，则强弱不敌，危亡之势也！”群臣亦皆叩头泣谏，寿乃止。

壮以为人之行，莫大于忠孝，既报叔父之仇，又欲使寿仕晋。寿不从，乃诈称病，龚壮遂辞归，以文籍自娱，终身不复到成都矣。

#### 第一九一回 赵王发兵伐燕国

却说赵王虎恨燕与段辽在密云山击败其将麻秋，乃合兵五十万，巨船一万艘，自河通海，运粮一千一百万斛于乐安，徙辽西、北平、渔阳万余户于兖、豫、雍、洛城。自幽州以东至西狼山，大兴屯田，括取民马，如敢匿者腰斩，凡得四万匹。

率众大阅于宛阳，欲击燕。

燕王皝闻知大惊，集僚佐商议拒虎之计，而谓其子慕容恪曰：“石虎自以乐安城防守重护，蓟城南北，必不设备。汝宜率众由诡道，出其不意，去烧其积聚，屠其城池，可尽破也，‘不然兵至。’”恪然之，即密统兵一万人，自驸驸寨直抵蓟城，遂破武津，入高阳，所至皆焚烧积聚，掠三万余家而去。

石虎闻知大惊，恐失巢穴，果勒兵退还，伐燕之谋始停。

虎既回国，命其次子石韬为太尉，与太子石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，不复启旨。司徒申钟谏曰：“庆赏刑威，后皇攸执，名器实重，不可以与人，庶可以防奸杜渐，以示轨仪。太子职在视膳，不当预政，庶人遽，覆车未远也。且二政分权，鲜不阶祸；爱之不以道，适所以害之也！”虎不听。中谒者令申扁有宠于虎，宣亦昵之，使与机密。虎既不省事，不复启旨，而宣、韬皆好酣饮畋猎，由是除拜生杀之权，皆决于扁，自九卿以下，望尘而拜。

却说汉王寿致书于后赵王虎，署曰：“赵王石君”，虎不悦，中书监王波

曰：“寿既僭大号，今以制诏与之，彼必酬返，不若便为书与之。今挹娄国献楛矢石弩于陛下，可不以之遗汉？使其知我能服远方也！”虎然之，遣汉亡将李闾以书物持归报。闾至成都，寿下诏曰：“羯使使廷，贡其弩矢，赏其来使。”使人归告石虎，虎闻之大怒，黜波以白衣领职。

### 第一九二回 刘翔代求封燕王

却说燕使刘翔至建康，晋帝命黄门引见，问慕容镇军平安。

刘翔对曰：“臣受遣之日，朝服拜章，未闻其苦。”翔因就启为玺求大将军、燕王章玺之事。帝命群臣参博，群臣朝议曰：“先王故事，大将军不处边，异姓不封王，其实不可。”翔对曰：“自刘、石构乱，长江以北，翦为戎藪，未闻中华公卿之胄，有能摧破凶逆者也！独慕容镇军，心存本朝，屡殄强敌，使石虎畏惧，蹙国千里，功烈如此，而惜海北之地不以为封邑，何也？吾非苟欲尊其所事，窃惜圣朝疏忠义之国，使四海无所劝慕耳！”

尚书诸葛恢，乃翔之姊夫也，独主异议，以为夷狄相攻，中国之利，惟名与器，不可轻许。乃谓翔曰：“假使慕容镇军能除石虎，而复得一石虎也，朝廷何赖焉？”翔曰：“婆妇犹知恤宗周之陨，今晋室危险，君位侔元、愷，曾无忧国之心？慕容镇军枕戈待旦，心恒念之。而君更倡邪惑之言，四海所以不一，良由君辈耳！”因此朝命未下，翔留岁余，朝议终不决。

会燕王复遣人上表，罪庾氏兄弟，又与冰书，责其当国不能雪耻。冰惧，乃与何充奏从其请，以皝为大将军、幽州牧、大单于、燕王，备物典策，皆从殊礼。以翔为燕郡太守，翔固辞不受。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尚，尝因宴集，谓充等曰：“四海板荡，奄逾三世，宗社为墟，生民涂炭，斯乃庙堂焦虑之时，忠臣毕命之秋也！而诸君晏安江沱，奢靡傲诞，謇谔之言不闻，攻伐之功不立，将何以尊主济民乎？”充等甚惭，乃遣使持节册命，与翔偕北。公卿饯之，翔曰：“昔少康资一旅以灭有穷，勾践凭会稽以报强吴，蔓草犹宜早除，况寇仇乎？今石虎、李寿志相吞噬，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，且当从事巴、蜀；一旦石虎并寿而有之，据形便之地，以临东南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！”众公卿皆无以答，惟中护军谢广曰：“是吾心也！”是日席散，各各还第。次早翔趣装，同使望本国而行。

### 第一九三回 汉修宫廷杀仆射

翔归燕，呈上玺绶，百官朝贺，皝大悦。

燕王皝既受封为王，乃以子恪为度辽将军，率一万五千人去镇平郭。恪既受命，至镇抚旧怀新，屡破高丽之兵。高丽畏之，不敢入境，自此边地安然，民皆乐业。

却说成王寿，初以俭约宽惠，得蜀人心服。李闾还，盛称说邺中繁庶，宫

殿装饰；又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，故能控制境内。寿慕之，亦大修宫室。人有小过，辄杀以立威。当仆射蔡兴、李录谏之，皆坐直谏而死。因是民疲于赋役，思乱者众矣。

#### 第一九四回 成帝崩立琅玕王

成帝壬寅八年正月朔，日食。豫州刺史庾恠与江州刺史王充之有隙，会充之回朝，因过豫州，恠以毒酒送王充之。充之觉其毒，以其酒与犬饮即毙，充之即归朝，密奏其过恶。成帝怒曰：“大舅已乱天下，小舅复欲尔耶？”恠使人窃听之，恐帝加罪，乃自鸩饮而死。

六月，成帝不豫。时帝有二子丕、弈，皆在襁褓。帝自幼冲嗣位，既长颇有勤俭之意，至是疾笃，或诈为尚书符，敕宫门无得内入。宰相庾冰、何充等入内视疾，入宫见此符敕，皆不敢入。庾冰曰：“此必诈矣！”即遣人先入，推问果然，众始能入卧前。庾冰问曰：“陛下龙体若何？”帝曰：“朕恐旦夕必归阴，欲召卿托以后事。朕今崩后，丕、奕幼冲，难以临朝，欲遗调诏太后垂帘，卿宜尽心辅政，休负朕言。”冰半晌不答，自思帝二子皆在襁褓，恐上易世之后，亲属愈疏，为人所间。乃对曰：“目今石氏在赵，甚是猖狂；李寿居蜀，屡怀不仁；天下未安，四海纷纭，若立幼冲，恐非社稷之计，先圣有云：‘国有强敌，宜立长君。’今陛下之弟琅玕王岳，有仁德之风，不若立其为嗣，天下万幸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言至当！”

何充曰：“父子相传，先王旧典，且今将如孺子何？”于是帝诏冰、充等及武陵王晞、会稽王昱、尚书令诸葛恢，并受顾命而崩。冰代为举哀发丧，立帝同母弟琅玕王岳为康帝，改号“建元”。孝康皇帝名岳，字世同，乃成帝同母弟也。初封琅玕王，在位二年，按谥法“温柔好乐”曰“康”。

岳既即皇帝大位，谅阴不言，委政于冰、充二人而谓曰：“朕嗣洪业，乃卿二人之举也。”充曰：“陛下龙飞，臣冰之力也；若如臣议，不睹升平之世。”帝有惭色。时帝年二十一，颇留心万机，务在简约。雄武之度，虽有愧于前王；勤俭之德，足追踵于往烈矣。何充出朝，谓庾冰曰：“公劝先帝嗣今上，果应郭璞之讖云。”冰曰：“郭璞云何？”充曰：“郭璞有言曰：‘立始之际，丘山倾。’立者建也，始者元也，丘山主上讳也。然倾者恐不吉？”冰乃瞿然叹曰：“如有吉凶，岂改易所能救乎？君可勿露。”二人言罢而散。

七月，康帝封成帝子丕为琅玕王，弈为东海王，就葬成帝于兴平陵。康帝自徒行送丧，至闾阖门始坐辇舆。既葬毕，乃自回宫。

十月，燕王皝乃率百官领家属迁于龙城。时有白龙黑龙各一，见于龙山，近侍奏知燕王皝，皝亲率群臣观之。备仪太牢，祀之于山上。须臾，二龙交合嬉翔，解角而去。皝大悦归宫，新宫曰“和龙宫”，又命建造佛寺于山上

，名曰“龙翔寺”，赐大臣子弟为官。又立东庠于旧宫，以行乡射之礼。帝常亲临东庠，考试学生，其有经通秀异者，擢充近侍。是岁，始不用晋年号，自称十二年。

### 第一九五回 慕容皝击高句丽

时高句丽犯境，慕容翰言于燕王皝曰：“宇文屡为国患，今逸豆归篡窃得国，群情不附；加之庸暗，将用非才，国无防卫，军无部伍，臣久在其国，悉其地形；今若击之，百举百克。然高句丽去国密迩，必乘虚掩吾不备，此心腹之大患也。宜先平之，还取宇文如反手耳！二国既平，利尽东海，国富兵强，无内顾之忧，然后中原可图也。”皝大喜曰：“卿谋至善。然高句丽有二道，北道平阔，南道险狭，从何可往？”众将曰：“宜从北道。”翰曰：“不可。虏皆重北而轻南，宜率锐兵从南道击之，出其不意，丸都不足定也。别遣偏将出北道，纵有蹉跌，其腹心者已溃，四肢无能为也。”皝从之，自将精兵四万出南道，以翰及慕容霸为前锋，别遣长史王寓等将兵一万五千出北道，以伐高句丽。

其主王钊闻知燕兵犯境，果遣弟武率精兵五万以拒北道，自引羸兵五万而备南道。时慕容翰已先至，与钊合战，不分胜负。燕王皝大兵继至，高句丽兵不敢交锋，望风而溃，因此大败。翰、霸诸将乘胜，兵不血刃直入丸都。高句丽王钊单骑走遁山谷。燕王皝入丸都城，获其主王钊母妻，使人去探北道之兵，回报王万与王武战于北道，都皆败没。武令勒兵还救丸都，皝大惊，命诸将休追王钊，使人去招其降，钊不从。皝欲穷追获钊，韩寿曰：“高句丽之地，不可戍守，今其主亡民散，潜伏于山谷，大军既去，必复鸠集，收其余烬，必复为患。不若发其父墓，取其尸及生母妻子而归。俟其束手来降，然后反之，抚以恩信，策之上也。”皝遂从之，使人发钊父墓，而取其尸，及母妻子载归。又掳男女五万余口，毁丸都城，振旅而还国矣。

十二月，晋康帝立皇后褚氏，就遣使征后父豫章太守褚褒为侍中，褒以后父不愿居任事，康帝除江州刺史，命镇半州，褒始就镇。

却说赵王虎无道，苦虐晋民，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；又营长安、洛阳二宫，工作者四十万余人；又救境内治南伐西讨东征之计，皆三五发卒，造舟用五十万余人，船夫十七万人。公侯、牧宰，竟营私利，因是百姓失业。贝丘人李弘，集众怨，欲谋作乱，事发，被虎诛之，连坐者数十家矣。时近侍奏，济南平陵城北石虎，忽一夕移于城东南，有狼狐千余迹随之，迹皆成蹊。赵王虎喜曰：“石虎者朕也，从西北而徙东南，天意欲使朕平江南也！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，朕当亲统六师，以奉天命。”群臣皆贺，上《皇德颂》者，一百数十人。因制：“征士五人出车一乘，牛二头，米十五斛，绢十匹，不办者斩。”



民皆鬻子以供，犹不能给，自经于道树，死者相望。

### 第一九六回 时拟深源如管葛

癸卯二月，高句丽王钊见燕军退，复还丸都，备礼朝贡于燕，燕王皝大悦，抚以善言，还其父尸，留其母为质。命其归丸都，永为高句丽王，钊拜谢而去，其母后数年亦还之。

七月，晋康帝设朝，诏群臣议经略中原，会庾翼诏入上表，命梁州刺史桓宣伐赵，帝许之。

却说翼在武昌，数有妖怪，欲移镇乐乡。王述闻知，使人与冰笺，笺曰：乐乡去武昌千有余里，数万之众，一旦移徙，与立门壁，公私劳扰；又江州当溯流供给，力役增倍；且武昌实江东镇戍之中，非但捍御上流而已。缓急赴告，骏奔不难。若移镇乐乡，远徙西陲，一朝江州有虞，不相救援。岳方重将，固当居要害之地，为内外形势，使窥窬之心，不知所向。昔秦忌‘亡胡’之讖，卒为刘、项之资；周恶麋弧之谣，而成褒姒之乱。是以达人君子，直道而行；禳避之道，皆所不龋正当择人事之胜理，思社稷之长耳！

冰得述笺，转付庾翼，移镇之事乃止。庾翼为人沉毅，喜功名，不尚浮华。

琅琊内史桓温，字元之，彝之子也。尚南康公主，有豪爽之风概。初生未期岁，太原温峤见之曰：“此儿有奇骨，可使其啼！”及闻其音而贺彝曰：“真英物也！此郎必大贵，吾等不及也！”彝因峤赏叹，名之曰温。温峤曰：“果尔，后将易吾姓也！”后温长成豪爽，姿貌奇伟，面有七星。少与沛国刘恢善，恢尝称之曰：“温眼如紫石棱，须作猬毛磔，孙仲谋、晋宣王之流亚也！”自此知名，袭父爵为琅琊内史。与庾翼甚善，上疏荐温于康帝曰：温有英雄之才，愿陛下勿以常吏遇之。宜寄以方藩之任，必有弘济艰难之勋也。

帝纳之，以温为荆州刺史。

时杜哈、殷浩，并名皆冠世，翼独弗之重也。左右或问之，翼曰：“此辈宜束之高阁，俟天下太平，然后徐议其任耳！”

朝廷知浩，屡下征书，浩固辞不就，屏居十年，时人拟之管、葛。谢尚、王述，常伺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，相与省之，知浩有确然之志。既退，相谓曰：“深源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？”

当翼请浩为司马，朝廷诏除为侍中、安西军司马，浩不应。翼使人遗浩书曰：王夷甫立名非真，虽云谈道，实长华兢。明德君子，遇会处际，宁可然乎！

浩犹不起。浩父羨为长沙相，在郡贪残，庾冰与翼书之，翼报书曰：殷君骄豪，亦似由有佳儿、弟，故不令物情难之。大较江东之政，向煦豪强，时有

行法，辄施之寒劣。如往年偷石头仓米数百万斛，皆是豪将军辈，而杀仓督监以塞责。山遐为余姚，以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，而众共驱之，令不得安席。虽前宰皆误谬，江东事去，实此之由。兄弟不幸，横陷此内，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，当共明目而治之。荆州所统二十余郡，惟长沙最恶，恶而不黜，与杀监督者，又何异哉？

时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，亦遣使约燕、凉，刻期大举。康帝集群臣商榷，朝议多以为难，惟冰意与之同，而桓温、谯王无忌二人赞成之。至是，帝诏翼经略中原。翼欲率众北伐，表桓宣督诸军于丹水，桓温为前锋都督，率众入临淮，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骡驴马，因此百姓嗟怨。

八月，却说庾翼欲移镇襄阳，恐朝廷不许，又遣使奏移镇安陆，帝使人诏止之。翼勿听，违诏北行。至夏口，复表求镇襄阳。时翼有众四万，帝以庾翼都督征讨诸军事，遣兵出镇武昌，以为继援。征何充辅政，又征褚裒为卫将军，领中书令。

惟充应命，褚裒以近戚畏嫌，彝复督充镇金城。

甲辰二年正月，赵王虎宴群臣于太武殿，忽有白雁数百只，集马道之南。时诸州兵集者百余万，欲南侵。太史令赵览奏曰：“白雁集廷，宫室将空之像，不宜南行。”虎乃临宣武观，大阅而罢之。

#### 第一九七回 燕王皝灭宇文部

却说燕王皝与左司马高诩，谋伐宇文逸豆归，诩曰：“伐之必克，然不利于将。”皝即集诸将，率兵起行。诩告人曰：“吾此往必不能返，然忠臣不避也。”于是率兵以慕容翰为前锋，长驱而进。

宇文逸豆归闻知燕王率众犯境，即遣南罗大涉夜干将兵一万迎战。皝素闻涉夜干之勇名，由是失色。谓兄翰曰：“涉夜干勇冠三军，不可轻敌，宜少避之。”翰曰：“涉夜干素有勇名，一国所赖；今吾克之，其国不攻自溃矣！然吾熟知其人，虽有虚名，实易敌耳！不宜避之，以挫吾兵锐气！”皝曰：“既如此，兄可与战。”

于是翰与高诩等驱兵出战，涉夜干亦挥军出阵，两下交战。

涉夜干持枪拍马，出阵搦战，慕容翰与高诩各舞刀迎战，未十合，涉夜干佯输而走，高诩拍马追赶，不至三十步，被涉夜干伏流弩于阵内，一时俱发，诩中流矢而退，翰亦中其流矢而退，还阵。涉夜干追杀入燕阵，被翰闪过一旁，涉夜干马急抢先至中，被翰提刀以斩之，而尸横落马。宇文士卒见涉夜干已死，不战而溃。燕兵大胜逐之，逐克其都城；逸豆归走死漠北，宇文氏由此散亡。皝徙其众于昌黎，得地千余里。

高诩因中流矢，至是而卒，燕王皝不胜伤悼，命厚葬之。

诩善天文，眇尝谓曰：“卿有佳书而不见与，何以为忠？”诩曰：“臣闻人君执要，人臣执职；执要者逸，执职者劳，故后稷播谷，尧不与焉。占候、天文，晨夜辛苦，非至尊之所宜亲，陛下将安用之？”眇默然。眇灭宇文部，振旅还都。

时“荧惑”守“房心”。赵太子宣怒领军王朗，会“荧惑”守“房心”，使太史令赵览诉于赵王虎曰：“今‘荧惑’为怪，宜以贵臣王姓者当之，可禳国家之患。”虎曰：“谁可当？”

览曰：“无有贵如王领军者！”虎曰：“次更谁可？”览无以对。虎因曰：“惟王波耳！”即下诏，追波前议楛矢事，腰斩之。群臣奏其无罪，后乃追赠司空。

### 第一九八回 孝宗穆帝即龙位

却说桓宣率军五万伐赵，军至丹水，赵王虎使将李罟以军三万拒之。次日交战，桓宣为罟所败，愧愤而卒。庾翼闻宣败而惭死，恐诸军亡散，急遣其子庾方之去代领宣军而屯之，因此两下相持，坚壁不战。

九月，康帝疾笃，急召集诸大臣入宫，议立后嗣。庾冰、庾翼欲立会稽王昱为嗣，何充建议立皇子聃为嗣，帝从之，乃立皇子聃为皇太子。立讫，康帝崩，年二十三岁。何充等代为丧事毕，奉太子聃即大位。聃年方三岁，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，请皇太后临朝称制，加何充为侍中、录尚书事，总摄朝政。由是庾冰、庾翼深恨于充。

却说充荐后父褚裒总朝政，裒固辞，请居藩镇，于是改调裒都督徐、兖，使镇京口。尚书奏：“裒见太后，在宫廷则如臣礼，在私室则严父。”后从之。时皇太后设白纱帐于太极殿，抱穆帝垂帘。

十月，荆江都督冰卒，庾翼闻兄冰已死，乃留子方之戍襄阳，自还镇夏口，朝廷诏还复督江州。翼既督江州，缮修军器，大佃积谷，以图后举伐赵。

乙巳，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正月，赵王虎发诸州四十万余人，治未央、洛阳宫，造猎车十乘，克期校猎，自灵昌津南至荥阳，数千里为猎场，若人犯其禽兽者，罪至死。虎又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，大发民女三万余人以配之。由是郡县媚其旨，务择美淑之女，因此夺人妇者九千余人；百姓妻有美色，豪势遂胁之，率多自杀。十州军民，皆有怨声。石宣及诸公又私令采发之美女，亦有一万余人，总会邺宫。虎与百官，一同简阅诸女。虎大悦之，封使者十二人，皆为列候。光禄大夫逯明切谏曰：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今天下未定，而大王淫乐如此，犯先圣之模范，恐非国家之久计也！”季龙大怒，乃遣龙腾侯招执明杀之。自是朝臣杜口为禄仕而已。虎贪而无礼，有十州之地，金帛珠玉及外国奇珍异宝，不可胜计，而犹以

为不足，又使军人发掘历代帝王及先贤陵寝，取其宝物入内，由是大失民望。

### 第一九九回 燕罢园囿给新民

却说燕王皝以牛假贫民，使佃苑中，税其十之八，自有牛者税其七。记室参军封裕谏曰：“古者什一而税，天下之中正也。降及魏晋，仁政衰薄，犹不过取其七八也。今殿下拓地二千里，增民十万户，其无田者十有三四，是宜悉罢园囿，以赋新民，无牛者，官给其牛，不当更改重税也。今官司猥多，皆宜澄汰；工商末利，宜立常员；学生三年无成，当令为农；参军王宪、大夫刘明，近以言忤旨，免官禁锢；长史宋该阿媚苟容，轻诉良士，不忠之甚也！此数事皆关国家之利害，若明正法律，管取身安，国家可保也。”皝默然，乃即下令，悉从其言。仍赐裕钱五万，宣示忠良，欲陈过失者，勿有所讳。

却说皇太后褚氏称制，以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六条事，又诏征后父褚裒辅政。裒欲卸政归镇，眼前无可托者，当尚书刘遐说之曰：“会稽王昱，令德雅望，足下宜以大政授之。”裒固辞之，与司马昱而自归藩。昱乃清虚寡欲，尤善玄言，与刘惔、王濬、韩伯为谈客，郗超、谢万为掾属。

郗超，乃郗鉴之孙也，少时卓犖不羁，随父默简冲退而嗇于财，积钱至数千万，尝开库任超所取，超施散亲戚，一旦都荆谢万，乃安之弟也，清旷秀迈，亦有时名。

十月，江州都督庾翼病笃，遣人上表，以桓温为荆州刺史，委之以重任。及是翼卒，朝廷已知，时朝议以诸庾世在西藩，人情所安，欲从其请，以温代之。何充出曰：“荆楚，国之西门，户口百万；北带强胡，西邻劲蜀。得人则中原可定，失人则社稷可忧。陆抗所谓：‘存则吴存，亡则吴亡’者也。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？”会稽王昱曰：“桓温英略过人，有文武器干，西夏之任，无出其右者！”当丹阳尹刘恢亦奇温才，然知其有不臣之心，谓会稽王昱曰：“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，其位号常宜抑之，明公宜自居上流，以惔为军司，可保社稷无后日之忧。”昱弗听，使人以温代翼，又以惔监督中军，以代庾方之。

### 第二〇〇回 汉王杀其弟李广

汉自李寿于癸卯年卒，群臣立其太子李势为汉王。其时，势弟李广，以势无子，求为太弟，势不许，当有解思明谏曰：“陛下兄弟不多，若复有所废，将亦孤危。”固请许之，势疑其与广有谋，收斩之。袭广于涪城，广遂自杀。思明被收，叹曰：“国之不亡，以我数人在也，今其殆矣！”思明有智谋，敢谏诤，素得民心，及其死，士民无不哀之。

却说姚弋仲清俭正直，不治威仪，言无畏避，赵王石虎甚重之，以为冠军大将军。

丙午二年正月，扬州刺史、都乡侯何充卒。充有器局，临朝正色，能以社稷为己任，所选用皆以功效，不思亲旧。及卒，朝廷惜之，谥曰“文穆”。

却说燕王皝率众二万袭扶余，扶余国王玄以兵扼之，被皝用伏军计邀战，掳其王玄以归，灭其国为郡。

三月，后父褚裒表荐顾和、殷浩于朝廷，朝廷诏以和为尚书令，以浩为扬州刺史。和有母丧，固辞不起，亲属劝之起，和谓所亲曰：“古人有释纁经从王事，以其才足翰时故也。如和者，正足以亏孝道，伤风俗耳。”浩亦固辞，会稽王昱遣人以书与浩曰：昱当厄运，危弊理尽；足下沉识淹长，足以经济。若复深存挹退，苟遂本怀，恐天下之事，于此去矣。足下去就；则时之兴废也，家国不异，宜深思之！

浩得是书，乃就职，领扬州刺史。

史说前凉张轨，安定乌氏人也，汉赵王张耳十七世孙，晋惠帝永宁元年为凉州刺史，因据之；安帝拜为凉州牧、西平公。

后轨生实，实生茂，茂生骏。骏是年四月卒，僚佐立其子重华为凉州牧、西平公，复自称凉王。

## 第二〇一回 凉州谢艾破赵兵

却说赵黄门严生恶朱轨，会久雨，因见赵王，谮轨不修道路，谤讪朝政。赵王虎囚之。苻洪谏曰：“陛下德政不修，天降大雨，七旬乃霁，霁方二日，虽有鬼兵百万，未能去道路之涂潦，而况于人乎？愿止作役，罢苑囿，出宫女，赦朱轨，以副民望。”

虎虽不悦，亦不之罪。为之罢长安、洛阳作役，而竟诛轨。

又立私议朝政之法，听吏告其君，奴告其主。公卿以下，朝覲以目，不敢相过谈话。

是时虎欺凉州牧张骏卒，重华新立，乃遣将军王擢、麻秋领兵三万，出击凉州。大兵起行至界，张重华已知，悉发境内兵，使裴恒为将御之，久而不战。当司马张耽上言曰：“国之存亡在兵，兵之胜败在将，今议举将多推宿旧，夫韩信之举，非旧德也！盖才之所堪，即任之以事；主簿谢艾，兼资文武，可用也。殿下若用，必克赵也。”

于是重华召艾，问以方略，艾曰：“愿请兵七千人，必破赵而后言。”重华拜艾为监军将军，给步骑五千与行。艾遂引兵出城。夜有二泉鸣于衙中，诸军皆以为凶。艾曰：“六博得泉者胜，今有泉泉衙中，克敌之兆也。汝等何疑？”次日率众，身先出与赵战，未及十余合，大破之。王擢退兵二百里。

却说麻秋以一军攻陷金城，获其县令车济，秋招其降，济不从，伏剑而死。又遣人以书致宛城都尉守来降，李矩曰：“为人臣，功既不就，惟有死节耳

！”先杀妻子而后自刎。麻秋叹曰：“义士也！”命人收而葬之。

## 第二〇二回 李奕举兵攻成都

却说汉王李势，骄奢淫侈，不恤政事，罕接公卿，信任左右，谗说并进，刑罚苛滥，于是中外分心。太保李弈自从晋寿举兵反，众至十万，围绕成都。汉王势自率禁兵登城助战。李奕见势自登城上，亲自披挂至城下，数势之罪，被势执弓射之，中弈项而死。汉兵见弈被射死了，乃开城门出击，大败奕众，还。自是西至犍为、梓潼，布满山谷十余万落，掳掠四野，不可禁制，大为民患。加以饥馑，四境萧条。

## 第二〇三回 桓温率师入伐蜀

十一月，桓温召诸将，商议伐汉，诸将佐皆以为不可。惟江夏相袁乔曰：“夫经略大事，固非常情所及耳；智者了于胸中，不必待众言皆合也。今为天下患，胡蜀二寇而已。蜀虽坚固，比胡为弱，将欲除之，宜先其易者。李势无道，人民不附，且恃险远，不修武备，宜以精兵万人，轻骑疾趋，比其觉之，我已出其险要，可一战而擒也。蜀地富饶，户口蕃庶，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原，若得而有之，国之大利也。”

温曰：“论者以大军既西，胡必覬觐？”乔曰：“此似是而非。胡闻我万里远征，必以为内有重兵，决不敢动；纵有侵犯，沿江诸军，足以拒守，必无忧也。”温大悦曰：“君谋乃吾志也！”戒严旦日，不待诏命，拜表即行，委长史范汪以留事。

朝廷得表，闻温伐汉，皆以蜀道险远，众少而深入，多以为忧。惟刘惔以为必克，众问其故，惔曰：“以博知之，温善博者也，不必得则不为，但恐得蜀之后，专制朝廷耳！”众服其论。

## 第二〇四回 汉王面缚舆榑降

丁未三年三月，晋兵前望夔关不远，桓温在马上观看，但见前面沿江旁山，一阵杀气腾起。温勒马不进，言曰：“三军不得前进，前面必有埋伏。”随令三军，倒退十里之外地势空阔之处排开，以备交战。使战马万余骑，前去细探，回报：“无军。”桓温不信，下马登高望之，杀气从地而起。温又使人仔细探着，回报：“江边止有乱石七八十块堆着，并无军马。”

桓温深疑，寻土人问之。须臾寻到数人，温问乱石作堆何故？

土人告曰：“吾闻老者云：乱石乃诸葛丞相入蜀之时，特来此处运石，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，常有气从内起，此处地名鱼腹浦也。”桓温听罢，上马引数十骑，来看乱石，乃立在山坡上，向下观看，四面八方，皆有门户。其石皆八行，行相去二丈。

时诸将皆不识也，不识者乃笑曰：“此惑人之术耳！有何异哉？”惟桓温

曰：“此乃‘八阵图’也，内按常山蛇势，谁谓陆逊不困此也？”遂引从骑下山坡，直入石阵中观看。看时，日且将坠，但见怪石嵯峨似剑，重叠如山，江涛汹涌，却似战鼓之声。桓温观罢，赞叹不已，引兵直过。史官有诗赞八阵图曰：

孔明施妙用，布阵向沙堤；  
已许桓温识，先教陆逊迷。  
江声喧鼓角，山景吐云霓；  
庙貌今犹在，应须不用疑。

却说桓温军至袁衣县，李势闻知大惊，遣将军咎坚率大兵，趋合水以拒之。诸将进计曰：“今晋兵大至，地理必疏，宜设伏兵于江南，待其过半击之，则温可擒矣。”咎坚曰：“桓温能博，彼必料伏，安能破之？不如先引兵向犍为处以抗之，可保万全。”乃引众向犍为。

温兵先至彭模，桓温闻汉以坚为将向犍为，集诸将商议。

时诸将议欲分两道两军并进，以分汉兵之势。袁乔曰：“不可！今悬军深入，当合势齐力，以取一战之捷。万一偏败，大事去矣！不如全军而进，弃此釜甑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无还之心，胜可必矣。”

温从之，依计而行。留后军孙盛将羸兵二千守辎重，自率步卒二万，直指成都。温进，遇汉将李权，温大骂：“无端匹夫，今领大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已入巢穴，为何不降？犹敢抗拒！”权与温将袁乔战，乔佯败而走。权追五里，炮声起，伏兵齐出，权兵大败，望山而走。桓温催军追杀，三战三捷，汉兵走散。咎坚兵至犍为，方知为温军从异道至成都之十里陌者矣。咎坚急领军还，坚众自溃，不敢交锋。汉王势见温军至近，乃悉集众将出战，两下皆至笮桥。二军会战，温前锋不利，矢石及至温马首，众惧欲退，而鼓吏惊慌，误鸣进鼓。袁乔拔剑亲督率士卒力战，十余合，大破之。汉兵溃走，李势勒马走回城。桓温乘胜驱兵至成都，纵火烧其城门。汉人惶惧，无复斗志。李势知不能拒，集文武舆榼面缚诣温军门投降。温遂引入入城，差人送汉王势于建康面君，朝廷诏封李势为归义侯。

温既克蜀，急引汉司空谯献之等以为参佐，举贤旌善，蜀人悦之。温留成都三十余日，始振旅还江陵。蜀自李特至势，凡四十六年，至是灭之。

却说晋后垂帘，论平蜀之功，欲以豫章郡封桓温，左丞陶蕤言：“温若复平河洛，将何以赏之？”于是乃加温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临贺郡公。

温既灭蜀，朝廷惮之。而温自平蜀之后，雄姿丰气，自谓其是宣帝、刘琨之俦，诸将将为王敦之比。温心甚不平，而恨诸将。诸将设一计，使一老妇

，伪作刘琨之妓女，入访桓温，一见温潸然而泣。温问：“汝乃何处妇人，敢来此处发悲？”

老妇答曰：“妾乃刘司空琨之妾，昨见郡公游街，甚似刘司空，因来访见，果似无他。令人见鞍思马，睹物伤情而致悲耳！”

温闻老妇说其貌似刘琨，心中大悦，即入内再整衣冠，又呼老妇问曰：“吾与刘司空何如？”老妇曰：“面甚似，恨薄；眼甚似，恨小；肉甚似，恨赤；形甚似，恨短；声甚似，恨雌。”

温假闷，喝退老妇，于是内不解带昏然而睡，不怡有数日。

温既灭势，朝廷惮之，晋后亦惮其威，遂问群臣曰：“睹桓温掌握兵权，恐有异志，何以制之？”当会稽王司马昱曰：“今有扬州刺史殷浩，天姿英杰，智识高明，时人号为管、葛，天下闻名，朝野推服。陛下降诏，宣其入朝，使其都督内外诸军，参综朝权，足以抗温。”后然之，于是使人拟诏，诏扬州刺史殷浩入朝，以浩为中军将军、假节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总理六军。昱引为心膂，参综朝权，欲以抗温。由是与桓常相疑贰，浩以王羲之为护军将军。羲之以为内外和协，然后国家可安，劝浩不宜与温构隙，浩不从。

却说赵将麻秋既克金城，率众来攻袍罕，晋阳太守郎坦欲弃外城。武城太守张俊曰：“弃外城则动众心，大事去矣！宜固守之。”于是旦夕守御。秋率众八万，围堑数重，云梯地突，百道皆进，城中以死御之。秋众死伤数万，料不能克，退保大夏。

郎坦使人求救于凉王张重华，重华使谢艾率步骑三千进临河。艾自乘辎车，戴白义，鸣鼓而行。秋望见怒曰：“艾年少书生，冠服如此，是轻我也！”即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。

艾左右惊慌大扰。艾踞胡床，指挥处分，使张瑁三千人皆从间道，截赵军之后。赵人见艾端坐不动，以为有伏兵，惧不敢进。

相持半日，张瑁兵出赵兵之后，赵军忙退，艾乘胜进击，大破之。

麻秋坚守大夏，不敢轻出，即使人报知赵王虎。虎大怒，即遣将军孙伏都率步骑三万，会秋军马，长驱济河。谢艾埋伏弓弩手二千于山谷左右，自将交战诈败，伏都与秋追至谷口，弩矢如雨，赵兵少退。艾身先率精骑杀出，乘退一击，杀得赵兵十去其七，伏都引残兵悉退本境去了。艾亦屯住别险以拒之。

赵王虎闻知伏都兵败，叹曰：“吾以偏师定九州，今以九州之力困敝之，建城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有沙门吴进言于虎曰：“胡运当衰，晋当复兴，大王宜益营建工役，劳苦晋人，以压此气，方保国昌。”虎从之，下诏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九十六万，车十万，来运土筑华林园及筑长城于邺北，广长数十里，燃烛而作，暴风大作，死者数万人。当御史赵揽切谏曰：“今王初迁



都于邺，不施仁惠于百姓，而行暴虐于万民，营建无益之园墙，大劳有限之民力，诚恐祸起萧墙之内，徒作万里之城。”虎大怒曰：“墙朝成夕没，吾无恨矣！汝何多言？”

于是不听。

时扬州太守进黄鹄雏五只，颈长一丈，其鸣声十里外闻之。

虎命泛之于玄武池，以为祥物。又命石宣祈谢于山川，因使其游猎。乘大辂，羽葆华盖，建天子旌旗，十有六军，戎卒十八万，自金明门出。虎自登云霄楼观望，笑曰：“季龙父子如是，若非天崩地陷，世人安能害我？从今高枕而卧，当复何愁？但抱子弄孙，自为乐耳！”

石宣引戎卒十八万，游过三州十五郡之地，供给以后资储，无有孑遗。宣游过复还朝，虎又命秦公石韬亦如之，乘次辂，羽葆华盖，建天子旌旗，领六军，戎卒十八万出游。韬辞虎出，引众游于秦、雍，宣怒其与己均敌，宦官赵生曰：“殿下要嗣大位，宜早除韬，不然，后患则继至矣。”宣深然之。

十一月，朝廷闻张重华屡破赵兵，遣侍御史俞归去凉，封重华为西平公。归领旨去凉，封公。重华欲称凉王，未肯受诏。

使所亲私谓归曰：“主公奕世为晋忠臣，今曾不如鲜卑，何也？”归曰：“吾子失言，昔三代之王也，爵之贵者，莫如上公；及周之衰，吴、楚皆僭号为王，而诸侯不之非，皆以蛮夷畜之也。假使齐鲁称王，岂不四面攻之乎？汉高祖诛灭彭、韩等，皆权宜之计，非厚之也。主公以贵公忠贤，故爵之以上公，任之以方镇，宠荣极矣！岂鲜卑夷狄所可比哉？且吾闻之，功有大小，赏有轻重；今贵公始继世而为王，若率河右之众东平胡羯，修护陵庙，迎天子返洛阳，将何以加之乎？”所亲以归言告重华，重华始受公封。

是时，雍州杨初闻晋封凉西平公，亦遣使人人建康称藩。

朝中群臣，皆议以诏封初为雍州刺史、仇池公，杨初自此归晋矣。

## 第二〇五回 石宣谋父不遂诛

戊申四年八月，赵王虎次子石韬有宠于虎，虎常欲立之，以太子宣居长，犹豫未决。宣知虎意欲立弟韬，乃谓左右贾枹、赵生曰：“今上欲立韬，汝能为我杀韬，吾当以韬国邑分封汝等。韬死，主上必临丧，吾因行大事，蔑不济矣。”

枹、生诺出，各藏利刃，闻韬出游龙华寺佛舍中，赵生随入，将韬杀之而逃。亲随人各无寸兵，不敢追捕，即收殓其尸回朝。奏知赵王虎，虎大哭，哀痛气绝，久之方苏，欲自临观其丧。司空李农谏曰：“害秦公者，未知何人？”蛮舆未敢轻出，既而乃止。使人出访其事，方知是太子石宣谋杀之，虎即出殿集文武，囚宣杀之，邺北家属，纵火焚讫。虎登中台观之，取灰分置诸门

交道中，杀其妻子九人。宣幼子方数岁，虎亦爱之，抱之而泣，意欲赦之。大臣李农等言不肯，取杀之，儿挽虎衣大叫，至于绝带，虎因此得玻东宫卫士高力以万余人，走戍凉州。

却说燕王慕容皝庶兄慕容翰，性豪雄，多权略，猿臂工射，膂力过人，皝深忌之。先因魔崩世，皝嗣位，翰乃奔投段氏，后又奔宇文部。为思家乡，与商人王车而逃。宇文归闻知，使劲骑百余，去追捉慕容翰。翰知后有追兵，即立而待，遥谓追者曰：“吾之弓矢，汝曹足知，莫来相逼，自取死也！若不信，汝可立于百步之外竖刀，看吾射中刀环者，汝便宜返；如不中，可前来电。”追兵乃立于百步之外，以刀竖起，翰便以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连发三箭，皆中刀环。追兵惊异，皆散走回去。

因是翰得逃命归国，来见燕王皝。皝大喜，以为右卫将军。因伐宇文部，为流矢所中，卧病数月后便瘥。因在家试骋马演刀，被人密告燕王皝，称翰在家演武，将欲为乱。皝虽藉翰勇略，然心终忌之，因是诬其谋逆，遂使人以鸩酒赐死。翰曰：“吾负罪出奔，既而复还，死已晚矣。然羯贼跨据中原，吾不自量，欲为国家荡一区夏，此志不遂，抱此遗恨！”言讫，饮药而卒。

可怜志士遭害，抱恨而亡。是时国人见翰饮鸩而死，无不冤之。

时燕王皝引兵出畋于西鄙山，至济河，忽见二父老，身着朱衣，乘坐白马，立于其前，举手挥皝曰：“此非猎所，王宜还也！”言讫，奄忽不见。皝秘之在心，不与众言，遂过济河，连日大获走兽。又见一白兔驰过，皝驰射之，忽然失脚翻身，跌落崖下。众官救起，身带重伤，方对文武诉说前见父老指挥之事。文武曰：“既如此，火速回朝。”言讫，即时换马回宫，因此得病，十分沉重。唤太子入内嘱之曰：“我闻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故以语汝：今中原未平，方资英杰以经世务。恪智勇兼济，才堪重任，汝其委之。阳士秋志高行洁，忠于贞固，可托大事也。尚其切记我言！不可忽忘。汝善待之。”嘱讫，徐徐气绝而薨。百官举哀发丧，立太子慕容隼为燕王。

慕容隼，字宣英，皝之第二子。初，魔尝言：“我积德累仁，子孙当有中原。”既而，皝生慕容隼，魔曰：“此儿骨相不凡，我家得之，必有兴王者矣。”隼姿貌魁伟，博览图书，有文武干略。及皝身死，众臣立之，僭即燕王之位，谥父皝曰“文明”。

## 第二〇六回 赵立世子为太子

却说赵王虎大集群臣于中殿，议立太子，太尉张举曰：“燕公斌有武略，彭城公遵有文德，惟陛下所择者也。”初，虎之拔上邽也，将军张豺获前赵王刘曜之女，有殊色，纳于虎，虎娶之，生齐公世。桃豹乃说虎曰：“陛下再

立太子，其母甚贱，故祸乱相寻。今宜择其母贵子孝者而立之。”虎纳其言，令公卿上疏请之。大司农曾真不肯署名，虎问其故，真顿首曰：“天下重器，不宜立少，故不署。”虎称其忠，而不能用，遂立世为太子，以刘昭仪为皇后。

十二月，晋后以蔡谟为司徒，谟上疏固辞，谓所亲曰：“我若为司徒，将为后世所晒，义不敢拜也！”

## 第二〇七回 弋仲司兵讨梁犊

己酉五年，赵王虎自称皇帝。虎既即大位，遂大赦境内，故东宫高力等万余人谪戍梁州，行达雍城，不在赦例。高力督梁犊率众作乱，攻打下辩城，掠民财。梁犊出战，执斧，施一丈柯，攻战若神，所向崩溃，无人敢拒。因长驱而东，北至长安，众已十万。乐平张苞领众五万拒之，一战而败，犊遂引众杀入洛阳。赵王虎即遣李农率步骑十万来讨之，与犊交战，未及数合，犊持长斧横扫中阵，杀人如同摧枯拉朽，斩将似若切葱，人迎人死，马迎马亡，杀得农兵十伤其七，大败而逃。李农既败逃回，虎惊大惧，即以其子燕王斌为大都督，统姚弋仲、苻洪、石闵等，率大兵二十万去讨之。

时姚弋仲闻虎有命讨犊，率本镇兵八千余人来至邺，求见赵王虎，虎未出见，使宦官引内赐食。弋仲怒曰：“主上召我击贼，当面授方略，我岂为食来耶？且主上不见我，我何以知其存亡？”虎忙力疾见之。弋仲问虎曰：“儿死愁耶，何为而病？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之，使至于为逆，既诛之，又何愁焉？且汝久病，而立幼儿，汝若不愈，天下大乱！当先忧此，勿忧贼也！彼等穷困思归，相聚为盗，何能所制！老羌为汝一举了之。”弋仲性鲠直，人无贵贱皆敬之。虎虽被其面抑，亦不之罪，反赐铠、马与之。弋仲曰：“汝看老羌，堪破贼否？”言讫，乃披铠跨马于殿中，因策马南驰，不辞径去。遂与斌、洪、闵等，领众至荥阳。

次日，弋仲手持铁鞭，亲出前锋，与梁犊交战，不二合，斩犊于马下。杀入犊阵，斩以万计，贼众大溃，被苻洪大驱众军一掩，众贼各亡散讫。于是梁州安宁，虎闻之，遣使命弋仲履剑上殿，入朝不趋，封平西郡公。以苻洪为雍州刺史，封略阳郡公。

## 第二〇八回 图澄葬石归天竺

却说赵王虎倾心事佛及重佛图澄，百姓因困，故多奉佛，相竞出家，真伪混淆，多生过愆。时著作郎王度奏曰：“佛乃是外国之神，非中华所应奉祀，请除革禁。”季龙弗听。当佛图澄知石氏将灭，乃自启莹墓于邺西紫陌，因焚香静坐，唤弟子法祚至而谓曰：“石氏当灭，吾及其未乱，先从化矣。吾死之后，可将我棺葬于我所建墓所。”言讫而卒。法祚举哀吊孝，收澄入棺，殓

葬于邺西紫陌莹墓。于六十日满变服，奏赵王季龙，季龙心甚烦恼。忽有沙门从雍州入，闻赵王奉佛好施，因而求见赵王石虎。石虎不悦，而谓曰：“朕自图澄升天之后，不胜悲怆，欲求再会，不得一见，正此思忆，你可暂退，改日设素请你。”沙门曰：“我从雍州来，见佛图澄西入关去，何故言死？”赵王石虎大惊，即令僧人且退，使人去邺西紫陌，掘开莹墓视之，惟有一石而无棺尸。使人以其事回奏赵王石虎，虎心甚恶之。虎曰：“石者，朕也，借石喻我，我将死矣！”

果然疾重。

四月，虎疾甚，以子彭城王石遵镇关右，以燕王石斌为丞相，张豺为镇卫大将军，并受遗诏辅政。刘太后恐斌为相，不利于太子，矫诏免斌归第。石遵在幽州闻诏命镇关右，即归邺，欲入宫省疾。刘后诈敕命朝堂受拜遗诏遣之，遵涕泣而去。虎扶病出西关，龙腾中郎三百余人，列拜于前曰：“圣体不安，宜令燕王入宿卫，典兵马。”虎曰：“燕王不在内耶，可召来！”然虎不知刘后已废丞相斌了，故命人去召，而左右皆刘后之用人，当左右对曰：“燕王病酒，不能入。”虎曰：“汝等速驰犇迎之，当付玺绶。”亦竟无行者。虎再四命人去召斌，左右只得行，先报于刘后。刘后命张豺矫虎诏，在内待斌入杀之。于是张豺从刘后之计，入内至昏，使左右人召斌来，豺矫称虎诏，诬斌之罪，执而杀之。斌遇害，虎亦卒。张豺急扶太子石世即位，刘后临朝称制。

时石遵已到河内，闻父石虎已丧，石世即位，及杀石斌之事，朝夕痛泣。会姚弋仲、蒲洪及征虏将军石闵等讨灭梁犊，还遇石遵于李城，因相见共说其事，石闵等曰：“殿下长而且贤，先帝亦有意以为嗣，末年昏惑，为豺所误。今若明豺之罪，鼓行而讨之，其谁不开门倒戈，以迎殿下者？”遵从之，曰：“汝能努力，事成以汝为太子，以承大统。”闵诺，遂与姚弋仲率众还邺，称暴张豺之罪，率众将欲攻城，城中之耆旧、将士，皆开门出而迎之。豺亦惶怖出迎，遵命执之，擐甲耀兵，入升前殿，蹙踊尽哀，斩豺于市，夷其三族。计假刘后令，以遵嗣位，封世为譙王，以刘后为太妃，寻皆杀之。

遵既即大位，以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于是邺中暴风拔树，震雷雹雨，大如盂升，太武、暉华等殿皆为雹打折破而毁，灾及诸门，观阁荡然无余，金石皆荆时沛王石冲镇蓟州，闻石遵杀刘后、太子而自立，乃起兵讨遵。遵即使石闵等讨之。于是闵等率兵十万，去讨石冲。两军会战于蓟县之西五十里，及交锋，冲之士卒，皆不敢前进。

被闵追入阵，获冲杀之，又得士卒三万余人，领众回都。次日，入见遵曰：“冲反吾，已获而杀之。而蒲洪，人杰也，今镇关中，恐秦、雍之地，非复国家所有，宜改图之！”遵从之，罢洪都督。洪大怒，悉领家眷私归枋头，遣

人入建康降晋，朝议许之。

## 第二〇九回 晋燕率师伐赵国

却说慕容霸上书于燕王隼曰：“石虎穷凶极暴，天之所弃，余烬仅存，自相鱼肉。今中国倒悬，企望仁恤，若大军一振，势必投戈弃甲而走。”隼曰：“卿言至当。吾国不幸，今遭大丧，恐于军不利，莫若渐待来春，会晋大举。”霸曰：“难得而易失者，年也。万一石氏复兴，或有英豪据其成资，岂惟失此大利，亦恐更为后患矣！”隼犹豫未决，将军封弈、慕容恪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敌强用智，敌弱则用势。今中国之民，困于石氏之乱，人咸思易主，以救汤火之灾，此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！自武宣王以来，而招贤养民，务农训兵，正俟今日。若复顾虑，岂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耶，将大王不欲取天下耶？”隼从之，遂以慕容恹慕容评、阳骛为三辅将军，慕容霸为前军都督，选精兵二十五万讲武戒严，为进取之计。

七月，桓温亦闻赵乱，率众十万出屯安陆，遣诸将经营北方。赵将扬州刺史王浹，举寿春来降，朝廷纳之，使西军中郎将陈遼进据寿春。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伐赵，朝廷许之。裒即日戒严，率军直至泗口。时朝议以裒事任责重，不宜深入，宜先遣偏师前进。裒又奏言：“前已遣先锋王颐之等引兵径造彭城，后又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，今宜速发，以成声势。”

于是朝廷加裒为征讨大都督。裒率众五万，径赴彭城。北方士民降附者，日以千计。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复。惟蔡谟谓所亲曰：“胡灭诚为大庆，然恐复贻朝廷之忧！”其人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谟曰：“夫能顺天乘时，济群生于艰难者，上圣与英雄，乃能为也，其余则莫若度德量力。观今日之事，殆非时贤所能及！必将经营分表，疲民以逞，既而才略识疏，不能副心，财殫力竭，智勇俱困，安得不忧及朝廷乎？”

却说鲁郡五百余家起兵附晋，遣人求救于裒，裒使部将王龁将锐卒五千人迎之。

时赵王遵闻晋兵侵境，使李农引兵五万来拒。兵至代陂，遇王龁兵至，两下交战，晋兵大败。王龁被害，余兵尽歿无还。

裒闻王龁败歿，以众退屯广陵，栋达知裒已退，恐独力难拒，亦焚寿春积聚，弃城遁还。因此裒领诸将还镇京口，解征讨都督。

时河北大乱，赵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，会裒已还，威势不振，皆不能自救，死亡略荆九月，张重华自称为凉王，而重华屡以钱帛赐左右，又喜博弈，颇废政事。索振谏曰：“先王劝俭，以实府库，正以仇耻未雪，志平海内故也。今旧积已虚，外难方兴，军旅之符，屡年不息，恐国家不给，支用未敷；况今急而寇仇尚在，岂可轻有耗散，以与无功之人乎？汉光武躬亲万机，章

奏诣阙，报不终日，故能隆中兴之业。今章奏停滞，下情不得上达，沉冤困囹圄，殆非明主之事也！”重华谢之，始俭，赐揽政改德。

却说赵乐平王石苞，谋率关右之众攻邺，而苞贪而无谋，雍州豪杰知其无成，并遣使告请晋梁州刺史司马勋，率众赴之。

勋遂从其请，率兵至洛口，壁于悬钩，隔长安二百里。三辅豪杰，多杀守令以应之。赵王遵闻知，与文武议，遣王朗率精兵二万，以拒勋为名，而实讨苞。苞不备，王朗因过其地，驰入获苞，送邺而赦之。司马勋兵少，不敢援，因攻拔宛城，杀赵南阳太守而还。

## 第二一〇回 石鉴杀遵而自立

昔赵王遵之发李城也，谓石闵曰：“汝努力，事成获大位，以汝为太子。”既定，而立衍为太子，闵犹未免为恨。而闵素骁勇，屡立战功，既总内外兵权，乃抚循殿中将士。中书令孟准劝遵诛之，先除后患。遵见闵权重，眼前无与计者，密召义阳王石鉴等入宫，与郑太后前同商议诛闵。太后曰：“不可！石闵屡有大功，国之所赖；更兼未有过恶，若诛之，晋、燕必来干境。”遵犹豫，令鉴且退，容再计议。

石闵闻遵召鉴入宫，乃自诣宫外等候。鉴果出，闵问：“主上与君议何事？”鉴不敢瞞，以实告闵。闵大怒曰：“吾以德立汝，汝以怨报我！”即归第，使人召李农至，谓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欲杀我与卿，吾欲废立，请卿议之！”农曰：“明公何得其语耶？”闵曰：“今日主上召义阳王入宫，议欲诛我及卿，义阳王告我。”农曰：“经目之事，犹恐未真；背后之言，岂足深信？明公息怒，容某试问之。”闵曰：“其事是实，不必去问。”农欲出，闵劫之，不与出第。于是李农只得与闵同谋，使将军苏彦、周成率甲士五千人，先入宫执赵王石遵及太子衍弑之。后李农与石闵率百官入殿，推义阳王石鉴即位。

鉴既登大位，以石闵为大将军，李农为大司马，并录尚书事。

时遵在位一百八十日，俄而被害。

却说流民相率西归，路由枋头经过，闻蒲洪为赵王所废，其流民入，推蒲洪为王。洪纳之，于是洪威名大振，众至十数万。赵王鉴闻知，惧其逼邺，与百官朝议以计之。于是，乃遣使以洪为雍州牧，令其往镇。洪得鉴命，会官属议，当主簿程朴谓曰：“使君权且与赵连和，分境而治，然后图之。”洪怒曰：“吾不堪为天子耶？”引朴斩之，不受赵命。

十二月，却说褚裒伐赵不克，还至京口，每闻哭声甚多，以问左右，左右对曰：“皆代陂死者之家也。”裒惭愤发疾而卒。僚佐奏闻朝廷，褚后哀哭。尔后朝廷以苟羨代监徐、兖军事。羨时年二十八岁，中兴方伯，未有如羨之年

少者也。

## 第二一回 冉闵监主杀胡羯

却说赵王石鉴既即大位，其兵权尽属石闵、李农二人，而鉴坐立不安，乃密谓乐平王石苞曰：“闵、农二人，欺朕太甚，庆赏刑律，皆非朕意。卿若能率部下讨之，必以其位封汝。”

苞诺而出，即点部下五百人，各持兵器，于夜攻闵府。石闵已知，使府内卫兵，坚闭不出。苞欲放火焚烧，恐延及宫殿，攻不克而还。赵王鉴惧，伪若不知者。夜欲杀闵，召将军孙伏都、刘铄等入曰：“闵、农二人，甚实猖狂，朕欲讨之。故使乐平王苞去攻，卿等若怀忠义，亦宜戮力讨之。”伏都、刘铄等曰：“臣等亦结有羯士三千，欲诛闵、农久矣，未得尊旨，莫敢自行。既陛下欲诛此跋扈，吾即讨之！”鉴曰：“卿好自为之，勿虑无报也！”于是伏都等出宫，率二千人攻闵、农。

其时，石闵被石苞所攻不克而去，已知石鉴之谋，见又遣孙伏都、刘铄来攻，乃急漏夜召集诸将士卒，各披挂，俟遣用，而谓李农曰：“今石鉴遣孙伏都、石苞等攻我，只有先下手为强。奈六军大半羌胡、羯人，怎肯从吾？君有何谋，可急施之！”农曰：“大权在明公掌握，孰敢不从？可遣偏将军王简领甲士五千，先入宫守住石鉴，不与其出入，亦不许百官入朝，下令于城中曰：‘孙、刘构逆，反党伏诛，良善一无预也。今日以后，与公同心者留，不同心者任所之’，门不禁，去者任其所之，顾者别同讨灭石氏。然后尽诛羯氏，明公自取大业，有何不可？”闵曰：“将军良策，符合我心。”于是二人计议已定。吩咐王简诸将，各领计而行。计排已定，孙伏都、刘铄率羯士三千人来攻，石闵大开府门，驱甲士一击，杀死羯士三千，不留一人。伏都、刘铄，亦被闵斩之。

孙、刘既死，王简领兵入宫，围住赵王石鉴，鉴私逃入御龙观，王简亦率众守鉴于御龙观。石闵悬食给之，乃下令于城中曰：“羯贼纵暴，戕刈百姓，今将灭之，愿同心者留，不愿者任从其行。”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，胡羯去者，填门竞出。

闵、农知胡之不为己用，遂率赵人诛胡、羯，无贵贱、男女、少长，皆斩之，死者二十余万。其有屯戍四方者，闵皆命赵人为将帅诛之。其有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，又何止十余万人。

却说燕王隼闻石氏内乱，乃遣人来见凉王张重华，约会击赵，重华许之。

## 第二二回 冉闵弑鉴改号魏

庚戌建元六年闰正月，冉闵欲灭去石氏之迹，托以讖文有“继赵李”，更国号曰魏，易姓李氏。时新兴王石祗镇襄国，赵之公侯将校皆出奔从祗，祗咸

抚纳，约一万余人。祇始知冉闵之谋，方招集胡羯将欲讨之，恐寡不敌未能速进。赵之诸将张沈、张贺度等，拥众各数万，亦皆别屯，不附于闵。

汝阴王石琨闻闵幽其主鉴，率兵二万前来伐邺，闵即率二军出城北拒迎。两军相遇，交锋大战，不数合，琨兵大败，闵离城五十里下营。

时鉴被王简监在御龙观，闻汝阴王石琨兵至，密召张沈入观，私谓曰：“卿乃社稷之臣，先君亦曾德汝，今冉闵囚朕，必有害我之意，愁坐卿等，故未敢行。今闻汝阴王率众来讨，闵出外迎，卿若能灭邪返正，乘虚袭邺，救朕脱斯罗网，誓与卿等子孙同荣！”张沈曰：“屡有不平之鸣，欲诛此贼，恨未有便。今出城拒战未回，臣即点军，明日闭门，先剿绝其反党，后获石闵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。”言讫即出，与张贺度等商议。

早有随鉴宦者私告闵，石闵大惊，忙入城内与李农定计。次早，即入御龙观，将赵王石鉴杀之，又杀赵王石虎三十八孙，尽灭石氏之族。

时百官皆惊，士民骇异。当司徒申钟上尊号于闵，闵以让李农，农固辞不受。闵谓农等曰：“君既不受，吾等故晋人也，请与君分割州郡，名称牧守，共迎天子还都洛阳如何？”尚书胡睦曰：“陛下盛德应天，宜登大位。晋室衰微，远窜江表，岂能总驭英雄，混一四海乎？”闵大悦曰：“尚书可谓识机知命矣。”于是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魏，改元永兴元年，以李农为大将军、都督诸军事。

史说冉闵，字永曾，小字棘叔，乃石虎之养子也。父冉瞻，字弘武，魏郡内黄人。闵幼而果锐，虎抚之为子。至是杀鉴而立为魏。

却说朝廷闻中原大乱，褚后命群臣复谋进取，朝议以浩为中军将军、都督扬、豫、徐、兖、青州诸军事，遣使以蒲洪为征北大将军、都督河北诸军事，诏各道进兵。

时姚弋仲、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，弋仲遣其子姚襄率众三万来攻蒲洪。洪已知其来，亦领军二万出迎，两下交兵合战，襄失地利大败，死者过半而还。洪击破姚襄，威名大振，乃自称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，始改姓苻氏，以雷弱儿、梁穆、鱼遵、段陵为将相，各执兵分讨不降。

### 第二一三回 燕王击赵拔蓟城

却说燕王慕容隼与慕容霸、慕容舆将兵二十万，分三道出塞以伐赵。赵守将皆走，隼遂拔蓟城。集诸将欲悉坑其士卒，慕容霸谏曰：“坑之不可。赵为暴虐，王兴师伐之，将以拯民于涂炭而抚有中州也。今方始得蓟而坑其士卒，恐不可以为王师之先声，而求大功之首务。”隼乃释之，迁徙其都于蓟城。

时中州士女相继而至，隼抚纳之。次日，又催军至范阳，太守李产欲引兵为石氏拒燕，而众兵莫为其用，燕率兵入城，令长出降。隼纳之，悉置幽州郡



县守宰，乃引兵还蓟。

却说魏王冉闵先以讖文改姓李氏，至是复自姓为冉氏。因以李农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，遣使持节赦诸军，欲以为己用，诸军皆不从。

初，赵故将麻秋为苻洪所获，以为军师将军。秋说洪曰：“冉闵、石祗方相持，中原未可平也。不如先收关中，基业已固，然后东征天下。”洪然之。麻秋身虽归洪而心欲自立，乃思谋以鸩匿于酒馔中，请洪赴宴饮食之，待洪死以并其众。谋排已定，令人请苻洪，洪果至，因饮酒中毒而归，将死，急呼其子苻健入卧榻前，嘱之曰：“吾今日因麻秋所请赴宴，饮酒中毒，恐必难起，吾所以未入关者，以为中州可定，今不幸为竖子所害；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，我死，汝即率众入关。”言终而卒。健大哭，收葬其父，使人收麻秋斩之，以祭父魂。健代统其众，乃去王号，称晋征北大将军官爵，遣使入建康告丧请命。却说新兴王石祗镇襄国，赵之旧臣、公侯伯尉，因石闵灭胡羯，皆逃奔襄国劝石祗即位。于是祗即皇帝大位，改元永宁，以姚弋仲为右丞相，待以殊礼。弋仲子襄，雄略多才，只以为骠骑大将军。又遣使以苻健为镇南大将军。祗既称帝，诸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。

却说魏王冉闵既登大位，士民未附，乃谋将李农杀之，遣使持首临江告晋曰：“逆胡乱中原，今已诛之。能共讨者，可遣军来也！”朝廷莫辨真伪，不应。

五月，却说王朗闻赵乱，乃自卒众，离长安，以赴洛阳。

其司马杜洪反，即自称晋征北将军，以据长安，时西夷夏众皆应之。当苻健欲取之，未暇，乃先治宫室于枋头，课民种麦，示无西意。既而自称征西大将军、都督关中、雍州刺史。与诸将议谋，悉众而西，以鱼遵为前锋，引兵五千为浮梁以济孟津；又遣弟辅国将军苻雄率众五千，自潼关入；遣兄子苻菁领众七千，自轹关入。临别健谓菁曰：“若汝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复相见。既济，汝可焚桥，吾自率大众，随苻雄而进。”言讫，菁引众相辞而去，健亦起兵而行。

却说鱼遵既为前锋，率众伐木，起造各处浮桥。苻雄以五千众打破潼关。时杜洪闻苻健率兵自潼关来，急遣张先领五千军来潼关迎战。两军会战于潼关之北，张先失地利，大败，走还长安。杜洪大惧，分兵固守长安，不敢复出。

第二一四回 常诗辛谥不食卒

却说赵故将张贺度等闻冉闵杀太宰李农，乃会兵于昌城，将攻邺。魏王闵已知，乃自将兵三十万出击之。二军相遇，战于苍亭。度兵稀少，未及三合，大败而去。闵尽俘其众而归。

有戍卒三十余万，旌旗征鼓，蔽鸣百余里，虽石氏之盛，无以过也。闵既

归国，闻陇西晋故散骑常侍辛谧有高名，遣使备礼征谧为太常侍，使人诣谧，固辞弗去。因回书于使人遗之云：夫物极则反，致治则危，君王功已成矣。宜因兹大捷，归身晋朝，必有由、夷之廉，以享乔、松之寿。

使人以其书与闵，闵观之，竟不从其议而寝之。谧闻闵不从其请，恐其再逼，因不食而卒。

九月初，渤海人贾坚，少尚气节，仕赵为殿中督；及赵亡，坚还乡里，拥部曲数千家，以保据乡邦。时燕慕容评由冀州至渤海，使人招坚降，坚不从，率兵抵抗。评大怒，亦引军与战，两下交战，不十合，坚大败，被评获之。贾坚被擒，只得投降。

评大喜，以坚为乐平太守。

十一月，苻健见杜洪不出，乃驱率军马，杀入长安。杜洪自知不能敌，乃率众夜开城门，引家属走出，而苻健遂得长安居之。健以民心思晋，乃遣参军杜由伯，奉表入建康，朝帝献捷。又遣使奉书修好于桓温，于是秦、雍夷夏皆附之。

十二月，晋穆帝临轩，遣侍中黄门复征蔡谟为司徒，谟陈疾笃不至，辞愈切。三年不就职，诏书屡下其第，终不受。至是，帝方八岁，自旦至申，待之甚倦。问左右曰：“所召人，何至今不至临轩？何时当来？”太后见其固辞不受，乃诏罢朝。

会稽王昱令曹曰：“蔡公违圣上命，无人臣之礼，若人主卑屈于上，大义不行于下，不知所以为政矣！”于是公卿乃奏穆帝，请将谟送廷尉。帝未下诏，谟已知，乃率子弟素服诣阙稽颡，自到廷尉待罪。殷浩与众朝臣议，欲加谟大辟，会荀羨入朝，闻其议，即诏浩曰：“蔡公今日事危，明日必有桓、文之举矣！”浩乃止，诏请免谟为庶人。

丁亥七年正月，鲜卑段龛以青州来降晋。帝与群臣议，以龛为镇北将军，又加封齐公。初，段兰死于令支山，龛领其众，因石氏之乱，乃率众南徙广固，至是来降。

却说苻健集诸将佐议以征进之策。左长史贾玄硕等谓健曰：“天下倒悬，豪杰各有霸王之志，今将军功盖四海，地有三秦，宜依刘备称汉中王故事，遣人入建康上表，表将军为都督关中诸军、为大单于、秦王如何？”健笑曰：“吾岂堪为秦王者？且晋使未返，我之官爵，非汝曹所知也！”于是诸将佐各散。健心悔，密使梁安讽玄硕等上尊号，玄硕不知其意，乃从之。次日，引将佐上尊号为秦天王、大单于，健遂即王位，心中不悦，宴会，群臣上贺，国号大秦。

第二一五回 魏王冉闵围赵王

二月，魏王冉闵亲率大军二万，围赵王石祗于襄国。赵王祗大惊，调兵固守城池。闵驱士卒，攻百余日不下，祗危急，乃去帝号称王，遣太尉张举乞师于燕，许送传国玺于隼。张举去讫，又遣将军张春求救于姚弋仲。春奉命，见弋仲，称赵王求之事，弋仲从之，遣子姚襄领兵一万五千，去救襄国。临行，弋仲戒曰：“冉闵寡仁背义，屠灭石氏，我受人厚遇，当为复仇，病不能自行，故命汝去。汝才十倍于闵，若不能成擒，必不复见我也。”襄拜领其言，即领兵前去。

却说张举至蓟城，次日入见燕王隼，称石祗说乞师退魏兵，及许送传国玉玺之事。隼大喜，即使悦绾将兵一万，去救襄国。

魏王闻知大惊，亦使中郎将常炜至燕见隼，议抽兵勿救于赵，亦许送玺。隼乃使封裕诘玺所在，裕问炜曰：“前日赵使张举来说，玉玺在襄国；今子至，又道玉玺在汝邺，子言诈乎！”炜曰：“玺实在邺，公能奏过燕王，抽兵回国，吾欲即将送至。”燕王隼曰：“张举言在襄国，何也？”炜曰：“彼求救妄诞之辞也，大王岂可信之也！”隼乃又使裕私诱炜，炜辞不变，左右文武请杀之。隼曰：“彼不惮杀身以救其主，忠臣也。”使人引出，就馆安下。又使其乡人往劳之，且曰：“君何以不实言玺之所在？燕王怒，欲处君于辽、羯之地，奈何！”

炜曰：“吾结发以来，尚不欺布衣，况大王乎？曲意苟合，性所不能，直情尽言，虽役东海，不敢避也！”遂向壁不复言。

隼闻其言，乃囚之于龙城，后既知张举之妄，乃杀举而释常炜之囚。三月，姚襄及赵汝阴王石琨，各引兵来救襄国，二处之兵，长驱而进。

魏王冉闵闻知有救兵至，大惊，即忙遣将军胡睦引兵一万至长芦拒姚襄，孙威引兵一万出黄丘拒石琨。胡睦至长芦，被姚襄用火攻杀败而回；孙威至黄丘，被石琨用伏兵计杀败而还。

魏王闵见二将败还，大怒喝退，欲自出击之。卫将军王泰谏曰：“今襄国未下，外救兵云集，若我出战，必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固垒以挫其锋，徐观其衅而击之可也。”言未毕，忽道士法饶进曰：“太白入昴，当杀胡王。大王若出，百战百克，不可失也！”闵信其说，攘袂大言曰：“吾战决矣，敢阻吾者斩！”言讫，乃悉众出战。

时襄、琨合兵来攻，次日，两下交兵大战，未见胜负。忽燕悦绾适以燕兵至，闻二处交兵，乃驱士卒于魏阵后，隔数里，疏布骑卒，曳柴扬尘，以恐魏兵。魏兵望之，疑有伏兵，惧欲退兵。襄、琨挥军追战，悦绾以军拦击，赵王石祗见救兵到，亦引兵出城后冲之。因是魏兵大败，闵与十余骑出垓心，走还邺城，魏之将士，死者十余万人。

赵王得三处救兵至，得解其危，即备牛酒劳军及重赏二将而去。留汝阴王石琨同保襄国。却说姚襄还，人见其父弋仲，弋仲问获得冉闵否？襄告闵走回邺城。弋仲怒，责其不擒冉闵，喝左右将襄杖一百，襄被责，忍痛而退。

却说闵之为赵相也，所徙者以雍、荆之民，及氐羌蛮数百万口，以赵法禁不行，各还本土，道路交错，互相杀掠，其能达者十有二三。中原大乱，因以饥疫，人人相食，无复耕者。

赵王祇闻之，遣其将刘显率兵四万人攻邺。兵未至邺，魏王闵已使人探知，乃集诸将，率众出屯城外。预先伏步卒五千人于谷中，以待显至。刘显自恃志意，不以闵为惧，驱士卒直抵城外，只隔十里之程。闵见其兵，谓众曰：“今刘显远来，必待食。以我逸之众，而攻彼劳之兵，可获刘显，料必无难。”诸将踊跃称善，遂扬声播鼓，跃武驱兵出战。显果无备，被闵一击，大败而退五里。伏兵大起，被闵击，斩首三万余级。显走还，又被谷中埋伏之兵出杀回拒，恐不能走，心中大惧。乃密遣心腹人去清降闵，不允。显使人去求杀赵王祇，以自救。闵始从之，乃引兵还邺。遣人抽回伏兵与归。显方得脱，引残兵回赵去讫。

却说秦王健分遣使者，问民疾苦。搜罗隽异，宽轻重之税，施离宫之禁，罢无用之器，去侈靡之服，凡赵之重刑，不便民之政皆除之。

四月，杜洪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马勋起兵击秦，使人直抵梁州告勋，勋大悦，即率步骑兵三万赴之。秦王健已知，乃遣梁安领军五万，御之于五丈原。两军交战，勋不能胜。相持十数日，勋屡败，乃退归南郑。秦王健恨长史贾玄硕始者不上尊号，衔之。至此，计使人告玄硕与勋通谋，收而杀之。

却说刘显自攻邺败还归赵，与部伍谋以兵夜攻入内，弑其赵王石祇，而自立为赵王，以统其众。是以魏徐、兖、荆、洛诸州，复归于晋室。

## 第二一六回 桓温移军驻武昌

却说慕容恪既取得中山，迁其将帅土豪数千家诣荆城，余皆安堵。军令严明，秋毫不犯。

却说姚弋仲遣子襄败冉闵之后，使使来江东降晋。穆帝命群臣议，遣人诏以弋仲为车骑大将军、六夷大都督，以其子襄为平北将军，督并州。

时桓温先闻石氏内乱，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，久不委其行。

温乃使人入朝探知，闻朝廷仗殷浩以抗己，温甚忿之，因谓诸将曰：“浩之抗我，吾不惮之。少时吾与浩共骑劣马，我弃去，浩辄取之，故当出我下也。”又谓郗超曰：“浩有德有言，向使作令仆，足以仪刑百揆，朝廷用违其才耳！因此相待弥年，虽有君臣之迹，羈縻而已；八州士众，资调殆不为国家之用。”

乃自收入府，使人工书，求出北伐。穆帝降诏不许。

至十二月，温见诏书不从，乃拜表即行，率众五万人，顺流而下。军至武昌，入城屯扎。晋帝设朝，近臣奏曰：“征西大将军桓温屡上表求出北伐，见陛下不听，今引大军十万，顺流而下，屯于武昌，不知何意为也？”穆帝大惧，急问王昱求计。当王昱曰：“可调兵守卫建康、石头二处，任其所往可也。”殷浩亦知，奏之帝曰：“桓温此举，乃是疾臣位重于彼，岂可以臣一人误国家，而苦天下元元也？愿去位避职，以保社稷！”帝未许。群臣议曰：“桓温久怀不臣，不若令侍中黄门以驺虞幡驻温之军，则温毋敢为也。”纷纷朝臣，议不能决。

当吏部尚书王彪之，乃琅琊人，见朝廷所决犹豫，乃言于会稽王昱曰：“诸臣所议，皆非奇策，若浩去职，人情离骇，必有任其责者，非殿下其谁乎？”又谓浩曰：“彼若抗表问罪，卿为之首，欲作匹夫，岂有全地耶？依吾肤见，自当静以待之。令相王手书为陈成败，彼必旋师；若不从，则遣中诏；又不从，乃当以正义相裁，奈何无故怱怱，先自猖獗乎？”浩鼓掌悦曰：“决大事正自难，顷日来使人闷，今闻卿此谋，意始得了！”

会稽王昱即命抚军司马崧草书，使人送去武昌于桓温拆读。其书曰：寇难宜平，时会宜接，此实为国远图，经略大算。能弘斯会，非足下而谁？然异常之举，众之所骇，游声噂沓，想足下亦少闻之。苟或望风振扰，一时崩散，则望实泣丧，社稷之事去矣。吾与足下，虽职有内外，安社稷、保国家，其志一也。

当先思守国家而后可以图其外，区区诚衷，岂可顾嫌而不尽哉！

桓温读其书，中心有惧色。即上书惶恐致谢，乃回军还镇去讫。上疏曰：臣窃观赵之自乱，欲来厥衅而伐之，由然下驻武昌，以诏待行，非有异危，乃安社稷耳。诟有外室，陛下既不委臣即戎，臣亦何敢攸往？领众还镇，以待罪耳！

穆帝得疏，复遣人以谕温，以安其心。

壬子八年，秦王苻健集群臣议，乃自称皇帝，即帝位，改元元始年，以苻萇为太子。时健既即大位，以单于及氐羌蛮非天子所宜领，以授太子萇领之。

却说杜洪与司马勋既败，以兵屯宜秋城。洪自以右族轻勋，勋谋与众，遂杀洪自立。

却说魏王冉闵闻刘显弑其王祗于襄国，乃率兵五万来攻破襄城，获刘显斩之，迁其民于邺。

赵汝阴王石琨见闵杀显，恐不能敌，乃引残众来投降晋。

晋穆帝怒其祖父凶毒天下，故诏斩之，因此石氏遂绝。

于是殷浩使督统谢尚、荀羨以兵进屯寿春，上疏请出师许、洛，穆帝从之。当尚书左丞孔严见浩与桓温不和，而欲自将北伐，因言浩曰：“观温妒忌之情，良可寒心。不知使君将何以镇之？愚谓宜明授任以北征，得专征伐，萧何守管钥，深思廉、蔺屈身之义，平、勃交欢之情，必穆然无间，然后可以保大定功。趋附之徒，皆人面兽心，恐不知所感。”浩不从。

时王羲之闻殷浩出师北伐，使人以书止之。殷浩亦不听。

史说王羲之，字逸少，乃司徒王导从子也。极喜草隶，论者称其笔势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鸿。未出任时，与谢安同学。常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羲之自为之序，其文多不录。羲之性最好鹅，会稽有老妪养鹅，善鸣，羲之求市不得，乃携亲友往观。妪闻羲之至，遂烹以待之。羲之叹息弥日。又山阴有道士，养一好鹅，羲之往观之，其鹅果好，意甚悦，固求市之。道士曰：“先生肯为写《道德经》，当举鹅相赠，市则不肯耳！”羲之欣然代写，写《道德经》毕，遂笼鹅而归。又在戴山见一老妪，持六角竹扇出卖，羲之讨其扇，著书各五字，妪有愠色，羲之因谓妪曰：“你但言王右军书，以易百钱，必有人留。”妪持扇去，如其言，人竞买之。他日，妪又持扇来求书，羲之笑而却之。每自称：“我书比钟繇，当抗衡；比张颠草，犹当雁行也。”曾与人书云：“羲之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。”羲之书，初不胜庾翼，及暮年方妙。尝以章草答庾亮，而翼因见深叹服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字十纸，过江亡失，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赖还旧观耳。”因此朝廷知名，以为右将军。时浩不听羲之所陈，引兵便行。

却说谢尚、荀羨二人，进屯寿春。时魏豫州牧张遇，初以本州来降，至是尚等不能抚慰，反加轻慢。遇怒，据许昌，叛降于秦。由是浩军不能进，浩命羨以军镇下邳。

三月，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，及病将危，谓诸子曰：“石氏待吾甚厚，本欲为之尽力，今已灭矣。中原无主，自古以来，未有戎狄作天子者。我死，汝曹同归于晋，当执臣节，无为不义也。”言讫而卒。长子襄代领其众，将父灵柩安葬讫，率众来击秦，以报前仇。秦王健知备，引军与战，襄莫能取胜，遂率众归晋。穆帝诏襄以其众权屯谯城。襄既至谯城，乃闻谢尚在寿春，乃单骑渡淮来探尚。尚闻其名，乃命去其侍卫，幅巾待之，欢若平生。襄本善谈论，由是江东人士皆重之。

## 第二一七回 燕王兴兵执魏王

四月，魏王闵既克襄国，襄国大饥，因游食常山、中山诸郡。燕王隼遣将军慕容恪等将兵三万来击之。闵知恪引兵来，乃率众急趋常山，恪以兵后追。魏王闵勒兵回，与恪战，恪兵大败。闵连十战皆胜，恪皆败。闵素有勇名，所

将兵精锐，燕人惮之。恪见自己部下士卒惧闵，因而巡阵，谕将士曰：“闵勇而无谋，匹夫敌耳。其士卒饥疲，甲兵虽精，其实难用，不难破也，汝众何惧之有？”谕讫，引众复追。闵所将多步卒，将趋林中，恪参军高开谓众曰：“吾骑兵利平地，若闵得入深林，不可复制。宜遣轻骑邀之，既合而佯走，诱入平地，然后可击也。”恪从之，即调兵邀击。闵果引兵还驻。恪又以军分三部与战，因谓诸将曰：“闵性轻锐，又自以众少，必致死于我，厚集中军之阵以待之，俟其合战，卿等从旁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众诺其计。

恪又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，以铁锁连其马，为弓阵而前。

魏闵乘千里马，号曰朱龙，左操双刃矛，右持钩戟，以击燕兵。

燕将与战，莫能敌，闵斩燕人三百余级，燕兵不退。闵望见恪之大幢，知其为中军，乃挥众直冲入，燕两旁之兵夹攻之。闵一者兵女，二者夹攻，欲入中阵，箭发如雨；欲退，四围重厚，于是被燕兵大破之。闵料不能胜，乃溃围东走。行数十余里，其马忽毙，闵即弃马步走。不过百步，燕兵追及，至此被执。

燕将将魏王冉闵押至蓟城，来见慕容隼。隼问闵曰：“汝奴仆之才，何自妄称天子？”闵曰：“天下大乱，尔曹夷狄，人面兽心，尚欲篡逆；我一时英雄，何为不可作帝王耶？”燕王隼大怒，使武士策金鞭之三百，犹未死。隼使人遂于龙城遏径山斩之，其山左右六七里，草木悉枯而死。五月至十二月，大旱无雨，其郡守乃遣人奏知燕王隼。隼大惊，乃使人立祠于其上，备太牢祀之，谥闵曰“武悼大王”。是日，方下大雨。

燕王又遣慕容评率三万精骑攻邺城。魏太子冉智已知魏王被害，朝夕泣涕，忽兵又来攻邺，心中大惧。急问诸将，大将军蒋干出曰：“燕兵势大，难以拒敌，城中粮草颇有，不若坚守，待其懈怠，然后攻之。”太子智从其计，拒守城池。城外百姓，皆已降燕。

五月，秦王健率兵五万出攻张琚，琚以二万众拒敌。次日交兵，各挥兵战，斧来戟对，枪去刀迎，战上二十余合，琚兵大败而逃。琚恋战不退，被秦兵斩之。于是秦王收兵入城。

却说魏太子智与慕容评相持数月，燕兵愈添，况又城中大饥，人民相食，故赵官人被食略荆太子智大惊，蒋干谓太子曰：“事急矣！宜使使降晋，乞师来救，方可解得此围！”太子智从之。蒋干即遣侍中廖嵩，奉表请降于晋，一面整備守城。

又使人求救于谢尚。

初，谢尚使戴施据枋头，施闻蒋干求救，奉表请降，施乃率壮士百余人，入邺助守三台。因说干曰：“公言降晋，可速将传国玺与我，令人送入建康

见主上，发大兵来救，方保此地。不然终为所擒。”干然之，问太子智求印与施，施使督护何融，怀玺送与尚，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，阴令怀玺，送至枋头与尚。

尚迎送至建康呈与帝，纳之。百僚俱贺，称万岁。

却说谢尚遣姚襄共攻秦张遇，秦王健知，亦遣丞相、东海王雄等率兵二万人救之。战于颍水之诚桥。尚等大败，奔回淮南。殷浩闻知尚败，自许昌退军寿春。雄徙张遇及陈颖许洛民五万余户于关中。以杨群为豫州刺史，令其领许昌。

八月，慕容评领兵攻邺都。时魏王冉闵已被慕容恪所擒，送于蓟州斩讫。评麾兵攻陷入城，收冉闵妻子等送燕王隽。燕王已欲神其事，业言历运在己，乃诈称云：“闵妻献玉玺。”

反赦之，赐号曰：“奉玺君”，置居后宫。因谓文武曰：“吾初入邺，得此玉玺，吾若不有中原之福，安得此祥？吾欲自即帝位，卿等云何？”时诸将文武皆曰：“大王得此嘉瑞，可登九五，何必言论？”因是群臣下拜，皆呼万岁。

十一月，燕王隽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前燕，建元为元玺元年，建都于邺城。封慕容恪为大司马，慕容评为大司徒，其下文武各有加封。

当时赵王石季龙之伐棘城也，隽父慕容皝欲乘骏马避难，其马悲鸣，蹄啮不肯从行，皝不能近，因此主意与战，攻败季龙，就亦奇爱之。至是四十九岁，骏逸不亏。燕王慕容隽亦复并奇之，比之鲍氏骢。因是命铸铜以为其像，亲为铭赞勒于其旁，置之蓟城东掖门。是岁像成，而马已死，隽甚惜之。时燕太子曜死，燕王隽痛哭惜之，乃立次子慕容暉为太子。

却说殷浩之北伐也，右军将军王羲之以书阻不听，既而无功，复谋再举，羲之又遣人遗浩书曰：今以区区江左，天下寒心，固已久矣。力争武功，非所当作，自须处内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谋远虑，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，竟无一功可论，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！任其事者，岂得辞四海之责哉？今军疲于外，资竭于内，保淮之志，非所复反。

莫若还保长江，督将各复旧镇，自长江以外，羈縻而已。引咎责躬，更为修治；省其赋役，与民更始；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。

谓犹以前事未为工，复求之于分外；宇宙虽广，自容何所？此愚所不解也！

浩曰：“吾自有奇谋而进，汝岂识之？”因是不纳，遂又进兵。羲之见浩不听，又上会稽王昱疏曰：今虽有可喜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喜！功未可期，遗黎殄尽，以区区吴越，经纬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？



而不度德量力，不弊不已，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者也。愿殿下先为不可胜之基，须根立势举，则谋之未晚。

昱亦弗听。时浩进屯夏口，遣戴施据石门，刘遁戍仓垣，以候进龠却说晋帝设朝，文武山呼讫，近臣奏知：“燕王隼取去关中之地及今据邺城为都，未知其意若何，陛下可使人赍诏旨前去，封其燕王，看其如何。若受诏称藩，且置之度外；彼若拒诏旨，乘其未定，兴兵讨之。”帝然之，即遣使持诏旨来邺城，封慕容隼为燕王，隼果不受诏，而谓使者曰：“汝还白汝天子，我承人乏，为众所推，已为皇帝矣。”使人即归，以是言奏于晋帝。帝大怒，使人催殷浩进兵去讨。

却说姚襄，字景国，弋仲第五子，因见父姚弋仲死了，恐孤不能自立，领其众降晋。晋帝大喜，封襄为右将军，使为前锋，同殷浩伐燕。

## 第二一八回 殷浩兴兵去伐燕

癸丑九年五月，姚襄领兵屯于襄城。次日，入参大将军殷浩，浩以酒相待。因与谈论时事，襄对答如流，部下诸将士见其善谈论，皆重之。惟浩见其勇略多能，心甚恶之。

时襄酒醉辞归，因出军外歇。浩唤许敬至，谓曰：“今姚襄来降，吾观非真，必有诈耳！你可密藏利刃，私入彼所寝刺之。你若杀得其人，吾自保奏朝廷，立汝为将。”许敬曰：“将军有令，吾当即行。”言讫，即出取利刃，藏在身边，漏夜潜入姚襄军中。时姚襄未寝，正在中军燃灯读书，许敬从背后而入，正欲下手，姚襄回头观见一人影，持刀近前，襄乃拍案大喝一声曰：“有贼！”帐外诸将抢入，将许敬擒住，押在案前。襄问曰：“谁人教汝刺吾？好好说来，我便饶你！”敬曰：“大将军殷浩嫉将军之能，使小人刺之。”襄大怒，将许敬杀之。襄心有忧惧，乃心恨殷浩，遂以兵退屯历阳。自疑燕、秦方强，难以伐之，却按兵不动。令三军屯田，训厉将士。殷浩闻知，恐其有异，潜遣将军魏惯率众五千袭之。襄闻知，乃将兵分左右翼埋伏山阴谷，待其过半击之。惯不知，将五千人入山阴，被襄放号炮，伏兵大起，获住魏惯。襄怒斩之，并及其众。浩知，愈恶之，乃遣人入建康奏帝迁襄蠡台，表授梁国内史，使至历阳。姚襄始知，谓诸将曰：“朝廷今以吾迁于蠡台，则吾大事去矣，此事如何？”权翼曰：“此必殷浩之谋，可使一能言者去谄之，必知其详。”襄曰：“卿可为吾一行。”

于是襄亦疑惧，遣将军权翼求见浩，浩曰：“吾与姚平北共为王臣，平北每举动自专，甚失辅车之理。”翼曰：“平北英姿绝世，拥兵数万，而远归晋室者，以朝廷有道，宰辅明哲故也。今将军轻信谗慝，与之有隙，谓猜嫌之端在此而不在彼也。”浩曰：“平北生杀自由，又掠吾马，王臣之体，固若是乎

？”翼曰：“奸宄之人，亦王法所不容也，杀之何害？”浩曰：“然则掠吾马何也？”翼曰：“将军谓平北难制，终将讨之，故取以自卫耳！”殷浩微笑曰：“何至是也，令其莫疑。”

翼参探是实，连忙归报姚襄。襄大怒曰：“吾以实心归晋而汝屡次谋害，吾必报之！”

却说殷浩阴遣人诱秦梁安、雷弱儿，使杀秦王健，许以关右之任。弱儿等伪许之，且请兵接应。浩闻张遇作乱，以为安等事成，却自寿春率众十万北伐，欲进据洛阳，修复园陵。王彪之闻知，乃以人上会稽王昱笺，以为恐有诈伪，未可轻进。

昱与浩议，浩不从，遣人会同姚襄起兵北伐，以襄为前锋。襄急集诸将计议曰：“今浩北伐，以吾为前锋，吾欲乘此攻浩，卿等有何高见？”权翼曰：“正可就此攻之，过后无计可乘，可速遣人回书与浩，道吾起兵前行，明公火速以大兵接应。彼以为实，必自领众来，其来必从此路去，吾将三军，伏诸险要，待其过了，后追击之，浩必败矣。”襄从其计，即遣人以回书见浩，道：“吾以兵先起，火速令大兵接应。”殷浩果不疑，率大兵前来，过诸险，被襄伏兵四起攻击，殷浩之众，大败溃乱。浩与诸将保会稽王昱，弃輜重走奔谯城，被襄挥兵一击，俘斩万余人。襄见浩走，乃收兵，尽得粮草车仗，令姚益以五千人守山桑，自率大众屯淮南。会稽王昱遗王彪之书曰：“君言无不中，张、陈无以过也。”

## 第二一九回 江遁献计破姚襄

却说殷浩自此威名日损，士民皆怨。浩耻其败，乃收集大军屯北，乃谓诸将曰：“今被羌贼攻败，损去人马，何颜归见江东？”一人挺身而出曰：“今姚襄得胜，必然无备，正可乘此时以计攻之，可复前仇。”浩视之，乃长史江遁，字载道，乃陈留圉人也，博学多智。浩因问曰：“卿有何计，教我攻此羌贼？”遁曰：“今兵非不精，而众少于羌，且其堑栅甚固，难以效力，吾当以计破之。”浩曰：“何计可破？”遁至浩耳畔：如此如此。浩抚掌笑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浩即令江遁行计。

遁即出，乃令军人捕野鸡数百，以长绳连之。又取核桃镂去中肉，以火药藏壳内，对合开一小孔，火心露外，以铁绳缚之，击于鸡足之上，安排已定。是夜传令，叫军人全装披挂，伺候姚襄营中火起，以兵乘乱攻之。三军得令，各自准备厮杀。

至一更时，遁使一百军人将前野鸡，各带火药，去姚襄大营左右前后，点起火心，把鸡一放，放入姚襄寨中。须臾火着，群鸡骇散，飞集襄营，城内惹火；一时火发，营中大乱，自相残杀。比姚襄急起，与丁零跨马杀出营来，正

遇江迺以军来战。

襄与迺交马，斗上十余合，襄见自兵大乱，无心恋战，乃拍马杀出而走，丁零各自逃遁。迺以军与羌兵相杀，混至天明，迺方始收兵，杀死羌卒一万余人。姚襄与丁零收拾残兵三万余人，不敢追迺，入拒关中。江迺兵少，不敢追赶，收军回寨，请浩南还，于是殷浩领军还镇谯城。

十月，凉西平公张重华有疾，次子曜灵方十岁，立为世子。

重华庶兄张祚有勇力才干，而轻巧善事内外，与嬖臣赵长等结为异姓兄弟。初，谢艾以枹罕之功，有宠于重华，左右谮之，出为酒泉太守。及至此，闻重华疾重，艾令人上言：“权幸用事，公今将危，乞听臣言，命臣侍。”且言：“祚及长等，将为乱，宜尽逐之。”重华疾甚，手书令人征艾辅政，祚、长等匿而不宣。重华卒，曜灵立，称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长等矫遗命，以祚辅政，不征谢艾。曜灵立未三十日，赵长等以言谓众将曰：“方今时难未夷，四方鼎沸，幼主焉能御众讨贼？宜立长君，可保境土，今西平庶子张祚，有文武才，不如废曜灵立之，乃西境之福也。”众将皆然之。于是乃废曜灵而立祚。祚既得志，恣为淫虐。杀重华妃裴氏，及谢艾上书谏而不从，反将杀之。西土震动，民皆骇异。而祚自谓得志，乃自称凉王，改元和平元年，置百官，郊祀天地。尚书马岌切谏不可，坐免官。郎中丁琪复谏曰：“自武帝以来，世守臣节，抱忠履谦，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虏。师旅岁起，民不知疲；今而自尊，则中外离心，安能以一隅之地，拒天下之强兵乎？”闻之大怒曰：“吾意已定，汝何谏阻？”令武士斩之，自此士民无望。

十二月，姚襄与权翼议曰：“今军新败，倘建康晋帝闻知，浩又来攻，何以抵敌？”翼曰：“火急令人特表入建康见帝”，说浩无故遣魏憬攻我，被我杀之，今又以兵袭我，退屯谯城，不思北伐，专欲攻害臣等。如此数浩之罪，然后将兵济淮，收集亡散，以候其来，必无虑矣。”襄然之，即遣人入建康见帝。

于是襄济淮北，屯于盱眙，招纳流民，得众至七万，分置守宰，劝课农桑，遣使诣建康，数殷浩罪，并自陈过责。

## 第二二〇回 桓温率众出伐秦

甲寅十年，却说扬州刺史、大将军殷浩连年北伐，出师屡败，粮械都尽，朝野生怨。

却说征西将军桓温，少与殷浩齐名；及长，温素忌于浩。

忽闻殷浩北伐，被降人姚襄杀败山桑，乃遣人入朝上疏，数浩之罪。晋帝得疏，读曰：按大将军殷浩，过蒙朝恩，叨窃非分，以兵北伐，三年损折军将过其半，未曾取得尺寸之土，空竭国家无限斗斛之存，致使华夏鼎沸，黎元珍

瘁，社稷倾危之忧将及，若不加罪，则海内士民怨变，臣请废浩，江左始安。

却说晋帝看疏毕，不得已降诏，遣使免浩为庶人，徙之于东阳信安县，以王述为扬州刺史。

却说殷浩被帝遣使降诏免为庶人，徙于信安。浩虽被黜，吟咏不辍，虽家人不见有流放之戚，但终日书空，作“咄咄怪事”四字而已。时浩外甥韩伯随至徙所，经岁辞归。浩送韩伯至渚侧，咏曹颜远诗云：“富贵他人合，贫贱亲戚离。”因而泣下，分手回归。

却说征西将军桓温，谓郗超曰：“殷浩有德有言，向为令仆，足以仪刑百揆，朝廷用违其才耳。”桓温欲以浩为尚书令，遣人以书告之，浩得书大喜，欣然回书，写已了，虑有谬误，闭开十数次，竟达空函，与来人归。温见大怒，由是遂绝之。

浩久不得温书，以为惑己，后忧一月而卒。

桓温自黜殷浩之后，内外大权，一握在手，事无巨细，要行即行，要止即止。朝中大臣，各惧其势，凡有万机，皆先咨知。桓温既握重权，行事皆不奏帝。是时桓温有平天下之志，遂问谋于参军孟嘉。

九月九日，温宴诸将于龙山。时僚佐毕集，军士尽著戎服，忽有大风至，吹落孟嘉顶上之帽。嘉不知觉，诸官皆笑。温因命孙盛作文嘲之，嘉即答之，其文甚美。嘉好酣饮，愈多不乱。

温因谓嘉曰：“酒有何好，而卿嗜之？”嘉曰：“公未得酒中趣耳！”时桓温问之曰：“孤今聚有豪杰之众，胸蕴文武之才，幸挟震主之威，意欲经营天下，愁有不赏之功，此事如何可以保全后世也？”嘉曰：“窃见晋室不可复业，胡人不可尽除，为将军计，不如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收三秦，取汉中，如不克，即入蜀而据其地，宜鼎足而立，以观天下之衅。今者北方诚多务，不如因其多务，剿灭三秦，进伐苻氏，尽关中所极，据而有之，然后建号，以图天下，此裔帝之业也。”温曰：“今尽力一方，冀以辅晋室耳，此言非所及也。”

嘉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但恐将军不肯为耳！”温大喜，披衣起谢曰：“承教诲，富贵同享也。”于是桓温意决，乃统步骑四万伐秦。使人上表，不待诏许，拜表即行。自以兵从襄阳入均口南乡，步兵自浙川取武关；又命司马勋以军出子午谷伐秦。军将至灞上，桓温遣司马勋以锐兵五千，倍道而进，攻上洛，此无备，被勋攻陷，获秦荆州刺史郭敬。又进攻青泥，破之。

秦王健闻知大惧，乃使太子苻萇等率众五万拒温，战于蓝田，秦兵大败。温转战而前，进至灞上，苻萇等率兵五千退屯城南。健与老弱六千，退守长安小城，悉发精兵三万，遣大将军雷弱儿等，与苻萇合兵以拒温。温以精兵二万，分二翼而进，与秦兵相遇，复战于蓝田。雷弱儿大败，退五十里别屯。温大军进

屯灞上，时三辅郡县皆来降温，温抚谕居民，使安堵复业。

民争持牛酒迎劳，男女夹路观之，耆老有垂泣者，曰：“不图今日复睹官军矣！”

却说姚襄闻知桓温大败秦兵于蓝田，恐其攻己，乃遣人降燕。燕王慕容隼纳之，方知桓温败秦，与群臣议封诸王以待拒晋，群臣皆奏可。于是燕王隼以恪为大司马、录尚书事，封太原王；评为司徒，封上庸王，霸为吴王，德为梁公，暉为中山王，阳骛为司空。初，燕王毓奇霸之才，故名之曰霸，将以为世子，群臣谏而止。然宠遇犹逾于世子，由是隼恶之。以其尝坠马折齿，更名曰缺，寻以其应讖文，更名曰“垂”，迁侍中、录留台事，徙镇龙城。垂大得东北之众，燕王隼愈恶之，遂召还京。五月，却说江西流民郭石等千余人，执陈留内史官刘任，降于姚襄，建康震骇。帝以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，以兵屯中堂。

谢尚自历阳还，帝诏入卫京师，因江候守。

## 第二二一回 王猛披褐谒桓温

史说王猛，字景略，北海剧人，少贫贱，以鬻畚为业。尝货畚于洛阳，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：“无银”，自言家离此不远，可随我去，取银于你。猛利其价而从之。行不觉路远，忽至深山，见一父老，须发皓然，据胡床而坐，左右十余人，其人引猛进，猛拜之。父老曰：“王公何缘拜也？”因此乃十倍偿其畚银，遣人送之。猛既出，返视之，乃嵩岳高山也。猛始知其父老者，乃嵩之神，称其王公者，知后必当贵，由然自重也。猛丰姿俊伟，谨重严毅，器度雄远。尤善好学，倜傥有大志，不屑细务，是以浮华之士，咸轻笑之。猛悠然自得，隐于华山，从师王佐先生，是以胸怀佐世之才，希遇龙颜之主，由然敛翼待时，候风云而起。

时猛忽闻桓温入关，而披褐谒之。直入中军，一见桓温，便谈当世之务，扞虱而言，旁若无人。温异而问之曰：“吾今奉天子之命，将锐卒十万，为百姓除残贼，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，何也？”猛答曰：“公不远千里，深入敌境，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，百姓未知公心，所以不至也。”温听讫，默然无以应。徐曰：“江东无卿比也！”于是温重猛，赐其车马，欲署猛为谋军祭酒。猛辞曰：“本欲扶佐明公，扫灭妖尘，奈本师年老，无人奉养。且今病重，待其百岁后，即来听教耳。”

言讫，拜辞而去。温坚意留之不住，只得与回。

时王猛辞桓温，回见师父王佐先生曰：“我谒桓温，桓温赐车马，拜我高官，吾以师父年老力辞得还。”王佐曰：“你与桓温，岂并世哉？不必怀忧，更在此间一年，必有人来聘你，富贵非轻，何用远涉而随他人乎？”猛从其

言。

却说桓温初起兵时，粮食不敷，诸将以为忧。温曰：“诸君勿忧，吾大军若到秦境，麦熟可取为粮，何必为虑乎？”诸将以为然，及至此而麦悉被秦人芟之，因此温军绝食。至六月，参军孟嘉上言曰：“三军无食，何以用兵？不如暂退，待来年麦熟，再整兵来与战。”温曰：“奈关中百姓相随与我，安忍弃之？”嘉曰：“可令人遍告百姓，有愿相随同行，不愿者从便。”时关中百姓若老若幼，皆齐声应曰：“我等就死，亦随将军还晋。”言讫，关中计有三千余户，皆号泣先行。次后桓温下令，三军拔寨起行。

却说秦王健闻知桓温退，乃遣苻雄率兵一万，追温赶至，战于白虎源。桓温兵思归，无心恋战，因是不利，大败，死者万余人。初，温指望秦麦为粮，既而清野以待之。温军乏食，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。又补秦太子苻苌等随后追击，温至潼关，温军屡败，死亡不计数。时苻雄率兵方攻司马勋，温交大败，并还汉中。

昔温之屯灊上，顺阳太守薛珍劝温径进逼长安，温弗从。

珍以偏师独济，颇有所获。及温退，乃显言于众，自矜其勇，而咎温之持重，温闻知，杀之。

时秦太子苌追桓温，中流矢死。

淮南王苻生幼无一目，性鲁暴，其祖苻洪常戏之曰：“吾闻瞎者只一泪。”生怒，引佩刀自刺，目出血曰：“此亦一泪也！”洪大惊鞭之。生曰：“素性爱刀槊，以不堪鞭捶。”洪谓健曰：“此儿狂悖，宜早除之，不然必破人家，可将杀之。”

健曰：“儿自应改，何可遽尔？”及长，力举千钧，手格猛兽，走及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。强后欲立太子晋王柳，秦王健以讖文有“三羊五眼”，至是乃立生为太子。

## 第二二二回 秦苻生妄杀大臣

十月，秦王健弟东海王苻雄侔，健哭之呕血，谓百官曰：“天不欲吾平四海耶？何夺我元才之速也！”雄以佐命元勋，位兼将相，权侔人主，而谦恭泛爱，遵奉法度，故健重之，常曰：“元才，吾之周公也！”雄卒，乃以其子苻坚袭爵。坚性至孝，幼有志度，博学多能，交结英俊，吕婆楼、强注及略阳梁平老，皆与之善。其时秦国大饥，民皆饿死。

乙卯十一年春二月，秦大蝗，民食百草无遗，牛马无食，皆相啖毛。

却说秦王苻健勤于政事，数延公卿，咨讲治道。承赵人苛虐奢侈之后，易以宽简节俭，礼士崇儒，由是秦人悦之。至是寝疾，引太师鱼遵、丞相雷弱儿、司徒王贵、司空王堕、尚书令梁楞、仆射梁安、段纯等，受遗诏辅政。谓太

子生曰：“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，若不从汝命，宜渐除之！”言讫卒。生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寿光。群臣奏曰：“君父新丧未除，便即改元，今改元非礼也。”生怒，乃将纯杀之。

九月，有中书监胡文见天文屡变，乃言于秦王生曰：“北有孛星于大角，荧惑入东井，不出三年，国有大丧，大臣戮死，愿陛下修德以禳之！”生曰：“皇后与朕对临天下，可以应大丧矣。毛太傅、梁车骑、梁仆射受遗诏辅政，可以应大臣矣！”

文未及对，秦王生即召武士杀皇后及王贵、梁楞、梁安等数十人。由此百官惧怕，内外惊骇。

却说苻生，是苻健第三子，幼而无赖。健死，僭即大位。

生虽在谅阴，游饮自若，荒耽淫虐，杀戮无道。长安大风，发屋拔木，秦宫中惊扰，或称贼至，宫门昼闭，五日乃止。如此灾星叠见，强太后弟光禄大夫强平谏曰：“今天数示灾异，陛下初登大位，宜亲万机，揽行政事，何故荒于淫饮，而放无道之桀纣耶？若尊性不易，诚恐祸起萧墙，灾生嫔宫也。”秦王生大怒曰：“汝何自妖言，以惑朕听耶！”言讫，即令武士将强平凿其顶而杀之。强太后忧恨而卒。

自太后、强平死后，处处狼犬咬人，人莫能捕，伤人殊甚。

百姓皆逃入城而居，因此遂废农业。群臣又奏秦王生曰：“今狼犬无故伤人，人不能制，此乃天灾所应，望陛下设醮禳之！”

苻生曰：“天岂不爱予群生，乃以百姓犯罪不已，专助朕而杀，以施刑教故耳！”复下诏曰：朕受天命，君临万邦，有何不善，而谤渎之音布满天下？

杀不满千，而谓之残虐；行者比肩，未足为稀；方当峻刑极罚，复奈朕何？

自去春以来，潼关之西，至于长安，虎狼食人，群臣请禳之。生曰：“野兽饥则伤人，饱当自止，何禳之有？且天岂不爱民哉？正以犯罪者多，故助朕杀之耳！”

时有司天台太史令又奏曰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太白犯东井，东井乃秦人分野。太白是罚星，必有暴兵起于京师。”苻生又曰：“星入井者，必将渴耳，何所怪乎？”又弗听。

秦司徒王堕，性刚峻。董荣及侍中强国，皆以佞幸进。堕嫉之如仇，会交天变，荣因言于生曰：“今天星屡变，宜以贵臣应之。”生曰：“何人可？”荣、国对曰：“贵臣无如王堕可！”生即将司徒王堕杀之，于是群臣战栗，民皆离心。

却说凉王张祚淫虐，暴中怨愤。祚恶河州刺史张欢之强，使索孚前去代之

。孚来河州入见欢曰：“奉凉王命，孚代公刺河州，请足下还京。”欢大怒曰：“吾知凉王无道，淫虐百姓，今召我还，必有害我之心。”因令右右执孚斩之，遂起兵一万，传檄州郡，称说祚罪，再立曜灵。会将军宋混，合军三万人，杀奔前来。凉王祚传知令卫兵五百，执曜灵杀之，混等闻知，为之发哀，情动三军。众至姑臧，张欢弟张琚，率众开门纳之。

欢众入城，当赵长惧罪，奔走入阁，呼张重华母冯氏，立曜灵弟玄靛为王，以安众心。诸将不服，攻长杀之。时祚失众心，诸将莫肯为之援者。反将祚杀之，梟首号令，城内咸称万岁。

时张琚、宋混收兵内殿，上玄靛为大将军、西平公，复称建兴四十三年。时玄靛年始七岁，张欢抚慰百姓已了，乃入殿推玄靛为凉王，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尚书令，宋混为尚书仆射。

十月，却说秦丞相雷弱儿，性刚直，以仆射赵韵、董荣乱政，每公言于朝，见之常切齿。韵、荣谮之于秦王生曰：“丞相弱儿，接外国金多，欲使外国来攻，许为内应。”秦王生信之，遣卫兵五千，攻杀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，于是诸羌皆有离心，民皆嗟怨。

生凉阴游饮，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，锤钳锯凿备置左右。

即位未几，后妃、公卿下至仆隶，凡杀五百余人。

丙辰十二年正月，段龛遣人上书与燕王隼，语言无礼，燕王大怒，遣慕容恪去讨。恪即以大兵起发，前来击段龛。兵将至近，当段龛弟罟，骁勇有智谋，言于龛曰：“慕容恪善用兵，加之众盛，若听其济河，进至城下，恐难乞降，不可得也。清兄固守，罟率精锐，拒之于河，幸而战捷，兄率大众继之；若其不捷，不若早降，犹不失于千户侯也。”龛不从，罟固请不已，龛怒将罟杀之。恪遂引兵济河，龛率众五千人拒战，恪大破之。龛友辟闾蔚被创，恪闻其贤，遣使求之，则已死矣。龛走还入城固守，恪进兵围之。

## 第二二三回 负殊以舌下西凉

却说秦晋王苻柳，遣参军阎负、梁殊使于凉，说张瓘以凉来降。二人受命来见之，瓘曰：“我晋臣也，臣无境外之交。二君何以来辱？”负、殊说曰：“晋王与君藩邻，故来修好，君何怪焉？”瓘曰：“吾尽忠事晋，于今六世矣。若与征东通使，是上违先君之志，下隳士民之节，其可乎？”负、殊曰：“晋室衰微久矣，凉之先王北面事赵，惟知机也。今大秦威德方盛，凉王若欲自帝河右，则非秦之敌。欲以小事大则昌，若舍晋事秦，长保福禄乎？”瓘曰：“中州好食言，向者石氏使车适返，而戎骑已至，吾不敢信也。”负、殊曰：“张先、杨初仍领兵不服，先帝讨而擒之，赦其罪戾，宠以爵秩，固非石氏之比也。”瓘曰：“必如君言，秦之威德无敌，何不先取江南，天下尽为秦



有，征东何辱命焉？”负、殊曰：“江南文身之俗，道污先叛，化降后服，主上以为江南必须兵服，河右可以义怀，故遣行人先申大好；若君不达天命，则江南得延数年之命，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。”瓘曰：“我跨据此州，带甲十万，西包葱岭，东距大河，伐人有余，况于自守，何畏于秦！”

负、殊曰：“贵州山河之固，孰若崤、函？民物之饶，孰若秦、雍？杜洪、张琚因赵氏成资，有囊括中原、席卷四海之志。先帝戎旗西指，冰消雪散，旬日之间，不觉易主。主上若以贵州不服，赫然奋怒，控弦百万，鼓行而西，未知贵州将何以待之？”瓘笑曰：“兹事当决之于主，非身所了。”负、殊曰：“凉王虽英睿夙成，然年在幼冲，国家安危，系君一举耳。”瓘惧，乃以是言见玄靓。靓惧，亦从命，遣使称藩于秦。因以玄靓所称官爵而授之，因此北凉遂降于秦。

却说晋穆帝与群臣议诏，遣人封桓襄为征讨大都督，督诸军讨姚襄。军未行，襄正攻洛阳。

初，魏将周成降晋，反据洛阳，姚襄攻之，逾月不克。王亮谏曰：“今屯兵坚城之下，力屈威挫，或为他军所乘，此危道也。不如解此还屯。”襄不从。

时桓温自江陵北伐，遣督护高武据鲁阳，将军戴施屯河上，自率大兵断后，与僚属登平乘楼望中原，慨然曰：“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！”记室袁宏曰：“运有兴废，岂必诸人之过？”温作色谓四座曰：“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，啖刍豆十倍于常，其负重致远，曾不若一羸犍！魏武入荆州，杀以享军士。”温意以况宏，而座中皆失色。

温从容作赋，而谓袁宏曰：“闻卿长于赋，为我著《北征赋》而歌之。”宏即取笔，思半晌，即为书之，而呈上于温。温令伏虞读其赋：“云获麟于此野，诞灵物以瑞德，奚授体于虞者！疾尼父之洞泣，似实恻而非假。岂一性之足伤，乃致伤于天下！”温听之曰：“卿乃当今文章之美也。”于是各下楼而归。

八月，桓温与众将议计，先取洛阳，乃复进兵至伊水。

却说姚襄自杀败殷浩之后，欲图关中，闻桓温军至，下令三军解洛阳之围拒之。时桓温闻姚襄拒住前路，乃亲自结阵而前，亲披甲执锐督战。温出马与姚襄交战，战上二十余合，襄兵大败溃散。襄见自兵溃乱，乃鸣金收数千骑，奔于北芒之中而屯。桓温见姚军败走，亦不追赶，引兵入洛阳。时洛阳守将周成率众出降。温以军入城屯于故太极殿前。先，姚襄遣使谓温曰：“承亲率王师以来，襄今奉身归命，愿敕三军小却，当伏道左。”温曰：“我自开复中原，展敬山陵，无豫军事，欲来便前，何烦使人？”襄拒水战，败奔北山，襄

勇而爱人，虽战屡败，民知襄所在，咸扶老携幼，驰而赴之。温追之不及。弘农杨亮自襄所来降，温问襄之为人？亮曰：“神明器宇，孙策之侔，而雄武过之。”温点首应之。温移屯金墉，谒诸陵寝，修复毁坏，各置陵令。令即具表谢尚镇洛阳，令颖川太守毛穆之等戍之。徙降民三千余家，于江汉之间。襄败奔平阳，秦并州刺史尹赤复以众降襄，襄遂据襄陵。

十一月，燕大司马慕容恪以兵五万围广固。段龛紧守其城，并不出战。燕诸将请急攻广固，恪曰：“用兵之势，有宜缓者，有宜急者，若彼我势敌，外有强援，恐有背腹之患，则攻之不可不急；若我强彼弱，无援于外，当羁縻守之，以待其毙。兵法：‘十围吾攻’，正谓此也。龛兵尚众，未有离心，今凭阻坚城，上下戮力，我尽锐攻之，计旬日可拔。然杀吾士卒必多矣！自有扰中原，兵不暂息，吾每念之，夜而忘寐。奈何轻用其死乎？要在取之，不必求功之速也。”军中闻之，人人感悦，于是为高墙深垒以守之。龛婴城自守，樵采路绝，城中人相食。

龛大惧，乃面缚出降。恪亲释其缚，以恩抚之。新民悉定齐地，遣人送龛见燕王隼，集将龛斩之，又坑其从三千人。

#### 第二二四回 太后归政于穆帝

丁巳升平元年，晋穆帝加冠设朝，太后归政，自徙居于崇德宫，文武百僚集贺。于是帝命排宴，赏群臣，不必重叙。

却说姚襄将图关中，进兵屯杏城，羌胡及秦民归之者五万余户，遂据黄落。秦王生遣广平王苻黄眉、东海王苻坚二人以兵讨之，襄坚壁不战。邓羌谓黄眉曰：“襄为桓温所败，锐气丧矣，然其为人强狠，若鼓噪扬旗，直压其垒，彼必忿怒而出，可以一战擒也。”眉从之，率骑五百压其垒门而阵，扬武耀威，叫喊怒骂，索襄出战。襄怒，以兵出战。羌佯败走，襄追至太原，东海王兵亦至，羌回骑击之，黄眉等以大众继战，襄兵大败，姚襄被擒而斩之。弟苻萇率其众降秦，求以郡公礼葬襄，秦王许之，于是黄眉等还长安。生不之赏，数辱之。黄眉怒，欲谋弑生，生密知，即将黄眉诛之。

#### 第二二五回 苻坚备仪聘王猛

却说秦王苻生夜梦大鱼食蒲，又闻长安谣言：“东海大鱼化为龙，男皆为王女为公。”生疑谣应鱼遵，将遵杀之，及夷其子孙十余人。时生饮酒无昼夜，多所杀戮，自以眇目，讳言“残、缺、偏、只、少、无、不具”之类，误犯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剥人面皮，使人歌舞以为乐。群臣保一日如度十年。时宗室及大臣、亲戚忠良，杀害略尽，死者不可胜记。

史说东海王苻坚，字永固，乃苻洪季子苻雄之子也。其母苟氏尝游漳水，祈子于西门豹祠，其夜梦于神交，因而有孕，十二月而生坚焉。生坚时，有

神光自天烛其庭，坚背有赤纹隐起，成字曰：“草付臣又土。”及长，臂垂过膝，目有紫光，祖洪奇而爱之。史说坚幼年七岁，聪好敏施，举措不失机。徐统谓之曰：“此儿有霸王之相。”又密谓之曰：“苻郎尔后当大贵。”坚曰：“诚如公言，不敢忘德！”八岁，请就家学。

洪曰：“汝夷狄异类，但知饮酒，今乃来学耶？”欣然许之。

初，健之入关也，梦天神遣使者，送来朱衣赤冠，命拜坚为龙骧将军。健至翌日，就拜坚为龙骧将军。坚博学多艺，有经济大志，后封东海王，与薛赞、权翼善。于时苻生为长夜之饮，诛杀大臣，当赞、翼二人密说坚曰：“主上猜忌暴虐，中外离心，方今秉主秦祀者，非殿下而谁？愿早为计！勿使他姓得之！”坚曰：“主上虽无道，君也，若杀之自取，则成天下万代之骂名耳！”赞、翼曰：“殿下执小义，必后噬脐无及。”

坚犹豫，以问尚书吕婆楼曰：“主上无道，薛赞、权翼叫孤自取其业，其事若何？”婆楼曰：“此事可行。仆，刀环上人耳，不足以办大事，仆里舍有一贤士，北海人也，姓王名猛，其人有王佐之才，谋略不世之出，征西大将军桓温屡请不起，现隐华山。殿下宜请咨之。”坚曰：“吾备聘礼，卿可代我请之。”

吕婆楼欣然领诺。于是坚备金帛之礼，作书使尚书吕婆楼往华山聘王猛。吕婆楼即出上马，带从人来华山，到庄门外下马扣门。问曰：“王先生在庄上否？”童子入去，不一时，王猛出迎入内，在草堂讲礼讫，呈上礼物而言曰：“今东海王苻坚，久闻先生大名，无缘拜会，敬备薄礼，命予来聘，望乞就行。”猛曰：“山野狂夫，无甚奇才，何劳贵人亲临？若有下问，召仆趋至，甚为惶恐。”言讫，置酒相待，在庄上同宿一宵。

次日，王猛收拾琴书，与吕婆楼一同前来，入见东海王。

苻坚一见猛，遂握手相语，欢若平生，谈论少顷，胜如旧识。邀入后堂讲礼，问寒暄毕，苻坚下拜曰：“秦室鄙胄，单于愚人，久闻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，是以昨日使尚书吕婆楼敬造仙庄，已呈贱名文几，未审览否？”王猛答礼曰：“北海田夫，疏慵成性，今蒙殿下见召，下情不胜感激！见大王有爱民忧国之心，但恨猛年幼才疏，不堪治政，有误下问。”苻坚曰：“吕尚书之言，权参军之语，岂虚谬哉？望先生不弃鄙贱，曲赐见教。”王猛曰：“吕尚书，世之高才，王猛乃一村夫耳，安可以谈天下事？二公差举，而大王舍美玉就顽石，此乃误矣！”苻坚曰：“夫古圣贤，学成文武之业，当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可谓孝矣；救民于水火之中，致君于尧舜之化，此谓忠矣，世人望先生久矣！坚愚鲁，得赐教之，实为万幸也！”王猛笑曰：“大王慨然，欲闻愚论，尽当剖露，愿闻其志。”

苻坚乃屏去左右，起席而谢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杀戮无辜，士民生怨，中外离心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伸大义于天下，诚恐不然。吾志在天下，而智术短浅，遂用猖獗至于今日，志犹未已。请计将安用？”王猛答曰：“主上失德，吏民各怀二心，可早图之，免彼晋、燕来侵，若缓延之，久则生乱。”坚又曰：“吾欲统一六合，自赵末以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，不可胜数。”猛曰：“桓温比于姚襄，则名齐而众寡。然温能克襄，以强为弱，非为天时，亦人谋也。今温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诚然不可与争锋。晋王已据有江东之地，已立数世，国险而民富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与援而不可图也。今邺城千里，为慕容隼所据，此乃用武之地；而其隼先立长子，有才而死之，今立次子慕容暉为嗣。吾闻邺城人谈暉好游丝竹之乐，却无略德之声，慕容隼一死，彼必不能守，而期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大王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方，揽召英雄，思贤若渴，若跨有关中，保其险阻，外结晋主，内修政理，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，将邺中之军以向平域，大王举长安之众以出建康，百姓各箠食壶浆以迎大王；则北方之域，尽为大王有也。诚如是，霸业可兴，秦国大可成矣！”坚离坐扳手而谢之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金石之论，使坚拨云雾而见青天也！恨见先生之晚矣！”又谓曰：“孤之遇卿，若刘玄德之遇孔明也。”

苻坚自此重猛，食则同几，卧则同榻，终日议论天下大事。

其时王猛，年三十一而出仕也。

当秦太史令康欢言于秦王生曰：“昨夜三月并出，孛星入太微，东升自去。自去月上旬，沉阴不雨，以至于今，将有下人谋上之祸！”生大怒曰：“汝以妖言惑朕。”令武士捕杀之。

乃入宫饮酒，夜醉，谓宫女曰：“苻法兄弟亦不可信，明日当除之。”

苻法，亦苻雄之子，苻坚之兄。是夜，苻法身体因倦，隐几而卧，梦见神人告之，说：“主生明日必杀汝也。”苻法惊寤心悸之，忽宫女来报知此信，法大惊，急出问梁平老，平老邀法见坚，谓坚曰：“今主上失德，上下嗷嗷，人怀二志，目今晋、燕伺隙而动，臣恐祸发之日，家国俱亡。闻宫女报说，见主上明日要杀皇兄苻法，今皇兄邀臣来见殿下，此殿下之家事也，宜早图之，否则必遭其害。”坚谓苻法曰：“你先引亲随之人，各执利刃入宫，吾后便来。”于是苻法与梁平老等引壮士三百人，潜入云龙门。苻坚亦率麾下兵三千人，鼓噪继进。

时宿卫将士皆执兵器而立，见是苻坚，各舍杖归坚，同法入宫。苻生犹昏寐未寤，被坚令甲士执出杀之。苻生死年二十三岁，在位二年，到此被坚弑之。

次日，王猛与吕婆楼等立东海王苻坚为秦皇帝。坚让兄苻法，法不受曰

：“汝嫡嗣，且贤，吾何敢当？”于是坚令去皇帝号而为“秦天王”，改元永兴元年。遣人尽诛幸臣赵韶、董荣等三百余人，以子苻羌为皇太子，兄苻法为丞相，弟苻融为阳平公，次子还为长乐公。王猛、薛赞为中书侍郎，权翼、吕婆楼为给事黄门侍郎，与猛、赞并掌机密，以梁平老为尚书郎，以李威为左仆射。

却说坚母苟氏，思苻法为坚之长，德而且贤，又深得众心，惧后为变，乃遣人召入宫内，以鸩杀之。少顷，坚入宫，见已杀法在地，急问左右，左右具以苟氏之言对之，坚涕泗滂沱，悲恸吐血。左右劝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何必哭之以伤贵体！”

坚拭泪而言曰：“吾兄贤明有德，何故杀之？”言讫，遂令收敛殡葬，谥曰“哀王”。又封其子阳为东海公。

秦王坚与文武出游，自临晋登龙门，顾指而谓群臣曰：“美哉，山河之固！娄敬有言，关中四塞之国，真不虚也！”权翼、薛赞对曰：“吴起有言，‘在德不在险’。愿陛下追踵唐虞，怀远以德，山河之固，不足恃也！”坚大悦，乃领众还长安。

十一月，秦王坚私行至尚书省，率问诸政之事。丞相程卓无以为对，以是见其文案不治，次日免左丞相程卓，以王猛代之为左丞相。于是王猛亲宠愈密，朝政莫不由之。

戊午二年二月下旬，王猛趋朝出来，因遇特进樊世，乃氏之豪杰也。其先有大勋于苻氏，自负气倨傲，乃辱猛曰：“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，不预时权，君无汗马之劳，何敢专营大任？是我为耕稼而君食之乎！”猛曰：“方当使君为宰夫，安直耕稼而已？”世大怒曰：“要当悬汝首于长安城，不尔者，终不处于世也！”猛忍气回家。次日猛侵晨早先入朝，奏知樊世辱己之事与秦王坚。坚怒曰：“必须杀死此老氏！然后百僚可整。”俄而世至，便与王猛争论于坚前，欲以牙笏击猛。秦王坚大怒曰：“投鼠须当避其器，我跟前尚如此逞强！”发命将世斩之。武士将世斩首，传首至殿前，于是公卿以下，无不惧猛。是日，又改甘露元年，又以王猛为中书令、京兆尹。猛与中丞郑羌、协规齐志，数旬之间，有贵戚豪强者，被猛、羌按察其过，以罪诛死二十余人，于是豪右屏气，路不拾遗，风化大行，百姓安堵。坚始叹曰：“今日始知治天下之法，有天下之为尊也。”

九月，秦境大旱，秦王坚自减膳撤乐，命后妃以下悉去罗纨。使守宰开山泽之利，公私共之，息兵养民，后旱不为灾矣。

## 第二二六回 燕王购虎尸鞭浸

十一月，燕王隼集百官会议徙都于邺城，百官皆言可，于是迁都于邺城。

至夜，梦见故赵王石虎啮其臂。至天明，集百僚，使人去发石虎墓。使人掘墓，不见虎尸，空棺而已。使人回报，燕王隼以百金购其尸，有人知其尸在东明观，直来报知。

燕王隼又使人去东明观，下掘得其尸，僵而不腐。呈与燕王隼，数其残暴之罪，令武士鞭之三百，投于漳水浸之。燕王隼因是得疾，闷闷不悦。

戊午二年二月，却说赵故将并州牧张平，据新兴、雁门、西河、太原、上党、上郡之地，壁垒三百余，夷夏十万户。赵既亡，先降燕，至是又降秦。燕王欲以兵攻，却又使人降燕。

秦王坚闻知，自将兵五万，令邓羌为前部先锋，军至汾上。张平大惊，急召养子张蚝至曰：“今秦王苻坚自将兵来攻我，非小可之敌。吾儿火速领众御之，勿使彼临城，难以解矣。”蚝曰：“大人休忧，儿即去退秦兵。”

史说张蚝勇力矫健，曳牛却走，超越高城，因此勇冠三军，人莫敢近。坚亦知其名，因谓诸将曰：“张平之子张蚝，勇力绝人，卿若生擒得之，重赏不轻，则平自降。”羌曰：“主上如何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之威风？看某生执之。”言讫，即与诸将各持兵刃出，正遇张蚝就战，连斗五十合，不分胜负。诸将见羌战蚝不下，各奔出阵。蚝全无惧怯，又战数十合，羌大喝一声齐进，诸将直奔蚝，蚝撇羌来敌诸将，被羌以锦绵套索抛起，将蚝拖下马来。诸将擒之，缚来见秦王坚。坚大悦，赏邓羌，赦张蚝，令其归降。于是蚝降于秦王坚，以蚝为虎贲中郎将，常置左右。秦王坚曰：“吾得邓羌、张蚝二人，皆万夫之敌，天下即可定也。其时张平见蚝被擒，亦面缚往降。秦王坚命解其缚，拜干为右将军，收军还都。

八月，会稽王昱欲以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，仆射王彪之曰：“兄居上流，已割天下之半，其弟复处西门，兵权萃于一门，非深根固蒂之宜也。”于是昱乃更以谢万代之。王羲之与温笺曰：“谢万才通经济，使居廊庙，固是后来之秀。今以之抚顺荒余，则违才易务矣。”又遗万书曰：“以君迈往不屑之韵，而俯同群辟，诚难为意也。然所谓通识，正当随事行藏已耳。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，则尽善矣。”万不能用。

却说晋泰山太守诸葛攸，集军万余人，攻拔燕东郡，入据武阳。燕王隼闻知，命大司马慕容恪率兵五千攻之。兵至武阳，诸葛攸亦以兵出城，两下交战，数十合，攸兵自溃。被恪追兵一击，攸兵大败，不能当敌。于是攸败走还泰山。恪遂渡河略地，分置守宰而归。隼遂欲经营秦晋，令州郡校实，见一户留一丁，余悉发为兵，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，期来春大集军马于各郡。刘贵上书极陈百姓凋敝，发兵非法，必至土崩之变。隼善之，乃更令二五发兵以来，各集邺。

时燕调发繁数，官司各遣使者，道路旁午，郡县苦之。太尉封奕奏请：“非军期严急，不得遣使。其余赋法，皆责成州。”隽从之。

燕泰山太守贾坚，以兵七百人屯于山庄。晋荀羨引兵一万攻之，坚所将才七百余人，羨兵十倍，贾坚叹曰：“吾自结发，志立功名，而每值穷厄，岂非命耶？与其屈膝而生，不若守节而死！”乃开门引兵直出。羨兵四集擒之，遂拔山庄。羨谓坚曰：“先君父祖世为晋臣，奈何背本不降？”贾坚曰：“晋自弃中华，非吾叛也。民即无主，强则托命，既已事人，安可改节？吾束修自立，涉赵立燕，未尝异志，君何忽谓降乎？”羨怒，执置雨中数日，坚愤惋而卒。

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马悦明以兵万余集泰山，羨与战，兵大败。燕复取山庄，燕王以坚子贾活为任城太守。荀羨疾笃，晋帝已知，遣使征之，以郗昙督徐、兖，以军镇下邳。

初，燕吴王慕容垂娶段末杯女，生子令、宝。段氏才高性烈，自以贵姓，不尊事可足浑后，后衔之。中常侍温皓希旨，告段氏为巫蛊毒后。后觉，欲以连累垂，收下廷尉考验。段氏终无挠词，故垂得免祸，而段氏竟死狱中。燕王隽贬垂为平州刺史，出镇辽东。垂以段氏女妹为继室，可足浑后黜之。以其妹妻垂，垂不就，由是益恶之，出镇辽东。

己未三年四月，凉丞相张瓘性猜忌苛虐，专以爱憎为赏罚。

郎中殷郇谏之，瓘曰：“虎生三日，自能食肉，不须人教也。”

由是人情不附。宋混性忠鲠，瓘惮之，欲杀混，因废凉王玄靓而自代之。混知，率壮士五百人掩入南城，宣告诸公曰：“张瓘谋逆，太后令我以兵诛之。”乃率兵出战，瓘亦以兵与宋混战，大败，与张琚皆自杀。混既杀瓘兄弟，请玄靓去王号，复称凉州牧而降晋。

## 第二二七回 燕王托孤慕容恪

冬十月，诸葛攸复将水陆二万，击燕人，自石门屯于河渚。

燕王隽使上庸王慕容评，率步骑五万与战东门。攸病，三军无主，因此大败。晋穆帝闻知，遣迎诏书前来，使谢万、郗昙主讨。万、昙复伐之。万矜骄傲物，但以啸咏自高，未尝抚众，兄安深忧之，谓万曰：“汝为元帅，宜数接对诸将，以悦其心，岂有傲诞如此，而能济事耶？”万乃召集诸将，一无所言，直以如意指四座云：“诸将皆劲卒。”诸将益恨之。安虑万不免，乃自偏师以下，每亲造诸将，善言抚谕，厚相亲托。既而万不敢进师，众人皆赖以援洛阳。昙以病退屯彭城，万以为燕兵大盛。故昙退即引兵还，众遂惊溃。万狼狽单骑归，军士欲图，以安之故止。晋帝闻知，以诏废为庶人，降昙号建武将军。于是许昌、颍川、谯、沛诸城，相次陷没，遂为燕所有。

庚申四年正月，燕王慕容隼宴群臣于蒲地阁。酒酣，赋诗，因与群臣谈经史，语及周太子晋，潜然流涕，顾谓群臣曰：“昔魏武追痛仓舒，孙权悼登无已，孤尝谓二主缘爱称奇，无大雅之体。自晔死以来，孤鬓发中白，始知二主有以而然。卿等言晔定何如也？孤今悼之，得毋貽怪将来乎？”时长史李绩对曰：“懿怀之在东宫，臣为中庶子，秉质志业，臣实不敢不知。

先太子大德有八，未见有缺也。至孝自天，性与道合，此其一也；聪敏慧悟，机思若流，此其二也；沉毅好断，理情无幽，此其三也；疾谏亮物，雅悦直言，此其四也；好学不辍，不耻下问，此其五也；英姿迈古，艺业超时，此其六也；虚怀恭敬，尊师重道，此其七也；轻财好施，勤恤民隐，此其八也；有此八德，境内士民，实感慕无极。”燕王隼闻言泣曰：“卿虽过誉，然此儿若在，吾死果能无忧。今景茂幼冲，器艺未举，卿以为何如？”绩曰：“皇太子天资岐嶷，圣敬日跻而八德暗然，二缺未补，雅好游畋，娱心丝竹，所以为损耳。”燕王隼顾谓太子暉曰：“伯阳之言，药石之惠，汝宜识之！”言毕，罢宴归宫。是夜，燕王隼寝疾，谓太原王恪曰：“今二方未平，景茂幼冲，社稷属汝何如？”恪曰：“太子虽幼，胜残致治之主也。臣何敢干正统？”隼怒曰：“兄弟之间，岂虚饰耶？”恪曰：“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，岂不能辅少主乎？”隼喜曰：“汝能为周公，吾复何忧？绩忠迈清亮，汝善遇之！”召吴王垂还邺，至是疾笃，召恪及司空阳骛、司徒评、将军慕容根，受遗诏辅政。谓曰：“朕欲与卿等平一天下，不幸到此难逃，此亦天命也。”又指太子谓恪曰：“此子年幼，今托付与卿，卿宜以骨肉为重，以慕周公之德而辅之，则吾在九泉之下，不忘贤弟。”言讫，泪下如雨。慕容恪曰：“陛下善保龙体，不可怀忧。太子虽幼，吾辅之！岂待再三耶？”隼点首而崩。寿四十九岁，在位十一年，改元者三。

却说慕容暉，字景茂，慕容隼之第三子也。隼因长子慕容晔死之故，乃立为太子也。燕王隼既死，百官举哀殓葬讫，大司马、太原王慕容恪率百官立太子暉为燕王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建熙元年。以慕容恪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，得行周公之事。暉既立大位而庸弱，国事皆委之于恪耳。当恪奏少主曰：“李绩清方忠亮，堪任大事，先帝临终以为恪言。陛下可以绩为尚书右仆射，同辅朝政。”时燕王憾绩，往在先帝面前，言其所短，因而谓恪曰：“万机之事，委之叔父、伯阳二人，朕请独裁何如？”此时李绩闻少主之言进，忧疾而死。临终谓家人曰：“吾不听先人之训，果有今日之故也！”言讫而卒。

先是李绩之父李虚，字子乔，初仕石氏，后始仕燕，历位尚书。前后固辞年老，不堪理政，燕王隼不许，转拜太子太保。

临终谓子绩曰：“以吾之才，而至于此，始者之愿亦已过矣！我死之后



，汝不可以西夕之年，取笑于来今也！”绩不能遵依是语而辞退，是以忧死也。

却说将军慕容根自恃勋旧，有无上之心，乃私见太原王慕容恪而言曰：“主上幼冲，母后秉政，权在大王，何以不因其未定而取之？而甘在人下，非丈夫之所为也！”慕容恪愕曰：“公醉乎？何言之悖耶！昔曹藏、吴札并于家难之际，犹曰为君非吾节。况今储君嗣位，四海无危，宰辅受遗，奈何有私议，公忘先帝之言耶？”根乃大惧，陈谢而退。慕容恪以慕容根言告吴王垂，垂曰：“何不诛之？”恪曰：“今新遭大丧，二邻观衅，而宰辅自相诛夷，恐乖远近之望，且宜忍之。”时根私入宫，谬言于可足浑后及燕王暉曰：“太宰、太傅，将谋不轨，臣请发禁兵诛之。”后将从之，暉曰：“二公，国之亲贤，先帝托以孤嫠，必不肯尔，安知非太师欲为乱也？”乃止。根又思恋旧土，谋欲还东。恪知谮己，乃密奏根罪状，燕王暉使恪诛根及其党二十余人。

时新遭大丧，诛夷狼藉，内外忧惧。恪举止如常，人不见其有忧色，每出入，一人步从，或说以宜自严备，恪曰：“人情方惧，当安静以镇之，奈何复自惊扰？”恪虽综大任，而朝廷之礼，兢兢严谨。每事必与司徒评议之，虚心待士，咨询善道，量才授任，人不逾位。朝臣或有过失，不显其状，随宜而施，时人以为大愧，莫敢犯者。或有小过，自相责曰：“尔复欲望宰公迁官耶？”

燕所征辟国兵，去冬集邺，复遣伐晋，以燕王隼病，大阅而罢。至是，以燕朝多难，互相惊动，自邺以南，道路断绝。

太宰恪大惊，急以吴王垂为征南将军，去镇蠡台。又令孙希、傅颜率骑二万，观兵河南、临淮而还，于是境内乃安。

却说刘卫辰遣使降秦，请田内地。春来秋返，秦王坚许之。

夏，云中护军贾雍率百骑袭之，大获而还，奏知秦王坚，坚大怒曰：“朕方以恩信怀戎狄，而汝贪小利以败之，何也？”乃黜雍以白衣领职，遣使还所获，并慰抚之。卫辰大悦，于是入居塞内，贡献相寻。

时东胡独孤部及没弈干各率众数万降秦，秦王苻坚处之塞内。阳平公融谏曰：“戎狄人面兽心，不知仁义，其稽颡内附，实贪地利，非怀德也；不敢犯边，实惮军威，非感恩也。今与民杂居，彼窥郡县虚实，必为边患，不如徙之塞外。”坚从之。

却说桓温聚集文武商议天下之事，群佐皆曰：“今燕王慕容隼新丧，主幼才庸，若兴三军去伐，指期中原可得。”桓温曰：“慕容隼乃英特之士，临死必以其子托付于太原王慕容恪，而恪又善抚国家，能为将兵，石季龙尚且被执

，何况今日乎？慕容恪尚存，所忧方为大耳，何敢进之？”由是桓温未敢起兵。

史说谢安，字安石，四岁时，桓温见而叹曰：“今此儿丰神秀致。”及总角神识沉敏，风宇条畅，善于书。弱冠时诣王濬，清言良久，既去。濬子王脩问父曰：“向客何如大人？”

濬曰：“此客亹亹，为来逼人。”王导亦深器之。由是少有重名，寓居会稽，与王羲之及许珣、支遁交通游处，出则渔弋山水，入则言咏属文，无出世之意。除尚书郎，琅玕王交辟，并不起。常往临安山中，坐石室，临深谷，悠然叹曰：“此去伯夷何远乎？”然虽寓居会稽，以山水自娱，虽为布衣时，人皆以公辅期之。士大夫至相谓曰：“安石不出，如苍生何？”安石每游东山，常以妓女相随。时会稽王司马昱闻之曰：“安石既与人同乐，必不得不与人同忧，召之必至。”安妻刘惔之妹也，见家门贵盛，而安独静，退谓：“丈夫不如此也！”安掩鼻曰：“恐不免耳。”及弟万废黜，安始有仕进之意。安时年已四十，征西大将军桓温闻之，使人请拜为司马。安闻召即至，温大喜，拜为司马，深礼重之。凡有军国大事，悉皆咨之。

辛酉五年，是岁凉奉升平之号。燕守将吕护遣使来建康降晋。晋帝拜为冀州刺史，护欲引晋兵以袭邺，燕太宰恪闻知，乃将兵二万讨之。护婴城自守，将军傅颜请恪急攻之，恪曰：“老贼经变多矣。观其守备，未易猝攻。然内无蓄积，外无救兵，我深沟高垒，坐而守之，休兵养士，离间其党，于我不劳而贼势日蹙，不过十旬，取之必矣。何必多杀士卒，以求旦夕之功？”乃筑长围守之。

## 第二二八回 晋哀帝登龙即位

五月，晋穆帝因疾而崩，时年十九，而无嗣，在位十七年，庙号“孝宗”。百官举哀，葬于永平陵。是时孝宗无子，群臣立成帝子、琅玕王司马丕为皇帝，立皇后王氏，尊何太后为穆皇后，改元“隆和”。

却说哀帝，名丕，字千龄，成帝长子。初封为琅玕王，及穆帝崩无嗣，大臣迎丕立之。在位四年，改元者二，曰：隆和及兴宁。

史说中书侍郎范宁，字武子，少博学，多所通览。时以浮虚相标，儒雅日潜，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、何晏，二人之罪，深于桀、纣。宁乃著论非之曰：“王、何蔑弃典文，幽沉仁义；游辞浮说，波荡后生；使缙绅之徒，翻然改辙，以至礼坏乐崩，中原倾覆，遗风余俗，至今为患。桀、纣纵暴一时，适足以丧身覆国，为后世戒，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？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，历代之患重，自丧其恶小，迷众之罪大也。是以人皆以此论贬之太过，吾观贬之宜也。”

十二月，秦王苻坚下诏，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、文学政事，察其所举，得人者赏之，非其人者罪，由是人人莫敢妄举，而请托不行。当是之时，内外文官，率皆称职，田畴修辟，仓库充实，道不拾遗，盗贼屏息，因是凤凰集于东阙。秦王苻坚大喜，平旦召王猛、苻融入露台，悉屏去左右，密议大赦境内。王猛、苻融亲送纸笔，秦王坚自为赦文，正持笔间，忽有一大苍蝇，自穿牖孔而入，鸣声甚大，集于笔端。坚驱之复来，忽然去之。秦王坚在内为赦文，俄而长安城中，街上有一黑衣小儿大叫曰：“今日官家大赦天下。”须臾小儿去了，因此街巷市里，人人相告曰：“官家有赦！”境内由是喧哄，有司闻知，入朝奏请，闻赦何事。秦王坚大惊，谓融、猛曰：“孤与卿议于禁中，又无属垣之耳，事从何泄也？”遂问群臣曰：“其闻赦事，何处得来？”群臣奏曰：“长安城中士民在城中传说官家有赦，不知何人先说也？”猛奏曰：“可令武士出朝门外，执城中百姓入来问之，必知端的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坚即使武士出去捉之，不一时，武士拥得老者四五人，至殿下。秦王坚问百姓曰：“谁人说道朕有赦出？你可从实说来。”老者咸曰：“有一小人，衣黑衣，大呼于市曰：‘今官家有大赦，’须臾不见。”坚知神泄其事，于是遣老者还。秦王坚即遣使颁书，大赦境内。

时，秦王坚谓群臣王猛等叹曰：“其向苍蝇，身状非常，吾固恶之。谚曰：‘欲人弗知，莫若勿为。’声无细而弗闻，事未形而必著者，此之谓也。”于是秦王坚命广修学宫，集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，公卿以下子孙，并遣入学受业；其有学为通儒、才堪干事、清修廉直、孝悌力田者，皆旌表之，于是天下号“秦多士”。

壬戌隆和元年正月，征西大将军桓温与长史孟嘉等议曰：“吾欲威振朝廷，群臣不服，何计可施？”嘉曰：“为明公计，可上表诈请迁都洛阳以试之，朝廷若从公请，不待立威而群臣自服；若不允，百官逆异于公，正如昔日指鹿为马，以察百官也。”温曰：“其计大善。”次日，使人入朝上疏曰：江东自先帝立，今六十余年，气数已衰落矣。洛阳旧都，乃霸业之所，士民思之已久。请皇帝陛下与百僚俱各促装，治日北徙洛阳，以实河南都之，则中原指日可得矣！

却说晋哀帝得桓温疏，读讫，大惊，谓群臣曰：“今大将军桓温主意迁都，其事若何？”时群臣皆惧温势，不敢言异。

人情疑惧，虽知不可，莫敢先谏。惟有散骑常侍孙绰上疏曰：昔中宗龙飞，惟信顺协于天人，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。

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，河洛丘墟，函夏萧条，士民播流江表，已经数世。存者老子长孙，亡者丘陇成行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，目前之忧，实为交切

。植根外数十年矣，一朝顿欲拔之，驱蹙于空荒之地，瞻望万里，逾险浮深，离坟墓，弃祖业，田宅不可复售，舟车无从而得，舍安乐之国适他乡，国家所宜深虑也。晋帝览疏犹豫。当散骑常侍王述曰：“陛下休忧，桓温欲以虚声威振朝廷耳，非实事也！但从之，自无事矣。”于是遣使人去回说从之，治吉起行。

却说使人既还报于桓温曰：“帝与群臣皆乐从之，听将军之请，愿迁洛阳。”温大悦，问孟嘉曰：“先生计果奇，百官不敢拒意，而今朝廷要迁洛阳，倘若迁之，则秦、燕乘此起兵而国家乱，我等事务未备，事皆危矣！”嘉曰：“此事易耳！将军可复使人入朝再奏曰：“迁之宜矣，而关中残破，宜先使人修理，若移洛阳钟虞，权且暂停，候再择期。”于是温从之，复使人入朝奏知其事，暂且停止。

晋帝遂问常侍王述曰：“其事若何计议回之？”王述曰：“臣自作书回复，无劳圣意。”于是王述领使人出朝归第，作书与使，带回去复桓温。桓温得书开读曰：永嘉不兢，暂都江左。方当荡平区宇，旋轸旧京。若其不尔，宜改迁园陵，不应先事钟虞。

桓温读毕谓众曰：“朝廷大臣，明知不可，而惧我莫敢言之。既如此，权罢迁都，暂且停止。”

## 第二二九回 桓温戏星人王见

却说桓温既有异志，闻蜀人王见善知天文，乃使使召至。

至夜，温执王见手问曰：“闻卿善知天文，今国家祚运修短若何？”见答曰：“世祚方永，未必便终。”温不悦，次日召见入，送绢一匹，钱五千文，与之自归。因谓曰：“卿可将此自裁。”王见受之即出，自思曰：“桓温送绢一匹，钱五千文，命我自裁；其绢使我自缢而死，其钱与我买棺材葬；我无亲在此，无人收敛。”因哭，思半日，闻襄阳习凿齿为温府主簿，仁厚济人，乃驰入谒凿齿曰：“吾乃蜀州星人耳。蒙大司马桓温召至，问天文国家之事，吾以实对，大司马怪吾，送绢一匹，钱五千文，命我自裁。我家在益州，被命远来，今此无亲，无由致其骸骨，闻君仁厚，故来相投，乞为檁碣棺本以敛，吾在九泉之下，不忘大德。”凿齿曰：“君几误死耳！吾尝闻知，星宿有不覆之义乎！此以绢戏君，以钱供道路之资，是教君自去也！如何寻死？桓公杀汝，岂待汝自裁，何不明也？”王见大喜，拜谢凿齿曰：“若不造先生，误丧残生。”于是王见次日入辞桓温回蜀。温曰：“谁救汝还？”王见乃以凿齿言对之。

温大笑曰：“昨忧君误死，今是误活！汝徒然三十五年看儒书，不如一诣习主簿矣！”因此王见得凿齿指教得归，温于是益重凿齿。

癸亥兴宁元年五月，晋帝设朝，文武班齐，君臣礼定，分两边立。群臣奏曰：“前者桓温所议迁都之事，欲威振朝廷，贪功慕禄耳。今事已寢，可加其重禄，则彼不生别志。”帝下诏，使人去加封桓温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。桓温大喜，受职。温又欲北伐，以王坦之为长史，以郗超为参军，以王珣为主簿，以谢玄为东曹掾，后改为参军。

史说王坦之，字文度，乃王述之子也。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盛德绝伦郗嘉宾，江东独步王文度。”

郗超，字景兴，小字嘉宾，少卓犖不羁，有旷世之度，人皆仰之。王珣，字元琳，乃太尉王导之子也。先珣尝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，既觉语人曰：“此当有大手笔事！”后孝武帝崩，哀册谥皆珣所草。珣方弱冠，与谢玄为桓温掾属，俱为温所敬重。

谓之曰：“谢玄年四十，必拥旄又节。王掾当作黑头公？皆未易才也。”史说：谢玄，字幼度，少颖悟，与兄谢明，俱为叔父谢安所器重。安尝诫于诸子侄曰：“子弟亦何预人事？正欲使其佳。”诸人莫有言者，独玄答曰：“譬如芝兰玉树，欲其生于庭阶耳。”由是安悦玄对，而益重之。

时桓温每有事，必与王珣、谢玄二人谋之，因此其府中人为之语曰：“髯将军，短主簿；能令公喜，能令公怒。”玄貌多髯，珣状短校甲子二年春正月，晋帝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。王述每受职，不为虚让，其所辞必于所不受。及为尚书令，其子坦之谏述曰：“故事多让，何不让乎？”述曰：“汝谓我不堪耶？”

坦之曰：“非也，但克让自美耳。”述曰：“既谓堪之，何为复让耶？欲以汝胜我，实不及也。”

却说哀帝雅好黄老辟谷，饵长生药，服食过多，遂中毒，不能理万机。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。

却说凉宋混疾甚，张玄靓及其母马氏往省之曰：“将军万一不幸，寡妇孤儿，将何所托？”混曰：“臣弟澄，政事愈于臣，但恐其懦弱，机事不称耳。殿下策励而使之，可也。”混诫澄曰：“受国大恩，当以死报，无恃势位以骄人。”又见朝臣，皆诫之以忠贞。及卒，行路之人之为之挥涕。玄靓以澄为领军将军，命其辅政。

## 第二三〇回 天锡弑君而自立

凉自丞相宋混死后，张天锡专执朝政。张玄靓庶母郭氏，以张天锡专权，与大臣谋欲诛之。事泄，天锡反将郭氏皆杀之，遂弑玄靓，自称凉州牧、西平公。时年十六，遣司马秦奉诣建康请命，晋帝从之，诏封锡西平公。

却说匈奴刘卫辰以众作叛，代王什翼犍急点兵三万攻卫辰。时河水未合

，韃命将士以苇结组纽流澌，俄而水合，然而不坚，乃散苇于其上，冰草相结，有如浮梁，兵乘以渡。卫辰不意兵卒至，大惊，遂引左右西走去了。什翼韃不追，收其部落之十六七而还。卫辰奔降秦，秦送还朔方，遣兵戍之。

代王什翼韃性宽厚，郎中令许谦盗绢一匹，知而匿之。谓左长史燕凤曰：“谦盗绢，吾不忍视谦之面，卿慎勿泄。若谦惭而自杀，是吾以财杀士也！”尝讨西部叛者，流矢中目，既而获射者，群臣欲脔割之，代王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，何罪之有？”遂释射者，是以士民附者众耳。

## 第二三一回 哀帝崩立司马弈

乙丑三年二月，孝哀帝崩，群臣迎其弟琅琊王司马弈即皇帝大位，改元为太和元年。

却说弈帝，字延龄，哀帝同母弟也。初，封为琅琊王，及哀帝无子，大臣迎而立之，在位六年，后被桓温废为海西公。

却说燕王暉境内久旱，太宰慕容恹慕容评并入朝归政。

上疏曰：

臣以朽暗，器非经国，不足上谐阴阳，下厘庶政。臣闻王者，依天建国，辨方正位，司必量才，官惟德举。台辅之重，参理三光，而非其人，则灵曜为亏，尸禄貽殃，负乘招悔，臣非安可久忝天禄？宜以避贤路，敢忘虞丘避嫌之美？辄循两疏知止之分。谨送章绶，惟垂诏许。

暉览疏，而谓恹评二人曰：“先帝所托，惟在二公，岂虚己谦让，以违付托之事耶？”恹评二人乃止。燕王暉又曰：“吾闻洛阳乃关中之地，今为晋所戍，欲烦叔父神明取之，其事若何？”太宰慕容恪曰：“臣等受先帝顾托之重，欲效犬马之心久矣，未得诏命。今陛下旨意，臣愿领兵去攻洛阳，以报先君顾托之恩。”言讫，拜辞燕王，即点十万锐兵，使吴王慕容垂为先锋，杀奔洛阳而来。

其时洛阳守城将沈劲闻知燕兵犯境，即忙使偏将军杨钦，点起城中兵五千，大开城门，驱兵出迎。时燕兵队内，有先锋慕容垂出战与杨钦交战；二人在阵前，战二十余合，杨钦兵少，如何敌得燕军，因此大败。杨钦不敢入城，乃收残兵，走还江南。时燕太宰恪谓诸将曰：“卿等常患不攻城，今洛阳城高而兵弱，卿勿畏也。”于是诸将率士卒齐力攻之，乃克。

执沈劲来至，恪招降，而劲神气奇异，恪将宥之，将军慕容虔曰：“劲虽奇士，观其态度，终不为人用。”遂杀之。

恪略地崤、函，关中大震。秦王坚自将屯陕城以备之。燕以慕容评坐镇金墉，慕容垂镇鲁阳。恪还邺，谓僚佐曰：“吾前平广固，不能济辟闾，今定洛阳，使沈劲为戮，虽皆非本情，实有愧于四海。”后朝廷嘉劲之忠，赠东阳太

守。

### 第二三二回 司马勋叛攻成都

二月，益州刺史周抚卒，晋哀帝诏以其子周楚代之，而抚在益州三十余年，甚有威惠，民咸德之。

七月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琅琊王，昱固让不受。

十一月，梁州刺史司马勋以众一万人作叛，来围成都。时大司马桓温闻知，遣江夏相朱序以五千人救之。序遵命以兵即行，至成都五十里屯。序次日遣人入城，去会周楚击勋。楚得书，即忙会集将佐，整顿军容，大开城门，杀出城来。朱序以兵抄勋后攻之，两下夹击，勋兵大败。被楚擒而斩之，成都遂平。初，勋为政暴酷，治中别驾言语忤意，勋即于座斩之。常有据蜀之志，惮周抚不敢发。及闻抚卒，遂举兵自号为“成都王”，引兵入剑阁，围成都，至是被温以朱序与周楚合兵诛之。

丁卯太和二年四月，太原王慕容恪因攻洛阳回来，得疾甚重。燕王暉闻知，亲与群臣视恪，问以后事。燕王暉入见恪曰：“叔父出征远劳，今得此疾困重，倘设不周，使孤倚托何人？”恪曰：“慕容垂文武兼才，管、萧之亚，陛下信任之以大政，国家可安。不然，秦晋必有觊觎之计。”暉闻言曰：“愿从尊训。”言讫回宫。太宰恪以燕王幼弱，政不在己，今太傅评又猜忌，乃使人召暉兄乐安王臧至，谓曰：“今南有晋室，西有强秦，常蓄进取之大志。司马总统大军，不可任非其人；我死之后，以其疏言之，当在汝及冲。汝曹虽才识明敏，然年少，未堪多难。吴王天资英杰，智略盖世，汝曹若以推任之，必能混一四海，况外寇乎？”言讫而卒。

燕王暉闻知，恸哭终日，命厚葬之。国人皆为发悲，于是以慕容冲为大司马，总统六军。

### 第二三三回 苻氏五公皆谋反

却说秦王坚闻慕容恪已卒，阴有图燕之计。命匈奴曹毅使如燕，曹毅以西戎主簿郭辩为之副。燕司空皇甫真兄皇甫腆及从子奋、覆皆仕秦。辩至燕，谓真曰：“仆本戎人，家为秦诛，故寄命曹主。贵兄常侍及奋、覆兄弟，并相知有素。”真怒曰：“臣无境外之交，此言何及我！君似奸人，得毋因缘假托乎？”遂入白暉，请究治辩，太傅评不许，得还，为坚言：“燕政无纲可图，其见机识变，惟皇甫真耳。”坚曰：“以六州之众，岂得不使智士有一人哉？”曹毅寻卒，秦分其部落为二，使其二子分统之，号东西曹。

却说秦汝南公苻眷，乃苻生之弟，欲谋反，秦王坚窃知，遣武士执斩之。时生弟犹有五人，当王猛谓坚曰：“不去五公，终必为患，不若乘此杀之。”

坚不从，至是秦晋公柳、赵公双与魏公庾、燕公武谋作乱。坚闻知，使人征

其还长安。柳据蒲坂，双据上邽，庾据陕城，武据安定，齐来起兵作反。坚又遣使谕以罢兵，令其各安原位，各啮梨以为信，皆不从。秦王怒，命王猛将兵二万去讨，猛得令即以兵行。

戊辰三年二月，秦魏公苻庾闻王猛以兵来，恐不能敌，乃以陕城降于燕兵以接应。秦人大惧，燕王德曰：“苻氏骨肉乖离，投诚请援，是天以秦赐燕也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殃，吴越之事，足以观矣。陛下宜命皇甫真引兵援之，众径趋蒲坂；吴王垂引许、洛之兵，驰解庾围；太傅总京师虎卫，为三军后继，传檄三辅，示以祸福，彼必望风响应。”太傅评曰：“秦，大国也，今虽有难，未易可图。朝廷虽明，未如先帝，吾等智略，又非太宰之比，闭关保境足矣。”庾闻燕不发兵，又以人遗垂及真笺曰：“苻坚、王猛，皆人杰也，谋为燕患久矣，今不乘机取之，恐异日有江东之悔矣！”垂谓真曰：“主上富于春秋，太傅识度，岂能敌坚、猛乎？”遂绝之。

十二月，王猛以兵至陕城，苻庾以兵出战。战未上三合，被猛获之。王猛遂拔陕城，左右送庾于帐下，猛使人解长安送坚。坚问之，庾曰：“臣本无反心，但以兄弟屡谋逆乱，臣惧及死，故反耳。”坚泣曰：“汝素长者，固知其非汝心也！且高祖不可以无后。”乃赐庾死。原其七子，以长子袭魏公，余子嗣诸弟之无后者。

## 第二三四回 桓温伐燕大败还

己巳四年初，桓温闻燕太宰慕容恪死，请旨与徐、兖刺史郗愔、江州刺史桓冲、江州刺史袁真等伐燕。初，愔在北府，温常云：“京口酒可饮，兵可用”，深不欲愔居之。愔遗温笺，欲共奖王室，请督所部出河上。愔子超为温参军，取视后毁之，更作愔笺，自陈非将相才，加以老病，乞闲地自养。劝温并领己所统。温大喜，即以愔为会稽内史，而自领徐、兖二州刺史，率步骑五万发姑孰。超曰：“漕运难通，求别道而入。”温不从。

六月，至金乡，天旱水绝，使将军毛虎生凿钜野三百里，引汝水会于清水，引舟自清水入河，舶舳数百里。超又曰：“清水入河，难以通运，若寇不战，运道必绝。因敌为资，后无所得，此危道也。不若举众趋邺，彼必望风逃遁，北归辽碣，若能出战，则事可立决。若恐胜负难必，务欲持重，则莫若屯兵河、济，控引漕运，俟资储充备，来夏乃可进也。舍此二策，而燕军北上，进不速决，退必愆之。贼因此势以日月相引，渐及秋冬，木凋时滞，北土早寒，三军裘褐，只恐于时所忧，非独无食而已。”温又不从。曰：“吾命袁真攻开石门，以通水运，必无阻滞。”遣袁真以五千兵攻石门，又遣朱序攻胡陆，拔之。燕王暉使下邳王慕容厉，以兵一万逆战，被邓遐、朱序合兵出击，两下交锋，未十合，厉大败还，前锋邓遐、朱序又败燕兵于林渚。



七月，温至枋头。燕王暉及太傅慕容评大惧，暉谓文武曰：“太原王已丧，今国内无有良材，晋兵势大，何以迎敌？”

群臣曰：“太原王临终之语，陛下何故忘记？吴王慕容垂有文武之才，何不用之，以兵拒敌？然后使人和好于秦，结为唇齿，请其以兵来救，可破晋兵。”暉曰：“其计虽善，而今晋兵势大，即分兵而来，恐难迎敌，不如走奔和龙。”吴王垂上言曰：“臣请击之，若其不捷，走未晚也，何自纷纷自溃乎？”暉乃使垂率众五万以拒温，垂表乞悉罗腾为从军，暉从之，又遣乐松求救于秦，许赂虎牢以西之地于秦。

却说秦王坚与群臣议论国事，忽近侍报燕王暉使人至，说桓温以兵犯境，敬修国书，求结为唇齿，请相救应。秦王坚曰：“吾正恨其强，欲兴兵讨之，吾不援应。”王猛密谓秦王坚曰：“燕虽强大，慕容垂非温之敌也。若温举山东之众，进屯洛邑，收幽、冀之兵，引并、豫之粟，观兵崤、澠，则陛下大事去矣。今不如与煎合兵以退温；温退，燕亦病矣。我乘其敝而取之，不亦善乎？”秦王坚曰：“卿策甚善。”因此从之，即使洛州刺史邓羌率步骑二万，前来救燕，羌领兵起行。

却说申胤谓封孚曰：“以桓温声势，似能有为，以吾观之，必无成功。何则？晋室弱衰，温专制其国，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，必将乖阻，以败其事。又，温骄而恃众，怯于应变，大众深入；值可乘之会，反更逍遥中流，不出赴敌，欲望持久，坐取全胜，若粮廩愆悬，情见势绌，必不战自败，此自然之数也。”慕容垂兵至洛，谓将士曰：“公等各宜尽心竭力，以报国家。”言讫，急谓范阳王慕容德曰：“今温大兵在此，漕运要从石门来，卿可以重兵前去，紧守石门，粮食不至，则温兵自溃矣。”德从之，乃以所集之兵，出守石门。又谓偏将李邦曰：“温见石门不通，必使人从皋陵运。汝可引军一万，抄山径埋伏险隘，绝其粮道。”李邦引一军去讫。

却说慕容德至石门，谓慕容宙曰：“汝先率一千兵出战。”

宙曰：“晋人轻剽，怯于陷敌，勇于乘退，宜设饵钓之。”德曰：“可以二百骑挑战，余兵分作三处埋伏，待其追而击之。”

于是使宙以二百骑挑战，自将兵分作三处埋伏，计议讫。

宙以二百骑出战，袁真尽以众与战，宙诈败便走，真挥兵追击，至伏兵之所，慕容德当先出拦，两下交锋，真兵大败走回。又被伏兵出截，三下夹攻，真单骑逃回本营收众，折去五千余人。

却说慕容垂以大兵至襄阳屯扎，便差人四门贴起文榜告示，居民无问老小，火速移往睢城暂居，不可自误。晋兵到此不仁，必然伤害百姓。一连差十数次人，催趋使行，百姓皆起身后，唤诸将听令，先差云振带二千人，各将布袋

去溪河上流头埋伏，用布袋装上砖土，拒住浅河之水。到来日三更以后，只闻下流头人马嘶喊，知是桓温兵败，急取去布袋，放水淹之，却顺河杀将下来接应。云振听计去了。吴王垂又唤慕容德：“可引军二千，去博陵边渡口埋伏。晋兵被淹，此处水势缓慢，人马必从此逃命，你可乘势杀来接应。”德领兵去了，垂又唤赵平：“你可引军三千，先取芦苇干柴，放在襄城人家屋上，各处陌头裹角上，却暗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来日昴日鸡，值黄昏后必有大风起，袁真必入城安歇。汝将二千军，先用火箭大炮，放入城中去。火势大作，城外呐喊，只留东门外放走。你却在东门外伏定，败军乱窜，不可拦截，只顾攻击他。败军无心恋战奔走，此乃以寡敌众之道也，必得全功。天明会合，收军便回睢城，不可违误。”赵平听令去了。垂更再唤：“糜玉、刘同，你二人可带二千人，一半红旗，一半青旗，去野外三十里虎尾坡前摆开，青红旗号混杂。如晋军到，糜玉一支红旗走在左边，刘同一支青旗走向右边。他疑，必不追赶。却分兵去西北角上埋伏，只望城中火起，便可进兵，追赶败军。然后，却来白河上流头接应，时刻休误。”二人去了，垂登高望之。

却说晋兵袁真自为前部先锋，引大军一万，战将数员，又有铁骑军二千，从襄邑进发。日当亭午，来到虎尾坡附近。问向导官：“前面离城多少路？”答曰：“只有三十里。”王佃引探马数十匹先行，见坡前人马摆开。王佃拍马抢前，见依山傍岭，一簇人马，尽打青、红旗号，不知多少。晋将王佃把皂旗一招，三千军一齐向前，糜玉、刘同为两队进，青、红旗各居左右，二色旗不杂，队伍不乱。王佃扯住马，令休赶。左右曰：“为何不赶？”王佃曰：“前面必有伏兵，你们只就这里扎住，我自去禀先锋。”王佃一骑马来见先锋，袁真曰：“岂不闻兵法有虚实之论？此是疑兵，必无埋伏，速进兵追之。”

佃再回坡前，提兵直入其左，遍于林下，追寻不见。

此时红日冉冉坠西，袁真叫去抢襄邑安身。军士四门突入，并无阻挡，又不见一人。袁真曰：“此乃势穷，尚带百姓连夜走了。众军权且安歇，来日进兵。”军士各自饥饿，都去夺屋造饭。袁真在县衙安身。初更后，狂风忽起，把门军士来城报火起，袁真曰：“火是军人造饭不小心失火，不可惊动。”说未毕，南门、西门俱来报火起。袁真急令众人上马时，早已满城火着，上下通红，喊声大震。当夜袁真叫将士冒着烟火探路，报说：“东门无伏兵。”袁真冲出东门，门上火滚烟飞，军士逃出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

且说袁真方才脱得火危，背后却有车马赶杀，各军皆要逃命，那里肯回身厮杀。撞着糜玉、刘同，又杀一阵。到四更左右，人困马乏，一大半军破头烂额，却好走到河边，人马都下河吃水，水不过尺，人马皆在河内闹起。上流许

云振望见襄邑城火起，约五更时分已到，只听下流人马喧闹，催军一齐掣起布袋，水势望下流一冲，人马皆溺于水。袁真望水势慢处夺路，来到博陵渡口，喊声大振，一军拦路，慕容德到也。当下慕容德引了军马，从下流头杀将上来，截住袁真掩杀。王佃交斗到三十余合，真不敢恋战，夺路走脱。慕容德赶来，接着厮杀，杀得晋军大败，杀死晋兵三万余人。

时，袁真收拾残兵，来见桓温，称说失利一事，桓温大怒曰：“胡贼安敢如此？”尽起三军，遂至襄邑，漫山寨野而来，与慕容垂大军相遇交战。垂将兵马摆开，横持玉斧立于阵前，以待晋兵。晋兵阵中先锋袁真持刀出马与战，又战上二十余合，真不能抵敌，拨开军器，勒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。背后慕容垂促兵追杀，晋兵又败一阵，走还原屯。

桓温见军战不利，心甚烦恼。忽左右报军中粮尽，来日却无粮草支给于三军等众。桓温愈加忧闷。又探事军人报道：“长安秦王苻坚使邓羌率军三万来救燕。”参军郗超曰：“今吾军数战不利，粮储复竭，秦兵又至，难以进兵，不如焚舟车弃辎重铠仗，从陆道奔回本镇，若秦军一到，必为所擒。”温曰：“事已迫矣！今夜即行。”于是桓温至夜传令，将舟车烧讫，及抛弃辎重铠仗，乃领大军从陆路而走。诸军争欲追之，吴王垂曰：“温初败退，必严设警备，选精锐于后，不如缓之。彼幸吾未至，昼夜疾趋，俟其气衰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

至是温果兼道而进数日，吴王垂令人探知，自率八千骑追之到河南，与袁真、郗超等交战，又战上数十合，晋兵无心恋战，皆弃甲抛戈，望南走溃。又被燕军赶杀一阵。慕容德闻晋兵败走，乃以劲卒伏于东关中，见桓温兵至，两下夹攻，大破温众，斩晋兵三万余人，连追杀五十余里，方始收兵还燕。

却说秦将邓羌闻晋兵败走，使其副将苟池领兵五千抄小路来赶。追至譙城，袁真见后有追兵，喝令军士摆开，自与苟池交战。二人又斗三十余合，袁真大败而逃，又被秦兵大杀一阵，又斩一万余人。秦兵追杀二十余里，亦收兵还国去讫。

温只得收败卒屯于山阴。其时桓温深耻其败，恐朝廷见罪，乃归过于袁真。使人入朝上表云：“袁真为将失略，致败三军，宜贬之以为庶人。”于是晋帝下诏，黜袁真为庶人，诏使桓温还国。行经王敦墓第，读其碑记，叹曰：“可人，可人！”其心亦若是耳！

却说燕王慕容暉谓群臣曰：“今既与秦结好，必得一不辱君命者，往谢之方好。”大傅慕容评曰：“参军梁琛有辩才，其兄梁弈仕于秦为尚书，使其可往。”暉遂使郝晷、梁琛，相继如秦。晷与王猛有旧，猛接以殊礼，问晷东方之事，晷知燕将亡，阴欲自托，颇泄其实。琛至长安，秦王苻坚方畋于万年

，欲引见瑁琛曰：“秦使至燕，燕之君臣，朝服备礼，洒扫宫廷，然后敢见。今秦王欲野见之使臣，不敢闻命。”尚书郎辛劲谓琛曰：“天子称‘乘舆’，所至曰‘行在’，又何野见之有？又《春秋》亦有遇礼，何为不可乎！”琛曰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故行曰‘乘舆’，至曰‘行在’。今四海瓜裂，天下分崩，安得以是为言礼哉？不期而见曰‘遇’，盖因事权行，其礼简略，岂可居容与之所为哉？昔者桓温窥我王略，燕危秦孤，是以秦王恤患，结好交聘方始，谓宜崇礼尚义，以固二国之欢，而忽慢使臣，是卑燕也，岂修好之义乎？”秦王坚乃为设行宫，百僚陪臣，然后延之。琛始入见秦王，称燕王使其谢救危之事。坚心大悦，命群臣排宴饮之。

梁琛之从兄梁弈为秦尚书郎，秦王坚使弈与客馆，琛与弈舍。琛曰：“昔诸葛瑾为吴聘蜀，诸葛亮惟公相见，退无私面。今使之即安私室，所不敢也。”于是秦王坚命于别馆安下。又使弈数问东方之事，琛曰：“兄弟本心，各有所在，欲言其美，恐非所欲问；欲言其恶，又非使臣所得论之也。”

秦王坚使太子延琛相见，秦人欲使琛拜太子，先讽之曰：“邻国之君，犹其君也；邻国之储君，亦何以异乎？”琛曰：“天子之子，尚不敢臣其父之臣，况他国臣之乎？礼有往来，情岂忘恭？但恐降屈为谄耳！”乃果不拜。

王猛知梁琛忠贞，乃劝秦王坚留梁琛，坚不许，琛乃还国。

却说慕容垂既破大司马桓温，大有功绩，威名益振，德望日新，士民皆惮之。时太傅慕容评见其威猛，愈忌之。垂奏将士功赏，皆抑而不行，垂怒之。评恐为患，评乃与太后可足浑氏谋诛太宰格子慕容楷及垂，后命奏知燕王暉。于是，评与燕王暉曰：“吴王慕容垂威名日振，恐不利于国家，陛下宜早图之，不然将难制也。”燕王暉曰：“叔父可缓图之。”于是评出朝，整日思想，计欲害慕容垂。

## 第二三五回 慕容垂逃降苻坚

慕容垂舅兰建知之，急以告垂曰：“太傅慕容评密奏主上，欲害明公及太宰子慕容楷，明公宜先发制人，但除评及安乐王，其余无能为矣。”垂曰：“骨肉相残而首乱于国，吾不忍为也，宁避之于外耳。”世子令曰：“主上暗弱，委任太傅，一旦祸发，疾于骇机。今欲保族全身，不失大义，莫若逃之龙城，游辞谢罪，以待主上之察，感悟得还，幸之大者；如其不然，则内抚燕民，外攘群夷，守险要以自保，亦其次也。”垂曰：“善！”十二月，垂见暉，请叟于大陆，暉许之。因微服带家小将趋龙城，至邯鄲，少子麟素不为垂所爱，逃回告知燕王暉，暉遣精骑追之，垂散骑灭迹得免。世子令请给数骑袭邯鄲，垂曰：“不可。”乃与段夫人及令、宝、莖农、兄子楷、舅兰建及郎中令高弼，俱奔秦。

秦王坚闻恪卒，阴有图燕之志，惮垂不敢发，及闻垂至甚喜，令人郊迎。即唤邓羌至曰：“你可引数十人，带果酒，先去迎接慕容垂，吾随后即来。”羌领命去讫，秦王坚随后即引王猛等亦出迎。时慕容垂自思无投奔处，闻秦王坚宽仁大度，纳贤下士，乃故逃走入秦。行至界上，忽见一队军，约有五百余人，为首一将，轻裘软甲，马首相迎，那员将忙问曰：“来者莫非燕中吴王乎？”垂答曰：“然也！”那员将忙下马诺声：“邓羌伺候已多时。”垂问曰：“莫非邓将军乎？”羌曰：“然也！奉主公秦王令，为大王远涉路途，鞍马驰驱，特命羌奉酒食就护，请大王入国。”言讫，军士捧过酒食，垂自思曰：“人言秦王宽仁爱客，今果如此远接。”羌进酒，垂立饮了数杯，上马同行，来到长安界口。是日天晚，前到馆舍，见两边百余人，拱手侍立门户，击鼓相迎，一将于马前施礼，曰：“奉主公秦王令，为大王远涉路途，特遣某洒扫驿庭，以待宿歇。”垂下马与其同入馆舍，早已安排筵宴相待，酒礼殷勤。

垂父子饮酒至更深，宿一宵。

次日，早膳毕，上马行不数十里远，见一簇人马来到，当中是大秦王苻坚，左有王猛，右有权翼。慕容垂遥见，早先下马。苻坚曰：“久闻大王高名，如雷灌耳。但云山迢遥，各分疆界，不得长听教诲；今辱远临，故特郊迎，请到敝邑，以救渴怀。”慕容垂见秦王坚龙章凤姿，心大喜，乃上马随秦王入城。设筵款待。

坐间只说闲话，数问燕王起居，及平日想慕之情，并不谈及燕中一事。慕容垂待秦王开口，方好谈及投托一事，坚只不提。垂忍耐不住，乃曰：“大王守长安，今统几郡？”王猛曰：“虽有数郡，乃荒邑也。粮少兵稀，权且安身。今晋桓温不时兴兵来侵疆界。”垂曰：“东晋据六郡八十一州，民强国富，犹自不知足耶？”权翼曰：“吾主公生有神异，名应图讖，反不能占据大都，其他皆天地之蝥贼，以霸道居之，故智者不平焉！”苻坚曰：“二卿休言！吾有何德而望居天位，以守城池乎？”垂曰：“不然，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人之天下，惟有德者居之。何况大王仁义充塞乎四海，占正统而即帝位，亦不分外。”苻坚拱手惶恐而谢曰：“如公所言，何敢当之？”

自此一连饮宴三日，并不提起燕中事。

次日复宴，坚举酒向垂曰：“荷将军不外，光降鄙邦，不胜之喜。”又执垂手曰：“天生贤杰，必相与共成大功，此自然之数也。要常与卿共定天下，然后还卿本乡，世守幽州，使卿去国不失于为之孝，归联不失事君之忠，不亦美乎！”慕容垂父子称谢不已。于是以慕容垂为右将军，以金五百与置田宅，每事必与议之。王猛言于秦王坚曰：“今观慕容垂父子，势如狼虎，非可驯之物。若借以风云，将不可复制，不如早除之。”

秦王坚曰：“吾方收揽英雄，以清四海，奈何杀之？且其始来，吾已推诚纳之矣，匹夫尚不可为，况万乘乎？”乃又以慕容垂为冠军将军。

却说梁琛为使于秦，还见太傅评曰：“秦人目阅军旅，聚粮陕东，和协不久，今吴王又往，宜为之备。”评曰：“秦王何如人？”曰：“明而善断。”评曰：“王猛何如？”琛曰：“名不虚传。”既以告，燕公卿皆不然之，惟皇甫真深以为忧。

上疏请选将益兵，以备未然，燕王不听。

却说王猛谓秦王曰：“燕国可伐，可使人去，诈说报燕谢师之礼，而观其衅，然后可发兵去。”是时秦王坚遣石越聘于燕，太傅评示之以奢，尚书郎高春曰：“越信诞而示远，乃观衅也。宜耀兵以折其谋，今乃示之以奢，益为轻也。”评不从，春遂谢病回。时太后尽将国政委评，贪昧不已，货赂流行。官非才举，群下悉愤。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：为宜精选守宰，并官省职，存恤兵家，使公私两遂。删除浮靡，爱惜用度，赏必当功，罚必当罪。如此则温犹可梟，一刀可取，岂特保境安民而已？

疏奏不从。石越见燕之衅回秦，秦王坚大悦。

初，燕王许割虎牢以西赂秦，以退晋兵。晋兵既退，不与，秦王坚使人求其地，燕王谓曰：“行人失辞，有国有家者，分灾救患，理之常也，因是勿与。”秦王坚大怒，遣王猛及梁成、邓羌三人，率马步军五万伐之。先攻洛阳，洛阳降。

## 第二三六回 孙盛作两晋春秋

却说晋大司马桓温闻秦王猛伐燕，急与郗超、王珣等议曰：“今秦将王猛伐燕，倘其得燕，必有窥伺江南之意，以何计防之？”郗超上言曰：“可发徐、兖二州民夫，筑城于扬州、广陵之地，明公以兵徙镇广陵，秦虽有百万之众，不能过也。”

桓温然之，即遣使发徐、兖二州民夫二万人，筑长城于广陵，未经百日筑完。桓温引众徙镇广陵，其时征役频繁，加之疾病，死者什四，因此百姓皆怨恨。

秘书监孙盛作《两晋春秋》，直书时事。史说孙盛，字安国，太原人也。博学善言，见桓温枋头之败，作广陵之城，百姓苦役，流亡将尽，故作《晋春秋》以直书之。桓温闻知，使人察之，使人去长沙窃访，回报曰：“《春秋》内书枋头之事，道明公进无威风来仪之美，退无鹰鹫搏击之用，徘徊湘洲，将为怪鸟。”桓温大怒曰：“虽有失，此安可书吾过事？”言讫，唤从事王珣至曰：“你代我往长沙巡按，收孙盛父子前来，改却枋头一事，免被后人谤议。”当是王珣领命，带从人去长沙，称孙盛受百姓贿赂，私谤朝廷，令使使收之

。乃以槛车收盛父子到广陵。

桓温问盛曰：“汝作《春秋》，吾与汝无仇，何故直书吾失？”盛答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事，以正王法，安敢私意？韩信佐汉亦尝败于楚；孔明兴蜀，亦曾败于吴；枋头一失，书之无私，明公何故发怒？”温无以对，命左右放释之，喝其出去。

而谓其子孙放等曰：“枋头虽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言？若是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耳。”其子放拜谢曰：“明公休虑，吾回请家父改之。”温始大喜，命其改易。

却说孙放出与父孙盛回家，时盛年老家居，性方严，有轨度，子孙放虽斑白，待之愈峻。至是盛在家，经日闲坐，其子放等率诸弟侄，乃共号泣稽颡曰：“桓温奸雄，世之所知，大人若不改书《春秋》枋头之事，则吾家百口必遭其害。”盛曰：“若改其事，则此书无用，后人骂吾不公。”决不许之！时孙放无奈，只得私自改之，使人送与温看，温始悦。

## 第二三七回 王猛举兵伐燕国

初，王猛屡劝秦王务须杀慕容垂，坚不肯，猛思一计欲害之，至是王猛欲令其伐燕也。故请垂子慕容令参其军事，以为向导。将行，猛自造辞慕容垂，垂留饮酒，猛从容谓垂曰：“今当远别，卿何以赠我，使我睹物思人？”垂解佩刀赠之，猛受之而辞去。至洛阳，赂垂所亲使，诈谓垂使者谓令书曰：“吾之父子来此，以逃死也，今王猛疾人如仇，秦王亦心难测，度东门此来悔悟，吾今还东，汝可速发。”令得书疑之，踌躇终日，又不可审复，乃走奔燕去。于是王猛上表称令叛状。垂惧之，而忙出走。及蓝田，秦王坚知之，遣骑兵追之，为追骑所获，来见秦王坚。坚劳之曰：“卿家国失和，委身投朕，贤子心不忘本，亦各其志。然燕之将亡，非令所能存，惜其徒入虎口耳。且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卿何为惧过而狼狈如是乎？”

待之如旧。垂始安不遁。燕人以令叛而复还，疑为反间，徙之沙城。却说秦将王猛攻打洛阳，洛阳守将武威王筑闻知大惊，乃使人入朝取救兵。燕王暉闻知大惊，急使宣太傅慕容评问之。

评曰：“陛下高枕无忧，臣自遣将点兵拒之。”言讫，评与安乐王臧，点起精兵二十万，来救洛阳。安乐王臧自新乐发兵一万人，进而屯荥阳。猛遣梁成、邓羌击走之。

燕州刺史、武威王筑等俱被猛围住，洛阳内无粮草，外无救援，及闻臧败，乃开门出城降。猛纳之，安抚军民，乃将兵七千而去。留邓羌镇金墉，以桓殷伐羌戍陕城而还。

秦王坚因猛伐燕有功，以猛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封平阳郡侯。猛固辞曰

：“今燕、吴未平，戎车方驾，而始得一城，遽受三事之赏，若克殄二寇，将何以加之？”坚曰：“苟不暂慰联心，何以显卿谦光之美。”遂寝尚书、司徒之命。

五月，慕容令自度终不能免，密谋起兵，沙城中谪戍士卒数千人，皆厚抚之。率以东袭威德城处之，诸戍皆应，将袭龙城，弟慕容麟遂使其下以杀令，死之。

秦王猛督诸军复伐燕，秦王坚送猛于灞上曰：“今委卿以关东之任，当先破壶关，平上党，长驱取邺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，吾随亲督万众，继卿星发，舟军粮运，水陆俱进，卿勿以为后虑也。”猛曰：“臣仗威灵，奉成算，灭残胡如风扫叶，不烦銮舆亲犯尘雾，但速敕所司部置鲜卑之所。”坚大悦而返。

六月，王猛与邓羌、杨安等以兵大进，来至壶关。守将田明闻秦兵至，乃移兵出屯城外。次日，正在寨中纳闷，忽报正南上秦兵到了，旗下乃大将杨安。田明乃令军大出，亲与杨安对阵。两军对围，田明横枪立马于阵前，秦军中杨安跃马而出，手执钢刀，厉声大骂：“逆贼敢拒天兵？”田明大怒，挺枪跃马，直取杨安。两马相交，战不数十合，田明被杨安一刀，砍于马下，燕军大败而走。安率众赶散残兵。次后王猛大驱军马杀过壶关城，所过郡邑，皆望风降附，因此燕人大震。

却说黄门侍郎封孚参问司徒长史车胤曰：“今秦伐燕，事将何如？”胤叹曰：“邺必亡矣！吾之家属今在南平，兹将为秦虏，吾验占越得岁星，而吴伐之，卒受其祸，今福德在燕，秦虽得志，而燕之复建不过一纪耳。”

史说车胤，字武子，南平人也。恭勤不倦，博览多通。家贫无油，夏月则取练盛萤火数十以照书，以夜继日而读。及长，风姿美朗，机悟敏速，甚有乡曲之誉。先桓温在荆州，闻名引为主簿，稍迁征西长史。朝廷知名，又迁司徒长史。又善于宴会，每盛坐大宴，而胤不在，众嘉宾皆云：“无车公不进矣！”

又善天文，是时秦兵伐燕，封孚故以问之，后果应其所言。

九月，秦将王猛进兵潞州，时燕王使太傅慕容评以四十万兵至，先立大营，而谓诸将曰：“燕兵虽众，而勇猛不及秦军；秦军虽精壮，而粮草不如吾兵。彼军无粮，利在急战，吾兵有靠，宜且缓守。今猛悬军深入，不如持久，待其粮尽而击之，则秦兵自败矣。汝等各使军人守住险隘，不许有失。”时燕王闻知，使人催战。

### 第二三八回 邓羌寝协司隶战

却说秦将杨安攻燕晋阳久未下，猛闻知，乃遂引兵助攻，使军人暗掘地道



，又使将军张蚝率壮士数百潜入城中，大呼斩关纳秦兵，遂入晋阳。时评屯潞州，猛进兵与相持，遣将军徐成探燕军在何所，期以日中还；及昏而返，猛欲杀之，邓羌固请曰：“徐成，羌部将也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。”猛弗许，羌怒还营，催鼓勒兵将攻猛。猛慌，赦之，羌诣猛谢过。猛执其手曰：“吾试将军耳！将军于部将尚尔，况国家乎？”

猛闻评之为人贪鄙，障固山泉，鬻樵及水，积钱帛如丘陵，士卒怨愤，莫有斗志。猛闻之笑曰：“慕容评真奴才，虽亿兆之众不足畏，况数十万乎？”遣将军郭庆率骑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，烧评辎重，火见邺中。

燕王急问左右近臣，奏说：“太傅评贪鄙，障固山水，鬻樵及水，积钱帛如山，士卒怨恨，不有斗志，被秦人放火烧其辎重。”暉大惧，遣人说评曰：“府库之积，朕与王共之，何忧于贫？若家国丧亡，王持钱帛，欲安所置之乎？”及命悉其钱帛散与军士，且趋使战。评大惧，请战。猛陈于渭源而誓诸将士曰：“王景略受国厚恩，兼任内外，今与诸君共入贼境，当竭力致死，有进无退，共立大功，以报国家。受爵明君之朝，称觴父母之室，不亦美乎！”众皆踊跃，破釜弃粮，大呼竞进。

王猛望燕兵之众，谓邓羌曰：“今日非将军不能破劲敌，将军勉之。”羌口：“若能以司隶见与者，公勿以为忧。”猛曰：“此非吾所主，必须主上许之。必以安东太守、万户侯相处。”羌不悦而退。俄而兵交，猛召羌弗应，猛驰入卧所，就许之。羌乃起，大饮帐中，又呼左右，以美酒二壶至，一饮而荆即披坚执锐，跨上马，与副将张蚝、徐成等大喊一声，运矛驰杀，奔入燕军。燕军人迎人死，马遇马亡，往来冲击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搆旗斩将，杀伤甚众。时羌在于燕阵寻杀太傅评，正遇着燕将李己，两马相交，未上五合，已被邓羌一矛刺死于马下。又杀入阵，遇着燕将吴进，又战，战上二十余合，吴进亦被邓羌杀死。混战一日，燕兵大败。

当慕容评见前军大败，引后军忙退。走还潞州西圩收军，折去燕兵二十余万人。正欲下营传食，秦将邓羌又以得胜之兵，来追至此。又大战一阵，俘斩燕兵五万余人。残兵无心恋战，各自望风溃逃。于是太傅慕容评被羌兵杀得单骑逃命，走还邺城。被王猛大队军马连更代夜，迫至邺城，离东门五里外屯扎。

次日麾兵围住邺城。

却说太傅慕容评单骑走回邺城，入见燕王暉奏知：“秦兵强盛，不能抵挡，致被杀伤众军，臣等独自回来保城。”燕王暉曰：“似此大败，怎生退得秦兵？”评曰：“不如坚守，待其粮尽破之，方可退得。”燕王暉曰：“既如此，卿火速调拨军马守城。”言未了，各门军士人报秦兵围城。于是慕容评急出

点兵，守住各门城池，亦不出战。

却说秦王苻坚闻知使人回报王猛大捷，克陷洛阳，长驱大进。秦王坚留李威辅太子执政，乃自率精兵五万余人，带权翼为先锋，亦赴邺城。王猛出帐远迎，入军中曰：“臣托陛下洪福，诸将虎威，先克洛阳，后拔壶关，所过郡县，皆望风来降。

何劳大王车驾来临？”秦王坚曰：“闻卿孤军深入，朕忧寡不敌众，故以兵来应。”是日，王猛传令军中，装起云梯四十乘，上可容数十人，周围用板遮护，下以轮推之；每一门各用云梯十乘，城上军以箭射之，下面众军各抱矩梯软索，只看城上擂鼓，乘势便上。

此时慕容评见秦兵中装起云梯，四面来攻，已预先办了弓箭，唤军士四百人，分四门各执火箭，待云梯近城，一齐射之。

王猛自料城中无备，大拥云梯，四面竞进，将近壕边，火箭齐发，云梯皆被烧着，城上矢石如雨，秦兵不能前进。王猛怒曰：“汝能烧了吾云梯，须无能解冲车之法！”令军中连夜排冲车。次日，四面擂鼓呐喊而进。评急令运石盘石磨，用藤绳穿，飞击冲车，其车皆折。王猛又取井阑百尺，以射城中，又驱兵运土填壕，评又于城中筑起重墙以御之。王猛见攻不透，令徐成引三千

“镞鏖军”，填断壕堑之处，暗掘地道，欲从城中涌出。评先于城中，就挑掘重壕横截之，于是地道军又不得进。昼夜相攻二十余日，无计可施。王猛在寨中纳闷，忽报正北门攻城军人，拾得降书一封。王猛将来拆开看时，乃是燕王手下散骑常侍徐蔚的降书，约定是夜开北城门与秦军入城。猛视之大喜，下令军人，各个披挂伺候，夺门入城。

却说徐蔚与诸人数百，各严装饱食，至黄昏，俱上马大喊一声，杀出北门边，将守门军尽皆杀讫，以铁斧砍断铁锁，打开城门。王猛听见城中大喊，俄而城门大开，王猛麾兵杀入城去，城中大乱。

却说太傅评见秦兵入城，忙入宫见燕王暉曰：“散骑常侍徐蔚谋反，开城门降秦，今秦兵已入城了，请陛下火速与禁兵走回龙城。”暉大惊，领后妃俱各上马。评持枪拍马当先，杀出西门。正遇秦将王重，交马便战，战十余合，评用力刺死王重于马下，保护燕王暉而行。

时秦王坚入城，传令诸军不许妄杀百姓，于是出榜安民。

次日登殿升坐，慕容垂见燕公卿及故僚各有愠色。高弼密言于垂曰：“今虽国家倾亡，安知其不为兴运之始耶？宜恢江海之量，有以慰结其心，以立覆篑之基，成九仞之功，奈何以一怒捐之？”垂悦，从之，随众而入。

### 第二三九回 秦王坚赦慕容暉

坚闻燕王暉与慕容评走奔龙城，急唤游骑左右将军郭庆曰：“可以兵万五

千追来。”郭庆以兵追至高阳。慕容评见后有追兵大至，白军不满一千，乃单骑自逃性命，往北去讫。郭庆追至，杀散燕兵，巨武执住燕王慕容暉，缚之。燕王暉喝曰：“汝何小人，敢缚天子。”巨武曰：“梁山巨武，奉诏缚贼，何谓天子耶？”言讫，把暉缚之，与郭庆收兵，解暉回邺城，入见秦王坚。坚曰：“吾以兵到此，汝何不降，反逃走乎？”

燕王暉曰：“狐死首丘，吾欲效之，归死于先人之坟墓耳！”

苻苻坚哀之，命放释之而谓曰：“你可还宫，率文武出降，免汝之罪。”因此暉入宫，召集文武百官出降于秦王苻坚，坚皆赦之。燕太傅慕容评走奔高句丽，高句丽执送于秦。凡得郡百五十七，户二百四十六万，口九百九十九万。以燕宫人珍宝，分赐将士。

初，琛使秦归，筛疑梁琛与秦谋，收系于狱。至是，坚召释之曰：“卿不能见机而作，反为身祸，可谓智乎？”琛对曰：“臣闻机者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如臣愚暗，实所不及耳。为臣莫如忠，为子莫如孝，是以烈士临危不改，见死不避，以殉君亲。彼于机者，心达安危，身择去就，不顾家国；臣即使知之，尚不忍为，况非所及耶？”

坚又闻悦绾之忠，恨不及见，拜其子为郎中。坚以猛为使，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、冀州牧，镇邺，悉以评第中之物赐之。守令有缺，令以便宜补授，将士：封赏各有差，州县守长，皆因其旧。以燕申绍与韦儒俱为绣衣使者，循行关东，观省风俗，劝课农桑，赈恤穷困，收葬死亡，旌表节行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，皆变除之。

十二月，秦王坚恐旧燕王暉为患，乃迁慕容暉及其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。王猛上表留梁琛为主簿，坚从之。次日与僚属等宴，语及燕吏，猛曰：“人心不同，昔梁君专美本朝，郝君征说国弊。”参军冯诞曰：“敢问取臣之道何先？”猛曰：“郝君知几为先。”诞曰：“然则明公赏丁公而诛季布也。”

猛闻，大笑而已。秦王苻坚封暉为新兴侯，以评为给事中，皇甫真为奉车都尉。燕故太史黄泓曰：“燕必中兴，其在吴王乎？恨吾老，不及耳。”

初，燕王以宜都王桓将兵为评后继，闻败走和龙，攻辽东，后降秦。秦追击而杀之，留其子凤，年十一，阴有复仇之志。

鲜卑、丁零有气干者，皆倾身与之交。权翼见谓曰：“儿方以才望自显，勿效尔父，不识天命。”凤厉色曰：“先生欲建忠而不遂，此乃人臣之节，君侯之言，岂劝奖忠臣之义乎？”翼敛容谢之。次日，入言于坚曰：“凤慷慨有才器，但狼子野心，恐终不为人耳！宜速除之。”坚不听。

第二四〇回 王猛辞赏不受封

前燕始慕容，以武帝太康六年称公，至暉在位十一年，至此太和五年，被秦王灭之。自廆至暉，共八十五年耳。

却说秦王苻坚既克燕京已定，改号建元元年，大赦秦境，封邓羌为司隶校尉，及杨安、徐成、张蚝等为大将军，进王猛为清河郡侯，又加为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猛上表固辞，不肯受职，秦王坚谓王猛曰：“即若螭蟠布衣，朕龙潜弱冠，属世事纷纭，朕奇卿于暂见，拟卿为卧龙，卿亦异朕于一言，回考筑之雅志，岂不精契神交，千载之会？虽傅岩入梦，姜公寤兆，今古一时，亦不殊也。今天下初定，彝伦始叙，朕且欲从容于上，劳卿心于下，弘济之务，非卿而谁耶？固辞亦不许耳！”王猛曰：“陛下仁德上如尧舜，名姓已应图讖，有天之福，得获燕邦，而燕京之克，乃将佐之力，群帅之能，则小臣何功之有，敢受此禄也？”猛至再至三，固辞不受。秦王坚重四重五，要其受之，王猛终不受。

猛为政公平，拔幽滞，显贤才，外修六业，内崇儒学，劝课农桑，教以廉耻。于是兵强国富，垂及升平，猛之力也。

却说秦王苻坚既得邺都，朝夕与群臣狩于西山，乐而忘归，旬余不返宫内。宫内伶人王洛叩马谏曰：“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；万乘之重，行不履危。故文帝驰车，袁公止辔；孝武好畋，相如献规。陛下为苍生父母，何可盘于游畋？若祸起不测者，其如宗庙何？其如太后何？”秦王坚大悦曰：“晋文公悟愆于虞人，朕今闻罪于王洛，是吾之过。”言讫，重赏王洛，即驰回宫。自此以后遂不复畋。

秦王坚欲以兵讨凉州，恐劳伤军民，乃命王猛为书谕天锡，猛遣人送书与天锡曰：昔贵先公称藩于刘石者，惟审于强弱也。今秦之盛，势振中外，关东既平，将移兵河右，恐非六郡士民所得抗也。君能首降，可保境禄无危。

天锡得书大惧，遣使称藩于秦。秦王坚复使人拜天锡为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

辛未咸安元年正月，秦王坚与丞相王猛商议，徙关东豪杰及离夷十五万户于关中，处乌桓于冯翊、北地，丁零、翟斌于新安、浍池。

却说吐谷浑王辟奚闻秦王坚灭燕，恐来攻己，乃遣使送马千匹，金银五百斤于秦。秦以辟奚为泓川侯。辟奚好学，仁厚而无威权，第三弟专恣，国人患之。长史钟恶地与司马乞宿云收杀之。辟奚由是发病恍惚，命世子视连曰：“吾祸及同生，何以见之于地下？国事汝自治之，吾余年残命，寄食而已。”

遂以忧卒。视连立，不饮酒、不游畋者七年，军国之事，委之将佐，恶地谏以为人主当自娱乐，建威布德。视连泣曰：“孤以先世以来，以仁孝忠恕相

承，先王念友爱之不终，悲愤而亡；孤虽篡业，尸存而已，声色游娱，岂可安也。威德之建，当付之将来耳。”

时，王猛以潞州之功，请秦王坚以邓羌为司隶。秦王坚下诏曰：“司隶之职，董牧皇畿，吏责甚重，非所以优礼名将。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，实贵之也。羌有廉、李之才，朕方委以征伐之任，北平匈奴，南荡扬、越，羌之任也。司隶何尽其才？”乃封镇军将军，位特进。羌虽不悦，无敢忤旨。

#### 第二四一回 桓温废主立新君

十月，晋大司马桓温闻秦破燕，遂令参军王珣、桓伊引兵乘衅而入，攻寿春。寿春守将袁瑾闻燕已灭，恐孤不敌，乃守城求救于秦。秦兵未至，攻陷其城，执袁瑾而归。王珣、桓伊分兵戍守，勒兵还镇，来见桓温，称克寿春之捷。温因益喜王珣。时温恃其才略位望，阴蓄不臣之志。尝抚枕叹曰：“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！”时，士杜晁能知人贵贱，温召问之，晁曰：“明公勋格宇宙，位极人臣。”温不悦，而温意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，还受九锡。及被枋头之败，威名顿挫，今克寿春，次日聚集诸将，因谓将军郗超曰：“今克寿春，足雪枋头之耻乎？”超曰：“未也。”久之，温不悦，命诸将各散，因留郗超于中军同宿，问曰：“吾意欲立霸王之基，君有何谋？可指教之！”郗超曰：“明公当天下之重任，今以六十之年，败于大举，不建不世之勋，不足以镇愜民望。”温曰：“然则奈何也？”超曰：“明公不为伊、霍之举者，无以立大威权，镇压四海。明公何不效伊、霍故事，入朝奏太后，废弈帝立会稽王昱，举行周公居摄之事？则威权日长，大业成矣！”温曰：“其计大善！奈弈帝守道，恐招时议？”超曰：“不诬之过，焉能废立？宫门重闭，床第易诬，言帝为阉，废必成矣。”温善之，二人计议已定。

次日，桓温领诸将佐带铁甲军一万，离广陵，入建康。于省中设宴，会集公卿，令郗超将甲士千余，侍卫左右。是日，太傅与百官皆到，酒及中巡，温按剑曰：“大者天地，次者君臣，所以为治。今皇帝先在藩，痿疾为阉，难以奉宗庙之主，吾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废帝为东海王，立会稽王昱为君，汝大臣意下如何？”群臣惶怖，莫敢对。过了半时，方应曰：“太甲不明，放之于桐宫；昌邑有罪，霍光废之；今上富于春秋，未有不善，请再议也。”温曰：“竖子！天下事在我，我今为之，谁敢不从？将谓我剑之不利也？敢有阻大议者，皆按军法！”百官震栗。忽又一人出曰：“周公阿冲，匡扶皇家，今君依霍光故事耳！”温视之，乃抚事将军王彪之也。温悦之而谓曰：“卿言达理。”当彪之全无惧色，其余群臣咸惧，皆云：“一听尊命。”

至十一月朔，桓温令郗超带甲士五千人，入太极前殿，请太后出殿，奏曰：“弈帝先居在藩，夙有痿疾。今闻不堪皇统，难奉宗庙，臣与群臣商议，依

伊、霍故事，请懿旨废弈帝为东海王，立会稽王昱承大位。”太后惊曰：“何得此言？既有痿疾，为何其美人田氏、孟氏生有三男子耶？”桓温曰：“臣窃闻朝野老少皆言三男是帝所幸嬖人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等所生，既无此情，如何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等参侍内寝，不出宫乎？”

太后亦惑之曰：“既有其事，任卿主意。”因此温请太后归宫，即使散骑常侍刘享，以甲兵五百人入宫，收帝玺绶。弈帝不敢推辞，即取付之与享。享捧出交温，温与群臣出迎会稽王昱入殿，请上御座。温与群臣拜舞，呼万岁。礼毕，称号太宗简文皇帝，以辛未为咸安元年。桓温又奏请弈帝为东海王，命别迁置，文帝从之。

却说弈帝被废，朝罢入内。着白绸单衣，领属步下西堂，乘犊车出宫，涕零如雨，群臣拜辞，莫不欷歔，送其就藩。

至十二月，桓温又奏文帝曰：“今废东海王，宜依汉昌邑王故事。”帝曰：“然！”乃改封东海王为海西郡公。时桓温又奏曰：“今弈帝已废，今武陵王歆现执大兵，倘有异志，难以制之。今幸来朝，请陛下诛之。”文帝曰：“武陵王无罪，何以杀之？”温曰：“不杀，恐有后变。”帝曰：“待其变而诛之。”温再三奏诛武陵王，文帝不听。次日下手诏曰：“若晋祚灵长，公便宜奉行前诏：如其大运去矣，请避贤路。”温览之，流汗变色，不敢复奏矣。

桓温自废立之后，威振内外，文帝虽处尊位，拱默而已。

及出朝，侍中谢安见而遥拜，桓温曰：“谢卿何事？”安曰：“方今天下别无英雄，惟明公耳！自古以来之将相，未有君拜于前，臣揖于后。若非明公之功德震于四海，岂有其敬耶？今明公盛德巍巍，虽伊尹、周公莫可及也。”温曰：“焉敢望此？”安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也。”由然桓温遂悦谢安。次日入朝奏文帝，以谢安为大司马，帝从之，而安受职。安奏帝降诏，加封桓温为丞相，入朝辅政。

桓温奏曰：“臣本宜在朝以奉陛下，奈姑孰一郡，乃国之障屏。今秦之方强，常有窥觐之意，倘若有失，江南难定，臣请还镇。”文帝曰：“丞相乃朕股肱，去之何依？可留京师，同辅朝政。”温曰：“臣犹在外，以据秦寇，胜在朝廷。”言讫，拜辞文帝，即出朝门，领诸将佐还姑孰，百官皆送起程。

温归后，以郗超为中书侍郎，凡事表奏，温常使其入朝探听事因，往来朝廷，自此后，温名复振。

当时“荧惑”守“太微”端门，逾月而海西废，至是又逆行人“太微”，文帝甚恶之，谓中书侍郎郗超曰：“命之修短，本所不计，故事无复，近日事耶？”超曰：“大司马臣温，内固社稷，外恢经略，非常之事，臣以百口

保之。”超以温故，朝中皆畏事之。谢安尝与左卫将军王坦之共诣超，日旰未得前，坦之欲去，安曰：“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？”

壬申二年，时当南郊祭祀天地，文帝欲大赦天下。王彪之奏曰：“中兴以来，郊祀往往有赦，愚意当谓非宜。何者？黎庶将谓郊祀必赦，至此凶愚之徒，复生侥幸之心矣！”帝从之。

## 第二四二回 文帝崩立孝武曜

简文帝有疾将危，命近侍书诏，召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。时谢安、王坦之二人，入内视疾。帝曰：“朕命不苏，今遗诏与大司马，令其依周公居摄故事，汝二人尽忠王室，同佐吾儿。”谢、王二人，闻帝以诏遗桓温行周公居摄事，王坦之即取其诏于帝前毁之曰：“此事不可行，若行其事，则晋祚必移矣！”帝曰：“天下得来德运，卿何所嫌？”坦之曰：“天下，轩辕之天下，陛下何得轻以与人？”帝始曰：“从卿改之。”坦之改诏，以大司马桓温行诸葛武侯丞相故事，把与帝观，帝观数四讫，付与王、谢二人受之。

时桓温既兼文武之任，屡建大功，加以废立，威振内外。

帝虽处尊位，守道而已，常惧废黜。大司马长史顾悦之与简文帝同年，而发先白，侍帝左右，帝问悦之曰：“卿与朕同庚而发如何先白？”对曰：“松柏之姿，经霜独茂；蒲柳之质，望秋先零。”简文帝大喜其对，以此重之。

时中书侍郎郗超曰：“请帝急省其父。”帝谓曰：“致意尊公，家国之事，遂致于此！由吾不能以道匡卫，愧叹之深，言何能谕？”因咏庾阐诗云：“志上痛朝危，忠臣哀主辱。”

遂泣下沾禁。帝虽神识恬畅，而无济世大略，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，便清谈差胜耳。

不数日，简文帝崩世，百官举哀发丧，殡葬高平陵。当群臣疑惑未敢立嗣，次日侍中谢安聚集文武百官于朝堂，而谓曰：“今孝文崩世，宜立太子登基，诸公计议如何？”群臣皆对曰：“此须待大司马桓温至处分，我等不敢定义也。”当太尉王彪之正色谓众曰：“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，今天子已崩，太子即位，大司马何容有异？若先面谕，必反为所责矣！”谢安曰：“王武叔之言是也！”于是群臣莫敢逆之，乃请太子司马曜登皇帝大位，群臣皆呼万岁。礼毕，改元宁康，以谢安为大司马，以王彪之为尚书令，二人总摄内外，共掌朝政。

时宫室朽坏，谢安更欲营建宫室，与彪之商议。彪之曰：“强寇未灭，正是休兵养士之时，何可兴费工力，劳扰百姓耶？”安曰：“宫室不修，后世谓人无能。”彪之曰：“任天下事，当保国安家，朝政允洽，岂以修屋宇为能耶？”因此不营建宫室。

却说秦王苻坚以王猛功高，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王猛不受固辞，章三四上，秦王坚不许，曰：“朕方混一四海，舍卿谁可委者？卿之不得辞宰相，犹朕之不得辞天下也！”于是猛为丞相，坚端拱于上，百官总己于下，军国之事，无不由之。

猛刚明清肃，放黜尸素，显拔国滞，劝课农桑，练习军旅，官必当才，刑必当罪，由是国富兵强，战无不克，秦国大治。坚敕太子户及长乐公丕等曰：“汝事王公，如事我也。”

阳平公苻融年少，为政好新奇，贵苛察治也。申绍数规正，导以于和，融虽敬之，未能尽从。绍出为二北太守，融屡以过失闻，数致谴让，融先因不用绍言，尝坐“擅起学舍”，为有司所纠。问绍谁可使者？绍曰：“燕尚书郎高泰，清辩有胆智，可使也。”融使泰至长安，见猛曰：“昔鲁僖以泮宫发颂，齐宣王以稷下垂声，今阳平公开建学舍，乃烦有司举劾，明公惩劝如此，下使无所垂罪乎？”猛曰：“是吾过也！”事遂释。

猛因叹曰：“高子伯岂阳平所宜吏乎？”言于秦王坚，坚召见问以为治之本。泰曰：“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审举，审举在核真，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。”坚曰：“所谓辞约而理博矣。”以为尚书郎。固请还，许之。

坚闻桓温废晋帝为海西公，谓群臣曰：“桓温前败灊上，后败于枋头，不能思愆免退，以谢百姓，乃更废君以自悦，六十之叟举动如此，将如四海何？谚曰：‘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’，其桓温之谓乎？”群臣服其论。

时王猛为丞相，百姓丰乐，自长安至于诸州，皆夹道树槐柳。二十里一亭，四十里一驿，行者取给于途，工商负贩者皆集于道。百姓歌之曰：“长安大街，夹道杨槐；下走朱轮，上有鸾栖；美彦云集，诲我氓黎。”因是长安皆乐念之。

却说秦王苻坚封其弟苻融为冀州牧，令出守其地。融遂促装，停宿灊上，明日欲行。母后苟氏甚爱苻融，不舍其别，其夜私自离宫，来至灊上，嘱子苻融出外自要保重。其夕，秦王坚与太史令魏延同宿前殿，当魏太史延起观天象，忽后妃星昏暗，因上表奏秦王曰：“今夜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，左右阁寺不见，主后妃移动之象。”秦王坚大惊，至天明入宫省问，时苟太后在灊上，看苻融冀州去了，方回宫内，左右侍候宫人始知。当秦王审问，即以此事启知。秦王坚曰：“天道与人何其不远焉？”因此遂重星官。

时太史令张孟又奏曰：“臣掌司天，昨夜彗起尾箕而扫东方，此乃燕灭秦之象，今慕容垂父子在此，臣恐不利社稷，请早除之。”秦王坚曰：“今天下大定，谁敢有贰？卿莫谗害忠良也。”当阳平公融上请除之，坚曰：“朕方混一，以六合为一家，视夷狄为赤子，汝宜息虑，勿怀芥蒂。大惟修德可禳灾



，苟能内求诸己，又何惧外患乎？”由是不纳。更以慕容暉为尚书，以慕容垂为京兆尹，慕容冲为平阳太守、冀州牧。苻融闻知，上疏谏之，秦王不听。忽光明殿有人大呼，谓苻坚曰：“甲申乙酉，鱼羊食人！悲哉无复遗！”坚命近侍执之，俄而不见，坚甚疑之。

#### 第二四三回 王谢新亭迎桓温

癸酉二月，谢安与王坦之同群臣商议，使人持诏书报知丞相桓温。使人临行，谢安密嘱，若问，如此如此对之。使人得其语，来姑孰呈上诏书，桓温读讫，问之曰：“文帝临崩，有何遗诏？”使人曰：“圣上崩世，遗诏国家之事，一禀于丞相。

嘱咐太子登位，敕丞相如诸葛武侯故事，别无余言。”桓温因是令使人还朝，使人去讫。

丞相温既知简文帝崩世，群臣立太子登基，心中大怒。恨文帝曰：“汝乃会稽散人，吾立汝为帝，临终当禅位还我尔，不然，以吾为周公居摄事，如何遗诏为诸葛武侯故事也？”遂问计于郗超，郗超曰：“帝遗诏丞相为诸葛武侯故事，却是虚谬也，必是谢安、王坦之之谋。丞相来日入朝，先使人去京师入内，召谢安、王坦之二人，自来新亭候接，同议攻北大谋，二人欣然肯来，必无他意；若是不到，必有异谋。丞相入朝，先收此二人，然后废武帝，大事定矣。”温曰：“倘二人来，如何区处？”超曰：“丞相于壁衣中置埋伏刀斧手于两边，我在帐中，听言语动静，如若不善，即呼刀斧手出杀之；如无拒丞相之意，不可妄行，恐失民心。宜与之好，同人京师，把握朝权，待其加公九锡，然后可议大谋。”温曰：“然！”计议已定，使人入朝召王、谢二人，迎至新亭，同议国事。温一边收拾军马起程，称脱来赴山陵，止停新亭，以待二人。

却说孝武帝设朝，文武班齐，万岁礼毕，忽近侍奏大司马桓温有使至，称其来赴山陵及朝新帝，召谢安、王坦之二人来新亭候接，其余群臣，十里外迎接。帝谓谢安、王坦之曰：“今大司马来朝，召卿二人，必有他故，此事如何！”时群臣皆曰：“今桓温来朝，必有异心，故召王、谢二人至新亭以害之，然后来篡大位，望陛下陈兵以备，休使谢、王二人远迎。”当王坦之心中甚惧，曰：“此事实真，若臣等去接，正中其谋。”

只有谢安神色不变，谓坦之曰：“若依君等与之议，则误国家之大事，反危社稷也！桓温虽有不臣之志，未敢便行；彼疑有遗诏，加他九锡，恐吾二人藏之，故召吾；二人问明，吾与君不去，温疑是实，心背朝廷；晋祚存亡，决于此行。”帝意遂决曰：“二卿可前去迎。”群臣曰：“谢、王二公去，臣等亦请同行。”帝曰：“若有不礼，卿等速使人先报宫廷，以备不虞。”群臣曰

：“然！”因此谢安、王坦之与群臣同行。

时御史中丞高崧戏谓谢安曰：“卿屡违朝旨，高卧东山，诸人每相与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将如苍生何？今日之危，百姓亦将如卿何？”安虽有愧色，亦谓崧曰：“桓温剑虽锋利，不能便诛吾也！吾岂比深源睥睨社稷，闻难欲去位以避之，汝何相嘲耶？”言讫，与坦之接至新亭，坐候一时，桓温与诸将至，其时日已落西，温军将扎住行营安歇。

次日，桓温令郗超埋伏刀斧手于帐两边，超伏于帐后，以听谢、王二人动静。谢安、王坦之二人先进入见桓温，各施礼毕。温命二人坐，坦之惊得汗流沾衣，倒执手版；安从容就席，谈笑自若。安坐定，窃见壁衣中皆伏刀斧手，即谓桓温曰：“安闻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，明公何须壁后置人耶？”温笑曰：“正是不能不尔耳！”温因此遂命刀斧手退。郗超正卧帐后，听谢、王二人言语，忽然风起，吹动帐开，谢安看见笑曰：“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！如何不出一见？”超慌忙走出相见，各行礼毕，远远坐住，是以不能行计，只得相陪。当谢安言于温曰：“先王崩世，遗诏明公行蜀汉诸葛武侯故事，我等正欲涓吉承迎乘舆入朝辅政。今幸丞相车驾来至，迎接不及，望丞相恕愆！”温曰：“我有何德，敢慕武侯？”安曰：“丞相盛德巍巍，何谓无也？虽伊尹、周公弗能及耳！”因此温与安相悦，攀话笑语移日。当温又问曰：“先帝已崩，君等以何议谥？”

安曰：“臣等以其平易不訾门‘简’。慈惠爱民曰：‘文’，谥为简文皇帝。”言讫，安取自所作谥议与温看讫。温以其谥示群下曰：“此谢安石碎金也。”众曰：“果经纬天地之才。”

因谈论至日昃，谢安、王坦之二人拜辞而出，桓温亦送出来，见百官皆拜于道侧；温命百官入中军相见。时百官入中军见温，中军大陈兵卫，百官朝士，有位望者皆战栗失色，只得入见。

拜礼毕，温曰：“劳百官远迎，即便还朝，免此伺候。”于是百官朝士，辞桓温而归朝。

却说桓温次日至山陵拜讫，不及入朝，忽然得玻连卧二十四日，不能起坐，晋孝武猝闻知桓温连日寝疾不见，乃使谢安、王坦之二人来视其疾。安与坦之直入卧内，二人施礼讫，曰：“连日不见公颜，何期尊体欠安？”温曰：“人有旦夕祸福，故有是尔。”温又谓安曰：“孤昔灭蜀都，克寿春，多负勤劳，如江南无孤一人，正不知几人称霸，几人王，天下碎裂矣！今新帝登位，岂识我之大功，而以我为丞相，未加九锡，此所以吾愧之。吾今疾甚，日下就回姑孰，汝将此语与圣上稟知。”安曰：“明公功盖天下，德播华夷，莫道封王，禅位皆宜！明公今还贵镇，保重尊体，我等与众臣保奏孝武加公九锡必

矣。”于是温大悦，使二人清还。谢安、王坦之直辞归去，桓温令郗超领众，一同还朝。

却洗安言于坦之曰：“吾观丞相桓温，不久必亡，适问所议九锡之事，密缓藏之在心，延而视之，只我与君知也，不可漏泄。若温病瘥，加封其王；如不起，即息其议。”坦之曰：“此计可矣！”因此二人密缓其事，延待看之。

桓温还姑孰，疾病转添。召弟桓冲并子桓熙至床前，嘱冲曰：“吾自总角，便知用兵之道；至弱冠，屡立边功，纵横天下二十余年矣。今吾不济，托汝后事：吾世子桓熙才弱不堪重任，四子桓祎极是蠢愚，不辨菽麦；幼子桓玄，异而有志，今年五岁，汝善导而袭之。吾死之后，汝不能不代领其众，其权可要自执，休付他人，自取灭亡之患。”言讫，泪如雨下。桓冲又曰：“吾兄百世后，诸子之中，谁袭兄职？”温曰：“桓玄虽幼，可以立之。”冲问：“安、坦之二人何如所在？”温曰：“渠等不为汝所处分也。”言讫而亡。桓冲即时收殓殡葬，直写表申奏朝廷，乃以少子桓玄为嗣，袭封南郡公。桓冲自代温任，尽忠王室。时群下王珣等，欲冲入朝，诛除朝中元宰，把执时权，冲不从。

却说桓玄，字敬道，一名灵宝，是桓温之子也。其母马氏与同辈尝夜坐于月下，忽见流星坠于铜盆水中，如二寸火球，湛然明净，同辈竞以瓢捞，独马氏得而吞之，若有感，遂有妊面生玄。玄生时有光照室，使人筮占，占者奇之，故小名灵宝。

桓温甚重爱之，临终立以为嗣，时年五岁，桓冲立为南郡公。

#### 第二四四回 苻坚举兵取汉中

却说秦王苻坚闻简文帝崩，桓温又死，遂与群臣商议取江南之计。当王猛上言曰：“江南急未可攻，宜先取汉中，以得胜之兵，再取江南，可一鼓而下也。”秦王坚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遂使邓羌为都督，徐成、杨安、张蚝为副将，领兵十万，分三队而去。次日，邓羌、杨安将征西军士分为三队，前部先锋徐成，后队张蚝，押运粮草。

即将起程，早有细作报入汉中，鲁荣忙使人至梁州，唤弟鲁卫回来，商议退敌之计。卫曰：“汉中最险阳平关，我去当依山傍林，下千余寨栅，迎敌秦兵，兄在汉宁，尽发粮草接应。”鲁荣遣大将杨仕、杨钦带五千军马，以助其弟，即日便起，到阳平关，下寨已定，与邓羌两边相持半月余，各不相胜。羌传令退军，徐成进曰：“敌势未必强，公何自退焉？”羌曰：“吾料贼兵，每日提备，急难取胜，吾退军回，贼兵必定赶之，吾分轻骑抄袭其后，胜贼必矣。”成等曰：“都督神机，莫可测也！”于是杨安、张蚝分两路，各引轻骑三千，取小路去取阳平关后，邓羌大军尽拔寨起行。杨钦听知秦兵退，请杨仕商

议曰：“今羌退兵，可乘势击之。”仕曰：“邓羌诡计极多，未必真实，不可追赶。”杨钦曰：“你不去，我当自去。”杨仕苦谏不从，杨钦起五寨人马前进。是日大雾漫天，对面皆不相见，杨钦军至半路扎祝却说杨安军抄过山后，见重雾垂空，又闻马嘶人语，恐有伏兵，急催人马速行。正说间，到杨钦寨前，内有几个守寨兵士，听得马蹄响，只道是杨钦兵回，开门纳入。军马一涌而入，放起火来，五寨军士大乱，尽皆弃寨而走。当杨仕将及雾散之时来探消息，五寨一齐火起，杨仕引兵来敌，与杨安战不数合，背后张蚝兵到，杨仕杀开一条路，望汉宁、巴州而逃。杨钦正要回时，已被杨安、张蚝占定寨了，背后秦兵赶杀，两下来攻，杨钦等军大溃而走，又被秦兵后追，无心恋战，领了败军投阳平关。鲁卫知二将败走，各营已失，半夜弃关奔南郑、巴州去讫。羌得了阳平关诸寨。

鲁卫、杨仕来见鲁荣，言二将失了隘口。鲁荣大怒，欲斩杨仕，仕曰：“某曾劝杨钦休追秦兵，钦不肯听从，故有此败。仕再乞一军，前去搦战，必斩秦兵；如不胜，愿依军令，斩首阶下。”荣命即去，杨仕上马，引二万军离南郑，往汉宁、巴州而去。

却说杨安劝邓羌进兵，羌言不可，安曰：“安乞一军，前去哨路。”羌即令安领五千骑望南郑路上来。正迎杨仕，两军摆开，仕遣裨将昌倚出马，与安交战，不两合，被安一刀砍于马下。杨仕自挺枪出，与安斗三十合以上，不分胜负，安拨回马走，仕赶来，被安使拖刀计，斩杨仕于马下，军众大败而回。

羌知安已斩杨仕，即时催军直逼成都城下下寨。鲁荣惊得手足无措，忙与弟鲁卫收拾库中宝物，不敢回朝，乃领从兵五千，弃城走入南蛮去讫。

邓羌见鲁荣走，令诸将勿追，引众入城，分兵守定。又遣杨安与朱彤以兵二万人入寇梓潼、涪城。

史说梓潼太守姓周名虓，字孟威，素有节操，闻苻坚遣杨安等以兵来寇，恐梓潼不固，乃引众退守涪城；又忧不能保全，使副将刘仁率步骑送母妻还南；将至江陵，被杨安细作窃知，报与杨安知之，安谓朱彤曰：“今周虓送母妻还国，卿领一军，星夜从间道去，追获其母妻，则周虓自然降矣。”彤曰：“将军率兵向涪城，吾引一军星夜去追。”于是朱彤率精兵五千，抄小路，先抵江陵南路，未及半日，只见刘仕引一千兵送虓母妻到，被朱彤获之，勒兵回见杨安，同致涪城。杨安将虓之妻母，到城下高叫周虓曰：“君早纳降，保全母妻，不失孝道；如若不降，先杀汝母妻，然后攻城。”周虓见母妻被缚在城下，乃号泣谓众曰：“吾欲尽忠，奈母亲被劫，若不出降，必受其害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无以报恩，反贻以祸，人子之心何以安乎？”言讫，遂下城开门纳降，因此杨安等将兵入据涪城，使朱彤押送周虓其母妻，与羌

大军还京，来见秦王苻坚。

坚大悦，以周虓为尚书郎，虓固辞不受曰：“虓受晋国厚恩，以至今日，但老母见获，失节于此，母子获全，秦之惠也，虽公侯之贵，不以为荣，况郎任乎？”坚乃止，遂使人监视，不与还国。虓每见坚，或箕踞而坐，呼之为氏贼。尝值元会，仪卫甚盛，坚问之曰：“晋朝元会，与此何如？”虓攘臂厉声曰：“犬羊相聚，何敢比拟天朝？”秦人见虓不屈，屡请杀之，坚待之弥厚。

## 第二四五回 王猛疾疏谢秦王

甲戌二年二月，孝武帝设朝，闻桓温死，降诏以谢安为总中书。时天子幼弱，外有强臣，安与坦之尽忠辅卫，晋室幸得太平。而谢安好声律，期功之惨，不废丝竹，士大夫多效之，遂以成俗。当王坦之以书苦谏之曰：“今主上幼弱，藩臣多强，以为元宰如何不出趋朝参理政事？而嗜声律，期功之作，不为苍生国家之计耶？”又曰：“天下之宝，当为天下惜之，勿使弃之也！”安不能从，犹是人竞效之。

乙亥三年夏五月，王坦之卒，少帝以谢安为扬州刺史，桓冲为徐州刺史。

六月，秦清河武侯王猛寝疾，秦王坚亲为祈郊庙，又遣侍臣祷河、岳，为猛祈禳。猛疾少瘳，乃遣人入朝上疏，秦王坚开读曰：不图陛下以臣之命而亏天地之德，开辟以来，未之有也。

臣闻报德不如尽言，以垂歿之命，窃献遗忠：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方，声教光乎六合，九州百郡，十居其七，平燕定蜀，有如拾芥。夫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，是以古先哲王，知功业之不易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伏惟陛下，追纵前圣，天下幸甚！”

秦王坚览之，悲恸流涕，是日亲与太子至丞相府中，视王猛之疾，访以后事。秦王坚与太子诸臣，直入卧内。秦王坚曰：“数旬不见卿朝，谁知卿疾甚重，朕甚隐忧，代祈郊庙，以庇于卿。今来视卿，倘尔不豫，有何见示？”王猛曰：“陛下明见千里之外，古今兴亡，必所尽知。然晋室僻处江南，乃正朔相承，上下安和，臣歿之后，愿勿以晋为图。鲜卑、西羌，我之仇敌，终为大患，宜渐除之。”言讫而卒，年五十二岁。

秦王坚与群臣皆大哭之，坚谓太子苻宏曰：“天不欲使吾平定六合耶，何夺吾景略之速也！”言毕又哭，命大殓化之讫，乃大哭，引太子宏归宫而去。

次日，大宛国进贡，献大马千里驹，皆汗血，朱鬣五色，凤鹰麟身，及其他珍异宝五百余种至。秦王坚谓百官曰：“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，咨嗟美咏，今大宛所献之马，其悉返之，庶克念前王，仿佛古人耳，汝群臣可作《止马诗》，而遣其使还国，示无欲也。”于是群臣作《止马诗》，令使人领前宝物

，还国去讫。

先是高陆人王木，穿井得龟一只，大三尺，背有八卦。木进于秦王坚，坚命养之于池中，日以粟与之食，及此而死。太仆奏知秦王坚，坚命藏其骨于太庙。其夜，庙丞高虜梦龟谓之曰：“我出本将归江南，遭时不遇，陨命秦廷。”次日，高虜大惑其梦。又有一人至谓虜曰：“吾昨夜梦神龟言吾三千六百岁而终，终必妖兴，亡国之征也，此梦未审主何吉凶？”虜意遂明，乃曰：“不主甚事，主国家不久衰也，汝休得漏言。”

因此二人秘之，不敢传出。

却说秦王坚自平诸国之后，国内殷实，遂示人以奢侈，悬珠帘于正殿，以集群臣。尚书郎裴元略谏之，秦王坚大悦，命去其珠帘，以元略为谏议大夫。

初，秦王坚母少寡，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，史官载之于史。

至是坚樞起居注》观之，见其事惭怒，即焚其书，大检史官，将加其罪，时著书郎赵泉等已死，始乃止之。

## 第二四六回 姚萇以兵下凉州

丙子太元元年，是岁北凉亡。却说张天锡初杀其侄张玄靚，自立为凉王，改元凤凰。天锡在位，荒于酒色，不亲庶务，黜世子大怀而立嬖妾之子大豫，人情愤怨。秦王坚以天锡臣道未纯，遣将军姚萇、梁熙等将兵临西河，尚书郎梁殊曰：“未可动兵，可先使人征其来京，如不朝，方可讨之。”于是，坚使梁殊奉诏征之曰：“如有违命，即进师扑讨。”梁殊至姑臧，天锡会官属谋之，官属皆怒曰：“吾世事晋国，忠节著于海内，今一旦委身贼廷，丑莫大焉；且河西天险，若悉境内精兵，右招西域，北引匈奴以拒之，何遽知其不捷也？”天锡攘袂大言曰：“孤意决矣，言降者斩！”乃谓秦使梁殊曰：“君欲生归乎，死归乎？”殊曰：“君先降秦，秦王遣吾征君，君不去，莫道杀吾，其不久且自将杀耳！”辞气不屈，天锡怒曰：“杀之！”其母严氏泣曰：“秦王横制天下，兵不留行，汝若降之，犹可延数年之命，今既抗衡，又杀其使者，亡无日矣！”天锡使将军马建率众二万拒秦。

三月，秦王坚闻天锡杀其使，以姚萇为扬武将军，将兵五万前来伐凉。史说姚萇，字景茂，乃弋仲二十四子也，其兄死了，恐孤不能立，乃率诸弟降于苻生。苻生被杀，苻坚代位，甚亲宠萇，故使其伐凉，令其立功。

此时姚萇、荀萇二将领兵直至凉州，逼城下寨。

时凉王张天锡方饮酒，闻秦兵攻城，惊得面如土色。左右曰：“今秦兵甚强，难以拒敌，不如早降，以安百姓。”天锡于是令四门立起降字旗，锡引诸官开城门，面缚至姚萇寨中投降。姚萇大喜，置酒相待。次日，领众入城，百姓耆老香花迎接，姚萇以善言抚慰。天锡命左右杀牛宰马，犒劳秦军，一面使

人以金宝名马，进贡入秦，来降秦王。坚闻凉王来降，受其宝物，颁诏封锡为归义侯，抽回姚萇等三军人马，俱各还秦。

## 第二四七回 苻洛以兵伐北代

却说北代王什翼犍设朝，聚集文武，谋议国事。却有部下长孙斤，恨代王不录用己，乃私藏利刃，杂在文武班中。时代王什翼犍在御座坐议国事，长孙斤插刃直上，来刺代王。当太子拓跋实见长孙斤以刃进前，大喝：“反贼！休得无礼！”被长孙斤手起刃下，杀死太子实，又来刺什翼犍。手无兵器，长孙斤以刃刺中，什翼犍便走，中伤左臂。当殿下文武，各拥抢进，将长孙斤缚住，代王复坐，命将长孙斤痛打一百，将出诛之。当日代王见太子实被杀死，哭无休止，乃命文官作文追谥为“献明皇帝”。至七月，太子妻秦氏生皇孙，代王与其取名，名曰拓跋珪。

十月，秦王苻坚大会群臣于光明殿，命文武各赋诗以进。

时秦州别驾天水姜平子持诗进上，秦王坚看诗上有一‘动字，直而不曲，秦王坚问曰：“卿诗上有一丁字，如何直而不曲乎？”平子曰：“臣丁至刚，不可以屈，且曲下者，不正之物，未足献也。”秦王坚笑曰：“卿名不虚，行义必刚也。”因擢上第。时秦王坚曰：“朕欲平一六合，何国当先？”平子曰：“北代匈奴，居我之后，宜先讨之。”时卫辰为代王所逼，正使人求救于秦王坚，坚欲起兵，又闻平子之对，秦王坚曰：“卿言正合我意。”乃谓唐公苻洛曰：“朕闻北代君臣大乱，非汝莫能讨之，汝可同大将军邓羌、朱彤、张蚝将二十万大兵，分道去伐。”苻洛曰：“臣请就行。”于是唐公苻洛出朝，同邓羌、朱彤、张蚝将二十万大兵，望北起程。

时北代郡县戍守居民见秦兵势大，莫敢与战，皆望风逃奔。

因此唐公苻洛以兵长驱大进，直至平城东，隔五十里下寨，使人打听虚实，未敢逼城。

却说代王什翼犍被长孙斤谋反，刺伤左肋，数月未瘥。闻秦兵到来，惊得手足无措，即忙使西部大人以兵二万出城与战。

秦军阵中邓羌见代兵开城出来，命军马摆开，挡住三军。当时西部大人出阵与邓羌交锋，只一合被邓羌斩于马下，代兵败走，各奔入城，闭住城门，不敢交战。

代王什翼犍闻知西部大人被秦兵杀死，心中大慌，乃谓东部大人曰：“今秦兵势大，难以迎敌，此事奈何？”东部大人曰：“不如引国人走避阴山，招集败亡军士，待大王金疮疾好，再兴兵来复平阳，未为晚也。”代王点首曰：“大人之谋，正合我意。”于是传令，叫国人及诸部大人、三军人等，各收拾随身器物宝贝，来日开北门而逃。次日，代王下令，使东部大人为先锋，代

王自领家属为后队，大开北门，冲杀出城奔走，至高平屯祝高平杂种尽叛，四面大乱，代王领兵复据漠南，筑城居之。

## 第二四八回 北代使不辱君命

却说北代王鞬自避阴山，不能还国，潜然出涕。忽阶下一人进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危，亦可还国，大王如何发悲也？”代王视之，乃左长史燕凤。因见秦兵不退，代王恐惧，凤乃进前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危。”代王曰：“卿有何谋？火速言之！”凤对曰：“今秦兵势大，何以退得，不如请降，然后别作良图，今若与战，非上策也。急作一表与臣，密入长安，奏请称为藩臣，彼必抽回其兵，方可还国。”代王曰：“此计大妙！卿此一行，休失北代之志气。”凤曰：“某若有小失，焉有面目再见大王？”代王大喜，便作表遣燕凤入秦。

凤星夜到长安，先见太尉权翼众大臣等。次日早朝，翼奏北代遣左长史燕凤上表称藩，秦王坚曰：“此必解吾兵之厄也。”令宣入朝，凤拜舞已毕，呈上表文。秦王览表讫，笑曰：“代王何如人也？”凤曰：“宽和仁爱，经略高远，一时雄主也，常有并吞天下之志，亦有统一六合之心也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卿辈北人，无刚甲利兵，敌弱则进，敌强则退，安能并兼？而卿过奖之言，何太过耶？”凤曰：“北人壮悍，上马持三丈矛驱驰如飞。主上雄隼，率服北土，控弦百万，号令若一。军无辎重樵爨之苦，轻行速捷，因敌取贖。此南方所以疲敝，北方所以常胜也。”秦王又曰：“汝国人马多少？”凤曰：“控弦之士数十万，战马一百万匹。”秦王笑曰：“卿言人众则可，说马太多！”凤曰：“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，北山至南山一百五十里，每岁孟秋，马常大集，略为满川。以此推之，使人言数，犹有未尽也。”秦王曰：“北代如长史者几人？”凤曰：“聪明仁智一、二百人，如吾侪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！”秦王曰：“卿主雄杰，将多军足，如何退避阴山，使卿降乎？”凤曰：“陛下有高天下之志，吾主有统朔方之能，惟恐蛟龙相斗，鱼龟受刑，不忍使军民死于无辜，是以暂退阴山，遣臣请降，结为唇齿，各保境宁。”秦王坚叹曰：“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！如燕凤者，不辱君命也！”由是降诏，准其称藩，命其还国，即时差人抽回唐公之兵。

唐公苻洛既闻代王降，朝中令抽回其兵，命诸将振旅还京去讫，自守平城。

燕凤回至阴山，说秦王准降，代王大喜。至十二月，北代王什翼鞬闻唐公苻洛领军已退，乃引众还至云中。

什翼鞬有皇子实君，见代王宠惜皇孙拓跋珪，恐其位不传己，乃阴结代王之左右，以鸩酒毒杀代王，因此北代王什翼鞬暴崩。又杀诸弟，诸部大人知是



实君谋死，百僚无主，俱各离散。只留皇孙拓跋珪，乃北代王之皇孙，乃太子实之子也，是年六岁，弱而能言，目有光耀，广颡大耳，先因其父太子实被长孙斤谋叛，伤胁身死。秦将苻洛来寇，代王什翼犍逃避阴山，拓跋珪母子无依，其母贺氏，将珪寄养外家孤独部大人贺讷，同避阴山，至是同代王归国至云中。代王被皇子实君谋杀，诸部大人各散，珪尚幼弱，诸部百僚各逃散去，只有燕凤等随与贺氏、拓跋珪走还本国。其时，诸部皆被别部刘库仁、铁弗刘卫辰二人前来统摄之。贺讷只得领珪来依刘库仁，俱说代王崩世之事及存拓跋珪之因：“吾今奉秦王诏归国还镇，因此来见大人。”库仁便谓贺讷曰：“你可领本部兵同小主人权且去牛川屯扎，吾等权代领兵，俟其年长，还其兵印及诸部土境。”

讷从之，领拓跋珪并军马去镇牛川。当库仁谓其子刘显曰：“拓跋珪龙行虎步，崑然不群，必然兴复洪业也。”刘卫辰谓库仁曰：“依吾之计，可速使人奏知秦王，使其迁之别地，若留此，则吾属无噍类矣。”库仁曰：“既如此，任公为之。”于是卫辰作表遣人入长安投降，奏知其事。

却说独狐部大人贺讷，领拓跋珪带兵马屯于牛川，燕凤说曰：“前日大人与小储君见刘库仁、刘卫辰，某观卫辰，前被圣上杀败，心必怀仇，素有害小储君之意，彼必使人降秦，谋害小储君也。”贺讷曰：“既有此谋害之意，其事奈何？”凤曰：“大人休忧，某自再入长安，去见秦王以探虚实，若是变异，某自有三寸不烂之舌说之，可保无患。”讷曰：“君可速去，迟则有变耳！”

于是讷使燕凤星夜先来长安，次早至待漏院，候众入朝，朝见秦王。秦王见凤至，谓曰：“卿何又至？”燕凤曰：“代王已死，臣来奏知。”坚曰：“代王虽故，必有王子？”凤曰：“代王被庶子实君弑，长子亡叛，遗孙幼冲，莫相辅之。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，铁弗刘卫辰狡猾多诈，皆不可独任，且分部为二，令两人统之。两人素有深仇，其势莫能先发，此御边之上策。待其孙拓跋珪年长，乃仕而立之，是陛下大惠于亡国，存亡继绝之德也。代之子孙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永为天朝之屏障，中国之藩篱，顾不美乎？”

秦王纳之，遣将以兵执实君至长安，命车裂杀之。俄而卫辰使至，呈上降表，秦王览讫，谓文武曰：“卫辰上表，谓拓跋珪丰骨不凡，举止清高，后必有异，却为大国之患，不作中华之藩，宜迁别地，或取回长安，其事如何处置？”群臣莫对，燕凤对曰：“卫辰与先主有仇，欲自谋立，故进谗言，陛下听之，跋珪一离，二人即叛。”秦王曰：“彼叛何故，怕此小儿耶？”燕凤曰：“朔方之地，士民之众皆蒙拓跋氏恩，皆思归附。卫辰若叛，恐士民不从，故先迁之，其志得行，若存小主，二人未敢谋变。”秦王信之，不听卫辰。

## 第二四九回 秦王以代分二部

秦王坚谓文武曰：“代王被害，其子幼冲，朔方今已属于朕，吾欲遣将戍之，燕凤又进此策，此事若何？”权翼曰：“朔方之地，宜朔人居焉。盖朔人狡猾万般，其居不容外人，若以异处之士去守，彼必为乱，国不能安，燕凤之策，可保久长。”

刘库仁，字没根，乃刘武之子，少豪侠，有智略，北人无不敬之。刘卫辰，乃铁弗国人，善骑射，有威勇，北人无不惮之。

若陛下以此二人统领朔方，永无忧患。”秦王曰：“然！”于是秦王遣人以诏使唐公苻洛：“以铁弗刘卫辰、独孤部刘库仁二人，分统朔方。自河以东属库仁，自河以西属卫辰。”

却说唐公苻洛得诏书，从秦王诏，使人请刘库仁、刘卫辰二人至，置酒相待，拜为左、右将军。将北代之地，分作二部，使二人统之，二人从命，各分统诸部代民。苻洛权执总统，以居平城。自此贺氏以珪依库仁，库仁招抚离散，恩信甚著，奉事拓跋珪，殷勤周备，不以废兴易意，常谓诸子曰：“此儿有高天下之志，必能恢隆祖业，汝曹当谨事之！”

丁丑二年，秦王坚用赵故将熊邈作功曹。熊邈屡为秦王坚言石氏富室器玩之盛，坚以邈为将作长史，大修舟舰、兵器，饰以金银，颇极精巧。慕容农私言于垂曰：“自王猛之死，秦之法制，日以颓靡，今又重以奢侈，殃将至矣。大王宜结纳英杰，以承天意。”垂笑曰：“天下事似非尔所及。”时慕容绍亦私谓其兄楷曰：“秦恃其强大，务胜不休，北戍云中，南守蜀汉，转运万里，饥馑相望，兵疲民困，危亡近矣，天意苦在，必为燕有！”

## 第二五〇回 谢安荐侄于朝廷

是时，孝武帝设朝，君臣礼毕，分列两边。时近臣奏知，西蜀汉中诸郡，却被秦王坚遣使邓羌取去，目今秦兵屡屡扰境。

孝武帝大惊曰：“如此怎生奈何？”群臣奏曰：“请陛下降旨，求文武良将有才略者，命其举荐入朝，使其镇御北方，可保境内安也。”孝武帝曰：“然！”遂颁诏求文武良将。

当谢安奏曰：“臣举一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有鬼神不测之谋，若以此人为将镇北，则秦不敢窥觐江南。乃臣兄之子谢玄，字幼度。先与郗超同为丞相桓温参军，桓温多用其智，屡建功效。今桓温已死，与郗超同归朝廷，现在班中，可使总镇，管取边界得宁。”帝从之，召谢玄，谓曰：“今秦兵节次犯境，汝之叔父谢安荐汝有文武之才，朕拜卿为镇武将军，监江北诸军事，总领诸镇，屯守北岸。”谢玄谢恩曰：“臣本驽钝之才，不足以骋千里，今蒙陛下擢用，出镇之地敢不保全。”于是谢恩而出。

时桓冲以秦人强盛，欲移镇江南，奏自江陵徙镇上明，使刘波守江陵，杨亮守江夏，帝从之。初，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秩应在谢安之右，而优游散地，常愤悒形于词色，由是与谢氏有隙。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，诏求文武良将可镇御北方者，安以兄子玄应诏，超闻之叹曰：“安之明，乃能违众举亲；玄之才，足以不负所举。”众咸以为不然，超曰：“吾常与玄共在桓公府，见其使才，虽履屐之间，未尝不得其任，是以知之。”

玄既镇广陵，募骁勇之士，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，以牢之为参军，常领精锐为前锋，战无不捷，时号“北府”兵，敌人畏之。初，郗超党于桓温，以父愔忠于王室，不令之知。及超病甚，出两箱书，授门生曰：“我父年尊，我死之后，老父若以哀悼废寝食者，可呈此；不尔，即焚之。”及超卒，愔果成疾，其门生呈箱，愔发之，皆超昔与桓温往返密计，愔大怒曰：“小子死已晚矣！”遂不复哀。

## 第二五一回 韩氏女筑夫人城

戊寅三年四月，秦王苻坚遣长乐公苻丕、将军苟萇、石越、慕容垂等四道会兵三万，共攻襄阳。百姓大惊，诸将李伯护等皆惧，宜为备，独梁州刺史朱序曰：“秦无舟楫，焉能攻我？不足为虑，诸君勿忧！”既而石越率兵五千浮渡汉水，皆来至城下，序大骇，始召百姓固守中城。越以兵攻陷外郭城，既克其外郭，获船百余艘，以济余军，及苻丕兵到，督诸将攻中城。

朱序母韩氏，闻秦兵将至，自登城，履行西北隅，见其崩，以为不固，亲率百余婢及城中女子，筑新城于其内。及秦兵至西北隅，果被见破绽，乘此攻溃，序率众移守新城，襄阳人谓之“夫人城”。

桓冲在上明，拥众七万，欲来救援，惮秦兵强盛，不敢进。

时苻丕欲急攻襄阳，将军苟萇曰：“吾众十倍于敌，糗粮山积，但稍迁汉、沔之民于许、洛，塞其运道，绝其援兵，譬如网中之禽，何患不获？而多杀将士，急求成功哉？”丕从之。慕容垂拔南阳，执太守郑裔与丕，会于襄阳城，丕大喜，排宴相庆。

时秦王坚闻垂又拔南阳城，与群臣饮酒，以极醉为限，赵整作酒歌坚，读曰：

地列酒泉，天垂酒池；  
杜康妙识，仪狄先知。  
纣丧殷邦，桀倾夏国；  
由此言之，前危后则。

坚大悦，命整书之，以为酒戒，自是宴群臣，礼饮而已。

## 第二五二回 苻丕攻陷襄阳城

己卯四年二月，秦王坚大设朝会，当秦御史中丞李柔奏曰：“长乐公丕等拥众十万，攻敌围一小城，白费万金而无效，请征下廷尉。”秦王坚勿从。使持节切让赐丕剑曰：“攻一小城，久而不下，焉能长驱江南？来春不捷，汝其自裁！勿复待面见吾也。”丕等惶恐，次日命诸将并力攻襄阳，朱序以擂木炮石打下，退归。

秦王坚闻襄阳不克，欲自将兵来攻，阳平公融谏曰：“陛下欲取江南，固当博谋熟虑，不可仓猝，若只取襄阳，亲劳大驾，所谓隋侯之珠，弹于羽之雀也。”坚乃止。朱序屡破秦兵，遂不惧。丕命诸军进攻，时五督护李伯护见秦兵势大，其城难守，乃开门为内应，于是遂克襄阳城。朱序送长安，秦王坚惜序能守节，拜为度支尚书，以伯护为不忠斩之。

时秦将慕容越拔顺阳，执太守丁穆至，坚欲官穆，固辞不受，苻坚以礼遣之。即以梁成为荆州刺史，镇襄阳，选才望者礼而用之。

时晋帝朝会，以谢安为宰相。秦人屡入寇，边兵皆失利，时众心危惧，安每镇之以和静。其为政，举大纲，不为小察，时人以安为王导，曰：“以谢比王，文雅过于导焉。”帝闻秦人寇边，日与群臣机策未下。

### 第二五三回 谢玄率兵救彭城

却说秦王坚命诸将分道寇晋，当秦将彭超曰：“宜攻沛郡太守戴逵于彭城后，长驱大进。”坚然之。超又曰：“愿更遣重将攻淮南，为棋劫之势，东西并进，丹阳不足平也。”秦王坚从之。使俱难率步骑七万寇淮阳、盱眙。八月超兵至，攻彭城未下，晋帝闻知大惊，遣人以诏命右将军毛武生率众镇姑孰以御之，秦王坚又使韦钟以兵围魏兴，攻太守吉挹于西城。晋谢玄闻知，率众万余来救彭城。

军至四口，欲遣使报戴逵，令共合兵夹击而不可得，部曲将田弘知其意，请曰：“将军之讨，欲使人报戴公，令其合兵，但无人去，臣请没水潜行。”玄大悦，使行至水边，被秦人彭超所获，将酒与食，以金帛厚赂与弘曰：“你入彭城，只道南人已败逃回去了。”弘伪许之，既走城下，告遂曰：“南军垂至，勉而待之。”秦人大怒，射杀之。

彭超辎重尽在留城。谢玄以计令人扬言：遣军一万人攻留城，取其粮草。超闻之，解彭城围，乃引兵保辎重。戴逵率众出城，来见谢玄，谢玄与其全师而还。超复据彭城，留徐褒守之，自以兵南攻盱眙。俱难又克淮阴，城无晋兵，乃回，留邵保戍之。秦军韦钟攻拔魏兴，太守吉挹不言不食而死。秦王坚闻知叹曰：“周孟威不屈于前，丁颜远洁己于后，吉祖冲闭口而死，何晋室之多忠臣也？”初，挹参军史颖迤回，得挹临终手疏归晋，帝以其忠，后赠益州刺史。

初，秦将俱难、彭超二人攻拔盱眙，执内史毛瓌之，遂围田洛于三阿，去广陵百里，朝廷大震，谢安命临江列戍而守之，谢玄自以将兵二万来救三阿城。难、超二人闻其兵来必疲倦，不与诸军传飧，将兵排悉，与玄交战。玄兵饱食勇力向前，未三合，俱难、彭超大败，退保盱眙。

六月，玄又进攻之，难、超又败，退屯淮阴。玄谓诸将曰：“难、超兵穷势寡，卒无斗志，宜速进兵，得一人乘潮上流烧淮桥，则彼自走。”何谦曰：“末将愿往。”于是使何谦率舟二百，乘潮上流，夜焚淮桥。难、超见烧淮桥，恐后难退，以兵退屯淮北。玄、谦合兵追之，战于君川，难、超兵无斗志，被玄大破之。难、超北走，仅以身免。玄已杀退难、超之兵，命人戍守，乃率众还广陵，玄领徐州刺史。秦王坚大怒，征超下廷尉，超遂自杀，难削职为民。

## 第二五四回 秦王举兵伐苻洛

秦建元十五年三月，秦王坚会集百官商议，欲作教武堂于渭城，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，教授诸将。朱序谏曰：“陛下四海之地，十得其八，宜稍偃武修文，乃更始立学舍教人战斗之事，殆非所以驯至升平也！且诸将百战之余，何患不习于兵？而更始受教于书生，非所以强忠气也！此无益于实而有损耳。”于是坚乃止之。

却说秦国唐公苻洛勇而多力，能坐制奔牛，射洞犁耳，自以有灭代之功，使人见秦王坚，求开府仪同三司，不得，由是怨愤。秦王坚只以洛为益州牧，洛谓官属曰：“孤不得入为将相，而又投之西裔，于诸君意何如？”治中平规曰：“主上穷兵黩武，民息肩者，十室而九。宜声言受诏，尽幽州之兵，兵南出常山，阳平公必郊迎于路，因而执之，进据冀州，总关东之众以图而王，天下可挥麾而定也。”洛从之。四月，率众七万发和龙。坚闻知，遣将窦冲、吕光以兵五万讨之，北海公重悉蓟城之众助洛，会屯中山。五月，冲、光二人以兵与苻洛交战，洛兵大败，被冲追及擒之。冲既得洛，令人送至长安。重见洛被擒，乃走还蓟，吕光追及斩之，幽州悉平。使人以洛见秦王坚，坚赦之不诛，徙于西海郡为民。

秦王坚以诸氏种类繁滋，分三原、九峻、武都、汧、雍十五万户，使诸宗亲领之，散居方镇，如古诸侯之制。以长乐公丕镇邺，平原公暉镇洛阳，石越、梁谿、毛兴、王腾等，皆为诸州刺史。坚送丕至灊上，丕所领民二千户。丕别其父兄，皆恸哭送之，独整援琴而歌曰：“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劳舅父是仇缓，尾长翼短不能飞，远徙种人留鲜卑，一旦缓急当谁语？”

坚笑而不纳。

壬午七年三月，却说秦王坚兄苻法之子东海公苻阳，与丞相王猛之子王皮

曰：“秦之天下，实乃吾父法所取之天下也，今被苻坚据有，吾将取之，恨力不及耳，君可助吾一臂之力耳！”王皮曰：“君言乃吾之志，吾有此意久矣，吾父有佐国平天下之勋，吾不能袭父大爵，至今得一散骑常侍耳。既明公肯为主，此间有一人姓周名虓，足智多谋，痛恨秦王，可请其来同议，大事必成。”苻阳从之，使人请虓至，以酒相待，商议计策。虓曰：“君若在此，难于举发，来日二人入朝，请兵求出外镇，积草屯粮，招军买马，乘机而起，则旧业可复矣。”

阳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

三人计议已定，却被秦王坚手下窃事人密知，入宫报与秦王，说东海公与散骑常侍二人谋反。秦王坚大惊，即唤司隶邓信领禁兵三百围宅，将苻阳、王皮、周虓三人缚至殿下，秦王坚问曰：“吾不曾负汝二人，汝二人何故谋反？”苻阳曰：“吾父无辜见诛，《礼》云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臣父不以罪死，是以谋反。齐襄公复九世之仇，何况臣乎？”秦王坚泣曰：“哀公之死，事不在朕。”又问王皮，王皮对曰：“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，而臣不免于贫馁，所以图富贵也。”秦王流涕谓王皮曰：“丞相临终，托卿以十具牛为田，不闻为卿求位。知子莫若父，何斯言之萌也？”又问周虓，虓曰：“世荷晋恩，生为晋臣，死为晋鬼，何问乎？”先是虓屡谋反，左右请杀之，坚曰：“孟威烈士，秉志如此，岂惮死乎？杀之适足成其名耳！”皆赦不诛，徙苻阳于高昌，皮、虓于朔方之地，以皮子永素性好学，擢为幽州刺史。

是时，有西域军师鄯善人者朝秦，甚称龟兹国有鸠摩罗什，才貌双全，义识若神。秦王坚大悦，以师善为向导，遣骠骑将军吕光为都督，督兵十万，去伐西域。当阳平公苻融谏曰：“西域荒远，得民不可治，得其地不可食，汉武帝征之，得不补失，臣窃为惜之。”坚勿听，乃宣吕光至殿谓曰：“今吾国内粮草多积，士马强盛，吾欲征讨西域龟兹，烦卿为将。”吕光曰：“受命于君，安敢不谨，领旨命，去讨西域。”于是秦王坚拜吕光为持节、都督、西讨诸军事，总兵七万，铁骑五千，命其讨西域龟兹。光临行，秦王嘱光曰：“卿到龟兹，若得鸠摩罗什，即使人星夜驰送赴朕。”光曰：“谨领旨命。”是日吕光领兵就起行，行至高昌，屯扎军马。

史说吕光，字世明，乃洛阳人氏，父名婆楼，佐命秦王苻坚，官至太尉而死。吕光生时，夜有神光之异，故以光名。年十岁，与诸儿游戏邑里，生为战阵之法，俦类咸推为主。部分详明，群童叹服。吕有重瞳，左肘有肉印，沉毅凝重，宽简有大策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时人莫之识也，惟王猛异之曰：“此非常人。”言之秦王，秦王苻坚除为美阳令，群夷爱服，因此屡迁骠骑将军。苻坚慕鸠摩罗什，故有是命。

## 第二五五回 秦王集议寇江南

秦王坚大会文武群臣于太极殿，而谓众文武曰：“自吾承业以来，垂二十余载，四方略定，惟东南一隅未沾王化。今略计吾之士卒，可有九十七、八万，粮草不计其数，吾欲自将以讨之，汝等所议为若何？”当朱彤曰：“今秦得天下大半，更兼国富兵强，若起倾国之师，躬行天罚，则江南克期可定矣。”

秦王大悦曰：“此乃吾之所志也。”左仆射权翼进曰：“臣以为晋未可伐。夫以为纣之无道，天下离心，八百诸侯不谋而集，武王犹曰：‘彼有人焉，乃回归止旆’，后三仁诛放，始奋戈牧野，而得成功。今晋虽微，未闻丧德，君臣上下同心。谢安、桓冲，江表伟才，可谓有人焉。依臣愚见，晋不可以加兵。”

时秦王坚闻其语，默然久曰：“诸君可各言其志，朕自量之以行。”太子左卫率石越上言曰：“今岁镇星守斗牛，福德在吴。天文有准，悬象无差，伐之必有天殃。且彼据有长江之险，民为之用，不可犯也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吾闻武王伐纣，逆犯岁星。天道幽远，未可知也。今以吾之众，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，又何险之足恃乎？且筑室道傍，阻计万端，无时可成功，吾当内断于心耳。”群臣各有异同，坚命且退，容再计议。

独留弟苻融议之。苻融曰：“晋不可伐者三。”秦王坚作色曰：“汝复如此，则天下之事，吾与谁言之？”融泣曰：“今天道不顺，一也；晋国无衅，二也；我数战兵疲，民有畏敌之心，三也。晋未可灭，昭然甚明，若劳师大举，恐无万全之功！且臣之所忧，不止于此。陛下宠育鲜卑、羌、羯，布满畿甸，此属皆我之深仇。太子独以弱卒数万自守京师，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，不可悔也。臣智识愚浅，诚不足采；王景略一时之英杰，陛下每拟之诸葛武侯，独不记其临终之言乎？”秦王坚曰：“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故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，高材捷足者先得之。量朕之才，不在晋下，文武之贤，勇略过人，如何不可伐也？”融又谏曰：“国家本戎狄也，正朔朝会不归，江东虽微弱仅存，然中华正统，天意必不绝之也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帝王历数，岂有常耶？汝不知通变耳！”秦王坚不纳，呆融辞出。

先是有沙门，名道安者，秦王坚尤信重之，出入与秦王坚同辇。至是群臣出朝，正遇道安入内，群臣谓道安曰：“主上欲有事于东南，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？”道安曰：“吾即谏之。”于是道安入见秦王，秦王谓曰：“朕将与公南游吴越，泛长江，临沧海，不亦乐乎？”安曰：“陛下应天御世，居中土制四维，自足以比隆尧舜，何必栉风沐雨，经略远方也？”

亦不纳之。

忽慕容垂入，秦王坚问曰：“吾欲伐晋，收江南，群臣言不可，卿意云何

？”垂曰：“今天下秦得十分之七，独东南一隅未归，若以陛下之神武，文武之贤能，大兵一出，何期不捷？陛下可以乾纲独断，勿采群臣之言，以致留患于子孙也。故《诗》云：‘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’陛下宜断圣心足矣。昔晋武平吴，所仗者张、杜二三臣而已，若从众言，岂有混一四海之功也？”秦王坚大悦曰：“与吾定天下者，其惟卿乎？”

言讫，赐帛五百匹，即令其点兵。

张夫人闻知亦谏曰：“天地之生万物，圣主之治天下，皆因其自然而顺之，故功无不成。黄帝服牛乘马，因其性也；禹浚九州，障九泽，因其势也；后稷播植五谷，因其时也；汤武率天下而攻桀、纣，因其心也；今朝野皆言晋不可伐，陛下独决意行之，妾不知何所因也？自秋冬以来，鸡夜鸣，犬哀吠，厩马多惊，武军兵器自动，皆非出征之祥也！”坚曰：“军旅之事，非妇人所当预！”

坚幼子铄，最有宠，亦谏曰：“国之兴亡，系贤人之用命。今阳平公，国之谋主，而陛下违之；晋有谢安、桓冲，而陛下伐之，臣窃惑焉！”坚曰：“天下大事，孺子安知？”

秦王坚下诏，大举民，每十丁遣一兵，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上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下书期克之日，晋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。并立第以待之。良家子至者，三万余骑，拜赵盛之为少年都统。

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，独慕容垂、姚萇及良家子劝之。阳平公融谏曰：“垂、萇我之仇敌，良家少年，皆富饶子弟，不娴军旅，何可听也？”坚不听。

## 第二五六回 秦王下诏寇江南

癸未八年七月，秦王苻坚下诏，召集各部军马，大举伐晋。

八月，秦王坚唤阳平公融至前曰：“你督后将军张蚝、冠军将军慕容垂等，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先锋，先入伐晋，以探虚实，敌之强弱，先报吾知。”融曰：“臣既先行，后宜调兵急来接应。”融辞去讫。又宣兖州刺史姚萇，封为龙骧将军。秦王坚谓骧曰：“朕本以龙骧建业，龙骧之号，未曾假人，今特以相授，东南之事，尽以委卿。卿可尽忠报国，无得二心，卿领兵二十万从北路伐晋，接应阳平公苻融。”萇谢曰：“臣蒙拔擢，授以重任，万死不辞，焉敢异志？此回不灭东晋，不敢生还。”

言讫，领兵就行。时左将军窦冲进言于秦王曰：“王者无戏言，此将之封，不祥之征也，惟陛下察之！”秦王坚默然不应，悔闷归宫。

却说慕容垂受命领兵起行，其侄慕容楷、慕容绍曰：“今秦王骄矜已甚，叔父建中兴之业，在此行也！”垂曰：“然非汝谁与成之？且莫泄耳！”苻



融以兵二十五万，号为一百万，来至颍水下住草营。坚遂发长安，戎卒六十余万，骑二十七万，秦兵至项城，凉州兵始达咸阳，蜀汉兵皆顺流而下，幽、冀兵至于彭城，东西万里，水陆并进，运漕万艘。融等率兵先至颖口屯扎。

## 第二五七回 谢安肥水退秦兵

却说晋孝武帝设朝，近臣奏知，秦王苻坚命苻融为将，以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来寇江南。晋帝闻知大惊，急问文武，谁人敢去退秦兵，诸文武尽皆失色。中书监、录尚书事谢安出曰：“陛下养国士，待之如手足，今日闻秦兵一至，尽皆缄口结舌，此何理也？臣虽无才，愿施犬马之劳，以退秦兵，少报陛下知遇之恩。”晋帝曰：“卿有大才，必有大用，而卿乃朕之元老，不时朕要与卿同议国之大事，岂可出征？卿可另选别将去迎！”安曰：“今事急矣，无人向前，臣若不行，则将士不复用命！”帝曰：“秦师百万，非可用文以退，卿执要前去何益？”近臣奏曰：“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；有武备者，必有文事。臣观谢尚书，胸中有百万兵，不似臣等耳，宜与去之，可选大将副贰，破秦必矣。”帝曰：“朝中谁人堪任大将？可速举之。”谢安曰：“臣侄谢玄，勇略双全，可任大将。”帝曰：“朕闻昔周郎以数万之兵，破曹百万之众。今举大将，不似其人，难保社稷矣。”谢安曰：“以其论之，不在周郎之下，陛下若用之，破秦兵必矣，如其失事，臣请先纳此头。”帝曰：“非卿提醒，朕几误大事！”即时差人召谢玄。王彪之曰：“玄乃一儒生耳，非苻融之敌也！不可用之。”周雍曰：“玄年幼德薄，恐诸将不服，则生乱矣，必误陛下！”谢安曰：“若不用谢玄，则东地必休矣！臣请以全家性命保之！”帝曰：“吾亦素知谢玄乃奇才也，孤当托之。”安曰：“若不付以重任，其才不能尽展也。”晋帝曰：“然！”于是召谢玄至，拜毕，帝曰：“今秦兵侵境，孤欲命卿总督人马，以破苻坚如何？”玄对曰：“文官武将，皆陛下故旧之臣也，玄年幼不才，安能破敌？”帝曰：“朕亦素知卿才，今拜汝为副都督，卿勿推辞！”玄曰：“倘文武中不服者，如何？”帝曰：“如有不遵令者，先斩后奏。”玄曰：“臣受恩已久，固不敢辞，臣愿领兵。”于是帝使谢安总督天下诸军事，谢玄为征北大将军，以兵数万，出拒秦兵，二人领旨即出。

谢安次日传下号令，教诸处多谨关防，牢把肥水，不得轻战。诸将但相聚，无不笑其懦也。安以调兵坚守，众不服，互相耻笑。安升帐，设座会东南诸将，安谓众曰：“吾领承王命，总督诸军，昨已三令。吾令汝等各各坚守，不遵吾令何也？”

桓伊曰：“吾自跟大司马平定西蜀，大小数百战，敢勇向前；彼诸将昔从桓公，皆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之士也。今主上以公为大都督，令退秦兵，宜早定奇计，调拨分头进征，方能成功。”

今却死守，以待天自杀贼，何其无谋之甚也？吾等非怕死贪生之人，使我辈皆随颜顺志，此何理也？”言讫，帐上下皆曰：“桓将军言是也！我等情愿决一死战。”谢安听罢，掣剑在手，指而言曰：“苻坚名闻天下，戎狄尚自惧怕，今在境界，非容易敌也。汝等诸将士，并受国恩，当以和顺，共图破敌，以报主上。今吾自有妙算，非汝等所能料也。吾知汝等各不相顺，故违吾令，是何道理？仆虽一书生，今蒙主上授以重任者，岂无有尺寸可取？谓能任事负重故也！汝宜守隘口险要，不许妄动，如违令者，以此剑立斩。各宜凛遵，勿得多言！”于是各分头去把守。

却说苻融摆布军马，直至川口，连营一千余里，前后四百余屯，夜则明火烛天，昼则旌旗蔽日。细作探知东南用谢安为将，领大都督，总制军马，各守险要不出。苻融问：“谢安何如人也？”权翼曰：“江东伟人，足智多才，昨制桓温，皆此人之谋也。”苻融闻知，怒曰：“竖子有何高谋，可令前队进兵讨之！”权翼曰：“安之才学不在桓温之下，不可以轻敌也。”苻融曰：“吾用兵更不如一竖子耶？勿多言，看吾擒之！”

苻融乃自引前军，各攻诸处关隘。

谢安闻知，即召谢玄至，谓曰：“汝与谢琰、中郎将桓伊以八万精兵，出屯肥水，以拒秦兵。”玄曰：“今秦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今以八万之众，前去拒秦兵，叔父用何计以拒之？”

安曰：“汝只管先去，且莫与战，吾后自有奇计破之。”于是玄与谢琰、桓伊以兵八万，出屯肥水之上，以拒秦兵。

当苻融使人探晋兵虚实，使人还，道：“晋兵未满十万人，在肥水屯驻，不敢来迎。”融闻晋兵不满十万人，即使人入秦，报秦王曰：“今晋兵弱少，不敢来战，甚易于攻，请陛下车驾亲迎。”秦王坚见书，即日亲领戎卒六十万骑起行。当来至苻融军中，秦王坚下令曰：“大军徐徐进，朕自以轻骑二千，兼道先赴军前。”诸将奏曰：“古有谚云：肩不出项，陛下可停驻，待其报捷，不可亲自向前。”秦王坚曰：“朕若不去，则三军不肯向前。”言讫，引二千人先行来至苻融军中。苻融接着，入于中军，问劳已毕，融命排宴奉秦王坚，秦王坚是夜宿其中军。

却说晋会稽王司马道子，见秦兵势大，国人皆恐。乃入朝奏曰：“今秦兵百万，势难拒挡。今闻钟山土神，极灵有应，请陛下出旨，封钟山土神为相国之号，祈其为国为民，必有感应。”帝曰：“从卿所请。”于是降诏旨，命会稽王道子，以诏旨去钟山封其土神为相国焉。

## 第二五八回 安肥水论兵大战

却说谢安受命拒秦，全无惧意，整日与王羲之围棋赌耍，不视军情之事。

谢玄见秦兵势大，恐寡不敌众，至夜私自回城来见谢安曰：“今日侄在对岸，看见秦兵漫山塞野，旗鼓相望，连营千里。吾恐寡不敌众之势，乃回见叔父，可用何策攻之，以安众心，免劳主上之忧矣。”安曰：“汝火速归营，调兵紧守肥水，切莫妄动。吾自有计，若有紧急，再使人来报，不必自来。”玄不敢复言，只忙出归营去讫。

而谢玄心中不定，忧兵少粮尽，恐秦兵杀过肥水。过数日，乃使张玄入朝，朝请叔谢安出城。张玄领兵即入城，见安告急曰：“请明公火速出城，秦兵至矣！诸将皆要出战。”安不得已，遂自命驾出城。诸将皆曰：“今上以都督任公，公不求破秦之策，而日夜围棋，不视军情。主上寝不安席，以江南百万生灵之命，委公保之，公何如儿戏耶？”安对诸将曰：“今秦兵来犯我境，其气正盛，我军且乘高守险以待之。彼以百万之师，吾只八万之弱，安能胜乎？今但奖励士卒，广布守御之策，以观其动静。今彼兵驰骤于平原旷野之间，正得其志，彼若求战不得，自有懈怠之心，此时吾当用奇计矣！将军宜息风火之性，以图国家之计。”桓伊等面虽应允，心实不服。

## 第二五九回 安玄围棋赌别墅

安被众所逼要战，遂邀侄谢玄，与亲朋王羲之等私游山墅。

安谓玄曰：“吾与汝围棋。”玄虽从之与棋，然心中忧惧。而安之棋常劣于玄。是日玄惧军事，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利，遂不再棋。但曰：“秦兵势大，叔父有何计破敌？”安曰：“吾有三胜之方，汝休漏泄。夫为将者必先观天文，次审地利，三察人和，料此三者求胜可矣。又云‘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’今岁星在吴，而秦逆天伐吾，古云逆天者亡，吾有福德之祥，其胜一也；吾有长江之限，地利佑我，故曰得地者昌，其师虽强，不能渡之，其胜二也；苻坚集乌合之众，积蚁聚之兵，以五胡仇人为将，虽多不和，吾军固少而同一心，其胜三也，此三有胜，破秦必矣，何惑之有？”玄曰：“叔父之言，乃神机妙算，侄何可及？奈主上不安，百姓惊恐，宜早计以破之。使士民得安耳！侄惧兵微将寡，不能固守。”安曰：“晋兵虽微，正朔所在，君不失道，人心所归，将帅调和，士卒依附，如此长江之险足以固守，何忧兵微将寡乎？吾观苻坚志骄气盈，将必有异，看其变动，乘机破之，汝才不在苻坚之下，管取成功，不须再四。”玄闻言大悦，即还。安与王羲之又游涉至夜，乃还。

却说姑孰桓冲闻秦王苻坚大举入境，以根本为忧，使牙门将刘完领精兵三千，入卫京师同城池。刘完得令，引兵入京来见谢安曰：“桓君闻秦兵入寇京师，使某领精兵三千，前来与明公调用，护卫健康。”谢安固却之曰：“朝廷处分已定，兵甲无缺。西藩乃国之屏障，其兵宜留预防，何必调此？你火速领其兵还。”刘完闻说，即引兵还镇。谢玄曰：“吾兵稀少，彼调来增，叔父如

何遣还？”谢安谓曰：“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，还去无不可。吾欲外示闲暇，是故遣之。”玄曰：“叔父神机，侄儿不知耳。”刘完领三千人还镇，桓冲问其故，完以谢安之言告之，及阵军前备细之事。冲谓左吏等曰：“谢安石有庙堂之量，不娴将略。今大兵垂至，方游谈不暇，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，众又难敌，天下尽已，知吾其左衽矣！”

## 第二六〇回 八公山草木化形

十月，秦王苻坚与群臣商议进兵，权翼等曰：“宜先取寿阳，若得寿阳，建康必然震恐，恐则生乱，乱则逃奔，军无斗志，民有忧患，乘此一战，江南可定。”秦王坚曰：“然！”

即召阳平公苻融至，委兵五万，使其去攻寿阳。又下令将军梁成引兵五万，屯于洛涧，安住寨栅，以遏晋兵不得相应。二将各率兵去讫。

却说苻融以兵来攻寿阳，郡守王正以五千兵出城迎敌。苻融指着王正曰：“早早来降，免汝一死。”正大怒，拍马舞枪出阵来战，秦兵阵中徐成以双刀来迎。二人交锋，战上十合，王正遮拦不住，只待要走，张蚝一骑马、一条枪飞出阵前，大喊一声，以枪杀进，将王正一枪刺于马下。晋兵各自溃败，苻融挥兵杀奔入城，占据寿阳，迎接秦王苻坚及文武入城屯祝却说会稽王道子，领朝旨来到钟山土神庙内，亲自焚香下拜，奉上印绶。宣读诏旨毕，乃祈祷曰：“今因秦虏苻坚以兵百万来侵晋境，君有倒悬之危，民有涂炭之忧。今奉圣旨来封大神为相国之尊，伏望尊神，大显神通，施灵施威，为国为民，早灭胡类，万民沾惠。”祝讫，即命回京。其土神既受相国之号，乃大显法力，径来将八公山草木皆化以为人形，像各披坚执锐，勇猛威雄出众。

一日，秦王坚与苻融及诸将佐，登寿阳城遥望晋军。见八公山列有雄兵一百余万，人人勇猛，个个威雄，部军整齐，队伍不混。秦王坚一见，始有惧色。顾谓苻融等曰：“此乃劲敌也，何谓弱少乎？”因此命苻融、梁成进兵速战。

苻融问朱序曰：“卿先仕晋，必知备细，如今江南英杰，更有何人？”序曰：“目今谢玄叔侄二人，有王佐之才，其余不足称也。二人与序有一面之交。陛下肯以尺幅之书，与序过淮，操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其来降，东南指日可平。”融曰：“既与卿善，修书你前去，说其降！”于是苻融作书，使朱序来招谢安、玄二人降秦。

朱序领命特来江南时，谢安、谢玄欲进兵，闻梁成屯于洛涧，谢安等不敢近前，离洛涧二十五里而屯。忽军人报梁州刺史朱序来见，安命进，问曰：“闻卿在襄阳，与苻丕相持，今如何来此？”序曰：“吾守襄阳，被苻坚使子苻丕、杨安，领军五万攻陷襄阳，不得已伪降于秦。今苻融遣吾过江，来请

都督投降，吾因此得见明公一面。明公休要见疑，吾必不负大晋。观秦兵虽众，亦易破之。明公以兵外战，吾必内应，未知明公意下如何？”谢安曰：“吾知汝之忠义，有何疑焉？秦兵势大，何计破之？”序曰：“今梁成凭血气之勇为前锋，以兵五万屯住洛涧，殊为易攻，何不攻之？若待秦兵百万之众尽至，难与为敌，不如乘此诸军未集，速往攻之，若攻其前锋，则彼已夺气，即可破矣。”安曰：“卿谋正合吾意，卿今休去，在此同参军机。”序曰：“吾之老母家属，皆在彼处，若不回，必被其害，吾暂回去准备内应。”安曰：“汝去如何回信？”序曰：“道都督不肯降秦。”安曰：“不然，汝回只道吾肯降，只家属在建康，不能得出，若得家属出城，一同来降，汝若言不降，彼必速攻。”朱序曰：“然！”于是，安石使朱序还秦。

序以谢安石之言说与苻融，融半信半疑。

## 第二六一回 安玄破秦百万兵

却说谢安得朱序说秦军中之备细，乃升帐聚大小将校听令。安曰：“吾自受命以来，未尝出战，今已识秦之动静矣。

吾欲先取洛涧一营，谁人敢去？”言未毕，桓伊等一齐出，尽言愿往。安皆令退，独唤阶下一人，姓刘名牢之，字道坚，彭城人也。沉毅多计，骁猛无敌，现为参军，安甚重之。故唤牢之曰：“汝领五千精锐去攻，洛涧第一屯，乃是秦将梁成之营，今晚便要成功，吾自提兵来救应。”牢之领军去了。又令谢玄、桓伊二人，各以兵三千，抄小路奔下流埋伏。待梁成兵败走回，汝二人各以兵截住，断其归路，待牢之赶至，两下合兵接应。

二人亦各引兵去了。

却说刘牢之领精兵五千趋洛涧，隔十里，一望秦军梁成阻涧为营。牢之身先渡水，精兵后随，鼓噪直前。成听见鼓响，知有兵至，忙令士卒，阻洛为阵，以待晋兵。当牢之当先上岸，杀死十余人，秦兵奔溃。梁成持枪直取牢之，牢之轮刀便迎，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二人交锋，战上五合，梁成被牢之一刀砍于马下，乱杀秦兵。秦扬州刺史为王显，见梁成死了，忙领残兵走奔下流，正遇谢玄，交马一合，被玄捉祝桓伊横杀秦兵，俄而牢之领兵夹攻，秦之士卒，争赴淮水，死者万五千人，淮水为之不流。于是谢玄尽收得秦之器械军资，收军来见谢安。

又，安传令水陆三军尽进屯于肥水之东。

秦王坚闻梁成死了，前锋有失，遂传令叫苻融率兵过肥水而阵，昼夜分巡，以守江岸。

却说谢安既破秦之前锋，命水陆并进，屯于肥水，下住营寨，至夜召谢玄入，谓曰：“今秦王败其前锋，必不敢进，彼欲退，恐天下之人耻笑，必然犹

豫，尔可急攻之。吾今先回城，以安圣上之心。汝领诸将徐徐进去，吾想朱序在内，必定相应。”玄曰：“叔父稳便回骑，侄自斟酌而行。”于是谢安回建康，朝见晋帝曰：“臣托陛下洪福，破其前锋。臣虑陛下隐忧，群臣震恐，先回报捷，陛下高枕无患，日下管取破秦必矣。”帝曰：“东南有卿，朕何忧焉？”

却说谢玄欲交战，秦兵逼水而阵，因此晋军不得渡，心中闷闷，乃思忖一计。次日，使能言快语军人，直至肥水岸边，遥唤阳平公苻融曰：“吾奉都督将令拜上将军，将军远涉吾境，悬军深入，而置阵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移阵少却，使吾兵得渡，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？何必久守而废粮草耶？”

苻融闻其言，即入城，具以谢玄之言报知秦王苻坚。苻坚遂问诸将曰：“汝等主意若何？”诸将徐成等曰：“我众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其不得上，可为万全之计也。”秦王曰：“不然，如此则自劳王师也。吾便引兵少却，使彼兵半渡，我以铁骑数十万，向水击而杀之，蔑有不胜！”融曰：“陛下神见，诸将不及。”于是苻融即出传令，是夜移营，却阵十里之程屯祝又令徐成选铁甲军五万待迎。

时玄打探军人闻秦兵移阵，即忙报于谢玄，大喜曰：“破秦必矣，今夜即行。”桓伊等曰：“秦兵势大，何以破之？”

玄曰：“此计但瞒不过王猛，今天幸此人已死，使吾成大功矣！彼兵一百余万，连下百余营，今却阵必然混乱，吾乘其乱而攻之，可擒苻坚也。”于是大集诸将听令，即点水路进兵。云是夜半，东南风大作，可用船载茅草，依计而行。令刘牢之领十数支军攻江北岸，桓伊领十数支军攻江南岸，每人各茅草一束，内藏硫黄焰硝，皆带火种，草挑于枪刀之上。但到秦营近林者，因顺风举火。秦兵四十营，只烧十营，间三屯，则彼兵必自乱矣。乘乱之时，以兵击之，各带行粮，不许暂退。连更晓夜，直拿住秦苻坚方止。诸将得令，皆去依行。

却说秦王当日自出城中，寻思破晋之计，忽见中军帐前，无风旗幡自倒。权翼曰：“此凶兆也，莫非有晋兵今晚劫寨？”

秦王未信，有军报曰：“上山远远望见晋兵已出，渡水而东去了。”秦王曰：“此疑兵也，只管移营。”令徐成引兵马五万去迎。黄昏左侧，东风骤起。权翼回报水北岸寨中火起，秦王便叫探视。张蚝也来回报，望见水寨中火起。秦王即唤徐成亲往水北岸，张蚝亲往江南，看其虚实，如晋兵到可急回。二将领兵去了。

初更左侧，喊声动地，西屯军马，齐奔御营。军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后

面晋兵杀到，正不知多少军马。秦王急急上马，引军奔走。火光连天而起，江南江北，照耀如同白日。苻融引手下数百骑，正逢晋将桓伊，被伊军围住，乱箭射死。谢琰引军来赶秦王，坚望西奔走，前面一军来到，为首乃是晋将谢玄。

秦王大慌。前谢玄，后谢琰，两军夹攻，四下无路。忽闻喊声，张蚝引军杀入，救秦王出，急上战船。与张蚝等将船棹开中流，被玄令军人在岸上射之，万弩齐发，秦王中箭倒在船上，众将救醒奔逃。时朱序后与部下从军，在秦军中大叫：“秦军大败，秦王死了！”因此，秦军及御林军奔溃而走。其时秦军因移阵大乱，队伍不齐，况兵退不复立住，因此大败。秦王中矢，单舸走过西河下，时天色已明。

正走间，前面又一军到，张蚝出马迎之，乃秦将徐成，合兵一处。后面晋兵大至，前到一山，乃停马山，张蚝引军上山，山下喊声大震，谢玄人马大队已到，周回把山围祝秦王停住曰：“死据其山。”秦王遥望已兵，自相蹈藉，死者蔽野，塞川重叠，死尸塞江而下，肥水为之不流。围及至次日，晋兵越厚，四面放火烧山，军马乱窜，忽见火光中一将，引数千骑杀上山来。秦王视之，乃邓羌也。羌曰：“四下火光逼近，不可久停，请陛下走回，欲再收兵。”秦王曰：“谁可断后？”傅删曰：“臣愿舍死以挡之！”其日黄昏，张蚝在后，邓羌在前，冒烟突火而下，留傅删挡后。晋兵见秦王时，各皆要争功，并进军突火而来。秦王叫从行军士，尽脱衣甲，叠于山路而焚之，以绝后军，方走得脱。谢玄、谢琰、桓伊、刘牢之会朱序之兵，乘胜追击，无不一当十，百当千，杀得秦兵大败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漫山遍野。其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能停息。草行露宿，重以饥冻，死者十去七八。

谢玄追至青冈，方传令鸣金收军，获得秦王坚乘舆及云母车、仪盖器械，军资珍宝，堆积如山，俱各立册抄记，留献朝廷。

次日，玄作书使人见叔父谢安报捷，时谢安正与王羲之围棋。驿人持书与安，安令驿人去了。安一面围棋，一面拆书，看其书已，知谢玄已破秦矣。遂将书放在床上，了无喜色，下棋如故。王羲之问曰：“书中何事？”安曰：“小儿辈遂已破秦。”羲之曰：“宜速报朝廷，何事于棋？”言讫辞出。谢安既罢棋，入内过户限，心甚喜，不觉屐齿之折，直入宫见帝，奏曰：“臣子侄托陛下洪福齐天，已破秦师百万于肥水之上，获得秦王云母车及军资宝贝，今进献朝廷。”帝曰：“朕得卿子侄等辈，破此强秦，天下幸甚！从今以后，朕何忧焉？”即加封谢安为太保，于是降诏进谢玄为前将军、假节钺，令其振旅，还镇京口。

是时秦之诸军皆溃散，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。却说秦王坚奔走淮北

，淮北饥甚，又无粮草，百姓进壶飧豚髀供给。

秦王坚受食之，大悦曰：“较公孙豆粥，刘秀麦饭，有加无减。”坚以帛赏百姓，百姓辞曰：“陛下厌乐安苦，自取危困，民为陛下子，陛下为民父，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？”弗顾而去。

坚谓张夫人曰：“吾今有何面目治天下乎？”潜然流涕。

当秦王坚闻诸军皆溃，惟慕容垂三万人全师淮南，乃领千骑奔垂。探事军人报曰：“今有秦王坚大败，引残军千骑前来见将军。”当世子慕容宝谓父慕容垂曰：“五木之祥，今其至矣。”又曰：“秦王兵败，委身于我，是天借之以复燕柞，此时不可有失也。”垂曰：“汝言是也！然秦王待我甚厚，今兵败以赤心投命于我，何可害之？若氏运必穷，吾当怀集关东，以复先业耳。”时诸将佐皆劝垂杀坚，垂不从。遂自出中军迎秦王坚入内，悉以兵符还秦王坚。

坚大悦，收集离散，乃使子苻丕同燕之旧将丁零守长乐，与垂等北至洛阳。众复十余万，百官仪物，军资略备。

当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：“北鄙之民，闻王师不利，轻相煽动。臣请奉诏书以镇安阳，聚集军粮，以图再举报仇。就因便入展拜先祖庙陵，以尽臣等一点孝心，陛下圣意云何？”秦王坚曰：“从卿所请，领兵往镇。”垂谢恩拜辞，即出领兵起行。权冀谏秦王曰：“国兵新破，四方皆有离心，宜征集名将，置之京师，以固根本。垂勇略过人，世家东夏，固以避祸而来，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？譬如养鹰，饥则附人，饱则飏去，岂可解其所纵，任其所欲也？”秦王坚曰：“卿言是也！然朕已许之，匹夫犹不食言，何况万乘乎？若天命有兴废，固非智力所能移也！”冀又曰：“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，臣见其往而不返，关东之乱自此始矣！”坚亦不听。

## 第二六二回 吕光率兵伐西域

却说先车骑将军吕光率兵七万去伐龟兹，将至其地，闻秦王苻坚寇晋，光意欲更须后命，抽回部将。杜进曰：“节下受任赴机，宜之速行，何更留乎？”于是光传令进兵，行至流沙，三百余里地下无水，掘井四十余丈亦无泉出，军皆渴甚，将士失色，皆来禀光。光曰：“吾闻李广以精诚玄感，飞泉涌出，吾等岂独无感致乎？皇天必将有济，诸军不足忧也！”言讫，命排香案，亲自祈告天地，俄而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遂得进焉。

时焉耆国国王率其旁国降光，光受而慰之，引兵直至龟兹国。帛纯闻秦将吕光以兵来寇其国，遣大将金德率兵二万出城来战。金德受命，即出领兵。金德上阵，使开山大斧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更有五子，精通武艺，骑射过人：长曰金瑛，次曰金瑶，三曰金琼，四曰金琪，五曰金琚，俱各英雄。是时金德领主命，引本部军马八万来迎。前至凤鸣坡，相遇吕光，两下各自布阵。金德兵



摆开门旗下，金德出马，五子列于两边。厉声大骂：“反国之贼，敢侵吾境？”吕光纵马挺枪，大怒而出，单搦金德交锋。长子金瑛，挺枪与吕光交战，战不三合，吕光刺死金瑛于马下。次子金瑶大怒，又纵马一口刀来与吕光交战，光乃抖擞精神，施逞平日虎威，骤坐下马，交马未五合，吕光斩瑶于马下，全然不惧。第四子金琪，见二兄俱敌光不过，也骤坐下马，轮手中两口日月刀，与金琼、金琚三人围住吕光。

光在中央独战三将。无移时，金琪中枪，翻身落马。二将慌救，吕光倒拖枪便走。金琼骤住马，收了戟，取箭射之，被吕光用枪连抵。琼射三箭皆不中，琼操了戟，奋力赶来，将及赶到，却被吕光一箭射中面门，应弦坠马而死。金琚随后赶来，一刀砍下。吕光施放不中，弓箭皆弃，闪过其刀，生擒金琚归阵，杀之。复取了枪刀，坐了马杀过对阵。金德见五子皆丧于吕光之手，心胆皆裂，急走入阵躲避。西域兵素闻吕光之名，又见如此之雄，谁敢交锋？马到处，喝声阵开，皆纷纷乱走，曳兵倒退。吕光匹马单枪，冲入西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参军段业见吕光大胜，率秦兵一掩，西域兵大败而去。金德险被擒捉，弃马步行而逃入城。

吕光收军回寨，诸将贺曰：“某闻将军少年如此英雄，不想寿已四旬，精神尚在。今日阵前，独诛五将，世之罕有。”

吕光曰：“吾孤军悬入，若不力诛其将，则功难成。汝等诸将，各宜效力，共成大功。”言讫，传令教军攻城。

却说金德败回入城，哭见帛纯道：“秦兵势大，不能抵挡，五子皆已丧命。”龟兹王帛纯曰：“似此怎生奈何？”金德曰：“不如收拾珍宝，逃避阴谷，待其师老，然后击之。”帛纯从之，命宫人收拾珍宝，使金德杀开城门，领亲属逃避去讫。

吕光见龟兹国王逃走了，亦不追赶，遂引兵入城，宰马杀牛，大飧士卒，犒劳三军。是时龟兹附近王侯来降者，共三十余国，吕光皆抚而遣之还国。乃使人寻讨鸠摩罗什。

史说鸠摩罗什，乃天竺人，世为相国。其父鸠摩罗炎，持身有大节，将嗣相位，乃避辞出家，东度葱岭。龟兹王闻其名，郊迎之，请为国师。时王有妹，年二十，才悟明敏，诸国交下聘，并不许。及见罗炎，心欲留之，乃逼以其妹妻罗炎。炎既与王妹匹配，王妹遂有娠，罗什在胎，其母慧解倍常，生下罗什。及年七岁，遂与母俱出家，罗什从师受经，日诵千偈，偈有三十二字，凡三万三千言，义亦自通。西域诸国咸服。罗什始携母至，讲说诸经，诸王皆长跪坐侧，令罗什践而登焉。苻坚闻之，密有迎罗什之意，因是乃遣吕光等率兵西伐龟兹。光临行，苻坚谓曰：“若获罗什，即驰驿送之。”

今吕光既破其国，乃使人寻得鸠摩罗什并其母至。光见其年少美色，以凡人戏之，欲强妻以龟兹王女。罗什与母拒而不从，坚辞甚苦。光曰：“道士之操，不愈先父，何所固辞？”

乃闭之密室，饮以醇酒，至酣乘醉入室强逼，罗什不得已，遂妻之。吕光迷恋龟兹国不思归期。及见龟兹宫室壮丽，命参军段业著《龟宫赋》以颂之。龟兹国人，奢侈厚于养生。家有葡萄酒，或至千斛，经十年不坏。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，由是吕光留恋，无有归心耳。

却说乞伏国仁，陇西鲜卑人，父司繁，降于秦苻坚，使镇勇士川，卒，国仁代镇其地。闻秦王坚败于晋，乃谋反，自称大单于、秦、河二州牧。自勇士川至都于金城，聚众一二万人，不听秦命，改号建羲元年，国号西秦。却说乞伏国仁为秦前将军，从秦王坚寇江南。国仁叔父步颙闻秦师大败，乃率陇西谋叛。秦王坚闻知，使国仁以兵五千讨之。国仁遂与叔父步颙，合兵十万余人谋叛，经略秦境。

却说慕容垂领兵至安阳，其子慕容宝曰：“父亲欲建中兴之业，独力难成，吾之旧将，皆在长乐公苻丕处，父亲不如入城，只佐参苻丕，私与皇甫真等同议兴兵之策。”垂曰：“此计大善，汝率兵先行，吾自入参苻丕，密会旧将，同议兴兵之策。”于是慕容垂自引从人入安阳，参苻丕，使其子宝率兵西行。

## 第二六三回 慕容垂谋复称燕

却说慕容垂来见长乐公丕，丕亲自出迎之。赵秋密劝垂就座杀丕，因据邺起兵，垂不从。

丕还，欲谋袭击垂，当侍郎姜让谏曰：“垂反形未著，而擅杀之，恐非所宜也。不如以上宾待之，严兵卫之，密表情状，听敕而后图之则可也。”丕从之，乃馆垂于邺西驿，令守之。

垂潜与燕故臣皇甫真等曰：“今秦王败于肥水之上，其锐气已坠，不能复振。吾以计脱身至此，以参长乐公为名，来见卿等一面，同议中兴之策，再复燕柞，共灭强秦。今被苻丕令人监我于邺西舍，不与我去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皇甫真等曰：“复燕宜乘此时，奈我等皆无兵权，不知殿下部下还有多少兵？”垂曰：“未上万人。”真曰：“殿下速使人以书往关东，使旧将丁零、翟斌二人起兵先叛。秦王必然诏殿下兴兵去讨，乘此机会，可以脱此。招集人马，若上十万，以讨丁零为名，所过郡邑必然以牛酒郊迎王师。因其无备，可下诸郡，再移书报知各处，燕王必然响应。待应，举兵向长安，大业指日可定矣。”垂曰：“然，得卿同行，事方有成。”真曰：“吾若随殿下去，长乐公必疑，反为不美。”垂曰：“既如此，吾来日就发书与二人就去，再当会公。

”言讫辞归。

于是，垂密使人送书与丁零、翟斌，令其起兵作乱。零、斌得书，聚二万余人，骚扰秦境，关东守将上表告急于秦王。

苻坚问文武曰：“今丁零、翟斌谋反，文武之中，谁人肯去讨此跋扈？”权翼曰：“国兵新败，京师之众，不可调遣，宜固守根本。可使人赍诏，遣冠军将军慕容垂起兵去讨，可得两便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如何两便？”翼曰：“慕容垂父子，焉肯久为人臣？必有异谋，使其讨丁零、翟斌，正如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从其自灭。慕容垂灭得，翟亦好，翟灭慕容垂亦好，此不为之两便乎？”秦王坚曰：“然！”于是使驿驰诏书来北鄙，诏慕容垂去以兵讨丁零、翟斌。

垂得诏并不推辞，只道军粮稀少，因此慕容垂谓使人曰：“卿回朝，托烦善言奏知。”使人去了，垂径将诏书来见苻丕，称主上令其讨丁零之乱，以兵符乞兵起行，丕犹豫。

当石越言于丕曰：“垂有恢复旧业之心，今复资之以兵，以为虎添翼者也。”丕曰：“垂在此常恐为肘腋之变，吾置之于外，不犹愈乎？今主上之命，焉敢违之？”思半晌，乃以羸兵敝铠给之，又遣苻飞龙率氏骑一千，为副将，密戒飞龙曰：“垂为三军之帅，卿为谋垂之将，行矣，勉之！”飞龙曰：“谨领密旨！”言讫，遂统兵行。当垂辞丕曰：“臣欲人邺拜辞祖庙而去，告知殿下。”丕曰：“卿今有急，不及拜庙，火速前去。”垂见丕不许，乃潜服而入，亭吏禁之，垂怒斩亭吏而去。

石越言于丕曰：“垂反形已露，可因此除之。”丕曰：“淮南之败，垂侍卫乘舆，此功不可忘也。”越退告人曰：“公父子好为小仁，不顾大计，终当为人擒。”

时丕留慕容农及楷、淮、绍于邺为质。垂行离安阳县，闻丕与飞龙谋欲杀己，因怒激其众曰：“吾尽忠于苻氏，而苻氏专欲图吾父子，吾虽欲已，得乎？”乃于河内募兵，旬日间有众八千。夜袭飞龙氏兵，氏兵不备，尽被杀之。垂以书遗秦王坚，言其故，而慕容凤等亦各率部曲归。翟斌会秦豫州牧、太原公苻暉，领毛当讨斌、凤，被斌、凤合兵击败斩之。

垂遂济河焚桥，有众三万，遣人告子农等，令举兵。农等遂以晦日将数十骑，微服密出邺，奔列人，止于乌桓鲁利家。

利为之置馔，农笑而不食。利谓其妻曰：“恶奴，郎贵人，家贫无以饌之，奈何？”妻曰：“郎有雄才大志，今无故而来，必将有异，非为饮食来也。君亟出远望，以备非常。”利从之。

农笑谓曰：“吾欲集兵列人，以图兴复，卿能从我乎？”利曰：“死生惟

郎家命！”农乃诣乌桓与张骧说之，骧再拜曰：“得旧主而奉之，安敢不起？”于是即招军买马，众至九千人，起兵来会合慕容垂。

## 第二六四回 慕容垂大破秦兵

甲申九年正月朔，长乐公苻丕大会宾客，令人请慕容农同饮，使人回说，不知去向。丕始知其去，使人四出寻之，乃知其在列人，已起兵矣。

却说慕容农又驱列人士民为卒，斩桑榆插地为兵，裂襜裳于竿为旗。使赵秋说屠各子及康东乌桓等人，各率部众数千赴之，攻破馆陶，收其军资器械，取康台，收马数千匹。于是步骑云集，众至数万。乃推农为骠骑大将军，监统诸将，设立郡署，上下肃然。农以父垂未至，不敢行赏，赵秋曰：“军无赏，士不往，今之来者也，皆欲立功规利，宜承制封拜，以广中兴之业。”农从之，于是赴者相继。农号令整肃，军无喧哗，士民喜悦。

长乐公闻知大怒，使石越来讨之。农曰：“石越有智勇之名，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，是畏王而凌我也。必不设备，可以计取之。”众将皆曰：“今大兵至，宜治列人之城以治之。”

农曰：“今已起义兵对敌，固当以山河为城池，何必列人之城治也。”越至列人之西，农参军赵谦曰：“越远来疲倦，请急击之。”农曰：“彼军有甲在外，我军有甲在心，昼战，则士卒见其外貌而惮之，不如待暮击之，可以必克。”即令战士严备以待，毋得妄动。石越既至，令士卒立栅壁垒，农笑曰：“越兵精士众，不乘其初至之锐以击我，乃更立栅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至暮，农令军士鼓噪出，阵于城西，守门将刘木率壮士四百人，当先毁栅而入。石越无备，见兵入寨，慌上马，两军相遇。石越持枪跃马走出，大骂：“逆贼！秦王有何负汝，发兵谋袭？”慕容农大怒拍马，更不打话，手执大杆刀直取石越，两马相交，战不十余合，石越被慕容农一刀斩于马下。挥兵进击，杀死秦兵大半，其余尽皆逃奔。毛当在后阵闻石越败，急欲上马，农大队涌至，措手不及，亦被乱军所杀。秦兵大败，以此秦人骚动，盗贼群起。

慕容垂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不过半年，众至十万，起兵前来关东。先遣人报知慕容凤、丁零、翟斌，三人闻报，自来迎接人寨，叙谈衷曲，各诉契阔之情，共议复燕之计。丁零曰：“若复燕，可使人往邺报知前将军慕容农，令其起兵相应，我这里一面以兵先取邺城。”垂曰：“闻农起兵将至，吾亦遣人报知，君言正合我心。”当即写书，使田山去列人州，会慕容农一齐起兵，田山领书去了。

慕容垂与诸将发兵来攻邺城。田山以书见慕容农，农读书讫，即时以兵来会。时垂兵二十万余人，兵至邺郡。弟慕容德、子慕容宝上言曰：“今天下兵起，皆为燕故，吾兄乘此早称尊号，庶使人无异望，士有归心。若不早立尊号

，则士民解体，大业难定矣！”垂曰：“然！”于是慕容垂自称为燕王，以世子慕容宝为王太子，以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封范阳王，又拜王公百余人，使其率众二十余万，长驱攻邺。

史说慕容德，字玄明，皝之少子也。状貌雄伟，额有日角偃月重文，博览群书，学多才艺。兄垂常与共论国家大谋，言必切至。垂谓之曰：“汝器识长进，非复‘吴下阿蒙’也。”

及慕容暉败，徙于长安，秦王苻坚以为张掖太守。苻坚败之于晋，德乃从垂至邺，因劝垂称号，垂乃以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。

兵至邺，慕容农兵亦至，闻后燕王到，自引亲随从人入中军参见燕王。燕王垂大悦曰：“得卿来助，大业成矣！”于是后燕王垂封慕容农为上将军，命其以兵与慕容德同屯。次日，会兵攻邺城。

当长乐公苻丕见燕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使兵坚守各门。遂召问韩晃等将曰：“今慕容垂兵多将广，难以与敌，攻城用何计可以破之？”韩晃曰：“慕容垂锐气正盛，石越之兵新亡，谁人再敢与战？若守此城，城郭不固，兵甲不坚，不如退守中城。”使人问垂如何起兵，于是丕遣姜让来说，问垂如何起兵。

让奉丕命来见慕容垂，未及开言，垂曰：“孤受主上不世之恩，故欲保全长乐公，使其赴京师，然后修复旧业，永为邻好。若不以邺城见让，当穷极兵势，恐单马求生，亦不可得也。”让厉色责之曰：“将军不容于家国，投命圣朝，燕之尺土，将军岂有分乎？主上与将军种殊类别，一见倾心，亲如宗戚，宠勋逾旧，一旦因王师小败，遽有异心。长乐公受分陕之任，宁肯拱手输将以百城之地乎？将军欲裂冠毁冕，自可极其兵势，但惜将军以七十之年，悬首白旗，高世之忠，更为逆鬼耳！”垂默然，左右请杀之。垂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，何罪？”礼而归之。让上覆秦王坚并持垂表领送长乐公丕归长安，时坚闻知，后见表大怒切恨之。

时苻丕见垂兵至，料不能敌，乃自领后军，至一更尽，大开东门杀出，以兵退入中城，传令三军，坚守城池，不许出战。

次日天明，后燕王闻苻丕已走，引众入城，扎住大军。却说秦北地长史慕容泓闻慕容垂攻邺，乃引亲属百余人亡奔关东，收集鲜卑九千人，起兵还屯华阴，招集亡命。平阳太守慕容冲闻慕容垂称王关东，亦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众至二万，屯于平阳。却说秦王苻坚在宫中闻长乐公苻丕告急文书至，及知慕容垂、慕容泓等各起兵叛秦，心中大惊，谓夫人张氏曰：“朕若用朝臣之言，岂有今日之事耶？有何面目见朝臣乎？”言讫，命群臣计议，命将去讨。

## 第二六五回 慕容垂已复燕祚

燕王垂遣范阳王德讨秦枋头，攻取之。东胡人王晏据馆陶，为邺中声援

，夷夏不从燕者亦尚众。燕王垂遣太原王楷与陈留王绍击之。楷谓绍曰：“今大业始尔，人心未洽，惟宜绥之以德，不可震之以威。”乃出屯于辟阳。绍率骑数百，往说晏曰：“今燕王大兵至此，长乐公尚且奔走。料此小城，内无军粮，外无救兵，安能守之？不如早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”于是，王晏思半晌，开门纳降。王晏一降，于是氏夷降者数十万口，楷留其老弱者，置守宰抚之，发其丁壮者十余万，与晏守邺。垂悦曰：“汝兄弟才兼文武，足以继先王之志矣。”

慕容泓为秦北地长史，闻燕王垂攻邺，亡奔关东，收集鲜卑，还屯华阴，其众遂盛，自称雍州牧。

秦王坚闻知泓叛，谓权翼曰：“不听卿言，使鲜卑至此，关东之地，吾不复争，将如泓何？”言讫，乃使广平公苻熙镇蒲坂，征钜鹿公苻睿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发兵五万，以窦冲为长史，姚萇为司马，前来讨泓及垂。

三将领命，即出领兵。苻睿谓姚萇等曰：“今主上令吾等讨慕容垂、慕容泓、慕容冲三人，可讨何处为先？”姚萇曰：“慕容垂兵多将广，连有邺都之地，已称王号，士民归附，难以动摇慕容泓据有华阴，甚得众心，民为之用，军为之力，亦难动之。慕容冲军马新集，民心未归，不如先讨，吾料必然破之。再以得胜之兵，去讨华阴，亦可得，再举攻邺，邺孤亦可下矣。”睿曰：“卿言有理！”于是率兵将进抵平阳，与慕容冲寨只隔二十余里下寨。姚萇谓窦冲曰：“慕容冲欺我远至，劳逸不均，今夜必然来劫吾寨。其城空虚，将军可以兵五千，抄小路去其后，待其兵离了，然后乘虚杀入，必得其城。”冲从之，即率兵抄小径去平阳城外埋伏了。姚萇亦与苻睿各以兵埋伏寨外，只待慕容冲来。

却说慕容冲闻报事军人说，秦兵在城二十里外屯扎。慕容冲谓左右曰：“今秦兵远来，必然劳苦，正好劫寨。”左右曰：“姚萇颇知兵法，恐有准备。”冲曰：“匹夫仗血气之勇，有何谋策？只管依我而行。”至晚传令，叫军马黄昏造饭饱食，一更出城，二更去劫秦营。三军得令，至黄昏，俱各饱食，全身披挂，人马尽皆衔枚，至一更，乃开南门而出。三更左侧，慕容冲兵至寨前。冲令三军鼓噪呐喊杀进，直入中军，却是空寨。慕容冲急勒马时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四边喊起，左边苻睿杀出，右边姚萇杀出，两下夹攻，杀得冲兵损其大半。慕容冲舍命杀出重围，走回平阳。

平阳已被姚萇使窦冲率兵抄小路于城下埋伏，一见慕容冲以兵出城，离了十里之程，窦冲使军人各将云梯三百余只，架在城上，五百余人齐登入城，将守门军人杀了，砍开城门，外军直入，屯于城中。

及至天明，慕容冲大败而回，至城下，见城上皆是秦兵旗号，不敢入城。

自思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乃忙领百余骑，逃奔华阴来投慕容泓。泓曰：“闻弟在山东聚义，如何至此？”

冲曰：“弟在平阳，聚众至三万，被姚萇杀败，无处安身，来投贤兄。”泓曰：“汝既来投，吾何见却？弟宜尽忠，同讨强秦，倘得天下，与你平分。”言讫，以慕容冲为前锋将军，率兵二万，出屯城外，以为犄角之势，待拒秦兵。却说苻睿用姚萇计策，破了慕容冲，得平阳城，安抚百姓，分兵去守，遂领兵长驱大进，杀奔华阴郡来。

慕容泓正欲起兵向长安，忽探事军人回报苻睿兵将至，乃使谋臣高盖来帮慕容冲以兵拒迎。高盖领兵出城，来见慕容冲曰：“今主公遣某同将军拒敌，将军可有计否？”冲曰：“吾却无计，正欲问君。”高盖曰：“依愚之策，前面有穷崖谷可以伏兵，将军可以五千精兵伏其处，吾以二万兵诱敌。待苻睿过穷崖谷了，将军兵出而击之，吾勒兵杀回，两下夹攻，苻睿可擒矣。”冲曰：“此计正合我机。”于是慕容冲依其计，即以五千精兵埋伏于穷崖谷，使高盖率兵二万，出华阴界口诱敌。

却说苻睿引兵去华阴界口，前兵报有敌兵拒住，不得往前。

苻睿曰：“慕容泓以谁人为将？”探事军人报，是平阳杀败的慕容冲领兵拒迎。苻睿曰：“只管杀去。”前军得令，杀将过去。燕兵见秦兵来，不敢交锋，尽皆溃逃，穿山度岭而走。苻睿一见，传令三军尽力去赶。姚萇曰：“前面穷崖谷，恐有埋伏，不可去追。适间，拒兵不战而走，宜防暗计。”睿曰：“慕容冲无谋之辈，有甚高计？迫之无妨。”因此秦兵鼓噪大喊，连追十里之程，前军立住不行。睿问之，军报曰：“后面大队军马拦住隘口。”言未毕，前面高盖驱兵杀回，苻睿使姚萇出阵迎敌。前军忽然一声炮响，后军喊起，报道：“后面穷崖谷中，有伏兵杀出。”苻睿大惊，手足无措，忙命窦冲退拒后军。

冲即竭力以拒后军，睿方得脱，收兵计点，折去大兵三千人，因是两下相持。

时，慕容泓谓诸将佐曰：“前日虽胜一阵，秦兵势大，终难久持，不如奔回关东。”诸将曰：“吾兵若退，彼必后追，此事若何？”泓曰：“选精锐兵断后。”诸将曰：“如此可行。”于是泓自率精兵在后，使老弱先行。苻睿闻泓退，乃自率兵出邀击。当姚萇闻知，急出谏曰：“鲜卑皆有思归之志，故起而为乱，宜驱令出关，不可遏也。夫执鼯鼠之尾，犹于反噬于人，但可鸣鼓随之，彼将奔败不及矣。”睿弗从，自以兵出，使窦冲为前锋与慕容冲交战。两马相交，战未十合，窦冲大败，走回本阵。苻睿见窦冲大败，亲自披挂，拍马走出阵前，与慕容冲交战，只一合，被慕容冲斩于马下。窦冲见睿死了，亦领

部下兵杀出重围而走。秦兵溃逃，乱奔四散。慕容冲挥兵一击，杀死大半。姚萇在前锋，闻后军报苻睿被慕容冲杀了。姚萇大惊，不敢恋战，与左右从骑千余，尽力杀开血路。正遇高盖，二人交锋，战上五合，姚萇拨开军器，拍马加鞭杀开重围，思量欲奔秦，恐秦王苻坚见罪，只得引残兵走奔马牧西川。

西川使长史上书，报知秦王坚讨罪。坚大怒，将长史斩之，从人走回报与姚萇，姚萇招集残兵，不敢还秦。

## 第二六六回 姚萇反秦为后秦

却说西川豪族伊详等率五万家谋叛，闻姚萇至西川，领五万家入见姚萇曰：“某等遭乱难之世，不遇真明之主，徒抱赤心，隐于此耳。今闻明公盛德，乃将门子孙，某等率众前来，立明公为盟主，守此一邦，未识尊意若何？”萇曰：“吾闻卿等乃西川豪杰，马牧英俊，若欲立盟主，必须立卿，萇乃庸才，因逃难至此，焉敢妄占也？”伊详曰：“吾闻立尊，定须立德，公祖德于民，吾故率众推公，公何辞耶？”言讫，伊详为首下拜，称千岁，十万余人齐声从命，于是姚萇为后秦王，拜伊详为谋事参军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攻讨北边。

却说慕容冲既杀了苻睿，同高盖又集军马，屯于城外。乃遣人送书谓秦王坚曰：“吴王已定关东，可速备大驾，送家兄皇帝还邺都，与秦以虎牢为界，两下罢兵。”

坚见书大怒，召慕容暉责之曰：“卿之宗族，可谓人面兽心，不可以国士期也。”因命暉以书招谕泓、冲二人来降。

暉密遣使谓泓曰：“吾笼中之人，必无还理，且燕室之罪人也，不足复顾。汝勉建大业，吾死，便即尊位。”泓于是进兵向长安。

却说后秦王萇用伊详计，招众十余万，进屯北地，华阴、新平、安定等郡皆降附之。秦王坚大怒，自率步骑二万，前来讨萇，秦兵屡败。萇兵屯于安公谷下，军中无井，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，萇军有渴死者。会天下大雨，后营中水深三尺，营外寸余而已，后秦军复振。坚叹曰：“天亦佑贼乎？”于是萇得活。

却说慕容泓谋臣高盖，见泓德望不如慕容冲，且持法严峻，因说慕容冲曰：“慕容泓非济世之才，吾意欲以将军为盟主，将军复有意乎？”冲曰：“一身客寄四海，未尝不伤感而叹息，鹪鹩尚有一枝，狡兔犹有三窟，何况人乎？北中丰腴之地，非不欲之；奈泓与吾同一宗亲，甚不忍焉！”高盖曰：“北州天府之国，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。如今慕容泓不能用贤立事，刚而无勇，柔而太弱，此业不久已属他人矣。今天以资将军，此会挫失，岂不闻逐兔先得之语乎？将军欲之，某当效死。”慕容冲拱手谢曰：“倘天助，实出公之所赐也



。请暂少歇，再容商议。”当日席散。次早，高盖又语之，慕容冲曰：“既先生有念冲意，从先生计之。”于是高盖密于慕容冲耳畔言曰：“今日明公入城，彼必出迎明公，击盃为号，因而杀之。”冲曰：“然！”因此慕容冲与高盖领军回城。

慕容泓闻慕容冲大捷而回城，乃引诸从人以果酒在城门内迎贺。时高盖佩剑在前，慕容冲在后而进。见慕容泓执酒在门边，因言曰：“托圣兄洪福，幸获此胜，何劳远迎？”泓对曰：“得贤弟英勇，大破秦兵，生灵百万，无不感戴。”因忙举酒与冲，冲接着，作失手击破，高盖一见，舞刀向前，把慕容泓一刀斩之。泓首落地，诸从皆惊。高盖大叫曰：“降者免罪，逆者尽诛！”于是城中诸将吏人，俱各投降，不敢拒命。因此高盖请慕容冲入为皇帝，即大位，承制行事，复置百官，遂遣将加兵，攻讨北平。

先是，秦王苻坚灭燕，慕容冲姊年十四，有倾城国色，苻坚纳之为王妃，宠冠后宫。时冲年十二岁，有龙阳之姿，坚又幸之，因此姊弟专宠。安人吴进中是长安百姓，为之歌曰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群臣咸惧冲为内乱，时王猛切谏之，苻坚不得已，乃使冲出长安，为平阳太守。又有谣言曰：“凤凰凤凰，止与阿房。”苻坚闻知，以凤凰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乃命植梧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。慕容冲，小字凤凰，故有先兆之识也。

八月，燕将慕容德等进兵围住邺城，城中长乐公苻丕大忧，况且刍粮俱尽，削松木饲马，犹不肯降。燕王垂谓诸将曰：“苻丕穷寇，必无降理，不如退屯新城，开丕西归之路，以谢秦王畴昔之恩。”于是将慕容德等传令三军，退趋新城而屯。

却说晋太保谢安上表，请靖胡乱，以兵北讨。晋帝读表曰：先帝深虑胡贼，势不两立，由胡无隙可乘，故不敢征。后陛下登位，岂期苻坚逆天犯境，蒙托臣以讨贼。臣自知劣才之弱，贼众之强，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欲以破秦。

陛下天威，洪福所致，将士戮力效命，一击破秦百万之兵，使苻坚丧胆于肥水。鲜卑乱生关东，五胡杂植，俱各以秦之军，食秦之粟，杀秦之兵矣！此乃天厌秦人，故有此衅耳！伏望陛下乘此，遣将开拓中原，北方指日可平。甲申大光九年九月，太保臣谢安，谨表以闻，仰于闻听。

晋孝武帝览表谓安曰：“卿策正合朕心，太保可调拨诸将，以兵起行伐秦。”于是谢安谢恩，即出朝堂，使前将军谢玄率桓石虔诸将，以大兵二十万，来讨河南。河南城堡闻兵至，皆来归附。谢玄领兵入屯河南，分兵戍守，安慰百姓。又使晋陵太守滕恬之以兵五千渡河，入据黎阳。又令参军刘牢之以兵二万，入据碭碛、滑台。分拨已定，谢玄自以大兵屯于河南城，使人前去打探

消息。待其来报，然后进兵。

## 第二六七回 苻丕求救于谢玄

却说燕王垂退兵，放长乐公苻丕出走，而苻丕坚守不走。

垂大怒，复使车骑将军慕容德等率兵围邺。苻丕见燕兵又至，进退无路，只得固守。及闻谢玄入据河南，心中大惊，急聚将佐商议。忽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殿下休忧，臣虽不才，凭三寸不烂之舌使慕容垂退兵，可保邺都万无一失。”苻丕视之，乃右将军徐成。丕问曰：“卿有何高见，可解此围？”成曰：“某闻慕容垂祖父先仕晋，晋封为侍中；后慕容隼反晋，自立为燕，至暉被圣父灭之，今垂复称燕，晋人不乐其生。某请命去说谢玄与殿下联合，同破燕兵，此围自然瓦解。”丕曰：“汝且试言玄之说辞与吾听。”成于苻丕耳边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

丕然之曰：“其说甚奇。”于是修书一封与徐成，从夜半引五千兵，杀出南门，奔河南而来。

不日入城，说谢玄曰：“秦王与晋无仇，只因慕容垂父子切言劝之，以兵犯境，致结肥水之怨，秦王深悔羞焉。不期逆贼计乘吾败，复自称燕，以兵来攻邺城。今长乐公苻丕遣某以邺都之地奉公，乞赐粮米，救济军民。再以一军救应，同退慕容垂，情愿领众西归，让邺都河南还晋，永远和好，誓不相侵，未审尊意何如？”玄曰：“既长乐公还我邺都之地，怎不救应？吾以米二千斛，汝可先运赴邺，资给军民，吾后即便点兵来救。”徐成拜谢，运粮先回。

当桓石虔谓玄曰：“将军何不坐待慕容垂去诛苻丕。如何反助粮米，与其救兵？”谢玄曰：“汝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慕容垂不减韩信之智，又有吕布之勇，今以兵围邺，苻丕困极，吾若不以粮米馈之，不遣军马救之，苻丕势穷，必然降燕，则邺都何年可得？故吾以军粮救应苻丕，使其同吾杀退慕容垂也。苻丕势弱，安敢失信？定要西归，吾唾手可得邺城，河南之地，十有九矣。”诸将曰：“将军神见，我等不及。”于是玄召参军刘牢之至，曰：“汝可以二万兵前去，助苻丕破燕。”牢之从之，即以二万兵来救邺城。

却说徐成运米二千斛近邺，使人先入城报知苻丕。苻丕以兵出接粮米入城，徐成以兵断后，杀散燕兵，亦入城去。苻丕问曰：“虽得粮米，可支数月，未审救兵何日得至？”徐成曰：“只管坚保城池，以待救军。”于是丕令军人昼夜固守之。

燕慕容麟攻博陵，城中粮草已尽，功曹张猗恐城破，逾出城，聚众五百以应麟。王兗临城责之曰：“卿是秦民，吾是卿君，卿起兵应贼而号义兵，何名实之相违也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卿母在城弃而不顾，吾何有焉？今人取卿一时之功则可矣，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？中州礼义之邦，不意乃有如

卿者乎？”麟怒，身先攻拔博陵，执兗杀之，军民皆恨。

## 第二六八回 慕輿文杀刘库仁

却说平阳太守慕輿文，乃慕輿句之子也。闻苻坚败于肥水，及慕容垂称号自立，乃招集兵马，来攻刘库仁。库仁大怒，点起军马与慕輿文交战，二人交锋，战二十余合，库仁被慕輿文斩于马下。刘头眷见兄库仁被杀，舞大杆刀，拍马来赶慕輿文。

文又与眷相战，战上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刘显见叔赢不得慕輿文，持枪前来夹攻，文抵挡二人不住，拨开军器，勒转马头便走。刘显驱兵，击杀得慕輿文之兵大败，逃回平阳去讫。

时刘库仁既死，其子刘显杀退慕輿文，寻刘库仁尸首葬埋讫。其弟刘头眷代领其众，刘显心甚不平，暗藏利刃入内室，刺杀其叔刘头眷，自领诸部。刘显既领其众，恐皇孙拓跋珪长成复业，乃谓左右林茂、王霸曰：“拓跋珪年已长成，后必为乱，吾欲杀之，恐秦王见罪，吾甚忧患，汝有何计？”林茂曰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吾甚虑此，既要害珪，不诬其谋叛，何以杀之？不如先杀拓跋珪，然后使人具奏珪谋叛，吾已杀之，将军有何罪焉？”显然之。茂又曰：“此地常例，每年聚会诸部众官，今期已迫，来日将军使人往请诸部大人赴会，就请拓跋珪同至，若来赴会，留而杀之。”显曰：“其计善矣。”于是刘显使人请各部官赴会，又差人来独孤部请拓跋珪，拓跋珪收拾赴会。燕凤曰：“愚意刘显有害小主公之意，故今来请赴会。”贺讷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凤曰：“显新杀亲叔刘头眷而夺此位，恐小主公成人后来取位，故有谋害之意。”讷曰：“虽有此计，切莫疑心，平阳去此不远，不去反疑。”珪曰：“公之言是也。”张册曰：“筵无好筵，会无好会，主人不可去。”赵俊曰：“某将马军三百人同往，可保主公无事。”

珪曰：“子杰同去，何足虑也？”拓跋珪与子杰即日同赴平阳，离独孤部百余里，比及到郡，林茂出郭迎接，意甚谦敬。拓跋珪不疑，随后文武官各出迎接，拓跋珪更无疑忌。是日，请于馆舍暂歇，赵俊引三百军士围绕保护，俊带甲挂剑，行坐不离。

次日，入报九部四十五处将士官员皆到。刘卫辰亦到，显先请商议曰：“拓跋珪世之梟雄，久必为北州之祸，可就今日除之。”卫辰曰：“恐失士民之望，不可行。”刘显曰：“吾已密领秦王诏旨在此。”卫辰曰：“如此，则宜先为准备。”

显曰：“东门阴山大路，吾已密令宗弟刘和引五千军把住，南门外已使刘中引三千兵把住，北门外已使刘钟领三千军把住，只有西门不必守护，前有大溪阻隔，虽有数万人马，不易过也。”卫辰曰：“吾恐赵俊行坐不离，恐难下

手。”显曰：“吾已伏千余兵于城内了，可使王威另设一席于外，以待武将。先请住赵俊，后可行事，吾已安排定了。”

当日杀牛宰马，大设宴饮。请拓跋珪与众官至堂中。拓跋珪主席，诸公子两边，其余各依次坐讫。赵俊带剑立于其侧。

酒至三巡，王威入请赵俊赴席，俊推辞不去，珪命去，俊出就席。刘显在外收拾铁桶相似，三百军都赶归馆舍，只待半酣，号起下手。正值王霸把盏至珪前，以足履珪之足曰：“请更衣！”珪会其意，待霸把过盏，推起如厕。王霸已于后园等待珪，入谓曰：“城外东南北皆有兵马，惟西可走，使君急从后遁去勿迟，刘显已定计害君多日。”拓跋珪大惊，急解马开后园门，飞身上马，不顾从者，望西而走。把门吏问之，珪曰：“吾不胜酒力矣，故先回耳。”挡之不祝时刘显举头不见拓跋珪在座，便遣林茂去追，茂上马引五百马军即便赶之。

却说拓跋珪出西门，行至大溪，幸有艇船，急上艇船，将金条头雇艄人撑过江，上岸而走去了。刘显赶到江边，不见拓跋珪，只得还城。

俊饮酒间，忽见人马转动，急入视座上，不见拓跋珪，大惊。急出探馆舍，听得人说，刘显引军追拓跋珪出门去了。因此火急操枪上马，引三百军出城。迎见林茂，问曰：“吾主何在？”茂曰：“使君逃席，不知何往？”赵俊是个谨细的人，不肯造次，遍观军中，并不见动静，前望大溪相隔，别无去路。

赵俊曰：“汝请吾主，何故着军马四绕？”茂曰：“九部四十五处官员在此，吾为上将，岂可不防护也？”俊曰：“汝逼我主何处去了。”茂曰：“吾听知匹马出门到此，不知何处去了？”因此赵俊忙讨船，引三百人渡，赶五里之路，追着拓跋珪，保护得还本部，来见贺讷，细说刘显谋害之事，及得王霸所救之言，讷曰：“既刘显起此不仁，汝可招军马，以待迎敌。”

于是拓跋珪始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礼贤下士，聘旧大臣，不半岁，积得精兵二十万人。自是威名日盛，刘显不敢攻焉。

## 第二六九回 姚萇以兵攻新平

后秦王姚萇闻慕容冲攻长安，会群臣议进止之策。诸将皆曰：“宜先取长安，建立根本，然后经营四方。”萇曰：“燕人因其众思归以起兵，若得志，必不久留关中。吾当扎屯岭北，广收资实，以待秦王晏去，然后拱手取之。”言讫，乃留长子兴守北地，自将其众攻新平。

初，新平人杀其部将，秦王坚缺其城角以耻之，新平人深以为耻，欲立忠义以雪之。及萇至，太守苟辅欲降，郡人冯杰等谏曰：“昔田单以一城存齐，今秦犹连城过百，奈何遽为叛臣乎？”辅喜曰：“是吾志耳，但恐久而无救，郡人横被无辜，诸君能尔，吾岂顾生哉？”于是凭城固守。

后秦兵至，为土山地道以攻，辅亦于内卫之，或战地下，或战山上，后秦之众死者万余人。荀辅乃诈降以诱苌，苌信之，将入城。诸将士告有诈，始觉之而返，辅伏兵邀击，苌几死之，得伊详引兵来救，因此进杀去万余人矣。太守荀辅坚守以拒后秦，粮竭矢尽，外求救不至。后秦王苌使人谓曰：“吾方以义取天下，岂仇忠臣耶？卿但率众还长安，吾止欲得城耳。”辅率民出，苌执而阬之。

## 第二七〇回 高盖谋立慕容冲

乙酉十年，高盖诸将立慕容冲为帝，都于阿房城，国号西燕，改元更始元年。慕容冲以高盖为大将军，总督内外诸军事，又以蔡文为右将军，起兵二十余万。西燕王自与高盖及蔡文大发兵马，御驾亲来攻打长安。

时翟斌恃功骄纵，邀求无厌，又以邺城久不下，潜有二心。

太子宝请除之，燕王垂曰：“河南之盟，不可负也。若其为难，罪由于斌，若事未有形而杀之，人心谓我忌其功能。吾方收揽豪杰，以隆大业，不可示人以狭，失天下之望。藉彼有谋，吾以智防之，无能为也。”斌果与西秦长乐公丕通谋，事觉，垂乃杀之。

## 第二七一回 秦遣姜让说燕王

晋刘牢之兵至邺，后燕王慕容垂已知苻丕求救于谢玄，遣刘牢之以兵二万来迎，谓诸将曰：“今谢玄以刘牢之将兵二万，来救邺围，若待其至，前后受敌，难以取胜，必须以计破之。”

乃召慕容农至曰：“你可领五千兵，埋伏于城南六十里内，小林左山埠后，待晋兵到，放火烧山，彼必自乱，乘乱攻之。”

又唤崔羌至曰：“汝可以五万兵分布，拒住邺城，四门攻之，不可放其出城。”又谓慕容德曰：“贤弟可自引一万军前去诱敌，引晋兵过伏兵之处，尽力杀回，农与卿等夹攻，则牢之必成擒矣。”计议已定，诸将依计而行。

至第二日，军至小林山，众军停食，食讫。至日晡时，晋军至大林山前，众卒兵立地报曰：“前面燕军拦住去路。”牢之遂拍马持枪，杀奔前来，见慕容德手提钢刀，杀过阵来。牢之迎接相战，战上十合，慕容德诈败便走。牢之催军去追，忽听得一连三声炮响，大林山四、五处火起，大林后鼓噪喧天。

牢之正慌，山后丁零杀出，与牢之交锋，战上五合，丁零败走。

后军喊起，牢之急问，军人报曰：“后面小林山后有伏兵杀出。”正欲调兵拒战，前面慕容德杀回，两下夹攻，惊得刘牢之举手无措。丁零又到，牢之又与交斗，斗至十合，丁零又败。牢之拍马加鞭，来救后军。正遇慕容农持刀便杀过来，牢之以枪去迎，二人交战，战上二十余合。牢之见晋兵被火烧死大半，回头一看，只剩五百余人，无心恋战，拨开军器，杀出重围，走碣碣。

却说长乐公苻丕闻晋兵到，与燕兵交战，乃与徐成议曰：“吾守此城无益，不如乘晋燕交兵，杀出退还，再来复邺未迟。”徐成曰：“既要还，即忙收拾军马起行。”丕曰：“然！”

于是苻丕使徐成为前锋，自为后军，大开西门，领众杀出。正遇崔羌，徐成接战。苻丕领兵杀出，冲过重围。徐成与崔羌交战五十余合，见苻丕离城已远，拨开军器，拍马杀出，保护苻丕望长安而逃。

却说后燕王慕容垂见苻丕逃回长安，传令各处收军，自引众官入邺城，调兵戍守各处郡邑，出下榜文张挂，抚慰百姓，招纳流散。

却说秦王坚闻燕王慕容垂攻邺将陷，复宣侍郎姜让至曰：“今邺被困已久，你可前去说慕容垂，道我待他不薄，如何忘恩失义乎？看他如何？”让领命曰：“臣自能措辞，不敢辱君命。”让于是来至，邺城已陷，遂入见慕容垂。姜让厉色责燕王慕容垂曰：“秦王道与将军风殊类别，臭味不同，奇将军于一见，托将军以断金，奈何王师小败，便有异图？况秦王厚遇于君，如何今日忘恩也？依愚之见，胡不以邺见归，不失封侯之位，以免黎庶遭其涂炭耳！”后燕王垂曰：“汝还，善言达知秦王，道关中之地，乃吾家之基，吾故取之。昔蒙知遇之恩，纵长乐公还国，吾已报之矣。”姜让见说不行，即辞归。慕容农曰：“姜让妄诞，何不杀之而放回去？”后燕王垂曰：“两者交兵，使在其间，都各吠其主，任其还，何必杀也！”因是任姜让自回去讫。

却说晋孝武帝末年，嗜酒好色，以为长夜之饮，以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谗谀。谢安恶其为人，每制抑之，国宝诉于武帝，反见宠幸而疏谢安，安甚惭愧。时武帝排宴会大臣，谢安等待坐其饮。武帝命江州刺史桓伊吹笛为助乐，桓伊神色无忤，即吹为一弄，乃放笛奏帝曰：“臣于箏分乃不及笛，然亦足以以韵合歌管。请以箏歌合，并臣有一奴，名李廷，善笛音妙、乞旨召进。”帝曰：“卿自召进。”于是桓伊召李廷入内吹笛，自抚箏而歌。为怨声，其歌曰：

为君既不易，为臣良独难，  
忠信事不显，乃见有愚患。  
周旦佐文武，金滕功不刊，  
推心辅王政，二叔反流言。

声节慷慨，俯仰可听。谢安闻之，泣沾襟，乃越席而就之。

捋桓伊须曰：“使君于此不凡！”帝甚有愧色，复亲谢安而疏国宝焉。

却说谢安闻刘牢之败于邺城、谢玄染病，乃奏武帝诏征谢玄，收兵还镇京口养病，待瘥复进。因此谢玄收军，即还京口疗疾。却说慕容暉闻知慕容垂等起兵，遂与诸弟计议起兵，因与鲜卑之众密结交，待慕容垂兵至，以为内应。事泄，秦王坚大怒，使韩晃领禁兵拘慕容暉父子及宗族数十人至，坚谓曰

：“吾敬汝，如何而起此意？”慕容暉曰：“家国事重，何论意气？”坚大怒，令人杀之，又杀鲜卑数千人，不存一个。

时值西燕王慕容冲与大将军高盖、右将军蔡文驱二十万大兵至长安，离城二十里安营。次日整顿军马，来攻长安。

苻坚大怒，即日将兵，使韩晃为先锋，以兵五万出迎。西燕王冲使高盖、蔡文二人出阵，韩晃出马与高盖交锋，二人战上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秦王苻坚见韩晃赢不得高盖，自跃马持枪，向前夹攻高盖。西燕王冲见秦王自出战，又使蔡文出迎，秦王苻坚二人接着，相遇便战，上十余合，亦不分胜负。西燕王冲见两军未分胜负，急遣一千弓弩手，各带强弓硬弩，出阵前对射秦兵。秦王坚被西燕兵射飞矢射中，满体流血淋漓，因此抵挡蔡文不住，勒马走回入城。韩晃见箭如雨下，亦走归城，调兵坚守各门。

西燕王冲见秦兵不出，纵兵暴掠。关中士民流散，道路断绝，百里无烟。秦王苻坚大怒，忽左右奏道：“城中先有讖书《古符传贾录》载“帝出五将久长得。”秦王坚问群臣曰：“此书主何吉凶？”群臣奏曰：“此书分明道使陛下走出五将山避之，可免此难。”秦王坚谓群臣曰：“既如此，可留太子苻宏与韩晃守长安，朕自保家属，与卿杀出，奔于五将山避之。”

自是召太子苻宏至，交付与韩晃曰：“卿可保太子同守长安，吾与中山公苻洗以兵出五将山以避之，卿宜尽忠，休负于朕。”

韩晃叩头领命，同太子苻宏调兵保护长安。

## 第二七二回 苻坚避难五将山

却说苻坚与中山公苻洗以兵一万人，开北门杀出重围，奔走五将山去讫。西燕王冲闻秦王坚走，命诸将休追，发兵攻城，一连攻打五日。太子苻宏大惊，把守不住，急召韩晃商议，晃曰：“燕兵势大，难以坚守，如此长安难保，不如走脱，免被所擒。”宏曰：“卿言正合我心。”因此苻宏使韩晃为先锋，领兵至夜开城门，杀开血路而走去讫。百官文武，见太子苻宏奔走，城中无主，百僚亦各逃散。

至次日，西燕王冲闻苻宏百官皆逃散，乃引诸将文武百官入据长安，大排宴会，封赏功臣。

却说姚萇因睿被燕兵所杀，惧罪逃于西川。西川豪族伊详推其为盟主，聚得精兵三十万人。忽探事细作军人回报，西燕王冲攻陷长安，秦王苻坚逃在五将山避难。当伊详言于姚萇曰：“此乃天灭秦也，明公不可错过，今苻坚来五将山居，此处又无城郭，极易于攻。明公火速遣将，以兵围住五将山，将秦王苻坚擒来，天下大定矣！”姚萇曰：“君言虽是，奈秦王是我故主，杀之不义！”伊详曰：“当今之世，四海鼎沸，若执仁义，则大事去矣！苻坚肯听王景

略之言，必诛慕容垂之首，岂有今日之祸？明公何不察之！”姚萇从之，即唤骁骑将军吴忠至曰：“你可率五万铁骑去五将山，把秦王苻坚擒来，吾与伊详引大军随后接应。”吴忠领命，即出率五万骑前来岐山县，把五将山团团围祝秦兵大乱，尽皆逃散，独秦王苻坚不走，神色自若，坐而待之。俄而，吴忠率军打上山来，苻坚不动，被吴忠执之，族属皆被所擒。忠始令鸣金收军，解回陕西。

### 第二七三回 姚萇执缢秦王坚

却说姚萇与伊详率大队人马来到新平，吴忠将苻坚擒至，解见姚萇。姚萇谓苻坚曰：“陛下平素英雄，今日如何被人所执？可将传国玉玺授我，免汝今日之死。”秦王苻坚嗔目叱萇曰：“传国玉玺已送还晋矣，不可得也！你若杀吾，愿求快刀。”姚萇又曰：“今陛下何不效为尧舜，禅位于我，我必以善待陛下，不亦善乎？”秦王苻坚曰：“吾无仁让，汝无德受，圣贤之事，奈何拟之耶？吾求先死，汝休得饶舌！”姚萇见苻坚不屈，使人将秦王苻坚于新平佛寺缢杀之。坚时年四十八岁，在位二十七年。中山公苻洗及张夫人并自杀死。

伊详、吴忠二人，因劝姚萇上尊号，姚萇始自立为后秦王，改元白雀二年。萇以伊详为丞相，以吴忠为大将军，屯于新平。

却说晋会稽王道子专权，谗谀孝武帝，疏放旧臣。太保谢安恐为所谗，思以远害之计。次日，乃入朝奏于武帝曰：“广陵饥困，不时作乱，臣请出兵镇抚之。”孝武帝曰：“卿乃国之元老，朕欲委以朝政，不可远离，朕使别将去守之。”安曰：“会稽王道子有公辅之量，必能安抚社稷，何用臣为？”因此孝武帝不得已，与兵二万，与谢安出镇广陵。

却说谢安出镇广陵，造筑新城，领家属尽来居之。又筑埭于城北。偶及疾笃，唤子孙谢琰、谢琨至卧所，谓曰：“昔桓温在时，吾尝惧不全，忽梦乘桓温之车，行十六里，见一白鸡而回。吾想乘温舆者，代其位也，行十六里止者，今经十六年也。白鸡主酉，今年太岁在酉，吾疾不必起也。汝等尽忠王室，勿怀异心，负吾所志！”言讫而薨。

于是谢琰等合室举哀，收殓埋葬，使人入报于朝廷。孝武帝闻知谢安已薨，乃下诏谥曰：“文靖公”。先是筑新城，又筑埭于城北，后人追思之，取名为“召伯埭”

却说孝武帝见太保安薨，乃以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事。

孝武帝朝夕与道子痛酒食肉，不理朝政，百姓无不怨之。

却说长乐公苻丕守邺，被后燕慕容垂所攻走出，西赴长安，入至晋阳。使报至长安不守，秦王苻坚已死，苻丕号啕大哭而为发丧。徐成等上言曰：“既秦王崩世，殿下宜即大位，以安众心，收集散亡之卒，而举中兴。”丕从之，乃即皇帝大位，都于晋阳，以徐成为大都督，命其招集诸兵。



却说后燕王垂既得邺都，百姓溃散，城中空虚，至十二月，与群臣商议迁都于中山。乃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后燕，改元建兴。

#### 第二七四回 吕光还国夺西凉

却说秦都督吕光既平龟兹国，又得鸠摩罗什相助，有留恋龟兹之志。罗什劝之曰：“龟兹国王尚在西地，士民归之，君若不思东还，诚恐兵至，死无葬身之地矣。”光曰：“甚是。”

因此吕光始传令三军，以骆驼二万余头，及外国珍宝并珍禽怪兽千有余品，骏马万余匹，收拾东还。

兵至凉州，凉州刺史梁熙与众谋，闭城拒之。高昌太守杨翰曰：“光新破西域，兵强气锐，闻中原丧乱，必有异图，若出流沙，其势难敌。高梧谷口险阻之要，宜先守之而夺其资，彼既穷竭，可以坐制。如以为远，伊吾关亦可拒也。度此二厄，虽有子房之策，无所施矣。”熙不听，姜水令张统曰：“今唐公苻洛，上之从弟，勇冠一时，若奉为盟主，以率群豪，则光虽至，不敢异心。资其精锐，东合四州，扫凶残，宁帝室，此桓、文之举也。”熙又不听，而反遣人杀洛于西海。吕光闻翰谋，惧不敢进，杜进曰：“熙文雅有余，机鉴不足，终不能用。宜及其上下离心，速取之。”光至高昌，翰以郡降。

至玉门，梁熙移檄责光擅命还师，遣其子胤率众一万拒之，光破擒之。武威太守彭济执熙以降，光杀之。光入姑臧，自领凉州刺史。郡县皆降，独酒泉西郡太守索泮不下。光攻而执之，索泮不降，泮曰：“将军受诏平西域，不受诏乱凉州，梁公何罪而将军杀之？泮今被执，不能报仇，主灭臣死，固其宜也。”

光皆杀之。主簿尉祐奸佞倾险，与济同热熙，光宠信之。祐潜杀名士十余人，凉州人由是不悦。

#### 第二七五回 拓跋珪大霸牛川

丙戌十一年，却说乞伏国仁聚众十余万，占据关西，自称为秦、河二州牧。史臣曰：“夫尺地闭塞，寝生云雾，屯群凶作。自晋室遘孽，胡兵肆祸，封域无纪，干戈是务。国仁阴山遗噍，难以义服，伺我之危，长其陵暴。向使遇钦明之运，遭雄略之主，已当褫魄沙漠，请命藁街，岂暇窃凭边郊，经纶王业者也？”

却说拓跋珪年二十余岁，张恂上言曰：“大王春秋既茂，宜收中原士庶之望，以建大业，何必久居人下乎？”珪然之。

燕凤等大会文武于牛川，立珪为王，招集旧臣，聚纳亡命，威名稍振。珪谓旧臣燕凤等曰：“吾志在天下，恨力未及，不能复先王之志，心甚耻之。卿等有何远策，请赐教之！”凤曰：“殿下欲袭王位，秦王已灭，为燕所有。为

今之计，莫若使人以殿下亲者与燕王慕容垂为质，请命为王，愿为燕藩。然后乘此聚兵积粮，则大业复成矣。”拓跋珪曰：“卿之高谋，符合我意。”因是珪使参军叔孙建领其叔秦王拓跋觚入燕，朝见后燕王垂，奏称北代王拓跋珪，使其叔秦王拓跋觚来为质，请命复祖王位，愿为燕藩，岁纳财币。燕王垂曰：“既拓跋珪称藩于朕，朕何不允？吾即遣使立之。”于是留秦王觚质燕，复命使与叔孙建还北，立拓跋珪为代王。由是叔孙建回，自此以后，听从燕命。

次日，代王因思刘显谋害己，以燕凤为前锋将军，自为后军，以兵二十万，来讨刘显及刘卫辰。

刘显闻军人飞报，拓跋珪自立为代王，今以兵来报前仇。

刘显即时使人报刘卫辰，会同点起军马，出奔邑城来迎敌。时两军相遇，北代王使南部大人长孙嵩出马，与刘显交战，显舞刀便砍，长孙嵩持枪便迎。二人战上二十余合，刘显气力不加，勒马走回本阵。

代王珪挥兵一击，杀得刘显之众大败，十停没去九停。刘显以代兵势强，引百余数人走还原部，避于西阴。

代王以得胜之兵，来攻刘卫辰。卫辰得刘显书，知代王珪来，先起兵五万来迎代军。当时两军相遇混战，卫辰亲自出马，叔孙建持刀去迎。二人交锋，战上十合，卫辰被建斩于马下。

代王招军一击，杀死刘兵大半，余兵望风溃散。代王始令鸣金收军，珪人据新平城，尽收刘卫辰之家属皆斩之，只走了卫辰之子刘勃不见。

却说蠕蠕主作叛，来寇朔方。代王拓跋珪闻知，大惊急回，使左长史张兗领兵为前锋，自为军后，共率兵十万，来讨蠕蠕。

蠕蠕亲自出马，张兗以兵连追三百里，以粮尽收军，见代王拓跋珪曰：“蠕蠕远走，况又粮尽，不可久离，宜振旅还都。”

代王珪曰：“蠕蠕不时为患，正宜乘其大败破之，不然，后必再至。虽则粮尽，可杀马匹为食，亦足三日之粮乎？”兗曰：“足充矣！”代王珪曰：“若足，可杀马匹为食，率兵追之。”

于是兗从之，与代王珪杀马匹为食，星夜连追六百里，至广漠赤地南林山下，赶着蠕蠕。蠕蠕见追兵至，勒马回来，与张兗交战，未及三合，蠕蠕之众，各自溃散。兗乘势驱兵掩击破之，杀得蠕蠕只余百余人，走还阴山去讫。代王珪始鸣金收军，领众还都。因问张兗曰：“卿曹知我前说三日粮乎？”兗曰：“未知！”代王珪曰：“蠕蠕奔走数日，畜产失饮，至水必留。计其道程，二日足能追及，遂率轻骑奔追，出其不意，彼果惊散，故得破之。”时诸将咸曰：“大王圣策，非臣所及也。”

张兗亦谓众曰：“主上天资杰迈，必能囊括六合。夫遭风云之会，不建腾

跃之功，非人豪也。汝等诸君，各效忠尽力，早立大勋也。”诸将曰：“无不效命。”因此代王得取诸部马邑之地，于是诸部士民复归代王焉。

却说西燕左将军韩延与前将军段随计议曰：“今燕王慕容冲骄侈日甚，臣民不安，如何而可？吾与君百战疆场，侥幸得其京畿。彼今为帝，不顾我功臣，而自为宴乐也，吾欲杀之立君，君肯受其位否？”随曰：“以臣杀君，大不义也，吾不欲之。”韩延曰：“君不从，久必有灭族之患。”随曰：“吾无罪过，屡有大功，何至于此？”延曰：“韩信功高天下死于未央，君何不知？”随被韩延一语之感，遂从之，因曰：“从卿之议。”

于是，次日早朝，韩延领兵五百人，拥入前殿。燕王冲正登宝座，被韩延执下杀之。就推前将军段随上座，谓曰：“慕容冲饮酒淫乐，不堪为主，吾故杀之。今前将军段随，有仁有德，可为燕王，汝等大臣，各宜山呼。”时群臣惊得面如土色，无言以对，忽班部中有将军慕容永高声叫曰：“韩延、段随二人，弑君大逆，公等随吾诛此不仁之贼！”殿上阶下众文武齐声应曰：“我等愿随将军同诛杀此弑君之贼也！”于是慕容永先行，众文武一拥而入后宫，各取兵器，杀出前殿。慕容永直奔韩延，韩延接旁军人手中蛇矛来迎，二人步战，战未五合，慕容永砍杀韩延。段随看韩延死了，自见其事不成，乃引五百甲士，杀出内门，引部下之兵，出城逃奔外国去讫。慕容永见段随走了，恐其为患，率鲜卑男女一万人，离长安而往据河东。

慕容冲之旧臣，推永为河东王，招集离散之兵，要复旧号，因是长安空虚，无人守之。

却说后秦王姚苌闻慕容永以众往河东，长安空虚，乃领文武百官士民人等，离安定徙都长安，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秦。

立其子姚兴为皇太子，改元建初，改以长安为常安。礼聘先秦旧臣，同辅国政，因此权翼等亦被请到，姚苌拜为太常。姚苌性单率，群下有过的，常面辱骂。时权翼谏曰：“陛下弘达自任，不修小节，有高祖之量，然轻慢之风，所宜除也。”后秦王苌曰：“此吾之性也，吾于虞舜之美，未有并长；汉祖之短，已收其一，不闻谏言，安知过也？”自是苌始改过焉。

却说西燕河东王慕容永，闻苌丕称帝于邺，乃问右将军胡仁曰：“吾闻苌丕称帝据邺，欲攻讨之，卿议可否？”仁曰：“苌丕兵不满万，将五百人，若讨之如探囊取物，手到便擒，何难之有？”永曰：“依卿所料，必可得也。”于是慕容永使胡仁为将，自为后队，引兵一万，杀奔邺来，直至城下下寨。

苌丕大惊。次日，自为将，引兵一万出城，与永交锋，二人战不五合，苌丕抵敌慕容永不住，而走至南，被燕将冯该以兵出迎斩之，其兵俱各溃走。慕容永收兵入城，见内空虚，不堪居止，乃领众进据长子城。胡仁劝其即位，永

始据长子城为都，即皇帝大位，复号西燕。

八月，袍罕诸氏以河州刺史卫平衰老，议欲废之。会七夕卫平宴诸氏，啖青抽剑而前曰：“天下大乱，非贤主不可济！卫公老矣，宜返初服。狄道长苻登，王室之族，智略雄明，请共立之。有不同者，即下异议！”青乃拔剑攘袂曰：“不从者，即斩之！”众皆从之。于是推登为雍、河二州牧，率众五万下陇东，攻南安，拔之，称为南安王。十月，秦南安王登，乃丕之族子，闻苻丕被害，代为发丧。其部下大将王城等，乃立坛于陇东，招集离散，谋集秦之旧臣军士，复以苻登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秦，改元太初元年。

初，凉州张天锡，秦攻之而败南奔也。秦长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张大豫，与俱奔河西，至是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，攻逼昌松，进拔姑臧。王穆曰：“吕光城完粮足，甲兵精锐，不如席卷岭西，砺兵积粟，然后东向，不及斯年，光可取也。”

大豫不从，乃自称凉州牧，使穆说谕严西诸郡，皆起兵应之，保据杨鸣而已。

三月，燕王垂欲延文昭段后于别室，而以蔺后配享太祖，议者皆以为当然。博士刘详、董谧曰：“尧母为帝尝妃，位第三，不以子贵陵姜嫄，文昭后宜立别庙。”垂怒逼之曰：“何如不可？”详、谧曰：“主上所欲为，无问于臣，臣按经奉礼，不敢有二。”垂不复问而卒行之。又以可足浑后倾覆社稷，追废之；尊烈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，配享太庙。

## 第二七六回 代王会议国号魏

丁亥十二年春正月，却说秦王登立世祖苻坚神主于军中，载以辎骈，卫以虎贲，凡所欲为，必启主而后敢行。兵五万东击后秦，将士皆刻铉、铠为“死”、“休”字，每战以剑稍为方圆大阵，如有厚薄，从中分配，故人自为战，所向无前。

苻登既克南安，夷、夏归之者三万余户，遂进兵攻后秦王姚萇之弟姚硕德于秦州。萇闻知，自以兵五千往救。登与萇战，大败之。啖青以弓射萇，中萇臂上，姚萇乃走保上邽城。硕德统其众以拒之。秦尚书寇遗保、渤海王苻懿，自苻丕下邳城之败，走来南安，见南安王苻登。登大悦，即与诸僚议，要立懿为主。懿乃丕之子也。诸将曰：“渤海王年幼，未堪多难，非大王不可为也，何必让之？”于是登自即大位，而置百官。遣使以苻纂为大司马，封鲁王。初，苻纂自长安奔晋阳，襄陵之败奔丕城，至是秦王苻登遣使拜纂大司马，封为鲁王。纂怒曰：“渤海王先帝之子，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？”长史王旅谏曰：“南安王已立，理无中改，今寇虏未平，不可宗室中自为仇敌也。”纂乃受命。于是卢水胡彭沛谷、新平羌雷恶地等皆附于纂，有众十余万人。

却说济北太守温详屯东河，燕王垂观兵于河上，分兵击之。

详奔彭城，其众皆降。垂以太原王楷为兖州刺史，令其以兵镇之。初，垂在长安时，秦王坚尝与之交手语。冗从仆射光祚言于坚曰：“陛下颇疑慕容垂乎？垂非久为下者。”及取燕取邺，祚奔晋，晋以为河东郡守。至是，惧燕势大，不敢拒战，又诣燕军降，垂见之流涕曰：“秦王待我深，吾事之亦尽，只为公进谗言，秦王猜忌，吾惧死而负之，每一念之，中宵不寐。”

祚亦悲恸，赐祚金帛，祚辞。垂曰：“卿复疑耶？”祚曰：“臣昔者惟知忠于所事，不意陛下至今怀之，臣岂敢逃其死！”

垂曰：“此卿之忠，固吾之所求也，前言戏之耳！”待之弥厚。

时垂之子慕容柔及孙慕容盛及慕容会，皆在西燕长子城。

盛谓柔、会曰：“主上中兴，东西未一，吾属居嫌疑之地，为智为愚，皆将不免，不若以时东归，何为坐待鱼肉也？”遂相与亡归见垂，垂问盛曰：“长子人情如何？”盛曰：“西京扰扰，人有东归之志，若大军一临，必投戈而来，若孝子之归慈父也。”后岁余，西燕果杀垂子孙无遗者。

却说代王拓跋珪大会文武，商议国号。清河郡武城人崔宏上言曰：“三皇五帝之立号也，或因所生之土，或以封国之名，故虞、夏、商、周，始皆诸侯，及圣德既隆，万国宗戴，称号随本，不复更立。虽商人屡徙，改号曰殷，然犹兼行，不废始基之号。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，逮于陛下，应运龙飞，虽曰旧邦，受命维新，以是登国之初，改代曰魏。慕容永亦奉进魏号。夫魏者，大名州之上国，斯乃革命之征验，利见之玄符也。

臣愚以为宜号为魏也。”因此代王从之，自是改为魏国，称为魏王。代王拓跋珪既改称为魏王，因问群臣曰：“治天下之道，何者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”尚书右兵中郎李先上曰：“惟经书，三皇五帝政化之典，可以补王者神智。”魏王珪曰：“既若此，朕集天下书籍如何？”先曰：“陛下欲聚亦不难。”于是魏王大集天下经籍。

是时，后秦王苻遣太子姚兴寇魏，军至柴壁，报入魏来。

魏王珪问先曰：“今闻后秦遣其子姚兴犯境，朕欲自以兵去讨，卿有何策，以教寡人？”先上计曰：“兵以正合，战以奇胜。

今闻姚兴欲屯兵天渡，利其粮道。大王以兵及其未到，可遣奇兵以邀天渡、柴壁左右，严设伏兵，备其表里，姚兴欲进不得，住又乏粮。夫高者为敌所栖，深者为敌所囚，兵法所忌，今兴居之，可不战而取也。”魏王珪从其计，命叔孙建领精兵五万，先入天渡邀兴战，又使长孙嵩、张兖二人，各以兵二万埋伏柴壁左右，绝其粮道。

时，兴兵大至天渡，与叔孙建战，建诈败退一百里余。姚兴与伊详等以兵

追过伏兵之所，兴欲前进，被叔孙建塞守险隘，不能得入；欲屯住，又被长孙嵩等伏兵绝其粮道。姚兴势穷，乃率大众杀出，退后还都，被叔孙建三路兵出，杀得秦兵大败而回去讫。魏王收兵重赏李先。魏王珪密有图燕之志，遣太原公仪奉使至中山，探知虚实。还，言于珪曰：“燕王衰老，太子暗弱，范阳王自负才气，臣料燕王若歿，内难必作，此时乃可图也！今则未可。”珪喜，从之。

后秦王姚萇遣姚方成攻拔胡嵩垒，执嵩数之：“于何不降？”嵩骂曰：“汝姚萇罪当万死，先帝赦之，授任内外，荣宠极矣。乃不如犬马识所养之恩，亲为大逆，羌辈岂可以人礼期也？何不速杀我，早见先帝，取萇于地下治之。”方成怒，斩嵩三段，坑其士卒。方成还白后秦王萇，萇乃掘秦王竖尸，鞭挞剥裸，荐之以棘，坎土而埋之。

## 第二七七回 吕光考核杀尹兴

戊子十三年正月，却说凉州刺史吕光，闻秦王苻坚为姚萇所害，及闻金华县县令申报，麒麟出于其邑，百兽从之。光以为祥瑞，大赦境内，乃自即三河王位，国号麟嘉。

吕光既即王位，命张掖督邮傅曜考核属县，巡察清污。时丘池令尹兴贪赃酷刑，闻吕光使傅曜考核诸县，来至丘池。尹兴恐其察报与光，见罪不便，乃接入南亭安下。至夜使腹心人刺杀之，以其尸投空井中。傅曜冤魂不散，每夜来托梦于三河王吕光曰：“臣乃张掖小吏，蒙遣按核诸县，而丘池令尹兴赃状狼藉，惧臣察出报大王，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，衣服尸骸，现在井中。”吕光惊觉，而犹见傅曜，久之乃灭。次日使人去南亭空井中，寻觅尸首，果在井中，使人即搬傅曜尸首回报吕光。光大怒，又使人召丘池令尹兴，缚至杀之。因是官吏奉职，不敢酷刑。

初，光之定凉州也，杜进功居多，贵宠用事，群僚莫及。

时光甥石聪自关中来，吕光问之曰：“中州人言我为政如何？”

聪曰：“但闻有杜进者，不闻有吕光。”光由是忌进，使人密杀之。他日与群僚语及政事，参军段业曰：“主公用法太峻。”

光曰：“吴起无恩而楚强，商鞅严刑而秦兴。”业曰：“吴起丧其身，商鞅亡其家，皆残酷之致也。明公慕之，岂此州士民之所望哉！”光因此改容谢之。

## 第二七八回 秦王登与后秦战

己丑十四年，后秦王萇以秦战屡胜，谓秦军中刻秦王像奉祀，而得秦王竖之助，乃亦于军中立竖像祷之曰：“新平之祸，臣为兄姚襄报仇耳，且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，臣岂敢违之？”

时秦王登升将楼，遥望见，大声谓之曰：“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，庸有益乎？”因大呼曰：“弑君逆贼姚萇，何不自出！吾与汝决死战！”萇不应，久奉之，以军未有利益，乃斩像首以送秦。至是秦王苻登留辎重于大界，自将轻骑攻安定，诸将劝萇出与决战。萇曰：“与穷寇争胜，兵家之忌也，吾将以计取之。”乃留兵守安定，夜率骑三万袭登大界，克之，擒名将数十人，掠男女五万口。

苻登皇后毛氏，美而勇，善骑射，见后秦兵入其营，犹弯弓跨马，率壮士力战，杀七百余人，众寡不敌，为后秦所执。

萇即将纳之为后，毛氏骂且哭曰：“姚萇逆贼，汝既杀天子，又欲辱皇后，皇天后土，宁容汝乎！”于是萇杀之。诸将欲因秦军骇乱击之，萇曰：“登众虽乱，怒气犹盛，未可轻也！”

遂止。登来复收余众，屯堡中，不出。

却说晋帝既亲政事，威权已出，有人主之量。已而溺于酒色，委政于琅琊王道子，道子亦嗜酒，旦夕与帝以酣歌为事。

又崇尚浮屠，穷奢极费，所亲昵者，皆蚩姆僧尼。近侍弄权，交通请托，贿赂公行，官爵滥杂，刑狱谬乱。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：“好家居，织儿欲毁坏之耶？”左卫将军许营上疏曰：局吏、卫宫、仆隶、婢儿，皆为守令，或带内职；僧尼乳母，兢进亲昵，悉受货贿；辄使临官，政教不均，暴滥无罪。

且佛者，清静玄虚之神，今僧尼于五戒佛法，尚不能遵。而流俗兢加敬事，以至侵渔百姓，取财为惠，亦未合布施之道也。

疏奏不剩

道子势倾中外，帝渐不平。侍中王国宝以谗佞有宠于道子，讽八座启道子宜加殊礼，群臣无敢言者。护军车胤曰：“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，今主上当阳，岂得为此？”乃称疾不署。

疏奏，帝大怒，而嘉胤有守。中书侍郎范宁、徐邈为帝所亲信，数进忠言，皆补阙失，指斥奸党。国宝，宁之甥也，宁尤疾其阿谀，劝帝黜之。国宝遂与道子潜宁，出为豫章太守。宁临行上疏曰：今边烽不息，而仓库空匮。古者使民，岁不过三日，今之劳扰，殆无三日之休。至有生儿不及举养，鳏寡不敢嫁娶，臣恐社稷之忧，厝火积薪，不足喻也。

又言：

中原士民流寓江左，岁久安业，谓宜正其封疆，户口皆以土断。又，人欲无涯，奢俭由势。今者并兼之室，亦多不赡。

盖由用之无节，争以靡丽相高故也。礼，十九为长殇，以其未成人也。今

以十六为全丁，十三为半丁，伤天理，困百姓。谓宜以十九岁为全丁，十六岁为半丁，则不为夭折，生长滋矣。

帝多纳用之。

宁在豫章，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，并吏假还，讯问官长得失。徐邈与宁书曰：足下听断明允，庶事无滞，则吏慎其贪，而人听不惑矣，岂须邑至里诣，饰其游声哉！非徒不足以增益，乃虫鱼之所资也。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，多所告白者乎？自古以来，欲为左右耳目者，无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，遂使谗谄并进，善恶倒置，可不戒哉！足下慎选纲纪，必得国士以摄诸曹，皆得良吏以掌文案；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，则清浊能否，与事而明。足下但平心而处之，何取于耳目哉？昔明德马后未尝顾左右与言，可谓远识，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？

宁好儒学，性质直，常言王弼、何晏之罪，深于桀纣，或以为贬之太过。宁曰：“王、何蔑弃典文，幽沉仁义，游辞浮说，波荡后生，使缙绅之徒，翻然改辙，以至礼坏乐崩，中原倾覆，遗风余俗，至今为患。纣纵暴一时，适足以丧身覆国，为后世戒，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！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，历代之患重，自丧之恶小，迷众之罪大也。”

琅玕王道子恃宠骄恣，帝渐不能干，欲选时望为藩镇，以潜制之。问于太子左卫率王雅，曰：“吾欲用王恭、殷仲堪，如何？”雅曰：“恭风神简贵，志气方严；仲堪谨于细行，以文义皆称，然皆峻狭自是，干略不长，天下无事，足以守职；若其有事，必为乱阶矣。”帝不从，使恭镇京口。

庚寅十五年春二月，后秦王苻与秦王登相持日久，心生一计：埋伏兵于壕边，使人持书诈降，迎登入城杀之。于是使人去见秦王登，许接其入城，开门纳之。登将从之，将军雷恶地在外闻知，驰骑见登曰：“苻多诈，不可听也。”登乃止。苻闻知，谓诸将曰：“此羌见登，事不成矣。”登亦以恶地勇略过人，惮欲杀之。恶地窃知，乃降于后秦王苻，苻重用之。秦王登与诸将曰：“后秦姚苻兵势已衰，宜急攻之。”将军魏揭飞曰：“臣请一军攻其后，大王使揭飞一人以兵击其前，则苻成擒矣。”登从之，只揭飞以兵来攻。

后秦将姚当屯于杏城，将军雷恶地反，欲应之，同攻李润。

后秦王苻欲自击之。群臣曰：“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，乃忧六百里魏揭飞，何也？”苻曰：“登非可猝灭，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。恶地智略非常，若南引揭飞，东结董成，得杏城李润而据之，长安东北非吾有也。”言讫，乃潜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。

揭飞、恶地引兵数万，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绝，见后秦兵少，悉众攻之。苻固垒不战，示之以弱。潜遣骑二百，出其不意，彼兵扰乱。苻纵兵击之，斩揭



飞及杀其将士万余，悉地复握兵柄，待之如初。命姚方成于所营之地，每栅孔中，树一旗，以旌战功。岁余，问之，方成曰：“营地太小，以广之矣。”苻曰：“吾自行兵以来，与人战，未有如此之快，以千余兵破三万之众，营地虽小狭，岂以大为贵哉！”

时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乡，移檄三辅，曰：“姚苻凶虐，毒被神人，吾属世蒙先帝之仁，非常伯、纳言之子，即卿校、牧守之孙也，与其含耻而存，孰若陷首而死？”于是，三辅壁垒皆应之。独郑县人苟曜不从，聚众数千附于后秦击质，质走洛阳去讫。

## 第二七九回 后秦王还斩苟曜

辛卯十六年五月，秦王登及后秦王苻相持，苟曜密使人见秦王登，许为内应。登以兵自曲牢赴之，军于马头源。后秦王苻率众逆战，登击破之，斩其右将军吴忠。苻收欲复战，姚硕德曰：“陛下慎于轻战，是以大败。每欲以计取之，今战失利而更前，何也？”苻曰：“登用兵迟缓，不识虚实，今轻兵直进，此必苟曜与之有谋而来也，缓之则其谋得成，故及其未合，击之必胜。”遂进兵复战，登大败，退兵屯于郿城。

秦王登退屯，后秦王苻如阴密以拒之，谓太子兴曰：“苟曜闻吾北行，必来见汝，称彼诈降苻登之事，欲来惑汝，汝执诛之。”苻既行，曜果至长安，兴诛之。

苻进兵，败登于安定城东。登退据路承堡。苻置酒高会，诸将皆曰：“若值魏武王，不令此贼至今，陛下将牢太过耳！”

苻笑曰：“吾不如亡兄有四：身长八尺五寸，臂长过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将十万之众，望麾而进，前无横阵，二也；温古知今，讲论道艺，收罗英儒，三也；董率大众，人尽死力，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业，驱策诸贤者，正望算略中一片耳！”

壬辰十七年三月，燕王垂以兵五万击翟钊，翟钊大惊，又以兵一万来拒。垂又遣使求救于西燕。西燕王永问于群臣，尚书郎鲍遵曰：“今垂、钊相持，不可与解。使两寇相弊，吾乘其后，此卞庄子之策也。”侍郎张腾曰：“垂强钊弱，何弊之乘？不如速救之，以成鼎足之势。今我引兵趋中山，昼多设疑兵，夜多设火炬，垂惧必而自救。我冲其前，钊蹶其后，此大妙之计，不可失也。”永曰：“遵言是也。”遂不从腾议。

时垂军至黎阳，临河欲济，钊乃列兵南岸以拒之。垂遣别将将兵，虚屯为疑，乃自徙营就西津。去黎阳西四十里，计为牛皮船百余只，伪列兵仗；溯流而上。钊引兵趋之，垂潜遣王镇等自黎阳津，夜以牛皮船济，营于河南北，立营成列。钊还攻垂，垂命坚壁勿战。钊兵往来大喝，攻营不拔，将引兵退去。

镇等率兵出战，慕容农自西津济以兵夹攻，大破之，尽获其众及所统七郡三万余户。钊命长子降西燕，岁余谋反，后被慕容永所杀。垂以章武王宙镇滑台，崔荫为司马。荫明敏强正，善规谏，宙甚惮之，简刑法，轻赋役，流民归之，户口滋息。

却说晋殷仲堪虽有时誉，资望犹浅，到官好行小惠，纲目不举。南郡公桓玄负其才，以雄豪自处，朝廷疑而不用，年二十三，始拜洗马。玄尝诣琅玕王道子，值其酣醉，张目谓众客曰：“桓温晚途欲作贼，云何？”桓玄伏地汗流不能起，由是不自安，而切齿于道子。后出补义兴太守，郁郁不得志。叹曰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。”遂弃官归国，上疏自讼，不报。桓氏累世临荆州，玄复豪横，士民畏之。尝与仲堪厅事前戏马，以稍拟仲堪。参军刘迈曰：“马稍有余，而精理不足。”

玄不悦，既出，仲堪谓迈曰：“卿狂人也。玄必使人杀卿，卿宜避之，我岂能相救耶？”仲堪即使迈避去，玄果使人迫之不及矣。征虏参军胡藩过江陵，见仲堪曰：“玄志奢侈狂妄，君侯待太过，非计也。”藩内弟罗企生为仲堪功曹，藩谓曰：“殷侯倒戈授人，必及于祸，君不早去，悔无及矣！”罗企生遂同藩而归。

## 第二八〇回 燕王老叩囊底智

癸巳十八年秋七月，秦丞相竇冲以众叛，自称为秦王，改元秦。秦王登以兵二万讨之，冲大惊，使人求救于秦王苌。苌自将救，尹纬言于后秦王苌曰：“太子仁厚有闻，而英略未著，请使击登以显其威。”苌从之，使兴将兵一万，诈言去攻胡空堡。登闻知，去解冲围，以兵救胡空堡，实兴以兵暗袭西京，大获而归，复镇长安，自是姚兴名亦振。

十月，燕王慕容垂与诸臣议伐西燕。诸将曰：“永未有衅，我连年征伐，兵卒疲敝，未可伐也。”范阳王德曰：“永，国之枝叶，僭举位号，宜先除之，以安民心。”垂曰：“司徒意正与吾同，吾虽老，叩囊底智，足以取之，终不留此贼以遗子孙也！”遂发兵中山，次于邺。

时西燕王慕容永闻知，以兵分道拒守，聚粮台壁，遣兵戍之。既而垂屯兵于邺西南，月余不进。永疑垂欲诡道由太行人，乃悉敛诸军，屯太行口，惟留台壁一军。四月，垂引大军出淦口，入天井关。五月，至台壁。台壁兵少，垂因此破之。永召太行兵回，自将精兵五万拒之。垂陈兵于台壁之南，密计遣轻骑伏涧下，自战伪退。永众追之涧中，伏兵大发，断其后，诸军四面俱进，大破之。永大败，走归长子城。八月，垂兵追至，围长子城。西燕王永困急，使人求救于晋、魏，兵皆未至。西燕将兵皆叛，开门纳燕兵。燕王垂执慕容永斩之，得所统八郡七万余户，勒兵而还。

却说后秦王姚萇梦苻坚砍其头曰：“吾待汝不薄，如何谋反害朕也？今日必砍杀你！”姚萇寤而惊悸成疾。十二月，萇疾甚，以众还长安，召太尉姚昱、仆射尹纬等至长安，受遗诏辅政。并谓太子兴曰：“有毁谤诸公者，慎勿受之！汝抚骨肉以恩，遇大臣以礼，待物以信，治民以仁，四者不失，吾无忧矣。”萇言讫而卒。姚兴秘不发丧，自称大将军，欲率众伐秦。

## 第二八一回 姚兴举兵伐苻登

甲午十九年春正月，秦王苻登设朝，将军王成上言曰：“臣昨闻姚萇身死，其子姚兴僭位，不为发丧，要来攻我。陛下宜乘其新丧，国内不定，以倾国之兵，先去讨之，可复旧都也。”秦王登曰：“姚兴小儿，折杖笞之耳，吾岂畏之哉！卿可为我前部先锋，速出点兵，吾自为后队，以兵接应。”于是王成以五万兵为先锋，秦王苻登领军十万为后队，大刀阔斧，杀奔东来。早有探事军人探知其事，即回长安，报知后秦王。姚兴大惊，急聚文武，文武失色。班部中忽闪一人出曰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彼既来犯我境，陛下可自亲征，则将士用命，何故惊耶？”众视之，乃尚书令尹纬。是时姚兴闻苻登领兵犯境，心中大惊，而问文武，文武失色，当尹纬出班，请后秦王亲征。

后秦王从之，以尹纬、伊详为左右将军，乃起兵七万来迎苻登。

后秦王姚兴自以兵五万为后队，长驱并进而行。大军已至泾阳，秦王苻登大兵亦到，两军各隔四五十里下营。

次日，尹纬使牙门将军龚超领一军出马试战。龚超出马来与秦将田双交锋，战不数合，龚超竟被田双斩于马下。余兵败回来报尹纬，纬大惊，便差大将王来、廖嶷二人，引兵二万出战。田双领兵已到，后秦二将领兵迎至，两阵对圆，廖嶷出马，王来把住阵脚，田双挺枪来迎，两马相交，战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田双佯输诈败。望阵而走，嶷拍马便追，背后王来料田双是计，慌忙骤马出阵，大叫：“休赶！”廖嶷勒马回时，田双取流星锤追打来，一锤正中其背，打得嶷伏鞍而走。双便待赶来，却被王来接住，救得廖嶷回阵。田双驱军掩杀，两军混战一场，后秦兵折亦多，王来引军退回。嶷口吐鲜血，来报尹纬，说：“田双英雄。”尹纬见折了一将，嶷又被打伤，急请伊详商议曰：“如今田双如此英勇，如何可破？今日之事，非将军莫能敌也！而苻兵锐气正盛，吾兵新败，不可以力龋吾欲以计破之，用将军一行，方可成耳！”详曰：“用何计，我万死不辞！”纬近详耳边说道：“如此如此！可破苻登也！”

详曰：“我即依计而行。”言讫即出，作诈降书一封，差人去降苻登。

却说秦王苻登正坐中军，忽报山路中捉得奸细，言有机密事，特来求见大王，误被伏路军捉来，道乞退左右，方敢呈书。

秦王登尽叫帐下人退避了，其人曰：“小人是伊详手下心腹人，蒙本官差

遣，有书在身上。”苻登命急忙去其绳索，其人于贴肉衣领内，拆出密书，苻登看其书云：马牧伊详百拜，谨上大秦王陛下：念臣食秦禄，守秦西州，叨窃厚恩，无门可报。昨者误从姚萇之叛，陷身于不义之中。

萇今已死，子兴复位，宠信尹纬之愬，忘却小臣之功。今幸陛下御驾亲征，敬奉此书来降，乞赐听纳。来晚举火为号，先烧尽姚兴粮草，至晚陛下亲提大军来击，臣等以兵内应，则姚兴成擒矣。非欲立功报国，实欲赎罪。倘沐照察，速须来命。

秦王苻登看书毕，喜曰：“是天使吾成功矣！”赏其来人。

吩咐依期会合，不可有失。使人去了，乃唤田双、王成等进内商议。秦王登曰：“今伊详暗献密书，举火为号，令朕接应，卿可整备军马，来夜前去。”王成曰：“尹纬多谋，能使用人，恐防其中有诈。”秦王登曰：“姚兴宠用详，朕亦不信，今反亲任尹纬，伊详安肯听其使令？卿等勿多有此疑心，朕自披挂，当先应敌。”于是二人不敢违命，即出点兵。

却说使人回报伊详，称说来晚苻登以兵来应。伊详将其言来达尹纬，尹纬喜曰：“苻登成擒矣！”遂唤廖嶷、王来二人至，曰：“你二人可引二万军伏于山南左右交牙谷中，待苻兵过了，可出搬木石，垒断苻兵归路，就将此兵掩回。”又谓伊详曰：“公引一万兵，伏于山傍，放火以诱其兵，其兵若到，乘时杀之。”又唤小将刘其至曰：“你可引兵五千，待苻兵败，回至山南放火，烧其林木，彼兵自乱，吾以兵追捉苻登。”计议已定，诸将各自整点军马，依计而行。

次日黄昏左侧，秦王苻登留太子苻崇，以兵五千守寨。自与王成、田双以兵五万，至一更起行。及至半路，望见前面尹纬寨中，火光冲天而起。秦王登曰：“可速行到寨。”因此五万人马，赶至寨前，鼓噪杀入寨中，不见一人出来，只是一个空寨。登惊说：“中计了！火速退兵！”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寨后伊详引兵杀出，正遇田双交马便战；未有十合，田双败走。

苻登在先，领兵走还原路，至山南。却见山上火起，烧着林木，苻兵乱窜。被刘其以五千兵乘势杀出，杀死苻兵大半。苻登慌了，单骑走至交牙谷，路皆垒断了，只得再杀回来。廖嶷、王成从谷内两边杀出，田双紧跟保定而走。又遇尹纬大军拥至，田双舞刀直奔尹纬。尹纬持枪相迎，两马相交，战不十合，田双惊慌，措手不及，被尹纬刺杀于马下。苻登拍马冲走，被伊详背后一箭，正中后心，落于马下，被尹纬赶上，擒住苻登，押回大寨缚祝战至天明，苻登大兵尽皆被他一阵杀了，只走了王成。尹纬将秦王苻登押至大寨，来见后秦王姚兴。姚兴传旨，押出军门斩之。尹纬方出传令收军，屯于（乡垆）阳，犒劳六军。

却说王成见苻兵被杀过半，料必难以抵敌，乃上山越岭而回自寨，保太子苻崇走回汉中城。闻秦王登被执杀之，王成恐众散去，乃立苻崇为秦王，即皇帝大位，以安众心。由此士民归之，军将未散。

却说后秦王姚兴使尹纬以兵过山南来，不见苻兵，乃是空寨，回奏后秦王姚兴。姚兴传令收军振旅，复还长安。群臣上贺，立姚兴为后秦王，改元皇初元年。

三河王吕光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。乌孤本鲜卑别种，与拓跋同一祖，后徙河西。乌孤雄勇有大志，与大将纷陁谋取凉州。纷陁曰：“公必欲得凉州，宜先务农讲武，礼贤修政，然后可也。”乌孤从之。吕光遣使拜乌孤为鲜卑大都统，群下皆曰：“吾士马众多，何为属人？”石直若留曰：“吾根本未固，大小非敌，不如受以骄之矣。待衅而动，则凉州可得也。”乌孤乃受之。

却说秦、河二州牧乞伏国仁身死，其弟乾归自立为凉王。

闻秦王苻登既死，其子苻崇即位于汉中，乃率部下五万大军，来攻汉中城。王成忙率兵五千出城共战，交马一合，王成被乾归斩于马下，余兵溃乱。苻崇见王成死了，自以禁兵出城拒之，与乾归交锋，亦未上十合，秦王崇被乾归斩之，杀散残兵，乃领众出城。于是临困之地，尽属乾归。乾归始自立为西秦王，改元太初元年。

乙未二十年，时会稽王道子专权奢纵。赵牙、茹千秋皆捕贼之吏也，俱以谄赂得进。道子以牙为郡守，千秋为参军。牙为道子开东第，凿山穿池，工用巨万。帝尝幸其第，谓道子曰：“府内有山甚善，然修饰太过。”道子无以对。道子惧帝，谓牙曰：“上若知此非人力所为，汝当必死。”牙曰：“公在，牙何敢死？”营作弥笃。千秋卖官，招兵聚货累亿，搏平令闻人爽上疏言之，帝益恶道子，而逼于太后，不忍废黜。帝乃擢王恭、殷仲堪、王珣、王雅等，使居内外要任以防之。道子亦引王国宝、王绪为心腹。由是朋党竞起，无复向日友爱之欢矣。

太后每和解之。徐邈言于帝曰：“汉文明主，犹悔淮南，会稽王虽有酣媾之累，宜加和好，以慰太后之心。”帝然之，又委任道子如故。

## 第二八二回 慕容垂举兵伐魏

却说北魏王拓跋珪大集文武，商议安内之策。当叔孙建曰：“安内之策，莫若富国强兵，则敌自服，而内始安。今国内狭隘，兵卒十万，粮无支年，若欲安内，必须叛燕，侵取附寨诸部，方可聚兵。”魏王珪曰：“然！奈国内无良将堪领大兵，而行攻讨。”建曰：“臣举一人，气度魁杰，武力绝伦，常用丈八蛇矛，每嫌细短，后令匠人大做之，犹嫌其轻，复辍大铃于刀下。其弓力倍加常人，常以矛刺人，遂贯而高举。又常以一手插矛于地，驰马伪退

，敌人争取拔不能，彼引弓射之，一矢连射二三人，人皆怕之。每从先帝征讨，先登陷阵，敌无众寡，莫敢挡其锋。因此勇冠一时，乃陛下宗室、陈留王拓跋虔也。陛下若用此人为将，征讨诸部，无不克也。”魏王珪从之，宣陈留王拓跋虔至，谓曰：“安平公叔孙建称卿有文武之才，荐卿为将，攻讨诸部，以兵五万，委卿前去征讨附近诸部。”

拓跋虔曰：“臣愿尽犬马之劳，前去攻讨诸部，不得其地，不敢生还。”言毕即出，点起军马，来犯燕境。

却说后燕王设朝，群臣奏知北代魏王拓跋珪谋叛，遣陈留王拓跋虔以兵五万犯境。燕王垂闻奏，即宣太子慕容宝、辽西王慕容农、赵王慕容麟至曰：“今魏拓跋珪谋叛，以拓跋虔为将犯境，汝可率兵八万，自五原去伐魏王。”散骑常侍高湖谏曰：“魏与燕世为婚姻，结好久矣。间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，曲在于我矣，奈何遽击之？拓跋珪勇而有谋，幼历艰难，兵精马壮，未易敌也。太子年少气壮，必小魏而易之，万一不如所欲，伤将损兵，愿陛下察之！”垂怒，免湖之官，即日令慕容宝等领兵起行。

斯时魏王珪闻知，乃问僚佐。张兖言于珪曰：“燕狃于屡胜，有轻我心，宜羸形以骄之，乃可克也。”珪遂从之，悉徙部落畜产，日渡河千余里以避之。燕军至五原，降魏别部三万余家，收稼田百余万斛，进军临河，造船为济具。

### 第二八三回 太子宝败参合陂

九月，魏王珪进军临河，燕太子宝列兵造船将济，风吹其船泊南岸，是此难以进攻。魏王遣军，获其甲士三百余人，皆释而遣之。

初，宝之发中山也，燕王垂已有疾病，既至五原，魏王珪使人邀截中山之路，不与通其往来。忽垂遣人持书送来，被魏王珪之人将其使者执之。宝遂数月不闻垂之起居。魏王珪使所执之使者，临河告之曰：“若父已死，何不早归？”宝等忧恐，士卒骇动，宝即传令暂且退兵。魏王珪探知，使洛阳公遵以七万兵追燕军之后。

十月，燕太子宝令军烧船夜遁，是时河冰未结，宝以魏军必不能渡河，不设斥堠。

十一月，暴风，冰合。闻宝兵退，珪乃引兵济河，选精锐三万余骑，急迫之。

燕军至参合陂，有大风，黑气如堤，自军后来，临覆军上。

沙门支昙猛曰：“魏军将至之候，宜遣兵御之。”宝不听，司徒德劝宝从之。宝乃遣赵王麟以兵三万居军之后，以备非常。

麟乃以昙猛之言为妄，纵骑游猎，不复设备。

魏军日夜兼行，至参合陂西，燕军在陂东。魏王珪夜部分诸部，令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。旦日登山，下临燕营，燕军大惊扰乱，珪纵兵直入燕营，鼓噪喧天。

燕兵大乱，慕容宝大怒，指挥大小三军，尽力一齐死战。

时宝自掣刀在手，引数百骑在后掠阵。却才两军相合，忽然燕军阵后西南上数百面战鼓齐鸣，宝分后军迎之。只见张兖一军从西南上悄悄地杀来，燕军大乱，魏兵从后杀来，慕容宝急忙退回。四下魏兵前后掩杀，燕兵大败，慕容宝慌忙退回本寨，其寨已先被叔孙建引兵从后路抄入，夺去诸寨，以兵杀出。因此燕兵无营，心慌自乱，四下受敌，不能抵挡，军皆溃散。慕容宝急唤慕容麟引水军，一齐上岸步战。时正遇着叔孙建，交马十合，麟遮掩不住，慕容农引兵助战，张兖一见，持枪来迎。

兖显平生气力，杀退慕容农。慕容麟见慕容农败，不敢恋战，二人合兵，保着太子慕容宝走回水寨。早寨之兵都被魏兵杀尽，水军亦逃溃一半。

当时慕容农上言于宝曰：“今早寨已失，水军逃散，难以与敌。不如乘其未定，尽烧战船，领水军步走，否则成擒。”

宝从之，将战船尽行放火烧讫，引水军上岸，漏夜步走。至西平，忽然前军喊起，慕容宝与慕容麟、慕容农三人，拍马奔阵，正遇魏将陈留王拓跋虔，以兵阻路，三人各以兵器来战拓跋虔。

拓跋虔抖擞精神，全无惧怯，独战三将，三将只好遮拦。正战间，后面大兵赶至，因此燕兵大乱，各自逃生。慕容宝三人见自军奔溃，无心恋战，隔开军器，杀开血路，各自奔去。时燕军被魏兵杀死者万人，洛阳公遵还兵击其前，复擒四五万人，宝等单骑仅以身免。

珪欲释燕臣有才者用之，其余给衣粮放还，以招怀中州之人。中部大夫王建曰：“燕众强盛，不如悉杀之，则国空虚，取之易。”珪从之，乃尽坑之而还。

慕容宝败回见垂，垂大怒，司徒德言于垂曰：“彼以参合之捷，有轻太子心，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，不然将为后患。”

垂乃练兵中山，以期明年举兵伐魏。

## 第二八四回 燕王凿道去伐魏

丙申二十一年闰二月，燕王垂留范阳王德守中山，自将兵十万，出外屯城。谓众将曰：“前次太子宝以兵凿山从五原而入，至魏人有备。今吾以兵虚声从五原去，彼必尽屯兵守五原。吾以大兵密登逾青岭，经天门，凿通道，直指云中，先攻平城，出其不意，则珪可擒。”诸将曰：“陛下神策，正合臣心。”

言讫，垂命三军密逾青岭，凿山为道，直至云中，魏人不知。

是时陈留王拓跋虔镇平城，不觉垂兵直至城下，措手不及，被垂身先攻城，将士齐登，力攻半日，攻陷平城。虔见燕兵强盛，单兵走回。是以魏兵败死，燕军尽收其部落而进。

时魏王珪闻知，震怖欲走。诸部皆有二心，珪不知所适。

时，垂过参合陂，见积骸如山，问知是太子宝败死之兵，垂为之设祭。军士恸哭，声震山谷。垂惭愤呕血，由是发疾，至此愈笃。当慕容农至，上言曰：“今悬军深入，其地无城，陛下龙体不安，倘敌兵拥至，何以拒迎？”后燕王垂曰：“卿可调六军，筑长城西北，据而待之，可保全也。”因是农调军筑城完毕，后燕王垂疾甚，领诸文武大军，还至上谷。

却说北魏王拓跋珪，闻知燕王垂亲提大军至平城西北，乃亦自提军十五万，来平城西北拒，军至平城，燕军已退。

却说后燕王垂，其疾愈甚，召太子慕容宝、辽西王慕容农、赵王慕容麟入卧所，谓太子宝曰：“吾命将尽，不能复起，我死之后，不可发丧，缓缓而退，魏兵不敢追赶。”又谓农等曰：“朕今不幸，在此而亡，汝等公卿大臣，都要依吾平日法度行之，不可改易，吾所用之人，不可废黜。汝等善事太子，各宜尽忠荩之志，休怀不义之心。”又谓太子宝曰：“火速还都，不宜延滞。”言讫而薨。慕容垂在位十三年，寿七十一，在此而薨。太子慕容宝依垂之言，秘丧不发，收敛入棺，传令缓缓而退。魏王珪疑其无故而退，必然有计，因此不追，引兵而还。

至四月初旬，宝全军回至中山城，始举哀发丧。丧事毕，群臣立慕容宝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燕，改元永康元年。

## 第二八五回 燕太子慕容宝立

初，燕王垂先段氏生子令、宝，后段氏生子朗、鉴，爱诸姬子麟、农、莖柔、熙。宝初为太子，有美称，已而荒怠，中外失望。后段氏尝言于垂曰：“今国步多艰，太子非有济世之才也。辽西、高阳二王，陛下之贤子，宜择一人，付以大业。

赵王麟奸诈强愎，必为国患，宜早图之。”宝善事垂左右，左右多誉之者，故垂以为贤，谓后段氏曰：“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？”段氏泣而退，告其妹范阳王妃曰：“太子不才，天下所知，吾为社稷言之，主上乃以吾为骊姬，何其哀哉！太子必丧社稷，范阳王有非常器度，若燕祚未尽，其在王乎？”宝、麟闻而恨之。至是宝使麟谓段氏曰：“宜早自裁，以全段宗。”

段氏怒曰：“汝兄弟不难逼弑其母，况能守先业乎？且吾岂爱死，但念国亡不久耳！”遂自杀。宝、麟以段氏谋废嫡统，无太后道，不宜成丧。中书令



眭邃扬言于朝曰：“子无废母之礼，汉安思阎后亲废顺帝，犹得配享太庙，况先后暧昧之言乎？”

乃成丧。

却说后秦给事古成洗，风韵秀雅，确然不群，每以天下是非以为己任。时京兆尹韦高居母丧，慕阮藉之为人，无哀作乐，饮酒弹琴。洗闻之而泣曰：“父母之恩，厚重天地，无以报德，反此乱伦？吾当以私刃斩此不孝之子，以崇风教之明！”遂持剑欲来杀高。高闻惧，逃匿，终身不敢见洗。后秦王兴闻知，擢为黄门侍郎。

六月，三河王吕光自即皇帝大位，以世子吕绍为太子，国号大凉，改元龙飞元年。置百官，遣使拜秃乌孤为益州牧。乌孤谓使者曰：“吕王诸子贪淫，三甥暴虐，远近翻怨，吾安可违百姓之心，受不义之名乎？”留其鼓吹习仪，谢而遣之，不受其命。

## 第二八六回 孝武暴崩立太子

却说北魏左司马许谦，上言于魏王拓跋珪曰：“臣近闻凤凰来仪，蛟龙出现，此乃大王之德，故有此瑞也。今大王德比唐虞，明方文武，可即皇帝大位，以安士民。”群臣皆曰：“司君之言是也。”于是魏王珪从之，称尊号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大魏，改元皇始元年。始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加封大臣。

却说晋孝武帝秋九月，起造清暑殿居之，始为长夜之饮。

太史令奏：“长星见，国将亡。”孝武帝心甚恶之，乃入华林园，举酒对天，祝之曰：“长星长星，劝汝一杯酒，自古宁有万岁天子耶？”是时，太白连年经天，地震水旱，灾异屡变，孝武不以为意，不能改也。时帝嗜酒荒淫，内殿外人罕得进见。

张贵人宠冠后宫，时年近三十，帝戏之曰：“汝以年亦当废也，吾意欲更属少者。”已而醉寝清暑殿，贵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，重赂左右，谓帝暴疾崩。

时太子暗弱，会稽王道子昏荒，遂不复推问。王国宝夜叩禁门，欲入内殿，王爽侍中曰：“大行晏驾，皇太子未至，敢入者斩！”国宝，乃王爽之弟也。帝既崩，太子入内，与群臣发丧，殡葬山陵。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，寿三十五而暴崩。太子即位，道子进位太傅、扬州牧、假黄钺。太子幼而不慧，口不能言，至于寒暑饥饱，亦不能辨，饮食寝兴，皆非己出。母弟琅玕王德文常侍左右，为之调度。

初，国宝党附道子，骄纵不法，武帝恶之。国宝惧，遂更媚于帝，道子大怒，以剑掷之。及帝崩，国宝复事道子，同王绪共为邪谋。道子又倚为心腹，遂兼管朝权，威震内外。王恭入赴山陵，每正色直言，道子惮之，深布心腹

。而王恭每及政时，辄厉声色，道子遂欲图之，朝臣劝恭诛国宝。王珣曰：“彼罪逆未彰，今先事而发，必失朝野之望者。其不改，恶布天下，然后顺众必除之，亦无不济也。”恭乃止。既而谓珣曰：“比来视君，一似胡广。”珣曰：“王陵廷争，陈平缄默，且问岁晏何如耳？”王陵与王恭还镇，谓道子曰：“主上谅暗，冢宰之任，伊、周所难，惟大王亲万机，纳直言，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”国宝等愈惧。

## 第二八七回 魏王举兵大伐燕

却说魏王珪潜使叔孙建、于栗磾以兵五千，先去开韩信故道。自率大军共四十万，南出马邑，大举来讨后燕王慕容宝。

旌旗络绎二千余里，鼓行而前，人马皆惊。军至界首，始传诏右将军封真引兵二万，从东道袭幽州。真得诏，领兵望东道而去。九月戊午，魏大军至阳曲。魏王引诸将上西山，观晋阳不远，即下山大驱军马进发。

后燕并州牧、辽西王慕容农使人打探，闻魏王珪起倾国之兵五十万，从晋阳而来。慕容农大惊，乃引众出战，不胜，弃城走还中山。

魏王珪率兵入屯并州。至冬十一月，驱兵又行，大军已至真定。真定守宰陈人皆出投降，益助粮草。魏王军威势大，闻者皆惊。自常山以东，守宰或弃城奔窜，或诣军门拜投，因之燕之诸郡，皆望风附魏。惟中山、邺、信都三城不下，为燕死守。时天寒冷，魏王传诏，令六军权屯休进，以待来春。因此诸军皆据城而屯，祝魏王珪军至晋阳，慕容农以兵出，与魏军战，败，投奔司马慕容廆。司马慕容廆私降于魏，闭门拒农。

农大泣，遂东走还，魏获其妻子，燕军尽没。农独与三骑逃回中山，魏遂取并州。初建台省，置刺史、尚书郎以下官，悉用儒生为之。故凡士大夫诣军门者，皆引入存慰，使人人尽言，少有才用，咸加擢叙。以张恂等为诸郡守，招抚离散，劝课农桑。

燕王宝闻魏军将至，与百官议于东堂。苻谟曰：“魏军势大，若纵之直入，则吾军不能敌也，宜据险以拒之。”睦邃曰：“魏多骑兵，马上赍粮，不过旬日。宜令郡县聚民千家为一堡，清野以待之，彼不过六旬，食尽自退而走矣。”封懿曰：“魏兵数十万，民虽筑堡，不能自固，是以聚兵及粮以资之也。且动摇民心，示之以弱，不如阻关拒战。”赵王麟曰：“魏锋不可当，宜先守中山，待其敝而乘之。”于是宝命修城积粟，为持久之备。悉以军事委麟拒魏。

初，魏王珪使冠军将军于栗磾，潜从晋阳开韩信故道，自井陘趋中山，进攻常山，拔之，郡县皆降。惟中山、邺、信都三城为燕守，珪命东平公仪攻邺，冠军王建攻信都，珪自进攻中山。既而谓诸将曰：“中山城固，急攻则伤土

，久围则费粮，不如先取信都，然后图之。”乃引兵而南，军于鲁口。高阳太守崔宏不敢出拒，奔走海渚。珪素闻其名，使吏兵追获，以为黄门侍郎，与张充对掌机要，创立法度，制律令。屈遵降，以为中书令，出纳号令，兼总文诰。

却说魏东平王拓跋仪奉珪令，以兵二万来攻邺。燕范阳王慕容德曰：“敌众我寡，彼强我弱，何以迎敌？”诸将曰：“拓跋仪自入吾境，屡获大胜，必谓吾不敢动。仪来远涉艰难，士卒疲病，可选精锐，夜攻击之，可擒仪矣。”德然其计，使南安王慕容青等以兵一万五千人，去击魏兵。至更，仪兵至邺北十里内，正安营，青兵驰入混战。魏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杀死者五六千人。仪大败走还。魏东平王仪，既攻邺，被燕范阳王德使南安王青等，夜攻破之，以军远屯新城。青等使人请添兵追击之。别驾韩（i卓）曰：“古人先计而后战，魏军不可击者四：悬军远客，利在野战，一也；深入近畿，屯兵死地，二也；前锋既败，后阵方固，三也；彼众我寡，不敌，四也。我军自战其地，动而不胜，众心难定，城隍未修，敌来无备，不如深沟高垒以自固，待其师老，然后击之。”德从之，召青等引兵还城。

丁酉正月，晋帝加冠军王珣为尚书令，王国宝为左仆射。

二月，魏贺讷闻仪兵败，遣弟赖卢率兵二万来会东平公仪攻邺。赖卢自以王舅，不受仪节度。仪司马丁建阴遣人与燕通，建从内而间之，因此二人不和。会赖卢营失火，建乘间谓仪曰：“赖卢烧营为变矣。”仪惧，遂引兵而退，赖卢亦退。建率众来见德降燕，且言仪师老可击。于是范阳王德以兵漏夜追击，仪兵大败，十损其七，退屯别地。

三月，魏王珪诏令大军并进攻中山，使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粟率兵五万，去攻信都。又使东平公拓跋仪率兵五万，复攻邺都。三将临行，魏王珪谓曰：“信、邺桑枣之木，乃生民之本，不可伤伐，留与养命。”三将得诏语，各领部兵，依诏前去。时中山饥甚，戊午日，魏大军至钜鹿之柏离坞。次日，六军都至滹沱水，因雨大不堪进兵，就傍岸安营。

却说后燕王慕容宝闻魏兵屯于滹沱水边，傍岸下营，急与文武商议。文武曰：“今吾闻魏军屯于滹沱水边，其势易攻，正当乘其劳顿，今晚领倾国之兵，去劫其营，攻其无备。彼退，又有水阻不能还，可令其三军尽为鱼矣，则拓跋珪亦成擒耳！”

燕王宝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于是燕王宝传诏令六军文武，俱各披挂，至夜去劫魏营。大军十万人，文武尽依计而行。

是夜，月明如昼，燕王宝以军二十万，俱各出城驱驰。将到魏营，燕王宝命鸣锣击鼓，喊杀连天，杀入魏营。魏兵果无准备，自乱混战，杀散。

魏王珪在中军，听得喊声大起，鼓噪喧天，知是燕兵劫寨，急忙起来，不及衣冠，蓬头跣足，亲自击鼓，聚集众将。俄而左右及诸军将士稍集，传令张充排设奇阵，点起火把，高照营内。张充、叔孙建等分头纵骑冲出，正遇崔逞，交马一合，便把崔逞杀去。其余燕军，见有准备，俱各乱退，不分队伍，被魏王挥兵掩杀，杀得燕兵都弃刀枪，各自逃生，燕兵大败。燕王宝收军，走还中山。魏王珪六军获得器械十数万，捉得崔逞、闵亮二人，二人请降，魏王赦之而受其降。

初，燕清河王会表求赴国难而无行意，遣将军库宥官伟、余崇将兵五千为前锋。伟屯兵卢龙近百日，会不发，崇等不敢行。燕王宝怒，使人切责之，会不得已，以治行简练为名，复留月余。伟使轻军前行通道，且张声势，诸将皆畏避不欲行。

余崇奋言曰：“今巨寇滔天，京都危迫，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，诸君荷国宠任，而更惜生乎？若社稷倾覆，臣节不守，死有余辱。诸君安居于此，崇请当之。”伟给步骑五百人。崇至渔阳，遇魏兵，击却之，众心稍振。会始乃上道，至是月，始达蓟城。

魏王围中山既久，城中将士皆欲出战。高阳王隆曰：“拓跋珪虽获小利，然屯兵经年，士马损伤大半，人心思归，诸部离散。若因我之逸，乘彼之衰，往无不克。如持重不决，将士气丧，事久变生，虽欲用之，不可得也。”宝然之，独赵王麟每阻其议。隆成列而罢者数四。众大恨麟，麟以兵劫北地王精，使率禁兵杀宝，精以义却之。麟怒，杀精，出奔西山，依丁零余众，于是城中震骇。宝恐麟夺，合军据龙城，乃召隆及辽西王农，谋走保龙城。隆曰：“今欲北迁，亦事之宜。然龙城地狭民贫，若以中国之用，取足于中，难望有助。若节用爱民，务农训兵，数年之中，公私充实。而赵、魏之间，厌苦寇暴，民思燕德，庶几返旆，克复故业；如其不能，则凭险固自守，亦足以优游养锐耳！”宝然之，遂夜与太子策及堇农等，率万余骑出赴会军，城中无主，百姓惶惑。

魏王珪闻知宝走了，欲夜入城。将军王建志在掳掠，乃言恐士卒盗府库之物，请俟明旦，珪乃止。燕开封公详欲走，未行，城中立以为主，闭门拒守。魏王珪率众攻之不拔，使人临城谕之，士庶皆曰：“群小无知，恐复如参合之众，故苟延旬月之命，是以不降耳。”魏王珪顾王建，大骂而唾其面，复令攻城。

## 第二八八回 燕王宝走奔龙城

至四月，魏军粮尽，魏王珪心甚忧之，而问崔逞曰：“目今军粮不继，卿有何计可办？”逞进言曰：“飞鸮食菽而改音，《诗》称其事，今此处甚多

，陛下何不使六军取之，以充军食，可支数月耳！”魏王珪曰：“然！”于是传诏六军，速去收菽而食之。兵既收食，忽诸部大人长孙嵩等进言于魏王曰：“菽乃禽兽之食，人若久食必殂，陛下可禁六军勿食。”魏王珪疑崔逞侮慢，而不食则有饥色，欲纵军食之，恐久见殂，心犹豫间，崔逞又曰：“陛下可使六军及时收菽，过时则落尽无矣。”

魏王珪怒曰：“内贼未平，兵众安可弃甲而收菽乎？”遂弗听。

使人诏东平公仪领军还钜鹿。

却说慕容详被困于中山，城中粮尽，遂问于众文武，文武曰：“臣闻魏人军粮亦尽，不久必去，去则可令附近人运之。”

时燕王宝走出中山，清河王会率骑兵三万，迎于荆南。宝怪会有恨色，遂将其兵分给辽西王农及高阳王隆，尽徙蓟中府库，北趋龙城石河。珪引兵一万追之，及宝于夏莫泽，会整阵与战。

农、隆等将南来一千余骑冲之，魏兵大败。农追下百余里，隆谓阳理璆曰：“中山积兵数万，不得以展吾志，今日之捷，令人遗恨。”因慷慨流涕。

会既败魏兵，含恨滋甚。隆屡训责，会益忿怒，遂谋为作乱。宝闻之，密渭农、隆曰：“观道通志趣，必反无疑，宜早除之。”农、隆曰：“会远赴国难，逆状未彰而遽杀之，岂独伤父子之恩，亦甚大损威望。”会闻之益惧，夜遣人数百袭杀隆于帐下，慕容农被重创不能起。宝欲讨会，乃佯为好言以安之，计以明日召群臣食宴而杀会。会果至就坐，宝目慕舆滕，滕即起拔刀刺会，伤首不死，走赴其军，勒兵攻宝。宝率数百骑驰走龙城，会引兵追至城下，城中将士皆愤怒，宝令出战，大破之。待御郎高云复夜率兵击之，会众溃奔中山，入见慕容详，详问其故，令人杀之。于是宝以云为将军，养以为子。云，高句丽之支属也，云遂尽心事宝。

时凉王吕光以西秦王乾归数反覆，令吕延、吕纂举兵伐之。

西秦群臣大惧，请东走成纪，乾归曰：“军之胜败，在于巧拙，不在众寡。光兵众而无法，弟延勇而无谋，不足惮也。且其精兵尽在延所，延死，光自走矣。”光军长驱，遣弟太原公吕纂攻金城，天水公吕延攻临洮、武始、河关，皆克之。乾归计使百姓哄延兵曰：“乾归闻将军兵至，其众溃走，去奔成纪矣。”

延信，欲轻骑追之，司马耿稚谏曰：“乾归勇略过人，安肯望风自溃？且告者视高色动，殆必有奸。宜整军而前，使步骑相属，俟诸军毕进，然后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延曰：“此事是实，君休疑心。”言讫，引兵百追之，与乾归遇。延与归对阵，两下交锋，不上数合，延被归斩于马下，其众败走。吕光闻延已死，遂大惊，引兵走还姑臧去了不出。

## 第二八九回 蒙逊结盟报父仇

初，张掖卢水胡沮渠罗仇，乃匈奴沮渠王之后也，世为部帅，凉王吕光以为尚书。及吕延败死，罗仇弟三河太守鞠弼谓罗仇曰：“主上荒耄信谗，今军败将死，正是猜忌智勇之时也。”

吾兄弟必不见容，不如勒兵向西平，出苕藿，振臂一呼，凉州不足定也。”罗仇曰：“吾家世以忠孝著于西土，宁使人负我，我不负人也。”已而，光果杀罗仇及鞠弼。

罗仇之弟子蒙逊，雄杰有策略，通经史，收其父丧归葬。

会者万余人送丧。蒙逊哭谓众曰：“吕主无道，多杀不义，今欲兴兵雪吾父之仇，复上世之业，何如？”众称万岁。蒙逊遂结盟，从此起兵聚二万人，攻凉临松郡，拔之，乃以兵众屯据金山城。

凉王吕光闻蒙逊谋叛，使吕纂将兵一万七千，击沮渠蒙逊，蒙逊破之。蒙逊从兄男成，亦攻建康，遣使说太守段业曰：“吕氏政衰，人无容处，瓦解之形，昭然在目。府君奈何以盖世之才，欲立忠于垂亡之国？男成等既倡大义，欲屈府君拥临凉州，何如？”业许之，男成率众入城，尊业为凉州牧、建康公。

业以男成为辅国将军，委以军国之任。蒙逊率众归降，业以为镇西将军。吕光命吕纂再讨之，不克，后为北凉。时吕纂与段业相持。

却说凉州太守郭磨善天文，国人信之。会荧惑守东井，谓仆射王详曰：“凉之分野，将有大兵，吾欲与公同举大事，何如？”详从之，事泄，被诛，磨走据东苑以叛。凉王吕光大惧，遣人召太原公纂回兵讨之。纂将还，请将曰：“段业必蹶军后，宜潜师夜发。”纂曰：“以业无雄才，凭城自守，若潜师夜发，适足以张其势气耳，不如告之，彼以为诈，必不敢出。”乃遣使告业曰：“郭磨作乱，吾今返都，卿能决战，可早出城。”

业果不敢出，于是纂全师而还。

纂司马杨统欲杀纂，而推其从兄杨桓为主，桓怒曰：“吾为吕氏臣，安享其禄，危不能救，岂可复增其乱乎？吕氏若亡，吾为弘演矣。”桓不从，统遂走降磨。吕纂兵还攻之，大破之，乃得入姑臧。凉人张捷等招集戎夏三千人，据休屠城接磨，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，起兵为乱。

却说晋王国宝、王绪，依附会稽王道子，纳贿穷奢，不知纪极，恶王恭、殷仲堪，劝道子裁损其兵权。恭等缮甲勒兵，表请北伐。道子疑之来攻己，请帝下诏，以盛夏妨农，悉使解严。恭大怒，乃遣使与仲堪谋讨国宝等。桓玄亦以仕不得志，欲借仲堪之兵势以作乱。闻知王恭书来，乃说仲堪曰：“惟患国宝相毙之不早耳！今既执大权，无不如志，若发诏征君，何处以之？”仲堪曰

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玄曰：“孝伯疾恶深至，宜潜与之约，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玄虽不肖，愿率荆楚豪杰荷戈先驱，此桓、文之勋也。”仲堪然之，乃出外与雍州刺史郗恢，内与从兄南蛮校尉殷仲凯、南郡相江绩谋之，凯曰：“人臣当各守名分，朝廷是非，岂藩屏所得问？晋阳之甲，不敢预闻。”绩亦极言之不可。凯恐绩及祸，和解之。绩曰：“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耶？江仲元行年六十，但未获死所耳。”

仲堪惮其坚正，正以杨俭期代之。朝廷闻之，征绩为御史中丞，凯遂以疾辞位。仲堪往省之曰：“兄病殊可忧。”凯曰：“我疾不过身死，汝病乃当灭门，宜深自爱，勿以我为念。”郗恢亦不肯从，仲堪心疑未决。会王恭使至，仲堪乃许之。恭甚喜，上表罪状国宝，举兵讨之。表至，内外戒严，国宝惧，不知所为，遣数百人戍竹里，夜遇风雨散归。王绪说国宝杀王珣、车胤，以除时杰，挟君以讨二藩。宝召车胤至，不敢害，更问计于珣，珣曰：“王、殷与卿素无深怨，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。”

国宝曰：“彼将曹爽于我乎？”珣曰：“是何言欤？卿宁有爽之罪，孝伯岂宣帝之侑耶？”又问计于车胤，胤曰：“今朝廷遣军，恭必据守，若京口不拔，王、殷奄至，何以待之？”宝惧，遂上疏解职待罪。道子暗懦，欲求姑息，乃赐国宝死，斩头于市。遣使诣恭，恭乃罢兵还京口。仲堪初疑不敢从，闻国宝死，始抗表举兵，道子以书止之，仲堪乃还。

## 第二九〇回 魏以甲子拔中山

却说魏王珪谓诸文武曰：“慕容宝志不能立，乃出北遁。

今众立慕容普陵为主，慕容麟必怀不忿之心。吾急攻之，彼必死守。目今吾军粮尽，不如暂还，去据南城，待其二子内乱，然后乘之而入，则二子成擒矣！”群臣曰：“陛下圣策，非臣所能及也。既如此，宜即解围南还，以待其变。”魏王珪曰：“贼人多谋，不可急离。可令灵寿领一军，朝夕耀武扬威，以示城内。”魏王珪引诸军退屯于南城。

时中山粮已尽，燕王慕容普陵心中大忧，乌丸部将军张让进计曰：“今城中粮尽，百姓无食，大王可使饥民出城求降乞食。魏兵不备，臣以兵五千，从百姓中杀出，可破魏师也。”

普陵从之，示告城中，令百姓饥者出降求食。张让开北门出，百姓一万人，手执降旗在先来降。灵寿不知是计，乃曰：“吾知城中甚饥，百姓受苦，既来降者，不坏汝，汝可自去讨食。”

于是百姓各散。俄而城内张让以五千人杀出，魏兵大乱，灵寿见兵出，急忙上马持枪，喝将军马摆开与战。二人交锋，不上二十余合，魏兵渐渐围裹将来。张让见魏兵围来，恐不能敌，将军器收了，骤马杀开一条血路，冲走出来

，不敢复还本城，因此收军屯于北山，灵寿复兵围城。

却说慕容麟在西山使人探听中山消息，使人回报：“燕王慕容宝北遁和龙，城中诸将立慕容普陵为燕王而守中山。魏王珪粮尽，令灵寿以五万兵围中山，自以大兵退屯南城。中山粮亦尽，慕容普陵使百姓诈降，遣张让以五千精兵，在百姓后杀出，攻其无备，兵少反被魏兵杀败，不敢入城，目今走屯北山。”麟大怒曰：“普陵竖子，何敢妄自尊大而称号焉，吾必杀之！”大将丁零曰：“目今张让以兵五千屯在北山，不如遣人召来，以十分恩义重抚之，令其顺主公，使其为前锋将军，叫开中山城门，先杀普陵，主公自为赵王，据中山，聚集三军，可破魏兵。”麟从之，曰：“卿可代我为使，去召张让来归。”

丁零欣然领命，来至北山，谓张让曰：“赵王麟现屯西山，闻将军在此，令某特请将军到寨，一同商议破魏，将军可即与吾同往。”张让曰：“吾闻赵王出奔，何以还在西山？既然有召，我即领众同往。”言讫，遂以部下之兵，一同来至西山，入中军见赵王麟。麟出位接之，问劳毕，赐坐谓曰：“将军乃关云长之俦，勇略俱全，吾有一事，相烦将军，共成大功，卿意云何？”让曰：“臣久食燕禄，常思报效，既来遣臣，安敢推委？愿闻所使，万死不辞！”麟曰：“普陵无知，妄自尊大，吾欲以兵诱开城门，杀此跋扈，非将军莫能。若将军肯为，其功实出将军之赐也！”让曰：“殿下既主计此，臣惟命是从。臣今夜引兵在前，诱开城门，殿下可速引兵来应。”于是计议已定。至夜，张让引兵先行，麟同丁零伏兵在后，悄悄抄城后东门，来至城下叫门。城上将士认得是张让兵还，乃急开城门，放让及军士一拥而入。麟、丁零伏兵杂于其中，一同进城。是夜，贺使大将丁零调兵守营，自以五千兵斩门而入后殿，至卧所，把普陵杀讫。次日，麟召文武集于朝堂谓曰：“普陵妄自尊大，昨夜吾同张让兵还而入，已将杀之。今吾兄燕王不知何往，吾自权摄赵王之位，以拒魏兵。”群臣皆称万岁，曰：“愿从尊命！”于此慕容麟乃即大位，封赏功臣，以乌丸张让为大将军，以丁零为前将军，二人皆掌兵权。

是日，同诸文武商议守战之策，诸将皆曰：“今城中饥馑，柴米皆在城外诸邑所备，幸魏兵昨日自退而去，倘魏兵再来围住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士民振恐，恐其日久生变，乱则必被擒矣。不如乘其未至，以兵去据新市城，拒住魏兵之路，就食其城之粮，可保万全。”赵王麟曰：“汝等之计，正合朕心。”于是便与文武率三万五千兵出据新市城，以拒魏兵。

六月甲子晦日，灵寿退军来见魏王珪及说普陵被麟杀死而自立，目今以军出屯新市城。魏王珪闻说，慕容麟自即大位，以军屯新市而拒敌，遂令进兵攻之。当时太史令龟崇曰：“不可，容待旦日以进。”魏王珪曰：“如何不可？”崇曰：“昔纣以甲子日亡，先人谓之疾日，故兵家忌之，以为不吉，故不



可进也。”魏王珪曰：“纣王以甲子日亡，而武王不以甲子日兴乎？”崇无以对，遂进兵。

至十月甲戌，军至义台，慕容麟率兵阻住去路。魏王珪使张兖出阵，慕容麟亦亲自出阵，两军混战。张兖与慕容麟二人交锋，在阵前大战，未上三十余合，慕容麟气力渐乏，只好架拦，因此收回军器，拍马便走。被魏王珪挥军大进，奋勇杀死燕兵二万余人，追下五十余里。麟势迫，退走去邺。次日，魏王珪催兵大进，攻拔中山城。珪兵遂入屯于城中，得燕府库财宝，颁赏诸将士。

## 第二九一回 慕容德称王滑台

戊戌二年正月，赵王慕容麟被魏军杀败，来至邺城，见叔范阳王慕容德。德问曰：“闻你在义台与魏兵交锋，如何来此？”麟曰：“魏兵势大，因此大败。见吾叔父，商议复仇。”

德曰：“吾此处兵少，亦不敢妄动。”正议之间，细作回报魏王珪亲率大军，将至邺境。德大惊，慕容麟曰：“邺城不固，不如徙据滑台坚守之，待其师老粮尽，然后击之，可复业也。”

德乃从之。即时领兵拥至黎阳，拘集船只，三军皆上船，欲南渡滑台。忽遇风暴，其船尽没，慕容德传令三军，依前上岸，因此无船过江。正在犹豫之间，忽有探马来报，魏兵将至，只隔五十里到此。慕容德与慕容麟二人，心中忧闷不悦，天色已晚，只得权屯岸边，正欲以待来早，讨集船只渡江。是夜，月白风清，江中流澌冻合。慕容德与慕容麟睡不安席，起来向江边一看，但见江水尽皆冻合成冰。德等大喜，拜谢天地，急忙传令三军，一齐踏冰渡江。德军过了，却好天明。魏兵及至，而其冰已消，因此德军逃得此难。魏兵闻说，皆曰：“此天神助之也！”慕容德遂改黎阳名为天桥津，引众奔入滑台，屯扎军马，提调守城。

魏王珪见慕容德走入滑台，乃来引众至邺城。

却说范阳王慕容德既至滑台，景星见于箕尾，白玉出于漳水，状若国玺，百姓拾得，将来呈上与慕容德。因是赵王慕容麟上言曰：“今慕容宝虽袭大位，志不及于先人，而有将废之征。自叔父徙居滑台以来，天垂景象，地呈宝玉，流澌冻合，祥瑞屡见，此乃叔父之大德，是有吉兆以先应。叔父宜应先燕王故事，自继大位，可保燕祚可复。”慕容德曰：“若为此事，是篡逆也。”麟曰：“今慕容宝初立，士民不归，郡邑已失，为魏所有。叔父若不自立，待社稷倾覆，再复甚难。”于是慕容德自立为南燕王，遂改元燕平元年。

## 第二九二回 燕兰汗谋乱燕室

初，燕人有自中山至龙城者，言拓跋珪衰弱，于是燕王宝欲复取中原，调兵悉集。至是闻中山已陷，乃命罢兵。辽西王农曰：“迁都尚新，未可南征

，宜因使师袭库莫奚，取其牛马，以充军资。”宝从之，北行渡浇洛水。会南燕王德遣使言珪西上，国中空虚，宜速起兵。宝大喜，即日诏诸军整顿，择日起行，去取长安。乃诸军苦役，不听自散。农及长乐王盛切谏，以为兵疲力弱，魏新得志，未可与敌。宝将从之，慕容腾曰：“今师众已集，宜独决圣心，乘机进龋”于是乃留太子盛统后事，以腾为前军，农为中军，宝自为后军，相去各一顷地，起行长安。

段速骨因众心嗟怨，后遂作乱，逼立高阳王隆之子崇为王。

慕容宝将十余骑奔农营，报知农、腾。

农、腾不信，其部营兵亦厌役奔溃。于是燕王宝见众乱，乃奔走还龙城。

燕尚书兰汗见燕王宝势孤，阴使人与段速骨等通谋，乃自弓兵出营龙城之东屯扎。

辽西王农不知其为乱，夜出赴之，被速骨将以巡城，招城上之兵来降。农素有忠节威名，城中恃以为强，忽见农在城下，无不惊哭丧气，遂皆逃溃，无人守城，速骨乃得入城，纵兵杀掠。燕王宝及长乐王盛等见乱，率轻骑南走。速骨以高阳王崇幼弱，欲更立农，崇党闻之，遂欲杀农。

兰汗大怒，以兵袭击速骨，速骨不备，被执杀之。兰汗废崇职，以太子策承制行事。与部下将谋计，遣使迎宝及盛于蓟城。宝以为实，欲还，盛等曰：“汗之忠诈未可知也！不如南就范阳王，合众以取冀州；若不能捷，徐归龙城未为晚也。”

宝从之。行至黎阳，使中黄门令赵思去告范阳王。范阳王德令其使人奉迎归。

德已自称号王，德谋遣慕容护率壮士数百人随赵思而北，声言迎卫，其实图之。赵思使人报知于宝，宝既遣思而闻德已称制，亦惧而北走。护至无所见，执思而归，德以其姻习典故，欲留而用之。思曰：“犬马犹知恋主，思虽刑臣，乞还旧主。”

德固留之，思怒曰：“殿下亲则叔父，位则上公，不能率先群后以匡帝室，而幸根本之倾，为赵王伦之事，思虽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，犹慕龚君宾之不偷生于世也。”德斩之。

宝走至北，遣长乐王盛收兵冀州，行至钜鹿，说诸豪杰，皆愿起兵。会兰汗复遣使奉迎宝，宝以汗系燕王垂之舅，而盛妃之父也，请无他意，遂行。盛流涕固谏不听，盛乃与将军张真下道避匿。宝自去龙城四十里，汗使弟加难率五百骑入外邸而杀之，并杀太子策及王公将士百余人，自称昌黎王。

慕容盛闻知大哭，欲赴哀，张真止之休去。盛曰：“我以穷投汗，汗性愚浅，必念婚姻，不忍杀我，旬月之间，足以展吾之志。”遂往见汗。汗妻兰氏

、盛妃，皆涕泣请放盛，汗侧然哀之，乃舍盛于宫中，以为侍中，亲待如旧。汗兄堤骄狠荒淫，汗恶其无礼，盛因而间之，汗兄弟浸相嫌忌，遂不相睦。

燕太原王慕容奇，乃慕容楷之子，兰汗之外孙也。汗以为将军长史，太子盛潜使奇逃出，起兵五千，来攻兰汗。汗得闻知，使仇泥慕将兵一万讨之。

是时龙城，自夏至秋月不雨，汗日诣燕诸庙祷请，委罪加难。加难闻知怒，率所部兵一万五千来袭。汗使太子兰穆击破加难。加难闻之，刺杀汗、穆，而取大位。时穆果来攻破加难，还宴将士。盛因逾垣入东宫，与汗等聚集旧所卫兵三千人马，杀出东宫，来杀穆。诸军闻盛得出，皆呼跃争先杀汗。汗、穆被真斩之，内外欣然，士女相庆。盛告于太庙，因下令曰：“赖列祖之德、文武之力，社稷幽而复显，不独孤以眇眇之身，挽回造化之权，凡在臣民，皆得明目当世。”遂大赦改元，以长乐王摄行统制，命慕容奇罢兵。奇生异心，遂不受命。盛大怒，勒兵三万，进至横渠。盛出击大破之，执奇赐死，于是龙城遂平。

南郡公桓玄遣人见会稽王，求为广州刺史。道子忌玄在荆州为患，因从之。桓玄受命为广州刺史而不行。

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属王愉，上疏言：“江州内地，而西北近戎，不时为寇，倘有急，军需不应，使愉分督四郡还他。”朝廷不许。楷怒，遣其子庾鸿谓王恭曰：“尚之兄弟，复乘机权，欲削诸镇，宜早图之。”王恭乃以为然，遣人以告殷仲堪及桓玄。二人皆许之，推王恭为盟主，刻期各执兵同赴京师。司马刘牢之谏曰：“会稽王道子，帝叔父也，而又当国秉政。卿为将军，戮其所爱，其深伏将军已多矣！顷所授任，虽未允惬，亦无大失，而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，于将军何损？晋阳之甲，岂可数兴乎？”王恭不从，上表请讨王愉、司马尚之兄弟。朝廷忧惧，内外戒严，道子不知所为，悉以事委世子元显，日饮醇酒而已。

元显聪敏，颇涉文义，志气果锐，以安危为己任。附之者，谓其英武，有明帝之风。仲堪闻恭举兵，亦勒兵趣发，悉以军事委南郡相杨佺期兄弟。期率舟师五千为前锋，桓玄次之，仲堪率精兵二万继后。佺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震至父亮九世，皆以才德著名，矜其门第，谓江左莫及。而时流以其晚过江，婚宦失类，兄弟粗旷，每排抑之。佺期常以切齿，欲乘有事以逞其志，故亦赞成仲堪。八月，佺期及桓玄大兵奄至湓口，王愉无备，引众惶遽走奔临川，玄以兵追获之。

## 第二九三回 慕容盛复登燕位

己亥三年正月，燕王宝被尚书汗谋弑，太子慕容盛与张真等，谋复诛汗，龙城遂平。群臣复请太子慕容盛登基，国号大燕，改元建元元年。慕容盛既

即皇帝位，次日大排宴，宴群臣于新昌殿，燕王盛谓诸文武曰：“今日宴乐，诸卿各言其志，朕自览之。”斯时，盛初即大位，以威严骄下，暴戾少亲，多所猜忌，刑必就戮，文武莫有敢对者。兵部尚书丁信，年方十五岁，趋步进言曰：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臣之愿也。”燕王盛知其讽已，乃笑曰：“丁尚书年少，安得长者之言乎？”

于是文武各为乐饮，至晚罢散。

十一月，魏王珪领军进九门。时天行大疫，三军人马并牛羊等死者十之五六。群臣咸思北还，因上言曰：“今天行时气，大疫流行，军民百姓死者将半，天时如此不利，不如退避其气。不然，军民尽死，得地者闲！”魏王珪曰：“斯固天命，将若之何？四海之人，皆可与为国，在吾所以抚之耳！何患乎无人也？”因此群臣不复再言，遂引军入邺城，闻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，诏令郡县赈恤之。

魏王珪既入邺城，自与文武遍览宫殿，遂有定都其地之志，乃置行台，领众还来中山。中山之守戍兵，俱各溃散。魏王乃令众遂入中山城。珪谓诸将曰：“今幸祖宗之灵，天地之佑，诸将之勇，文武之能，尽得燕之土地，朕欲与卿等北还，而恐山东有变。”群臣答曰：“陛下可调将守之，万无一失。”魏王珪从之，乃于中山置行台，诏封东平公拓跋仪为卫王，总兵五万镇守中山。又诏使洛阳公遵总兵四万，镇渤海之合口。是月辛酉日，魏王珪车驾与众振旅还京，回至旧都。下诏有司，定义国号。群臣上曰：“昔周秦以前，帝王居所生之土，及王天下，即承为号。今国家启基云代，应宜以代为号。”魏王珪曰：“昔朕远祖，总驭幽都，控制通国，虽践王位，未定九州。逮及朕躬，扫平中土，凶逆荡除，遐迩率服，仍宜先号为魏，不必再更。”于是复号为魏，群臣皆贺。次日率众还都平城。

魏王诏令即营宫室，建宗庙，立社稷，正封畿，制郊甸，遣使循行郡国，举奏守宰，不法者魏王珪亲览察黜陟之。

十一月，魏王珪始登皇帝大位，改元为天兴元年。诏邓彥海典官制，立爵品，定律令，协音乐；诏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、社稷、朝觐、飨宴之仪；诏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，申科禁；诏太史令晁崇造浑仪，考天象；使吏部尚书崔宏总裁之。因是命朝野之人，皆要束发加帽，逆者罪焉。

二月，高车聚三十余部落谋叛。魏王珪闻知，遣张兖以兵五万北巡，命诸将三道袭高车。高车兵少，畏战自溃，因此大破高车三十余部，获七万多口，马三千余万匹。卫王拓跋仪别将三万骑，追至绝漠千余里，又破其七部，诸部大震，各散，于是收兵还讷。

却说南凉王秃发乌孤集百僚，谓之曰：“陇右、河西，本数郡之地，遭乱

分裂至十余国。今欲取吕氏、乞伏、段氏，孰强？吾今欲取之，三者何先？”杨统曰：“乞伏本吾部落，终当服从。段氏书生，无能为患，且结好于我，攻之不义。吕光衰耄，嗣子微弱，纂、弘虽有才而内相猜忌，若使浩亶、廉川乘虚迭出，彼必疲于奔命，不过三年，兵劳民困，则姑臧可图也。姑臧举，则二寇不待攻而服矣。”乌孤曰：“善！”遂从之。

初，秦王苻登之弟广，率众依南燕王慕容德。德受之，令其屯于乞活堡。至后燕势衰弱，乃自称秦王。时滑台孤弱，土无十城，众不过万，附德者多去附广。德大怒，乃留鲁王慕容和守其城，自率众五万去讨广。广无备，被德入堡，执广斩之。

慕容和长史李辩见德去了，乃集党杀和，以滑台降于魏。魏王珪使行台尚书和跋率轻骑五千，自邺赴滑台。其城空虚，入城中，悉收德宫人府库财宝。当时陈、颍之人，多附于魏。

燕将军慕容云闻知有变，率众斩辩，众将士出迎德。德大惊，欲还攻滑台。韩范谏曰：“向也，魏为客，吾为主；今乃我为客，魏为主，人心危惧，不可以复战。不如先据一方，自立基本，乃图进取可也。”张华曰：“先取彭城为居。”潘聪曰：“彭城土旷人稀，平夷无险，且晋之旧镇，未易可龋又密迩江淮，夏秋多水，乘舟而战者吴之所长，我之所短也。青州沃野二千里，精兵十余万，左有负海之饶，右有山河之固。”

广固城，曹窳所筑，地形险峻，三齐英杰思得明主，以立功于世久矣。晋刺史辟闾浑昔为燕臣，今宜遣辩士往说，而以大兵继其后；若其不服，取之如拾芥耳！既得其地，然后闭关养锐，伺隙而动，此乃是陛下之关中河内也。”德从之，于是德乃引师而南，兖州、北鄙诸郡县皆降，德选守宰以抚之。禁军士毋得掳掠财物，百姓大悦。

## 第二九四回 慕容德谋都广固

南燕王慕容德至兖州，正与诸将士议国事，忽然后燕王慕容盛遣使至，南燕王德召入问之。使人说曰：“慕容宝已死，其子盛即位，闻陛下已立，故使臣来问意。”南燕王德谓文武曰：“卿等前以社稷大计，劝吾摄政。今天方悔祸，嗣帝得还，吾将具驾奉迎，谢罪行阙，然后角巾私第，卿意以为何如？”

其侍郎张华曰：“天下非一人天下，有德者居之焉！陛下仁德日新，何用退让？”于是南燕王德大悦。次日，引师南迁，北鄙诸郡悉来归附。因是德僭即皇帝大位，改元为建平元年。

次日宴会群臣，南燕王德酣饮，笑谓群臣曰：“朕虽寡德，恭己南面而朝诸侯，可方自古何等王也？”青州刺史鞠仲曰：“陛下中兴之君，少康、光武之俦也。”南燕王德大悦，命左右赐鞠仲帛千匹。鞠仲辞曰：“陛下登御之始

，营建多般，留赏诸工，请存储库，臣不敢领。”燕王德曰：“卿知调朕，朕不知调卿乎！何故推辞！”韩范进曰：“臣闻天子无戏言，忠臣无敢妄对！今日之论，上下相欺，可谓君臣俱失也！”燕王德大悦，又赐韩范绢五十匹，因此忠言竞进，朝多直士矣。

旦日，燕王德与群臣出狩，幸齐城，登莹邱，望见一冢，因之问曰：“甚人之冢？”群臣答曰：“臣等不知，可问百姓。”德命左右去唤，百姓不敢入，使青州秀才晏谟入，燕王德问：“甚人之冢？”谟对曰：“乃大夫晏婴之冢！”燕王德顾谓近臣曰：“礼，大夫不逼城葬，平仲古之贤人，达礼者也，而生居近市，死葬近城，岂有意乎？”晏谟对曰：“孔子称臣先人贤则贤矣。平仲岂不知高其梁，丰其礼，盖政在家门，故俭以矫世，存居湫隘，卒岂择地而葬乎？所以不远城者，犹冀悟平生意也。”燕王德大悦，遂问谟以齐之山川丘陵、贤哲旧事。

谟历对详辨，画地成图呈上。燕王德深嘉之，拜晏谟为尚书郎。

燕王德因飨晏，乘高远瞩，请祭平仲。顾谓尚书曾邃曰：“齐鲁固多君子，当晋全盛之时，接慎、巴生、淳于、邹田之徒，荫修檐，临清沼，驰朱轮，佩长剑，恣飞马之雄辞，奋谈天之逸辩，指挥则红紫成章，俯仰则丘陵成韵。至于今日，荒草颓坟，气消烟灭，永言千载，能不依然？”邃答曰：“武王封比干之墓，汉祖祭信陵之坟，皆留心贤哲，每怀往事。陛下超出二主，泽及九泉，若使彼如有知，宁不衔荷？”于是德大悦，罢饮而驰还之。

南燕王德在兖州，遣使说幽刺史辟闾浑来降，而闾浑不从，使人回报浑不降。德命北地王慕容钟引步骑三千攻之。德自以兵进据琅玕，徐、兖之民，归附者十余万。渤海太守孚，燕之旧臣也，闻德至，出降。德大喜曰：“孤得青州不为喜，喜得卿耳！”遂委以机密。浑守广固，其下多出降，浑惧奔魏，德以兵追斩之。浑子道、秀自诣德，请与父俱死。德曰：“父虽不忠，而子能孝，特赦之！”浑参军张英为浑作檄，辞多不逊，德执而让之，英神色自若。徐曰：“浑之有臣，犹韩信之有蒯通，通遇汉王而生，臣遇陛下而死，比之古人，窃为不幸耳！”

德怒杀之，遂定都于广固。

九月，燕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，威行境内。盛疑之，累欲不赴。朗亦以家在龙城，未敢显叛。阴使人召魏兵，许以郡降，事觉，盛令兵五百灭朗族，使将军李旱讨之。旱既行，盛计使人急召还，数日而复遣之。朗闻其家被诛，拥三千余户，以自固拒旱。及闻旱还，谓盛有内变，不复设备。留其子守令支，自以数十骑迎魏师于北平。旱知，密以兵夜行晓伏，阴袭克令支，使人守之。自以兵追朗斩之，辽西遂平。

十月，会稽王世子元显性苛刻，生杀任意，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置京师，以充兵役，东土嚣然。孙恩因民心骚动，自海岛聚民二万来攻会稽。会稽内史王凝之，世奉天师道，不出兵，亦不设备，官属请讨之，凝之曰：“我已请天师借鬼兵守诸要津，诸君不足虑也！”恩兵至，凝之无备，被恩遂陷会稽，杀凝之。于是八郡之人，一齐起兵，杀长史以应恩。旬日众至十万。时三吴承平日久，民不习战，郡县皆望风奔溃。恩据会稽，自称征东将军，号其党曰“长生人”。驱诸县令以食其妻子，不食则肢解之，所过焚掠，削木堙井。

## 第二九五回 孙恩聚众寇江南

话说琅琊人孙恩，字灵秀，世奉“五斗米道”。恩叔父孙泰，师事钱塘杜子恭，而子恭有秘术。有人以舟装载瓜游江湖卖，子恭问其人买瓜，就向瓜主借刀剖瓜。瓜主欲等取刀，子恭曰：“汝只管归去，当即送还耳。”瓜主始摇舟而别。行至嘉兴，忽有一尾大鱼跃入舟中。瓜主破鱼，见子恭所借之刀，在鱼腹中，其瓜主以子恭为神，往往如此。后子恭死，孙恩传得其术，然狡猾有小才，诳诱百姓。愚者敬之为神，皆竭其财产，进子女以祈福庆。会稽王道子闻知泰有异术，煽惑民心，恐其为乱，将泰诛之。孙恩逃出海滨，海滨之人，素闻孙泰之名，及恩至，众问之。孙恩以言惑众，谓其叔父孙泰蝉蜕登仙。

众人信之，咸以财帛资给孙恩，财因是聚。恩招集亡命，志欲复仇，迨明年，众数十万，由此朝野骚动，士民震恐。

卢循谓恩曰：“今八郡军民响应者，谓将军能除君侧之恶，以解百姓之忧，故来归也。火速入朝上奏，数会稽王道子及其子元显之罪，请上诛之，则江南士民，尽命来归。”孙恩从之。

即使人入朝上表，使人人建康。次早黄门引入金蚕，呈上表章，晋帝览其表曰：会稽王道子，叨窃尸素，荒废朝政。拜授之荣，皆非天朝；响刑之贷，婪入其门；毒赋年滋，悠民岁广。使先帝赐一醉于崇朝，飞千觞于长夜，致崩于宫人之暴也。犹不能避位逃身，以谢于天地，反私与子元显夺政位耶？既为政宰，宜进思尽忠王室，何可苛刻，生杀任意，不为理也！今晋天下，率土之滨，人皆切齿。故众推臣为首，起兵请诛元显父子也。诛此国贼，臣等入朝，待罪阙下！

晋帝览毕，喝退来使，与群臣商议起兵征讨。加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大将军，其子元显为中军将军，领兵守卫京师。

安帝即位以来，内外乖异，石头城以南，皆荆州所据，以西皆豫州所专，京口及江北，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所致，朝政所行，惟三吴而矣。今闻孙恩作乱入都，皆为恩有，畿内郡县，处处盗贼蜂起，建康士民，居而震恐。

## 第二九六回 刘裕落魄遇圣僧

却说宋高祖武皇帝，讳裕，字德舆，小名寄奴，乃彭城县绥舆里人。姓刘，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也。彭城原是楚都，故留裔家焉。晋氏东迁徙讫，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。裕夜生之时，神光照室，犹如白昼。及长，雄杰有大度，身長七尺六寸，风骨奇伟，仅识文字，不事廉隅小节，奉继母以孝闻。

常卖履为业，好樗蒲，为乡闾所贱。独琅琊王谧见其奇伟，深相敬耳。是时裕已二十余岁，忽一日卖履，积有五日之粮，遂懒卖履，遂游京口之竹林寺闲耍，偶因卧于讲堂之前。

却说竹林寺众僧会讲佛法，忽见讲堂毫光灿烂，僧人大惊，疑是火发，即忙呼集众僧，令去救火。此时众僧一发向前，来至讲堂救火，并不见火，只见刘裕在讲堂前卧下，上有五色龙光，火焰罩身。当时众僧叫醒刘裕，具说与知而贺曰：“小僧尝闻龙穿七窍，真命天子；蛇穿五孔，五霸诸侯，今金龙护子之体，子非诸侯，必帝王也！”裕闻言甚喜，乃谢曰：“上人无妄言，吾行止之时，尝见二小龙附翼，或樵渔山泽，亦曾同侣，何足为奇？山野庸夫，亦不敢望，禅师何过赞也？”言讫，众僧请裕饮茶，茶罢，裕遂辞僧回家。

至次日，灶下无柴，裕乃取斧担，往新洲上去伐获。却说新洲土神，见刘寄奴落魄，宋祚当兴，乃化长蛇拦路，与之射伤，复变小童，传授金疮之药，乃稽其王者之兴。裕来至洲上，忽见大蛇长有数丈，在渚蟠屈。裕惊骇，以箭射之，蛇被箭伤，而遁入获中。裕被吓亦归。至明日无柴，只得复往新洲去伐获柴。及至洲上，忽闻获中有杵臼之声，疑往观之，却见童子数人，皆青衣立于获中捣药，裕怪问其故，童子答曰：“我王为刘寄奴所伤，在此合散敷之。”裕惊，佯挑曰：“汝王何不杀之？”童子应曰：“寄奴乃王者，不死不可杀也。”裕笑叱之。

童子皆散，忽然不见。裕乃收其药，认识之。返回家数日，将药往下邳去卖。

却说黄龙长老知天下之真主在于刘裕，是以化为沙门，在道俟裕，指与功名。

当裕卖履归来，遇见沙门，沙门谓裕曰：“江表当乱，安之者其在君乎？君何行此？”裕曰：“禅师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奈吾身有贱疾，不敢投伍。”沙门又问曰：“君有何疾？吾教汝医！”裕曰：“我少年有手疮，积年不愈，因是无力。”沙门曰：“吾有黄药，与君可将敷之，必然得好也。”言讫，将药授裕，裕接了，沙门忽然不见。裕思半晌，疑必神助，乃拜谢天地回家。将沙门黄散敷之，一敷就愈，其手力更大，堪举千斤，因是将其余黄散及童子所遗之药宝藏之，后每遇金疮，敷之无有不愈。裕既得沙门之语，常怀在心。



晋隆安三年十一月，孙恩聚众据会稽作乱，劫掠郡县，有会稽附郡太守王德即忙写表，使人入朝奏知，求兵征讨，使人领命去了。

却说晋安帝设朝，只听得净鞭三下响，果然文武两班齐。

只见文武百官，齐立丹墀，前八拜后八拜，中又八拜，三八二十四拜，扬尘舞蹈，山呼万岁。君臣礼毕，晋帝在座上言曰：“卿各平身，有事出奏，无事退班。”于是群臣起立两边，忽黄门官引会稽使人直至金銮拜舞已毕，呈上表章。晋皇披表读讫大惊，谓使人曰：“汝宜星夜奔郡，令太守点兵，紧守城池，朕即发兵来应。”使人领命，拜辞出朝，即归去了。当时帝问群臣曰：“今奸贼作乱，谁敢与吾兴兵？”言未毕，群臣奏曰：“卫将军谢琰、前将军刘牢之，此二人智足多谋，陛下不如遣其前去征讨，必然收服。”帝闻奏，即宜谢琰、刘牢之二人至，谓曰：“会稽妖贼孙恩作乱，遣卿等前去收服，卿宜领兵。竭力得胜回朝，封赏不轻。”二人闻命即时谢恩，出朝领兵。

放下珠帘，众文武各退班去了。

却说谢琰、刘牢之二人领兵十万欲行，缺少一个参军官，心下正自纳闷，忽部下军人出说曰：“吾乡中有一心腹之人，乃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也，姓刘名裕，小字寄奴，原居京口。

此人幼读兵书，长习武艺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身長七尺，细眼长髯，胆量过人，机谋出众。笑齐桓、晋文无匡霸之才，论管仲、乐毅少纵横之策，治兵仿佛孙、吴，运筹平欺洛、灌。若将军这里少参军官，何不礼请他来，必然平服妖贼。”

牢之闻之大喜，就令军人以礼去请。军人得令，连夜上马来到京口，即见刘裕，俱道：“妖贼孙恩作反，朝廷差卫将军谢琰、前将军刘牢之领兵前去征讨，二人令我前来，礼请足下为参军，一同去征。文书紧急，火速要行。”裕闻大喜，即时收拾行李，跟同军人上道，来至营前，忙引入军中，拜见刘牢之。牢之见裕身長七尺，相貌魁伟，面如碧玉，五绺长须垂于腹下。牢之心中大喜，即便优礼相待，与之谈论，应答如流，即拜为参军，裕亦喜之不胜。于是牢之传令三军，望会稽进发，不日来到会稽城东五十里，下住营寨。

## 第二九七回 刘裕十骑破孙恩

话说谢琰、刘牢之二人升帐，谓参军刘裕曰：“汝可带十个精壮军人，去观贼虚实如何，回来报知，吾好引兵后进。”

裕得令，引十人前行。行至二十余里，却遇孙恩引贼众五千余人，正来与牢之对阵，见了裕等十人，指挥擒捉。裕无奈，只得向十人曰：“今日我等退走，必然被擒，若拼死往斗，或可杀贼，正好立功，各宜竭力。”言讫，各自奋勇杀进，正遇孙恩，遂与交战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战有三十余合，后贼

众拥来，裕料众不敌，且战且走。贼众追来，十人皆死。裕犹独力拒恩，裕偶失足，坠于岸，贼众临岸欲下，被裕奋勇长刀乱砍，杀贼数人，贼众少却，裕乃得登岸，贼惊溃走。裕乃大呼逐之，贼众皆走，裕所杀伤者甚众。

却说刘牢之子刘敬宣，因见他父派裕引十人去探贼，久不见裕等回营，逆料裕等必为贼兵所困，乃禀明牢之，牢之命敬宣引兵前去探访。敬宣得令，领了大队人马前来寻裕，行至平山阳，望见贼众蜂拥乱窜，裕乃一人，经电迅雷前往追杀。敬宣与众军看见，无不惊骇叹息。敬宣遂挥军助击，大破之，斩获千余人，追下五十余里，敬宣方才鸣金收军，与裕一同回营。

参见牢之，敬宣备述其故。牢之曰：“公子神威，自古罕有，不惟破贼，吾一军皆生色矣！”遂重赏刘裕，犒劳三军，引兵进屯会稽。

初，孙恩闻八郡响应，谓其属曰：“天下无复事矣！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。”既而闻牢之引兵济江，今与裕战不利，乃驱其众复逃入海岛去了。

却说荆州刺史殷仲堪，乃陈郡人，能清言，善属文。父病经年，仲堪衣不解带，执药挥泪，遂眇一目，旌表以孝，因是孝武帝召为太子中庶子，因问仲堪之目曰：“卿患此者为谁？”

仲堪流涕而起曰：“臣进退维谷，甚为感愧。”帝谓仲堪曰：“勿以己才，而笑不才。”帝甚敬之。仲堪一日出游江滨，忽见水上流一棺至，仲堪以为无主，命家人赴水收而取之而归。

有日闻门前之沟，直起为岸，至夕有人来谒仲堪，自称曰：“吾乃徐伯玄，向者感君之恩惠，无以报德也。”仲堪亦以礼待之。因问曰：“仲堪门前之沟，又无大水流砂，自然填成为岸，君乃高士，必知其何祥也？”伯玄对曰：“水中有岸，其名为洲，君将为州官耳！”言终，其岸复没，伯玄亦忽不见，仲堪心甚疑之。次日设朝，群臣保奏，孝武帝除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命其去镇江陵。仲堪谢恩受职，辞帝赴任。孝武帝谓曰：“卿去有日，令人酸然，常谓汝为廊庙之宝，而忽为荆楚之珍，良以慨恨，使朕忧深！”仲堪曰：“臣虽任外，无苟取民间一毫；以负陛下殊遇之恩，伏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重天下之望，毋劳怀臣之深。”仲堪为孝武帝所重，为此堪亦尽忠臣之心。

既至荆州，荆州连年水旱，百姓饥馑，仲堪食常五碗，盘无余肴，每食粒落席间，辄拾而啖之。虽欲惜物，亦缘其性直素，常语子弟曰：“人见我受任方州，谓我豁平昔时意，今吾处之不易。贫者士之常，焉得登仕，而损其本，彼其存之矣！”

是时殷仲堪与桓玄不睦，恐桓玄起兵跋扈来攻，意欲先以兵去击。当有部将纪绅上言曰：“不可！桓玄乃当世之英雄也。兼有襄阳之地，君与彼战，必不易图也。吾闻江州刺史杨佺期，亦乃世之英杰，有一女，年方十三，未曾许

配他人，今明公亦有长子，不曾结婚，何不使人求亲于佺期。期若肯许，必然树党结婚，以后起兵，两相夹攻，方可克胜。”堪曰：“其计甚善。”于是从绅之计，即日遣使刘赞赍礼物，诣江州求亲。不一日来至江州，见了杨佺期，称说：“殷仲堪敬慕将军，欲与将军结亲，特遣小将赍礼前来，求令爱为儿媳，永契秦晋之欢，将军意下如何？”佺期听了，沉思半晌，乃曰：“殷先生几个儿子？”刘赞答曰：“有二子，此是长子。”佺期意遂决，许之，即备筵宴，款待使人刘赞。赞出外整備财礼，送入府堂。

佺期受其礼物，乃留刘赞于馆驿安歇。至次日，备酬礼与刘赞。

赞星夜归见仲堪，说知允亲之事，堪乃大喜道曰：“吾荆州无忧患矣。”

却说南郡公桓玄，先计使人入朝，求为广州刺史，晋安帝从之。因是起兵谋叛，欲取荆州为家，遣奸细人前去探访虚实。

闻知殷仲堪求亲于江州杨佺期为援，使人即回，将此报知。桓玄听讫大怒，即时点起军马五万，欲先取荆州，惧其有备，乃引兵杀奔江州，先攻佺期。杨佺期未知其来，慌忙引兵出城，两下排阵。阵完，杨佺期乃出阵前言曰：“吾与公素无仇隙，何故起兵侵界？”玄高叫骂曰：“尔与殷仲堪结亲树党，其意共欲图我，故我先来图尔。”言讫，便骤马挺枪，向期直刺，期亦舞刀出迎，二人战了三十余合，佺期气力不多，被玄便刺于马下。

玄杀败余兵，收军入城，出榜安民讫，安排牛酒，赏劳三军。乃下令曰：“今江州虽破，还有荆州殷仲堪在，若使他得知，必引兵来攻我，百姓必危矣！不如乘其无备，来日便可先以兵攻之。诸将不许入舍，持三日粮去，直杀入城。”诸将曰：“诺！”于是次日引兵一万，星夜杀奔荆州而来。

却说殷仲堪果然无备，被桓玄挥兵杀入城去。仲堪正坐府堂，闻左右说玄兵入城，遂吃惊不校即时部下兵将，持刀杀出，正相遇着，与玄将冯该交战，不上五合，仲堪败阵而走。

桓玄挥兵进衙，杀其家属，复出府堂，出榜安民，排宴犒赏诸将。玄克荆州，差其偏将该以兵追数日，生执仲堪杀之。玄既杀仲堪，遣入朝上表，求领荆、江二州牧。使人得命带表即行，行数日来到朝廷。至次日具公服，在待漏院伺候。忽听得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，晋帝设朝，使人乃直至丹墀，呈上表章。

帝披览讫，颜色不悦，即以玄表示与群臣，群臣奏曰：“桓玄跋扈，不可违其请也。”于是帝降诏，命玄为荆州、江州二牧。使人得领诏旨，即还去了。珠帘放下，文武退班。却说使人回见桓玄，具说朝廷诏旨，命领荆、江二州牧之事。玄乃大喜，重赏使人，不在话下。

初，杨佺期与殷仲堪结为婚姻，遗书与仲堪共图桓玄。堪多疑少决，苦禁

止之，参军罗企生谓其弟遵生曰：“殷侯仁而无断，必及难也。吾蒙知遇，义不可以去，必将死之。”是岁荆州大水，仲堪竭仓廩以赈饥民，玄欲乘其虚而伐之，乃发兵西上，仲堪部下将士皆出降玄，仲堪大惧，急引心腹数十人走出，被玄所执斩之。仲堪奉天师道，祈请鬼神，不吝财物，而嗇于周济，好为小惠以悦人，病者自为诊脉分药，用计倚仗颊密，而短于鉴略，故至于败。

仲堪之走，文武无送者也，惟罗企生从之，路经家门，弟遵生曰：“今作如此分离，何可不一执手？”企生旋马授手，遵生牵下之曰：“家有老母，去将何之？”企生挥泪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我必死之，汝等奉养，不失孝道，一门之中，有忠与孝，亦复何恨？”遵生抱之愈急，遂不得去。及玄至荆州，士人无不诣玄者，企生独不往而管理仲堪葬事。玄使人谓企生曰：“若谢我，当释汝！”企生曰：“吾为荆州败不能救，尚何谢焉？”玄乃收之，复问：“欲何言？”企生曰：“从公乞一弟，以奉老母。”玄乃杀企生，而赦其弟。

## 第二九八回 凉王卒诫诸子和

却说凉王吕光疾甚，立太子吕绍为天王，自号太皇，以太原公吕纂为太尉，当山公吕弘为司徒。光谓太子绍曰：“今三邻构隙，吾歿之后，使纂统六军，弘管朝政。汝恭己无为，委重二兄，庶几可济。若两相猜忌，则萧墙之变至矣。”又谓纂、弘曰：“永业才非拨乱，直以立嫡有常，偃居元首。汝兄弟辑睦，则名流万世，若内自相图，则祸不旋踵。”弘、纂泣曰：“儿不敢反！”

光卒，绍秘不发丧，纂排闥入哭，尽哀而出。绍惧，以位让之。纂不许，曰：“陛下自宜保重。”光弟子吕超见吕弘恶狠，谓绍曰：“纂为将积年，威震内外，临丧不哀，步高视远，必有异志，宜早除之。”绍曰：“先帝言犹在耳，奈何违之？纵使图我，我视死如归，终不忍有此意也！”

弘闻知，谓纂曰：“主上暗弱，未堪多难，况宜为社稷计，不可拘小节也。”弘、纂于是夜率壮士一千，攻广夏门。左将军齐从抽剑直前，砍纂中额，左右擒之。纂曰：“义士也！勿杀！”吕超闻变，急率卒二千赴难，众素惮纂威，不战自溃。

纂自入升殿，吕绍遂自杀。吕超见众散，逃奔广武。纂以弘兵强，以位让之，弘不受，纂乃即天王位。以弘为大都督、录尚书事。纂叔父吕方，乃吕超之父，镇广武。纂遣使谓曰：“吕超实忠臣，义勇可嘉，但不识权变之宜，方赖其用，可以此意谕之。”超遂上疏陈谢，纂乃复其爵位，相待如初。后凉王绍既自杀，因此吕纂遂自立为后凉王，后又自立为天王，国号大凉，改元咸德元年。

却说当山公吕弘，吕光之季子，与吕纂杀绍自立，恐己不为所容，乃起兵东苑，来攻吕纂。纂遣将军权德率兵出讨，德与吕弘交战，未上十合，弘众溃

散，弘乃单骑奔外。吕弘之妻子，均被士卒夺去。是日，吕纂闻知权德大胜，吕弘败走，笑谓群臣曰：“今日之战何如？”侍中房咎正色对曰：“天祸凉室，衅起戚藩，虽弘自取夷灭，亦由陛下无棠棣之义。且弘妻，陛下之弟妇也；弘女，陛下之侄女也，奈何使无赖小人，辱为婢妾？天地神明，岂忍见此也！”言讫，乃歔歔流涕，凉王改容谢曰：“是朕之过也，卿乃吾之直臣也！”于是召弘妻女及男女入居东宫，厚其抚养，将所辱弘妻之士卒斩之。

时弘走见叔父吕方，方见之大哭曰：“天下甚宽，何为至此？”遂执吕弘送与吕纂，纂使力士拉杀之。

却说吕超不奉朝命，引兵五万，欲伐鲜卑思盘。思盘闻知大惊，与诸将商议，诸将曰：“主公与后凉王自来无仇，必然是吕超擅自起兵。可使人星夜去见新王吕纂，愿称藩臣，以障凉国。被必抽回其兵，可保吾境无患矣。”思盘曰：“卿言有理。”因是使人持书入姑臧，呈与凉王吕纂。纂览毕，始知吕超擅伐鲜卑，乃谓使人曰：“吾还报与汝主知道，吾与汝国乃唇齿之邦，必无相攻之理。吕超起兵，朕实不知。朕即使人抽回其兵，从今和好如初，不须忧疑。汝急回白汝主，吾旦日请与超会面讲和，宜速来之。”使人得其意语，即归去讫。

凉王即使人往边，召吕超还朝，问曰：“鲜卑思盘与吾国无仇，如何擅伐，不待朕知？不看昔日功劳及先王之面，今朝必然斩你。从今以后，休得如此。”超惧，谢罪而出，来见兄右将军吕隆，隆曰：“吕纂谋逆，弑君自立，吾甚不平，无人帮附，待弟回来计议。今弟既回，必须杀此跋扈。”超曰：“来日吾即辞纂还广武城起兵来，汝可以兵内应，诛此不义。”

隆曰：“汝去再来难定，吾闻吕纂旦日使人请鲜卑主思盘宴，必然大会群臣与弟。待其宴会时，吾自劝纂饮醉，弟可藏刀，侍于左右，将纂刺死，其余文武不敢逆耳。”超然之。

次日，吕纂果排宴大会群臣于内殿。纂日与超对饮，饮得大醉。吕隆又来劝酒，纂又饮，因此昏醉。被超利刃将纂杀之，因大叫群臣曰：“吕纂谋逆篡位，吾故杀之，与汝大臣无干。今将军吕隆有先人之志、汉祖之德，宜立袭位，汝等大臣所议何如？”群臣皆曰：“殿下乃太祖之弟，自宜即位，何必计议？”吕超曰：“吾因公杀此逆贼，吾若自取大位，却被天下人笑我篡位，汝诸大臣休忤吾意。”于是大臣扶吕隆上殿登座。

吕隆推让吕超，至再至三，方始受位。诸大臣皆呼万岁，国号大凉，改元神鼎元年。

初，吕纂嗜酒好猎，太常杨颖尝谏之不悛，会超擅攻鲜卑思盘，纂命超及思盘入朝讲和。超惧，至姑臧，深自结于殿中监杜尚。纂见超责之曰：“卿恃

兄弟桓势，乃敢欺朕，要当斩卿，天下乃定，吾不忍杀汝也！”因引超及思盘及群臣宴于内殿。超兄中领军隆数劝纂酒，纂醉，超取剑击杀之。纂后杨氏命禁兵讨之，杜尚止之，皆舍仗不战而散。超让位于隆，隆遂即天王位。以超都督中外、录尚书事。

杨后将出宫，超恐其挟珍宝，命索之，后曰：“尔兄弟不义，手刃相屠，我旦夕死人，又安用宝为？”超又问：“玉玺何在？”后曰：“已毁之矣！”后有美色，超将纳之，谓其父桓曰：“后若自杀，祸及卿宗。”桓以告后，后曰：“大人卖女与吕氏，是图富贵，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？”遂自杀。桓惧，奔走河西去了。

### 第二九九回 李暠自称西凉王

却说西凉王李暠，字玄盛，小名长生，陇西成纪人，汉前将军李广十六世孙。祖仕张轨，父早卒，遗腹生暠。暠少而好学，其性沉敏宽和，通涉经史，颇习武艺，诵孙、吴兵法。

尝与吕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，寤谓繇曰：“君后当位极人臣，李君有国土之分；家有駟草马，生白额驹，及其时也。”吕光来京兆，段业自称凉州牧，闻暠之名，署暠为效谷令。会敦煌太守孟敏卒，于是护军郭谦等，以暠温毅有惠政，推为敦煌太守。其时宋繇亦仕段业，闻暠已立，乃辞段业而归敦煌，乃入见李暠，言曰：“兄忘郭磨之言耶？白额驹今已生矣！如何不早建其大业也？”繇曰：“吾已得志，待弟来谋，幸尔到此，吾之大业济矣。”于是乃与宋繇共谋。霸有秦、凉二州，遂迁都于酒泉郡，自称为秦、凉二州牧。

暠乃劝民稼穡，五谷丰登，百姓乐业。是时白狼、白驹、白雀、白雉、白鸠皆自然栖于园囿。宋繇以白祥自至，金精所诞皆应，因上言曰：“昔太史令郭磨曾言白祥若起，明公可以登基。今日瑞已应矣，明公宜登王位，以乘其时。”暠曰：“吾无才德，何敢为之？必须请命于晋，然后方可自立。”宋繇曰：“今若如此，则众士民必离。臣等诸将，为明公开台建业，离乡土，弃亲戚，咸指望明公即位，以图荣贵。今日失其所望，则散而去，明公与谁人成其事耶？”暠始从之，遂自立。

### 第三〇〇回 燕王德议立太子

庚子四年，是岁西秦降于后秦王。

却说南燕王慕容德即皇帝大位，都广固，更名裕德。因谓文武曰：“朕今年迈无嗣，大不幸也。吾闻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今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若不早定东宫，朕崩之后，是遗祸于宗室也！吾欲择宗族中有德者立之，卿等议何人堪任大事也！”时尚书郎鲁邃上言曰：“陛下之兄北海王慕容纳之子名超

，字祖明，仁德久著。臣闻慕容暉降秦王苻坚之时，被苻坚徙于长安，苻坚被后秦王姚萇所害，长安为姚兴所都。姚萇已死，其子兴嗣位，其弟姚绍有知人之鉴，见超异之，劝姚兴授以爵位。姚兴信之，召慕容超入见，超恐姚兴相害，凡有所问，深自晦匿，咸推不知。因此姚兴鄙之，谓弟姚绍曰：‘谚云：妍皮不裹痴骨，汝胡妄语耶？’由是姚兴勿用，至今还在长安。

陛下何不使人迎来，立之为太子，则南燕社稷幸甚矣！”南燕王德曰：“非卿所举，则朕忘矣。”于是德使人往长安，召慕容超。超闻德有召，遂不告知母妻，即与使者入广固，朝见南燕王德。德与语，大悦，遂立为太子，命居东宫。

却说南凉秃发乌孤，河西鲜卑人也。八世祖匹孤，匹孤卒，其子寿阆立。初寿阆之在孕，其母相掖氏，因寝而产于被中，鲜卑谓“被”为“秃发”，因而氏焉。五世祖树机能，据有凉州之地。至乌孤嗣位，吕光自立为凉王，使人署乌孤为冠军大将军。乌孤自称西平王，改元号太初，徙都乐都。乌孤身死，其弟利鹿孤为众所立为武威王。至是秃发利鹿孤改称河西王，国号南凉，改元为建和元年。次日大会宴，以赏群臣。因谓文武曰：“戎车屡驾，无辟境之功，务修贤彦，而下犹蓄滞，岂任非所才，将吾不明所致也？”祠部郎中史嵩对曰：“今取士拔才，必先弓马，文章学艺为无用之资，非所以徠远人垂不朽也。为今之计，大王宜建学校，选耆德硕儒，以训习子弟，则贤士争趋至也。”利鹿闻说善之，于是以白元冲、赵诞为博士祭酒，以教胄子，由此贤人稍进。

### 第三〇一回 姚硕德举兵伐西秦

后秦王姚兴遣姚硕德以兵二万，去伐西秦。西秦王乾归使将军慕九等以兵二万五千屯守。秦军樵采路绝，秦王兴闻知，潜引兵一万救之。乾归闻之，亦引铁骑数千，前候秦兵。会大风，浓雾昏，与中军相失，入于外军，被兴军杀败而走。其众皆降于兴。兴进军袍罕，乾归奔金城，将复西走，谓诸帅曰：“今秦王兴军势盛大，吾兵寡弱，不如早避，举兵而去，庶几得免，卿等宜留此降秦，以全宗族。”众皆曰：“死生愿从陛下！”乾归曰：“今吾将寄食于人，若天未亡我，庶几异日克复旧业，与卿等相见，今随而死，是无益也。”乃大哭而别，乾归乞降于南凉。南凉王利鹿孤待以上宾。秦兵既退，南羌梁戈等使人密招乾归。乾归将应之，欲以白利鹿孤。乾归惧为所杀，乃送太子炽磐等于西平，南奔袍罕，遂降于秦。久之，炽磐亦逃归。

十二月，有星孛于天津，元显以星变解录尚书事，复加尚书令。吏部尚书车胤以元显骄恣，白会稽王道子，请禁抑之。

元显问道子曰：“车武子屏人言及何事？”道子怒曰：“尔欲幽我，不令

与朝士语耶！”元显出，谓其从曰：“胤间我父子，吾必杀之！”胤惧自杀。

时魏太史屡奏天文乖乱。魏王珪自览占书云：“当改王易政。”乃下诏风励群下，以帝王继统，皆有天命，不可妄干。

又数变易官名，欲以厌塞灾异。

### 第三〇二回 蒙逊谋叛弑段业

辛丑五年正月，南凉王利鹿孤欲称帝，将军密谟勿崙曰：“吾国披发左衽，无冠带之饰；逐水草迁徙，无城郭室庐，故能雄视沙漠，抗衡中夏。今举大号，诚顺人心。然建都立邑，难以避敌，储蓄仓库，启敌人心。不如处晋民于城郭，劝课农桑以供资储，率国人以习战射，邻国弱则乘之，强则避之，此久长之策也。且虚名无实，徒为世之质的，将安用之？”利鹿孤乃更称河西王，以其弟傉檀都督中外、录尚书事。又命群臣极言得失，从事史嵩曰：“陛下命将出征，无往不克；然不以绥宁为先，惟以徙民为务，民安土重迁，故多离叛。此所以斩将塞旗，而地不加广也。”利鹿孤善之。

沮渠蒙逊，其先为匈奴左沮渠，因为氏焉。蒙逊出自夷陬，擅雄边塞。先闻吕光悖德自立，深怀仇弼之冤，因临松卢水，集胡人起兵。恐众不服，寻推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，假陈、吴之事，聚众十万余人而仕段业。

却说北凉王段业，惮沮渠蒙逊勇略，蒙逊亦身自晦匿。张掖太守马权，素豪俊，为段业所亲重，意轻蒙逊，蒙逊潜业，谓权欲谋叛业，将权杀之。蒙逊欲谋叛，乃谓其兄男成曰：“段公非拨乱之主，向吾所惮权已死，欲除之以奉兄何如？”男成曰：“人亲信我，图之不祥。”蒙逊见男成不允计，乃求为西安太守，业从之。蒙逊临行，因与男成约，同祭余兰胡山神而去。乃阴使人先告段业，说男成欲起兵作乱，若不信，以求祭余兰胡山神为验，及至期而发，业遂收男成。男成曰：“蒙逊先与臣谋反，臣以兄弟之故，隐而不言。今以臣在，恐部众不从，故约臣祭山而反诬臣，其意欲主之杀臣也！乞诈言臣死，暴臣罪恶，蒙逊必反，然后使臣讨之，必然克矣。”业不听，杀之。男成既死，蒙逊闻知，泣告众曰：“男成忠于段王，而无故枉杀之，诸君能为报仇乎？”男成素得众心，皆愤怒争奋，比至氏地，羌胡多起兵应之。业先疑将军田昂与男成同蒙逊反，将囚之。至是召之使讨蒙逊，昂以众降蒙逊，业之军遂溃。蒙逊乃攻入张掖，擒住段业，业谓蒙逊曰：“孤孑然一身，为公家所推，愿乞余命东还，与妻子相见。”蒙逊不听，命斩之。

业儒素长者，无他权略，威禁不行，群下擅命，因信卜筮巫覡，故至于败。蒙逊自称为张掖公。

### 第三〇三回 刘裕寡兵退孙恩

孙恩引众北出海盐，欲报山阴之仇。刘裕闻知恩来，乃点兵筑城于海盐之



北而拒之。恩日夜引贼众来攻其城，刘裕忧其兵少，乃选敢死之士二千人，至夜出击之，贼众不知裕兵多少，乃走。时裕虽连胜，而深虑寡不敌众之势，乃思一计，至夜偃旗示以羸弱，待观其懈，遂率部兵奋击，大破之，杀得恩兵十损其七，大败而逃。裕兵追下百余里方返，犒赏三军。

至八月，晋帝设朝，群臣奏知刘裕杀败孙恩之功，帝降诏以裕为下邳太守。裕得诏即行，回京口。

史说孔靖，字季恭，好昼卧，忽见一神人衣服非常，至前谓曰：“汝速起！新天子在门前矣！”言讫，忽不见。靖遂遽出门视之，并无一人，只见刘裕经过，忙下阶，延裕入宅内，执手谓裕曰：“君当大贵，愿以仆身为托。”裕曰：“寒微岂得登庸，倘有侥幸，必不舍君！”靖曰：“必有大用！”于是置酒相待，因与结交，礼接甚厚，自此二人深相善焉。后裕自往下邳之任。

### 第三〇四回 秦王兴兵伐西凉

西凉王吕隆多杀豪望，人不自安。魏安人焦朗使人说后秦姚硕德曰：“今吕氏兄弟相残，政乱民饥，乘其篡夺之际，取之易于反掌，不可失也。”姚硕德以告其主秦王兴，兴从之。

自以兵五万从金城济河，直趋姑臧。吕隆大惧，遣吕超等以兵三万逆战对垒，被硕德大破之，吕隆走回，闭城固守。于是西凉公李暹、河西王利鹿孤、张掖公蒙逊，各遣使奉表入贡于秦，怕秦来攻。秦王兴闻凉杨桓之贤，使人征之，利鹿孤不敢留，使桓至秦。秦陇西硕德围姑臧累月，抚纳夷夏，分置守宰，节食聚粟，为持久计。

吕超言于凉王吕隆曰：“今资储内竭，上下嗷嗷，当卑辞降秦。待敌去之后，修政息民，若卜世未穷，何虑旧业之不复？若天命去矣，亦可保全宗族。”隆乃请降于秦。硕德遣人奏知秦王兴，兴就表以吕隆为凉州刺史。秦王兴受其降，召硕德以兵还。硕德军令严整，秋毫无犯，祀先贤，礼名士，西土悦之。

秦王准降，吕隆使吕超率骑，多赍珍宝入秦，朝见秦王姚兴。拜舞毕，呈上宝物，具言请降之事。兴大悦之，就拜吕超为都督，不许还凉。乃使将军伊详率一万人入凉，东迁吕隆入长安为长乐公。凉王隆泣告详曰：“吾欲守父兄之国，秦王何迁吾人长安也！”详曰：“秦王惟恐足下在此，被外国寇攻，故使人朝为官，免被人欺负也。”吕隆不得已，带其家属去长安。姚硕德使王尚为凉州刺史，分兵与其戍守凉地，自与伊详等振旅还京去讫。

却说凉州刺史王尚坐匿吕氏宫人，擅杀逃人薄荷等，禁止南台，因而得罪。凉州别驾宗敞诣阙上疏，理王尚之无罪。后秦王兴览其疏大悦，谓黄门侍郎姚文祖曰：“卿知宗敞乎？”

文祖曰：“与臣同里，乃西方之英俊也。”秦王兴曰：“今有表理王尚，辞义甚佳，恐非敞之所作。”文祖曰：“宗敞昔与吕超周旋陛下，可试问之。”秦王兴因谓超曰：“宗敞文才何如？可似谁辈！”超答曰：“敞在西土时，文词甚美，可仿魏之陈、徐，晋之潘、陆也。”秦王兴以表示超曰：“凉州小地，宁有此才乎？”超曰：“臣以敞余文比文，未足称多，琳琅出于昆仑，明珠出于海滨。若必以地求人，则文命大夏之弃夫，姬昌东夷之摈土，但当问其文采何如耳！陛下不可以区宇格物也。”秦王兴大悦，宣宗敞入内，以为尚书，而赦王尚之罪。

因问宗敞曰：“今后凉王已降，朕迁之于长安，凉州无人镇守，吾欲以将去戍，群臣之中，卿以何人可堪其任？”敞曰：“后凉近夷，久叛之地，难以治之。陛下群臣，皆有文武之才，宜留护京师，以听调出征讨，若去其守，则未必能全。臣举一人，可署凉州，万无一失。”秦王兴曰：“卿举何人？”敞曰：“南凉王秃发傉檀，有英雄之志，凉人所畏，鲜卑宾服。陛下可诏拜其为凉州刺史，与臣去南凉，使其署之，则鲜卑不敢犯境，胡人来归也。”秦王兴从之，作诏，即遣宗敞来乐都，拜傉檀为凉州刺史。敞奉命至乐都。

却说先是宗敞之父宗燮，与傉檀俱事吕光。光以燮为尚书郎，傉檀为广武内史。燮善风鉴，一见傉檀，因执其手曰：“君神爽宏拔，逸气凌云，命世之杰，后必当克清世难，恨吾年老，不及见耳！吾以子宗敞兄弟托君，久后休忘今日之言。”

宗燮已死，吕隆降秦，宗敞乃归秦，因秦王兴问戍守凉地之才，而有是命，来至乐都。

次日，人见傉檀，先呈上诏书，说署傉檀凉州刺史之事。

傉檀大悦，因谓宗敞曰：“孤以常才，谬为汝尊先君所见称孤，孤每日自恐有累大人明镜之鉴。及添家业尔，窃有怀君子，不图今日得见于卿，大慰吾平生之望也！”敞曰：“大王仁侔魏祖，存念先人，虽朱晖眄张堪之孤，叔向抚汝齐之子，亦无以加也！今某奉秦王之命，请大王署凉州刺史，大王还肯听乎？”

傉檀曰：“如何不从？吾即束装，与卿同入凉州也。”因此傉檀辞兄利鹿孤，与尚书赵诞奉王命来戍乐都，自引群臣入凉州。

次日大会文武，宴于宣德堂。傉檀因仰视其堂而叹曰：“古人言，作者不居，居者不作，信矣。”中都将孟祜进曰：“宽饶有言，富贵无常，忽辄易人。此堂之建，年垂百年，十有二主，惟信德可以安久，仁义可以永固，愿大人勉之，万代无穷也。”

傉檀曰：“非君无以闻说言也。”时傉檀虽受制于姚兴，然车服礼章，一

如王者。

秃发傿檀乃据凉州，并吞附近城堡，得兵数万。乃统兵二万，攻克显美，执太守孟祎，而责其不早降，傿曰：“祎受吕氏厚恩，分符守土，若明公大军甫至，望旗归附，恐获罪于执事也？”祎檀释而礼之，以为左司马，祎辞曰：“祎为人守城，不能以保全，复忝显任，于心窃有不安！若蒙明公之惠，使得就戮姑臧，死且不朽。”傿檀义而遣之，于是祎得全还。

却说燕王慕容盛惩其父宝以懦弱失国，自矜聪察，多所猜忌。群臣有纤芥之隙，皆先事诛之，人不自保。初，段后兄之子段玘为反者段登辞所累，乃逃奔辽西，复还归罪。盛赦之，使尚公主，入直内殿，至是作乱。盛自率左右战，被玘所伤而卒。中叠将军慕容拔白，太后丁氏，以国家多难，宜立长君。

时众望在盛弟平原公慕容拔，以河间公熙素得幸于丁氏，而废太子，迎慕容熙入宫即位，改元光始。遣人以兵五千捕玘等，夷其三族。

### 第三〇五回 元显议欲讨桓玄

壬寅元兴元年正月，桓玄表其兄伟为江州刺史，镇夏口。

司马刁畅都督八郡，镇襄阳，遣将冯该戍湓口。自谓有晋国三之二，数使人上己符瑞，欲以惑众。又致笺于会稽王道子曰：贼造近郊，以风不能进，食尽故去，非力屈也。

昔国宝死后，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，足见其心非侮明公也，而谓之不忠良。今之腹心，谁有时望，岂无佳胜，直是不能信之耳。

元显看书大惧，张法顺谓曰：“桓玄承藉世资，素有豪气，既并殷、杨，兼有荆楚。第下所控引，止三吴耳。今东土涂地，公私困竭，玄必乘此纵其奸凶。”元显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法顺曰：“桓玄始得荆州，人情未附，若使刘牢之为前锋，而以大军继进，玄可取也。”元显以为然。

会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结于元显，请为内应。元显大喜，遣法顺来京口问于牢之，牢之谓法顺曰：“桓玄兄弟，新并殷、杨，据晋土三分得其二，其锐气正盛，焉能克之？依吾见，是以为难。”法顺还曰：“观牢之之言，意必将贰于明公，可召入杀之，不尔败人之大事。”元显不从。于是大治水军，欲谋讨桓玄。

### 第三〇六回 桓玄陷建康篡位

次日，元显奏安帝下诏，罪状桓玄，安帝从之。以元显为总领大将军、征讨大都督，加黄钺；刘牢之为前锋，谯王尚之为后锋。张法顺言于元显曰：“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，而牢之反覆，万一有变，则祸败立至，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无贰；若不受命，当逆，为其所败。”元显曰：“今非牢之无以敌玄，且始事而诛大将，人情不安。而且桓玄有遗惠于荆土，而谦其子，安可

杀也？”言讫，奏安帝除谦荆州刺史，以结西人之心。却说桓玄令人探访虚实，闻知朝廷以元显握兵，遣牢之等以兵前来，心中大惊，欲完保江陵。忽一人挺身上言曰：“明公英威，震于远近，元显口尚乳臭，刘牢之大失物情，若以兵临近畿，示以祸福，土崩之势，可翘足而待！何有延敌入境，自取穷蹙者乎？”玄视之，其人乃长史卞范之。玄听其论，即从之。遂领大兵复行至江陵县，两军相遇，是时天晚，各自安营。

至次日，两下出兵相交。当时桓玄出兵交锋，牢之亦挺枪相战，两马相交，战上十合，不分输赢。两下鼓噪，又战约有五十余合，牢之见胜不得，自回本阵。玄恐其诈，亦不来赶。

由是两下各自鸣金收军屯扎，相拒月余。参军刘裕劝牢之急击之，牢之不许。

桓玄归营，谓众将曰：“牢之勇猛，急不能破。”卞范之又曰：“主公可使人去说，令其人来降，则大事成矣。”桓玄曰：“然！”于是使桓信奉手书来见牢之，说：“将军肯降，久后同享富贵，必不相忘。”

至夜，刘牢之谓子敬宣曰：“道子昏暗，元显淫凶，吾深虑平桓玄之后，政乱复始。不如因其招降请和，吾退往别地，假桓玄之手以杀二贼，吾然后乘隙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”敬宣曰：“儿恐桓玄威望既成，则难图之。”牢之曰：“取之如反手，但平后，宁杀骠骑何？”于是牢之反遣子敬宣诣玄营请和，刘裕与何无忌二人并固谏不从，由是刘裕退居广陵。

敬宣即行见桓玄，具说父令他来请和降之事。玄意犹豫，卞范之急点头言曰：“可从之，刘将军既令公子前来请和，必无诈意，明公何可推乎？”于是玄意遂决，排宴款待敬宣，许罢兵，约定旦日各自罢兵。至次日，送敬宣回营。宣去了，玄谓卞范之曰：“先生令言和，何年得定天下乎？”范之曰：“若不言和，刘牢之必奏朝廷，加兵严备，守住险要，吾等安能进兵？不如许之，暂其退兵，令其不备，然后以兵阴袭建康，必然克也。故兵法曰：‘就计以和，攻其无备。’”玄听说大悦。过几日，退兵三百余里，牢之闻玄兵退，还兵亦屯会稽去了。玄大喜，谓范之曰：“不出先生之所料耳。”于是停住数月，又领兵十万，来攻建康。

初，桓玄起兵发江陵，虑事不捷，常为西还计。及过浔阳，见无兵，甚喜。晋帝闻桓玄之兵复至，急下诏使齐王柔之，以驺虞幡止之，被玄所杀。玄至历阳，襄城太守司马休之，以羸兵与战，败走。譙王尚之众自溃，玄捕获之。时刘牢之亦素恶元显，以虑功高，不为所容，自恃材武，拥强兵欲假玄以除执政，复伺玄隙而自取之。先参军刘裕而请急击之，牢之不许，自去。玄闻知使牢之族舅和穆牢，牢之曰：“自古载震王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而能自全者谁耶

？今战胜则倾宗，战败则覆族，不若翻然改图，则可以长保富贵矣！”牢之从之，遂与玄复相通。东海何无忌，牢之之外甥也，与刘裕共来极谏，不听。其子敬宣又谏，牢之怒曰：“吾岂不知今日收玄，如反覆手掌乎？玄之今后奈我骠骑何？”遂使敬宣请玄会晤。玄阴欲诛牢之，乃与敬宣宴饮，陈各书画共观之，以安悦其意，敬宣不觉也。

元显将发兵出讨玄，闻玄已至新亭，元显弃船退军。二日复出，陈兵于宣阳门外，军中反言玄已至南桁。元显遂引兵欲还宫。玄乘势遣人拔刀随后追击，大呼：“有警！”当军人皆奔溃，元显走入东府，被玄遣从事收缚献之。元显曰：“为法顺所误耳！”

玄既克建康，欲杀晋帝，乃聚众谋士商议朝廷之事。卞范之进曰：“明公意在大位，臣以为不可，何也？盖方镇兵强而又民心附晋，岂可速也？昔晋文公纳周襄王，而诸侯竟从；魏武帝挟汉献帝，群臣归附。不如因此入朝奉王，以从人望，大顺也。重权公出，以服天下，大义也。不然，诸胡乘隙，方镇加兵，虽有孙武之策，未易守也！”玄犹豫。

次日，晋帝设朝，群臣山呼，奏知桓玄克建康及起兵京城之事。帝乃大惊，即与文武商议，如何可保全社稷，百姓无咎。

文武上言曰：“臣见桓玄好爵之人，陛下可高坐仪銮，出圣旨，命使宣他进来，封他重爵，彼必不就害陛下也，与战则恐不利。”帝曰：“然！”于是即出圣旨，使人去宣桓玄。玄得旨，犹豫不决，当卞范之进前密曰：“明公威震中外，谁不惧之？引大兵在此屯驻，入朝何妨？不如从旨进观晋帝，帝必以重爵封明公。明公乘此机会，总百揆，握朝权，挟天子而令天下，指日定矣，何必更疑乎？”玄闻言大喜，即具朝服，随使入朝，至金殿之下，拜舞山呼万岁已毕。奏曰：“臣起兵者，为陛下有獐头鼠目之人，前后有狼心狗肺之徒，伤害朝纲，暴酷万民，是以起兵来诛谗佞，必不敢有萌害陛下之心。陛下可高枕无忧也！”帝闻奏大悦，赐玄平身。桓玄自为丞相，而总百揆。

玄既入京称诏戒严，自为丞相，总百揆，都督中外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。复让丞相而为太尉，以兄弟桓伟为荆州刺史，桓修为徐、兖刺史，桓石生为江州刺史，卞范之为丹阳尹，王谧为中书令。徙会稽王道子于安成郡，斩元显、尚之、庾楷、张法顺十余人。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。牢之惊曰：“如尔，便夺我兵，祸其至矣！”子敬宣劝牢之袭玄，牢之犹豫。告刘裕曰：“今当北就高雅之于广陵，举兵以匡社稷，卿能从我乎？”

裕曰：“将军以劲卒数万，望风降附，彼新得志威震天下，朝野人情，皆已去矣。广陵何得至耶？裕当反服，还京口耳。”

退谓无忌曰：“吾观镇北，祸必不远。卿可随我还京口，玄若守臣节，当

与卿事之；不然当与卿图之。”于是牢之大集僚佐，议据江左以讨玄。参军刘裕曰：“事之不可来，莫大于反，将军往年，反至兖州，近日反司马郎君，今复反桓玄，一人三反，何以自立？”语毕趋出，佐吏各散走。牢之惧擒，率部曲北走至新洲，自缢而死。

却说桓修镇丹徒，闻刘裕贤而有勇略，隐遁于京口，乃使人赍礼，召请为参军。使人得令，即去请刘裕，刘裕从请即来见桓修。桓修闻至大喜，降阶相迎，握手而笑，欢若平生，胜如旧识。以酒相待，饮至半酣，修起言曰：“闻君才名出众，智识超群，故命使请君为参军，君可同心协力，计划军机，以佐吾弟。太平之后，画地封君。”刘裕答曰：“裕蒙明公录用，安敢不效犬马之劳？但恐有辜下问也！君有驱驰，必不辞行！”

修又曰：“旦日吾亲自与君去见吾弟，命其奏帝，再加封赏。”

言讫席散。

时刘裕来见故人孔靖曰：“桓玄篡形已见，吾欲从山阴起义讨之，卿意如何？”靖曰：“山阴路远，且玄未居极位，不如待其篡后，于京口起义讨之。”裕然之。

却说隆安以来，中外之人，厌于祸乱。及桓玄初至，黜奸佞，擢贤才，京师欣得，兼得少安。既而玄又奢豪纵逸，且政令无常，朋党互起，凌侮朝廷，裁损减其供奉之具，帝几不免饥寒，由是众心失望。

### 第三〇七回 南凉秃发傉檀立

却说南凉王利鹿孤，在位三年而卒。群臣奔凉州，立其弟秃发傉檀为凉王，带领其众，国号南凉，都于乐都，改元弘昌元年。却说晋辅国将军袁虔之，先与桓玄同志齐名，素不相睦。

及闻桓玄得志，恐不为其所容，乃弃官引家属入长安，来降后秦王姚兴。兴闻其来降，亲临东堂，命群臣引进虔之。虔之入见礼讫，秦王姚兴因与闲话，而谓虔之曰：“桓玄虽晋臣，其实晋贼，其才度定不如父，焉能办成大事也？”虔之曰：“玄不如其父远矣！今既握朝权必将行篡夺，既非命世之才，适足为他人驱除耳！此天以机授之陛下，愿速加经略，廓清吴楚。”

秦王兴大悦，以虔之为大司农。

次日，秦王兴驾至逍遥园，引诸沙门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。

罗什通辨夏言，寻觅正经，多有乖谬，不与胡本相应。秦王兴亲与罗什及沙门僧众等八百余人，更出大品，罗什持胡本，秦王兴执旧经，以相考校，因此续出诸经，并诸论三百余卷。今传新经，皆罗什所译。秦王兴既托意于佛道，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，州郡化之，事佛者十室而九矣。

却说孙恩自被刘裕击败，复聚众一万，来寇临海。太守辛景以伏兵击败之

。恩势穷兵尽，及所掳三吴男女，死亡殆尽，恐为官军所获，乃自赴海而死。其党从死者以百数，世人谓之“水仙”。余者数千人，复推恩妹婿卢循为王。循，湛之曾孙也，神采清秀，雅有才艺。少时，沙门惠远尝谓之曰：“君虽礼涉风素，而志存不轨，如何？”时桓玄欲安抚东土，乃遣人以循为永嘉太守，循虽受命，而寇盗不已。

五月，秦王姚兴大发诸军十万，使义阳公姚平等将兵以伐魏，兴自将大军继之。平以兵攻魏柴壁，拔之。魏王珪闻知，即遣长孙肥为前锋，自将大军五万继后以御之。平使健将率精骑二百战魏军，肥率一千逆击，尽擒之。平乃退兵。珪追及于柴壁，平以军马入城固守，魏军围之。兴将兵四万来救之，将据天渡，运粮以馈平军。

魏博士李先曰：“兵法，上者为敌所栖，下者为敌所困，秦皆犯之，可使奇兵先据天渡，柴壁可不战而取也！”珪命军士增重围，内防姚平出，外防姚兴入。当将军安同曰：“汾东有蒙坑，东西三百余里，蹊径不通。姚兴来从汾西，直临柴壁，如此，虚声势相接，重围虽固，不能制也。不如为浮梁渡汾西，远围以拒之。虏至无所施其智力矣！”珪从之，率步兵三万为浮梁，渡汾西，逆击兴于蒙坑之南。

兴见有备，乃退走四十余里，平亦不敢出。兴屯汾西，柘材从汾上流东平，欲以毁浮梁，魏人皆钩取为薪，不能得进。

姚兴粮竭矢尽，昼夜突围领众不得出，乃率麾下大兵赴水，咸从沉死。其余二万余人皆欲敛手被魏人所擒。兴力不能救，举军冲突。遣使求和于魏王珪。珪不许，乘势进取蒲坂，会柔然谋反，魏王珪乃引兵还。

癸卯二年，却说桓玄聚众朝士商议，欲废铜钱而用谷帛，时西阁祭酒孔琳之议曰：《洪范》八政，以货资食；岂不以交易之所资，为用之至要者乎？故圣人制无用之财，既无毁败之费，又省难运之苦；此钱之所以嗣功龟贝，历代不废者也。谷帛为宝，本充衣食，今分以为货，则致损甚多。又劳毁于商贩之手，耗弃于割藏之用，此之为弊，著于已试！故钟繇曰：‘巧伪之人竟湿谷之利，制簿绢以充资。’魏世制以严刑，弗能禁也。是以司马以之为，用钱非图丰国，亦所以省刑。今既用而废之，则百姓顿亡其财，是有钱无粮之人，皆坐受饥困，此断之之弊也。魏明帝时，钱废用谷，四十年矣。以不便于人，故举朝大议，精才达政之士，莫不以宜复用钱，足以明谷帛之难用也。

桓玄又曰：“既钱不可易，可复用肉刑，以制严刑继之。”

琳之又曰：

唐虞象刑，夏禹立辟，盖浮薄既异，教化不同。《书》曰：“世轻世重，”言随时也。夫三代风淳而事简，故罕蹈刑辟，近世俗巧而务殷，故动陷宪

典；若三千行于叔世，必有踊贵之尤，此五帝不相循法，肉刑不可悉复者也。汉文有仁恻之意，开自新之路，虽曰稽古创制，号称刑措，然名轻而实重，反更伤人。故孝景帝嗣位，轻之以缓，缓而人慢，又不禁邪；期于刑罚之中，所以见美于昔。兵荒之后，罹法更多。弃市之刑，本斩右趾。汉文一谬，承而弗革。所以前贤怅恨，议之而未辨。

钟繇、陈群之意，虽小有不同，欲以右趾代弃市。若从其言，则所活者众；降死之生，诚为轻法，可以全其性命，蕃其产育，仁既济物，功亦益众。又今所患，逋逃为先，屡叛不克，宜令逃身靡所，亦以肃戒未犯，永绝恶源。至于余条，且宜依旧，不可更改耳！

桓玄遂不悦，因怒还第。

九月，殷仲文、卞范之二人劝玄早受禅。玄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直至殿前，谓晋主曰：“朝廷无玄一人，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？今玄还位丞相，陛下何不知恩？”帝曰：“是朕之失。”即命会册玄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封楚王，加九锡。玄大悦，号楚国，置丞相以下官。

玄弟桓谦私问彭城内史刘裕曰：“楚王勋德隆重，朝野之情，咸称宜有禅让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刘裕曰：“楚王勋德盖世，晋室民望久移，乘运禅代，有何不可？”谦即喜曰：“卿谓之可即可耳！”

南燕臣高雅之上表，请南燕王德伐桓玄，言曰：“既未能廓清吴会，亦可以收江北之地。”韩范亦上疏曰：“晋室衰乱，戎马单弱，重以桓玄悖逆，上下离心。拓地定功，正宜今日。失时不取，彼国有豪杰诛玄，更修德政，则无望矣！”德因命诸将讲武于城西，率领步卒三十七万人，骑五万三千匹，车万七千乘，正欲起行，公卿皆以玄新得志未可以图，于是乃止。

十一月，桓玄佯以表请归藩，使人奏帝，帝作手诏止之留。

又诈言钱塘临平湖开，江州甘露降，使百僚集贺，为已受命之符。又以前世皆有隐士，耻独无之，计求得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署，并给其资帛用，使其独居山林，遣人征为著作郎。又使固辞，然后下诏旌礼，号曰“高士”，时人谓之“充隐”。又欲废钱而用谷帛，及复肉刑，制开无宪，卒无所施。性复贪鄙，时人有书法好画及佳园宅，必假蒲博而取之。尤爱珠玉，未尝离手。至是卞范之为禅诏，逼帝书之，帝勿从。

玄自入言曰：“汝为君不道，四海混乱，吾父子披坚执锐，百战千伤，保此社稷，与汝享祚数十余年。今吾年将老，汝何不发一言？”帝曰：“王欲朕位，何必动怒？容付与伊。”玄回怒作喜曰：“陛下肯为尧舜，吾即退也！”遣司徒王谧禅帝位于玄，帝无奈居永安宫。百官劝进，玄筑坛于九井山北，即帝位，改元永始。封帝为平固王，迁于浔阳。玄入建康宫，登御座而地忽



陷，群下失色。殷仲文曰：“将由陛下圣德深厚，地不能载，故如是耳。”桓玄大悦。

玄既即大位，临朝听讼，亲问囚徒，罪无轻重，多得原放。

有于舆乞者，时或恤之。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显，不复追尊，独纳桓温神主于太庙，四时祀之。时卞范之谓玄曰：“宗庙之祭，上不及祖，有以知楚德之不长矣！”玄性苛细，好自矜伐，正事或一字片辞之谬，必加纠察，以示聪明。或手注直官，或自用令史，诏令纷纭，有司奉答不暇，而纪纲不治，奏案存积，不能知也。又性好游畋，更缮宫室，朝野骚然，思乱者众。

益州刺史毛璩起兵，传檄郡县，列玄罪状，兵屯白帝城。

### 第三〇八回 刘裕起兵讨桓玄

时桓玄闻谢景仁之才名，乃宣见，谓文武曰：“司马庶人父子，云何不取？遂令景仁年三十而方为著作郎耶？”因而言讫，以景仁为中兵参军。景仁谢恩，群臣始散。

却说桓修闻玄即位，乃同刘裕来建康，至次日入朝见玄，拜舞已毕。桓玄大喜，乃以修为抚军大将军，刘裕为中军参军，就命二人起兵东征卢循。修、裕二人谢恩出外，即日起行，还京口起兵。

次日，桓玄设朝，乃谓司徒王谧曰：“昨见刘裕风骨不凡，盖人杰也。朕错用之以东征。”王谧奏曰：“陛下龙眼不舛，刘裕叛心无有，陛下何思何虑也？”玄曰：“卿言亦是。”于是罢朝，玄乃退入后宫，见皇后刘氏，说及命刘裕东征之事。

皇后刘氏有智鉴，谓玄曰：“吾前日在殿后，观见刘裕朝陛下，其人龙行虎步，瞻视不凡，恐后不为人下，不如早除之，以免后患也。”玄言曰：“吾方欲定中原，非彼莫可用者。俟关、河平定，然后别谋之耳。”后曰：“其事亦未可泄漏也！”

却说刘裕与桓修至半路，入见修，以禀修：“还京口，托以金疮疾痛，不堪步从，请将军先行，容瘥来赶。”修闻说言曰：“既如此，你可从船上来赶我。”言讫，修乃即先行。

于是刘裕出外，乃与何无忌一同乘船回京口，意欲商议建兴复之计，因谓无忌曰：“吾欲诛桓玄迎晋帝，以安天下，君有何策？可以教之。”无忌曰：“可阴结义士，托以游猎为名，传说受晋帝密诏讨桓玄。待众集计定，先斩桓修，以徇义军，然后大驱众士，天下谁不服从，为我而杀玄也？”裕曰：“其计甚善，怎奈无人堪与吾共大事者！”无忌曰：“有一人与君同姓，名毅，乃是彭城沛人也，字熙乐，少有大志。因见桓玄篡位，常怀不平。若此人同举义兵，则大事成矣。现居京口。”

裕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可与其说知，令其同举义兵。”无忌曰：“可耳！”因是二人同舟，回至京口上岸，各自回室安歇。

次日，刘裕令人召何无忌至，谓曰：“昨日之谋极妙，宜速为之。君言京口刘毅勇而有谋，我欲与他同举义兵，未知其人意下如何？你可往说之！令其招兵。”无忌曰：“吾即往说之。”言讫即行，来见刘毅。毅闻何无忌至，出门前迎入到草厅之上，各施礼毕，分宾主而坐。无忌佯为歔歔，潸然出涕不已，刘毅问曰：“公何故泪耶？”无忌曰：“晋室不幸，罹桓玄之篡，吾乃晋臣，意欲兴义兵讨此跋扈，恨无人戮力相成，是以泪耳！”毅曰：“吾亦有不平之鸣。”无忌曰：“桓氏强盛，其可图乎？”毅曰：“天下自有强弱，正患无英才之人耳，故患无人可为盟主。”无忌曰：“天下草泽之中，非无英才也，吾推一人，未知合君意否？”毅曰：“你且莫说，待我说出一人，与公看相合否也？”无忌曰：“你且说甚人？”毅曰：“依我所见，惟有刘下邳，公意亦此人否也？”无忌鼓掌而笑，答曰：“吾主意亦是此人。”毅曰：“既我二人心合，你可说刘下邳，邀其同举义兵。”无忌曰：“吾先去参说，你可随后来同议。”言讫辞还，具以毅言告裕。裕乃大喜，即令无忌去请毅至，相见礼讫，三人定谋，聚合义徒一百余人，以候大举。

甲辰三年，时有平昌孟昶为桓弘主簿，从建康还家，裕往问之曰：“草野当有英雄起兵讨桓玄，卿愿闻乎？”昶曰：“今日英雄有谁？正当是卿耳！”于是裕请其同往见毅、无忌，与其相会，于是昶及裕弟道规、诸葛长民等，相与合谋起兵。

时道规为桓弘参军，裕使毅说道规、昶共杀桓弘，据广陵起兵；长民为刁逵参军，使其杀刁逵，据历阳起兵，各自领计去讫。

无忌夜草起兵文，其母密窥之，泣曰：“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！汝能如此，吾复何恨？”当刘裕以百余人托以游猎，与无忌合收徒众，得二百余人。诘旦，京口门开，无忌着传诏服，称敕使居前，徒众从之齐入，即斩桓修以徇义兵。遂出榜安民，无忌等共推裕为盟主。

裕问无忌曰：“急须一府主簿，何由得之？”无忌曰：“无过刘道民。道民者，东莞刘穆之也。”裕曰：“吾亦识之。”

即驰信召焉。穆之闻京口欢噪之声，晨起出陌头，适与裕会，直视裕者久之。返室坏布裳为裤，往见裕，裕曰：“始举大义，须一军吏甚急，卿谓谁堪其选？”穆之曰：“仓猝之际，略当见无逾于我者。”裕笑曰：“卿能自屈，吾事济矣！”即以穆之为坐署主簿。

### 第三〇九回 刘裕大计破桓谦

时桓修手下司马刁弘引文武佐吏数百人，在城外屯扎，欲与桓修报仇。刘

裕命众兵紧守四门，乃亲自登城楼上，而谓司马军吏曰：“今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浔阳，我等受密诏诛逆党。今日贼玄首已当梟于大航，诸君非大晋之臣乎？何故助贼为乱耶？”刁弘等老臣，信以为实，乃邀众退散去讫。是日孟昶因劝桓弘出猎，次日天尚未明，弘使人开门出猎，早被刘毅、刘道规等率壮士数百人，直入内堂斩之，因收其众济江。众同推裕为盟主，总督徐州事，以昶为长史，守京口。裕率二州之众千七百人，屯于竹里，移檄远近响应。

却说桓玄设朝，文武出班山呼礼毕。群臣奏曰：“刘裕与刘毅、何无忌谋反，聚众斩桓修及弘，宜火速兴兵去讨。”玄闻弘与修死，垂泪不已，即宜顿丘太守皇甫之、右卫将军皇甫敷，领兵北拒义兵，又遣桓谦总之，三将受命欲行，玄谓谦曰：“贼兵锐甚，计出万死，若有蹉跌，则彼气成而吾事去矣！不如屯大军于覆舟山以待之，彼空行两日，求战不得，自然散去，此策之上也。”谦辞即行去了。

游击将军何澹之奏曰：“前刘裕进谒小臣，小臣左右造说裕身光耀满室，小臣恐其不为人下，奏知陛下，陛下不以为意，今日果为患耳！臣观刘裕聚乌合之众，集蚁聚之兵，势必无成。陛下何虑之深也？”玄谓何澹之曰：“刘裕勇冠三军，当今无敌，足为一世之雄。刘裕家无担石之储，为樗蒲一掷百万。何无忌，牢之之外甥，酷似其舅，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？朕前之不料，今噬脐无及也！”言讫，闷闷入宫，群臣罢朝。

却说刘裕为盟主，以孟昶为长史总后军，刘穆之为司马，其时百姓愿从者千余人。率军分作三队起行，行至竹里遣使移檄都下。

三月戊午，裕兵至江乘，遇皇甫之兵到，刘裕乃亲执大刀，大呼出阵，声若巨雷。甫之一见，只是不敢交锋，拨回马便走。

裕以身先拍马追斩甫之，麾令三军并进，将士无不苦战，都皆以一当百，斩首数百级。追至罗落桥，方自鸣金收军，屯于桥下。

裕乃鸣鼓集众，商议进京之计。忽流星马报说：“皇甫敷引大兵前来拒战。”当时檀凭之出谓曰：“不劳盟主亲阵，小将愿与一战。”裕乃许之。凭之即出披挂，引部下兵出阵，与皇甫敷对敌。两马相交，双戟并举，二人战上十余合，凭之气力不加，大败走回本阵，被皇甫敷骤马追赶，射一箭正中后心，翻身落马，死于阵中。刘裕在阵上一见大怒，驱坐下马，挺手中刀，如飞杀出阵来。遇了皇甫敷就战，未上十余合，裕乃佯败拖刀便走。敷只道是败，去赶，不曾提防，被刘裕勒回坐下马，舞起手中刀，望敷迎头一砍，砍死皇甫敷于马下。引兵杀进，杀得楚兵逃走无门，大队兵至离京城二百里下寨。

至次日，裕乃升帐，号泣檀凭之，情动三军，无不下泪。

而又使人去寻凭之尸首，以棺木盛之，迁葬京口。初，刘裕与凭之众人欲

建大业，有善相者请裕相。裕与何无忌等近当大贵，惟云凭之无相，至此凭之战死，裕知其事已验而深信之。

却说桓玄闻皇甫敷等皆死，军马已临京城，心中大惧。乃遣桓谦以兵二万，屯于东陵口拒之。又使卞范之以兵二万屯于覆舟山西犄之。

却说刘裕领义兵先诣升帐，聚众画策进兵。当众将皆言曰：“今桓玄使桓谦屯东陵口，卞范之屯覆舟山西，吾所进者，只此二路。今敌占之，吾兵难以进也。不如退兵，先取别郡，俟其无备，方可进也。”刘裕见说大怒曰：“吾非一功至此，岂可畏而去之，是无始终也！吾明日自有破范之及桓谦之策。”

次日，使何无忌守寨，寻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车于覆舟山僻之处，遍视地理。因山岭峻险，弃车乘轿，或自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见一谷，形如长蛇，皆是峭壁，杂绝树林之间，止有一条小路。

裕问土人是何地名？土人曰：“此乃覆舟山谷。”裕曰：“此乃天赐吾杀玄兵于此处也。”言讫，即回本寨，唤孟昶监军制油被一千条；又唤何无忌至前，吩咐引兵一千，执皂白二旗，分作两队以为疑兵，屯于覆舟山东等处，使桓谦疑不敢进。又令孟昶监五百军人，将油被挂覆舟山对面诸山谷。又令：“刘毅引兵三千挑战，可佯败，引桓谦至山谷，放火焚谦大军。吾自领兵埋伏，待其兵过，分截接战，汝等诸将，临期如令，不得有误，倘有漏泄，定按军法。”众将得令，各各依计准备而行，计排已定。

次日，刘裕引兵三千，前来诱敌。谦兵果至，二马相遇，当时刘毅跑马走出阵前，勒马横刀，大骂：“桓谦逆贼，如何不降，拒我义兵？”桓谦亦出马骂曰：“叛贼何敢骂吾！”言讫持枪便刺过来，刘毅舞刀去迎，二马相交，军器并举，两人大战二十余合。毅佯落荒而逃，谦乃挥兵追之，不三五里，追到覆舟山东，乃勒马谓诸将曰：“前日败兵回，夸刘裕用兵如神，所向无敌。今观他之用兵，可见了也。似此等军马为前部，与吾对敌，正如驱羊与虎豹对也！汝等可催赶军马，星夜赶过山东平处下寨，是吾之志也！”言讫，又追数里，前军来报：“山东两下，都有埋伏。”众不敢行，谦欲回兵，只听背后喊起，鼓角喧天，震动天地。后军又报：“后有刘裕领大队兵杀出。”桓谦慌忙传令，令众兵一齐杀过山东。令未及传，望见山上树林之中，一派火光罩地，俄而油被满树，见火就着，狂风大作，四面八方，火光弥天，烧近前来，人马自相践踏，死者不知其数。烧得尸横遍野，血满渠池。其时桓谦引了数十心腹军人，冒火冲突，杀出而走，奔投西蜀去了。

刘裕乃连夜引兵，身先士卒，并力死战，无不以一当百，百战百胜，呼声震动天地，鼓噪之音，大震京邑。诸军大溃，裕兵直至京城之下安营。

却说桓玄始虽遣军拒裕，而走意已决，乃使殷仲文具舟石头城下，待逃。

当夜玄忧无寐，在宫闲行。忽左右来说，谦军败死，目今刘裕兵至京城。玄乃大惊，即引亲随数人，连夜开北门，轻船往南走，奔石头城。

裕闻玄走，至庚申日，乃引兵众入建康，立留台，总率百官，商议奉迎銮舆，收桓玄宗族在建康者，尽剿诛灭命。刘毅调兵去追桓玄，毅得令以兵去了。又命尚书主瑒率百官奉迎乘舆，亦起行去了。当时司徒王谧与众议同推裕领扬州牧，固辞不肯受，乃以谧录尚书事，领扬州刺史。裕自为镇军将军、都督八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、领军将军。以刘穆之为崇邑太守，总诸大处分皆委于刘穆之。穆之仓卒立定，无不允惬。裕托以心腹，动止谘焉。穆之竭节竭诚，无所遗隐。时晋政宽弛，纲纪不立，豪杰凌纵，小民穷困。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，桓玄虽欲厘政，而科条烦密，众莫之从。其时穆之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。裕以身范物，以威禁内外，百官皆肃然奉职。不盈旬日间，风俗顿改为美也。

初，王谧为桓玄佐命元臣，手解帝玺绶以授玄，及玄败，众议宜诛，裕特保全之。刘毅尝因朝会，问谧玺绶所在，王谧内不自安，逃奔曲阿，刘裕遣人追还复位。

诸葛长民至豫州，失期不敢发。刁逵窃知，乃执之，槛车送桓玄，未至而玄败。送人遂破槛车放出长民，还趋历阳。刁逵乃弃城走，其部下将执刁逵以送刘裕，斩于石头城，子侄皆死。

裕初名位微薄，轻狡无行，士流皆不与相知，惟王谧独奇赏之。谓曰：“卿当为一代英雄。”刘裕尝与刁逵樗蒲，不时输与逵，被逵缚于柳下。王谧责刁逵而代裕偿，由是裕憾逵而德谧。刘裕既克建康，思昔刘牢之之恩，乃使人往洛阳，召其子刘敬宣入用，使人去了。先是敬宣知桓玄至京师，恐不容己，乃奔走洛阳。敬宣素明天文，见景象彗出，知必有兴复晋室者，尝以告所亲。又尝梦与丸土服之，觉而喜曰：“丸者桓也，桓土既吞，吾当复本土乎？”是日恰好使者至，说刘裕有召，即乃驰还京师，入见刘裕。裕乃大喜，以其为武冈县侯。因问敬宣曰：“吾与刘毅共复晋室，汝看吾与刘毅雄杰谁先？”敬宣曰：“明公天资英迈，赏罚严明，仁德兼著，不世之有，毅公何能及焉？况刘毅外宽内忌，自伐而满，若一旦遭遇，当以凌上取祸，非可与明公为并。”刘裕默然，大悦之。

### 第三一〇回 桓玄挟帝走江陵

却说桓玄走至石头城，闻后军来赶，恐将士不复用命，乃领众走入浔阳，劫晋帝。是时玄腰带宝剑，手提铁鞭，谓帝曰：“今刘裕谋叛，欲来擒陛下，陛下可急从吾走避。”帝见玄内侍皆带剑，环立于侧，面如土色，拱手谢曰：“多蒙报知，愿随走避！”玄曰：“可速上马偕行。”于是帝引宫妃等众从

之而行。

时刘毅见玄走江陵，聚集诸将，商议进兵去追桓玄。因上言曰：“诸桓世居西楚，郡下皆为竭力，桓振勇冠三军，不可追赶，且宜顿兵以计策谋之耳！”何无忌曰：“今出师以来，十攻十破，百战百胜，欲擒桓玄逆贼，宜于速追，何自阻慢军心？”又曰：“今之大胜而追，犹如破竹之势，数节以下，迎刃而解，诸君不去，吾自追赶！”言讫，独自引部下之兵去追。

将至江陵，桓玄见后有追兵，急使桓振率军回马拒战。无忌与桓振交锋大战，未上二十余合，无忌大败走回，来见刘毅、刘道规，言及失利一事。道规曰：“桓玄今去不远，可驱大队军马连夜去追。”无忌曰：“止隔三日程途。”道规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星夜去追。”于是道规、刘毅及何无忌总率三军，星夜赶来。

却说桓玄既挟天子走至江陵，及入江陵，见城池崩坏，恐不能守，复挟天子觅船登舟浮江东下，遇着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等引兵追至。毅等大叫：“留下晋天子还我。”又骂：“桓玄无义之贼，何敢谋劫圣驾！”桓玄大怒，自出交战，未至二十余合，桓玄大败，走下五十余里。桓玄计遣庾雅祖、何澹之等，乘其舟仗旗帜以拒裕等，自挟帝连夜走守湓口，澹之依从其计。

何无忌、刘道规等率兵共有七千七百人，连昼带夜，追至桑落洲。澹之等所乘舟帜，与玄无二，无忌曰：“贼帅必不居此，欲惑我耳！今众寡不敌，战无全胜，此舟战士似弱，我以劲兵攻之，必得之。攻之则彼势沮，而我气倍，宜速攻之，破贼必矣。”众军遂攻得之。因传呼曰：“已擒何澹之，诸军何不早降？”贼军惊忧，追军亦以为然，乘势破之，人众皆各走了。遂进湓口，进据浔阳城，遣使奉送宗庙神主还京师。

### 第三一一回 冯迁抽刀诛桓玄

却说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既破湓口，率众自浔阳西追，与桓玄遇于峥嵘洲。毅等兵不满万，而玄战士数万，毅惮之，曰：“玄战士还有五七万，吾众不满九千人，何以为敌？不如暂退！”道规曰：“不可！彼众我寡，强弱异势，今若不进，必为所乘！虽至浔阳，岂能自固？夫决机两阵，将雄者克，不在众也！”因麾众先进，毅等从之。玄常漾舸于舫侧，以备败走，由是众莫有斗志。毅等乘风纵火，尽争先与玄交战，玄众大溃而走。玄复挟帝单舸西走，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。

殷仲文因叛玄，奉二后之懿旨，还建康。

玄与帝入江陵，欲奔汉中，而人情垂沮，乃与心腹百余人夜出，更相杀害，仅得至船，左右奔散去了。荆州别驾王康产见玄走了，奉帝入南郡府舍居祝玄乃自奔走，出离南郡。

却说益州刺史毛璩因弟毛璉死，乃使参军费恬谓从孙佑之曰：“闻君令兄修之为桓玄屯骑校尉，今桓玄与刘毅交战不利，走南郡必从此过。吾料桓玄不复再兴，不如迎玄说之入蜀，请君令兄收之，回益州同守故邑，以图大事，君意如何？”佑之曰：“公策正合我意。”言讫，二人前来至玄舟船接玄，玄乃大喜，遂问二人姓名，二人未及答应，当屯军校尉毛修之，进前认得二人是其弟及参军，急道曰：“此二人，一是小将舍弟佑之，一是家叔参军费恬，闻大王至，故来接耳。”桓玄听毕，以二人为将而问曰：“吾欲去汉中避兵灾，以图兴复，汝俩有何计策？可以教也！”佑之、费恬欲说修之回益州，乃进言曰：“陛下欲图兴复，不如往蜀。蜀外有崇山之固，内有磐石之靠，进可兼并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足可以拒刘裕之兵也。”

修之亦说曰：“蜀地乃兴王之所，昔汉帝亦从此兴起，陛下可速行！”玄听其说，自可与众同行。行至益州界首，佑之、费恬密与修之言曰：“我二人迎玄者，为脱公也！今桓玄地失兵溃，不久必亡，我三人莫若引部下之兵，走回益州，别图大事；倘若延迟，则祸至五日矣！”修之曰：“吾有此意久矣，今已至此，安敢不逃乎！”言罢，三人各引部下兵，连夜走回益州，去见毛璩。及至次日，众军报知桓玄，玄乃大惊，闷闷不悦。

却说益州督护将军冯迁见玄败，祸延及己，乃引部下之兵入营，抽刀而前，欲杀桓玄。玄急忙拔头上玉簪与之，迁不受。

玄曰：“汝乃何人耶？敢杀天子？”迁应之曰：“欲杀天子之贼耳！”遂斩之。时玄年三十六，自篡逆至败时，止八月耳。

于是冯迁割桓玄之首级，令人传至建康，见刘裕。裕大喜，赏赐来人，传令将首级以示四门。

是时尚书王暇闻玄劫天子在江陵，乃率百官至江陵，复立晋帝于江陵。毅等既战胜，以为大事已定，不急迫蹶。玄死一句，诸军犹未至。桓谦及振窜匿，闻玄死，乃复出聚众数万，袭江陵，陷之，杀王康产，见帝与百官在殿，意欲行弑。桓谦曰：“刘裕之乱，岂帝所为？若杀之，吾何所容？不若禁之。”

乃拜而欲出。为玄举哀，追谥桓玄，率群臣奉玺绶于帝，侍御左右，皆振腹心。谦、振闻无忌、道规等兵复至，乃率众出拒。

何无忌、刘道规二人进兵来攻谦、振于马头坡，两下交锋，谦兵惊溃，被无忌大破之。无忌又趋江陵，道规曰：“兵法，屈伸有时。诸桓世居西楚，群下皆为竭力。振勇冠三军，难与交锋，且可息兵养锐，徐以计策縻之，不忧不克。”无忌不从。

自以兵出，迎战于泸溪。无忌等大败，退还浔阳，聚粮缮船，未尝无备，故何无忌虽败退，犹赖刘敬宣以复振，遂进克至夏口。桓振遣冯该守东岸

，孟山图据鲁山城，桓仙客守偃月垒，众合万余，水陆相援。等与无忌分兵夜击，悉攻破之。生擒山图、仙客，冯该率残兵奔走石头城去讫。

### 第三一二回 晋帝乘輿返建康

乙巳正月，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来袭襄阳，桓蔚大惧，奔走江陵。刘毅等大军至马头，桓振恐不能守，又挟帝出屯江津，遣使见刘毅，愿割江、荆二州，奉送天子还京。毅等不许，宗之进屯纪南。振留桓谦、冯该守江陵，自引兵五千与宗之战，大破之，宗之走还，而毅等亦以兵乘振出，破该于豫章口。谦闻知，弃城走，毅等大军进入江陵，执卞范之等斩之。振以兵还，知城已失陷，其众皆溃，乃逃涡川。朝廷下诏大处分，悉委冠军将军刘毅所领，大赦改元，惟桓氏不赦。以桓冲靖忠王室，特宥其孙胤徙新安；以宗之为雍州刺史；毛璩为征西将军，统梁、益等军；以弟瑾为梁州刺史；瑗为宁州刺史，独桓氏及何澹之等不赦，桓谦、澹之皆奔降秦。

二月，留台百官备銮驾迎帝于江陵。刘毅、刘道规二人，握兵屯夏口，以备诸桓。使何无忌保帝东还，帝至建康，百官诣阙待罪，诏令复职。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，言于刘裕，请治之。裕曰：“今日不暇给，且性所不解。”仲文曰：“好之自解。”裕曰：“正以解则好之，故不习耳！”以琅琊王德文为大司马，武陵王遵为太保，刘裕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加裕尚书事，裕固辞不受，而请归藩镇。

### 第三一三回 刘裕遗循续命汤

初，刘毅未遂大志时，尝为刘敬宣部下参军，时人咸以雄杰许之。敬宣曰：“非常之才，自有调度，此君外宽而内忌，自伐而矜人，若一旦遭遇，必当以凌上取祸耳！”毅闻而恨之。

毅心怀前言，今敬宣为江州，使人言于裕曰：“敬宣不预建议，授郡已为过优，闻为江州，尤用骇惋。”敬宣窃知，不自安，使人去裕处请解职。裕乃召还为宣城内史。

时朝廷新定，未暇征讨，闻卢循为乱，与百官议以品爵招安。于是乃遣人以循为广州刺史，徐道覆为始兴相，因此二人皆受命，遣使贡献，因使人馈刘裕“益智粽”，裕乃笑曰：“彼谓我无能也！”亦使人报以“续命汤”，循亦疑未究。循初陷番禺也，执刺史吴隐之。至是裕与循书，令遣隐之还京，循乃不从。长史王诞曰：“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耶，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！”循始悟，遣之还京。

初，益州刺史毛璩闻桓振陷江陵，率众三万顺流东下，将讨之。使其弟毛瑗守外水，参军谯纵出涪水。蜀人不乐远征，逼纵为主。毛璩闻变，奔回成都，遣兵讨之不克，营兵反开城门纳纵，杀璩及环，灭其家，纵遂自称成都王。



于是蜀人大乱，汉中空虚，氏王杨盛遣其兄子杨先据之。

### 第三一四回 慕容超立为燕王

八月，南燕王慕容德俄而寝疾卒，诸臣举哀，殡殓挂孝讫。

后以太子慕容超嗣燕王大位，改元太上元年。超既即大位，以慕容钟为尚书令，以封孚为太尉，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，内参政事。五楼密奏燕王超曰：“慕容钟、段宏二人，素为民仰士归，不可使其内执国政，倘有异变，难以制之！宜出之外镇，免为内患。”燕王超然之。次日，改以慕容钟为青州牧，以段宏为徐州刺史。时太尉封孚谏曰：“臣闻五大不在边，五细不在廷。慕容钟乃国之宗臣，段宏国之外戚也，正宜应参赞百揆，不宜使镇外方。”燕王超不从。因此钟、宏二人，俱有不平之色，只得赴任，因相谓曰：“黄豹之皮，恐终当补狐裘也！”

五楼闻之，嫌隙渐构。

初，慕容超自长安来至梁州，慕容法时为兖州镇南长史。

尚书悦寿见超，因谓法曰：“向见北海王子，天资弘雅，神爽高迈，始知天族多奇，玉林皆宝也！”法曰：“昔成方遂诈称卫太子，人莫辨之，此复天族乎？”超闻恨之。至是即位，亦以法处之外镇。当是时，法来见慕容钟，会段宏起兵谋反，据城池，积草屯粮，不用朝命。是时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，得迁为尚书左丞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欲得侯，事五楼。”

晋义熙二年，燕王慕容熙皇后苻氏身死，燕王熙悲号蹙踊，若丧考妣。大殓讫，复启其棺，而与交接。置百官于宫内哭，密使有司按检哭者，有泪者以为忠孝，无则罪之。于是众臣大惧，莫不含辛以为泪淋。明日欲行苻氏丧，前掖将军慕容云与幸人李细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杀戮大臣，来日行丧，必然自送，你可领勇士百人于道杀之，以免吾患。”细从其言。

次日，行苻氏丧，百官皆送。燕王熙亦自送殡。至中道，慕容云叫出李细，引勇士杀之。熙在位六年，自垂至熙四世，凡二十四年，后燕到此而灭。

是时云乃自立，即其大位，加封大臣，以李细为和龙长史。

李细恨云不以己执朝政，复以兵杀慕容云于前殿。

### 第三一五回 冯跋即位于昌黎

史说冯跋，字文起，长乐信都人，乃毕万之后也，万之子孙，有食采冯卿者，因以氏焉。先，慕容宝僭位，署跋为中卫将军，及慕容熙即位，欲诛跋，跋与兄弟俱亡逃在外。

时慕容云既被杀，国内无主，文武溃散。时冯跋在昌黎，将推以为主，于是迎跋，跋始即大位，不改国号，仍国号燕，元太平元年。以弟素弗录尚书事，总督内外诸军事。

冯跋既僭大位，励意桑农，乃下书曰：“桑柘之益，有生之本；北上少桑，人未见其利；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，柘二千根。”时地震，寝宫崩坏，燕王跋即问太史令辟尚曰：“昔年屡有地动之变，卿可明言，主何吉凶？”尚曰：“地阴也，主百姓迁。震有左右，昨震皆向右，臣惧百姓将西移。”燕王跋曰：“吾虑此也！”

九月，西凉公暠与长史张邈谋，乃徙都于酒泉，以逼沮渠。

蒙逊举手令其诸子曰：“从政者当审慎赏罚，勿任爱憎；近忠正，远佞谀，勿使左右窃弄威福。毁誉之来，当研核真伪；听讼折狱，必和颜任理，慎勿逆诈亿必，轻加声色；务广咨询，勿自专用。吾莅事虽未能息民，然含垢匿瑕，朝为寇仇，夕委心膂，粗无负于新旧。事任公平，坦然无繇，向不容怀，有所损益。计近则如不足，经远乃为有余，庶亦无愧于前人也。”

诸子从之。

丙午二年初，南凉僭檀伐北凉还，献马三千匹、羊三万口于秦。秦王兴以为忠，以僭檀为凉州刺史，命镇姑臧。征王尚还凉州，士人道主簿胡威，请留尚镇姑臧，兴弗许。威见兴流涕言曰：“臣州僻远，仗良牧仁政保全至今。陛下奈何以我等贸马羊乎？若军国需马，直烦尚书一符，臣州三千余户，朝下而夕可办也！昔汉武帝领天下资力，开拓地面，以断匈奴右臂。

今无故而弃五郡之地，忠良华族，以资暴虏，岂惟臣州士民坠于涂炭，恐方为圣朝饮食之忧耳！”兴悔之，使人弛止尚莫回。

时僭檀之军至五涧，王尚未离。僭檀托别驾宗敞劝王尚行焉。当别驾宗敞打发王尚上道，自来辞僭檀，去同尚还长安。

僭檀谓曰：“吾得凉州三千余户，情之所寄，唯卿一人而已，奈何舍我去乎？”敞曰：“今送君回，与大王解纷，正所以忠于殿下也。”僭檀因问新政所宜，敞曰：“惠抚其民，收用贤浚”荐本州民士十余人，僭檀嘉纳之。僭檀宴于宣政堂，仰视叹曰：“古人有云，作者不居，居者不作，信矣！”孟祜曰：“昔张文王始为此堂，于今百年十有二主矣！惟履信思慎者，可以久处！”僭檀善之。僭檀虽受命于秦，然其服用礼仪，一如王者。

### 第三一六回 勃勃封尸髑髅台

三年，却说赫连勃勃魁岸，美风仪，性辨慧。秦王兴见而奇之，与论大事，宠遇逾于勋旧。兴弟邕曰：“勃勃不可近，近则噬人也。”兴曰：“勃勃有济世之才，吾方与之平天下，奈何逆忌之？”言讫，乃以为将军，使助没弈干镇高平，伺魏间隙。邕固争曰：“勃勃乃贪猾不仁，轻为去就，恐终为边患！”兴乃止。久之，竟配以杂虏二万余落，使镇朔方。会魏王珪归所虏秦将于秦，兴归贺狄干以报之。勃勃大怒，遂谋叛秦。

柔然献马于秦，勃勃掠取之，袭杀没弈干而并其众，自为夏后氏之苗裔，称大夏天王，置百官。

却说勃勃本姓刘，卫辰之子，改姓赫连，是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，刘元海之族也。被魏所灭，降秦而叛，自为天王也。

时夏王勃勃共破三部，降其众以万数。进攻秦之三城以北诸戍，斩秦将杨丞、姚石生等。诸将皆曰：“陛下欲经营关中，宜先固其根本，使人心有所凭系。高平险固饶沃，可以定都。”

勃勃曰：“吾大业草创，姚兴亦一时之雄，未可图也。今专固一城，彼必并力于我，亡可立待。不如以骁骑风驰，出其不意。

救前则击后，救后则击前，使彼疲于奔命，我则游食自若，不及十年，岭北河东，尽为我有。待兴既死，嗣子暗弱，徐取长安，在吾计中矣。”于是侵掠岭北诸城。秦王兴乃叹曰：“吾不用黄藐之言，以至于此！”而勃勃求婚于南凉，傉檀不许。

勃勃大怒，率骑三万，击破傉檀。傉檀败走，文臣武将，死者十有六七。勃勃使人搬积其尸而封之，号曰“髑髅台”，云是辱傉檀也。

却说南燕王超母妻犹在秦，遣封愷使于秦，求母与妻还之。

秦王兴谓愷曰：“昔苻氏太乐诸伎悉入于燕，燕今称藩，若送伎，即送还其母妻，乃可得也。”愷以是言，还燕报于超，超与群臣议之，段晖曰：“陛下嗣守社稷，不宜以私亲之故，遂降尊号。但太乐先代遗者，不可与也。不如掠吴口与之。”张华曰：“侵掠邻国，兵连祸结，非国家之福也。陛下慈亲在人掌握，岂可顾惜虚名，不为之屈乎？”于是，超乃使韩范聘于秦，称藩奉表于秦，秦使韦宗报聘，张华请北面受封。晖曰：“燕七圣重光，奈何一旦为竖子屈节？”超曰：“吾为太后屈，愿诸君勿复言！”遂北面受诏。又使华献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秦，秦王兴乃还超之母妻，厚其资礼而遣之，于是超得母还国而养之。

### 第三一七回 穆之劝裕刺扬州

戊申四年正月，晋帝设朝，文官武将俱各身披朝服，手执牙笏，齐上金銮殿，各拜舞山呼万岁。近臣奏司徒、扬州刺史王谧薨，无人辅政，晋帝命群臣议任谁人。时左仆射孟昶出朝堂谓众臣曰：“圣上面命我等举贤辅政，此事必须问刘裕、刘毅二人，然后可行。”众臣皆曰：“然！”于是遣尚书右丞皮沈来丹徒，与刘裕、刘毅二人商议。

皮沈问刘毅，毅曰：“既扬州刺史王谧薨，卿可回朝奏主上，可使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。刘裕先曾固辞，不肯任扬州，可使镇丹徒，领州以内事，何必再议耳？”皮沈曰：“明公所议者然。”沈辞毅出，又来问刘裕，刘裕未曾

出堂，只见刘穆之在内，皮沈曰：“王谧已死，圣上命众臣议立一人，以代谧职，辅朝政。我先问刘毅，刘毅所举谢混可镇，以刘公镇丹徒，领州内事，故又来问刘公何如？”穆之即曰：“刘公未出，君可暂停少刻，待我如厕，入请相见，计议必成。”皮沈在外停立，穆之驰入内，谓裕曰：“今朝廷使皮沈与刘毅和公议事，其语不可从之。”言讫，穆之即出，同皮沈入见刘裕，相见已毕，裕使沈坐谈。皮沈曰：“扬州刺史王谧已死，圣上命群臣议举一人代之，以辅朝政。沈先谘刘毅公，刘毅公议以中领军谢混代之，以明公镇丹徒，领扬州内事。沈不敢自擅，敬参问焉。”裕曰：“卿宜暂退驿中安置，待三思商议，回音与卿还京。”沈即出外，裕召穆之入问曰：“此事何如？”穆之曰：“公今岂得居谦，遂为守藩之将？虽刘毅、孟昶诸公俱起布衣，共立大业，此乃一时相推，故以明公为盟主，非宿定臣主分也，力敌势均，终相吞噬。扬州根本所系，不可假人，前授王谧，事出权宜；今若复他授，便应受制事人，一失于权，无由可得。”

明公功高勋重，不可直置畏疑，同使入朝共议。众见公至京邑，朝廷必不敢越公，更授他人耳！”裕曰：“卿乃吾之苟彘也。”

于是出堂，召皮沈谓曰：“百里县宰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何况一州乎？吾自入朝同议，推一能者代之。”因此刘裕与皮沈入京师。

次日入朝堂，聚集文武商议。众群臣见裕自诣，乃不敢别议，因上言曰：“扬州重镇，明公若不自领，谁人敢当？明公可自领之！”裕曰：“汝大臣命孤，吾自受焉。”因是入朝。

却说晋帝闻刘裕入朝，命大臣召刘裕入见。当大臣出引，刘裕至金阶，拜于殿阶之下。帝赐乎身，宣裕上殿，问言毕，刘裕奏曰：“臣托陛下洪威，义军之力，幸灭桓玄，得迎乘舆。

伏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社稷为重，则天下幸甚矣！”帝曰：“朕之社稷，赖卿再造，今卿回朝，宜辅国政。”众臣奏曰：“今刘裕功盖天下，忠闻九州，扬州之任不可付人，宜授与裕带领。”帝曰：“众卿所议，正合朕心。”于是帝以刘裕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带领扬州刺史。刘裕谢恩出朝，复还丹徒京口，与穆之同议后事。

四月，南燕王超祀南郊，有兽如鼠而赤，大如马，来至坛侧。须臾大风昼晦，羽仪帷幄皆毁裂。超惧，以问太史令成公绥，对曰：“陛下信用奸佞，诛戮忠良，赋敛繁多，事役殷重之所致也。”超乃黜公孙五楼等，俄复用之。

却说秦王兴以僭擅内外多难，欲因而取之，乃使韦宗往观之。宗至，僭擅与宗论当世之大略，纵横无穷。宗退而叹曰：“奇才英器，过于华夏，明智敏识，何必读书。乃今知九州之外，五经之表，复自有人也！”辞归，言于兴曰

：“凉川虽敝，僂檀权谄过人，未可图也！”对曰：“刘勃勃以乌合之众，犹能破之，况我举天下之兵以加之乎？”宗曰：“不然！形移势变，反覆万端，凌人者易败，戒惧者难攻。僂檀之所以败于勃勃者，轻之也。今我以大军临之，彼必恐惧以求全。窃观群臣才略，无僂檀比者。虽以天威临之，亦未敢保其必胜也。”兴乃不听，使其子广平公姚弼为将军，敛成率步骑三万袭僂檀，又使仆射齐难率骑兵三万讨勃勃。弼长驱至姑臧，僂檀婴城固守，见弼兵懈怠，夜以奇兵大破之，弼收残兵退屯百里之外，弼兵粮尽，敛成纵兵掳掠。僂檀又计，命郡县悉散牛羊于野，勃勃闻秦兵且至，计排伏兵于左林山谷，自引众退保河曲。齐难不知，遂纵兵野掠，勃勃潜师袭难，擒之，及获其将士万三千余人。于是岭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万数，勃勃皆置守宰而抚之。秦兵败还，秦王兴始悔不听韦宗之言耳。

### 第三一八回 刘裕抗表伐南燕

己酉五年正月，南燕王超正旦朝会群臣，叹太乐不备。超曰：“孤每恨朝会缺此乐音，吾与卿等大臣商议，掠晋人以补伎。”韩（i卓）曰：“先帝以旧京倾覆，戢翼三齐，陛下不养士息民，伺衅恢复，而更侵掠邻国，以广仇敌，可乎？”超曰：“吾志已定，不听卿言。”遂使公孙五楼兄归将兵寇宿、豫，拔之，大掠而去。简男女二千五百人，教之以乐。五楼等总朝政，宗亲并居显要，内外无不惮之。

五月，太尉刘裕闻南燕王慕容超大掠宿、豫男女二千余人，乃大怒，将欲伐燕，朝廷不许。刘裕抗表要伐南燕，朝议皆以为不可。惟孟昶、谢晦、臧熹劝行，裕以昶监南府事。苻氏之败，王猛孙镇恶来奔，骑射不能及人，而有谋略，善果断，善论军国大事，或荐之于裕，裕语悦之，因留宿。明日谓参佐曰：“吾闻将门有将，信然。”即以为中军参军。

史说王镇恶，北海人也。祖王猛，仕苻坚，位兼将相。镇恶以五月生，家人以俗忌，欲令出继疏宗，其祖猛曰：“此儿非常，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，是儿亦将兴吾门矣！”故取名为镇恶。年十三，有大志，而苻氏败，寓食龟池人李方家。方善遇之，镇恶谓方曰：“若遇英雄主，要取万户侯，宜当相厚报耳！”至是刘裕召为参军，果应其言矣。

四月，裕以刘毅镇姑孰，自领众欲行。当毅闻知，固止之曰：“昔苻坚侵境，谢太傅犹不自行。宰相远出，倾动根本。

公既受辅朝政，岂可远离？宜委别将讨之！”刘裕犹豫，谢景仁独上言曰：“公建桓、文之烈，应天人之心，虽业高振古，而德刑未树。正宜推亡存固，广振威略，平定之后，养锐息徒，然后观兵洛纳，修覆陵寝可也，岂有纵敌贻患者哉？”裕曰：“然！”于是引军速行。

史说王昙首，太保弘之弟也。幼而素让，以兄弟分财，昙首惟取图书而已。因刘裕聚兵讨慕容超，与弟王球前来投伍，刘裕因谓曰：“卿并膏粱世德，乃能屈之于戎旅耶？”昙首答曰：“既从神武，自使懦夫立志耳！”时谢晦在座曰：“仁者果有勇也！”裕大悦，以为镇西长史。裕率舟师，自淮入泗，军至下邳，留辎重，步进至琅玕，所过皆筑城留兵守之。王镇恶谓裕曰：“燕人若塞大岷之险，或坚壁清野，大军深入，不惟无功，将不能自归，奈何？”刘裕曰：“吾虑之熟矣！鲜卑贪婪，不知远计，近利虏获，退惜禾苗。谓我孤军远人，不能持久，不过进据临朐，退守广固。彼不能守险、清野，敢为诸军保之。”言讫，明日出行。

### 第三一九回 刘裕入岷虏在掌

却说南燕王超闻刘裕率军来讨，急召群臣会议。公孙五楼上言曰：“晋兵轻果，利在速战，宜据大岷，使不得入，旷日延时，沮其锐气，然后徐简精骑，循海而南，绝其粮道，轮段暉率兖州之众，缘山东下，腹背击之，此上策也。各命守宰，依险自固，校其资储，余悉焚芟，使敌无所得，旬日之间，可以坐制，此中策也。纵贼入岷，出城逆战，此下策也。”超曰：“岁星居齐，以天道推之，不战自克；客主势殊，以人事言之，彼远卒疲弊，势不能持久，奈何芟苗徙民，先自蹙弱乎？不如纵使入岷，以精骑击之，何忧不下？”桂林王镇曰：“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，宜出岷山逆战；战如不胜，犹可退守，不可使敌入岷，自弃险固也。”超不从。镇出叹曰：“既不肯逆战，又不肯清野，延敌入腹，坐待攻围，酷似刘璋矣！”超闻之大怒，收镇下狱，遣公孙五楼并段暉率步骑五万，出屯临朐以拒。五楼奉命以兵屯于临朐。

刘裕大军至岷，将士犹豫，皆不敢入。裕身先催军前进，及入岷，燕兵不出，裕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。请将言曰：“公未见敌而先喜，何也？”裕喜而谓请将曰：“师已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志；余粮栖亩，人无匮乏之忧，虏已入吾掌中矣！吾何不喜？”左右曰：“国公神料也！”言讫，前兵至东莞。

### 第三二〇回 燕王以兵拒刘裕

六月，超闻裕至东莞，超先遣五楼及段暉等，将步骑五万屯临朐，闻晋兵入岷，超自将步骑四万，前去接应。点羸弱卒守广固，自选精兵前来。先使人与广宁王贺刺卢、五楼言曰：“卿戮力据临朐，临朐去城四十里，有巨蔑水，卿宜自据上流，休被晋人占之。”五楼闻言，即出选精兵五万与贺刺卢来占临朐，拒蔑水之北。至，而为龙骧将军孟苻先至所保，五楼乃退。

晋刘裕领大军行至临朐，传令军中，分车为两翼，四十余万，出兵方轨徐行，车张幟，御者执稍，以骑为游军，军令严肃。将及近城，五楼率兵占往要路，刘裕即命兖州刺史刘藩、并州刺史刘道邻等出阵。二将领命，刘裕即便令

中军金鼓旗齐鸣，发三通擂，将台上红旗招飏，二将从门旗下飞马出阵，两军一齐呐喊，二将兜佐战马，横刀厉声大叫：“无礼羌贼，悖逆狂徒，天兵到此，尚不投降，直待骨肉为泥，悔之何及？”

燕兵阵中先锋段晖拍马出阵，更不打话，舞狼牙棒直取刘藩，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一个搂头使棍便打，一个绕颈将刀去砍。

一来一往，一番一覆，四条臂膊交加，八只马蹄缭乱，斗到二十余合，刘藩便卖个破绽，放段晖打将入来，却躲个空，手起刀落，连盔带顶，正中天灵，段晖翻身落马而死。门旗影里，刘道邻见刘藩得了头功，就马上寻思：“燕兵已然挫动锐气，不就这里杀将过去，捉了五楼，更待何时？”乃大叫一声，如阵中起个霹雳，两手横捻一条枪，纵坐下马一拍，直冲过来攻五楼。五楼一见输了段晖，大阵崩陷，拨回马望后军便走，余军皆溃。被刘裕引全军大刀阔斧，杀得燕兵大败，星稀云散，八断七续。军士抛金弃鼓，撇戟丢戈，觅子寻亲，呼兄唤弟，折了万余人马，退下五十里外扎祝裕乃传令鸣金收军，各自献功请赏。

话不烦叙，却说慕容超引兵与裕战，闻前军五楼大败，乃勒兵屯临朐城外，坚守不出。晋军一连拒住三月，超兵亦不出。

是日，刘裕又集诸将，商议计策。时刘裕深虑卢循乘虚又犯建康，意欲速战而还，因此遂问诸将。时参军胡藩进计曰：“贼屯军城外，临朐留守必寡，为今之计，可密使人以兵抄小路取临朐，而斩其旗帜，此韩信所以克楚也。”刘裕曰：“卿计可矣。”于是裕乃遣檀韶、潘潜以轻兵五千，抄阴径去攻临朐。

韶、潜二人领计即行，星夜至临朐城。城中兵少，果无备，被韶、潜等攻陷，尽斩其所戍旗卒，城上皆立晋帜。次早，南燕王慕容超闻知大惊，急领众走还保广固去讫。

### 第三二一回 刘裕以兵攻广固

刘裕既用参军胡藩计，克临朐，始令鸣金收军入城安屯，犒赏诸军，即分兵安守其城。忙传令乘胜连日带夜，赶捉燕王超。时诸将得令，不敢停留，各自引兵即行。行至广固，前部部将景子赶着慕容超，超见追兵至，慌忙收军，入广固未及，景子跃马持刀，当先杀入。将士见其身先，诸部齐心皆杀入广固。燕王见晋兵混入，不敢久恋，领兵开西门，引家小走保小城去了。因此刘裕后军杀入，得屯广固大城，赏劳诸将。

却说燕王超领诸将五楼，同走入广固小城。五楼传令诸将，设长围守之。裕既克广固大城，乃传令诸军，来攻小城。诸将得令，各引兵前抵小城，兵已近城下。裕令三军绕城，皆筑土山，掘地道以攻之。五楼传令坚守甚严，守东

门将马礼贪酒，有误差哨，五楼发怒，拿下脊杖四十，马礼恨之，开门投降刘裕。裕问攻城之策，马礼曰：“突门内土厚，可掘地道而入，放火烧城，可拔也。”裕令马礼引五百壮兵，连夜掘地道而入。

五楼至夜上城，点视军马，不见马礼，是夜又见突门角上城外无灯火。五楼曰：“马礼必然恨吾而降晋，必引兵从地道而入也。”急唤精兵，运石击落中栅门。门闭，马礼及五百壮兵皆死于其内。

裕因此折了这五百兵，乃罢地道之计，只是绕城围之，坚守相拒七月。超见城内粮少，与五楼商议计策退之。五楼曰：“大王忧兵少粮乏，惧晋兵率众而来，久则成不敌之势，其理然也。臣闻姚兴部下，有雄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依臣愚见，可专人备礼，求救于秦王姚兴。姚兴必先攻临朐，刘裕闻知必还救之，大王引兵追之，两下夹攻，裕可擒矣。”超曰：“其计甚善。”王镇曰：“百姓之心，系于一人。今陛下亲董六师，奔败而还，士民丧气，闻秦有内患，恐不暇救人。今散卒尚有百万，宜悉出金帛以饵之，再决一死战，若天命助我，必能破敌；如其不然，死亦为美乐。”王惠曰：“晋军气势百倍，我以败卒当之，不亦难乎？秦与我如唇齿也，安得不相救乎？”

超从之，遣张纲去秦国。张纲闻言，忙出领命，欣然肯往。超备礼修书，又与纲使一千兵，连夜送纲杀出重围，使来西羌。

见姚兴叙礼毕，将书呈上。

兴披书读讫，即回书与张纲归去，说他随后动兵来。纲去了，兴即召诸将，集议其事。部将李荣上言曰：“今燕王被晋兵攻击太急，不得已使张尚书来求救于我，将兵虽勇，未可远离，只可守着自己城池。不如遣使往裕处，虚声张言，说‘我将兵十万，涉淮出屯洛阳，晋兵不退，长驱而进矣。’裕闻知必勒兵而还，可退晋兵，亦保燕地无危。”兴闻说，即使人往裕处虚张，说“秦王以兵十万，出屯洛阳，将下江南。”使人去了。却说燕之使臣张纲，得秦王姚兴回书，即忙还燕。行至泰山路上，撞见一簇人马，拥着一个官人，乃是泰山太守申宣。

纲行狭路，无处回避，只得迎立。被申宣觑见面生，唤左右盘问，纲战栗回答不来，被左右搜身上，搜出一封回信，送与申宣。申宣开读，始知是燕王超求救于姚兴，申宣不问情由，令军人将纲解来广固见刘裕。裕大喜曰：“吾思纲久矣，今幸得见。”即令人诱其投降，纲无奈，只得请降。于是裕大笑，慌忙喝退左右，亲解其缚，取衣衣之，握手请起同立，便言：“适来左右不识尚书，言语冒渎威容，幸勿见责！吾素知老尚书，乃世之真大丈夫也！”言讫，令手下便进酒压惊，以上宾礼待之。因谓纲曰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。卿有王佐之才，何事伪燕耶？”纲答曰：“生当其土，不得不为其用



耳！”

于是张纲乃感其恩义，安身无有异志。

时刘裕请问取城之策。纲曰：“小臣深蒙厚爱，无可以报，愿施犬马之劳，夺取此城，少酬万一。”刘裕拱手称谢：“以求取城之策，应是何如？”刘裕敬纲因有巧思妙策，诸人不及。

先是裕每修攻城之具，攻广固小城，皆被纲用计破之，不能攻取，及晋军攻城，城上燕兵皆笑曰：“汝不得张纲，何能为也？”今纲被捉来降，如何不敬之也！当纲献计曰：“其城虽固，可命匠造飞楼车，悬云梯，车上施幔木板屋，即以造定，遮护伏兵于内，推至城下，以箭射守城军人，令壮兵从云梯上去，必得城也。”裕听罢，称赞不已，即令纲领军匠造。车未及完备，推至城下示之，城上军民莫不失色。是日为始，北方之民，执兵负粮归者日以千数，裕皆安抚慰之。

却说慕容超知张纲业已被掳，乃商议遣人诣刘裕营中，求称藩臣，割大岷为界，献马千匹，永不敢侵。裕不许，超愈大惊。

时姚兴使人来见刘裕，说晋兵不退，秦王以兵十万，出屯洛阳，欲下江南。刘裕与使曰：“尔报姚兴，我定青州，将过函谷，虏能自送，令其速来耳。”使人去了，录事参军刘穆之遽入言曰：“此语不足威敌，适足以怒之！若广固未拔，羌寇奄至，公何以待之？”裕笑曰：“此正是兵机，非卿所解。夫兵贵神速，彼若真能赴救，必畏我知，宁敢先遣使命逆说此言，是自张大之辞！羌见吾伐燕，将内惧自保不暇，何能救人也！”

刘穆之默然。于是相拒至十月，城未下。会刘毅使上党太守赵恢领五千人来救援，即令别屯待之。

十二月丁亥，晋兵添十倍军士，并力攻城。燕王因城中困极，宰马而食，军士饥倒，不能把守。

### 第三二二回 玄文献计塞五龙

南燕王慕容超自与所幸魏夫人上登天门，观晋兵虚实，群臣皆随城边，燕王超见晋王师之盛，心有忧色。而魏夫人握燕王超之手，涕泪交流，燕王超起视对泣。时参军韩（诩）因谏曰：“今陛下遭百逆之会，正是勉强之秋，而反对女子悲泣，何其鄙也？”超乃拭目谢之曰：“帝王兴废，何代无之？惟恨在我罹此艰险，故发悲耳！卿等尽忠，退得晋兵，高官任选，朕不负伊！”（诩）曰：“刘裕孤军悬久，目下虽锐，久必自衰。宜固此城，待其衰而出攻，必能破之也！”燕王超从之，诏命六师紧守城池，并不出战。

时刘裕大会诸将，商议攻城之策。中军将玄文上言曰：“昔赵攻曹嶷，望气者以为澠水带城，非可攻拔；若塞五龙口，城必有陷。石季龙从之，而嶷请

降从。慕容恪之围段龛，亦如之，而龛亦降，后无几又震开之。今旧基犹在，明公可塞之，则城中必有降者，若攻恐难拔也。”裕从之，即使一军担泥运土，填塞五龙口，城中士民男女，相患脚疾，弱病重者大半。

因此城中士民，相继出降。

### 第三二三回 裕以往亡获燕王

南燕城外闻男女病脚弱者，大半出降。尚书悦寿谓超曰：“今军士凋瘵，绝望外援，岂可不思变通之计？”超叹曰：“废兴命也，吾宁伏剑而死，不能衔璧而生！”

刘裕悉众攻城，诸将曰：“今日‘往亡’，不利出师。”

裕曰：“我往彼亡？何为不利？”催军人四面攻之。南燕尚书悦寿闻张纲降晋，密写献门之书，系在箭上，射下城来。军士拾见张纲，纲将书见裕，裕唤请将听令，如入冀州，休得杀害一城老小，军民降者免死。群盗又使于栗磾讨不从命者，所向皆克。

### 第三二四回 卢循以兵寇建康

却说刘裕北伐南燕时，徐道覆劝卢循乘虚打入建康，循弗听，曰：“刘裕既伐燕地，则建康不复虚矣。加之裕善用兵，必留重戍险隘，未可轻动也。况今冬寒，不如坚守，以待天时。外结英豪，内修农事，选精锐之兵，乘虚而进，救左则攻右，救右则攻左，我不劳而彼困惫，未及三年，可坐而取胜也。今舍妙胜之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时，恐不如意，悔之无及。”道覆又曰：“将军久住岭外，岂将此传之子孙耶？正以刘裕难与为敌也。今裕顿兵坚城之下，未有还期，我以此时领军士攻击何、刘之徒，如反掌之易耳！不乘此机，苟求一日之安，裕平齐后，以玺书征君，自将屯豫章，遣诸将率锐师过岭，恐将军不能当也；若先克建康，倾其根蒂，裕虽南还，无能为也！”循乃从之。

初，徐道覆计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，至始即贱卖，居人争市之。至是悉白取之以装舰，旬日办成。循从道覆之计，分兵三队攻卢陵、南康、豫章三郡。郡守因裕抽兵北伐，无兵守御，惧皆奔逃，被循所占。循既得三郡，徐道覆又谓循曰：“今虽连得三郡，皆是冲要之处，若江陵刘道规来取，吾难守也！吾自以兵去攻，公可速遣人入蜀，说谯纵以兵寇江夏，使彼不遑来也。”循从其计，即使人入蜀见谯纵曰：“卢将军以众入建康，恐刘道规、何无忌攻其后，将军若能攻江陵，敌住二人，倘得京邑，以西地属公，共结为唇齿，永为和好，誓不相侵。”

谯纵闻言，即遣荆州刺史谯道福同桓谦引兵三万来寇江陵。

### 第三二五回 道规焚书固江陵

当刘道规闻知桓谦等兵至，即聚集江陵诸将商议，诸将惊惧，尽皆失色。

道规谓众曰：“吾东来文武，足以济事，汝等畏刀避剑之徒，欲去者吾不相禁。”因喝令夜开门，随其自遁。

众咸惮服，莫有去者。

次日，雍州刺史鲁宗之闻桓谦寇江陵，乃率部下兵从襄阳来救江陵，兵至城下叫门，刘道规命人开门，与鲁宗之入。诸将皆曰：“宗之以兵远来，其心未可知也，使其屯兵城外，不可与入。”道规曰：“人以赤心援我，我若疑之，反为乱矣！”

遂不听，乃自单身出城，迎入府内，共议破敌之策。由是宗之之众感激悦服，皆愿效命而出战。当诸将曰：“刘公自保江陵，使将军檀道济、到彦之领兵二万，共击荀林。”道规曰：“非吾自行不决，而委他人。”因是乃使鲁宗之以兵守江陵，委以心腹，自率诸将以兵十万，进军长驱至枝江，迎着桓谦。两军相遇，交战十合，谦军大败而逃。道规率兵连追二百里，桓谦被道济杀之，荀林被刘遵追及斩之，尽收得桓谦军械辎重。于内擒得一篋文书，道规启篋视之，乃自己部下及江陵士庶降谦之书数百纸，皆言江陵虚实备细，道规不问，尽皆焚之，因此众始大安。道规复以兵还江陵，时鲁宗之闻徐道覆大军至，恐寡不敌众，自引兵走还襄阳去讫。

时百姓闻流言，卢循已克京师，遣道覆来为江州刺史。江陵士庶闻道规已破桓公及焚其处书等，因此江陵士庶感其焚书之恩德，为备守城池，无复二志，保全江陵。

道规闻道覆将至，星夜驰还江陵，密谓刘遵曰：“今道覆兵将至，汝可引一万军为游兵，出屯江汉口，以拒道覆前驱；如若不胜，收屯为犄角之势，使其不敢逼城下营，方可破之。”

遵依计而去。到彦之等咸曰：“明公不宜割此有力之兵，置于无用之地，可留保守江陵，如何分拆军威之势？”道规曰：“能善将兵，今敌不敢近城者，莫若犄角势，分此兵，使其疑惑，莫能进逼，然后以计破之，胜之必矣。”于是众服其论。遵先得令，以兵出屯汉口，以迎敌兵。道规自与诸将士等领军三万，离城三百里拒迎。

其时道覆不从大路来，与道规不相遇。密从故道抄小径，奄至城下，呐喊佯言：“建康已克，江陵何不早降？若缓，攻破城池，玉石俱焚！”言未毕，军人报汉口有兵提防，道覆不敢攻城，离城三十里安营。其时城中无一卒戍守，士庶皆感道规焚书之恩，无有二意，俱各竭力调拨民兵，昼夜登城巡视，把守各门。

次日，道覆驱兵大进，攻打城池，城上百姓各以灰瓶石子打下，军不敢进，连攻数日不下。忽听得鼓噪喧天，正西路上人马奄到，旗上书得分明：“大

将刘道规。”道覆大惊，急忙传令三军，摆开与战。道覆自与道规交锋，连斗五十余合，道规力乏欲走，又听得东路一彪人马奄至，回头视之，认是游军刘遵旗号，心中大悦，壮气愈加，又挺刀与战。当道覆见有伏兵，更兼日晚又昏，不敢恋战，拨转马头，寻路走还。檀道济见徐兵走，驱车连夜追杀。道覆欲退，被刘遵游军横挟，两路拦击，杀得徐兵溃窜，伤亡死者不计其数，道覆只存二百骑逃走。道规方传令鸣金收军入城。次日以牛酒犒赏三军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徐道覆败回，收拾残兵万余，会卢循之众，军稍振，乃议下建康。

### 第三二六回 何无忌握节身死

何无忌闻卢循欲下建康，自以兵离浔阳来拒循。长史邓潜之谏曰：“循兵舰盛，势居上流，宜决南塘，守二城以待之。

彼必不敢舍我远下，蓄力养锐，俟其疲老然后击之，此万全之策也。今决成败于一战，万一失利，后悔莫及。”参军殷阐曰：“循所将皆三吴旧贼，百战余勇，始兴溪子，拳捷善斗，宜留屯豫章，征兵属城，兵至合战，未为晚也。”无忌不听，率兵上船，与徐道覆遇，战于豫章郡。道覆计令强弓手五百弃船登山邀射之，自率大舰，乘风急以撞之，无忌船小，况又风逆，不能抵挡，众皆奔溃。无忌厉声曰：“取我苏武节来！”节至，执以督战，兵已散了，贼众云集，寡不敌众，握节而死。道覆兵威复振，中外震骇。后朝廷闻知，谥无忌“忠肃”。

一月，西凉僭檀自将兵五万来伐蒙逊。蒙逊大惊，设伏兵于山源，自以弱卒一万邀战，诈败引至山源，伏兵四出，僭檀大败逃去。蒙逊乘胜追至姑臧，夷夏万余户出降，蒙逊纳之。

僭檀大惧，遣人出城，纳质请和，蒙逊受之，乃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去。僭檀恐其再至，迁于乐都。姑臧人自推焦朗为主，降于蒙逊，不用僭檀之命。是时刘裕伐燕还师，还镇下邳。

却说晋帝设朝，群臣奏卢循侵占南康三郡，目今兵马将到京城。帝乃大惊，遂问文武大臣，大臣奏曰：“欲破此贼，火速颁诏，星夜征豫章郡公还京，方保无事，不然为贼所危！”

帝曰：“然！”于是即命使赍诏征裕还拒卢循。使人领旨，星夜至下邳见裕，呈上诏书，刘裕读讫，始知卢循入寇，何无忌战死，号啕大哭。即传令班师而还。

### 第三二七回 刘毅大破卢循兵

却说刘裕回兵至下邳，以船载辎重，自率精锐步归。知何无忌败死，卷甲兼行。将济江，风急，众咸惧之。诸将请待风息，裕曰：“若天命助国，风当自息，不然，覆溺何害？”命登舟，舟移而风止。四月至建康，青州刺史诸葛

长民、兖州刺史刘藩、并州刺史刘道邻各将兵入卫。藩，毅之从弟也。

卢循兵威大振，将近建康。百官会议奏曰：“贼兵强盛，刘公回来，不如北走避之。”帝问曰：“贼在何处？”大臣曰：“贼在豫章，与京相隔五百余里。”帝曰：“贼尚未至，待到，避之不迟。”言讫罢朝。

却说刘裕回兵至山阳，大哭镇南将军何无忌。忽闻朝野震骇，帝欲北迁之事，裕益大哭无忌，涕零不已。亲自设席祭之，又令三军挂孝三日。至癸未，始至京都，入朝觐帝，拜毕，帝曰：“太尉北征劳神。”裕曰：“陛下掌政事不易。”帝请刘公平身，裕曰：“近闻卢循领兵，已取豫章，将及到此，陛下议论若何？”帝曰：“今文武议欲迁都。”裕听说乃怒曰：“大臣以为京都无人，故此畏避耶？”帝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裕曰：“主上曾与谁人议论也？”帝曰：“与众议之，理尚未定，故召公回决之。”裕因问群臣曰：“请君主避者，愿闻其详！”

众答曰：“妖贼虎豹也，挟强盛而寇四方，勒有百万之师，近得豫章三郡，其势甚大。吾建康可拒贼者长江也，今贼艨艟巨舰，何止数千，水陆并进，占地千里，况明公北伐始还，疮痍未复，侍卫老弱等数万人，安可挡之？若依愚等，莫如早避，尚图后复。”裕曰：“此乃迂阔之论也！建康自返正乘舆以来，今历数载，安可一旦而弃于贼也？”帝曰：“若此将以何计拒之？”裕曰：“贼虽强盛，实易攻也。”帝曰：“如何易攻？”

裕曰：“贼之所统，皆乌合之众、蚁聚之兵，军无纪律，将无远略，民心不附。以陛下雄武，仗先帝之灵，具文武之力，臣自以兵保为陛下破之！”言未毕，班部中撞出步骑将军刘毅，上殿奏曰：“臣请精兵五万先行，破此贼人。”裕谓毅曰：“今贼新捷锋锐，莫可先动，必须严军偕进。”毅曰：“贼众虽盛，不可畏之。”于是毅坚要行，帝只得委兵五万与毅先行。

毅曰：“不杀此贼，誓不回军！”言讫引兵去了。

裕恐有失，亦自整备出师。先即作书使刘藩前去止之，令其等大军一同起行。刘藩追至，谓兄毅曰：“刘公恐兄孤军去讨，不能取胜，使我来止，等其大军一至偕进。依弟之见，果不可独行。”毅闻之，大怒曰：“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！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！”言讫，投书于地，遂以舟师一万，发至姑孰。五月壬午，毅兵望桑落洲而行。

却说卢循正坐间，忽闻探马回报，刘毅引大队兵杀奔豫章而来，诸将士卒尽皆失色，循知，急召徐道覆入议曰：“今刘毅引五万大兵到来，何以迎之？”道覆曰：“离城一百里外，有一洲，名曰桑落洲，其水路夹洲，洲之前十里，左有山名豫山，右有林名居林，可以埋伏军马，可令秦用引兵一千五百，带船三百，去居林背后水谷埋伏。只看四面火起，便可杀出，即纵火焚之。

林俭、刘稷各引军五百，预备引火之物于船中，伏于桑落洲后林下两边相候，至初更晋兵到来，便可放火烧船矣。王得引兵五千为前部抵敌，要输不要赢，把兵马与战佯输，迤迳追后而走。主公自引一支军，于中救援，依计而行，勿使有失。”计排已定，次日诸将士各依计而行。

却说刘毅以军到桑落洲，拣选一半精兵作前队，其余在后随保粮草而行。是时五月，南风徐起，人马趲行而来，见贼兵大叫骂曰：“卢循无义叛贼，你等事他正如孤魂随鬼也！”王得大笑曰：“你等随刘裕鼠贼耳！”刘毅大怒，向前来战王得，二舟相交，战不一时，王得引舟诈败，刘毅赶将前来，贼军先退，毅军奄至，王得以舟押后当抵，约走十余里，王得回舟又战，须臾又退。

当韦浩撑舟谏曰：“王得诱敌，恐有埋伏！”毅曰：“敌军只如此，虽有十面埋伏，吾何惧焉？”赶到桑落洲，忽听一声鼓响，卢循自引一支军出来迎接。刘毅目视韦浩曰：“此即埋伏之军，吾今晚不到豫章，誓不罢兵！”催军前进。王得、卢循佯拦不住，迤迳望后便退。

天色黑下，浓云布满，又无月色，微风忽起，狂风大作。

刘毅只顾前行，将近戍牌左侧，毅在前面，只听前面一片叫起，便将战船摆开阵势，问于向导：“这是哪里？”向导回答：“前面乃是桑落洲，后面便是豫口川。”刘毅传令吩咐诸将押后，亲自出战船，于阵前与侯兰、韦浩及数十船，两下排开。敌军到处，刘毅看了大笑，众将问曰：“将军何故如此哂笑乎？”

毅曰：“吾笑刘裕在帝面前夸诸贼强盛，今看他用兵可见了也！似此等战船在前，与吾对敌，正如驱羊与虎狼斗也！吾行时在帝面前夸要活捉诸贼，今必应前言也！不可停祝汝等诸将，催赶军马，是夜赶到豫章，吾之愿也！”遂自纵船向前打话，妖贼将船摆开。王得便当先出马，毅骂走之，兵各自认队伍而去。

毅令催促后军上来，诸将赶至狭窄之处，只见两边都是芦苇，兜住船只，谓刘毅曰：“南河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木丛杂，恐防火攻。”刘毅省悟而言曰：“汝等之言是也！”却欲回时，忽听得后面喊声起，望见一派火光绕着，随后两边芦苇中亦着，四面八方火势齐起，狂风大作，人船自相冲撞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
刘毅冒烟突火而走，后面王得拥赶将来。

且说韦浩急奔回来，只见火光中一军拦住，当先乃秦用也。

军兵大乱，只得夺路而走。刘毅见粮草船一路都着，便抄小路走脱。走出林前，慌忙收拾残兵上马，弃船奔回去了。徐道覆请卢循乘胜后追，杀人京都

，循乃从之。

却说刘毅引残败之兵连夜奔回见裕，说为贼用火攻之事，因败回来。裕相视失色，欲还浔阳、平江陵，据二州以抗贼。

贼即至，欲出与战，北伐始还。将士伤痍者未复起，只有战士数千人，贼有十余万，舳舻辎车千余里，恐寡不敌，众因之犹豫。参军孟昶、诸葛长民进言曰：“贼人远来，粮草不敷，不如保拥天子过江，且避其锋，待粮尽然后击之，必取胜也。”

刘裕曰：“今兵士虽少，犹可以一战，吾计决矣。”时诸将议曰：“如若不避，国公可得把守诸津险隘，俾贼不能入也。”

裕曰：“贼众我寡，若分其兵，则贼人测其虚实，一处失利，则沮三军之心。不如聚众屯扎石头，则众力不分。”言讫，领诸将引兵移镇石头城。

至乙丑日，探马报卢循引贼兵大至淮口，将近来到，诸将皆惧。卢循战士二十余万，舟车百里，楼船高十二丈。孟昶、诸葛长民务要奉乘舆过江，裕将听，参军王仲德言于裕曰：“明公新建大功，威振六合，妖贼既闻凯旋，自当奔溃。若先自逃遁，则势同匹夫，匹夫号令，何以威物？”裕甚悦，昶固请不已。裕曰：“今重镇外倾，强寇内逼，人情危骇，莫有固志。

若一旦迁动，便自土崩瓦解，江北亦岂可得至？设今得至，不过延日月耳！今兵士虽少，自足一战，若其克济，则臣主同休。

苟厄运必至，我当横尸庙门，遂其向来以身许国之志，不能草间求活也！”昶坚意请死，裕怒曰：“卿且一战，死复何晚？”

昶乃抗表曰：“臣赞北伐之计，使狂贼乘间至此，谨引咎以谢天下。”乃仰药而死。孟昶既死，诸民皆惊，将士忧虑，时裕谓将士曰：“汝等勿惊，且看其众，若何进兵，贼若于新亭直进，其锋便不可当，宜回避之；若回泊蔡州西岸，可擒耳！”

众未信之。

却说卢循进兵至淮口，徐道覆言曰：“今刘裕北回，兵皆伤痍，不能复战，其有至者，未必满万人，不如焚舟，从新亭杀进，则裕成擒。”循不从，言曰：“大军未至，孟昶望风自裁。以大势言之，当计日溃乱；今决胜负于一朝，既非必克之道，且多杀伤士卒，不如按兵待之。”道覆曰：“我终为卢公所误，事必无成，使我得为英雄驱驰，天下不足定焉！”

裕登城，见循军引向新亭，顾左右失色，既而还泊西岸，乃悦。遂栅石头淮口，修治越城，筑查浦、药园、廷尉三垒，皆以兵守之。翌日，循伏兵南岸，使老弱乘舟向白石，声言悉众自白石步上。

是日，裕闻贼兵至，引诸将登石头城楼上望之。望见贼兵从蔡州而来，裕

悦不自胜，谓诸将曰：“此天助吾成功也！”

言讫下城，令军人坚守四门，不许出战。又唤诸将至，谓曰：“吾料徐道覆用谋行兵，必然来取查浦，断吾咽喉之路，谁可去守？”参军徐赤特曰：“某愿往！”刘裕曰：“查浦虽小，所系有太山之重，倘查浦有失，吾军定休矣！汝虽有谋，此地且无城郭，又无险要，所守极难。”赤特曰：“吾自幼立学到今，岂不知兵法，量一查浦不能守，要我何用？”刘裕曰：“查浦正是吾之咽喉，若断不能有气，查浦一失，吾兵休矣！徐道覆非等闲人也，况有秦用为前锋，智勇足备，恐汝不能敌也！”赤特曰：“必不怕，若有所失，斩首无怨。”刘裕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！”赤特曰：“愿立军令状！”刘裕曰：“汝与我文书，我与你四千军，拨沈林子与你相助，汝等小心在意，谋守地面，到彼安营，方可断他军来。”二人拜辞，领军起行。

### 第三二八回 刘裕罪斩徐赤特

刘裕又唤刘毅、诸葛长民至，谓曰：“吾与你兵从北面拒贼，你可为前部先锋，汝宜小心，今番出兵，不比寻常。”言讫，长民领兵前行。刘裕自引兵后应，前来北拒贼兵。

却说参军徐赤特与沈林子引兵到查浦，看了地面，笑曰：“刘公多心！量此山僻之处，贼兵如何过去？”就于总路口张侯桥首下寨，令军士伐木为栅，以为久计。又徐赤特自出寨行，见桥边有一山，并不相连，更且树木茂盛，顶又平高，可以屯军。回寨唤集诸将计议，欲移寨往其山顶去屯扎，偏将军沈林子曰：“将军差矣！若屯军于当道，筑起墙垣，虽有百万之兵，不能过也！今若弃其要道，立营于山上，贼兵四面围定，将何以保？”赤特笑曰：“兵法有云：居高视下，势如破竹。若贼兵来，吾令片甲不回。”沈林子曰：“吾跟刘公出征，但到处必从活处，今视此山乃绝地也！倘贼兵绝其后汲水之路，反用火攻，我军不战自乱也！”赤特却说：“孙子云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刘公尚且请问于我，汝何等之人，敢阻吾意！吾自有主见！”林子曰：“若参军必欲于山上立寨，请分二千人，某自于山西下一小营，一千人为犄角之势，倘兵至可以救应。”赤特坚执不从，林子欲辞回去。赤特方曰：“汝既不听，与你二千兵，待吾破了贼兵，到刘公处，你却分不得我的功劳！”言讫，分兵与林子。林子得兵，离山五里下一小营。赤特一面画营地图，星夜使人将图呈禀刘裕去讫。

却说卢循使人去探，回报查浦有兵守御，即接兵不动。叹曰：“刘公真乃神人，吾不及也！”徐道覆曰：“何故自堕其志？某料查浦可取！”循怒曰：“汝何出此言！”道覆曰：“吾探当道无寨栅军，又屯于山上，故知可破！”循笑曰：“若军果然屯于山上，则天赐吾成功也！”自引十数骑来看一遭



，赤特在上笑，令诸将士各各准备，看我红旗招动，四面皆下。

却说徐道覆到寨，使人打听谁人总兵把守查浦？人报曰：“参军徐赤特也。”道覆曰：“庸才！但刘公虽有大谋，却不识人，此辈为将，可不误事！”唤林诤曰：“左右别有军否？”

诤曰：“离五里有沈林子安营。”道覆曰：“汝引一军，挡住林子来路，吾差申仁、申得，率领诸将四面围山后，又断其归路，就令军人备硫磺、焰硝、干柴引火之物，于林边堆之，放火焚之，彼军自乱。乘乱取之，可得查浦矣。”当晚调遣已定。

天明，林诤引一军先往背后，道覆大队军马，一涌而进。

喊声起处，四面围住，应有汲水之处，以精兵围之。命众军将前引火之物，放于林边点着。山上晋兵看时，卢兵漫山塞野，队伍甚是整齐。会风起势刮来，渐渐烧入林去，晋兵不敢下山。

赤特在山上慌忙将红旗招动，军将你我相推不动。赤特大怒，手杀二将，诸军皆惧，只得努力杀下山来时，见四面火起，众军溃乱，各自逃生，不敢恋战。当又听得贼兵军士大叫：“有投降者重赏，拒者诛之。”因此，晋兵多有弃戈抛旗来投贼者。赤特再退上山，急叫军士把守寨门，且待外应。时林子引军来冲，又被林诤杀退，走回石头去讫。

却说赤特从早被围至日暮，火烧近寨，山上又无水取，众军士又要逃命，于是寨中大乱。赤特把守不住，杀下西山而走。

后面林诤赶来，直赶下三十里，赤特来保张侯桥，兵溃不能挡，只得逃回石头去讫。

却说卢循令徐道覆鸣金收军，进屯丹阳。道覆与卢循言：“今已得查浦，刘裕必然自来，吾引林诤带兵五万，埋伏南岸，秦用以大兵与战，主公可以一万兵，向白石屯住，多设旌旗为疑兵，使彼疑有埋伏，不敢从此路而来，必从南岸而至；吾待他兵过半去击之，秦用以兵接战，三下夹攻，而刘裕则成擒矣。”卢循从之，令诸将听令，依计而行，计排已定。

却说刘裕自差徐赤特戍查浦之后，心中怏怏，放心不下。

忽报林子有使送地理图至，呈上刘裕，裕就案上展开看了，拍案大骂曰：“赤特匹夫，坑陷吾军！早晚必有街亭之患也！”

急欲差人去替，忽报马来说：“查浦已失，丹阳城皆休。”刘裕曰：“大事去矣！吾之过也！”言讫，即时命诸将士，收拾军马，星夜驰还石头城内。坐定，急唤林子入，责之曰：“吾令汝与赤特同守查浦，汝何不谏之？”林子曰：“某再三劝而不从，我自领兵二千，离山五里下寨，被贼兵四面围合，某自领兵去冲数十余次，死战方得出路。恐失石头城，急急回守，非吾之不谏也

。”刘裕喝退，即唤赤特，赤特自缚而入，跪于阶下。刘裕曰：“吾屡次叮咛，说查浦吾军之本也，领此重任，须要小心，今复如何？汝依林子，不致如此，今败兵失地，皆汝之过也！”叱左右推出斩之。忽监军从外来，正见斩赤特，入见刘裕曰：“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，今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谋之士，岂不惜乎？”刘裕答曰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以其用法明也！今乃四海分裂，兵卒若复废法，何以讨贼耶？假使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也！”急命斩讫，献头于阶下。传令各营，将尸首具棺木以葬之，抚恤其家。

复令人探听贼兵虚实。回报说南岸有埋伏，白石张疑兵，于是裕知贼有所备，乃始命诸将士解甲固守石头，不许动兵。刘裕斩参军徐赤特，后人有诗为证：赏罚严明可治兵，赏无仇恨罚无亲；查浦失守刑当及，军令施行悦后人。

### 第三二九回 道覆以兵寇江陵

却说卢循屯在丹阳城，至七月庚申，谓将士曰：“今刘裕固守石头，不与我战，其计欲劳我师，待我粮尽，退而击之，安可坐中其谋？不如兵还浔阳，别图后计。”言讫，传令起行。

徐道覆进言曰：“今刘裕与我抗而不战者，必有密谋破吾军也。不如急去攻之，使其谋无所就，岂可退兵与其后追也。”循不听。道覆曰：“既是退兵，可与吾兵二万去攻江陵、荆州，就取其粮草，前来供给三军；不然，粮尽难以争战。”循曰：“可！”于是以兵二万、战将数员与道覆前往江陵、荆州去讫。

自以兵徐退，以水军舳舻泊西岸屯祝

却说刘裕坐中军，闻探马回报说，卢循退兵泊西岸，徐道覆引兵袭江陵、荆州。裕得其语，大喜曰：“道覆去远，吾计成矣！”言讫，即唤辅国将军王仲德，谓曰：“你引一千精兵，多张旌旗，后追随数里屯扎，待他退，你后追，他屯住，你亦屯住，不可与战，使彼心疑，不敢还浔阳，只屯西岸，我自有计破也。”又唤建威将军孙处至曰：“你可引五千兵，阴从海道去袭番禺，攻其家也。”处欲临行，裕诫之曰：“我这里十二月必破贼军，料卿亦足至番禺，就宜紧攻，先倾其巢窟也。使贼闻知虑主思归耳。”处领诺，领兵从海道去讫。又唤偏将军王平谓曰：“你星夜领五千兵，抄小路，去贼兵之前，砍伐近山树木，结大栅数百浮于河上，横塞河路，就准备完讫，屯西河港内，朝夕擂鼓，使贼疑不敢归。”又唤监军孟怀玉谓曰：“你可引兵二千，准备船只一千，以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装船上；待吾进兵，贼人必来占住西岸，待他泊住西岸，你将船只浮河上流，待东北风起放火，顺下西岸，纵兵击之。”又唤诸葛长民谓曰：“你领五千兵，看河内火起为号，引兵进攻贼之旱寨，贼走放火

焚之。”计排已定，传令已讫，使刘毅监太尉留府镇守，自以兵登舟，南塘屯扎，等待风起。

却说刺史刘道规正坐厅间，忽左右报徐道覆引兵二万来攻江陵。道规即唤左右副将至，以计附耳低言说：“如此如此。”

诸将士得计，即时准备军马，依计星夜由小路埋伏去讫。次日道规自将兵五千，前来排战。

却说徐道覆军马至江陵，离城七十里下寨，正坐帐中，忽探马报说：“荆州刺史刘道规，引军马前来挑战。”道覆即时传令，便差渠帅韩焰先来出哨。随即全身披挂，骑雪蹄乌骓马，仗着双鞭，大驱人马，奔江陵城。在路上正遇道规，与战不上三合，道规佯输走还，道覆见他敌弱，追赶五十里之程。远远望见道规许多人马，杀奔回来。徐道覆即排开军马，先锋韩焰来与徐道覆商议曰：“正南上一队步兵，不知是何处来？”道覆曰：“休问，只管冲将过去！”韩焰引五千军马飞过前去。

又见东南一队军来，却欲分兵；西南上又堆起一队来，旗竿招展，呐喊喧天。韩焰又引兵回来，对徐道覆曰：“南边两队军又都是晋兵旗号。”道覆曰：“这厮不出来厮杀，必有计策。”

说犹未了，只听得北面上一声炮响，道覆曰：“此必是晋兵计策，我和你且把人马分作两处去斗。我去杀北边，你去杀南边。”正在分兵之际，只见四路又起兵来，道覆心更慌忙，四面八方，火炮掀天，金鼓雷鸣，晋兵飞围过来。道覆兵皆惶溃乱窜。

道覆见有埋伏，急忙勒转马头，望东北大路杀来。遇着道规交战，战上二十余合，无心恋战，只得拼死，尽力杀开血路，直冲过去，望东北而逃。刘道规引得胜兵迫数十里不着方回，以牛酒赏劳三军，不再絮烦。是时徐道覆被刘道规用四面埋伏之计，杀得片甲不留，只收得几千残兵，回屯湓口。

是年十一月，孙处从海道至番禺，悉领兵登岸，自诈为渠帅韩焰，令兵改为贼兵旗号，诈说卢循攻破建康，着他回接父亲及家属往京。因此直至城下，依计诱开城门，城中无备，直杀入城。

却说卢循父卢嘏正坐府中，闻报晋兵诈称韩焰诱开城门，杀近府前。嘏大惊，急引家属开走后门，逾墙逃奔始兴而去。

孙处入内，令军士搜捉卢嘏不见，将其妇女尽斩，出榜安抚，百姓惧其残杀，皆闭门不开。

次日，孙处始令百余骑贴榜文遍告诸处及三军：如有妄杀一人者，夷其三族；妄取民间一件物者，定按军法。如此军法严明，与民秋毫无犯。次日天明，百姓家家开门，焚香迎接。

处又传令告报，但有原任官吏，依旧录用，及在边将士家，亦照旧给俸不缺。由是番禺百姓，皆感其德，倾心归命于处。处乃屯镇其城，犒赏三军。

十二月己卯，忽起东风，裕唤诸将入内，问前日令安排准备埋伏物件等项如何？诸将答曰：“齐备！”裕曰：“既齐，今日各个依计进兵，不可迟延。”言讫，拔寨起行，依计杀奔前来。卢循正在水寨，与诸将说：“前面有埋伏，后面有追兵，如何可退还浔阳？”正议间，闻晋兵杀来，急令水军头目引兵从方江而下，占住西岸。诸兵得令，各以船泊西岸。忽报上流有数千小船至，言未毕，其船将近水寨，只隔一里水面。忽然间，其船一齐发火，火趁风威，风助火势，船如箭发，焰烟涨天，一千只火船撞入水寨，所撞之处，尽皆钉祝隔江炮响，四下火船齐到。但见方江面上火逐风飞，一派通红，漫天彻地。

卢循回看岸上营寨，几处火起。

却说孟怀玉将船放火，顺流贼寨，自跳在小船中，背后数十人，驾舟百余，冒烟突火来杀卢循。

循见势急，欲爬上岸口时，张放驾一小舟来，乃扶循下得船时，那只大船，已自着火了。张放遂呼集数百只船、万余人，保护卢循在于小船中，飞奔岸口。

当刘裕望见穿绛红袍者下船引众船走，料是卢循，即出，脚踏在船头，手执利刃，厉声大叫曰：“妖贼休走！刘裕在此，等你多时！”循乃连声大呼众船回，与裕战，不下数合，裕乃大败而退。卢循引兵赶来，将次赶上，被张放拈弓搭箭，觑得刘裕较近，一箭射去，而裕在火光之中，那里听得见弓弦响，箭来正中肩窝，翻身下水。当有偏将急救，方得活命。

其时满河火滚，因风水之势，在中流蹙之，天下大雨，雷声大震，水热如汤，流入龙宫。龙王大惊，急问水族：“如何水热如汤？”当时水族对说：“妖贼谋叛，刘裕以火攻焚其舟，因此水热如汤，目今刘裕反败与贼。”龙王谓水族曰：“刘裕当兴宋祚，你可引众水族以万钧神弩阴矢射妖贼，助他一阵。”

于是水族依令，以神弩来阴助刘裕，暗射妖贼，当者无不即死，贼众方溃。

刘裕见自军中忽然有万钧之弩，所发矢中贼，疑必天助。

遂令众军并力攻击，所向莫不摧陷，杀得贼人大败，走下流去了。又被木栅拦住，循令偏将拒住伏兵，自挥兵尽力拆毁木栅，乃得退走还浔阳。裕以兵紧随后追，循见晋兵追至甚急，复走至豫章，令军人悉力为栅，在左里拒之。

其时，刘裕同部将景申引大军将次来到，左右正与贼兵对阵交锋之际，裕急忙持号幡，麾兵去战，忽然幡竿折，断幡沉于水。众军将咸以为不祥，且请

退兵，明日交战。刘裕笑谓诸将曰：“往时定荆之战如是，今乃复见，必破贼矣！诸将休疑，火速进兵！”众将士因此锐气百倍，悉力攻其木栅，俄而栅拆，晋兵杀入栅来。卢循见晋兵乱人，莫能挡抵，唬得心胆俱裂，鼠窜狼奔，引左右心腹，掉舟急逃，奔回番禺去讫。因此诸兵无主，俱各乱窜。

刘裕见循去远，又传令诸将曰：“归师勿掩，穷寇勿追，宜即收兵。”自乃大叫曰：“卢兵肯降者免戮！不顺者即诛！”

言未讫，贼兵皆倒戈卸甲，撑船来降。裕乃大喜，即传令鸣金收军。旋师屯于豫章，安抚百姓。忽报晋帝遣侍中黄门薛仁以牛酒财帛前来劳师，裕闻知，即出案接待同坐，以财帛牛酒赐诸将士，给赏三军。

辛亥七年春正月，南凉王傿檀又欲伐北凉，护军孟恺谏曰：“蒙逊新并姑臧，凶势正盛，不可攻也。”傿檀不听，发兵五万，分五路俱进。兵至番禾、苕藿，掠五千余户而还，将军屈右曰：“今既获利，宜倍道旋师，早度险危。蒙逊若轻猝至，大敌外逼，徙户内叛，此危亡之道也；”又不退。俄而昏雾风雨，蒙逊兵至，大败而走，不敢还城。蒙逊以兵进围乐都，劫取其子染以为质。蒙逊始引兵而还，傿檀势穷，只得以其子为质降。二月，刘裕收军振旅而还京，次日入朝，拜见晋帝，奏说破卢循之功。帝大喜，改封裕为大将军，领扬州牧，裕受职谢恩而退。

### 第三三〇回 卢循败回取番禺

却说卢循败后，星夜走回番禺。至始兴，始知孙处先攻破番禺，及父引家属逃在始兴，心中大惊，即领诸将佐入城，见父哭说败兵之事。及问番禺如何失了，被贼所陷，父嘏说：“孙处诈称渠帅韩焰，道你攻破建康，令他前来迎接家属，因此诸隘守将信之，不提防他，直至城下叫开城门，杀了守城军吏。

比及知时，措手不及，我只得领家属从后门逃出，奔此安身，待你回来商议。目今孙处孤军守番禺，民众不附，甚是易攻，不如收残兵再复其城，方可聚众前去报仇也。”循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可速进兵！”于是循即领诸将残兵，连更带夜杀奔番禺，直至城下屯营。

却说孙处正坐府堂，忽有探马来报说：“卢循败回，引残兵来取番禺，目今兵屯城下。”孙处闻知其事，急唤部将至，从耳边道计：“如此如此。”诸将得计而出，便传令众军，五更造饭，平明，大小三军人马尽皆出城。城上要处虚插旌旗，遥张声势。军分三门而出，只留陈矫部一千兵守城。传令讫，诸将各个遵令而行。

至次日，却说卢循自陈兵于番禺城外围住，当日晋兵分着三门而出。循即自上将台看时，但见城上墙边，都是虚插旌旗，无人守护。又见军士腰下各束包袱，卢循心中暗忖，晋兵必是预先准备走路。遂下将台，传令两军分为左右

两翼，如前后得胜，尽力追赶，直待鸣金，方许退步。就令：“韩焰领着后军，吾亲自取城。”当日对阵，鼓声大振，孙处出马在阵前搦战，循自至门旗下，挥鞭指问：“谁人向前？”一将应声出马，乃韩焰也。与孙处交锋，战到二十余合，处乃败走。孙仁拍马向前，大呼姓名，搦卢循来战。循不出，乃使周恭出马与仁战上十余合，仁又败走，阵势大乱，后军先退，孙处、孙仁兄弟二人押后，卢循指点两翼军冲出。晋兵佯为大败而走。卢循自率大军追赶至番禺城下，晋军皆不入城，都望西北而走。韩焰、周恭引前部径赶。

卢循见番禺城门大开，城上又无军马，指点众军抢城，数十骑当先而进，卢循在后加鞭纵马而入。到瓮城道边，城上敌楼上陈矫张见卢循亲自先入，暗暗喝彩道：“孙将军妙算！”

言讫，打一声梆子响处，两边弓弩齐发，箭如雨下，争先入门的都跌落陷马坑去。卢循急勒马回，一弩箭正射中右臂，循乃翻身落马，晋兵即从门内杀出，来奔卢循，循却得众军将死命救出去了。城中军士突出，贼兵自相践踏，落堑填坑者无数。

循急令鸣金收军。孙处引三路兵，杀得贼兵皆弃戈大败而走，走至一百余里，方且屯祝收其败兵，南走交州去讫。孙处亦迫百里，方归番禺屯扎。

却说徐道覆被刘道规杀败，走屯湓口。数月，闻循败走始兴，乃引众亦来始兴见卢循，时循已去番禺，因此只在始兴屯住而已。

却说兖州刺史刘藩闻徐道覆据始兴，乃与偏将孟怀玉部兵一万，来取始兴，兵至离城一百里下寨。次日，召孟怀玉及诸将至，密授与计，诸将依计，各自出寨准备而行。

行不数十里，徐道覆探知其来，亦引兵至，正相遇着，两下各自排成阵势始完了，徐道覆出马，手提大刀，厉声高叫：“叛国之贼，焉敢侵吾境界！”对阵中一簇黄旗而出，旗帜分开，有一辆四轮车，车中端坐一人，头戴银盔，身披金甲，手执羽扇，用扇招道覆曰：“吾乃兖州刺史刘藩也，燕王百万之众，被吾略施小计，克复燕京，今来招安汝等，何故不早降？”

徐道覆大笑曰：“广固麀兵，乃刘裕之谋也，于汝何事？今来欺吾。”言罢，轮刀径杀过来。刘藩故作急回车，望阵中走。

阵门复闭，道覆径冲过来，阵势忽分两下而走。道覆遥望中央一簇黄旗，料是刘藩，只望黄旗而追。转过山脚，黄旗扎住，忽然分开，中央不见四轮车，一员将挺矛跃马，直取道覆，大呼曰：“吾乃燕人孟怀玉，贼将休走！”道覆抡刀来迎，战不数合，气力不加，拨回马走。怀玉从后赶来，喊声大举，两下兵将复合，道覆冲出，前面一军截住去路，道覆措手不及，惊慌落马被擒。当下怀玉拿来寨中见刘藩。藩坐帐中，见推道覆至，喝令推出斩讫，将

首级号令军门。领兵入城，出榜安民，拨兵守御，自引诸将，复回兖州镇守。

更说晋自中兴以来，朝纲弛紊，权门兼并，百姓流离，则不能系其产业。桓玄颇欲厘改，竟不能行。既而刘裕作辅，大示轨则，豪强肃然，远近禁止，由是黎庶仅俱绥靖。

### 第三三一回 惠度计迎斩卢循

却说交州刺史杜惠度，闻知卢循失番禺，引兵来交州，心生一计，密令部将宋喜以五百人各带刀斧，埋伏城外飞云寺内，听击盞为号，追斩卢循。宋喜得令，依计前去埋伏讫。又令偏将季本，引兵三千，去寺后山谷埋伏，以炮为号，接应杀贼。

季本得令，亦去埋伏了。惠度自己领着一百余人，牵羊携酒，前来一百里外诈作迎接卢循。

卢循见探马报说交州刺史杜惠度以羊酒前来降接，循唤到马前，恐其是计，不敢下马，见惠度拜伏在地，十分殷勤，方急下马相见。惠度言曰：“大王名震天下，与百姓除残，谁不仰慕？今罹小难，后必大兴！杜某遭刘裕执权，久任不迁，吾意欲叛，恨无盟主，今得大王车驾来临，聚义必成。”循亦曰：“将军肯相辅助，取得晋朝天下，与公平分，子孙同荣。”

言讫，惠度呈上羊酒礼物，循虚推受了。

二人并马而行，行了一日，来到飞云寺前，惠度下马请曰：“今日已晚，到城还有三十余里，权在飞云寺内安歇，来日进城。”循曰：“可！”于是循令众将兵，屯在寺外，自领亲属一百余人，入寺中安歇。循到寺内。众僧百余人，鸣钟击鼓，出来迎接。及入方丈里上坐定，众僧磕头出外，惠度令安排筵席进来。惠度亲自把盞，下礼相陪，劝得卢循父子数人大醉。

惠度击破玉盞，须臾，宋喜引刀斧手五百人，抢入方丈内，将卢嘏、卢循父子并家属一百余人皆斩，取其首级已了，就内放起炮来。寺后季本引伏兵杀出寺前，贼兵睡着，那里得知，却被伏兵将贼兵一千余人，尽皆坑之，不留一人。惠度至次日平明，方鸣金收军，回入交州，以牛酒赏赐军士，令人将卢循并家属首级一百余人，送建康，送与晋帝请功。

却说晋帝设朝，文武班齐，近臣奏曰：“交州刺史杜惠度斩卢循父子并家属一百余口，将首级遣人送来请功。今使臣在午门之外，未敢擅进。”晋帝闻奏，命使臣回去，将循父子首级号令四门，旨出号令讫。忽荆州刺史刘道规使舍人上表称疾，求归致仕。帝披览毕，以表示问诸臣，诸臣上言曰：“窃见刘道规为吏清正，德及于民，远近莫不瞻仰。今虽微疾，不可放其回里。”帝听之，不从其请。

初，刘毅任京口，贫困，与知识射于东堂。司徒长史庾悦命仆挑酒肴，与

朋友后至，夺其处乘凉而饮，众皆避之，毅独不去。见悦厨饌甚盛，不以及毅；毅从悦求子鹅炙，又不与。

至悦为江州刺史，毅怀前恨，因求兼督江州，诏许之。毅即奏交州内地，以治民为职，不当置军府，耗民力，宜罢军府，移镇豫章；惟浔阳接蛮，可即州府千兵，以助郡戍。于是解悦都督，徙悦镇豫章，而以亲将赵恢守浔阳。悦府文武三千，悉入毅府，符摄严峻。悦至豫章，忿恨卒。

### 第三三二回 刘毅出刺于荆州

壬子八年四月，荆州刺史刘道规以疾再三求归，帝始诏以刘毅代之。道规在州累年，秋毫无犯，及归，府库帷幕，俨然若旧。随身甲士二人，迁席于舟而还。

刘毅刚愎，自谓功与裕同，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，常怏怏不得志，裕每柔而顺之。毅因过京口，归家祭祖辞墓，欲往荆州赴任。时刘裕闻知毅回家辞墓，欲命驾，去京口访谒刘毅。

鄱阳太守胡藩曰：“切见刘毅阴蓄将士，明结英雄，久必谋主。依臣之见，不如及早除之，免为后患。”裕曰：“刘毅虽勇，却无远略，我将为次耳。”藩曰：“明公谓刘卫军为公下乎！”

裕曰：“卿为何如？”藩曰：“夫豁达大度，功高天下，连百万之众，允天下之望，刘毅固以此服明公！至于涉猎记传，一谈一咏，自许以雄豪加以夸伐，缙绅白面之士，辐辏而归，此刘毅不肯为公下也！”裕曰：“吾与刘毅俱有克敌大功，其过未彰，岂可自相图害。”不听，亦命驾还京口，同毅相款数日而回京。刘毅亦辞墓后，径去荆州赴任。

却说刘敬宣，字万寿，宣城人也。于义熙三年奉诏伐蜀，军至广武，食尽而退，有司奏免官，刘裕保复原职。时敬宣闻知朝廷以刘毅为荆州刺史，入见刘裕曰：“荆州之重，不可付人。今闻朝廷以刘毅为荆州刺史，诚恐有变，不利于明公。”

刘裕亦疑之与毅素不睦，及闻此语，因问刘穆之曰：“万寿谓荆州权大，刘毅与吾素不相睦，不可使其去镇，此事如何？”

穆之曰：“刘毅乃公等辈，况今诏旨已出，明公不可以私憾而伤至公也！任之无妨。”因此不改其任。

时敬宣又谓刘裕曰：“平生之旧，岂可孤信？光武悔之于庞萌，曹公失之于孟卓，今明公亦宜慎之也！”裕曰：“既如此，以卿为南蛮校尉，去戍襄阳。刘毅若有异，卿宜速报将来。”敬宣曰：“然！”领之，于是刘裕以敬宣为南蛮校尉，去戍襄阳。敬宣领职出建康，先至荆州参见刘毅。刘毅曰：“吾欲兴五霸之功，欲屈卿为南蛮长史，岂有见辅意乎？”敬宣虚对曰：“若有驱驰



，不敢辞命！”言讫拜辞刘毅出戍襄阳。使人以此言驰报刘裕，刘裕大惊曰：“刘毅果有异谋。”遂赏使人回去，一面预防毅乱。

却说乞伏公府谋叛，率兵弑西秦王乾归及其子十余人，走保大复。乾归之子炽磐闻知，遣其弟智达以兵讨之。秦人多劝秦王兴，乘乱取炽磐。兴曰：“伐人丧，非礼也！”勿听。夏王勃勃欲攻之，王贾德曰：“炽磐吾之邻国，今遭丧乱，吾不能恤而又伐之，匹夫且犹耻为，况万乘乎？”勃勃乃止。七月，智达击败公府，追获斩之。八月，炽磐始自立为河南王，率众兵都于枹罕。

### 第三三三回 刘毅据荆州谋反

初，刘毅既有雄才大志，与刘裕俱兴复晋室，自谓京城广陵，功足相抗，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也。比先入朝，厚自矜许，朝士素望者，并多归之。因与尚书仆射谢混、丹阳尹郗僧施深相结纳。及镇江陵，旧府多割以自广。会迁荆州刺史，意欲谋反，与诸将议。忽部将田岂上言曰：“天下之贵，不易得之，务宜静守，待其天时。目今刘裕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出师征伐，兵出有名，各以兵助，所以常胜；将军发兵入朝，谁肯相应？为今之计，不如待刘裕远征，乘虚入建康执天子，作诏书其罪，以兵讨之，权归与将军，将军若不从此计，祸族必至矣！”毅未及对，忽偏将王昱谮曰：“将军兴天下之计，田岂出不利之言，罪不容诛！”毅欲将岂斩之，众官告免，遂枷扭送狱。恨曰：“吾若破得刘裕，明正汝罪！”言讫，即欲起兵。王昱进曰：“不可便起兵！丹阳尹郗僧施与将军素交，将军可作表奏帝，荐其为南蛮校尉，帝必以兵付郗僧施，然后以书与僧施，令其内应。将军诈病，使令弟刘藩以书亲去托尚书仆射谢混，表奏刘藩为兖州刺史，说公疾甚，以为副贰，待其受职，领兖州之兵前来，方可起兵杀入建康，则刘裕可擒，大功成矣。”

毅曰：“然！”于是作书，登时使人去见谢混，荐僧施为南蛮校尉，及使弟刘藩去见尚书仆射谢混，代表奏求兖州刺史，二人皆受命而行去讫。

却说刘裕大会文武于讲武堂，而对众文武曰：“孤本庸才，始举孝廉，不思微名于世耳。后罹天下大乱，是以托病隐居京口里，乃筑一草舍于京东四十里，欲春夏读书，秋冬射猎，为终天年之计，俟天下清平，方出仕耳。然不得如意，因贼谋反，朝廷征孤为参军，幸破妖贼。某初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图死后得题墓道曰：‘晋故征东将军刘裕之墓’，使不辱于祖宗，此平生之愿足矣。遭桓玄之难，始与诸君兴举义兵，诛桓玄，取蜀破秦，又讨击燕超，摧破卢循，斩其父子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今意望已太过矣。然刘家无孤一人，则晋祚已移，江南分裂多时矣。有一等愚人，见孤任重权高，妄相忖度，谓孤有异志，此言大乱道也。每欲委兵权归国，叹无人可领

此职也。孤若一旦求清素之名，必遗祸于国家矣！孤常想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矣，此言岂可遗忘也，耿耿在心耳，孤安有操、莽之心哉？百官文武，必能知吾心也。”众皆起拜曰：“虽伊尹、周公不及明公之心耳。”

裕连饮十数杯，不觉沉醉。忽人报曰：“刘毅沾疾，使刘藩表奏郗僧施为南蛮校尉，以弟刘藩为兖州刺史，令其报来副贰荆州也，有使人送书与谢混。”裕闻知手脚慌乱，心中惧战。

言曰：“孤误耳！”参军王镇恶曰：“明公在万军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际，未尝心动，今闻刘毅在荆州疾甚，表弟为兖州刺史，何失惊耶？”裕曰：“刘毅与吾同起，亦人中杰也！平生未得遂志。今错授荆州，也是困龙入于大海，今使弟求兖州刺史，及荐郗僧施为南蛮校尉，其意欲为二人授吾兵前去谋反，孤安得不动心哉！”镇恶曰：“明公神见万里，某虑不及此也。为今之计，当如之何？”裕曰：“吾令人以书伪许，只说天子病重，数月不出设朝，待病稍瘥，奏请定职，使彼不变。然后可领五千兵，称说谢混与刘藩在京谋反，尽皆诛之。吾点兵选日，汝连夜与龙骧将军蒯恩以兵去讨跋扈。”言讫，遣使持书去与刘毅。毅得裕书，见说许二人之职，只待晋帝疾瘥，毅心暗喜，赏使人回京去讫。

却说王镇恶以兵五千来杀谢混及刘藩，时刘藩与谢混正坐在堂上饮酒，不及走避，被王镇恶收斩首级，号令示众，称其谋反之由，引兵复回来见刘裕，回报收暂旋。裕曰：“二贼已死，宜急讨刘毅。奈吾军需未备，难以就行！”时王镇恶曰：“明公若有事，请给二百舸与某，某同龙骧将军蒯恩先行擒杀，以待公至。”裕从之，以二百舸与镇恶、蒯恩二人，各授兵五千，与其先行。

时刘裕以诸葛长民监留府事，疑其难独任，又唤穆之曰：“长民不善，卿宜预防之。”言讫，领众而行。

### 第三三四回 镇恶百舸执刘毅

时蒯恩以兵五千先发而去，镇恶领百舸，命诸军上船，传令抄小河日夜兼行，至江陵，止隔五十余里屯住，蒯恩军亦至。

镇恶自思一计，谓蒯恩曰：“君以三军尽换兖州刺史刘藩旗号，诈言刘兖州还，去诱城门，彼若问刘兖州何在，汝即应道：‘在后军’，吾后接应。同抢入城。”蒯恩依计去讫。

镇恶亦舍船，以兵步行，每舸留三五人在岸上招旗擂鼓，余者皆跟镇恶入城。镇恶临行谓守船人曰：“汝等见我将至城下，便令请诸军扬声大喊曰：‘大军速行！’”然后可分一军去烧江津战船，使其不能走脱，鼓噪徐进。

”镇恶计策安排已定，遂领步军即行。

却说蒯恩打刘兖州旗号，来至江陵，百姓皆信是刘藩，安然不疑，将到城下，逢刘毅要将朱显之守门，远远望见队伍兼进，乃披挂驰前喝问曰：“是何处官军擅至？为何不通飞报？”

恩军答曰：“乃兖州刘藩领职回来，要见刘公。”显之曰：“兖州何在？如何不见？”恩军又答曰：“在后军。”显之又驰往后军，不见刘藩。又望见江津自己船舰被烧，火焰冲天而起，又听见江中无数战船，鼓噪甚盛而来，大喊“大军速进”。显之知其不是刘藩，便跃马入城，报知刘毅。毅乃大惊，急传令紧闭四城门。蒯恩军已入小城了。时王镇恶步军亦到，遂杀进，便因风放火，去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城楼。刘毅以兵拒守城门，镇恶计使人以诏及赦书并刘裕手书凡三函，使人入城示毅，招毅早脱兵权，即赦其罪；如违，擒诛不要使人持诏、赦书与刘毅，毅皆不受，投火烧之。时城内亦未料刘裕自来，俱各固守。镇恶领短兵出战，令军人高叫曰：“大尉刘裕奉朝廷旨，亲提大军三十万，战船五千只，在后而来，汝等诸将，如何抗拒朝廷，自取灭门？”于是毅军将士人情懈怠，各自逃溃。刘毅知必不守，乃单马率左右走出大城东门而去。镇恶见毅兵溃去，身先登城，将士一拥而上，得入大城。镇恶身被五箭，犹前手执矛驰战开门。毅自思孤不敌众，恐被裕杀，乃弃众走。

镇恶方始鸣金收军，收毅党，镇恶尽皆诛之。

是时，毅见城中兵散，乃率左右突走，夜投佛寺安歇。僧拒之，势穷惧获，自缢而死。寺僧将其尸首送与镇恶。

冬十一月朔，王镇恶平江陵；二十日，刘裕大军始至。镇恶引众将士来迎刘裕入城，将刘毅首级呈上，请将入江陵，晓谕诸军，安抚百姓，令人收毅尸首葬之。刘裕亲往其墓吊祭，再拜而哭，哀恸过礼。顾谓诸将曰：“吾想昔日与刘毅共起义兵，诛桓玄，复晋室，同讨燕超，共破卢循，其功亦高！谁料今日谋反，自取咎耶！是故使吾恻心而流涕也！”言讫，诸将亦潸然出涕，悲伤不已。令人赐金帛粮饷，以安刘毅之妻，使其回京口去讫。

史说刘毅刚猛沉断，而兼勇狠，与刘裕不相推服。每览史简至蔺相如屈降于廉颇，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！尝云恨不遇刘、项，与之争中原。裕初征卢循凯归，晋帝大宴群臣于西池，有诏文武赋诗。毅上云：“六国多雄士，正始出风流。”毅自知武功不竟，故示文雅有余也。后于东府与众聚樗蒲，大掷一判，应至数百万，余人并黑，犊以还，惟刘毅及刘裕在后，毅次掷得雉，大喜，褰衣坐床畔，谓同座曰：“非不能焉，不事此耳！”刘裕恶之，因掷五木，久之，曰：“老兄试为卿答。”而四子俱黑，其一子将跃未定，裕厉声喝之，即成卢焉，毅一见，意殊不快，面如铁黑。

### 第三三五回 刘裕封函取成都

却说西蜀譙纵占据益州，屡为边患。刘裕既平江陵，意欲讨之。因问诸将曰：“吾欲征讨西蜀譙纵，谁可为将，代吾伐之？”时王镇恶上言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可以讨之。”裕曰：“谁人可为大将？”镇恶曰：“有一人姓朱名龄石，字伯儿，浦县人也。少好学，不事行检，曾与明公举义同讨桓玄，而克京城，以功见封为西阳太守。此人有武干之才，谋略之策，若欲伐蜀，以此人为将，可擒譙纵矣。”

裕从之，召龄石入内问曰：“吾先伐蜀，以刘敬宣屡出无功，今王镇恶举卿有文武之才，吾欲用卿为元帅，去讨譙纵，卿敢当此职乎？”龄石曰：“重蒙拔擢，幸至西守，常思报效莫及，今有西役，何敢辞命？愿受明公神策去征！”裕曰：“刘敬宣往年出黄虎，无功而退。贼人闻卿兵至，以为卿应从外水往，而料卿当出其不意，犹从内水来也，必然重兵守涪城，以备内道。若向黄虎，正堕其计。今卿率领众将，宜从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内水，此制敌之奇也。此计莫可漏泄，一泄恐有内备。”裕因书计封筒，盛以锦囊内，付与龄石收之。谓曰：“卿若至白帝城，可开视之，依计而行。”言讫，裕以猛将十员，兵十五万，授与龄石。龄石率众即行去讫。

檀道济等言于裕曰：“龄石资名尚轻，非为譙纵之敌，益州定不能克，何不别选良将去也？”刘裕曰：“昔吴陆逊，今晋谢玄，俱未尝经过战事，而能破敌百万之众，何况龄石，屡执战功耶！”因是裕勿听，众不敢言。

却说朱龄石领水军舟舰起行，来至白帝城，乃开刘裕所授锦囊，取出封函，拆而视之，见计毕，传令众军，悉从外水取成都。又唤臧熹、朱牧曰：“汝二人以一军取广汉。”二人领兵二万去讫。又唤弟超石曰：“你以羸弱五千，乘高舰五十只，以作疑兵，由内水去攻黄虎。”超石亦领舟舰去讫。龄石自率大军，望外水进攻成都。

却说譙纵使人来荆州，探知刘裕以朱龄石为元帅，发兵前来伐蜀，即忙召集诸将，谓大将军譙道福曰：“今刘裕使朱龄石以兵来取西蜀，吾料龄石之谋略，必谓刘敬宣往年未尝以兵出黄虎，无功而退。今番彼必以大众出内水，从黄虎而进。公可以重兵戍涪城，以备内水。”道福领命，率众去讫。纵又唤秦州刺史侯晖、仆射譙洗，领兵一万五千去屯彭模，夹水为城，以御晋兵。计排已定了，各自引兵去讫。

### 第三三六回 长民用计破刘裕

癸丑九年，晋帝遣使至，进裕为太傅、扬州牧。裕大喜，受诏，赏使先回。

却说诸葛长民贪淫横暴，无所不为。闻刘毅伏诛，长民乃集所亲谓曰

：“昔年醢彭越，今年杀韩信，祸其至矣！”众问其故，长民曰：“今刘裕只可同患难，不可共太平。昔时刘毅与吾戮力，兴复晋室，征伐天下，出万死得一生；今日大定而诛毅也。刘毅既诛，我必不生，吾今日故召汝诸亲共议有何计可以杀刘裕也？”诸亲曰：“吾等无权，难举此事。”弟黎民曰：“若杀此贼，要结朝内有权者十人，方可下手。”长民曰：“其计甚善，汝等且退。”于是众人各散去。

次日，谒问穆之曰：“人言太尉与我不平，何以至此？”

穆之曰：“刘公今既远征，以老母稚子委节下，若有一毫不尽，岂容如此？”长民意乃少安而回。弟黎民说长民，因裕未还图之，长民犹豫未发，既而叹曰：“贫贱常思富贵，富贵必履危机。今日欲为丹徒布衣，岂可得耶？”因遣人遗冀州刺史刘敬宣书，敬宣读曰：盘龙专擅，自取灭夷。异端将尽，世路方夷，富贵之事，相与共之！

刘敬宣即使人报曰：

下官常惧福过灾生，方思避盈居损。富贵之事，非所敢当。

使回书去了，以书呈裕。裕曰：“阿寿故为不负我也！”

穆之虑长民为变，问参军何承天，承天曰：“刘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甚晚，尔今还，宜加慎重。”穆之曰：“非君，不闻此语。”至是使人以书见裕，裕见长民与敬宣之书，及又得穆之书，乃大惊，自江陵东还。

却说长民自此每日涕泪交流，寝食皆废，行坐不安，恐遭裕诛，心中忧闷。忽一日入书舍，思杀刘裕之计，猛然思曰：“可与书结连西秦姚兴，令他引兵外进，吾于内应，可杀此贼也。”思讫，取纸写下其书，放于几上，不觉困倦，伏几而卧。

未及半晌，忽有待中郎王用相至，用相素与长民极厚，径入书舍。见长民睡着，袖底下压着书，微露字，用相轻轻取视之，藏于袖中，遂大叫：“好睡得着！”长民惊醒，不见其书，魂不附体。用相曰：“汝寻何物？”长民答无之。用相曰：“汝欲谋叛刘公，吾当出首。”长民泣拜曰：“君若如此，吾室宗族并皆休矣！”用相曰：“吾亦恨此贼久矣！安敢负兄？吾欲助兄一臂之力，共杀此贼！”长民曰：“兄有此心，吾之大幸。”用相曰：“可结连十人同立义状，各舍三族以杀此贼。”

长民于是先取白绢一幅，书名画字，即书之。用相曰：“将军吴兰与我结义为知心交，吾必令同力灭贼。”长民曰：“满朝中大臣，惟有长水校尉程辑、议郎黄顾是吾心腹之人，必能顺我。”正商议间，家僮入报：“程辑、黄顾相探。”长民曰：“此天助也！”令用相且在屏风后权避，长民出接，入书舍坐定，茶毕，辑曰：“诛刘毅，君怀恨乎？”长民曰：“虽有怨恨，无可奈何

。”黄顾曰：“若有人助，吾誓杀此贼！”程辑曰：“与国家除害，死亦无怨。”王用相从屏风后出曰：“汝肯死，诸葛公便是见人！”辑怒曰：“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，吾等就死，不似此贼之亲党也。”长民曰：“吾等正为此事欲见二公，今天所赐，当必酬愿！”遂出义状令观之，二公下泪，即请书名，用相曰：“只此少待，吾请吴兰。”

用相去不多时，二人并至，用相说知共诛刘裕之事，兰欣然书名。长民于后堂排宴款待四人，四人各歃血为盟，计议待刘裕回京，埋伏精兵一千于新亭谷内，待裕至，以酒馔到亭内接程，待酒醉，唤兵冲杀之。计排已定，众人各散。

却说长民心中暗喜；忽然步入后堂，见家奴秦庆与侍妾在暗处私语，长民大怒，唤左右拿下欲斩之。夫人劝免其死罪，各决脊杖四十，将庆童锁于冷房。庆童怨恨长民，夤夜扭开铁索，逾垣而走，径入江陵府中，告知有机密事来报。

裕急唤入问之，庆童曰：“诸葛长民谋反，结连王用相等十人，立义状，待公回京，埋伏敢死士千人于新亭杀公。某劝他，反被痛打。”裕闻说，赏庆童酒食，即聚诸将，谓王镇恶曰：“诸葛长民谋反，今他家僮来此报我，吾先使人赍文书回京，说知我有急事回朝，彼必来迎。你领诸将从陆路面进，至新亭见诸葛长民及文武公卿，只说我在后来，延哄他在那里。

我今日讨舟，密从故道先还入东府，执住兵符，与骁将丁旼引五百人密驰归城，把反臣捉祝”王镇恶得计，引众而行。使人先持书去讫。裕乃与骁将丁旼讨舟，引五百壮士从水道连夜驰行。来至京城，离城十里水程安祝令人先去探听长民等公卿出迎不曾，使人去讫。

### 第三三七回 刘裕东府斩长民

却说诸葛长民闻知刘裕有文书来说回京，即时聚集王用相、吴兰等众商议依计而行，令人引兵埋伏去讫。自排饮馔，引领百官，来新亭迎候。频日不见其来，又等至次日，忽见尘头起处，一簇轿马，约有千人，飞奔前来至近。长民心道必是刘裕到亭，视之是参军王镇恶，镇恶与长民相见，便问：“刘公来到不曾？”王镇恶答曰：“他在后，与我相迟二日起程。”

言讫，辞了长民，众军行至京城之下屯祝长民信镇恶之言，与公卿只在新亭等候。

却说刘裕探知长民出迎新亭，连夜驰入东府坐住，点鼓聚集官吏，晓谕：“长民反，因此收其兵符，密授丁旼之计，如此如此。”丁旼得计，依计而行。即令人出叫参军王镇恶引众入城，屯扎府前。又令人前至新亭，报说刘公从水路而还，叫公卿回来议事。使人得令，将此言即去报知长民公卿以下。公

卿闻之大惊，长民与众急还至府门，入府内不见刘裕，只见丁旼自内慢出，坐于厅上。长民大怒曰：“汝等小人，何敢无礼？”言犹未了，被丁旼向前推倒，拔所佩之剑斩之。人首落地，众皆大惊，便欲来斩丁旼。时刘裕急出府堂坐定，大喝：“不得无礼！长民谋乱，故令丁旼杀之！”言讫，众各向前行礼，拜伏在地。

裕令众官且散，只留下王用相、吴兰、黄顾、程辑四人夜宴。四人魂不附体，皆立于阶下，余公卿以下皆散。裕问四人曰：“你四人整日到诸葛长民家商议，不知何事？”用相曰：“无非只是人情礼节而已。”裕曰：“然纸中写者何事？”用相等皆讳无甚事。裕乃唤出庆童对证，用相曰：“汝于何处见来？”庆童曰：“你回避了我众人，和五人一处画字，如何赖得？”用相曰：“此贼与长民侍妾通奸，诬陷主人，今陷我等，不可听也！”裕曰：“既有证见，何为陷也？”言讫，喝令左右将四人去斩首号令。言未了，武士即将四人梟首号令，回来报知。裕乃唤参军王镇恶、龙骧将军蒯恩等一班人皆入，裕出义状示之，王镇恶曰：“明公今日何如？”裕曰：“据此情形，吾欲废其君而吊其民，择有德者而立之。”镇恶曰：“不可！明公威服四海，号令天下，盖有晋家苗裔故也。征讨有名，赏罚有制，军民咸助，所以常胜，不如存之，俾绝往古来今之议论也！”裕曰：“既不然，吾欲将长民一家老小诛之，必欲得其书罪恶以示于众。”镇恶曰：“丞相之意如何？”裕曰：“不诬之以谋反，岂能族诛乎！”镇恶曰：“事已至此，释之恐难。”裕意遂决，连夜尽收长民家小及弟黎民，付廷尉问罪明白，拿王用相等五家老小入官，明正反逆之罪。次日判赴各门处斩，良贱死者五百余口，内外官民无不嗟叹。

时裕得丁旼而诛长民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勿跋扈，付丁旼。”

七月，朱龄石等大军往白帝城，取出一函书见曰：“卿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，臧熹从内水取广汉，老弱乘高鉴从内水向黄虎。”龄石遂从其计。于是诸军倍道兼行。谯纵果使谯道福以重兵守涪城。龄石从内水至平模，去成都三百里祝纵遣侯晖夹岸筑城以拒，龄石谓刘钟曰：“今贼严兵固险，攻之未必能猝拔，且我意欲养威蓄锐静伺其隙，然后乘时而攻，则彼当其懈，我居其逸，策之无不胜矣，君意以为何如？”钟曰：“不然，前声言大众从内水，道福不敢出涪城，今大军猝至，侯晖之徒已破胆矣！所以阻兵守险，是其惧不敢战也。因而攻之，其势必克。若缓兵相守，彼将知吾虚实，涪军忽来，并力拒我，求战不获，军食无资，三万余人，悉为谯子虏耳！宜急攻之。”

龄石从之。七月，以兵攻其北城，克之，执斩侯晖，南城亦自惊溃。于是龄石令三军舍船步进，以攻贼营。贼营将次望风溃逃，谯纵弃城出走，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晋师。龄石遂入成都，诛谯纵亲百余人，余皆安堵，使复其业

纵走出拜墓，其女曰：“走必不免也！不如死于先人之墓可也！”纵不从，投道福，道福不纳而去，纵大哭一场，乃自缢而死。

龄石闻纵死了，乃送马耽于越隼。耽曰：“朱侯不送我京师，欲灭口耶！我必不免！”乃自引绳而死了，宗人收葬之。

朱龄石遣人入建康报捷，晋帝大悦，下诏以龄石进监梁、秦州六郡诸军事，因此西蜀平静。

### 第三三八回 炽磐乘虚执虎台

甲寅十年五月，秦广平公姚弼有宠于秦王兴，言无不从，然左右掌机要者，皆其党也。仆射梁喜等言于兴曰：“父子之际，人所难言，然君臣之义，不薄于父子，故臣等不敢默然。广平公弼潜有夺嫡之志，陛下宠之过也，无赖之徒，辐辏附之。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废立之意，信有之乎？”兴曰：“岂有此耶？”喜曰：“苟无之，则陛下爱弼者，适所以祸之！愿迁其左右，损其威权，非特安弼，乃所以安宗社也！”秦王兴不应。

会兴有疾，弼乃潜聚众将作乱。将军刘羌哭泣以告兴，梁喜等又复请诛弼，不得已，乃免弼尚书令还第。姚宜入朝，流涕上疏，请斥散凶徒以绝祸端，兴皆不听。

却说唾契汗乙弗等谋反南凉，南凉王傉檀欲讨之，孟恺谏曰：“今年饥馑，未可轻动，慰抚杂部，足食缮兵，待时而动。”傉檀不从，谓太子曰：“蒙逊不能猝来，炽磐兵少易御，汝谨守乐都，吾不过一月即还矣。”乃率骑七千袭乙弗，大破之。

未及还，西秦王炽磐闻之，率步骑二万袭乐都。虎台凭城拒守，炽磐以兵四面攻之，一夕而城自崩溃。炽磐入乐都，执徙虎台及其文武百姓万余户于枹罕。

傉檀兄子樊尼驰走以告傉檀，傉檀将士闻乱各皆逃散，惟樊尼不去。傉檀曰：“四海之广，无所栖身，与其聚而同死，不若分而获全！汝，吾长兄之子也，宗部之所寄，蒙逊方招怀士民，存亡继绝，汝其从之，必纳为孝矣！吾所适不容，宁见妻子而死。”于是樊尼遂归降于炽磐。只有难阴利鹿从之，傉檀谓曰：“吾之亲属皆散，卿何独留？”利鹿对曰：“臣有老母在家，非不思归，然委质为臣，忠孝之道，难以两全。臣不才，不能为陛下泣血而求救于邻国，敢离左右乎？”于是君臣对泣。时傉檀诸城皆降于炽磐，独尉贤政屯浩文明亶固守不下。

炽磐使人谓之曰：“乐都已溃，卿之妻子皆在吾所，独守一城，将何为也？”贤政等答曰：“吾受凉王厚恩，为国藩屏，虽知乐都已陷，妻子成擒，不



知主上存亡，不敢归命。妻子小事，焉能动心？若贪一时之利，而忘委付之重者，大王亦安用之？”

于是炽磐乃遣虎台，以手书谕之贤政，贤政乃谓虎台曰：“汝为储嗣，不能尽节，面缚于人，弃父忘君，堕万世之业，贤臣义士，岂效汝乎？”僂檀至左南，无处栖身，乃降于炽磐。炽磐闻僂檀至，遣使郊迎，待以上宾之礼，以为丞相。岁余鸩之，并杀虎台，复称秦王，置百官。南凉自乌孤至僂檀，共三世，凡十九年，至此而终。

八月，魏王嗣遣谒者于什门使于燕，诫其勿辱君命。什门去至和龙，不肯入见，曰：“大魏皇帝有诏，须冯王出受，然后敢入。”燕王冯跋不出，使人牵其手，逼令其入，什门入不拜，跋使人按其项，什门曰：“冯君若拜受诏，则吾自以宾主之礼相见，何苦见逼耶？”冯跋大怒，幽执什门，欲其降之，什门终不屈之。衣冠敝坏略尽，虬虱被体，冯跋遗之衣冠，什门不受。

九月，晋荆、雍都督司马休之颇得江汉民心。子譙王文思在建康，性凶暴，好通轻侠，刘裕恶之。有司奏文思擅杀国吏，诏诛其党而宥文思。司马休之闻之，使人上疏谢罪，请解所任。

裕不许，而执文思送之，只令其自训励，欲使杀之。休之但上表废文思，以书陈谢。裕不悦，使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章六郡以备之。

### 第三三九回 刘裕发兵讨休之

乙卯十一年正月，刘裕收司马休之次子文宝、兄子文祖，赐其自死讫。裕自领荆州刺史，将兵击之。以将军刘道邻监留府事，刘穆之兼右仆射，命国事皆决于穆之。

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裕之所容，与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起兵助休之。二月，休之知次子文宝等被害，发兵讨裕，又遣人上表罪状刘裕，裕乃勒兵拒之。裕又以密书令人招休之录事韩延之为内应，延之不允，令人回书曰：辱疏。知以譙王前事，亲率军马，远履西畿，良增叹息。

司马平西体国忠贞，款怀待物，以公有匡复之勋，国家蒙赖，推德委诚，每事询仰。譙王见劾，自表逊位，又奏废之，所不尽者命耳！而公以此遽兴甲兵，所谓‘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’！刘裕足下，海内之人，谁不见足下此心，而欲欺诳国士！自谓“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。”夫刘藩死于闾阖，方诸葛毙于左右，甘言谄方伯，袭之以轻兵。今又伐人之君，陷人以利，真可谓“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”矣！吾诚鄙劣，尝闻道于君子。

以平西之至德，宁可无授命之臣乎！假令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！

刘裕开视其书，以示将佐曰：“事人当如此矣！”诸将佐皆默然。

时韩延之以裕父名翹，字显宗，乃更其子曰翹，以为不臣之意。刘裕遂使参军檀道济、朱龄石将步骑五万出襄阳，江夏太守刘虔之聚粮以待。鲁轨被道济攻击杀之，取其粮以给三军。

裕又使婿徐逵之、蒯恩、沈渊等以军三万出江夏口，与轨战。

逵之未尝经战，一见敌兵强盛欲走，因此众溃，大败而死。裕闻之大怒。三月，裕率诸将济江，休之兵临峭岸，裕军士在岸下，无能登者。裕自披甲欲登岸，诸将谏之，不从。裕怒甚盛，主簿谢晦向前抱持裕曰：“主公不可登险！”裕抽剑指晦曰：“我斩卿！”晦曰：“天下可无晦，不可无公！”将军胡藩以刀头穿岸，裂容足指，使三军腾之而上，随者稍众，直前力战。

休之兵稍欲退，裕以兵乘之，休之兵遂大溃。裕以大众攻克江陵，休之、宗之皆败而走。鲁轨留守石头，见司马休之众溃大败，料事不济，不敢接战，来守石城。刘裕直遣兵攻破石城，休之与鲁宗之、轨等惧走奔秦。宗之素得民心，士民争为之卫送出境，追兵尽境而还。

休之至长安，拜降秦王。兴以为扬州刺史，使侵扰襄阳；复使宗之将兵克襄阳。未至，宗之已卒。

刘裕知休之奔降于秦，乃令众将还建康，奏帝以穆之为左仆射。

### 第三四〇回 魏占荧惑在东井

八月，魏比岁霜早，云代民多饥死，太史令王亮言于魏王嗣曰：“按讖书，魏当迁邺，可得富乐。”嗣以问群臣，博士祭酒崔浩、特进周澹曰：“迁都于邺，可救今年之饥，非长久计也。山东人以国家居沙漠之地，人畜无涯，号‘牛毛之众’。今留兵守旧都，分家南徙，不能满诸州地，情见事露，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。日百姓不服水土，疫死必多。而旧都兵少，屈丐、柔然必将窥我之心。朝廷隔恒绝千里之险，难以赴救，此则声实俱损也。今居北方，山东有变，则轻骑南下，布护林薄之间，孰能测其多少？百姓望尘慑服，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。来春草生，豆麦将出，兼以菜果，得及秋熟，则事济矣！”嗣曰：“今仓廩已竭，若来秋又饥，则如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且以饥馁之户，使就食山东，若来秋复饥，当更图之。但方今不可迁都耳！”嗣悦服之。嗣躬耕籍田，劝课农桑，明年大熟，民遂当安。

初，崔浩为嗣讲《易》、《洪范》，嗣因问天文、术数，浩占决多验，由是有宠，凡国家密谋皆预之。尔时“荧惑”不见八十余日，秦大旱。魏太史奏魏王嗣“荧惑”道在“匏瓜”中，忽亡不知所，在依法当入危亡之国。先为童谣讹言，然后行其祸罚。魏王嗣召名儒凡数人，与太史议“荧惑”所诣。崔浩曰：“《春秋传》说神降于‘莘’，以其至之日，推知其物。今‘荧惑’之亡，在庚午、辛未二日之间，庚午主秦，辛未为西夷，‘荧惑’其入秦乎？”后

八十余日，果出“东井”，留守盘游，久之乃去。秦大旱，昆明池竭，童谣讹言，国人不安，间一岁而亡，后秦没，其占果验矣。

丙辰十二年春正月，却说秦王兴病，广平公弼称疾不朝，聚兵于第。兴闻之怒，收弼党唐盛、孙玄等诛之。将杀弼，太子泓流涕固请赦之。泓待弼如初，无忿恨之色。秦王兴疾稍愈，与群臣出朝门，游文武苑，至日昏而还。入西溯门，前驱先到城门，校尉满聪披甲持仗，闭门拒之。秦王兴自来门边曰：“朕躬在此，卿等何故闭门？”聪曰：“今已昏暗，奸良莫辨，有死而已，门不可开！”秦王兴领众复回后朝门入去。兴知聪法令严明，次早召聪入，以为廷尉。忽闻探马来报，晋刘裕调兵屯于聚苟陂，必然扰境，宜遣人去迎。秦王兴闻知，谓尚书杨佛嵩曰：“吴儿不自知，乃有非分之意，待至孟冬，当使卿率轻骑，焚其积聚，大举破之。”

秦广平公弼欲为乱，谋谮姚宣于秦王兴曰：“臣今闻姚宣自称言，待陛下万岁后，要与太子争位。”兴信之，只令弼执兵三万去杏城，收宣下狱，命弼将兵三万，就守秦州。尹昭曰：“广平公与太子不平，今使握强兵于外，陛下一旦不讳，社稷必危。”兴不从。秦王兴自如华阴，使太子姚泓监国。兴疾笃，还长安。姚弼党侍郎尹冲谋，因泓出迎兴时杀之，奉兴幸弼第作乱。太子泓窃知，不迎，遂皆不果。兴既入宫，命泓录尚书事，泓奏知尹冲谋欲为乱之事。兴大怒，使西平公绍典禁中兵，收弼第中甲仗，尽入武库。兴疾转笃，命禁兵侍卫宫门，毋许外人出入。南阳公愔即与尹冲率甲兵五千攻端门。兴闻变，力疾监前殿，使姚绍领禁兵出拒。禁兵见兴无事，喜跃争先攻贼，愔等大败而走。兴乃引绍及姚讚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嵬入受遗诏，辅太子泓。明日卒，泓与梁喜等谋，秘不发丧，选精甲五千，捕愔等诛之，乃即位称皇帝，封赏功臣。

### 第三四一回 刘裕兴兵大伐秦

却说刘裕先平济，乃有定关洛之意，遇卢循侵逼，故寝不行。是时复集诸谋士商议经营天下。蒯恩曰：“北燕冯跋方强，宜先平之。”参军王镇恶曰：“蒯公之言，未尽其善；以愚意度之，今天下方有事，而冯跋坐保北燕之间，不敢展足，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。姚氏据长安，带甲数十万，尚得民心。今闻姚兴身死，二子争位，正可攻之。舍此别伐，倘二子和睦，以守其城，则天下未定矣！今兄弟结冤，势不两立，可因此时提兵，先灭姚氏，再伺燕变而除之，则天下定矣！此机会不可失也！”刘裕大喜。是时刘穆之从外人，见众人共议，言曰：“明公与诸君谋征关洛，宜即起兵，使其无备，何故延也？”刘裕曰：“吾举义兵为天下除暴乱，旧乡人民死丧略尽，终日不见所识，使吾感伤；况且禾稼在田之时，不可扰动，权且议定，以待来春伐也。吾正欲问君可

否！”穆之曰：“姚兴爱弼而又立泓，故弼今竭力相并，彼各有党羽，若击之则相救援，若缓之则争心生。不如以兵出屯界首休进，虚声伐魏，只说加戍保边，俟其变成，然后攻之，可一举而定矣。若待来年起兵，彼知有备，二子和睦，必难动遥”裕曰：“此计甚善。”

时朝士多言北伐之计，惟东海人徐羨之默然。裕问羨之曰：“卿何独不然？”羨之曰：“今四方已平，拓地万里，惟有小羌未定，明公寝食不安，何可轻预其议耳？”裕曰：“姚氏不小，岂可轻之？故宜早讨。”于是裕入朝见帝，戒严诸将伐秦。以刘穆之为左仆射，入居东府。

穆之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无塞滞，求诉咨禀，盈阶满室。穆之目览耳听，手写笺书，寻览校定。而性奢豪，食必方丈，未尝独餐。尝白裕曰：“穆之家本贫贱，赡生多阙。自叨忝以来，朝夕所须，微为过丰，然此外一毫不以负公。”由是刘裕深相重之。

时宁州献琥珀枕于刘裕，裕以琥珀能治金疮，命碎之以赐从征将士。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，监留府事。即命刘穆之领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摄内外，司马徐羨之副之。遂发建康，遣将军王镇恶、檀道济将步军，自淮、肥向许、洛；朱龄石、胡藩移阳城；沈渊子、傅泓之趋武关；沈林子、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，自汴入河；以王仲德督前锋，开渠入河。分拨已定，令依计而行。镇恶领命欲行，前将军刘穆之谓曰：“昔晋文王委蜀于邓艾，今刘公亦委卿以关中，卿其勉之！”镇恶曰：“吾等因托风云，并蒙拔擢，今此一行，正是效命之秋，如若咸阳不克，誓不济江！三秦既定，而公九锡不至，亦卿之责矣！”

即辞别起身，领兵五万，入贼之境，战无不捷。

不上半月，攻破虎牢及桓谷坞，大军进次澠池县。镇恶传令屯住三军战船，盛服乘舆，上造故人李方家。李方接入内堂，镇恶拜见礼毕，各叙契阔之情。镇恶请李方妻出，镇恶亦拜，取出金宝赐之。因谓曰：“前蒙抚爱之恩，以此少酬万一。”

言讫，即召郡守拜授李方为澠池令。镇恶领大军，解缆起行。

九月，刘裕大兵至彭城。十月，王仲德水军人河，将逼滑台，魏兖州刺史尉建弃城北渡。仲德入城宣言曰：“晋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，不虞守将遽去。”魏王嗣闻之，遣叔孙建、公孙袁引兵济河，斩尉建于城下，问晋军以侵寇之状。仲德使人对曰：“刘太尉使王征虏，自河入洛，扫清山陵，借空城以息兵，行当西引，无损于好也。”嗣又使建问裕，裕谢之曰：“洛阳，晋之旧都，而羌据之；诸桓宗族，休之兄弟，晋之蠹也，而羌取之；吾今伐之，故假道于魏，非敢为不利也。”

魏王犹豫，秦阳、荥阳二城皆降，檀道济等兵至成皋。秦陈留公姚洸守洛

阳，见晋兵至，遣使求救于长安。秦王泓闻知，遣兵救之。

未及至，将军赵玄言于洸曰：“今晋寇益深，众寡不敌，若出战不克，则大事去矣。宜摄诸戍之兵，固守金墉，以待西师之救。金墉不下，晋必不敢越我而西，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弊也。”司马姚禹阴欲降晋，言于洸曰：“殿下以英武之略，受任方面，今婴城示弱，得无为朝廷所贵乎？”洸然之。遣玄将兵五千余，南守北柏谷，玄泣曰：“玄受先帝重恩，所守土，不免于死。但不用忠言，为奸人所误，后必悔之。”既而成皋、虎牢皆降道济，道济等长驱而进。玄以兵拒战，大败，被十余创。其司马蹇鉴冒刃抱玄而泣。玄曰：“吾创已重，君宜速去同主保城。”鉴曰：“督军不济，鉴去安之？”与之俱死。

姚禹闻玄败死，乃逾城奔降道济，道济遂进逼洛阳，洸不能守，率众出降。道济获秦人四千余，议者欲尽杀之，道济曰：“吊民伐罪，正在今日。”皆释而遣之。于是夷夏咸悦，归者日众。

丁巳十三年正月朔，日食。晋师之过许昌也。秦东平公绍言于秦王泓曰：“晋兵已逼安定，孤远难救，宜迁其镇户，内实京畿，可得精兵十万，虽晋夏交侵，犹不亡国。”仆射梁喜曰：“齐公恢有威名，为岭北所惮。且镇人已与夏为深仇，理应无罚勃勃终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，若无安定，则虏马至郿矣。今关中兵足以拒晋，无为预自损削也。”泓从之。吏部郎懿密言曰：“恢有忠勋，今未加殊赏而置之死地。安定人以孤危逼寇，思南迁者十室而九，若恢拥之以向京师，得不为社稷之忧乎？宜征以慰其心。”泓又不听。至是恢率镇户三万八千趋长安，移檄州郡，来攻长安。长安大震，泓使东平公姚绍率军一万出攻之，恢大败而自死，权安。

二月，西凉公暠寝疾，遗命长史宋繇曰：“吾死之后，世子犹卿之子也，善训导之！”及卒，官属奉世子歆为凉公，以繇录三府事。谥暠曰：“武昭王”。初，司马索承明劝暠去伐北京，暠谓之曰：“蒙逊久为百姓患，孤岂忘之？顾势力未能除耳。卿有必擒之策，可为孤陈之，直倡大言，使孤东讨，此与言石虎小竖，宜肆诸市朝者何异？”承惭惧而退。

### 第三四二回 姚绍督兵拒潼关

二月，王镇恶进军潼关，檀道济、沈林子自陕北渡河，攻拔襄邑堡。又攻尹昭于蒲坂，尹昭坚壁不出，不克。秦王泓急以东平公姚绍为太宰，封鲁公，令其督将军姚鸾等，率步骑五万守潼关，遣别将姚显以兵救蒲坂。晋、秦相持日久，林子谓道济曰：“蒲坂城坚兵多，不可猝拔，不如还，与镇恶并力以争潼关，若得之，则尹昭不攻自溃矣。”道济从之，以兵来同镇恶攻潼关。

三月，至潼关，绍引兵出战，道济等奋击，大破之。绍大败，退屯定城，据险拒守。遣姚鸾屯大路，绝晋粮道。晋获其别将尹雅，道济欲令杀之，雅

曰：“夷夏虽殊，君臣之义一也。晋以大义行师，独不使秦有守节之臣乎？”乃免之。又，林子夜以兵袭杀鸾。泓又遣东平公绍屯河上，以断水道，又被林子击走之。

### 第三四三回 刘裕假道于魏王

时，刘裕大众欲溯河西上。河西乃北魏王嗣所管地方，裕乃先遣人持书见魏王嗣，求假河西道过。魏王嗣得书，急诏文武商议，诸公卿咸曰：“函谷天险，何能西人？扬言伐姚，其意在魏。此事难测，宜先发军，断绝河西上流，勿令彼军过河，方保万全。”崔浩曰：“此非上策也。司马休之徒扰其荆州，刘裕切齿久矣。今姚兴死而子幼，裕故乘其危亡而伐之。臣观其意，必自入关，劲躁之人，不顾后患。今若塞其西路，裕必上岸北侵，如此则姚氏无事，而我受敌矣。今蠕蠕内寇，粮食又乏；发军赴南，北寇进击；若其救北，则南州复危。未若假之水道，纵裕西入，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，所谓卞庄刺虎，两得之势也。使裕胜也，必德我假道之惠；设姚氏胜也，亦不失救邻之道。纵裕入关中，悬远难守，彼不能守，终为我有。设若从此不劳兵马，坐视成败，斗两虎而收长久之计，乃上策也。夫为国之计，择利为之，岂顾婚姻，酬一女子之惠也？假国家弃恒山以南，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，争守河北也。”魏王嗣未答应。群臣又曰：“裕西入函谷，则进退路穷，腹背受敌；北上岸，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。扬言西行，意在北进，其势然也。依臣之料，勿使入也。”魏王嗣曰：“卿等言之是也！”

遂从群臣之言，乃使长孙嵩以兵五万出屯畔城，以兵守北岸，置百丈绳牵于河上。

时刘裕前锋朱龄石兵至畔城，入河，时魏军人缘河南岸守之。龄石令三军漂赴北岸，为魏军所杀。刘裕大惊，计遣白直队丁旡领七百人及车百乘，于河北岸为“却月阵”，两头抱河，车上置五百军士于中，俟贼至射之。又使人竖一长白旄，以为疑阵。阵既成，魏军不解其意，并未动手。裕召龄石诫之曰：“汝看白旄竖起，引军赴之，汝并赍大弩百张，一车益二十人，设鼓排于辕上，若其兵四至，方可发之。”龄石领命而出，依计而行。

魏长孙嵩见晋兵排营立阵，乃驱兵进围营阵。白直队忙竖起白旄，龄石见了，先令诸军以弱弓小箭射之。魏军见敌弱，率众军四面俱至。龄石见其大至，弩不能制，急命众军初排别赍大槌并弩千张，稍及断稍长三四尺以槌之。一稍辄洞贯三四人，因此魏军不能抵挡，魏军大溃。被龄石斩魏将阿薄于，魏众自散。龄石以大军过河，进克蒲坂，而西入去攻秦。长孙嵩既大败而还，回见魏王嗣，说失利一事。魏王嗣始悔曰：“朕恨不纳崔浩之言，而有此误矣！”因此晋、魏不和。

初，刘裕命镇恶等若克洛阳，须待大军俱进。镇恶等既胜，乘利轻进潼关，为秦军所拒，久之乏食，众心疑惧，欲弃辎重还赴大军。沈林子按剑怒曰：“相公志清六合，今许、洛已定，关左将平，事之济否，系于前锋。奈何沮乘胜之气，弃将成之功乎？且大军倘还，贼众方盛，虽欲求还，亦不可得。下官受命，奋不顾身，今日之事，当为将军办之！但不知二三君子，将何面目以见刘公之旗鼓乎？”于是镇恶等遣使特以告裕求粮救援，裕呼使者开舫北户，指河北魏军示之曰：“我诏令勿轻进，今崖上如此，何由得遣军粮去？”使人回话，镇恶乃自至弘农，说与百姓曰：“今朝廷以为关中遭羌酷残，是以命刘公与下官率大军与百姓除患，大军至此，粮乏无措。汝等若能率以粮济，灭秦之后，奏过朝廷，轻摇薄税，同享太平，不亦善乎？”于是百姓欢悦，俱应请办。由然百姓竞送义款与镇恶，膳军食，遂不乏，复振。

#### 第三四四回 魏王赐浩御缥醪

时齐郡太守王懿降魏，上书言刘裕在洛，宜发兵绝其归路，可不战而克。魏王嗣善之，以问崔浩曰：“刘裕克秦乎？”浩对曰：“克之。”嗣曰：“何故？”浩对曰：“姚兴好事虚名，而少实用，子泓懦弱，兄弟乖争，裕乘其危，兵精将勇，何故不克？”嗣曰：“裕才何如慕容垂？”浩对曰：“垂藉父兄之资，修复故业，国人归之，易以立功。刘裕旧寒微，不阶尺土，讨灭众盗，所向无前。垂不及矣！”嗣曰：“裕既入关，不能进退，我以精骑，直抵彭城，裕将若之何？”浩对曰：“今屈丐、柔然伺我之隙，而诸将用兵，皆非裕敌，兴兵远攻，未见其利，不如静以待之。裕克秦而归，必篡其主；关中华戎杂处，风俗劲悍。裕欲以荆、扬之化施于函北，此无异解衣包头，张罗捕虎，虽留兵守之，人情未洽，趋向不同，适足以资敌耳！愿且按兵息民，徐观其变，秦地终为国家所有，可坐而守也！”

嗣笑曰：“卿料之神矣！”浩曰：“臣尝私论近世将相，如王猛之治国，苻坚之管仲也；慕容恪之辅助幼主，慕容暉之霍光也；刘裕之平祸乱，司马德宗之曹操也。”嗣曰：“屈丐何如？”浩曰：“屈丐国家倾覆，寄食姚氏，受其封植，不思报而乘时邀利，盗有一方，结怨四邻，虽纵暴一时，终为人所吞并耳！”嗣大悦，语至夜半，赐“御缥醪”十觚，水晶盐一两，曰：“朕味卿言如此，故欲共餐其美！”然后命长孙嵩、叔孙建各简精兵，伺裕西过，南侵彭城。

却说袍罕虏乞伏炽磐，乃陇西鲜卑人也，父司繁降苻坚，使镇勇士川，卒，国仁代镇。苻坚败，乃自称大单于、秦、河二州牧、苑川王，据金城。当炽磐闻晋刘裕将兵伐秦，聚集本部官属商议，其部下大臣周恭出曰：“昔姚兴在日，每起觊觎西秦之心，恨未有暇也。依愚之见，不如顺晋，同伐姚泓，后无

虑也。若助姚泓而退刘裕，是鹊引鸩夺自巢也。”炽磐依说，遣臣赍牛酒前来谒见刘裕，呈上请降之书，并力共讨姚泓。裕见其降书大喜，赏使臣，回拜炽磐为平西将军、河南公，令其调兵来应。

时沈田子、傅玄之率兵入武关，秦戍将皆委城走，田子等又进屯青泥。

八月，太尉裕至阆乡，秦王泓欲自将兵御裕，恐田子等袭其后，欲先攻灭田子等，然后倾国东出。乃率步骑数万，奄至青泥。田子本为疑兵，所领方千余人，闻泓至，欲击之，以众寡不敌，止之。田子曰：“兵贵用奇，不必在众；今众寡相悬，势不两立，若彼围既固，则我无所逃矣！不如乘其始至，营阵未立而先攻之，可以有功。”言讫即进兵。秦兵合围数重，田子慰抚士卒曰：“诸君远来，正求此战，死生富贵，在此一战！若其不胜，命无返矣！”于是士卒皆踊跃鼓噪，执短兵奋勇击之，秦兵大败，斩万余首级。秦不能敌，奔还。

### 第三四五回 镇恶流舟弃粮战

刘裕在潼关，王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，以趋长安，刘裕许之。秦王泓使姚丕以兵守渭桥以拒之。镇恶溯渭而上，乘艨冲小舰，行船者皆在舰内，舰外无人。北土素无舟楫，秦人但见舰进，惊以为神。至渭桥，镇恶令军士食毕，传令皆持仗登岸，退后者斩。

既登岸，即至密使人解放舟舰，任其漂去。渭水迅急，忽然不见。镇恶乃谕士卒曰：“此为长安北门，去家万里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。今进战而胜，则功名俱显；不胜则骸骨不返，无他计矣！”言讫，乃身先士卒，众踊跃争先，与姚丕战。不上二合，丕大败，姚丕军皆溃。姚泓引兵来救之，为败卒所蹂践，不战而溃。镇恶乘乱，自入平朔门。秦王泓众皆走散，自领家属出降。其子佛念年十二，言于泓曰：“晋人将逞其欲，虽降亦不免，不如引决。”泓恍然不应，佛念登宫墙自投死。

泓乃将妻子群臣诣垒门降，镇恶以为属吏。城中夷夏六万余口，镇恶以国恩抚慰，号令严肃，百姓安堵，使人迎接刘裕入城。

镇恶性贪，盗秦府库，不可胜计。裕至知之，以其功大不问。

收秦彝器、浑仪、土圭、记里鼓、指南车，送建康。余金帛珍宝，皆以颁赏将士，送姚泓去建康。

裕议将迁都洛阳。王仲德曰：“暴师日久，士卒思归，未可议也！”北凉王蒙逊闻裕灭秦，怒甚。门下校尉刘祥入言争，蒙逊曰：“汝闻刘裕入关，敢研研然也！”斩之。夏千田利领将作大匠，拨夷夏十万人，筑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。夏王谓百官曰：“时朕方统一天下，君临万邦，新城宜名统万。”阿利性巧而残忍，征土筑城，锥入一寸，即杀作者并筑之。勃勃以为能，委任之。



凡造器成呈，工人必有死者。弓射甲不入，则斩弓人，入甲则杀甲匠；由是器物皆精，故勃勃重信任之。

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刘非礼，乃改姓赫连氏，言其徽赫与天连地。其非正统者为铁伐氏，言钢如铁堪伐人也。由是众僚皆贺。夏王勃勃闻裕伐秦，谓诸将曰：“裕取关中必矣。然不能久留，必将东归。若留子弟及诸将守之，吾取如拾芥耳。”

乃秣马养士进据安定岭，北部县皆降之。时刘裕恐勃勃作乱，乃遣使遗勃勃书，约为兄弟，勃勃报许之。

### 第三四六回 刘裕灭秦诛姚泓

却说晋帝设朝，群臣奏刘裕克长安，取得玉玺、法器并秦王姚泓，遣人送与陛下。帝闻奏，召使臣入殿。受了玉玺宝物，命将姚泓斩于建康。泓在位二年，至是降晋斩于京师，百里内草木皆焦死了。后秦自姚苌至泓三世，凡三十二年，刘裕灭之。

却说刘裕聚集诸将佐遍观宫室故地，凄怆动容，遂问御史中丞郑鲜之曰：“卿乃知书之辈，秦汉得丧之由，卿试言之！”

鲜之遂具以贾谊《过秦论》对之。刘裕闻之曰：“及子婴而亡，已为晚矣！然观始皇为人，智足见是非，所任不得人，何也？”

鲜之曰：“夫佞言似忠，奸言似信，中人以上，乃可语上。始皇未及中人，所谓暗于识士也。”裕乃前至渭滨，复叹曰：“此地宁复有吕望耶？”鲜之曰：“昔叶公好龙而真龙见，燕昭王市骨而骏足至。明公以盍食待士，岂患海内无人耶？”裕曰：“卿所言甚善！”

次日，又集将佐议曰：“吾意欲徙驾长安，经营赵、魏，汝等计议如何？”其时请将士久投征伐，伤痍未瘥，各起思归之心，对曰：“赵、魏二国，兵强粮足，难以拔之。不如令桂阳公镇长安，大王自班师回京，养军士之力，聚粮草之余，然后可议西北。”裕闻说，犹豫之际，忽京内有人至，报前将军刘穆之死了。刘裕大惊，哭昏在地。众将急救之，方苏，泣曰：“丧吾右臂矣！”乃谓诸将曰：“吾适间欲议西北之际，今遇前将军刘穆之死了，京都根本无托，难以建策。吾令次子桂阳公义真为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事，留镇长安。”

时义真年十一，掌此重权，又留王镇恶为司马，沈田子等腹心十余人辅佐之。次日，欲自引余军振旅还京。

却说司马王镇恶功多于人，由是南人多忌之。当时沈田子自以峽柳之捷，数与镇恶争功不平。即夜私与傅玄之来见裕，密于裕曰：“王镇恶屡有贰心，向家在关中，不可保信。倘若有变，何以为之？”裕曰：“今留卿文武将士

，精兵万人，彼若为不善，正足自灭耳！勿复多言。”裕又思半晌，谓沈田子曰：“钟会不得遂其乱者，以有卫瓘之故也。语曰：猛兽不如群狐。卿等十余人，何惧镇恶也？”言讫歇息。

次早启行，其时三秦父老闻裕还京，诣殿门流涕求见。诉曰：“残民不沾王化，于今百年，始睹衣冠，人人相贺。长安十陵，是公家坟墓；咸阳宫殿，是公家宅室。舍此欲何之乎？”

裕为之怒然，慰谕之曰：“受命朝廷，不敢擅留。诚如所言，有怀本之意，今以次息与文武贤才而共镇此境，吾暂回京，岁暮必至，汝等宽心。”言讫，令三秦父老回去。

刘裕欲行，以手执义真之手，以授长史王修之。令修执其子之手言曰：“此子年幼，今托付汝，尽心辅佐之，各效忠义之心，休忘吾托之言。”修之答曰：“蒙明公拔擢，今又委重，安敢有懈以怀二心？虽肝脑涂地，亦不敢忘！”裕令修之等回去，只有百官送数程而别。裕自落入河，开汴渠以归。

裕覲见，晋帝问宋公远路劳苦，请其还宅。裕乃辞帝而出，与诸臣祭前将军刘穆之灵柩。裕至柩前哭倒于地，曰：“刘穆之故，乃天丧吾也！”又谓文武曰：“诸君年齿皆孤等辈，惟穆之仅少，吾欲托以后事，不期中年折耳！使吾腹心崩裂矣！”

言讫又哭，拜而祭之，祭毕归府去讫。

却说夏王勃勃闻宋公刘裕东还，心下大喜，聚集文武商议。

与将军王贾德曰：“朕欲取关中，卿试言其方略！”贾德曰：“关中形势之地，而裕以幼子守之，狼狈而归，正欲急成篡事耳，不暇复以中原为意。此天以关中赐我，不可失也！”于是勃勃大喜，乃使其子赫连璜为前部，引骑二万来攻长安，勃勃自将大军为后继。

### 第三四七回 赫连勃勃取关中

戊午十四年正月，赫连璜引兵至时，关中士民降之者满路。

桂阳公义真闻夏王引大兵来攻长安，急使司马王镇恶、参军沈田子、傅玄之三人，各以兵五千去迎。三人得令，点兵出城安营。

却说沈田子欲据北地以拒夏兵，当沈田子请傅玄之至曰：“今王镇恶自骄傲，轻慢我等，吾欲杀之，君有何计可行？”

玄之曰：“吾来日使人请王镇恶到我营中，只说议计去退夏兵，彼必至。彼若至，以酒灌醉，令公宗人沈敬仁领三百冬刀斧手，抢入杀之，却不好也？”田子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乃唤沈敬仁至，吩咐计策了当。

傅玄之回营。次日，令人来请王镇恶，镇恶不知是计，随使就来玄之营。玄之接入，劝镇恶饮酒，镇恶大醉，被沈敬仁引三百刀斧手，抢入杀之于席前

。俄而田子至，令人取首级号令三军曰：“镇恶谋反，奉太尉命斩之，其部下之三军，勿得惊慌。”令讫，遂收其部下之兵，分作二营而屯。只有部将刘弘之知是傅玄之、沈田子妒谋，故杀王镇恶，乃私奔来告桂阳公刘义真。

义真大惊，与王修之披甲引兵与诸将登衡门，以察其变之由。傅玄之知刘义真来，急出迎接入内，却说：“王镇恶有二心，我等与沈田子故杀之，号令三军，再无他异，主公勿忧也！”王修之曰：“镇恶若反，不该你斩，要禀主公，你何敢无礼擅专，杀我大将？”言讫，以刀将沈田子杀之。先时刘义真赐左右之钱物，皆被王修之裁减，因此左右怀恨王修之，谮于义真曰：“王镇恶谋反，故沈田子杀之。今王修之又杀田子，是欲造反也。”义真信之，喝令左右将修之诛之。

王修之既死，关中人心皆离散。次日，义真闻知，惊呆了半晌，曰：“王镇恶二心，反形已露，方才杀了，你等火速去退夏兵。”玄之乃下拜曰：“臣等就行！”言讫，勒兵前来，恰遇了前部赫连瓚至，晋兵阵中有偏将军傅玄之出马迎战。两马相交，兵器并举，二人战上十合，赫连瓚力乏，勒马便走。

夏兵见赫连瓚逃走，亦各溃乱。被玄之等麾兵赶杀，杀得夏兵十损其七。追下一百余里，方还屯祝其时赫连瓚大败退回，半路来见夏王说兵败之由。夏王心忧，喝退赫连瓚，自以大兵来取咸阳，路上撞着晋兵来迎，夏王视之，旗上写得分明是将军贺玉。其时贺玉勒马横枪，立在阵前。夏王道：“贺玉必是上将，谁人出马迎敌？”说犹未了，大刀王贾德手持青龙宝刀，纵马出阵。与贺玉两马相交，正如两龙争济，二虎争吞。一来一往风翻身，一上一下鹏转翅；刀斗刀起万丈寒光，马斗马荡一团杀气。二人斗有三十余合，贺玉气力不加，拨回马望本阵便走。王贾德拍马便赶，贺玉兵转出城，走入长安。夏王调兵追赶，约追五十余里，夏王方下令鸣金收军，进据咸阳，聚集文武商议攻打长安之策。

其时王贾德进曰：“长安未可急攻，若攻之，彼必死战，难以下也。今咸阳为我所有，不如分兵守住诸险，绝其樵采之路，断其通粮之道，不及半年，长安食尽薪穷，晋兵必乱逃归，那时攻之，长安可得，晋兵自走也！”夏王曰：“卿言至善。”

于是夏王不攻长安，分兵守定各处险隘。果然晋兵食尽薪无，义真心慌，急使人偷回邺都，报知刘裕。

### 第三四八回 义真大败回建康

六月，太尉刘裕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封。既承受命，诏崇立萧氏为太妃，以郭靖为尚书令，王弘为仆射，傅亮、蔡廓为侍中，谢晦为右卫将军，殷景仁为秘书，郭靖辞不受。景仁不为学，文敏有思致，口不谈文，深达理体，至

于国典朝仪，旧章记注，莫不撰录，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。宋公刘裕，欲以世子义苻镇荆州，张邵谏曰：“储贰之重，四海所系，不宜居外。”乃以义隆为荆州刺史，以刘彦之、张邵、王昙首、王华等为参佐。义隆尚幼，府事皆决于邵，裕谓义隆曰：“昙首沉毅器度，有宰相之才也，汝每事谘之。”义隆拜辞刘裕而行。

却说夏王勃勃进据咸阳，长安樵采路绝，义真乃遣人入建康报父刘裕。裕闻之，使蒯恩召义真东归，又以朱龄石去守关中。谓龄石曰：“卿至长安，可救义真，轻装速发出关，然后徐行。若关中必不可守，可与义真俱归。”

十一月，朱龄石至长安，时义真将士大掠而东还，多载宝货子女，方轨徐行。一日不过十里，傅玄之谏之弗听。赫连璜率众追之，蒯恩断后，力战连日。至青泥，又与璜战，大败，为夏兵所擒。义真左右皆散，独逃草中。参军段光追寻得之，束之于背，单马而归。义真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诚无算略，然丈夫不经此，何以知艰难？”勃勃欲傅玄之降，玄之不屈，叫骂而死。勃勃积人骸为京观，号“髑髅台”。长安百姓皆惧勃勃来攻。朱龄石焚宫殿，奔潼关，夏王以兵追杀之。勃勃入长安，大飨将士，举觞嘱王贾德曰：“卿往日之言，至期而验，可谓算无遗策矣！”

裕闻青泥之败，未知义真存亡，怒甚，刻日北伐，谢晦谏以士卒疲敝，请俟他年。郑鲜之亦言：“今诸州大水，民食困乏。三吴群盗攻没诸县，皆由困于征伐故也。江南士庶，引领颺以望返旆。闻更北出，不测退期，巨恐反顾之忧，更在腹心也！”裕知义真回，事乃止。但登城北望，慨然流涕而已。以段宏为黄门侍郎，毛德祖守蒲坂。

十一月，彗星出“天津”入“太微”，经“习匕斗”络“紫薇”，八十余日而没。魏王嗣召诸儒术士问之，曰：“彗星所出，今四海分裂，咎在何国，朕甚畏之，卿等无隐。”崔浩曰：“灾异之兴，皆象人事，无衅又何畏焉？昔王莽将篡，星亦如之；而今国家主尊臣卑，民无异望，晋室陵夷，危亡不存，彗之为异，其刘裕将篡之应乎？”魏王悦之。

却说当夏王勃勃既即位于长安，闻韦祖思贤而忠正，乃遣人征之。韦祖思惧其残暴，只得随使人入长安，早朝拜舞，恭谨过礼。勃勃大怒曰：“吾以国士征汝，奈何以非类处吾？汝昔不拜姚兴，何独拜我？我今未死，汝犹不以我为帝王，吾死之后，汝辈弄笔，当置吾何地耶？”遂将出杀之，群臣无不冤之。勃勃于长安置南台，以子赫连璜录南台尚书事。勃勃欲领文武振旅而还统万，造宫殿大成，改元为真兴元年，刻石都南，颂其功德焉。群臣请都长安，夏王勃勃曰：“朕岂不知长安帝都，沃饶广固，然统万距魏境才百余里，朕在长安，统万必危；若在统万，则魏必不敢济河而西，诸卿适未见此耳！”乃置南

台于长安，以赫连瓚录尚书事而还。勃勃性骄虐，视民如草芥，常置弓箭于侧，群臣近视者凿其目，笑者抉其唇，谏者先截其舌，然后斩之。

三月，刘裕诛晋室之有才望者，司马楚之叔兄皆死。楚之亡匿蛮中，及从祖休之奔秦，楚之乃亡之汝、颖间，聚众以谋复仇。楚之少有英气，折节下士，有众万余，屯处长社。裕使沐谦往刺之，楚之爱士，待谦甚厚，谦未得间，乃夜称疾，欲因楚之问疾而刺之。楚之果自赍药往视，情意甚笃，谦不忍发，乃出匕首，以状告曰：“将军深为刘裕所忌，使我刺你，吾不忍也。愿勿轻率，以自保全！”遂委身事之，为之防卫。楚之乃以兵转屯柏谷坞以防之。

西凉地震星陨，时凉公李歆用刑过严，又好治宫室，从事中郎张显上疏曰：“凉土三分，势不久支。兼并之本，在于裕农；怀远之略，莫如宽简。今阴阳失序，风雨乖阻，是宜减膳彻乐，侧身修道；而更繁刑峻罚，缮筑不止，殆非所以致兴隆也！沮渠蒙逊，胡夷之杰，内修政事，外礼英贤，攻战之际，身先士卒，百姓怀之，乐为之用。臣谓殿下，非但不能平蒙逊，亦惧蒙逊方为社稷之忧也！”主簿范称亦谏曰：“天之子爱人主，殷殷至矣！故政之不修，下灾异以告我知之！改者虽危必昌，不改者虽安必亡。属者谦德堂陷，效谷地裂，昏雾四塞，日赤无光。狐上南门，地频五震，星陨建康，皆变异之大者也。

昔年西平地裂，狐入殿前，而秦师奄至。姑臧门崩，而陨石于西土，梁熙见杀之。及段业称制，三年之中，地震五十余所；先王龙兴，蒙逊篡弑之行。向前之成事，殿下所明知。愿停罢官室之役，止游戏之娱，礼贤爱民，以应天变。”皆不从。

### 第三四九回 宋公受晋之禅位

却说宋王刘裕，置酒会留宴文武，议谋外略。太师令骆达出席上曰：“臣常观天文符应，晋该禅于宋，不可远征。”刘裕曰：“如何？且言。”达曰：“晋义熙元年至今，太白昼见，经天凡七。占曰：‘太白经天，人主更而异姓兴。’义熙七年，‘五虹’见于‘东方。’占曰：‘五虹见，天子黜，圣人出。’九年，‘镇星’、‘岁星’、‘太白’、‘荧惑’聚于‘东井’。十三年，‘镇星’入‘太微’，占曰：‘镇星’入‘太微，有立王有徙王。’今天命已归大王，大王宜受晋位，拨兵去伐，不必亲行。”刘裕谓骆达等文武曰：“吾闻魏武帝有言，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吾思此事。”达曰：“魏武帝不忍为之，世受汉禄，恐人议论篡逆之名，故有此语。是明使其子曹丕为天子也。”刘裕曰：“吾功德比迹魏武帝若何？”达曰：“大王辅晋，绝而再兴，与魏大不同也！魏虽功盖天下，民恨其威，不怀其德，其子承统，差役繁重，东西驰驱，无有宁岁。今天王累立大功，恩布天下，民心归之久矣！故与曹氏不同。况今天心示变，宋岂可逆也！”裕曰：“吾记讖云：昌明之后，尚

有二帝。吾若受禅，难逃篡逆之名，未可行之也！”

骆达知裕之意欲受禅，而恐天下人议论，乃即出与中书侍郎王韶之议计，请晋帝左右宦者李英、刘益至府，谓曰：“今晋室天下，皆是宋公再造，民心都归，况天文屡应，宋该受禅，我众文武共议，欲立宋公刘裕为帝，宋公执讖识言：‘昌明之后，尚有二帝’，不肯受禅，故请二公商议计策，二公若从吾言，富贵不轻！”李英、刘益曰：“吾受刘公之恩久矣，屡思报效，今吾等议计，若有用我之处，万死不辞！”韶之曰：“二公既有此心，我众文武议欲谋弑晋帝，而立宋公刘裕为帝，君意如何？”英、益曰：“列位休言，且容旦日便有捷报，不须尽言。”言讫，二人遂辞入宫。

及至次日，以鸩酒毒死晋帝，诈称发背而死，瞒过百官。

百官举哀，停尸于白虎之殿。丧事毕，太史令骆达及中书侍郎王韶之谓文武曰：“晋室天下几绝，咸赖宋公一人，功盖天下，德及万民，自古迄今，虽唐虞无以过此。今晋帝已晏驾，理宜宋受禅，汝诸文武意下如何？”众皆曰：“宋公可当！”刘裕坚执不从，且曰：“今皇帝尸肉尚未冷，琅玕王德文还在，吾必不从。”言讫，亲扶琅玕王德文上龙座，唤文武出班山呼万岁，拜舞毕，分列两班。上贺罢朝讫。

却说晋恭帝讳德文，晋安帝同母弟也。初封琅玕王，及刘裕、王韶之谋戮安帝，裕乃迎德文而立之。在位二年，禅于宋刘裕。刘裕废为零陵王，卒弑之。寿三十七岁，葬中陵，按谥法尊贤让善曰“恭”。

己未，元熙元年七月，恭帝设朝，加封宋公裕爵王位，裕辞不受。

时刘裕有受禅之意，难于发言，乃集朝臣宴饮，从容谓文武曰：“昔桓玄篡，鼎命已移。我首倡大义，兴复晋室，孤年已衰暮，欲归世矣！”众臣皆曰：“明公盛德，虽周公、伊尹莫及之，何可归致也？”众臣皆莫晓其意，惟中庶子傅亮知之，一同饮罢，遂出还本镇。

骆达、王韶之与百官商议曰：“元熙元年冬，黑龙西登于天，易曰：‘冬龙见，天子亡社稷，大人受命。’及闻冀州道人释法柳告其弟子曰：‘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，是汉家苗裔，当受天命。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并与之。刘氏卜世之数，汉建武至建安末，一百九十六年，该禅魏。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，而禅晋。晋自泰始至今一百五十六年，该禅于宋公，揖让咸穷于六。今天垂景象，宋当代晋，可安排受禅之礼，请晋天子诏将天下让与宋王。’众皆曰：“此天命已归刘氏，可奏知恭帝。”众曰：“可！”

至晚来见宋公，时宫门已闭，亮叩扉请裕出见曰：“臣暂且还都，不久即至，故来辞耳。”裕亦知亮意，无复他言，只云：“还须几人随送？”亮曰：“须数十人足耳！”刘裕从之。

亮于是星夜来都，及出，忽见长星竟天，亮拊髀叹曰：“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始验矣！”亮至，与文武官僚等及中书侍郎王韶之、太史令骆达，皆直入内殿，来见天子，奏曰：“伏睹宋王自征讨以来，功盖天下，德布四方，真越古超今，虽唐虞无以过此。然群臣会议，皆言晋祚已终，伏望陛下效尧帝之道，将江山社稷禅位与宋王，上合天心，下得民意。则陛下祖宗幸甚！臣等议定，今乃奏知。”帝大惊，汗流满面，半晌不能言。

覩百官曰：“朕虽不达，又无罪恶，争忍以祖宗之基等闲弃之！朕思桓玄之时，晋氏已五天，天下重为刘公再造，所延将二十载矣！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，但恐后代议朕不德，以天下轻易与人，汝百官再宜从公议之！”

骆达出班奏曰：“天文符应数十条，皆言晋气数已尽，宋祚将兴。”恭帝犹豫。尚书傅亮奏曰：“陛下差矣！昔日三皇五帝，互相推逊，无德让有德。次后三王，各传子孙，至于桀纣无道，天下伐之。春秋虽霸，各相吞并，有贤者归之，后并入秦，方归于汉。汉禅于魏，魏禅于晋。以此论之，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须不是陛下祖宗自传至今，陛下早决去就，勿令生变。”司空徐羨之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有兴必有废，而有盛必有衰，岂有不亡之国，安有不败之家？陛下两晋，相传以来，一百余年，气数已尽矣！宜从众请，可急降诏，以安众心。”

帝始勉应，乃命尚书仆射傅亮草诏，亮承旨即草诏曰：朕承晋祚，罹天下荡覆几无遗，幸祖宗之灵，得刘氏之力为辅政，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而得大平。今仰瞻天地，俯察民心，晋之气数已尽，大历合归于宋。以前生既极神迹，今生主有光辉明德，以应有期，历数昭然已可知矣。夫人道相继，为贤为能，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无穷，羨而慕之。今命陪臣献上玉玺，追则尧典，禅位于宋王，无致辞焉。

当傅亮草诏，使帝书之，帝无奈秉笔，遂人之言，令百官赍丹诏并玉玺，请宋王受之。宋王不受，上表谦让，表曰：臣裕昨奉诏受禅，陛下以垂世之诏，禅无功之臣，使天下人闻知，肝胆碎裂，不知所措。昔者尧以位逊大贤，巢由避迹，后世称之。臣德鲜薄，臣岂敢奉命？请于盛世别求大贤，以礼让之，则免万世之议论也。臣权纳玺绶，待罪阙下，不胜惶怖战栗之至！

帝览表，顾谓群臣曰：“宋王谦让不受，当如之何？”太尉王道邻奏曰：“宋王虽辞，宜再诏奉禅。”帝闻言，又使傅亮持诏玺至宋王府。

宋王裕谓左右檀道济等曰：“虽二次诏命，孤恐天下不能逃篡逆之名！”道济曰：“此事甚易，令傅亮再捧诏玺而还，却变其命，筑高台名为受禅台，卜吉日良时，聚集内外公卿并四夷八方之人，都至台下，令恭帝亲捧玺绶，以禅天下于大王，可以绝群谤之言也！”宋王裕大喜，傅亮依计而行。

### 第三五〇回 宋公刘裕即帝位

庚申二年四月，长星见，裕令傅亮捧玺绶还宫，再作表以辞。帝曰：“宋王无意禅任，卿等若何？”亮曰：“陛下可筑一台，名曰‘受禅台’，对公卿士民，明白禅位，则陛下子孙，世世必蒙宋恩矣！”帝只得令太常院官卜地于南郊，筑起三层高台，卜夏六月丁卯日，齐集大小官僚四百余员，武将御林虎卫禁军一十余万，及匈奴单于四夷化外之人，亦有数万。是日寅时，奉请大王刘裕，登台受禅。恭帝亲捧玉玺以与宋王裕，裕方受命，台下群臣，跪请宣敕曰：咨尔宋王，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于禹，天命不有常，惟归有德。晋道陵夷，世失其祚，海内大乱，群凶肆逆，宇内颠覆，赖宋王裕，拯大难于四方，清区夏以保护我宗庙。

岂予一人，遐荒九服，实受其赐。今王钦承前继，光于乃德，恢文武之业，昭示皇考之弘勋。英灵降瑞，大臣告征，延为筑台，师锡朕命。曰：‘尔唐尧协于虞舜，周率我唐与敬禅帝位。’于戏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，君其祇顺大礼，享兹万国，以渊天命！元熙元年，冬十月日诏。

读策已罢，宋王方受八般宝贝，柴燎告天。傅亮率公卿行大礼罢，备法驾幸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，立义符为太子，大赦天下，封赏文武。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，“社”以子，“腊”以辰。使使巡行四方，旌贤举善，问人疾苦，狱讼紊滥，政刑乖愆，伤化扰俗，未允人听者，令悉具闻。

至次日，议封恭帝为零陵王，令其别处歇马，非宜唤不许入朝。恭帝领旨谢恩，出朝居于秣陵。使刘遵以兵防卫之。

却说刘裕既受晋禅，即皇帝大位，每临朝悲哀曰：“刘穆之不死，当助我理天下，可谓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？”范泰对曰：“圣主在上，英彦满朝，穆之虽功著艰难，未容便关兴废，陛下何自发悲耶！”宋帝答曰：“卿不闻骥骥乎？贵日致千里耳！”于是帝追封穆之南康郡公，谥曰“文宣”。

其时太子义符居东宫，多狎群小，因是谢晦言于武帝曰：“陛下春秋既高，思保万代，报器致重，不可使负荷非人。今太子居东宫，多狎小人，任意淫虐，非可为之人主也！”武帝曰：“庐陵王义真如何？”晦曰：“臣请观焉！”帝曰：“卿可去代朕观之，即来回报。”于是谢晦入内，造见义真。义真盛饮，与谈别事，仁德国政无言。晦俱不为答，即报武帝曰：“德轻于才，实非人主也！”由是武帝使义真为扬州刺史，去镇石头城。

宋武帝设朝，有司奏以钱货减少，国用不足，武帝因欲更造五铢。时太常范泰谏曰：“臣闻为国拯弊，莫若务本。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未有民贫而国富，本不足而末有余者也。故囊中满贮，识者不吝。反裘负薪，存毛自惜。实圣主者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说多寡；食禄之家，不与百姓争利；故拔葵所以明政



，织蒲谓之不仁；是以贵贱有章，职分无爽。今之所忧在农人，尚忧食廩未充，转运无已，资食者众，家无私积，难以御荒耳！夫货有贸易，不在多少；昔日之贵，今日之贱；彼此共之，其揆一也！位令官民俱通，则无患不足。若使必资货广，以收国用者，则钱贝之属，自古所有；寻铜之为器，在用已博矣！